

中國歷代名著全譯叢書

徐霞客游記全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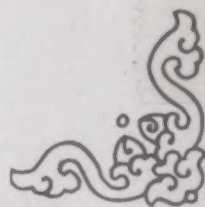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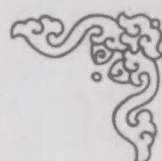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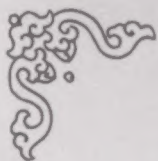
(三)

(修訂版)

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規劃重點項目
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

〔明〕徐弘祖 著 朱惠榮 等 譯注

貴州出版集團
貴州人民出版社





-5

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

徐霞客游记全译

[明]徐弘祖 著 朱惠荣 等 译注

三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K928.9
X823.72



徐霞客游记全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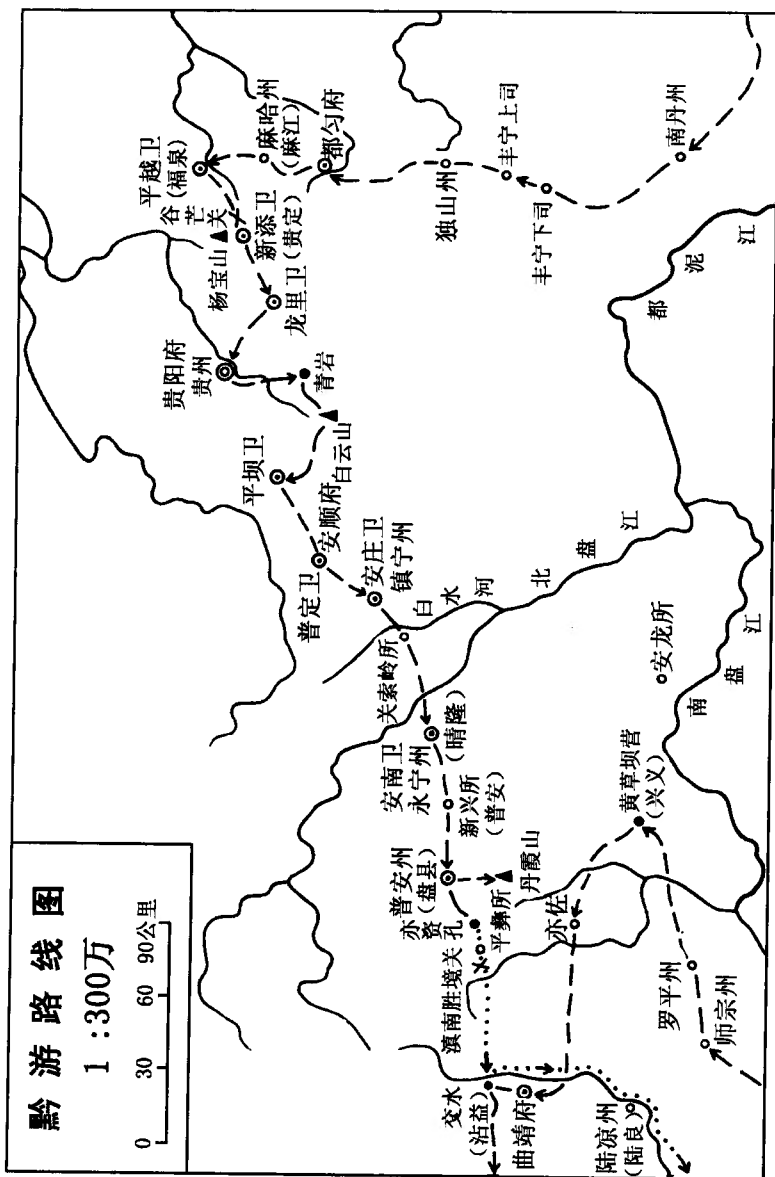
黔游日记一^①

【题解】

《黔游日记一》是徐霞客旅游贵州盘江以东的游记。


徐霞客于崇祯十一年(公元1638年)三月二十七日进入贵州下司,往北行经独山州(今独山县)、都匀府(今都匀市)、麻哈州(今麻江县)、平越卫(今福泉县),再转西经新添卫(今贵定县)、龙里卫(今龙里县)、贵阳府(今贵阳市),以后绕道广顺州游白云山,还过平坝卫(今平坝县),又西经安顺府(今安顺市)、镇宁州(今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)、关索岭所(今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),四月二十四日抵北盘江东侧的永宁。沿途经过布依族、苗族、仡佬族等民族聚居区。

徐霞客这一段旅程十分艰苦。在下司,“无茅无饭而卧”。在上司境,被四个持镖负弩的人挟持。“然入其吻而不下咽”。在麻哈州,傲慢的担夫用凳子砸伤霞客脚,他只能踉蹌而行。在狗场堡附近,担夫盗窃藏在盐筒中的路费逃走,霞客只得和顾仆共抬着行李,一前一后,举步维艰。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,徐霞客沿途游览了杨宝山、古佛洞、白云山、双明洞、白水河等胜景。白水河瀑布即今黄果树瀑布,为我国最大的瀑布。徐霞客尽情欣赏黄果树瀑布的雄奇景色,从不同角度描绘了黄果树瀑布的壮美,倾注了他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,成为游记的名篇。游白云山的日记不但描写了“幽旷交擅”的大自然景色,还记录了大量与明代建文皇帝有关的古迹和传说。都匀梦遇山和福



泉县,很多古迹与张三丰的传说有关。游关岭县的日记,记录了有关关索的遗迹。《游记》为我们展示了贵州省风景名胜的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,也反映了明末贵州的社会生活。

【原文】



戊寅三月二十七日^② 自南丹北鄙邕歹村,易骑入重山中,渐履无人之境。五里,逾山界岭。南丹、下司界。又北一里,逾石隘,是为艰坪岭。其石极嵯峨,其树极蒙密,其路极崎岖,黔、粤之界,以此而分,南北之水,亦由此而别。然其水亦俱下都泥,则石隘之脊,乃自东而西度,尽于巴鹅之境,而多灵大脊犹在其东也。北下一里,就峡西行,一里,始有田塍。又半里,峡转北,坞始大开。又北一里,有村在西坞中,曰由彝。此中诸坞,四面皆高,不知水从何出。然由彝村南石壁下,有洞东向,细流自畦中淙淙入,透山西而去,固知大脊犹在东也。至此南丹差骑辞去。由彝人始许夫骑,久乃不至,促久之,止以二夫负担去。余独坐其栏,从午至暮,始得骑。西北二里,至山寨,则寨人已送担亦前去。乃由其东上岭,越脊北下一里,行壑中。又北一里,再越岭脊,下行峡中。壑圆而峡长,南北向皆有脊中亘,无泄水之隙,而北亘之脊,石齿如锯,横锋竖锷,莫可投足。时已昏暮,跃马而下,此骑真堪托死生也。越脊,直坠峡底,逾所上数倍,始知前之圆壑长峡,犹在半山也。峡底有流,从南脊下溢,遂滔滔成流。随之西向行,共里许,有村在南山麓,担夫已换去。又骑而西半里,担夫又已去。盖村人恐余止其家,故亟换之行;而又无骑换,骑夫不肯前,余强之暗行^③。西北半里,有溪自东而西,横堰其中,左右渊深,由堰上北度,马蹄得得,险甚。又西转过一村,半里,由村西而北向逾岭,始与双担同行,暗中呼声相属,不辨其为石为影也。共二上二下,遂行田塍间。共五里,过一寨,排门入,居人颇盛。半里,复排一门出,又行田塍中。一里半,叩门入旧司,门以内茅舍俱闭,莫为启。久之,守一启户者,无茅无饭而卧。

上、下二司者,即丰宁司也^④。濒南界者,分为下司,与南丹接壤。二司皆杨姓兄弟也,而不相睦。今上司为杨柚,强而有制,道路开治,盗贼屏息。下司为杨国贤,地乱不能辖,民皆剽掠,三里之内,靡非贼窟。其东有七榜之地,地宽而渥^⑤,鸳鸯尤甚,其叔杨云道,聚众其中为乱首,人莫敢入。

旧司者^⑥，下司昔日司治也，为上司所破，国贤移居寨上。按，丰宁二司皆贵州都匀府属，其兄弟相贼而莫问，岂羈縻之道固应然耶^⑦？寨在南山麓，与旧司南北相对，中隔一坞，然亦无奇险也。

二十八日 平明起，雨霏霏下。余令随夫以盐易米而炊。余以刺索夫于南寨，国贤避不出，托言与上司不合，不敢发夫，止许护送者两三人送出境。余饭而待之，送者亦不至，乃雇夫分肩行李，从旧司北向逾岭行。共三里余，下至饿鬼桥，有小水自东北注西南，小石梁跨其上，御人者每每横行于此^⑧。又北二里，逾岭，已为上司界。下岭二里，有村在西坞，而路东有枫木树对之。又东北逾岭二里，有村在东坞，其前环山为壑，中洼为田。村倚东峰，有石崖当村后；路循西岭，与村隔壑相向，始敢对之息肩。又西北逾岭二里，转而西向行^⑨，于是峡大开，南北相向，南山下村居甚稠，北山则大路倚之。西行五里，路复西北逾岭。盖此地大山在东北，路俱缘其西南上，虽有升降，然俱上多下少，逶迤以升者也。又西北二里，逾岭。路北有峰，回亘层叠，俨若天盘龙髻。崖半有洞，门西向，数十家倚之。路乃北转，又一里，越其西冈北向下。西冈者，大山分支西突为盘髻峰，其下横冈西度者也。西冈之北，山又东西排闥。北望西界山，一圆石高插峰头，矗然倚天之柱，其北石崖回沓，即上司治所托也；东界土山，即路所循而行者。共北五里，路与西界矗柱对。又北二里，忽山雨大至。担夫停担，各牵笠蔽雨，余持伞亦蔽一挑。忽有四人持镖负弩，悬剑橐矢^⑩，自后奔突而至。两人趋余伞下，一人趋顾仆伞下，一人趋担夫笠下，皆勇壮凶狞，似避雨，又似夹持。余甚恐。问余何往，余对以都匀。问余求烟，余对以不用。久之，雨不止而势少杀，余曰：“可行矣。”其人亦曰：“可去。”余以为将同往而前者，及余行而彼复止。余益知其必非良人，然入其吻而不下咽，其心犹良也。更北半里，转而西又一里余，有营当两界夹中阜上，壁垒新整。由其下又西一里，入上司南门^⑪，有土垣环绕，门内即宿铺。江西人。自下司至此，居舍中各半土半栏。时雨过街湿，余乘湿履，遂由街北转而西，有巨塘汇其内，西筑堤为堰，甃为驰道甚整^⑫。又北半里，直抵囤山东麓^⑬，北向入一门。有石罅一缕在东麓下，当其尽处，凿孔如盂，深尺许，可贮水一斗。囤上下人俱以盎候而酌之，谓其水甘冽，迥异他水。余酌而尝之，果不虚也。由此循囤麓转入北峡，峡中居人甚多，皆头目之为心膂寄者^⑭；又编竹架囤于峡中，分行贮粟焉。

由北峡西向行，已入圉后，有脊自西北连属于圉，乃圉之结蒂处也。脊东峡中，有洞倚圉麓，其门北向，甚隘而深。有二人将上圉，余问：“此洞深否？”云：“其洞不深。上至圉半，有大洞颇深而有水，须以炬入。”由下仰眺，圉上居舍累累，惟司官所居三四层，皆以瓦覆，以垩饰^⑤。圉险而居整，反出南丹上也。余乃随其人拾级上圉，其级甚峻，而甃凿开整。竭蹶而上，共半里，折而东，有楼三楹跨路间，乃圉半之隘关也。洞在中楹之后，前为楼所蔽不可见。有男妇各一，炊中楹下。二人指余入，遂登圉去。余索炬于炊者，则楹后即猪栏马栈。践之下洞，洞门北向，洼坠而下，下皆污土，上多滴沥，不堪驻足，乃复出而下。先是令一夫随行，至脊下，不敢登，余乃独上。然圉上之形，可以外瞭而见，惟此洞为楼掩，非身至不知也。仍由旧路里余，返宿舍，则已薄暮矣。炊饭亦熟，遂餐而卧。

上司土官杨柚，由长官而加副总，以水西之役也。其地小而与南丹为仇，互相袭杀，故两土官各退居圉上。南丹州治在圉下而居于上。上司则司治俱在上，而环圉而居者，皆其头目也。南丹第三弟走荔波，为莫伋所执^⑥；第四弟走上司，至今为外难，日惴惴焉。

其圉圆而大，四面绝壁，惟西北有脊通级而上，路必环旋于下峡，故为天险。峡中水西南下，合塘中及外峡南北诸流，俱透西南腋中坠去。

二十九日 由上司出南门，仍渡门东小水，溯之东北行。一里，蹶土山而上。四里，逾土山西度之脊，其西石峰突兀，至此北尽。逾脊西北行一里半，岭头石脊复夹成隘门，两旁石骨嶙峋。由隘西出，转而东北下，半里，下抵坞中。又北一里，复越土山西下脊，是为上司、独山州界，于是下岭循东山行。又二里，有村在西山坞中，为苴查村。其处东西两界皆土山，中开大坞，有水自北来，界于坞中，绕苴查之东，乃西向破峡去。循东界山溯水北向行，又三里，水分二支来，一自西北，一自东北，如“丫”字会于中支山尽处。西北者较大，路溯东北行，一里半始渡之。于中支山东麓得坛子窑村^⑦，乃土官蒙氏之族也。村北溪中皆碎石，时涸时溢。又东渡之，东北上冈头，共里许，有土环遗址，名曰关上^⑧，而无居舍。又东北一里，水尽坞穷，于是蹶岭，其岭甚峻。三里，北逾其脊，隘中砥石如铺^⑨，两旁有岫立峰，是名鸡公关^⑩。其脉自独

山州西北，绕州治东南过此，又东南度六寨之东，而下蛮王峰者也。脊西南水，下直查而入都泥；脊东北水，由合江州下荔波而入龙江^①。从脊东北眺，则崇山蜿蜒，列屏于前，与此山遥对成两界，中夹大坞，自西北向东南焉。下山即转北行，一里抵坞。转东，即有小水东南下。又东一里，逾陟冈阜，忽有溪自西北注东南，水于此复出，为龙江上流矣。渡溪东上，于是升陟坡垅，东北行坞中。五里，有数家之村，在东北山下。从其前复转入西峡，北一里，过一脊，始北向下岭。其下甚深，半里抵其麓，始知前所行俱在山上也。又北行坞中一里半，有大溪汪然，自西峡层山中出，东注而去，亦由合江州而下荔波、思恩者^②。历石壑而渡其北，又缘西界支陇北行五里，为羊角寨。乃蒙氏之砦也^③。在西山麓。又北三里，有小水自西坡东注，涉之。又北二里，入独山州之南隘门^④。其州无城，一土知州，一明知州。土官蒙姓，所属皆土人。即苗仲^⑤。明官多缺，以经历署篆^⑥，所属皆客户。余所主者，江西南昌人黄南溪也，其人忠厚长者，家有楼可栖。盖是州虽无城，而夹街楼房连属，俱用瓦盖，无复茅栏牛圈之陋矣。

独山土官昔为蒙诏，四年前观灯，为其子所弑。母趋救，亦弑之^⑦。乃托言杀一头目，误伤其父，竟无问者。今现为土官，可恨也！

注释

①黔：贵州省的简称。因省境东北部在战国、秦代属黔中郡，为贵州地区设治之始。今贵州大部地区在唐代又属黔中道，自成区域，故名黔，亦称黔中。《黔游日记一》《黔游日记二》皆在乾隆本第四册下。徐本在第六册，题曰“黔”，不分“一”、“二”，有提纲云：“丰宁下司、上司、独山州、都匀府、麻哈州、平越卫、新添卫、龙里卫、贵州府、平坝卫、普定卫、安庄卫、查城、鼎站、安南卫、普安州。”

②戊寅：崇祯十一年，公元1638年。

③暗行：摸黑走路。

④丰宁司：《明史·地理志》独山州：“丰宁长官司：州西南。洪武二十三年（公元1390年）置，属都匀卫，弘治七年（公元1494年）五月属州。西南有行郎山。”

⑤渥（wò 握）：优厚。

⑥旧司：即今下司，在贵州独山县南境。

⑦丰宁二司皆贵州都匀府属，其兄弟相贼而莫问，岂羁縻之道固应然耶：原脱

此句,据四库本补。

⑧御人者:拦路抢人的人。

⑨转而向西行:四库本作“转而西南”。

⑩鏢(biāo 标):形如矛头的兵器,用以投掷伤人。弩(nǚ 努):一种利用机械力量射箭的弓。剑:古代随身佩带的一种兵器,两面长刃,中间有脊,短柄。囊(gāo 高):古代盛放衣甲或弓箭的囊。矢(shǐ 驶):箭。

⑪上司:今仍作上司,在独山县南境。

⑫驰道:本为秦汉时期专供帝王出巡时行驶车马的道路,此处指可供车马疾驰的宽整的大道。

⑬囤(dùn 顿):为了军事防卫而设的堡垒的一种。凡民众团聚地建堡,地势冲要而狭隘不能建堡的,就作囤,特险囤结,住头目或壮丁。

⑭膂(lǚ 旅):脊骨。心膂:二者都是人体的重要部分,比喻为亲信得力的人。

⑮垚(è 饿):白色土。

⑯伋(jí 及):多作人名用。

⑰坛子窑村:今作坛窑,在独山县中部,当公路旁。

⑱关上:今称矮关,在坛窑稍北的公路旁。

⑲砥石:原作“底石”,据四库本改。砥(zhǐ 纸)石,为石中的平软精细者。

⑳鸡公关:今作鸡公,在矮关东北,公路稍东。

㉑合江州:即合江州陈蒙烂土长官司,明置,隶独山州。在今三都县西隅的烂土。

㉒又北行句:此水明代称独山江,经合江州往东,应为明代古州江、福祿江源,下游即今都柳江,入广西境为融江,而不再折南经荔波、思恩了。

㉓砦(zhài 寨):即山居设有防守栅栏者。

㉔独山州:隶都匀府,即今独山县。

㉕苗仲:即仲家,今布依族。

㉖经历:管出纳文书的官。署(shǔ 曙):代理。篆(zhuàn 转):官府的印章。凡某官空缺,而以其他官代管印信,暂理其事者,称为署印或署篆。

㉗弑(shì 试):古时臣杀君、子杀父母称为弑。

【今译】


戊寅年三月二十七日 自南丹州北郊的岜歹村,换了马进入重山之中,渐入无人之境。走了五里路,越过山界岭。〔南丹州与下司的分界。〕又往北行一里,穿过一处石头隘口,这是艰坪岭。山上的岩石极为巍峨,树木极其浓密,道路非常崎岖,黔、粤两省的交界,从此处划

分,南北两面的河流,也从此地分流。然而这里的水流也全都下流进都泥江,所以石头隘口处的山脊,是自东往西延伸,尽头在巴鹤的境内,而多灵山的主脊还在它的东面。往北下行一里,就顺着峡谷西行,一里,开始有农田。又走半里,峡谷转向北去,山坞这才十分开阔。又向北行一里,有个村庄在西边山坞中,叫由彝。这一带的各个山坞,四面地势都高,不知水从哪里流出去。然而由彝村南边的石壁下,有个洞向东,细细的水流自水田中淙淙地流进去,穿过山腹向西而去。本来我就知道主脊还在东面,到此地后南丹州来的差人坐骑告辞走了。由彝村的人起初答应派给差夫和坐骑,等了许久仍不见来,催促了很久,只派两个差夫挑着担子走了。我独自坐在他们的竹楼中,从中午等到傍晚,这才得到坐骑。往西北行二里,到山寨,可寨里人也已送担子往前去了。于是由寨东上岭,越过岭脊向北下走一里,行走在壑谷中。又向北一里,再次越过岭脊,下岭行走在山峡中。壑谷呈圆形而山峡呈长形,南北方向都有山脊在当中横亘着,没有泄水的缺口。而北面横亘的山脊,岩石如锯齿,横的竖的都似刀剑的锋刃,没有可下脚的地方。此时天已昏黑,跃马而下,这匹坐骑可真算是把生死托付给它了呀!越过山脊,一直下坠到峡底,超过上山时的几倍路程,这才知道先前的圆壑谷与长形山峡还在半山腰呢。峡底有水流,从南面的山脊上往下溢出,于是形成滔滔的流水。沿着水流向西行,共走一里左右,有个村庄在南山山麓下,挑夫已换了离去。又骑马向西半里,挑夫又离去。大概是村里人害怕我住在他们家里,故而急急忙忙换了挑夫就上路;但是又没有坐骑来替换,马夫不肯再往前,我强迫他摸黑赶路。往西北走半里,有条溪水自东流向西,溪中横着一道堤坝,左右两侧是深渊,从堤上向北过溪,马蹄“得得得”地响,危险极了。又往西绕过一村,半里,由村西向北越过山岭,这才与两个挑夫同行,在黑暗中高声呼唤相跟着走,辨不清是岩石还是人影。共两次上山两次下山,终于走到田野间。共行五里,路过一个寨子,推开寨门进去,居民很多。半里,再推开一道门出寨,又行走在田野中。一里半,敲开寨门进入旧司,寨门以内的茅屋家家都关着,无人肯开门。守了很久之后,一家才开了门,没有铺茅草没有吃饭便睡。

上、下二司,就是丰宁司了。濒临南面边界的地区,划分出来设为下司,与南丹州接壤。二处土司都是杨姓兄弟,但互相不和

睦。现今上司土司是杨柚,强干有才能,制度严明,道路畅通,治安良好,盗贼收敛。下司土司是杨国贤,地方上混乱不能管束,百姓都去抢劫,三里之内,无处不是贼窝。它的东面有处叫七榜的地方,地域宽广而且肥沃,那里的人,犷悍不驯尤其严重。他的叔父杨云道,为首聚众在那一带作乱,无人敢进去。

旧司,是下司昔日土司衙门所在地,被上司所攻占,杨国贤移驻到寨子上。〔据考察,丰宁二司都是贵州都匀的属地,他们兄弟二人互相残杀却无人过问,难道羁縻的方法本来就应该这样的吗?〕寨子在南山山麓,与旧司南北相对,中间隔着一个山坞,然而也无什么奇险之处。




二十八日 黎明起床,细雨霏霏。我命令随行的挑夫用盐换米来做饭。我拿名帖去南面的寨子索要差夫,杨国贤躲避着不出来,推托说与上司不合,不敢派夫,只同意派两三个人护送我出境。我吃了饭便等候着他们,护送的人不来,只好雇了挑夫分别担着行李,从旧司向北越岭前行。共走三里多,下行到饿鬼桥,有条小河自东北流向西南,小石桥横跨在河上,盗贼常常在此横行。又往北二里,越过山岭,已是上司境内。下岭行二里,有个村庄在西面山坞中,而路东面有枫树面对着它。又向东北越岭走二里,有个村庄在东面山坞中,村前群山环绕成壑谷,中央下洼垦为农田。村子紧靠东面的山峰,有石崖位于村后;路顺着西边的山岭走,与村子隔着土垄相望,这才敢对着村子歇歇肩头。又往西北越岭行二里,转向西行,到这里山峡十分开阔,南北两山相对,南山下村庄居民十分稠密,沿北山有条大路紧傍着。西行五里,路再次往西北越岭。大体上此地的大山在东北方,路全是沿着山的西南面上行,虽然有上有下,不过上山多下山少,都是逶迤上升的路。又向西北走二里,越过山岭。路北有山峰,回绕绵亘层层叠叠,俨然如天上盘旋着的龙状发髻。山崖半腰上有个洞,洞口向西,数十家人依傍着它。路于是转向北,又是一里,越过山峰的西冈向北下行。西冈,是大山的分支向西突出形成盘绕的发髻状山峰,峰下横着的山冈向西延伸形成的。西冈之北,山势又形成东西排列的门扉。北望西面一列山,一块圆石高插在峰头,矗立的样子似擎天之柱,它北边石崖回绕杂沓,便是上司治所依托之处了;东面一列土山,就是路顺着行走的山。共往北五里,道路与西面矗立的石柱相对。又向北二里,忽然

山雨暴降。挑夫停下担子，各自拉个斗笠遮雨，我打着伞也遮着一副担子。忽然有四个人拿着飞镖背负弓弩，腰挂长剑，箭囊中盛着箭矢，从后面急奔而来。两人奔到我的伞下，一人赶去顾仆伞下，一个跑到挑夫斗笠下边，全都勇武健壮凶狠狰狞，似来避雨，又似来挟持。我非常恐惧。问我前往何处，我回答去都匀。问我要烟，我回答不抽烟。许久，雨没停可雨势稍弱下来，我讲：“可以走了。”那些人也说：“可以离开了。”我以为是将一同往前走的样子，到我动身时他们却又停下来，我益发明白他们必定不是好人。不过进了他们嘴里却不咽下去，他们的心肠仍然还是好的。再往北半里，转向西又走一里多，有处军营位于两列山夹峙之中的土阜上，壁垒崭新整齐。由此下又西行一里，进入上司南门，有土墙环绕着，门内就是住宿的驿馆。〔江西人。从下司到此地，居民的房舍中土屋和杆栏式楼房各有一半。〕此时雨过天晴街道还潮湿，我踩着湿鞋子，就经由街上往北转向西走，有个巨大的水塘，西边筑了堤修成堰塘，堤上砌成驰道十分宽整。又往北走半里，直达囤子所在之山的东麓，向北进入一道门。有一线石缝在东麓下，在它的尽头，凿了个孔如钵盂一样大，深一尺左右，可贮水一斗。囤子上下的人都用瓦盆等着舀水，声称这水甘甜清冽，与别处的水迥然不同。我舀了点尝了尝，果然不假。由这里沿囤子所在的山麓转入北面山峡中，峡中居民很多，都是头目的心腹；又用竹子编成粮囤架在峡中，分别把粮食贮藏在其中。由北面的山峡向西行，很快走入囤子后方，有条山脊自西北而来连接着囤子，那是囤子联结的关键之处。山脊东面的峡谷中，有个山洞紧依着囤子所在的山麓，洞口向北，十分狭窄却很深。有两个人将要上囤子去，我问道：“此洞深不深？”说：“这个洞不深。上到囤子半山腰，有个大洞很深而且有水，必须拿火把才能进去。”由下边抬头眺望，囤子上居民房屋层层叠叠，只有土司居住的三四层房屋，都用瓦盖顶，用白土粉饰。囤子险要而居屋整齐，反而超出南丹之上。我于是跟随那两人沿石阶逐级上囤子去，那石阶非常陡峻，但开凿铺砌得宽阔平整。竭力跌跌绊绊向上登，共半里，折向东，有楼三间横跨在路中间，这是囤子半山腰的关隘了。山洞在中间一间楼房的后边，前面被楼遮住不能见到。有男女各一人，在中间一间楼下烧火做饭。那二人指点我入洞，便登上囤子去了。我向做饭的人要了火把，楼后就是猪窝马圈。踩着污物下洞，洞口向北，洞势下

注直坠而下，下面皆是污泥，顶上落下许多淅淅沥沥的水滴，不能停足，就又出洞来往下走。这之前命令一个挑夫随行，到了山脊下，挑夫不敢上登，我便独自上山。然而圉子上的地形，从外面便可以望得见，唯有此洞被楼遮住，非亲身到达是不会知道的。仍经由原路走了一里多，返回住宿的客馆，却已近黄昏了。饭也已做熟，便吃了饭躺下。

上司土司杨柚，由长官而升任副总兵，是由于水西之役的缘故。他的辖地小却与南丹结仇，互相攻杀，所以两地土司各自退居到圉子上。〔南丹州衙门在圉子下却住在圉子上。上司却是土司宅第与衙门都在圉子上，而环绕着圉子居住的，全是他的头目。〕南丹土司的三弟逃往荔波县，被莫伋囚禁了；四弟逃到上司，至今仍为外患，终日惴惴不安。

这个圉子又圆又大，四面是绝壁，仅在西北方有条山脊通有石阶上圉子，路必定要环绕到下边的峡谷中，所以是天险。峡中的水流向西南下流，汇合塘中及外面峡中南北诸处水流，全都穿过西南一侧下坠而去。



二十九日 由上司出了南门，仍然渡过门东的小河，溯流往东北行。一里，踏着土山而上。四里，越过土山西延的山脊，山脊西头石峰突兀，至此北面的山脊完了。翻过山脊向西北行一里半，岭头的石头山脊再度夹成隘口，两旁石骨嶙峋。由隘口向西而出，转向东北下行，半里路，下到山坞中。又往北一里，再次越过土山向西下延的山脊，这是上司、独山州的交界处，从此下岭沿东山行。又走二里，有个村庄在西面山坞中，是苴查村。该处东西两边都是土山，中间拓开为大山坞，有河水自北流来，介于山坞之中，绕过苴查村的东面，便向西冲破山峡流去。顺着东边一列山溯水流向北行，又走三里，河水分为两支流来，一条来自西北，一条来自东北，如同一个“丫”字交汇于中间一支山脉的尽头处。自西北来的水流较大，路溯流往东北行，走了一里半才渡河。在中间这支山脉的东麓，走到坛子窑村，是土司蒙家的族人。村北溪中都是碎石，有时干涸有时水满。又向东渡过溪水，往东北登上冈头，共一里左右，有环形土墙遗址，名叫关上，可是无居民房屋。又往东北走一里，流水和山坞都到了头，从此登岭，此岭极其险峻。三里路，向北越过岭脊，山隘中平整滑腻的石块如像人工铺砌的一般，两旁有矗立的山峰，这里名叫鸡公关。此地的山脉起自独山州西北面，绕



过州城东南延伸过此地,又往东南延伸到六寨的东面,再下延到蛮王峰。岭脊西南侧的水流,下流到苴查村而后流入都泥江;岭脊东北面的水流,由合江州下流到荔波县而后流入龙江。从岭脊上向东北眺望,则崇山蜿蜒,似屏风排列在眼前,与此山遥遥相对形成两列界山,中间夹住一个大山坞,自西北延向东南。下山后立即转向北行,一里路抵达坞中。转向东走,即刻有条小河向东南流下来。又往东一里,跋涉翻越在土冈之上,忽然有溪流自西北流向东南,水流在此地重新出现,是龙江的上游了。渡过溪流向东上行,从此处上登山坡土垄,往东北行走,在山坞中。五里,有个几家人的村庄,在东北方山下。从村前再转入西边的峡谷,北行一里,过了一条山脊,开始向北下岭。岭极深,半里路到达山麓,这才知道前边所走的路全是在山上。又向北在坞中走一里半,有条大溪水势浩大,自西面峡谷的层层山峦中涌出,往东奔注而去,这也是由合江州而流下荔波、思恩的河流。经过岩石壑谷渡到溪北,又沿着西面一列山分支的土垄向北行五里,是羊角寨。〔是蒙土司的山寨。在西山山麓。〕又往北行三里,有条小溪自西面山坡向东流注,涉过此溪。又向北二里,进入独山州的南隘门。该州没有城池,一个土知州,一个明朝廷派来的知州。土司姓蒙,下属都是土人。〔即苗仲。〕明朝廷派来的官员大多空缺着,以经历代掌官印,下属都是客居的民户。我的房主人,是江西南昌人黄南溪,此人是个忠厚长者,家中有楼可以栖身。此州虽然没有城池,可夹街两侧的楼房相连,都用瓦盖顶,不再有草棚牛圈的简陋景象了。

独山州的土司过去是蒙诏,四年前观赏灯火时,被他儿子杀了。做母亲的赶去救护,也被杀了。却推说是杀一个头目,误伤了自己的父亲,竟然无人查问。现今做了土司,可恨呀!

【原文】

三十日 平明饭,出独山州北隘门,西北向循西界山行。六里,有小水亦自西坡东注,涉之。又北二里,北坞渐穷,山脊自东界西度南转,乃路转东北,涧中小水北流。渡涧,循东界山腋间东北上,又二里,有水溢路旁石穴间,甚冽^①。其侧有蒙氏修路碑。从此攀石磴东北上岭,雨大至。一里半,北登岭隘。是岭由东南度西北,乃祖山,从其东北分裂众枝:其直东而去者,为黎平、平崖之脊;东南分枝而下者,为荔



波、罗城之派；西北分枝而下者，度此稍北，即西转南走而环于独山之西，度鸡公岭而南，为蛮王、多灵之派。独山州南二十里，有山尖起，立于众山之中，是名独山^②，州之所以得名也。又东北行山峡间，乃下。共二里，有涧自东谷走深崖中，两崖石壁甚逼，涧嵌其间甚深，架石梁其上，为深河桥^③。过桥，复跻崖而上。登岭而北，有小水自东北泻石崖而下，涉之，复升岭，共一里，遂由峡中北行。又二里，乃下，东北行壑中。有村在东山下，由其前少转西北，共二里，有溪自东北来，渡之。溯其西岸，东北逾岭二里，一水自东北来，一水自西北来，东北者较大。于是涉西北水，缘中支山而上，东北三里而登其冈。饭于冈上。乃稍下，又北逾岭而下夹坞中。共三里，又上，有溪自南峡北向下坠深潭中，潭小而高。此西北小溪之源也。又北逾岭下一里半，下度深壑中，有涧自西南峡中来，至此东向西转。此东北小溪之源也。涉之，西南登岭。半里而上，循岭半西南行。二里，过兔场^④，西出嘉坑关。随小水西下，由夹中行五里，两夹山多石崖突兀，路侧有泉涌穴出。又西二里，水坠南峡去，路逾北坳上，有寨在东冈之巔。由其西北度脊，南北俱有洼中坠，环塍为田，直抵其底，水皆自底西向透石穴者也。又西逾岭一里，出隘口，其上石骨棱峭，皆作嘘云裂萼之势。又西北下峡中，一里，转而西，半里，西出峡，是为独山州与胡家司分界。胡家司即都匀长官司。从姓呼之，以别郡名也^⑤。于是山开南北洋，中有大溪自北而南，是为横梁^⑥。循溪东转南半里，抵南崖。崖下有卖粉为饷者，以盐少许易而餐之。随溪南岸西行，道路开整，不复以蜀道为苦。溪北有崇庙在高树间，人家田陇，屡屡从断岸而出。共六里，过坞里村。又西一里，其水南曲，乃西渡之。从溪西岸南行，半里，为邛母村。从村前西转，坞复东西开。而其村重缀冈阜，瓦舍高耸，想亦胡家司之族目也。西二里，其水北曲，复西渡之。又西北一里，其水西曲，又北渡之。从北岸悬崖西行一里半，有水自西来会，乃麦冲河也。即溯河西行二里，入麦冲堡南隘门而宿^⑦。是晚雷雨大作，彻夜不止。

四月初一日 平明起，雨渐止。饭间，闻其西有桃源洞，相去五里，须秉炬深入，中多幡盖缨络之物。觅主人导之不得，曰：“第往关上，可西往也。”遂北向出隘门，溯溪东岸行。忽石壁涌起岸东，势极危削，溪漱之南，路溯之北，咫尺间，上倚穹崖，下循迅派，神骨俱竦^⑧。三里，转入东坞，其北有小峰立路隅，当麦冲河南下之冲，有岩北向，曰观

音洞。又北半里，曰麦冲关^⑨。问所谓桃源洞者，正在其直西大峰之半，相望不出四里外。关之东有真武阁，南向正与观音洞门对。乃停行李于阁中，觅火炬于僧，将往探之。途遇一老者，曰：“此洞相去不远。但溪水方涨，湍急不可渡，虽有导者不能为力，而况漫试乎？”余乃废然而返，取行李西南越而下，抵河东岸。溯之北，共一里，有溪自西北山腋来，路从东北山腋上，遂与麦冲河别。当坡路潦迹间，有泉泛泛从下溢起，孔大如指，以指探之，皆沙土随指而湏^⑩，指去而复溢成孔，乃气机所动，而水随之，非有定穴也。一里，转上后峡，遂向东入。又一里，峡更东去，路复从北峡上。其处石峰嶙峋，度脊甚隘。越隘北下坞中，被垄盈坞，小麦青青荞麦熟，粉花翠浪，从此遂不作粤西荒态。粤西独不艺麦^⑪。脊东西乱水交流，犹俱下麦冲者。又东一里，转而北，有坞南北开洋，其底甚平，犁而为田，此处已用牛耕，不若六寨以南之用概橇矣。波耕水耨，盈盈其间，水皆从崖坡泻下，而不见有浚浚之迹^⑫。二里，有村颇盛，倚西峰下，曰普林堡^⑬。又北一里，逾岭而上石峰，复度峡而下，转而东，平行石岭间。一里东下，盘窝中有小石峰圆如阜，盘托而出，路从之，经窝东入峡。一里，复北向升岭，一里，遂逾土脊之上。此脊当为老龙之干，西自大、小平伐来^⑭，东过谷蒙、包阳之间^⑮，又东过此，东南抵独山州北，又东为黎平、平崖之脊，而东抵兴安，南转分水龙王庙者也。越脊北下，峡壁甚隘。一里，下行峡中，有水透西南峡来入，北随峡去，渡之，傍涧西涯行。有歧路溯水西南峡，则包阳道，通平浪、平洲六洞者也^⑯。随水东北行峡中，又三里，转而东，其峡渐开，有村在南山间，曰下石堡。又北二里，过一巨石桥，涧从桥下西北坠深峡中而去；路别之，东北逾岭。升降二重，又二里，越岭下，则东南山坞大开，大溪自西北破峡出，汤汤东去，是曰大马尾河。以暴涨难渡，由溪南循山崖东行，溪流直捣崖足。一里，东抵堡前，观诸渡者，水涌平胸，不胜望洋之恐。坐久之，乃解衣泅水而渡，从北岸东向行。水从东南峡去，别之，乃东北逾岭而下，共三里，东渡小马尾河。复东北升岭，一里半，越岭脊东下。一里半，出山峡，山乃大开，成南北坞，东西两界，列山环之，大河汤汤流其间，自北而南。溯溪西岸，循西界山北行一里，路旁即有水自西峡东向入溪，涉之。又北二里，有石梁跨一西来溪上，度之。从梁端循峡西入，是为胡家司，即都匀长官司也，以名同本郡，故别以姓称。又北一里，有村在西山崖上，曰黄家司，乃

其副也^⑦。又北行田塍间五里，度西桥。又北半里，入小西门，是为都匀郡城^⑧。宿逆旅，主人家为沈姓，亦江西人。

初二日 晨起，作书投都匀司尊张，勉行，四川人。乃散步东入郡堂，堂乃西向蟒山者。又东上东山麓，谒圣庙。见有读书庑东者，问南皋邹总宪戍都时遗迹^⑨。曰：“有书院在东门内。”问《郡志》。其友归取以示，甚略而不详，即大、小马尾之水，不书其发源，并不书其所注，其他可知。载都八景，俱八寸三分帽子，非此地确然特出之奇也。此地西门大溪上有新架石梁，垒石为九门甚整，横跨洪流，乃不取此，何耶？

都匀郡城东倚东山，西瞰大溪。有高冈自东山西盘，而下临溪壑；溪自北来，西转而环其东^⑩。城圆亘冈上，南北各一门，西有大小二门，东门偏于山之南。城后环东山之巅，其上有楼，可以舒眺。

郡西对蟒山，为一郡最高之案，郡治、文庙俱向之。其南峰旁耸，有梵宇在其上，须拾级五里而上，以饭后雨作不及登。谓之“蟒”者，以峰头有石脊，蜿蜒如巨蛇。今志改为龙山。

九龙洞，在城东十里。按《一统志》有都匀洞，在都匀长官司东十里，前门北向，后门南向，当即此洞。今志称为仙人洞二，下注云：“一在城东，一在城西。”殊觉愤愤^⑪。

水府庙，在城北梦遇山^⑫，大溪南下横其前，一小溪西自蟒山北直东来注。下有白衣阁，倚崖悬危壁上，凭临不测。上有梵音洞，西向为门。洞无他致，止云其中有石佛自土中出者为异耳。

注释

①冽(liè 列):寒冷。

②独山:今名同,又称独秀峰,位于独山县城东南13公里的小坝子中,有小径盘旋而上。顶呈马鞍形,有亭。

③深河桥:在今独山县北境,黔桂铁路深河站附近。

④兔场:今名同,在独山县北隅。

⑤从姓呼之以别郡名也:原脱此句,据徐本补。

⑥横梁:今作黄良,在都匀市南隅。

⑦麦冲堡:今作墨充,在都匀市南境。

⑧竦(sǒng 耸):通“悚”,恐惧。

⑨麦冲关:亦称关上。今墨充稍北,桐水河东岸有地名关上。

⑩湟(hùn):通“浑”,浑浊。

⑪艺:种植。

⑫浍(kuài 快):田间的大沟渠。浍浍:人工疏挖的田间沟渠。

⑬普林堡:今作普林,在都匀以南的黔桂铁路线上。

⑭大平伐长官司:隶龙里卫,在今贵定县南部的平伐。小平伐长官司:属新添卫,在今贵定县中部。

⑮谷蒙:今名同,在都匀县西北隅。包阳:今名同,在都匀县西北隅,紧靠普林西北邻。

⑯平浪:明置平浪长官司,隶都匀府,在今都匀县南部的平浪。平洲六洞:明置平洲六洞长官司,隶都匀府,在今平塘县治。

⑰都匀长官司:据《明史·贵州土司传》:“正德三年,都匀长官司吴钦与其族吴敏争袭仇杀,镇巡以闻,言:‘钦之祖赖洪武间立功为长官,阵亡。子琮幼,弟贵署之。及琮长,仍袭,传至钦三世。敏不得以贵故妄争。’诏可之。”《嘉庆重修一统志》都匀府载:“都匀长官司,在府城南七里,元为上都云等处军民长官司,明洪武十六年(公元1383年)改置今司,属都匀卫,永乐十七年隶贵州布政司,寻还属都匀卫,弘治七年(公元1494年)属府,本朝改属都匀县。正长官吴姓,副长官王姓。”都匀土长姓吴,都匀长官司应为吴家司。

⑱都匀郡城:都匀府,治今都匀市。

⑲宪:旧俗属吏称上官为宪。总宪:对都察院左都御史的尊称。

⑳溪自北来:此溪明代称都匀河,今称剑江,下为龙头河,即清水江源。

㉑愤(kuì 溃)愤:混乱。

㉒梦遇山:《嘉庆重修一统志》都匀府载:“梦遇山,在府城北三里。《通志》:下临剑河,众水汇流,波光浩淼。上有碑识曰:仙人张三丰观澜处。”

【今译】

三十日 黎明吃饭,出了独山州北隘门,向西北沿西面一列山前行。六里路,有条小溪也是从西面山坡向东流注,涉过小溪。又往北二里,北面山坞渐渐到了尽头,山脊自东面一列山向西延伸后往南转,而路转向东北,山涧中的小溪向北流。渡过山涧,沿东面一列山的山腰之间向东北上行,又走二里,有水从路旁石穴中溢出,十分清冽。〔石穴侧面有蒙氏修路碑。〕从此处攀登石磴向东北上岭,雨暴降。一里半,向北登上岭隘。此岭由东南延向西北,是祖山,从祖山东北面分裂为群山支脉:那正东而去的,是黎平、平崖的山脊;往东南分支而下



的,是荔波、罗城的支脉;向西北分支而下的,延过此地稍往北,马上由西转向南走而后环绕于独山州的西边,延过鸡公岭再往南,是蛮王峰、多灵山的支脉。〔独山州南面二十里处,有座山尖尖耸起,立于群山之中,那山名叫独山,州由此而得名。〕又往东北行走在山峡之间,于是下走。共行二里,有条山涧自东面山谷奔流到深崖中,两旁山崖的石壁十分狭窄,山涧深嵌在石壁之间非常深,架了一座石桥在山涧之上,是深河桥。过了桥,再次登崖壁而上。登上岭头往北走,有条小溪自东北倾泻到石崖之下,涉过小溪,再次登岭,共一里,便经由峡中往北行。又是二里,这才下行,往东北前行在壑谷中。有个村庄在东山下,由村前稍转向西北,共二里,有溪水自东北流来,渡过溪水。溯溪流西岸走,向东北越岭二里,一条溪水自东北流来,一条溪水自西北流来,来自东北的水流较大。于是涉过西北流来的溪水,沿中间的支脉上山,往东北行三里便登上这座山冈。在冈上吃了饭。于是稍稍下走,又向北越岭后下到狭窄的山坞中。共三里路,又上山,有溪流自南边的山峡中向北下坠到深潭之中,潭小但地势却很高,此潭就是西北小溪的源头了。又往北越岭下行一里半,下来穿越在深深的壑谷之中,有涧水自西南方峡中流来,到此处由东转向西去,这是东北小溪的源头了。涉过山涧,向西南登岭。上走半里,沿山岭半中腰向西南行。二里,路过兔场,往西出了嘉坑关。顺小溪西下,经峡中行五里,夹在两旁的山多半是突兀的石崖,路侧有泉水从洞穴中涌出。又向西走二里,溪水坠入南面的峡谷中流去,路越到北边的山坳上,有个寨子在东面山冈的冈顶。经寨子西北方越过山脊,南北两面都有中央下陷的洼地,田埂环绕辟为农田,一直抵达洼地底部,流水都是从洼底向西透过石穴泄去的。又向西越岭走一里,出了隘口,隘口上方石骨嶙峋棱角陡峭,全作出喷云绽花的姿态。又往西北下到峡中,一里,转向西,半里,向西出了峡谷,这里是独山州与胡家司的分界处。〔胡家司就是都匀长官司。按姓氏称呼它,以便与府名区别开来。〕到这里山势分开,南北十分开阔,中间有条大溪自北流往南,这是横梁。沿着溪东面转向南半里,到达南边的山崖。崖下有个卖粉的人,用少许盐换粉吃了。顺溪流南岸向西行,道路开阔平整,不再有蜀道之行的苦恼了。溪北有座高大的寺庙在高高的树丛间,人家和田垄,屡屡从对岸截断树丛显露出来。共走六里,路过坞里村。又往西一里,溪水向南弯曲,于是向

西渡溪。从溪流西岸往南行,半里,是邛母村。从村前向西转,山坞再次呈东西向分开。而这里的村庄一层层点缀在阡阜之上,瓦房高耸,想来也是胡家司的族人头目的住所。向西二里,溪水向北弯去,又一次向西渡过溪流。又往西北行一里,溪水向西弯曲,又向北渡溪。从北岸的悬崖上向西行一里半,有水流自西方流来相会,这便是麦冲河了。随即溯河向西行二里,进入麦冲堡的南隘门便住下。这天晚上雷雨大作,整夜不停。

四月初一日 黎明起床,雨渐渐停了。吃饭时,听说这里西边有个桃源洞,相距五里路,必须举着火把才能深入,洞中有很多似幡旗伞盖纓络之类的东西。找房主人导游,不愿意,只说:“只管前往关上,可以往西去。”于是向北出了隘门,溯溪流东岸行。忽然石壁在岸东耸起,山势极为险要陡削,溪流冲刷着石壁的南面,路溯溪流往北去,咫尺之间,头上依傍着穹隆的山崖,脚下沿着迅急的水流,置身其中感到十分恐惧。三里路,转入东面的山坞,坞北有座小峰立在路侧,正当麦冲河南下的要冲,有个岩洞向北,叫观音洞。又往北行半里,叫麦冲关。打听所说叫桃源洞的地方,正在此地正西大山峰的半山腰,相望不超出四里之外。麦冲关的东边有个真武阁,面向南方正与观音洞洞口相对。于是把行李停放在真武阁中,向僧人找来火把,将要前去探察此洞。途中遇到一位老人,说:“此洞相距不远。但溪水正好暴涨,水流湍急无法渡过去,即使有向导也无能为力,何况漫无目的地去探路呢?”我只好失望而返,取了行李向西南穿越而下,抵达河的东岸。溯河往北走,共一里,有条溪水自西北方山侧流来,路从东北方山腰上行,便与麦冲河分手。在坡路积水处,有泉水汨汨从地下溢出,泉眼大如手指,用手指伸进泉眼,都是沙土,随着手指插进去水就变浑浊了,指头抽出便又溢成孔洞,这是气体上升的机理使沙土流动,而泉水随着气体冒出来,没有固定的洞穴。一里路,转上后山山峡,就向东入峡。又走一里,峡谷进一步向东延去,路又从北面山峡上走。此处石峰嶙峋,延伸而过的山脊十分狭窄。越过狭窄的山脊往北下到山坞中,覆盖着田垄充盈在坞中的,小麦青青荞麦熟,全是粉色的花簇翠色的绿浪,从此地起便不再有粤西荒芜的状态了。〔唯独粤西不种麦子。〕山脊东西两面水流杂乱交流,仍然全是下流进麦冲河的水流。又往东行一里,转向北,有个山坞南北开阔,坞底十分平坦,犁为田地,



[此处已用牛耕种,不再像六寨以南那样用木板橇来耕地了。]波耕水耨,流水滢滢充盈在田野间,流水皆是从山崖斜坡上流泻而下,却不见有人工开挖沟渠的痕迹。二里路,有个村庄十分兴盛,紧靠在西峰之下,叫普林堡。又往北一里,越岭后登上石峰,再越过山峡而下,转向东,平缓行走在石岭之间。向东下行一里,盘状的山窝中有座小石峰圆圆的如像土阜,圆盘般地托地而出,路经由这座石峰,经过山窝东边进入峡谷。一里路,再次向北登岭,一里,终于翻越到土脊之上。此条山脊应当是主峰的主干,由西面大、小平伐延来,往东延过谷蒙、包阳之间,又向东经过此地,往东南抵达独山州北面,又往东形成黎平、平崖的山脊,而后向东到达兴安县,往南转向分水岭龙王庙。越过土脊向北下行,峡壁非常狭窄。一里路,下来行走在峡谷中,有涧水穿过西南的山峡前来流入峡中,向北随着峡谷流去,渡过山涧,傍着山涧西岸走。有岔路溯流通往西南的峡中,是去包阳的道路,通往平浪司、平洲六洞司。顺涧水往东北行走在峡中,又是三里,转向东,此峡渐渐开阔起来,有个村庄在南山山间,叫下石堡。又往北行二里,过了一座巨型石桥,山涧从桥下向西北坠入深峡中流去;路离开了山涧,向东北越岭。上上下下两重山,又走二里路,越过岭下山,则见东南方向山坞十分开阔,有大溪自西北冲破山峡流出,浩浩荡荡东去,这叫大马尾河。由于溪水暴涨难以渡河,便由溪南顺山崖东行,溪流径直冲捣着崖脚。一里,往东到达堡垒前边,观看众人渡水,溪水汹涌齐胸,禁不住生出望洋兴叹的恐惧。坐了很久,这才脱衣泅水而渡。从北岸向东行,溪水从东南方的峡谷中流去,离开溪流,于是向东北越岭后下走,共行三里,向东渡过小马尾河。又向东北登岭,一里半路,越过岭脊向东下岭。一里半,走出山峡,山势于是十分开阔,形成南北向的山坞,东西两边,群山环绕着它,大河浩浩淼淼流于坞间,自北流往南。溯溪流西岸走,沿西面一列山向北行一里,路旁马上有水流自西边峡谷中向东流入溪中,涉过溪流。又往北二里,有座石桥跨在一条自西边流来的溪水上,过了桥。从桥头沿峡谷向西进去,那是胡家司,就是都匀长官司了,因为名称与本府相同,故而用姓氏称呼它以示区别。又向北走一里,有村庄在西边山崖上,叫黄家司,是胡家司的副长官。又往北行走在田野间五里,过了西桥。又向北半里,进入小西门,这是都匀府城。住宿在旅店中,店主人姓沈,也是江西人。

初二日 早晨起床,写信送给都匀府知府张大人,[张勉行,是四川人。]于是散着步往东走入府衙大堂,大堂是坐西对着蟒山的建筑物。又向东爬上东山山麓,拜谒了孔庙。见有个在东厢房读书的人,打听南皋人邹总宪戍守都匀时的遗迹。回答说:“有个书院在东门内。”询问《都匀府志》。他的朋友回家取来给我看,《府志》十分简略而不详备,就如大、小马尾河,不记它们的发源地,而且不写明它们流向什么地方,其他内容可想而知。记载都匀的八景,全是些八寸三分的帽子,不是此地确实特出的奇观。此地西门外大溪上有座新架的石桥,用石块垒砌成九个桥拱,非常整齐,横跨在滔滔洪水上,竟然不取此景,为什么呢?

都匀府城东面紧靠东山,西边俯瞰大溪。有座高高的山冈自东山向西盘绕,而下临溪水流经的深壑;溪水自北面流来,向西转后又环绕到它的东边。城墙呈圆形横亘在山冈上,南北各有一道城门,西面有一大一小两道门,东门偏在山的南面。城后环绕着东山的山顶,山顶上有高楼,可以纵目远眺。

府城西面对着蟒山,蟒山是全府最高的山峰,府衙、文庙都朝向它。它的南峰在侧边耸起,有佛寺在峰上,必须沿台阶逐级走五里才能上去,因为饭后下雨来不及上登。把它称之为“蟒”的原因,是由于峰顶有石头山脊,蜿蜒蜿蜒如巨蛇。现在写的志书改称为龙山。

九龙洞,在城东面十里。据《一统志》,有个都匀洞,在都匀长官司东面十里,前洞口向北,后洞口向南,应当就是此洞。志书称都匀有两个仙人洞,下面的注文说:“一个在城东,一个在城西。”觉得非常混乱。

水府庙,在城北的梦遇山,大溪向南下流横在庙前,一条小溪自西边蟒山的北面一直往东流注而来。下面有座白衣阁,紧依山崖悬在危壁之上,高高面临着不测之深渊。上边有个梵音洞,向西辟为门洞。洞中无其他别致之处,只是听说洞中有尊石佛自土中生出来的事较为奇异罢了。

【原文】

初三日 下午自都匀起身,二十里,文德宿^①。

初四日 三十里，麻哈州^②。又十里，干溪宿^③。

初五日 十里，麻哈大堡^④。又十里，干坝哨^⑤。又十五里，平越卫^⑥。

初六日 歇平越。

初七日 宿店。

初八日 雇贵州夫行，至崖头宿^⑦。

初九日 新添饭^⑧，至杨宝宿^⑨。

初十日 龙里歇^⑩。

十一日 二十里，至鼓角^⑪。三十里，至贵州^⑫。

十二日 止贵州。游古佛洞^⑬。

十三日 止贵州，寓吴慎所家。

注释

①文德：今名同，又称文德场坝，在都匀市北隅。

②麻哈州：隶都匀府，治今麻江县。

③干溪：今名同，又作甘溪，在麻江县北境，湘黔铁路北侧。

④麻哈大堡：今名大堡，在麻江县北隅，麻哈江边。

⑤干坝哨：今作干巴哨，又作甘巴哨，在福泉县南隅。

⑥平越卫：治今福泉县。徐霞客绕道平越，当与寻访张三丰的胜迹福泉山、武陵关等有关。《嘉庆重修一统志》平越州载：“张三丰，辽东懿州人，洪武间在平越卫，蓬头草履，四时惟一破衲，人呼为邈邈仙。于高真观后结茅为亭，昼则闭户静坐，夜则礼斗。永乐中，遣官征聘，莫知所之。”“福泉山，在州治南。《通志》：仙人张三丰修真处。前为高真观，后为礼斗亭，亭前有浴仙池，池水夏不溢、冬不竭，池旁有枯桂。明万历中，有丐者浴于池，云能活此树，掬水沃其根，挂巾于树而去，是年桂复荣，至今犹茂，池水可疗病。”

⑦崖头：即今岩头寨，又作岩头铺，在贵定县东境。

⑧新添：明置新添卫，治今贵定县。

⑨杨宝：即杨宝山，又作阳宝山。《嘉庆重修一统志》贵阳府载：“阳宝山，在贵定县北十里，高可百余丈，树木森密，殿阁崔嵬，诸峰环向此山，称黔东之胜。山上产茶。”“阳宝山寺，在贵定县北阳宝山上，前后两寺，为一方之胜。”

⑩龙里：明置龙里卫，治今龙里县。

⑪鼓角：今作谷脚老街，在龙里县西境，湘黔公路上。

⑫贵州：指贵州布政司及贵州宣慰司的治所，在今贵阳市区。明清贵州城略作椭圆形。明初南至南明河，北至今喷水池，有五门，在今大南门、次南

门、大西门、老东门、喷水池五处。天启年间增筑外城，往北扩展，设威清门、六广门、洪边门、小东门。内外城的范围，东西北三面比今环城路稍小，唯现今只保留城门名称而已。现在东边文昌阁附近还有城墙遗迹；从延安路中段到六广门体育场附近的城基路，路基隆起如脊，也是当年西北部的城墙基址。

⑬古佛洞：民国《贵州通志》载：黔灵山“山半为古佛洞”。黔灵山风景区得山水之胜，明代已有开发。进入今黔灵公园往西边路登山，就是九曲径，又称赤松道。路边削壁千仞，称溜翠岩。石壁下部有一洞近一人高，内有白玉石雕苦行佛坐像一尊，即霞客所游的古佛洞。洞前小屋一楹，梁上有“道光辛丑年建”字样，建屋时间较晚。登完九曲径，山顶凹处即是弘佛寺。进入公园大门往东傍檀山涧行，即到麒麟洞。不但山形像麒麟，洞门边略加雕琢的钟乳石，亦酷似一对正舞动的麒麟。洞门外有明嘉靖九年（公元1530年）镇守贵州太监杨金的七律诗。解放后，新辟了动物园，修了黔灵湖、烈士塔及穿山隧道，黔灵山成为贵阳市的著名风景区。

【今译】

初三日 下午从都匀动身，二十里，住宿在文德。

初四日 三十里路，到麻哈州。又走十里，在干溪住下。

初五日 十里，到麻哈大堡。又行十里，到干坝哨。又行十五里，到平越卫。

初六日 在平越歇息。

初七日 住宿在客店中。

初八日 雇贵州的挑夫上路，到崖头住下。

初九日 在新添卫吃饭，到杨宝山住下来。

初十日 到了龙里停歇。

十一日 行二十里，到达鼓角。又走三十里，到贵州。

十二日 停在贵州。游了古佛洞。

十三日 停在贵州，寄住在吴慎所家中。

【原文】

十四日 晨饭于吴，遂出司南门，度西溪桥^①，西南向行。五里，有溪自西谷来，东注入南大溪；有石梁跨其上，曰太子桥^②。此桥谓因建文帝得名，然何以“太子”云也？桥下水涌流两崖石间，冲突甚急，南来大溪所不及也。度桥，溯南来大溪文西南三里^③，有一山南横，如列屏



于前,大溪由其东腋北出,路从其西腋南进。又南行峡间二里,历东山之嘴,曰岷堰塘^④,其西南有双峰骈起,其东即屏列山之侧也。又三里,过双骈东麓而出其南,渐闻溪声遥沸,东望屏列之山,南进成峡,溪形复自南来捣峡去,即出其东北腋之上流矣;第路循西界山椒^⑤,溪沿东界峰麓,溯行而犹未覩面耳。又南二里,始见东溪汪然,有村在东峰之下,曰水边寨。又南三里,曰大水沟^⑥,有一二家在路侧,前有树可憩焉。又南渐升土阜,遂东与大溪隔。已从岭上平行,五里,北望双骈,又三分成笔架形矣。南行土山峡中,又一里,出峡^⑦。稍折而东,则大溪自西南峡中来,至此东转,抵东峰下,乃折而北去。有九巩巨石梁,南北架溪上,是为华佗佬桥^⑧。乃饭于桥南铺肆中。遂南向循东峰之西而行,皆从土坡升陟,路坦而宽。九里,见路出中冈,路东水即东北坠峡下,路西水复西北注坑去,心异之。稍上冈头^⑨,则路东密箐回环,有一家当其中,其门西临大路,有三四人憩石畔,因倚杖同憩,则此冈已为南北分水之脊矣。盖东西两界,俱层峰排闥,而此冈中横其间为过脉,不峻而坦,其南即水南下矣,是云独木岭^⑩。或曰头目岭。昔金筑司在西界尖峰下,而此为头目所守处。从岭南下,依东界石山行。五里,复升土岭,渐转东南,岭头有一洼中坠。从其东又南向而上,共二里,乃下。一里,则有溪自西北峡中出,至此东转,石梁跨之,是为青崖桥。水从桥下东抵东界山,乃东南注壑去,经定番州而南下泗城界,入都泥江者也,于是又出岭南矣。度桥而南,半里,入青崖城之北门^⑪。其城新建,旧紆而东,今折其东隅而西就尖峰之上,城中颇有瓦楼闾阖焉。是日晴霁竟日,夜月复皎。

青崖屯属贵州前卫,而地则广顺州所辖^⑫。北去省五十里,南去定番州三十五里^⑬,东北去龙里六十里,西南去广顺州五十里。有溪自西北老龙脊发源,环城北东流南转。是贵省南鄙要害,今添设总兵驻扎其内^⑭。

注释

①西溪:即今市西河。

②太子桥:即今太慈桥。弘治《贵州图经新志》载:“太慈桥,在治城西南五里四方河之上,俗讹为太子桥。”自西谷流来之溪即四方河。其西南有1965年发现的白龙洞地下公园,惜霞客西游时尚被土石所掩。洞内长587米,奇石缤纷,有水

帘洞、双玉盘、动物园、百步桥等三十多组景色。

③大溪：明代称南门河，见《明史·地理志》。又称南明河，见弘治《贵州图经新志》。《嘉庆重修一统志》贵阳府山川载：“南明河，在府城南门外。……为清水江之上源，亦谓之南门河。”即今流经贵阳市区的南明河。

④耙堰塘：今称甘荫塘，在贵阳市南郊。

⑤椒(jiāo 焦)：山巅。

⑥大水沟：今名同，在贵阳至花溪的公路旁。

⑦又一里，出峡：徐本，求是斋《黔游日记》抄本作“又二里出峡。”

⑧华佗佬桥：“华”同“花”。据《黔记》，此溪“俗名花佗佬河”，桥亦称花佗佬桥。花佗佬桥在今花溪镇，这里溪水湍洄多变，小山错落有致，自然景色极佳，被誉为“贵州高原之花”，为贵阳市郊的著名风景区和文化区。佗佬(gē lǎo 格老)：为我国少数民族之一，主要分布在贵州省，至今花溪附近的山区还有几家佗佬族。

⑨稍上冈头：原作“稍下冈头”，据四库本、徐本、求是斋《黔游日记》抄本改。

⑩独木岭：今作桐木岭，在贵阳市南境。

⑪青崖城：《明史·地理志》作青岩，即今青岩镇，在贵阳市南境。

⑫广顺州：隶贵阳军民府，治今长顺县北的广顺镇。

⑬定番州：成化十二年(公元1476年)置程番府于今惠水县。隆庆二年(公元1568年)移府入布政司城。万历十四年(公元1586年)置定番州，仍治今惠水县。

⑭总兵：明代镇守边区的统兵官。本为差遣的名称，无品级，无定员，遇有战事，总兵佩将印出兵，事毕缴还。后渐成常驻武官。

【今译】

十四日 清晨在吴家吃过饭，于是出了省城南门，走过西溪桥，向西南方行。五里路，有条溪水自西边山谷中流来，往东注入南来的大溪；有座石桥跨在溪上，叫做太子桥。〔这座桥据说是因建文帝而得名，不过为什么用“太子”来起名呢？〕桥下溪水涌流在两岸石崖之间，冲激奔突很是湍急，水势是南来的大溪赶不上的。过了桥，溯南来的大溪又往西南行三里，有一座山在南边横着，如屏风排列在前方，大溪由它的东侧往北流出去，路从它的西侧向南前进。又向南行走在山峡之间有二里，经过东山的山嘴，名叫耙堰塘，它的西南方有两座山峰双双耸起，它的东面就是那座似屏风排列之山的侧面了。又走三里，过了双双并立之峰的东麓而后到达它的南边，渐渐听到远处溪水的奔腾声，东望那屏风样排列的山，南面迸裂成峡谷，溪水的流势又自南流来




冲撞山峡而去,这就是流出此山东北侧那条大溪的上游了;但只是道路顺着西边一列山的山顶走,溪水沿着东面山峰的峰麓流,逆溪而行却仍未见面而已。又往南二里,这才见到东方有溪水水势浩大,有个村庄在东峰之下,叫水边寨。又向南三里,叫大水沟,有一两户人家在路旁,前边有树可在下面休息。又向南慢慢爬上土阜,于是东面与大溪相隔。随即从岭上平缓前行,五里,北望双双并列的山峰,又分为三岔变成笔架的形状了。往南行走在土山峡谷中,又行一里,出了峡口。略微折向东,就有大溪自西南方峡谷中流来,到此处往东转,流到东峰之下,便折向北流去。有座九拱巨石桥,呈南北向架在溪上,这是华佗佬桥。于是在桥南的店铺中吃了饭。随即向南沿着东峰的西麓而行,都是从土坡向上爬,道路又平坦又宽敞。九里路,见到道路通往中间的山冈,路东的流水既已向东北坠到山峡下面,路西之水又往西北注入坑谷中去,对此现象心里边很奇怪。略略走上冈头,就见路东山箐密林环绕,有一户人家位于山箐之中,房门朝西面临大路,有三四个人歇息在岩石旁,因而拄着拐杖与他们一同休息,原来这座山冈已是南北两面的分水岭了。大体上东西两面,全是层层峰峦似门扉样排列,而此冈横在东西两列山中间成为过渡的山脉,山势不高而且平缓,它南面的水流即往南下流了,这里叫独木岭。〔或者叫头目岭。从前金筑司在西边的尖峰下,而此地是头目把守之处。〕从岭上往南下行,靠着东面的石山走。五里,又爬土岭,逐渐转向东南,岭头有一块中央下陷的洼地。从洼地东边又向南而上,共二里路,于是下走。一里,便有溪水自西北峡中流出,到此处向东转,石桥跨在溪上,这是青崖桥。溪水从桥下往东抵达东面一列山下,就向东南注入壑谷中去,是流经定番州而后南下泗城境内,流入都泥江的溪流,从那里又流出岭南了。过桥往南走,半里路,进入青崖城的北门。这座城新近修建过,旧城墙绕向东去,今天把城东角折向西就着尖峰上面修筑,城中瓦盖的楼房和街市很多。这一天终日晴朗,夜里月亮又皎洁明亮。

青崖屯隶属于贵州前卫,可地方上却归广顺州管辖。北面距省城五十里,南边距定番州三十五里,东北方距龙里司六十里,西南方距广顺州五十里。有溪流自西北的主峰山脊发源,环绕过城北往东流后向南转去。这是贵州省城南郊的要害之地,现今增设了总兵官驻扎在城内。

【原文】

十五日 昧爽，出青崖南门，由岐西向入山峡。南遵大路为定番州道。五里，折而南。又西南历坡阜，共五里，有村在路北山下，曰蓊楼^①，大树蒙密，小水南流。从其西入山峡，两山密树深箐，与贵阳^②四面童山迥异^③。自入贵省，山皆童然无木，而贵阳尤甚。西北入峡三里，遂西上陟岭。一里，逾岭西下，半里，有泉出路旁土中，其冷彻骨，南下泻壑去。又西下半里，有涧自北峡来，横木桥于上，其水南流去，路西度之。复北上岭一里，逾脊西，有泉淙淙，随现随伏。西北行两山夹中，夹底平洼，犁而为田，而中不见水。又西北半里，抵西脊，脊东复有泉淙淙，亦随现随隐。盖此中南北两界俱穹峰，而东西各亘横脊，脊中水皆中坠，不见洼底，故洼底反燥而不滞。越西脊而下，西北二里，路北有悬泉一缕，自山脊界石而下；路南忽有泉声淙淙成涧，想透穴而出者。半里，转而西行，又半里，得一村在北山下，曰马铃薯寨^④。路由寨前西向行，忽见路南涧已成大溪，随之西半里，又有大溪自西峡来，二溪相遇，遂合而东南注壑去。此水经定番州，与青崖之水合而下都泥者也。于是溯西来大溪之北岸，又西向行二里，为水车坝^⑤。坝北有土司卢姓者，倚庐北峰下；坝南有场在阜间，川人结茅场侧，为居停焉。坝乃自然石滩横截，涧水飞突其上，而上流又有巨木桥架溪南北，其溪乃西自广顺来。广顺即金筑安抚司，乃万历二十五年改为州，添设流官。由溪北岸溯流入，为广顺州道；由溪南岸逾岭上，为白云山道；随溪东南下，为定番州道。乃饭于川人旅肆；送火钱，辞不受。遂西南一里，逾岭。又行岭夹中一里半，乃循山南转，半里，又东转入峡。半里，峡穷，乃东南攀隘上，其隘萝木蒙密，石骨逼仄。半里，逾其上，又东南下，截壑而过。半里，复东南上，其岭峻石密丛更甚焉。半里，又逾岭南下，随坞南行，一里，是为八垒。其中东西皆山，南北成壑，亦有深坎，坠成罅井，而南北皆高，水不旁泄者也。直抵壑南，则有峰横截壑口，西骈隘如阙，东联脊成岭。乃东向陟岭上，一里，逾其脊，是为永丰庄北岭，即白云山西南度脊也。乃南向下山，又成东西坞，有村在南山下，与北岭对，是为永丰庄。从坞中东向行二里，得石磴北崖上，遂北向而登。半里，转而西，半里，又折而北，皆密树深丛，石级迤邐。有巨杉二株，夹立磴旁，大合三人抱，西一株为火伤其顶，乃建文君所手植也^⑥。再折而西半里，为白云寺，则建文君所开山也；前后架阁两重。

有泉一坎，在后阁前楹下，是为跪勺泉，下北通阁下石窍，不盈不涸，取者必伏而勺，故名曰“跪”，乃神龙所供建文君者，中通龙潭，时有双金鲤出没云。由阁西再北上半里，为流米洞。洞悬山顶危崖间，其门南向，深仅丈余，后有石龕，可傍为榻；其右有小穴，为米所从出，流以供帝者，而今无矣；左有峡高迸，而上透明窗，中架横板。犹云建文帝所遗者，皆神其迹者所托也。洞前凭临诸峰，翠浪千层，环拥回伏，远近皆出足下。洞左构阁，祀建文帝遗像，阁名潜龙胜迹。像昔在佛阁，今移置此。乃巡方使胡平运所建^⑦，前瞰遥山，右翼米洞而不掩洞门，其后即山之绝顶。逾而北，开坪甚敞，皆层篁耸木，亏蔽日月，列径分区，结静庐数处，而南京井当其中。石脊平伏岭头，中裂一隙，南北横不及三尺，东西阔约五尺，深尺许，南北通窍不可测；停水其间，清冽异常，而不减不溢；静室僧置瓢勺之。余初至，见有巨鱼戏水面，见人掉入窍去，波涌纹激，半晌乃定。穴小鱼大，水停峰顶，亦一异也。以其侧有南京僧结庐住静，故以“南京”名；今易老僧，乃北京者，而泉名犹仍其旧也。



是日下午，抵白云庵。主僧自然供餐后，即导余登潜龙阁，憩流米洞；命阁中僧导余北逾脊，观南京井。北京老僧迎客坐。庐前艺地种蔬，有蓬蒿菜，黄花满畦；莺粟花殷红千叶，簇朵甚巨而密，丰艳不减丹药也^⑧。四望乔木环翳，如在深壑，不知为众山之顶。幽旷交擅，亦山中一胜绝处也。对谈久之，薄暮乃返。自然已候于庵西，复具餐啜茗，移坐庵后石壁下。是日自晨至暮，清朗映彻，无片翳之滓；至晚阴云四合，不能于群玉峰头逢瑶池夜月，为之怅然。

十六日 夜闻风雨声，抵晓则夙雨霏霏，余为之迟起。饭后坐小窗待霁，欲往探龙潭，零雨不休，再饭乃行。仍从潜龙阁北逾岭至南京井，从岐东北入深箐中，耸木重崖，上下窈渺，穿罅透碧，非复人世。共五里，则西崖自峰顶下嵌，深坠成峡，中洼停水，渊然深碧，陷石脚而入，不缩不盈，真万古潜渊，千峰阨壑也。其峡南北约五丈，东西约丈五，东崖低陷空下者约三丈，西崖耸陷空下者十数丈；水中深不可测，而南透穴弥深，盖穿山透腹，一峰中涵，直西南透为南京井，东南透为跪勺泉者也。崖上乔干密枝，漫空笼翠。又东北攀崖，东南度壑，皆窈渺之极。壑东有遗茅一龕，度木桥而入，为两年前匡庐僧住静处，今茅空人去。将度木披之，是山雨大作；循旧径返，深霭间，落翠纷纷，衣履

沾透。再过南京井，入北僧龕。僧钥扉往白云，惟雨中莺粟脉脉对人，空山娇艳，宛然桃花洞口逢也。还逾潜龙阁，自然已来候阁旁。遂下庵，淪茗炙衣。晚餐后，雨少霁，复令徒导，由庵东登岭角。循之而北，一里，出其东隅，近山皆伏其下，遥山则青崖以来，自龙里南下之支也。稍北，下深木中，度石隙而上，得一静室。其室三楹，东向寥廓，室前就石为台，缀以野花，室中编竹繖户，明洁可爱。其处高悬万木之上，下瞰箐篁丛叠，如韭畦沓沓^⑤，隔以悬崖，间以坑塹，可望而不可陟。故取道必迂从白云，盖与潜龙阁后北坪诸静室取道皆然^⑥，更无他登之捷径也。此室旷而不杂，幽而不闷，峻而不逼，呼吸通帝座，寤寐绝人寰，洵栖真之胜处也^⑦。静主号启本，滇人，与一徒同栖；而北坪则独一老僧也。白云之后，共十静庐，因安氏乱，各出山去，惟此两庐有栖者。十二庐旁，各有坎泉供勺，因知此山之顶，皆中空酝水，停而不流，又一奇也。晚返白云，暮雨复至。自然供茗炉旁，篝灯夜话，半晌乃卧。

十七日 晨起已霁，而寒悄颇甚。先是重夹犹寒，余以为阴风所致，有日当解，至是则日色皎然，而寒气如故，始知此中夏不废炉^⑧，良有以耳。

白云山初名螺拥山，以建文君望白云而登，为开山之祖，遂以“白云”名之^⑨。《一统志》有螺拥之名，谓山形如螺拥，而不载建文遗迹，时犹讳言之也。土人讹其名为罗勇，今山下有罗勇寨。土人居罗勇，而不知其为螺拥；土人知白云山，而不知即螺拥山。僻地无征，沧桑转盼如此！

白云山西为永丰庄北岭，即余来所逾岭也；东则自滇僧静室而下，即东隤颓然，下对青崖，皆为绝壑；前则与南山夹而成坞，即余来北上登级处也；后则从山顶穷极窈渺，北抵龙潭，下为后坞，即余来时所经岭南之八垒者也。此其近址也。其远者：东抵青崖四十五里，西抵广顺三十里，东南由蓊贵抵定番州三十里^⑩，北抵水车坝十五里。

白云山中有玄色^⑪、白色诸猿，每六六成行，轮朝寺下。据僧言如此。余早晚止闻其声。又有菌甚美，大者出龙潭后深箐仆木间，玉质花腴，盘朵径尺，即天花菜也。又有小者名八担柴，土人呼为茅枣，云南甚多。

自青崖而西，有司如之流，其西又有马铃寨东溪，其西又有水

车坝西溪,皆南流合于定番,而皆自石洞涌出。至白云南,又有翁贵锣鼓洞水及撒崖水,皆为白云山腹下流,皆东合于定番州。其南又有水埠龙^⑥,在白云南三十里,有仙人洞。其北五里又有金银洞、白牛崖。其上流亦自洞涌出,而南注于都泥江。则此间水无非洞出者矣。

东望山脊蜿蜒,自龙里西南分支南下,回绕如屏,直抵泗城界,此即障都泥而南趋者。其山回环而东,中围丹平^⑦、平州诸司,即麦冲、横梁诸水南透六洞而下都泥,以此支环之也。

老龙之脊,自广顺北,东度上寨岭东,过头目岭,又东北过龙里之南,又东过贵定县西南^⑧,又东过新添卫之杪木寨^⑨,乃东南转,环蟒山之南,东过为普林北岭,又东南抵独山州北,乃东趋黎平南境,而东度沙泥北岭,以抵兴安分界。

贵州东三里为油凿关^⑩,其水西流;西十里为圣泉北岭^⑪,其水东流;北十五里为老鸦关,其水南流为山宅溪^⑫;南三十里为华佗佬桥,其水北流。四面之水,南最大,而西次之,北穿城中又次之,东为最微;俱合于城南薛家洞,东经襄阳桥^⑬,东北抵望风台^⑭,从其东又稍北,入老黄山东峡,乃东捣重峡而去;当与水桥诸水,同下乌江者也。

注释

①翁楼:今名新楼,在贵阳市南隅,青岩至马林的公路旁。

②贵阳:明隆庆二年(公元1568年)移程番府来贵州城,三年(公元1569年)三月,改程番府为贵阳府,增辖贵竹、平伐二长官司,万历二十九年(公元1601年)升为贵阳军民府。即今贵阳市。

③童山:光秃无草木的山。

④马铃寨:今作马林,在贵阳市西南隅。

⑤水车坝:今作水井坝,在贵阳市西南隅,马林稍西。

⑥建文:即明太祖朱元璋的皇太孙朱允炆。洪武三十一年(公元1398年)朱元璋死,朱允炆继位,是为惠帝,年号建文,在位时间仅四年。后在北京的燕王朱棣起兵反抗,攻下南京,即皇帝位,史称“靖难之变”。建文皇帝被逼走,下落不明。有传说他逃隐到西南为僧,至今云南、贵州、广西的很多地方都有他曾到过的传说。

⑦巡方使:即巡按。

⑧鸢粟花：一作罌粟花，花瓣四片，为红、紫或白色。果中乳汁干后即鸦片。但一般观赏罌粟花果小汁少，仅供赏花。

⑨沓(tà 踏)沓：繁多。

⑩静室：僧侣的居室，为其习静修行的地方，故称“静室”。

⑪栖真：道家安恬修炼之术。

⑫始知此中夏不废炉：“炉”原作“垆”，据四库本改。

⑬白云山：今名同，在长顺县东北隅，距县城40公里，但距惠水县城甚近，有公路达山麓。原有主要建筑40余处，依山势错落分布。古迹多与建文帝传说有关，现存天子洞、跪井、大龙潭、南京坪等。每年农历二月十九，长顺、安顺、毕节、威宁等地的群众多来游白云山，据传他们的祖先是随建文帝从南京移居来的。

⑭蒋贵：今作翁贵，在长顺县东北隅，有公路经过。

⑮玄色：带赤的黑色。

⑯其南又有水句：此水源明代称濛潭。其下的都泥江，指今惠水县境的涟江和罗甸县境的濛江。

⑰丹平：明置丹平长官司，属新添卫，治今平塘县西境曹渡河西岸的丹坪。

⑱贵定：据《明史·地理志》贵阳军民府：“贵定，倚，万历三十六年（公元1608年）析新贵县及定番州地置。东有铜鼓山，有石门山。南有高连山，有南门河。又东有龙洞河，下流俱入陆广河。”则初置贵定县时，治所在今贵阳市区，与新贵县同城，为贵阳府附郭县，所辖范围为今贵阳市东部和南部。明末贵定县治已迁至今贵定县西南四十里的旧县场，今称旧治。

⑲杪木寨：今作沙木寨，又名定南，在贵定县城稍南。

⑳油苗关：今称油榨关，在贵阳市东郊。

㉑圣泉：在今黔灵山背后川黔铁路以西、黔灵湖隧道西北约一里的山坳中，又称灵泉、漏勺泉、百盈泉、百刻泉。其水经常变化，百盈百缩，因名。明时镇远侯顾成斲石为池，池中置一石鼓，验水的消长。池旁有观音堂。

㉒山宅溪：又称宅溪或择溪，从清至今俗称贯城河。在贵阳市区东北流入城中，从北往南流，至喷水池稍南处向西穿过中华路，又往南流入南明河。现有些地段已用水泥板盖为暗河，但深陷的河床仍然存在。

㉓襄阳桥：即霁虹桥，在今贵阳市大南门外南明河上。《嘉庆重修一统志》贵阳府津梁载：“俗名襄阳桥，故南明河俗亦谓襄阳河；或云桥成而襄阳府济饷适至，故名。”

㉔望风台：即观风台。《嘉庆重修一统志》贵阳府古迹载：“观风台，在府城东南一里许，明万历中建。”今地名仍称观风台，在甲秀楼稍东。在襄阳桥与望风台间，南明河从东流折往南，这一带河面比现在宽，水势迂回减缓，形成涵碧潭和芳杜洲。河中有宽平而坚实的鳌头矶，万历二十五年（公元1597年），在矶石上修建

了甲秀楼。楼为三层方形,绿琉璃瓦顶,颇便登高揽胜。又建了九孔石桥连接两岸,称浮玉桥(因修公路,占去了北面的两孔,今存七孔)。桥上有涵碧亭,矶上亦置石栏石凳,也是憩息瞰水的好地方。霞客对这一带形势十分熟悉,证明他踏勘过这一片地方。对于甲秀楼,康熙《贵州通志》载:天启元年(公元1621年)毁,总督朱燮元重建,更名来凤阁,复毁,康熙二十八年(公元1689年)田雯重建。《游记》中未提及甲秀楼或来凤阁,可能霞客到时已毁。


【今译】

十五日 拂晓,出了青崖城南门,由岔道向西进入山峡。〔往南顺着大路走是去定番州的路。〕五里,折向南走。又向西南经过土山坡,共行五里,有个村庄在路北面的山下,叫做蓊楼,大树茂密,小溪南流。从村西进山峡,两旁山上树林茂密山箐幽深,与贵阳四面的光山秃岭迥然不同。〔自进入贵州省,山上皆是光秃秃的没有树木,而贵阳尤其严重。〕往西北深入峡中三里,于是往西向上登岭。一里路,越过山岭向西下山,行半里,路旁土中有泉水涌出,泉水寒冷刺骨,向南下泻到壑谷中去。又往西下行半里,有山涧自北面的峡谷中流来,涧上横架着一座木桥,涧水向南流去,路西向越过山涧。又向北上岭一里,翻越到岭脊西边,有泉水淙淙流淌,时隐时现。往西北行走在两山夹峙之中,峡底平整下洼,犁为田地,可其中见不到水。又向西北走半里,到达西面的山脊,山脊东侧又有泉水淙淙流淌,也是时隐时现。大概这一带南北两面都是隆起的山峰,而东西两面各自横亘着横向的山脊,山脊中的水流皆向中央下坠,未出现在洼地底部,所以洼地底部反而干燥而不积水。越过西面的山脊下走,向西北行二里,路北有一缕高悬的山泉水,从山脊分界处的岩石上飞泻而下;路南忽然有淙淙的泉水声,涌流成涧,推想是穿过洞穴流出来的水。半里路,转向西行,又走半里,遇到一个村庄在北山下,叫马铃寨。道路经过寨前,向西行,忽然见到路南的山涧已变成大溪,顺溪水向西行半里,又有条大溪自西面峡中流来,两条溪流相遇,合流后就往东南注入山壑中去。这条水流经定番州,与青崖城的水流汇合后下流进都泥江。从这里溯西来大溪的北岸,又向西行二里,是水车坝。水坝北边有个卢姓土司的房屋依傍在北峰下;水坝南面的土阜间有个集市,四川人在集市侧面搭起了茅房,作为居住停留的地方。水坝是天然石滩横截水流形成的,

涧水飞奔于坝上,而且上游又有座巨大的木桥架在溪流南北,这条溪水是从西边自广顺州流来的。〔广顺州就是金筑安抚司,万历二十五年(公元1597年)改为州,增设了流官。〕由溪流北岸溯流进去,是去广顺州的路;由溪流南岸越岭上走,是到白云山的路;顺着溪水向东南下行,是通定番州的路。于是在四川人开的旅店中吃了饭,送给他柴火钱,却推辞不肯接受。向西南走一里,越过山岭。又在山岭相夹之中行一里半,便顺着山势往南转,半里,又向东转进峡谷。半里路,峡谷完了,就向东南攀登隘口上走,这个隘口藤葛林木蒙蒙密密,石骨嶙峋,极其狭窄。半里路,翻越到隘口之上,又往东南下山,横截壑谷而过。半里,又向东南上山,此处山岭上山石陡峻丛林更茂密。半里路,又越过山岭向南下走,顺着山坞南行,一里,这里是八垒。这其中东西两面都是山,南北形成壑谷,也有些深穴,深陷成智井,而南北地势都高,是水不外泄的地方。一直抵达壑谷南头,便有座山峰横截过壑谷口,西边并立的隘口如像门槛,东边相连的山脊形成山岭。于是向东上登山岭,一里路,越过岭脊,这就是永丰庄的北岭,也就是白云山向西南方向延伸的山脊了。于是向南下山,又成了东西状的山坞,有村庄在南山下,与北岭相对,这是永丰庄。从山坞中向东行二里,在北面山崖上找到石阶,便向北上登。半里,转向西走,半里,又折向北,都是浓密幽深的树丛,石阶逶迤迤迤。有两棵巨大的杉树,夹立在石阶两旁,大处可三人合抱,西侧的一棵被火烧伤了树梢,是建文帝亲手种植的。再折向西走半里,到白云寺,是建文帝开创的寺院;前后建起两重佛阁。有泉一塘,在后阁前面的柱子之下,这是跪勺泉,泉水往下与北面佛阁下的石窍相通,不溢出也不干涸,取水的人必得趴下去舀,因而起名叫做“跪”,是神龙供奉给建文帝的,中间通向龙潭,不时有一对金鲤鱼出没其中。由佛阁西侧再往北上去半里路,是流米洞。山洞高悬在山顶的危崖之间,洞口向南,深处仅有一丈多,后部有个石龕,可依傍着它作为卧床;石龕右边有个小穴,是米流出来的地方,流出来的米是用来供奉建文帝的,可今天没有米了;左侧有个峡谷高高地迸裂开来,但上方透着明亮的窗口,中间横架着木板,仍然说是建文帝遗留下来的东西,这些都是神化建文帝事迹的托辞。洞前方凭临群峰,绿浪千层,环抱起伏,远近群山都展现在脚下。洞左构筑了一个阁子,供奉着建文帝的遗像,〔阁子题名“潜龙胜迹”。塑像以前放在佛阁中,现



在移放在此。〕是巡按御使胡平运修建的,前方俯瞰远山,右方似翅膀样在流米洞侧边却未遮住洞口,阁后就是山的绝顶。过了阁子往北走,开阔的平地十分宽敞,都是一层层竹林和高耸的树木,遮蔽日月,分列着的几条小径把林区分成几片,建盖了几处静室,而南京井正当其中。石头山脊平平地伏在岭头,中间裂开一条缝隙,南北宽不到三尺,东西长约五尺,深一尺左右,南北通着空洞深不可测;有积水在其中,清冽异常,但水不减少也不溢出;静室中的僧人放置了瓢供人舀水。我初到时,见到有大鱼游戏在水面上,见人就掉头游入空洞中去了,水波涌起波纹激荡,好半天才平静下来。洞小鱼大,水停积在峰顶,也是一件奇异的事。因为它的侧边有个南京僧人建屋修行,所以用“南京”来命名;今天已换了个老和尚,是北京人,可泉水仍然沿用原来的名字。



这天下午,抵达白云庵。住持僧人名自然,供给饭食,后马上引导我去登潜龙阁,在流米洞休息;命令潜龙阁中的僧人领我向北越过山脊,观赏南京井。北京老和尚迎接客人到僧房中坐下。房前辟地种植了蔬菜,种有蓬蒿菜,黄花开满菜地;殷红色的罌粟花千枝万叶,成簇的花朵很大很密,丰姿艳丽不比牡丹芍药逊色。四面望去乔木环蔽,如在深壑之中,不知道是在群山之顶。幽雅与空旷开阔的情趣兼而有之,也是山中一处绝妙的胜境了。对坐交谈了许久,黄昏时才返回来。自然已等候在庵西了,再次准备了饭食,饮了茶,移到庵后的石壁下闲坐。这一天从早上到傍晚,天空清新晴朗,丽日普照,无片云蔽日的浑浊之感;到了晚上阴云四布,不能在这碧玉状的群山峰头与那神仙瑶池般的夜间明月相遇,心中感到怅怅不乐。

十六日 夜里听见风雨声,到拂晓时便晨雨霏霏,我因此起床很晚。饭后坐在小窗下等待天气转晴,打算前去探寻龙潭,可零零落落的雨滴不止。再一次吃了饭才动身。仍旧从潜龙阁向北越岭来到南京井,从岔道向东北走入深箐之中,林木高耸山崖重重,上下都是一片幽深,穿越山崖,钻过绿丛,如在仙境。共走五里,就见西侧的山崖自峰顶深嵌下来,深深下坠形成峡谷,中部下洼处积着水,碧绿渊深,凹陷进山脚的石头中,不干也不满,真是万古潜藏着的深渊,千峰障蔽着的深壑呀!此峡南北约长五丈,东西约宽一丈五,东边崖壁低低空陷下去之处有三丈,西面崖壁高高耸起,空陷下去的地方有十几丈;水深

不可测，而南侧通着洞穴的地方更深，大概是这里的水穿透山腹，整座山峰之中涵养了水分，一直向西渗透出来成为南京井，在东南方渗透出来成为跪勺泉。山崖上高枝密叶，漫空遍野笼罩着翠色。又向东北攀登山崖，往东南穿过壑谷，皆极其幽深。壑谷东头有一间遗弃的茅屋，可通过木桥进去，是两年前庐山僧人修行的地方，现今人去屋空。正要过木桥推门进去，山雨大作；沿着原路返回，在深浓的云雾之间，落叶纷纷，衣服鞋子都湿透了。再次路过南京井，进了北京僧人的僧房。和尚锁着门前往白云庵去了，唯有雨中的罌粟花含情脉脉地摇曳，在空旷的山野间分外娇艳，宛如是相逢在桃花洞口一般。回来路过潜龙阁，自然已前来等候在阁旁。于是下返庵中，烹茶烤衣。晚饭后，雨稍停转晴，自然又命令徒弟领路，由庵东登上山岭的尖角处。沿着山岭尖角处往北走，一里，到达山岭东隅，近处的山都伏在岭下，远处的山就是青崖城以来，自龙里南下的支脉。稍微往北走些，下到深密的林木之中，钻过石缝上登，遇到一处静室。这个静室有三开间，面向东方，空旷高远，屋前就着山石辟为平台，用野花点缀着，室中竹编屏风绕在门口，明洁可爱。此处高悬在万木之上，往下俯瞰，山箐中竹丛层层叠叠，如同菜地中的韭菜一样繁多。但隔着悬崖，被坑谷沟壑阻断，可望而不可及。所以道路必定要从白云庵绕道，大体上与潜龙阁后北面平地上各处静室走的路都是一样的，再无其他登山的捷径了。这个静室空旷而不杂乱，幽静而不闭塞，险峻却不狭窄，呼吸可通天庭，起居隔绝人世，实在是修真养性的极好去处。静室主人法号叫启本，是云南人，与一个徒弟同住一起；可北面平地上却仅有一个老和尚。白云庵的后面，共有十处静室，因为安史之乱，僧人们各自出山去了，仅有这两处僧房还有僧人居住。十二处僧房旁边，各处都有坑泉供人舀取，因而知道此山的山顶，都是山腹中空蓄水，贮而不流，又是一处奇观。晚上返回白云庵，暮雨又至。自然在火炉旁端来茶水，挑灯夜话，好半天才躺下。

十七日 清晨起床已经转晴，可十分寒冷寂静。这之前穿着两层夹衣仍然寒冷，我以为是阴天寒风所致，过几天就应当缓解，到这时虽然天色艳丽明朗，但寒气如故，这才知道此山之中夏天也丢不掉火炉，确实是这样的呀！

白云山起初名叫螺拥山，因为建文帝望着山中的白云登上

去,成为开山之祖,便用“白云”来命名它。《一统志》上有“螺拥”的名称,认为是山形如像螺壳围抱着,可未记载建文帝的遗迹,这是因为当时还忌讳说到他。当地人把它的名字错称为“罗勇”,今天山下有个罗勇寨。当地人居住在罗勇,却不知道它应为“螺拥”;当地人知道白云山,却不知道就是螺拥山。偏僻之地,无人稽考证明,沧桑巨变转眼之间如此!

白云山西面是永丰庄的北岭,就是我来时越过的山岭了;东方便自云南僧人的静室处往下去,就是东面崩塌之处,下面对着青崖城,都是绝深的壑谷;前方则与南山相夹而形成山坞,就是我来时向北上登石阶之处;后面则从山顶穷尽极深远之处,往北抵达龙潭,向下形成后山山坞,就是我来时经过的山岭南面的叫八垒的地方了。这是此山附近的地理形势。那远处的:往东抵达青崖城有四十五里路,向西到达广顺州有三十里,东南方从蓊贵到定番州三十里,北达水车坝十五里。

白云山中有黑红色、白色各种猿猴,常常六个六个地排成行,轮流在寺下朝拜。〔据和尚如此说。我早晚只听见它们的叫声。〕又有种菌子很美,大点的一种出产在龙潭后面深箐中倒卧在地上的树木之间,质地似玉,菌盘丰腴,圆盘状的菌朵直径有一尺,这就是天花菜了。〔又有一种小些的名叫八担柴,当地人称呼为“茅枣”,云南很多。〕

从青崖城往西,有司如河,它的西边又有马铃寨的东溪,它的西面又有水车坝的西溪,都向南汇流于定番州,而它们都是从山洞中涌出的水流。到白云山南面,又有蓊贵锣鼓洞的水流及撒崖的水流,都是白云山山腹下的水流,又都往东在定番州合流。定番州南又有水流名叫埤龙,〔在白云山南面三十里,有个仙人洞。洞北五里又有金银洞、白牛崖。〕它的上游也是从山洞中涌出来的,而后向南注入都泥江。如此,这一带的水流无不是从山洞中流出来的了。

往东望去,山脊蜿蜒,从龙里西南面分出支脉南下,回旋盘绕有如屏风,直达泗城州境内,这便是阻隔都泥江使其往南流去的山脉。那山脉曲折环绕着延向东去,中段围绕着丹平、平州诸处长官司,即便是麦冲河、横梁河诸河向南透过六洞而下流进都

泥江,也是因为此条支脉环绕着它们。

主峰的山脊,从广顺州北面,往东延到上寨岭以东,过了头目岭,又向东北延过龙里的南面,又往东过了贵定县的西南隅,又向东延过新添卫的杪木寨,便向东南转去,环绕在蟒山之南,往东延伸成为普林的北岭,又向东南到达独山州北境,于是往东趋向黎平府南境,再向东延过沙泥北岭,以后抵达兴安县分界之处。

贵州城东边三里是油苗关,那里的水流向西流;西面十里是圣泉北面的山岭,那里的水流往东流;北方十五里是老鸦关,那里的水流向南成为山宅溪;南边三十里是华佗佬桥,那里的水流往北流。四面的水流,南面的最大,而西面的小一些,北面穿过城中的又小一些,东面的最小;全部在城南的薛家洞合流,往东流经襄阳桥,向东北流到望风台,从望风台东边又稍向北流,流入老黄山的东峡,便朝向东方冲开重重山峡而去;应当是与水桥的诸条水流,一同下流进乌江的河流。

【原文】

十八日 辞自然师下山。一里半,抵山麓。西一里半,有数家在南麓,为永丰庄,皆白云寺中佃户也。由其前西向尖峰峡中去,是为广顺州道;由其前西去南转,是为定番州道;由其前北向逾岭,是为土地关道。先是自然为余策所从,曰:“由广顺、安顺西出普定,其道近,而两顺之间,广顺知州柏兆福,欲归临清^①。安顺土知州,近为总府禁狱中。苗蛮伏莽可虑^②。不若西北由东基出平坝抵普安,多行四十里,而地僻苗驯,可免意外。”余思由两顺亦须三日行,走平坝路迂而行多,亦三日可达普安,遂不西行而北逾岭,其岭即白云山之西垂也。共一里,越其北,有坞东北向;东南界即白云后龙潭之后,西北界即南岭所环,转北而东,属于龙潭东峰之下者;其中平坞一壑,南北长二里,水亦中注下坠,两旁多犁为田,是名八垒。北竟坞中,乃北逾石岭。共半里下,北度独木桥,有坞自东北向西南,是为干沟,横渡之。北上半里,是为土地关^③。下关半里,凿石坎停细流一盂,曰“一碗水”,行者以口就而啜之。又西向一里半,出峡;由其北循山东北转,为水车坝道。

由其西截坞直行^④,一里半,有村在北山下,是为谷精^⑤。从村西转,又截坞而下,一里,转入山峡,有溪自西南而北,即从北峡转而东

去,是水车坝之上流也;其流自广顺州东北老龙南谷来者。渡之,又西越山坡,旋下,溯西来小流入;其流东注南来大溪,即同之直向东去。路溯溪南,山峡逼仄,时攀石上下,二里余,乃西渡此水。从其北西向又半里,其北削崖高穹,有洞上缀,其门南向,遂从其下西逾坳。坳间石骨棱厉,逼属南山,回视前溪在其下,不知从何而出,当亦透穴之流也。先是自然谓余,此间如马铃堡诸水,多从山穴出,即水车坝水亦流自穴中者,不知即指此水,抑谓南来大溪也。逾坳西稍下,约一里,有路交为“十”字:其南北皆从山岭上下,有石磴逶迤,乃广顺达贵省道也;其东西即逾坳而西下峡中者。从峡西下半里,又闻水声潺潺,有水深自坑底东注坳下,信乎即坳东透穴之水矣。溯之,山坞复开,有村在西山下,是为东基下寨。从其前转而东北,则下寨山之北突也。循之一里,又西北转,则西界山纯削为石,而东界则土脊迤邐。又北二里,有村当北冈之上,是为东基上寨。寨中悬小支尽处,皆瓦房鳞次,非他苗寨所及。由寨西北向半里,有泉飞流注腋间,由寨东而出,寨当其中。小支左右,皆崇冈峻峡。寨后复环一坞,良畴层倚焉,皆此泉之所润,而透于东坳之下者也。蜿蜒上跻者一里,从岭上复北逾顶者半里,下至坞中。望北峰夹立甚高,其下有坞自西北来者,即上寨后注腋之水,从水车坝而南去者也;其下有坞向东北坠者,即坞中东分之水,从华佗佬桥而北出者也。其坞甚平,中犁为田。从田塍北上,又东北升岭,半里,逾峰头而饭。于是北望遥山,开伏数里外,石峰屏列,俱不能与此山并峻矣。

北下甚坦,半里,路分两岐:一从东北行者,从黄泥堡、天生桥而达省;一从西北行者,为野鸭塘出平坝道。遂从西北下山,一里,抵山下。沿坡陀西行,渐有小水,俱从东北去。二里,复溯水入峡,一里,复陟岭而上,又二里,遂西过野鸭塘。在堡数十家在南山下,其前有塘潴水,直逼北山,然东西皆高,不知从何而泄,即所谓野鸭塘是也。绕堡前西南行半里,望西北山崖间有洞高穹,其前陇复有洞伏于下,乃呼担夫少停行李路隅,余独从西岭横陟之。半里,遂陟下洞之上。陇不甚高,然四面皆悬削不可下。复稍西,下山麓东向行,遂得下洞。洞门南向,门下稍洼^⑥;其左透崖东出,另辟一门,门东北向,其后旋壑下陷,四面宽圆,虽洼而不暗。既上,遂透东门而出。稍下,从峡中西陟上洞。洞门东向,前有垒石为垣,后亦中洼而下,然不甚深,其上悬崖虽高,中扃之

玲珑，乳柱之夭矫，反不若下洞也。

既出，复从峡中下，转前陇之嘴而西，又经下洞前，则前麓皆水草沮洳，东与野（鸭）塘相连，而此即其上流也。忽闻水声潺潺，自下洞前石根透出，历沮洳之坞，而东潞于野（鸭）塘者也。又从西岭下半里，仍抵路隅，呼担与顾奴，遂西缘山坳行。西望三峰攒列，外又有峰绕之，心以为异。又西四里，有寨在南山下，又绕其前，循之左转。西南半里，又逾一坳，于是西行峡中。其峡南北两界，排闥而前。北即所望三峰攒列者，但在其内，下望反不可见；南则有崖高削，上有一石倒垂，石色独白，而状如羊，是为羊吊崖。逾坳至此，又一里矣。其北崖中断，忽露顶上之峰，盘穹矗竖，是为唐帽山；盖即前望三峰，至是又转形象象耳。按志，唐帽在省城南八十里，天生桥在金筑司北三十里。今天生桥在唐帽东北三十里，是天生桥去省反近，而唐帽反远，不知当时何以分界也？自然言建文君先驻唐帽，后驻白云；志言其处可以避兵，亦幽阨之区矣。

又西一里余，有峡南向下，是为猪槽堡^⑦。路直西逾小脊而下，三里，则坞开南北，路交“十”字于中，乃横截之。渡一小水，半里，有堡在西山上，曰柳家堡。又北半里，又有堡在北陇上。于是循其右，复西上岭。一里，将及岭坳，有泉淙淙自土穴出，其色乳白，浑而不清。逾岭下，共二里，复坞开南北，仍横截之。有涧在坞中，其水甚小，潞而不流，似亦北去者。又西一里，复上岭。其岭南北石峰骈夹，中通一坳，甚逼。一里，越坳而西，见西壑中堰水满陂^⑧，始以为东出，而实不流之波也。循之又西一里，则大坞扩然西去，陂堰横障而北。又北循之，有村在北山之嘴，曰狗场堡^⑨，乃汤吏部之佃苗也^⑩。村西平畴一坞，为膏腴之壤。欲投之宿，村人弗纳，曰：“西去二里有村，亦汤氏佃丁，其中可宿。”乃复西循平畴北陇行。一里余，有石峰界平坞中，削骨擎空，亦独秀之峭而险者。透北峡而西，又半里，复得一村，入叩之，其人闭户遁去。又西得一堡，强入其中，茅茨陋甚^⑪，而卧处与猪畜同秽。盖此地皆苗熟者，虽为佃丁，而习甚鄙，令人反忆土蛮竹栏为上乘耳。

十九日 昧爽，促苗起作饭。忽担人亦呼之，余心以为异，谓从来懒不肯起，今何以人呼亦呼也？盖此人名王贵，为靖州太阳坪人^⑫。先自三里抵蓝涧，彼同数人自后尾至，告曰：“余侪欲往庆远^⑬，苦此路不通，迂路又太远，闻参府以兵送行，故特来附带。”余怜而纳之^⑭，途中

即以供应共给之。及抵庆远,彼已去。及游南山,复遇之,遂日日来候余,愿随往滇中。余思自庆抵南丹,有夫可送,至贵州界,恐无负担,欲纳其一人。因与之约曰:“余此地尚无所用汝,然既随余,亦每日予工价一分。若遇负担处,每日与工价三分半。”彼欲以二人从。后闻其侨在南山洞中,以絮塞牧牛童子口,余心疑之。而王贵来言,诱童子非伊,乃同行者,彼已另居于庆。已请独从。后至麻哈,遂渐傲慢,以凳伤余足。及抵贵州,见余欲另觅夫,复作悔过状,甚堪怜,余复用之。至是早起,忽不见,观余所藏路费,亦竟窃之去矣。自余行蛮洞中,以数金藏盐筒中,不意日久为彼所窥,乃不失于蛮烟魑毒之区,而失之就坦遵途之日,徒有怅怅而已。

既明,担夫窃货已去,无可奈何。求苗子送出平坝,不及三十里,索价甚贵,已而竟遁去不肯出,盖苗习素不送客。余求之他苗,其人曰:“彼好意宿汝,奈何以担累之?须自负去。二三里抵九家堡,即有送者。”遍求之,其语皆然。余无可奈何,饭而束担,与顾仆共抬而前行。由狗场西苗堡截坞堰南过,一里,逾岭西下,又过一苗堡,益转而南,又逾一岭。半里,乃由岭头从岐路北向入坞,路小山寂。一里,乃西向下。半里,有溪汪然自南而北,始为脊北第一流^⑤,乃北合洛阳桥下水,东经威清而下乌江者^⑥。溪上旧有石桥已圯,其东半涉水,而渡其西半,是为九家堡^⑦,乃苗之熟者也。至是已近午矣,始雇得一夫,担而行。复西北上陇,六里,有村在西山下,曰二家堡。从其东盘山嘴而北,北界山远辟旷然,直东遥见高峰在四十里外者,即志所云马鞍山,威清之山也。路复循南山之北,西向入峡。二里出峡,有村在南山下,曰江清^⑧。其处山坞大开,平畴中拓,东有石峰离立,即与南山夹而为所从之峡者也。

由村东北向抵二石峰下。其峰兀突,南面削崖回裂而无深洞;西面有洞在峰半,其门西向。亟令苗子停担峰下。余先探其南面,无岩可入,惟西南峰下细流汨汨,向麓下窍中出^⑨,遂从其上跻入洞。洞顶甚平,间有乳柱下垂,若帷带飘摇。其内分为三层。外层即洞门之前,旷若堂皇,中有圆石,如堆旋而成者。四五丈之内,即陷空而下。其下亦平整圆拓,深约丈五,而大倍之。从其上下瞰,亦颇光明,盖洞门之光,既从上倒下,而其底北裂成隙,亦透明于外,似可挨入而未及也。是为下层。下层之东,其上复深入成洞,与外层对,第为下陷所隔,不

能竟达。由外层南壁攀崖而上,东透入腋,列柱如门,颇觉幽暗,而玲珑嵌空,诡态百出。披窍北下,遂达中层,则外层之光,仍中射而入。其内千柱缤纷,万窍灵幻,左入甚深,而窈窕莫穷,前临下层,如在楼阁,亦贵竹中所仅见者^③。方攀陟不能去,而苗夫在下呼促不已,乃出洞而下。从洞前北行,升陟塍陇二里,有大溪自西而东,溯之西行。有桥十余巩横跨其上,是为洛阳桥,乃新构而成者。桥下流甚大,自安顺州北流至此,曲而东注威清,又北合陆广,志所谓的澄河是矣^④。

度桥北,又溯流而西,抵水之北来东折处,遂从岐北向溯小溪行。始由溪东,已涉堰由溪西,已复西北逾冈,五里,抵铜鼓山。其处山坞南辟,北界石峰耸立,皆有洞,或高或下,随峰而出。西界则遥山自北而南,蜿蜒如屏,连裂三洞,其门皆东向,而南偏者最高敞。其前有数十家当其下,即铜鼓寨也,是洞名铜鼓洞。按志,铜鼓山在威清西四十五里,以方隅道里计之,似即此山;然其地去平坝仅五里,不平坝而威清,何也?其洞高悬峻裂,内入不甚深,而前多突耸之石,环牖分门,反觉窈窕。其右重壁之上,圆穴一规,北向高穹。攀崖登之,其中上盘空顶,上坠深阱,土人架木铺竹为垫,俨然层阁。顶东另透明窗,阱内复有穴自下层出入,土人置扉穴前,晚则驱牛马数十头藏其中。正岩之后,有裂窍西南入,滴沥垂其内不绝,渐转渐隘而暗,似向无人者,乃出。时有一老者,候余洞前。余欲并探北偏中洞,老者曰:“北洞浅,不足观。有南洞在高崖上,且大路所由,可一登之。”乃循洞麓西转,不数十步,则峰南果有洞出崖端,其门南向,其下依崖而居者,犹环之为庐。乃从庐后跻级上。洞门悬嵌弥高,前垒石为垣,若雉堞形,内深五丈余,而无悬突之石,扩然高朗。其后洼陷而下者一二丈,然俱面阳而燥,土人置廩盈其间^⑤。其左腋裂窍北下,渐下渐狭而卑,土人曰与东洞通,想即垂沥不绝处也,亦以黑暗不暇入。时顾仆与苗子担前行已久,余恐其不之待,遂下山。循麓西上,半里,逾坳,则顾仆与苗夫犹待于此。其坳当西界蜿蜒屏列之中,脊不甚高,而石骨棱棱,两旁骈峙甚逼。过隘,西下坞中洼,其西复有坳环属,盖南北夹起危峰,而东西又两脊如属垣。洼中有小水,牧者浸牛满其中。度洼半里,又逾脊西下约一里,有岐直下西坞者,通平坝南上之道;循岭北越岭角者,为往平坝道。乃西北上岭者一里,逾岭角而北。又北下者一里,又逾岭西北一里,与大道值^⑥。循大道稍北,遂西度田塍,共半里,逾小桥,入平坝

东门^③。半里，转而南，乃停担肆中。是晚觅得安庄夫，市小鲫佐酒。时方过午，坐肆楼作记。

平坝在东西两山夹间，而城倚西山麓。城不甚雄峻，而中街市人颇集，鱼肉不乏。出西门数里有圣泉，亦时涸时溢，以迂道不及往。

注释

①临清：明置临清州，治今山东临清县。

②苗：即指苗族。但苗子、苗蛮皆系对苗族带有民族歧视的称呼。

③土地关：今名同，在长顺县东北隅，翁贵稍北。

④由其西截坞直行：“西”，徐本作“南”。

⑤谷精：今作谷增，在长顺县东北隅，改尧稍东。

⑥门下稍洼：“下”原作“中”，据四库本改。

⑦猪槽堡：今名同，在平坝县东南缘，狗场坝稍北。

⑧满陂：原作“满坡”，据四库本改。

⑨狗场堡：今作狗场坝，在平坝县东南缘，接近长顺县。

⑩吏部：明封建中央所设六部之一。吏部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、考课、升降、调动等事，长官称吏部尚书。汤吏部系以其官名称其人。

⑪茅茨：茅草盖的房子。

⑫靖州：治今湖南靖县。

⑬余侪(chái)：我辈。

⑭余怜而纳之：原误倒为“余纳而怜之”，据四库本改。

⑮有溪汪然：此溪即今麻线河，为猫跳河源之一。

⑯威清：明置威清卫，治今清镇县。

⑰九家堡：今作九甲，在平坝县东南境，麻线河西岸。

⑱江清：今作江青，在平坝县东南境，高峰区政府驻地稍西，羊昌河东岸。

⑲向麓下窍中出：“出”，徐本作“入”。

⑳贵竹：洪武五年(公元1372年)正月，置贵竹长官司，隶贵州宣慰司，后改属贵阳府，在今贵阳市。万历十四年(公元1586年)改为新贵县。又作贵筑、贵竺。《游记》中亦以“贵竹”称贵州全省。

㉑的澄河：又作滴澄河，即今猫跳河，全长180公里，但自然落差达549米。解放后在其中游清镇境修建了红枫湖水库，库容达6亿立方米，还有百花水库，库容1.8亿立方米。沿河修了六个梯级电站，装机总容量为24万千瓦。一级红枫电站以上河段，基本在海拔1250~1300米的岩溶峰林洼地间缓流。猫跳河是现

今贵州开发利用最好的河流,红枫湖成了贵州新的游览胜地。猫跳河源有狗桥河、羊昌河、麻线河、后六河等,霞客所过大溪称洛阳河,即今羊昌河。洛阳桥即因跨在洛阳河上得名,至今附近还有上洛阳、洛神坝等地名。明代陆广河为的澄河下游,《明史·地理志》:威清卫“西有的澄河,即陆广河上游。”陆广河汇入后的一段乌江也称陆广河。

②廩(lǐn):米仓。

③值:相逢。

④平坝:明置平坝卫,治今平坝县。

【今译】

十八日 辞别自然禅师下山。一里半路,到达山麓。往西行一里半,有几家人在南面山麓,是永丰庄,都是白云寺中的佃户。由庄前向西通往尖峰下的山峡中去,那是去广顺州的路;从庄前向西去往南转,那是到定番州的路;由庄前向北越过山岭,那是通土地关的路。这之前自然替我策划经由的道路时,说:“经由广顺州、安顺州向西到普定卫,那条道近,然而广顺、安顺两地之间[广顺州知州柏兆福,打算返回临清。安顺州土知州,近来被总兵府囚禁在狱中。]苗蛮伏在丛林中挡路抢劫,值得忧虑。还不如往西北经由东基过平坝卫到达普安,多走四十里路,可地方偏僻苗民良善,可避免出意外。”我考虑经由广顺、安顺两州也须走三天,走平坝卫这条路绕道走而且走的地方多,也是三天可以到达普安,便不往西走而向北越岭,这座岭就是白云山西下之峰了。共行一里,翻越到岭北,有个山坞呈东北向;东南境就是白云山后龙潭的后面,西北境便是南岭环绕之处,转向北再往东延伸,连接到龙潭东峰之下的山峦;群山环绕之中有一个平坦的山坞,南北方向长二里,水流也是向中间的洼地下坠,两旁大多犁为田地,这里名叫八垒。向北在坞中走到头,于是往北翻越石岭。共半里下走,向北过了独木桥,有个山坞自东北伸向西南,这便是干沟,横向越过干沟。向北上走半里,这是土地关。下关来走半里,有股细流流入凿成钵盂状的石坑中,叫“一碗水”,走路的人用嘴就着饮水。又向西行一里半,出了峡谷;由峡口北面顺山势往东北转去,是去水车坝的路。

由峡口西边横穿山坞一直前行,一里半路,有个村庄在北山下,这是谷精。从村西转向,又横越山坞下走,一里,转入山峡之中,有条溪流自西南流向北面,随即从北面山峡中转向东流去,这是水车坝的上




游;这条溪流是从广顺州东北面主峰的南面山谷中流来的。渡过溪水,又向西登越山坡,很快下坡,溯西来的小水流进去;这条水流往东注入南来的大溪中,就同大溪径直向东流去。路溯溪流南岸走,山峡十分狭窄,不时攀着岩石上上下下,有二里多,这才向西渡过这条溪水。在溪北向西又走半里,路北陡削的山崖高高隆起,有个山洞点缀在上面,洞口向南,于是从它下边向西越过山坳。山坳间岩石嶙峋,棱角锋利,紧逼过去连接着南山。回头审视,先前的溪流就在它下边,不知是从什么地方流出来的,应该也是穿过洞穴流出来的水流。这以前自然告诉我,这一带如马铃堡的各条水流,大多是从山洞中流出,即便是水车坝的水也是从洞中流出来的,不知就是指这条溪水,还是指南边流来的大溪。越过山坳向西略下走,约有一里,有道路相交成“十”字形:那南北两方都从山岭上下来,有石阶逶迤而去的,是从广顺州到贵州省城的路;那条呈东西向的就是越过山坳向西下到峡中去的路。从峡谷西头下走半里,又听见潺潺的流水声,有水流自深深的坑谷底向东流注于山坳之下,确确实实这就是山坳东头穿过洞穴的水流了。逆流而行,山坞重又开阔起来,有个村庄在西山下,这是东基下寨。从山寨前转向东北,就到了下寨山向北突出之处。沿着这里走一里,又转向西北,只见西边的山清一色是陡削的岩石,可东边却是逶迤而去的土山脊。又往北行二里,有村庄位于北面山冈之上,这是东基上寨。寨子高悬在一座旁出小山尽头的中央,全是瓦房,鳞次栉比,不是其他苗寨所能赶得上的。由上寨向西北行半里,有泉水飞流奔注于山侧,流经寨子东边而去,寨子正当溪流中段。小山的左右两侧,都是高冈和深峡。寨子后方又有山坞环绕着,良田层层相依,全是此条山泉滋润之处,并浸透到东面山坳之下去。弯弯曲曲上登了一里路,从岭上再往北翻越山顶半里路,下到山坞中。远望北面山峰对峙十分高峻,峰下有自西北延伸而来的山坞,坞中水流就是上寨后边奔注到山侧的水流,经水车坝向南流去;峰下有向东北方下坠的山坞,坞中就是向东分流的水流,从华仡佬桥往北流出去。两处山坞十分平整,坞中有开垦的田地。经由田间小道往北上走,又向东北登岭,半里,越过峰头吃饭。从这里北望远山,数里之外,开阔低伏,石峰呈屏风状排列,全都不如此山陡峻。

往北下山非常平坦,半里,路分为两条岔道:一条从东北方经由黄

泥堡、天生桥到达省城；一条向西北从野鸭塘到平坝卫。于是从西北这条路下山，一里路，到达山下。沿着倾斜的山坡往西行，渐渐有些小股流水，都向东北方流去。二里，又溯水入峡，一里，再次登岭上行，又走二里，于是经过野鸭塘西边。在南山下有数十家住在土堡中，堡前方有个水塘蓄着水，一直逼到北山，可是东西两面的地势都高，不知从哪里流泻出去，这就是所谓的野鸭塘了。绕到土堡前往西南行半里，望见西北方山崖之间有山洞高高隆起，它前边的土垄上还有个洞伏在下方，便呼唤挑夫稍停一下，把行李放在路旁，我独自一人从西岭横向登山洞。半里路，便爬到下洞的上方。土垄不怎么高，然而四面都悬空，陡削得不能下去。又稍微向西走，下到山麓向东行，终于找到下洞。洞口向南，洞口下边略略下洼；洞左穿透山崖向东出去，另外开有一个洞口，洞口朝向东北方；洞后部旋绕着陷下去成为壑谷，四面宽敞圆滑，虽然低洼却不黑暗。上来之后，便钻过向东的洞口出来。稍微下走一些，从峡中向西登上上洞。洞口向东，前边有石块垒砌成的墙，后面也是中央下洼，但不十分深，洞顶的悬崖虽高，可洞中封藏着的玲珑之状，钟乳石柱的夭矫之态，反而不如下洞了。

出洞之后，又从峡中下行，转过前面那条土垄的山嘴往西走，又经过下洞前，便见洞前的山麓全是水草泥沼，东边与野鸭塘相连，而此处就是野鸭塘水的上游了。忽然听到潺潺水声，又见水从下洞前的石山脚下渗出，流经满是泥沼的山坞，而后往东贮于野鸭塘中去了。又从西岭上下山半里，仍抵达路边，招呼挑夫与顾奴，于是往西沿着山坳行。西望有三座山峰攒聚排列在一起，外围又有山峰环绕着它们，心里认为很奇异。又向西走四里，有个山寨在南山下，又绕到寨子前，沿着南山往左转。往西南行半里，又越过一个山坳，于是向西行走在峡谷中。这个峡谷的南北两面，山峰似门扉排列着向前方延去。北面就是前边望见的三座山峰攒聚排列之处，但在山峰内，从下边看反而望不见；南面则有高峻陡削的山崖，上面有一块岩石倒垂下来，只有这块岩石的颜色是白的，而形状似羊，这就是羊吊崖。穿越山坳来到此地，又有一里路了。那北面的山崖从中断开，忽然露出山顶之上的山峰，呈圆盘状隆起矗立着，这是唐帽山；大概这就是先前望见的那三座山峰，到了这里形态又改变了。据志书记载，唐帽山在省城南面八十里处，天生桥在金筑司北面三十里。现在天生桥在唐帽山东北三十里，

这样天生桥距省城反而近,而唐帽山反而远,不知当时是根据什么划分界线的呢?自然说起过,建文帝先住在唐帽山,后来才住在白云山;志书谈到此处可以躲避战乱,也真是一处幽寂闭塞的地方呀!



又向西行一里多,有个山峡向南下延,这是猪槽堡。道路一直向西越过小山山脊然后下走,三里路,便有个山坞呈南北向拓展开来,道路在山坞中相交成“十”字形,于是横穿山坞过去,渡过一条小溪。半里,有座土堡在西山上,叫柳家堡。又往北走半里,又有个土堡在北边山垄之上。于是顺着山垄右侧,再往西上岭。一里,将要到达岭坳时,有股泉水淙淙地从土穴中流出,水色呈乳白色,浑浊不清。越过山岭下走,共二里,又有个山坞呈南北状拓展开来,仍然横穿过山坞。有山涧在山坞中,涧水很小,积而不流,似乎也是往北流去的水流。又往西行一里,再次上岭。此岭南北两面石峰并列夹立,中间通着一个山坳,非常狭窄。一里路,越过山坳往西走,看见西面壑谷中堤坝积水满池塘,开初以为池水是向东流出去,可实际上是不流动的死水。沿着池水又向西走一里,就有一个大山坞扩展开来向西延伸而去,水池的堤坝向北横挡在山坞中。又往北顺着堤坝走,有个村庄在北山的山嘴处,叫狗场堡,住着吏部汤尚书的苗民佃户。村西平整的田地布满山坞,是肥沃的田野。想要在村里投宿,村里人不肯接纳,说:“往西去二里地有个村子,也住着汤家的佃户,村中可以住宿。”只好再往西沿着平旷田野靠北的土垄走。一里多路,有座石峰坐落在平旷的山坞之中,陡峭峭立,高擎在空中,也是一座似独秀峰那样峭拔险峻的山峰。穿过北边的峡谷往西,又是半里路,又遇到一个村子,进村敲门,村里人关上门逃走了。又向西走找到一座土堡,强行进入堡中,茅屋极简陋,而且睡觉的地方同猪畜的污物混在一起。大体此地都是熟苗,虽然身为佃户,可是习俗却十分鄙陋,让人反而怀念那些土著蛮族的竹楼是上等的了。

十九日 黎明,催促苗民起床做饭。忽然听到挑夫也在呼叫,我心中非常奇怪,因为此人自来懒惰不肯起床,今天为什么在别人呼叫时他也叫呢?原来此人名叫王贵,是靖州太阳坪人。先前从三里到达蓝洞时,他同几个人从后面尾随而至,告诉我说:“我们这些人想要前往庆远府,苦于此路不太畅通,绕道又太远,听说参将府派兵护送你上路,所以特意前来投靠你带我们结伴同行。”我同情他们便接纳了他



们,途中就用驿站供应的东西供给他们。到抵达庆远府时,他们已离开。到游览南山时,再度遇上他们,于是便天天来守着我,表示愿意随我前往云南。我考虑,从庆远府到南丹州,可以有差夫送行,到了贵州境内时,恐怕就无人挑担子了,只想接纳他们中的一个人,随即与他们约定说:“我在此地还没有用得上你们的地方,可是既然跟了我,也每天给一分银子的工钱。如果遇上挑担子的地方,每天的工钱给三分半银子。”他们想要让两个人跟随我。后来听说他们有人在南山山洞中,用棉絮塞住放牛儿童的嘴,我对他们产生怀疑,可是王贵来说,诱骗儿童的不是他,而是与他同行的那些人,他们已另外住到庆远去了。末了,请求独自跟随我。后来到了麻哈州时,态度逐渐傲慢起来,用凳子砸伤了我的脚。及到达贵州省城时,见我想要另找挑夫,他又作出悔过的样子,十分可怜,我重又用了他。到今天早晨起床后,忽然不见了,察看我的收藏的路费,也竟然被他偷去了。自从我走入蛮人居住的地区后,把一些钱藏在装盐的竹筒中,想不到天长日久被他窥见了,在蛮人居住的烟瘴蛇毒的地方竟然没有丢失,却在这马上就要走上坦途的地方丢失了,只有怅怅不乐而已。

天明后,挑夫偷了旅费已经逃走,无可奈何。央求苗族送出平坝卫,不到三十里路,要价太贵,后竟然逃走了不肯出来,大概是苗族的习俗素来不送客人。我央求其他苗族,那些人说:“他好意留你住宿,怎么用担子来劳累他?必须自己担了去。走两三里路到了九家堡,就有人送了。”遍求苗族,他们的话都是这样说。我无可奈何,吃饭后把担子捆在一起,与顾仆一同抬着往前走。由狗场堡西面的苗族土堡向南横越过山坞中的堤坝,行一里路,翻过山岭往西下行,又路过一处苗族土堡,益加转向南走,又越过一道岭。半里,便经由岭头从岔路向北走入山坞,路小山寂。一里后,便向西下走。半里,有条溪流浩浩荡荡自南流向北去,此溪开始是山脊北面的第一条大水流,往北汇合洛阳桥下的水流,向东流经威清卫后往下流入乌江。溪上原来有座石桥,已经倒塌,从溪流东畔涉水,渡到西畔,就是九家堡,是汉化程度较高的苗族聚居处。来到这里已经接近中午了,这才雇到一个挑夫,挑了担子便走。再向西北登上山陇,六里路,有个村庄在西山下,叫做二家堡。从村东绕过山嘴往北走,北面远山起伏,村子显得十分空旷,远远见到正东方在四十里开外的高峰,就是志书所说的马鞍山,是威清卫

境内的山了。道路又沿着南山的北麓,向西进峡。二里路走出山峡,有村庄在南山下,叫江清。此处山坞十分开阔,中间开垦为平整的田野,东边有石峰并排矗立,就是与南山夹峙而成为来时所过山峡的山峰。

由村东向北走到两座石峰之下。这两座石峰高高耸起,南面陡削的山崖上有曲曲弯弯的裂缝却没有深洞;西面有个洞在山峰半腰上,洞口向西。急忙命令苗族把担子停放在峰下。我首先探察山峰的南面,没有岩洞可以进去,唯有西南一面的山峰下有汨汨流动的细流,向山麓下的窟窿中流出,于是从它上方爬入洞中,洞顶十分平滑,间或有钟乳石柱下垂,好似帷幔衣带随风飘摇。洞内分为三层。外层就是洞口以内靠前面的部分,空阔得有如宽敞的殿堂,中央有块圆石,如人工用刀子削圆的一样。四五丈以内,马上空陷下去。那下边也很平整圆滑开阔,深处约一丈五,可大处有一倍。从这上边俯瞰下面,也很明亮,大概是洞口的光线,从上边反射到下面的缘故,而洞底北边裂成缝隙,也从外面透进亮光来,想进去可时间来不及了。这是下层。上层的东边,洞壁上又深陷进去形成山洞,与外层相对,但只是被下陷处隔断了,不能走到底。由外层南侧洞壁攀崖而上,向东侧方钻进去,石柱排列好像门道,觉得十分幽暗,可玲珑精巧的钟乳石镶嵌在洞中,奇异之状千姿百态。穿过石窍向北下去,便到了中层,就见外层的光线,仍然照射进洞中。中层内千百根石柱缤纷杂乱,万千个石窍灵妙奇幻,向左边进去十分深,但幽深得无法穷尽,前方面临下层,身体如在楼阁之中,这也是在贵州境内绝少见到的地方。正在攀登跋涉舍不得离去之时,苗族挑夫在山下呼唤催促不止,只好出洞下山。从洞前往北行,上爬土垄二里,有条大溪自西流往东去,溯溪往西行。有座十多个桥拱的桥横跨在溪流上,这是洛阳桥,是新建成的桥。桥下水流很大,自安顺州向北流到此处,弯曲向东注入威清,又往北会合陆广河,这就是志书所说的澄河了。

过到桥北,又溯流往西走,到达河水往北流来向东转折之处,就从岔道向北溯一条小溪走。开始在溪东走,不久涉过堤坝在溪西走,随即又向西北越过山冈,五里,到达铜鼓山。此处南面辟成山坞,北面有石峰耸立,峰上都有洞,有的高有的低,随着山峰的起伏显露出来。西境则是远山自北而南蜿蜒而下,有如屏障,一连裂开三个洞,洞口都朝


向东,而偏向南面一点的洞口最高敞。洞前面有几十户人家正位于洞下,就是铜鼓寨了,这个洞名叫铜鼓洞。根据志书,铜鼓山在威清西边四十五里处,按方位里程来计算,似乎就是此山;但是此地离平坝仅有五里路,志书不用平坝来记载它的方位却取威清,是为什么呢?此洞高悬险峻深裂进去,进入里面不怎么深,然而洞前有很多突兀耸立的岩石,似环绕着的窗户分列的门洞,反而觉得窈窕。洞右侧的重重石壁之上,有一个圆圆的洞穴,面向北方呈弧形高高隆起。攀着石崖登上,洞中上面弯曲着空荡荡的洞顶,下方陷下去形成深深的陷阱,当地人架了木架,上铺竹垫,俨然似层层楼阁。洞顶靠东面之处另外透着一个明亮的窗户,深阱内又有洞穴可从下层出入,当地人在洞穴前安装了一扇门,到晚上便把几十头牛马赶进洞中藏起来。正洞的后部,有处裂开的窟窿向西南方深入进去,那里面水滴不停地落下来,渐渐转进去渐渐变得又窄又暗,似乎是向来无人进来的地方,于是出洞。此时有一位老年人,在洞前等着我。我想要接着去探一探偏向北边的中洞,老人说:“北洞浅,不值得观赏。有个南洞在高处的山崖上,而且大路经过那里,可以去登一登。”于是沿着洞下的山麓转向西,不到几十步,就见山峰南面果然有个洞出现在山崖顶端,洞口向南,洞下方依傍着山崖居住的人家,仍然是环绕着山崖建了房屋。于是从屋后登石阶上洞。洞口悬嵌在更高之处,前面用石块垒砌成墙,似城墙的形状,洞内深有五丈多,但没有高悬尖突的岩石,显得空阔高敞明亮。它的后部洼陷下去之处有一两丈,然而都向阳,很干燥,本地人在此设置了粮仓,粮食充盈在其中。洞左侧裂开一个向北下斜的窟窿,渐下走逐渐窄起来,而且地势越低,本地人说是与东洞相通,想来就是水滴不断之处了,但因为太黑暗来不及进去。此时顾仆与苗子挑着担子已向前走了很久,我担心他们不会等我,便下了山。沿着山麓往西上行,半里,越过山坳,却见顾仆与苗族挑夫仍等候在此。这个山坳位于西面一列蜿蜒好似屏风排列着的群山之间,山脊不怎么高,可是石骨嶙峋,两旁群山对峙很是狭窄。过了山隘,向西下到山坞中的洼地,山坞西边又有个山坳呈环状相连,大体上南北两面有险峰相对耸起,而东西两面又有两条山脊如城墙相连。洼地中有个小水塘,放牧的人把牛放在塘中。穿过洼地有半里,又越过山脊往西下走约一里,有条岔道一直下到西边的山坞中,这是通过平坝往南上行的路;沿着山岭向北越



过岭角的,是前往平坝的路。便向西北上岭走了一里路,越过岭角往北走。又向北下山一里,又越岭往西北行一里,与大道相遇。沿着大道稍往北走,便往西穿过田间小道,共走半里,越过小桥,进入平坝城东门。半里路,转向南,于是把担子停放在旅店中。这天晚上找到一个安庄的挑夫,买了些小鲫鱼下酒。此时才过中午,便坐在旅店的楼上记笔记。

平坝在东西两山夹峙之间,而城池靠着西山山麓。城墙不怎么雄伟高峻,可城中街市居民很热闹,鱼肉不缺乏。出西门几里外有条圣泉,也是时干时涨,因为要绕道走来不及前去。

【原文】



二十日 早餐,随担夫出平坝南门,循西山麓南行。二里,有石坊当道,其南丛山横列,小溪向东峡去,路转西峡入。三里,又随峡南转。又二里,上石子岭,逾岭为石子哨^①。又七里,过水桥屯。又五里,为中火铺^②。又二里,西上坳,从坳夹行一里,为杨家关^③。又西三里,为王家堡,乃南转四里,为石佛洞。洞门西向,不深,有九石佛,甚古。其处西抵大茅河为安首界,约五十里^④。又南五里,平坝间水分南北流,是为老龙过脊。又南五里,为头铺^⑤。又南二里,西入山坳。逾之,出其西,又南行三里,过一堡,又二里上陇,入普定北门^⑥。一岐自东北来者,广顺道;一岐自西北来者,大茅河诸关隘道。普定城垣峻整,街衢宏阔。南半里,有桥。又南半里,有层楼跨街,市集甚盛。

二十一日 出南门,西南行十五里,为杨家桥^⑦,有堡为杨桥堡。又南十里,为中火铺。又南一里,抵龙潭山下,转入西峡。西八里,有哨。转南七里,为龙井铺^⑧。又南七里,过哑泉,大路从东南下山,绕山南入安庄东门;小路越岭西而南下,度小桥,抵安庄西门^⑨。安庄后倚北峰,前瞰南陇,而无南北门,惟东西两门出入。西门外多客肆,余乃入憩焉。遂入西门,遇伍、徐二卫舍,为言:“此间为安邦彦所荼毒,残害独惨,人人恨不洗其穴。然以天兵临之,荡平甚易,而部院朱独主抚,以致天讨不行,而叛逆不戢^⑩。今正月终,犹以众窥三汉河,以有备而退^⑪。”三汉河者,去安庄西五十里,一水西北自乌撒^⑫,一水西南自老山中,合并东北行,故曰“三汉”;东经大茅、陆广、乌江,与安限为天堑者,惟此^⑬;今设总兵官驻其地。时朱总督已毙^⑭,舆尸还越,而按君

冯士晋为四川人^⑤，余离贵省日，亦亲临陆广，巡历三汉，将由安庄抵安南。伍君曰：“按君此行，亦将巡察要害，分布士卒，为剿除之计，非与朱为比者。”不识然否？

普定卫城内，即安顺府所驻。余先闻安顺止土知州，而宦籍有知府节推，至是始知所驻在普定也^⑥。

安庄卫城内，即镇宁州所驻。其公署在南城内段公祠之东，段公名时盛，天启四年任镇宁道。云南普名胜叛，踞阿迷州，段统兵征之，死于难，故州人立祠祀之，而招魂葬于望水亭之西。今普名胜之子犹据阿迷州。湫隘殊甚^⑦。庭有古杉四株，大合两人抱，岂亦国初之遗耶？

安南卫城内，即永宁州所驻。考《一统志》，三卫三州，旧各有分地，卫俱在北，州俱在南。今州卫同城，欲以文辖武，实借武卫文也。但各州之地，俱半错卫屯，半沦苗孽，似非当时金瓯无缺矣。

三卫之西，为水西所苦，其东又诸苗杂据，惟中一道通行耳。

注释

①石子哨：今作沙子哨，在平坝县西南境。

②中火铺：旅途程站适中处供过往行人生火做饭或售卖食物的地方。

③杨家关：今名同，在安顺县东北境，七眼桥铁路车站稍北。

④约五十里：徐本作“约五十余里”。

⑤头铺：今名同，在安顺县西隅，滇黔公路旁。

⑥普定：明置普定卫，治今安顺市。

⑦杨家桥：今名同，在安顺市南境。

⑧龙井铺：今名同，在镇宁县东北隅的公路旁。

⑨安庄：明置安庄卫，治今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城关镇。

⑩戢(jí集)：收敛，止息。

⑪此间为安邦彦以下句：元代在今贵州境内的土司即有水西、水东之称。明代设贵州宣慰司，由安氏世袭宣慰使，宋氏世袭宣慰同知，两宣慰各有分地，安氏辖境大部在今乌江上游鸭池河以西，通称水西；宋氏辖地大部在鸭池河以东，通称水东。天启二年(公元1622年)安邦彦反，攻陷毕节，又破安顺、平坝、沾益，并配合宋万化围贵阳十余月。后安邦彦又率众数万追官军，“贵阳三十里外樵苏不行，城中复大震”。崇祯元年(公元1628年)明廷调朱燮元总督贵、云、川、广，专

门对付安邦彦。安邦彦经七年始被平定，安位继，仍继续为乱。崇祯十年（公元1637年）安位死，明废宣慰使，分其地为十二州，乱亦未止，不久复旧。

⑫乌撒：明置乌撒府，隶四川布政司，治今贵州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。

⑬故曰三汉以下句：今仍称三岔河，即乌江上游。明代各段皆有专名，今六枝以北称谷龙河，今普定以北称大茅河，今安顺以北称思腊河，今平坝、清镇以北称鸭池河，今修文以北称六广河，今息烽、开阳以北始称乌江。


⑭总督：官名。明初在用兵时派部院官总督军务，事毕即罢。后各地逐渐增置，成为定制。

⑮按君：对巡按的尊称。明代派遣监察御史分赴各省区巡视，按临州县，考核吏治，三年一更，称为巡按。其品级虽低，但可与省区行政长官分庭抗礼。

⑯安顺：安顺州，治所原在今安顺县东南境的旧州，现为区政府驻地。成化中（公元1465—1487年）移与普定卫同城，即治今安顺市。万历三十年（公元1602年）升为安顺军民府，统辖贵州西部的大片地区。

⑰湫（jiǎo 剿）敝殊甚：十分低矮破烂。

【今译】



二十日 早餐后，跟随挑夫出了平坝南门，沿着西山山麓往南行。二里地，有座石牌坊位于道中，牌坊南面重重山峦横列，小溪流向东面峡谷，道路转入西边的山峡。三里，又顺着峡谷往南转。又行二里，登上石子岭，翻过岭是石子哨。又走七里，路过水桥屯。又是五里，是中火铺。又二里，向西登上山坳，从山坳峡谷中前行一里，是杨家关。又往西行三里，是王家堡，于是转向南走四里，是石佛洞。洞口向西，不深，有九尊石佛，十分古老。〔该处往西抵达大茅河，是安邦彦贼首的辖境，约有五十里。〕又向南走五里，平敞的山坞间水流分为南北两种流向，这里是主峰延伸而过的山脊。又向南五里，是头铺。又往南二里，西向走入山坳。穿越山坳，到了山坳西端，又往南行三里，经过一处土堡，又行二里登上土垄，进入普定卫城北门。一条岔道自东北方向来，是到广顺州的路；一条岔道自西北方向来，是通往大茅河各关隘的路。普定城的城墙高峻整齐，街道宏伟宽阔。往南走半里，有座桥。又往南走半里，有一层层楼房跨在街道上，集市十分兴旺。

二十一日 出了南门，往西南行十五里，是杨家桥，有座桥头堡是杨桥堡。又向南十里，是中火铺。又向南走一里，到了龙潭山下，转入西面的山峡。往西八里，有个哨卡。转向南行七里，是龙井铺。又往

南七里,路过哑泉,大路从东南方向下山,绕着山向南进入安庄卫城东门;小路越到岭西后往南下山,过了小桥,到达安庄卫城西门。安庄城后面靠着北峰,前方俯瞰着南面的山垄,而南北两面没有城门,只有东西两道门供人出入。西门外客店很多,我便入店休息。于是进入西门,遇上安庄卫的伍、徐两位门客,对我说:“这一带被安邦彦所毒害,残害得特别惨,人人都恨不得血洗他的巢穴。如果用朝廷的大军镇压他,非常容易荡平,可朱部院唯独主张安抚,以致朝廷没有实行讨伐,但叛逆没有收敛。今年正月末,他还率领人马窥探三汉河,因为事先有防备才退兵。”三汉河这地方,西距安庄卫五十里,一条河从西北方自乌撒府流来,一条河从西南自老山中流来,合流后向东北流去,所以叫做“三汉”;往东经过大茅河、陆广河、乌江一线,与安邦彦分界成为天堑的,唯有此河;现在设置了总兵官驻扎在此地。此时朱总督已死,用车载着尸体返回浙东,而巡按大人冯士晋是四川人,我离开贵州省城时,他也亲临陆广河,巡视经过三汉河,将要经由安庄卫到安南卫去。伍君说:“巡按大人此次出行,也将巡察军事要地,部署士卒,为剿除安邦彦作准备,不是能与朱相比的人。”不知是不是这样?

普定卫城内,就是安顺府的驻地。我先前听说安顺只设土知州,而仕宦出身的有知府节制下的推官,来到这里才知道是驻在普定。

安庄卫城内,就是镇宁州的驻地。州衙门在南城内段公祠的东边,[段公名叫段时盛,天启四年(公元1624年)任镇宁道道员。云南普名胜反叛,占据阿迷州,段时盛统领兵马征伐普名胜,死于国难,所以州里人建了祠堂祭祀他,并为他招魂葬在望水亭西边。今天普名胜的儿子仍然占据着阿迷州。]十分低矮破烂。庭院中有四棵古杉树,大处须两人合抱,莫非也是开国初期的遗物吗?

安南卫城内,便是永宁州的驻地。查看《一统志》,三个卫三个州,旧时各自划分有辖地,三个卫都在北面,三个州都在南边。今天州和卫同在一个城中,打算用文官来管辖武官,实际上是借武官之力来护卫文官。但各州的属地,全都是一半错杂着卫所的屯田,一半沦丧在苗族叛民的手中,似乎不是当年完整无缺的疆土了。

三卫的西面,被水西所苦害,它们的东面又杂乱盘踞着各支苗族,唯有中间一条道路可以通行罢了。

【原文】

二十二日 五鼓，大雨达旦，余少憩逆旅。下午霁，独南遵大路，一里逾岭，由岐东下半里，入双明洞^①。此处山皆回环成洼，水皆下透穴地。将抵洞，忽坞中下裂成坑，阔三尺，长三丈，深丈余，水从其东底溢出，即从其下北去。溢穴之处，其上皆环塍为田，水盈而不渗，亦一奇也。从此西转，则北山遂南削为崖，西山亦削崖北属之，崖环西北二面，如城半规。先抵北崖下，崖根忽下嵌成洞，其中贮水一塘，渊碧深泓，即外自裂坑中潜透而汇之者。从崖外稍西，即有一石自崖顶南跨而下，其顶与崖并起，而下辟为门，高阔约俱丈五，是为东门。透门而西，其内北崖愈穹，西崖之环驾而属者，亦愈合。西山之南，复分土山一支，掉臂而前，与东门外崖夹坑而峙。昔有结高垣，垒石址，架阁于上，北与东门崖对，以补东向之隙，而今废矣。由东门又数十步，抵西崖下。其崖自南山北属于北崖，上皆削壁危合，下则中辟而西通，高阔俱三倍于东门，是为西门。此洞外之“双明”也。一门而中透已奇，两门而交映尤异。其西门之外，山复四环成洼，高若列城。水自东门外北崖渊泓间^②，又透石根溢出西门之东，其声淙淙，从西门北崖，又透穴西出。门之东西，皆有小石梁跨之，以入北洞。水由桥下西行环洼中，又透西山之下而去。西门之下，东映重门，北环坠壑，南倚南山，石壁氤氲，结为龕牖，置观音大士像焉。由其后透穴南入，石窍玲珑，小而不扩，深可十余丈而止。此门下南壁之奇也。北接北崖，石屏中峙，与南壁夹而为门。屏后则北山中空盘壑，极其宏峻，屏之左右，皆有小石梁以分达之。屏下水环石壑，盘旋如带。此门下北壁之奇也。北壁一屏，南界为门，北界为洞，洞门南临。此屏中若树塞，遂东西亦分两门，南向。水自东门下溢穴而出，漱屏根而入，则循屏东而架为东桥，而东门临之；又溢穴出西门下，循屏西而架为西桥，而西门临之。此又洞内之“双明”也。先从西门度桥入，洞顶高十余丈，四旁平覆如幄；而当门独旋顶一规，圆盘而起，俨若宝盖中穹；其下有石台，中高而承之；上有两圆洼，大如铜鼓，以石击之，分清浊声，土人诧为一钟一鼓云。洞西北盘亘，亦多垂柱裂隙，俱回环不深。东南裂隙下，高迥亦如西门，而掩映弥深，水流其前，滌洄作态，崢嶸清冷，各极其趣。遂逾东桥，仍出西门下，由其前南向而上，直跻崖根，复有洞东向，高阔俱三丈，而深十丈。洞后北转，遂上穹而黑，然不甚深矣。洞中干朗，有僧栖之，而中

置金仙像。乃叩僧索笔携炬，同下穷西门大士后小穴，并录壁间诗。返寓已暮。


注释

①双明洞：今名同，在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南1.5公里的公路边，分前洞和后洞。前洞口宽3米余，高20余米，洞内空旷平坦，宽处约60米，高处约30余米。出口有“透心泉”，洞外四山环绕，一溪横流，溪上有阅仙桥。后洞又名内洞，高宽皆约25米。前洞出口如门，后洞出口若窗，白天晚上阳光月光皆可透入，故名“双明洞”。近数十年，又在镇宁县东一公里处发现伙牛洞，为放伙牛的牧童避雨休憩的地方，因名。洞内有多具野兽遗骸及兽骨化石，现改名犀牛洞，已扩大了洞门，建成了新的旅游点。

②水自东门外北崖渊泓间：“北崖”，原误倒为“崖北”，据本书上文改。

【今译】

二十二日 五更时，大雨通宵达旦，我住在旅店中稍作休息。下午天转晴，独自一人顺着大路往南走，一里越过山岭，由岔道往东下行半里，进了双明洞。此处的山都是呈环形回绕成洼地，水流都是向下流入地穴中去的。将到洞中时，忽然见山坞从中下陷裂成深坑，宽有三尺，长三丈，深一丈有余，水从坑东头底部溢出，随即从坑下边往北流去。溢水的坑穴之处，坑上面都是田埂环绕成的水田，盛满水却不渗漏，也是一个奇观。从此地转向西，就见北山的南面是陡削的悬崖，西山也是陡削的悬崖与北山相连，悬崖环绕在西北两面，如城墙一样呈半圆形。首先来到北面悬崖之下，忽见悬崖根部下陷成一个洞，洞中贮着一塘水，一片碧绿渊深，这就是从外面裂坑中潜流渗透而汇集在此的水。从悬崖外稍向西走，马上有一块岩石从悬崖顶端往南垮下来，岩石顶部与崖顶平齐，可下部裂为石门，高处宽处都约有一丈五尺，这是东门。钻过门往西走，石门以内北面的山崖愈加隆起，西面山崖环绕奔驰而来的连接之处，也越加合拢。西山的南边，又分出一座土山，掉臂往前，与东门外的山崖夹住深坑对峙。从前有人在上面构建了高墙，砌了石头房基，架设了楼阁，面朝北与东门所在的山崖相对，用来填补东面的空隙，可现在已倒塌了。由东门又走了几十步，到达西面山崖下。这里的山崖自南山往北接到北面的山崖，上边都是险峻四合的削壁，下面却从中分开通到西面，高处宽处都是东门的三倍，



这便是西门。这就是山洞外的“双明”了。一个石门中间相通已很奇特了，而两个石门交相辉映就格外奇异了。那西门以外的山，重又四周环绕成洼地，高高地好像排列着的城墙。水流从东门外北面山崖下的深塘中，又渗过石山根部溢出西门的东边，水声淙淙，从西门北边的山崖，又透过洞穴向西流出。石门的東西两侧，都有小石桥横跨溪流，以便进入北洞。溪水由桥下往西流在环状的洼地中，又透过西山之下而去。西门之下，东面两个石门互相掩映，北边环绕着深坠的壑谷，南方紧靠着南山，石壁上云气氤氲，建造了一个带有窗户的佛龕，里边供着观音菩萨的像。由佛龕后面钻过洞穴向南深入，石洞小巧玲珑，洞小而不宽，深处约有十多丈便到了头。这是石门下南面石壁间的奇景。北面接着北面的山崖，岩石像屏风样矗立在中央，与南面的石壁相夹成石门。石头屏风后面就是北山从高空盘绕而下的深壑，极其宏伟险峻，石头屏风的左右两侧，都有小石桥能够分别到达那里。石头屏风下方水流环绕着石壑，盘旋着有如带子。这是石门下北面石壁间的奇观。北面石壁上的一道石屏风，把南边分隔成门，北边分隔成洞，洞口面临南方。此石屏居于中央好像照壁一样堵塞着，便又分为东西两道门，面向南。有水自东门下的洞穴中溢出来，冲刷着石屏风的根部流进去，便沿着石屏东边架桥，这是东桥，而东门下临此桥；西门下又有水自洞穴中溢出，顺着石屏西边架了桥，那是西桥，而西门下临此桥。这些又是洞内的“双明”了。首先从西门过桥走进，洞顶高十多丈，四周平滑地覆盖下来如同帷幔；而当门之处只有一个旋绕状的圆顶，圆圆地盘绕着凸起，俨然若珍宝装饰着的伞盖一样中空穹隆；它下方有个石台，在中央高高地托着它；台上有两处圆形的洼坑，大处如铜鼓，用石块敲击它们，声音分为一清一浊，当地人诧异地认为是一口钟一个鼓。洞向西北方弯弯曲曲地延伸进去，也有许多下垂的石柱和裂缝，全都弯弯绕绕，不深。东南面的裂缝下，高远也如西门一样，可相互掩映更加幽深，流水流过它的前边，流转回旋娇美作态，山洞空阔泉水清凉，各自极尽情趣。于是越过东桥，仍旧出来到西门下，由它前边向南上爬，一直登上山崖脚下，又有个洞面向东方，高宽都有三丈，而深处有十丈。进洞后往北转，于是顶上隆起，又很黑，然而不太深。洞中干燥明亮，有僧人住在这里，而中央供着如来佛像。于是拜见和尚，要了纸笔带上火把，一同下去穷究西门观音菩萨后边的小洞，并抄录

了石壁上的题诗。返回寓所时天已经黑了。

【原文】

二十三日 雇短夫遵大道南行。二里,从陇头东望双明西岩,其下犹透明而东也。洞中水西出流壑中,从大道下复西入山麓,再透再入,凡三穿岩腹,而后注于大溪。盖是中洼壑,皆四面山环,水必透穴也。又南逾阜,四升降,共四里,有堡在南山岭头。路从北岭转而西下,又二里,有草坊当路,路左有茅铺一家。又西下,升陟陇壑,共七里,得聚落一坞^①,曰白水铺^②,已为中火铺矣。又西二里,遥闻水声轰轰,从陇隙北望,忽有水自东北山腋泻崖而下,捣入重渊,但见其上横白阔数丈,翻空涌雪,而不见其下截,盖为对崖所隔也。复逾阜下半里,遂临其下流,随之汤汤西去,还望东北悬流,恨不能一抵其下。担夫曰:“是为白水河。前有悬坠处,比此更深。”余恨不一当其境,心犹慊慊^③。随流半里,有巨石桥架水上,是为白虹桥。其桥南北横跨,下辟三门,而水流甚阔,每数丈,辄从溪底翻崖喷雪,满溪皆如白鹭群飞,“白水”之名不诬矣。度桥北,又随溪西行半里,忽陇箐亏蔽,复闻声如雷,余意又奇景至矣。透陇隙南顾,则路左一溪悬捣,万练飞空,溪上石如莲叶下覆,中剡三门,水由叶上漫顶而下,如鲛绡万幅^④,横罩门外,直下者不可以丈数计,捣珠崩玉,飞沫反涌,如烟雾腾空,势甚雄厉,所谓“珠帘钩不卷,匹练挂遥峰”,俱不足以拟其壮也。盖余所见瀑布,高峻数倍者有之,而从无此阔而大者,但从其上侧身下瞰,不免神悚。而担夫曰:“前有望水亭,可憩也。”瞻其亭,犹在对崖之上,遂从其侧西南下,复度峡南上,共一里余,跻西崖之巅。其亭乃覆茅所为,盖昔望水亭旧址,今以按君道经,恐其停眺,故编茅为之耳。其处正面揖飞流^⑤,奔腾喷薄之状,令人可望而不可即也^⑥。停憩久之,从亭南西转,涧乃环山转峡东南去,路乃循崖拾级西南下^⑦。

又升陟陇壑四里,西上入坞,有聚落一区在东山脚下,曰鸡公背。土人指其东南峰上,有洞西北向,外门如竖而内可容众,有“鸡公”焉,以形似名也。其洞东透前山,而此坞在其后,故曰“背”。余闻之,乃贾勇先登,冀一入其内。比登,只有一道西南上,随之迤逦攀跻,竟无旁岐。已一里,登岭头矣,是为鸡公岭。坳中有佛宇。问洞何在?僧指在山下村南,已越之而上矣。担夫亦至,遂逾岭西向下,半里,抵壑中。又

半里,有堡在南陇,曰太华哨^⑧。又西上岭,逾而西,又一里,乃迤逦西南下,甚深。始望见西界遥峰,自北而南,屏立如障,与此东界为夹,互相颉颃;中有溪流,亦自北而南,下嵌壑底^⑨。望之而下,一下三里,从桥西度,是为关岭桥。越桥,即西向拾级上,其上甚峻。二里,有观音阁当道左^⑩,阁下甃石池一方,泉自其西透穴而出,平流池中,溢而东下,是为马跑泉,乃关索之遗迹也^⑪。阁南道右,亦有泉出穴中,是为哑泉,人不得而尝焉。余勺马跑,甘冽次于惠,而高山得此,故自奇也,但与哑泉相去不数步,何良桮之异如此^⑫!由阁南越一亭,又西上者二里,遂陟岭脊,是为关索岭。索为关公子,随蜀丞相诸葛南征,开辟蛮道至此。有庙,肇自国初^⑬,而大于王靖远,至今祀典不废。越岭西下一里,有大堡在平坞中,曰关岭铺,乃关岭守御所所在也^⑭。计其地犹在山顶,虽下,未及三之一也。至才过午,夫辞去,余憩肆中。

注释

①聚落:定居一年以上的村落。亦省称“聚”。

②白水铺:今仍称白水或白水河,在镇宁县西境,打帮河稍东的公路旁。

③慊(qiàn 欠)慊:遗憾。

④鲛绡(jiāo xiāo 交消):传说中鲛人所织的绡,亦泛指名贵凉爽的薄纱。

⑤揖(yī 一):拱手致礼。

⑥奔腾句:白水河即今打帮河。以上描述的即黄果树瀑布群,为我国最大的瀑布。在打帮河上,瀑漫层叠,滩潭连续,有九级十八布之称。其中黄果树瀑布高67米,宽60米,奔流直泻犀牛潭,规模最大,最为壮观。它的上段还有三级,下段还有五级,千姿百态,各具特色。高滩瀑布高120米,为区内最高的瀑布。陡坡瀑布宽105米,高23米,为区内最宽的瀑布。螺狮滩瀑布盘旋层叠,滩漫最长,形成螺旋状瀑布群。大树崖瀑布为三级断崖瀑布,仅谷底一级即高55米。伏流口瀑布,河水从槽状溶潭倾泻入地下,落差75米。千层崖瀑布系河水冲刷成数百层石级状悬崖,瀑流如从高石坎上沿级而下。游丝瀑如细丝袅袅,为季节性小瀑布。还有罕见的洞内瀑布。黄果树瀑布区岩溶现象十分突出,俗称十山九空。水帘洞、伙牛洞、观音洞、者斗洞为其中四大名洞。洞内千奇百怪,亦各有特点。该瀑布群位于今镇宁、关岭两县间,适当滇黔公路边的黄果树街附近,有观瀑亭、望水厅可供凭眺。新辟的五百多道石级,可直达犀牛潭边。

⑦拾级:原作“石级”,据四库本改。

⑧太华哨:今作大花哨,在关岭县东境,打帮河与坝陵河间的公路边。

⑨中有溪流句:此溪今称坝陵河,自北而南流入打帮河。

⑩观音阁：即双泉寺，清代又称龙泉寺，在关索岭东半山，古驿道北侧，现仅存石基。马跑泉出自半山，流经寺旁。

⑪乃关索之遗迹也：四库本作“乃关索公遗迹也”。

⑫楷(kǔ 苦)：恶劣。


⑬国初：明代人称朱元璋建的明朝之初为国初。

⑭关岭守御所：即今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。

【今译】

二十三日 雇了个短途挑夫后顺着大道往南行。二里路，从陇头向东望双明洞的西岩，其下仍然向东透着亮光。洞中的水向西淌出流到壑谷之中，从大道下方再向西流入山麓，两次渗出两次流入，总共三次穿流过石山腹，然后注入大溪中。大概是这里中间下洼成壑谷，四面都是山环绕，水流必得透过洞穴才能外泄。又向南越过山阜，四次上登四次下降，共走四里，有土堡在南山岭头。路从北岭转向西下走，又行二里，有座茅草牌坊位于路中，路左边有一家茅草店铺。又向西下走，登涉在土垄壑谷之间，共七里，遇到一个在山坞中的村落，叫白水铺，已经是中火铺了。又往西行二里，远远听见水声轰轰隆隆响，从山垄的缺缝朝北望去，忽见有河水自东北山窝往山崖下倾泻，捣入重重的深渊，只见它上半截横着白色的水流，宽有数丈，如涌雪翻空，却见不到它的下半截，因被对面的山崖挡住了。再越过山阜下走半里，便面临瀑布的下游，顺着浩浩荡荡的水流向西走去，回头望东北方悬挂着的激流，我恨不得到它下面去看一看。挑夫说：“这是白水河。前边有河水从高处悬空下坠的地方，比这里更深。”我恨不能亲临其境一次，心里仍很遗憾。顺着水流走了半里，有座巨大的石桥架在水上，这是白虹桥。此桥呈南北向横跨河上，下面开有三个桥洞，可水流十分宽阔，每个桥洞有几丈宽，流水时时从河底越过石崖溅起雪白的浪花，满河都似白色的鹭鸶成群飞翔，“白水”的名字不假啊。过到桥北，又沿河水向西行半里，忽然山垄亏缺，深箐蔽日，又听见如雷的水声，我料想又到了一处奇景。透过山垄的缺缝回头南望，只见道路左边有一条河流悬空冲捣而下，如万条白色的丝绢飞舞在空中，河上的岩石如荷叶一样下覆，中部似刀刺的三个洞，水流从荷叶上漫过顶部泄下，如千万匹薄纱，横罩在洞外，一直下泻的距离不能用丈来计算，似冲捣珍

珠,如玉屑崩溅,水沫飞溅,波涛回涌,如烟雾腾空,气势极其雄壮迅猛,所谓“珠帘钩不卷,匹练挂遥峰”的诗句,都不足以用来比拟它的壮观。大体上我所见过的瀑布,比它高峻几倍的有过,却从没见过这样又宽又大的,仅从瀑布上方侧身向下俯瞰,就不免神魄悚然。而挑夫说:“前面有个望水亭,可以休息。”远望那亭子,还在对面山崖上,便从瀑布侧边往西南下走,再越过峡底往南上山,共走一里多,登上西面山崖的顶端。这亭子是茅草盖成的,大概是从前望水亭的旧址,现在因为巡按大人要路过,恐怕他要停下来眺览,所以用茅草搭成亭子。此处正可面对着飞流致礼,奔腾喷薄的样子,令人可望而不可即。停留休息了很久,从亭子南向西转,山涧绕山转峡往东南方流去,路则沿着山崖上的石阶往西南下山。



又跋涉在山壑整谷间四里,向西上坡走入一个山坞,有一片村落东山下,叫鸡公背。当地人指点在村东南的山峰上,有个朝向西北的山洞,外边的洞口如一道竖缝,而洞内可以容纳许多人,其中有“鸡公”,因为形状相似起的名。此洞往东通到前山,而这个山坞在洞后,所以叫“背”。我听说这话,便鼓足勇气率先登山,希望进洞去一次。登山只有西南面一条路,顺着这条路曲曲折折地攀登,两旁竟然没有岔道。走了一里,便登上岭头,这就是鸡公岭。山坳中有佛寺。询问洞在哪里?僧人指点在山下村子的南边,我们已经超过山洞走上来了。挑夫也来到了,于是越过山岭向西下山,半里,到了整谷中。又走半里,有堡在南边的山壑上,叫太华哨。又向西上岭,越岭往西走,又是一里,便弯弯曲曲地向西南下山,山谷很深。这才望见西面远处的一列山峰,自北往南,如屏障一样矗立着,与这边东面一列山相夹而立,互相抗衡;其中有溪流,也是自北往南流,镶嵌下边在整谷底。遥望溪流下山,一下就是三里,从桥上过到西边,这就是关岭桥。过了桥,马上向西沿石阶上登,石阶非常陡峻。二里,有观音阁位于路左,阁下边用石块砌成一个方形池塘,泉水自池塘西头透过小孔流出,平缓地流于池中,溢出水池往东流下去,这是马跑泉,是关索的遗迹。阁南边路右侧,也有泉水从小孔中流出,这是哑泉,人不能喝这水。我舀了马跑泉水喝,甘甜清凉的滋味比惠泉差一点,然而高山上能有这泉水,本来就是奇事了,但是与哑泉相距不到几步远,为何好坏相差如此之大!由观音阁往南走过一个亭子,又往西上山二里,随即登上岭脊,

这就是关索岭。关索是关公的儿子,跟随蜀国丞相诸葛亮南征,开辟蛮区的道路来到此地。建有神庙,始建于开国初期,而由王靖远扩建,至今祭祀之礼没有废除。越过山岭向西下行一里,有个大堡在平坦的山坞中,叫关岭铺,是关岭守御所的所在地。估计此地还在山顶,虽然地势低下,但到山脚还不到三分之一呢。到关岭铺才过中午,挑夫告辞走了,我在旅店歇息。

【原文】

二十四日 晨起,以乏夫为虑。忽有驼骑至^①,尚余其一,遂倩之,议至交水。以筐囊装马上,令之先行,余饭而后往。西南七里,上北斗岭。一里,西逾其脊,有亭跨其上。西望崇山列翠,又自北屏列而南,与东界复颉颃成夹,夹中亦有小水南去。从岭西下二里,抵夹坞中,有聚落倚其麓,是为北斗铺^②。关岭为中界高山,而北斗乃其西陲。鸡公岭为东界高山,而太华乃其西陲。二界高岭,愈西愈高。由铺西截坞横度二里,乃西向拾级上。迤邐峰头,五里,逾一坳,东眺关岭,已在足底。有坊跨道,曰“安普封疆”,是为安庄哨。自关岭为镇宁、永宁分界,而安庄卫之屯,直抵盘江,皆犬牙相错,非截然各判者。又西上峰峡中三里,崖木渐合,曰安笼铺^③,又永宁属。按志有安笼箐山、安笼箐关,想即此。问所谓安笼守御所,土人云:“在安南东南三日程。”此属普州,又非此矣^④。按此地往昔为安氏西南尽境,故今犹有安庄、安笼、安顺、安南诸名。盖安氏之地,昔以盘江为西陲,而今以三汉为界,三汉以南,盘江以东,为中国奋武卫者仅此耳^⑤。

由铺西更南上一里,逾岭稍下,有坞中洼。又西半里,则重峰夹坑,下坠北去。盘岭侧,西度坑坳半里,复拾级上二里,有庵跨道,是为象鼻岭。由其西度脊,甚狭,南北俱削壁,下而成坑,其上仅阔五六尺,如度堵^⑥。又宛转北跻,再过一脊,共二里^⑦,陟岭头,则此界最高处也。东瞰关岭,西俯盘江以西,两界山俱屏列于下,如“川”字分行而拥之者,岭西又盘坞为坪,结城其间,是为查城^⑧,即所谓鼎站也。有查城驿,属安南。鼎站为西界高山,而白云寺乃其西陲,亦愈西愈高。乃望之西北下,共二里半,而税驾逆旅赵店。江西人。时驼骑犹放牧中途,余小酌肆中,入观于城,而返憩肆间。

其地为盘江以东老龙第一枝南分之脊,第二枝为关岭,第三

枝为鸡公背。三枝南下,形如“川”字,而西枝最高,然其去俱不甚长,不过各尽于都泥江以北。其界都泥江北而走多灵者,又从新添东南,分支下都匀南,环独山州北而西,又东南度鸡公关而下者也。

其地东南为慕役长官司^⑨,李姓。东北为顶营长官司^⑩,罗姓。西北为沙营长官司^⑪,沙姓。时沙土官初故,其妻即郎岱土酋之妹^⑫,郎岱率众攻之,人民俱奔走于鼎站。沙营东北为狼代土酋,东北与水西接界,与安肇表里为乱,攻掠邻境;上官惟加衔饵,不敢一问也。

按是岭最高,西为查城,东为安笼箐,皆绝顶回环而成坞者,在众山之上也。《一统志》永宁之安笼箐关,正指此。普安之安笼千户所,在安南东南三日程者,即与广西之安隆长官司接界^⑬,乃田州白隘所由之道。在普安安笼千户所,当作安隆,与广西同称,不当作安笼,与永宁相涵也。

鼎站之峡,从东北向西南,其东南即大山之脊,而查城倚其西北,亦开一峡而去,乃沙营土司道也。其泉源亦自东北脊下,穿站街而西,南坠峡底,西南峡脊亦环接无隙,遂从其底穿山腹西去,当西注盘江者矣。

注释

①驼骑:“驼”同“驮”,驼骑即马帮,今云南山区还能看到。数十匹甚至数百匹马为一帮,进行长途驮运,用芒锣或驮铃指挥,有固定的路线及程站,是西南地区古代主要的运输方式。

②北斗铺:今关岭县中部鸡场区驻地仍称北斗。

③安笼铺:今作安龙铺,又讹作安龙坡,在关岭县中部。

④“在安南东南三日程。”此属普州,又非此矣:原文其意难解,疑应为“彼属普州,又非此矣。”彼即指安笼所,普州即普安州。安笼守御所属普安州,在今安龙县。

⑤为中国奋武卫者仅此耳:“奋武卫”,徐本、四库全书本作“奋卫”,宁抄本作“旧卫”。

⑥堵:墙壁。

⑦共二里:四库本作“共三里”。

⑧查城驿:与清代永宁州城同点,即今永宁镇,在关岭县西境的公路边,为区

政府驻地。道光《永宁州志》考证：“按查城驿在镇宁、安南之间，即今永宁州治。志云在永宁州北，盖指永宁州初建于打罕时而言。”

⑨募役长官司：在今关岭县南的花江镇，现为区政府驻地。

⑩顶营长官司：原倒误为“营顶长官司”，据《明史·地理志》改。现仍称顶营，在关岭县治与永宁间的公路旁。

⑪沙营长官司：即今关岭县北部的沙营场。

⑫郎岱：《游记》中又作“狼代”，即今六枝特区南部的郎岱镇。解放前及解放初曾为县，现为区政府驻地。

⑬安隆长官司：直隶广西布政司，治今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。

【今译】

二十四日 清晨起床，为没有挑夫忧虑。忽然间有马帮来到，还空余着一匹马，便请代驮行李，议受到交水。用筐子把行李装在马上，让马帮先走，我吃了饭才动身。往西南行七里，登上北斗岭。一里，向西越过北斗岭岭脊，有个亭子跨在岭脊上。往西望去，崇山环列，葱翠青绿，又自北边似屏风样排列向南，与东面一列山互相抗衡，形成峡谷，峡谷中也有小河向南流去。从岭上往西下行二里，到达两山相夹的山坞中，有村落紧靠着山麓，这是北斗铺。〔关岭是中间一列高山，而北斗岭是它的西陲。鸡公岭是东面一列高山，而太华哨是它的西陲。两面的高山，越往西走越高。〕由铺西横截山坞而过有二里路，于是向西沿台阶上登。弯弯曲曲走在峰头，五里，越过一个山坳，向东眺望关岭，已在脚底。有座牌坊横跨在道上，题为“安普封疆”，这便是安庄哨。〔从关岭起是镇宁州、永宁州的分界线，可安庄卫的屯兵，一直到达盘江，都是犬牙交错，不是各自截然划分开的。〕又向西登上峰头的峡谷中走三里，山崖林木渐渐合拢，叫安笼铺，〔又是永宁州的属地。〕根据志书，有安笼箐山、安笼箐关，想来就是此地。打听所谓的安笼守御所，当地人说：“在安南卫东南，有三天的路程。”此地属普安州，又不是这里了。据考察，此地昔日是安氏的西南边境，所以今天仍有安庄、安笼、安顺、安南各种地名。大概安氏的地盘，往昔以盘江作为西面的天堑，而今日以三岔河为界，三岔河以南，盘江以东，是朝廷以军队奋力保卫的唯一的了。

由铺西再往南上行一里，越过岭头微微下走，有个山坞中央下洼。又往西半里，就有两重山峰夹住一个坑谷，向北下坠而去。绕过岭侧，

往西越过坑谷中的山坳走半里,再沿台阶上行二里,有座寺庵跨在道中,这是象鼻岭。由它西面越过岭脊,十分狭窄,南北两面都是陡削的石壁,下垂形成深坑,脊上仅宽五六尺,如走过墙头。又宛宛转转向北上登,再次路过一道山脊,共走二里,登上岭头,就是这一带最高之处了。往东下瞰关岭,向西俯视盘江以西,两境之山全似屏风排列在下方,如一个“川”字分成行簇拥着北岭,岭西又有山坞回绕成坪坝,坝中建了座城池,这是查城,就是所谓的鼎站了。〔有查城驿,属安南卫。鼎站是西面的高山,而白云寺是它的西陲,也是越往西越高。〕于是望着查城向西北下山,共走二里半,便住宿在赵姓客店中。〔江西人。〕此时马帮还在中途放牧,我在店中小饮,进城中去观览,而后返回客店中休息。

此地是盘江以东主峰的第一条支脉向南分出的山脊,第二条支脉是关岭,第三条支脉是鸡公背。三条支脉往南下延,形状如同一个“川”字,而西边一条最高,然而它们延伸的距离都不太长,各自都只不过在都泥江以北就到头了。那隔在都泥江以北而走向多灵山的山脉,又从新添卫东南境,分出支脉下延到都匀府南部,环绕过独山州北面后向西延,又往东南经过鸡公关向下延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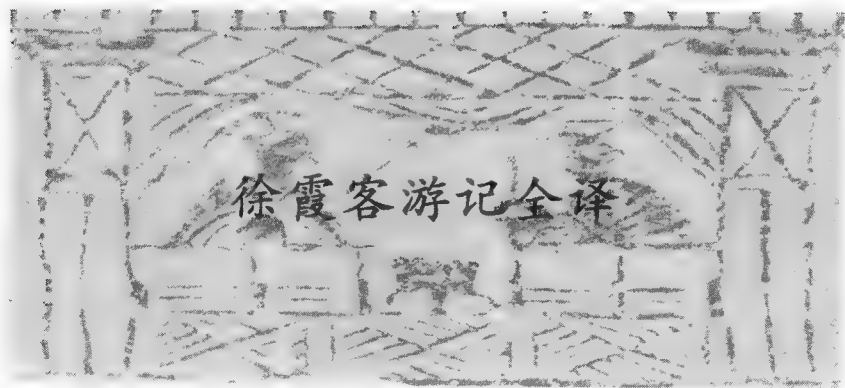
此地东南是慕役长官司,〔姓李。〕东北是顶管长官司,〔姓罗。〕西北是沙管长官司。〔姓沙。此时沙土司刚死,他的妻子就是郎岱头领的妹妹,郎岱率领人马来攻打她,人民全都逃奔到鼎站来。〕沙管东北是狼代头领的辖地,东北方与水西接壤,与安贼里应外合作乱,进攻抢劫邻近区域;上面的官僚只会用升官来引诱他,不敢查问一下。

据考察,此岭最高,西边是查城,东边是安笼箐,都是高山绝顶上环绕成山坞的地方,位于群山之上。《一统志》上永宁州的安笼箐关,正是指此地。普安州的安笼千户所,在安南卫东南方要走三天路程的地方,就是与广西省的安隆长官司交界,是去田州白隘经由的通道。在普安州的安笼千户所,应当作安隆,与广西的安隆名称相同,不应当作“安笼”,与永宁州的“安笼”互相混淆。

鼎站的山峡,从东北延向西南,它的东南方就是大山的山脊,而查城紧靠着大山的西北麓,也裂开一条峡谷延伸而去,是通往

沙营土司的道路。这里的水源也是从东北的山脊上流下去，穿流过鼎站的街道而后往西去，向南坠入峡底，西南方峡谷侧边的山脊也是连环相接没有缺口，水便从峡底穿流过山腹往西流去，应该是往西注入盘江中去了。





黔游日记二

【题解】

《黔游日记二》是徐霞客旅游贵州省西部的游记。

崇祯十一年(公元1638年)四月二十五日,徐霞客过盘江桥,往西经安南卫(今晴隆县)、新兴所(今普安县)和普安州(今盘县特区),沿途有些是彝族聚居区。五月初九日到达贵州的最后一站亦字孔驿。旅游路线大体与今滇黔公路一致。

这一带山高水深,景色奇丽。徐霞客详细考察了北盘江上的铁索桥,游览了晴隆威山的三明洞、普安的观音洞、盘县特区的碧云洞和丹霞山,对这些风景名胜作了生动详尽的描述。在贵州西部,徐霞客认真考察南北盘江的源流,指出盘县特区西部的小洞岭虽为南北盘江的分水岭,但岭东亦字孔、火烧铺之水非北盘江源,岭西明月所往南流之水也非南盘江源。在贵州最后的时日,徐霞客被旅店主人窃去钱物,为觅夫又耽搁了五天,还遭恶主索价刁难。霞客感叹至极:“余以万里一身,脱其虎口,亦幸矣!”

【原文】

戊寅四月二十五日^① 晨起,自鼎站西南行。一里余,有崖在路右,上下各有洞,洞门俱东南向,而上洞尤空阔,以高不及登。路左壑泉已成涧,随之南半里,山回壑尽,脊当其前,路乃上跻,水则自其下入

穴。盘折二里，逾坳脊，是为梅子关。越关而西，路左有峡，复坠坑而下，东西径一里，而西复回环连脊。路循其上平行而西，复逾脊，始下陟。二里，又盘坞中山西南转，二里，复西北上，一里，是为黄土坝^②。盖鼎站之岭，至此中降，又与西岭对峙成峡，有土山中突而连属之，其南北皆坠峡下，中踞若坝然，其云黄土坝者以此。有数家倚西山而当其坳，设巡司以稽察焉。又上逾岭脊，共五里为白云寺^③。于是遂西南下，迤逦四里，途中扛担络绎，车骑相望，则临安道母忠，以钦取入京也^④。司道无钦取之例，其牌如此，当必有说。按母，川人，本乡荐^⑤，岂果有卓异特达圣聪耶？然闻阿迷之僭据未复^⑥，而舆扛之纷纭实繁，其才与操，似俱可以议也。又至坞底，西北上一里，为新铺^⑦。由铺西稍逾岭头，遂直垂垂下。

五里，过白基观。观前奉真武，后奉西方圣人，中颇整洁。时尚未午，驼骑方放牧在后，余乃入后殿，就净几，以所携纸墨，记连日所游；盖以店肆杂沓，不若此之净而幽也。僧檀波，甚解人意，时时以茶蔬米粥供。下午，有象过，二大二小，停寺前久之。象奴下饮，濒去，象辄跪后二足，又跪前二足，伏而候升。既而驼骑亦过，余方草记甚酣，不暇同往。又久之，雷声殷殷^⑧，天色以云幕而暗，辞檀波，以少礼酬之，固辞不受。

初，余以为去盘江止五里耳，至是而知驼骑所期旧城，尚在盘江上五里，亟为前趋。乃西向直下三里，有枯涧自东而西，新构小石梁跨之，曰利济桥。越桥，度涧南，又西下半里，则盘江沸然，自北南注。其峡不阔而甚深，其流浑浊如黄河而甚急。万山之中，众流皆清，而此独浊，不知何故？余三见此流：一在武宣入柳江，亦甚浊；一在三镇北罗木渡，则清；一在此，复浊。想清乃涸时也。

循江东岸南行，半里，抵盘江桥^⑨。桥以铁索，东西属两崖上为经，以木板横铺之为纬。东西两崖，相距不十五丈，而高且三十丈，水奔腾于下，其深又不可测。初以舟渡，多漂溺之患；垒石为桥，亦多不能成。崇祯四年，今布政朱名家民，云南人^⑩。时为廉宪^⑪，命安普游击李芳先四川人^⑫。以大铁链维两崖，链数十条，铺板两重，其厚仅八寸，阔八尺余，望之飘渺，然践之则屹然不动，日过牛马千百群，皆负重而趋者。桥两旁，又高维铁链为栏，复以细链经纬为纹。两崖之端，各有石狮二座，高三四尺，栏链俱自狮口出。东西又各跨巨坊。其东者题曰“天堑

云航”，督部朱公所标也；其西者题曰“□□□□”，傅宗龙时为监军御史所标也^③。傅又竖穹碑，题曰“小葛桥”，谓诸葛武侯以铁为澜沧桥，数千百载，乃复有此，故云。余按，“渡澜沧，为他人”^④，乃汉武故事，而澜沧亦无铁桥；铁桥故址在丽江，亦非诸葛所成者^⑤。桥两端碑刻祠宇甚盛，时暮雨大至，不及细观。度桥西，已入新城门内矣。左转瞰桥为大愿寺。西北循崖上，则新城所环也。自建桥后，增城置所，为锁钥之要云。闻旧城尚在岭头五里，急冒雨竭蹶踦级而登。一里半，出北门。又北行半里，转而西，逶迤而上者二里，雨乃渐霁。新城内所上者峻，城外所上者坦。西逾坳，循右峰北转，又半里，则旧城悬岭后冈头矣。入东门，内有总府镇焉。其署与店舍无异。早晚发号用喇叭，声亦不扬，金鼓之声无有也。青崖总兵姓班，三汉总兵姓商，此间总兵姓胡。添设虽多，而势不尊矣。是夜，宿张斋公家；军人也。

二十六日 驼马前发，余饭而出旧城西门。始俱西南行，从岭坞升降。五里，有一二家在南陇下，为保定铺^⑥。从其侧西上岭，渐陟隆崇。三里，忽有水自岭峡下。循峡而上，峡中始多田腴，盖就水而成者。时已插蒔矣^⑦。又上二里，是为凉水营^⑧。由营西复从山坞逶迤而上，渐上渐峻。又五里，遇驼马方牧，余先发。将逾坳，坐坳下石间少憩，望所谓海马嶂者，欲以形似求之。忽有人自坳出，负罍汲水^⑨，由余前走南岐去。余先是望南崖回削有异，而未见其岐，至是亟随之。抵崖下，则穹然巨洞，其门北向，其内陷空而下，甚宏。其人入汲于石隙间，随处而是，皆自洞顶淙淙散空下坠，土人少凿坯承之。水从洞左悬顶下者最盛，下有石台承之；台之侧，凿以贮汲者。洞从右下者最深，内可容数百人，而光明不闕，然俱无旁隙别窍，若堵墙而成者也。出洞，仍由旧路出大道。登坳即海马嶂，有真武阁跨坳间。余入憩阁间，取笔楮记游，而驼马已前去。久之乃行。其内即为海马铺^⑩，去城十里矣。其处北两日半程为小米马场，有堡城下临盘江，隔江即水西地；南两日程为乖场河，水涨难渡，即出铅之所也。又西循南岭而行，见其坞皆北向坠，然多中注而外横亘者。连西又稍上二平脊，共三里，则北度而矗者，其峰甚高，是为广山。其上李芳先新结浮屠，为文曲星，盖安南城东最高之巔也。又西二里为茶庵^⑪，其北有山，欹突可畏，作负嵎之势者，旧名歪山，今改名威山。余望之有异，而亟于趋城，遂遵大路而西。又三里，复逾一阜。又二里，税驾于安南城之东关外逆

旅陈贡士家^②。

注释

①原仅作“二十五日”，年、月系整理者加。

②黄土坝：今作黄土坡，又称黄丰，在关岭县西境公路旁。

③白云寺：今称白云，又作白英哨，在黄土坡稍西的公路旁。

④钦取：皇帝取用。

⑤乡荐(jiàn建)：明代每三年一次在各省举行的科举考试称乡试，乡试取中为举人者，称领乡荐。

⑥僭(jiàn 践)据：僭越名位，分裂割据。

⑦新铺：今名同，在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西隅。

⑧殷(yīn)殷：震动声。

⑨盘江桥：在今晴隆、关岭两县交界的北盘江上，经过多次重修，现为铁梁吊桥。长42米，宽4.2米，高约30米。桥基为明代所建，分两级，第二级两边各有拱式排洪桥，高5米，宽4米，枯水季节，下一级露出水面约25米。两岸石刻“盘江飞渡”、“铁锁盘江”、“力挽长河”等尚存十余处。其西约一公里处有明代连云城的街市遗址。

⑩布政：即布政使，为各省的最高行政长官。

⑪廉宪：明代各省设提刑按察使，主管一省的司法。因元代有肃政廉访使，与按察使职掌略同，故按察使亦尊称廉宪。

⑫安普游击：四库本作“普安游击”。游击：明代边区守军设有游击将军，分掌驻在地的防守应援。

⑬傅宗龙(公元?—1641年)：字仲纶，号括苍，又号云中，昆明人。万历中进士，初为铜梁知县，崇祯中历任贵州巡按、四川巡抚、兵部尚书。后因镇压明末农民起义而死。

⑭渡澜沧为他人：原作“渡澜沧为□□”，空二字，据徐本、四库本、陈本、求是斋《黔游日记》抄本补。《华阳国志·南中志》载：“孝武时，通博南山，度兰仓水、耆溪，置嵩唐、不韦二县，徙南越相吕嘉子孙宗族实之，因名不韦，以彰其先人恶。行人歌之曰：‘汉德广，开不宾，渡博南，越兰津，渡兰仓，为他人。’渡兰仓水以取哀牢地，哀牢转衰。”兰仓水即今澜沧江。

⑮铁桥：唐时有铁桥，为吐蕃所建，在今丽江县西北塔城关附近的金沙江上，为云南通往西藏的交通要道，当时的铁桥节度和铁桥城皆因此得名。

⑯保定铺：今作保定营，在晴隆县东境，滇黔公路旁。

⑰蒔(shì示)：移栽。插蒔指插秧。

⑱凉水营：今名同，在晴隆县东境的公路旁。


①罍(yīng 婴):小口大腹容积较大的瓦器。

②海马铺:民国《晴隆县志》载《徐霞客所经本县沿路古迹考》:“即今之哈马哨也,旧称哈马关。哈马者,下马也。盖其关极窄,骑者必下马而过也。”今仍称哈马哨,在晴隆县东境的公路边。

③茶庵(ān 安):在交通要道售卖茶水供旅人歇息的小草屋,也有些地方建为小庙向行人施茶。

④安南:明置安南卫,卫城在今晴隆县治莲城镇。

【今译】



戊寅年四月二十五日 清晨起床,自鼎站往西南行。一里多路,有山崖在路右,上下各有一个洞,洞口都朝向东南,而上洞尤其空阔,因为太高来不及上登。路左壑谷中的泉水已变成了山涧,顺着山涧往南走半里,山体回绕,壑谷到了尽头,山脊挡在前方,路便上升而去,涧水却从山下流入洞穴中。盘旋曲折地走了二里,越过山坳上的山脊,这是梅子关。过关往西行,路左有个山峡,又下坠成坑谷,东西直处有一里,而西面又回绕过来与山脊相连。道路沿着峡上平缓地向西行,又越过山脊,这才向下跋涉。二里路,又绕着坞中之山往西南转,二里,再向西北上山,一里,这是黄土坝。大致鼎站的山岭,到此处从中下降,又与西岭对峙成峡谷,有座土山在峡中突起并与它相连,土山南北都下坠到峡中,盘踞在中央宛如堤坝一样,它被称为黄土坝就是因为这个原因。有几户人家背靠西山挡在山坳之间,设了巡检司以便稽查。又往上越过岭脊,共走五里是白云寺。从此便向西南下走,逶迤四里,途中扛轿挑担的络绎不绝,车马相望,是临安道道员母忠,被皇帝启用进京去。司、道一级的官吏没有皇帝直接征用的成例,他的行道牌上如此写着,肯定有其他解释。据查,母忠是四川人,本来是乡荐出身,难道果然是有卓越特异的政绩传到皇帝的耳朵里吗?但是听说阿迷州的非法割据还未收复,可挑担抬轿喧嚷嚷嚷的实在太繁华,此人的才能与操守,似乎都可以议论。又来到坞底,往西北上行一里,是新铺。由铺西稍走一些越过岭头,便垂直下山而去。


五里,路过白基观。观中前殿供奉着真武大帝,后殿供着佛祖,观中十分整洁。此时还未到中午,马帮正在后面放牧,我便进入后殿,就着洁净的几案,用携带着的纸墨,记下连日来游过的地方;这是因为旅

店中太杂乱,不如这里清洁幽静。僧人檀波,十分了解别人的心意,时时供给一些茶水蔬菜米粥。下午,有大象路过,两大两小,停在寺前很长时间。赶象的奴仆下来饮水,临去时,大象就先跪下后面的两条腿,又跪下前面的两条腿,伏着等候站起来。不久马帮也过去了,我在草记游程兴头正浓,来不及一同走。又过了很久,雷声隆隆,天色由于云层遮蔽而暗下来,辞别檀波,用少许礼金酬谢他,他坚决推辞不肯接受。

起初,我以为离盘江只有五里路了,来到这里才知道与马帮约定的旧城,还在盘江之上五里处,急忙往前赶路。于是向西一直下行三里,有条干枯的山涧自东延向西,新建的小石桥横跨在涧上,叫利济桥。过了桥,来到山涧南面,又往西下走半里,就见到波涛汹涌的盘江,自北往南流注。盘江峡谷不宽但却非常深,水流浑浊如黄河而且十分湍急。在万山之中,众多的河流都是清的,可唯独此江浑浊,不知是什么缘故?〔我三次见到此条江流:一次是从武宣进入柳江时,也是十分浑浊;一次在三镇以北的罗木渡,则是清的;一次在此处,又浑浊起来。想来水清是在干涸之时。〕

沿盘江东岸往南行,半里,到达盘江桥。桥身使用铁链,东西两头连接在两端的山崖上作为纵向的桥体,用木板横向铺在铁链上。东西两边的山崖,相距不足十五丈,可高处将近三十丈,江水奔腾于桥下,水深不可测。当初用船摆渡,多有漂没溺水的灾难发生;用石块垒砌成桥,也多半不能建成。崇祯四年(公元1631年),现在的朱布政使〔名叫朱家民,是云南人。〕当时任提刑按察使,命令安普的游击将军李芳先〔是四川人。〕用大铁链系在两边山崖上,铁链有几十条,铺木板两层,板厚仅八寸,宽八尺多。远望去,桥身飘荡深远,但踩在桥上却岿然不动,每日过往的牛马千百群,都是载着重物往前赶路的。桥的两旁,又拴着高高的铁链作为栏杆,再用细链子纵横连成网络。两边山崖,各有两尊石狮子,高约三四尺,作栏杆用的链子全部从狮子口中出来。东西两头又各自横跨有巨大的牌坊。那东面的牌坊题写着“天堑云航”,是总督朱公题写的;那西边的一座题为“□□□□”,是傅宗龙当时任监军御史时题写的。傅宗龙又竖立了一块圆石碑,题为“小葛桥”,意思是说武侯诸葛亮用铁链造了澜沧江桥,历数百千年,这才才有了此桥,所以这样题。我考证,“渡澜沧为其他人”,是汉武帝时的旧

事,而且澜沧江上也没有铁索桥;铁索桥的旧址在丽江,也不是诸葛亮建成的。桥两端的碑刻祠堂庙宇很多,此时暮雨骤降,来不及细看。过到桥西,已经进入新城门内了。转向左边俯瞰大桥,旁边是大愿寺。往西北沿着山崖上登,就是新城环绕的地方了。自从建桥以后,增建了城池设置了卫所,成为军事重镇所在的要地了。听说旧城还在五里以外的岭头,急忙冒雨竭力跌跌撞撞地沿着石阶上登。一里半,出了北门。又往北行半里,转向西,弯弯曲曲向上走了二里路,雨才停天渐渐晴开。〔从新城内上山的路陡峻,城外上山的路平缓些。〕向西穿越山坳,沿右边的山峰转向北走,又是半里,就见旧城高悬在岭后的山冈头上了。进了东门,城内有总兵府镇守。总兵府衙与客店的房舍没有什么差别。早晚发号令用喇叭,声音也不宏亮,锣鼓之声是没有的。〔青崖城的总兵姓班,三汉河的总兵姓商,这里的总兵姓胡。增设的总兵虽然很多,可权势不尊贵。〕这天夜里,住宿在张斋公家;是军人。



二十六日 马帮在先出发,我吃过饭才走出旧城西门。开始时全是向着西南方行,在山岭山坞之间上上下下。五里,有一二户人家在南面山垄下,是保定铺。从铺侧向西上岭,逐渐步入崇山峻岭。三里,忽见有水流自山岭峡谷间流下来。顺着峡谷往上走,峡中开始有许多农田,大概是就着水流开成的田地。〔此时已插秧了。〕又上走二里,这是凉水营。由营西再从山坞中逶迤而上,慢慢上去渐渐陡峻起来。又行五里,遇上马帮正在放牧,我先出发。将要越过山坳之前,坐在山坳下的岩石间稍许休息一下,望着所谓海马嶂的地方,想要根据它形状相似之处来寻求它得名的原因。忽然间有个人自山坳中走出来,背着瓦瓮去汲水,由我面前走上南边的岔道上去。我在这之前望见南面山崖回绕陡削有奇异之处,却未见到那条岔道,到此时连忙跟着他走。到了山崖下,就见一个巨洞穹隆,洞口向北,洞内从高空凹陷下去,非常大。那人进洞后在石缝间汲水,随处都是水,都是从洞顶淙淙散在空中落下来的水,当地人在岩石上略凿成石坑来接水。从洞左顶上悬空下来的水最大,下方有石台接水;石台的侧边,凿坑贮水供人汲取。洞从右边下去的地方最深,里面可容纳数百人,明亮而不幽闭,但是四旁全然没有别的缝隙和石窍,好似墙壁构成的一样。出了洞,仍然经原路出到大道上。登上山坳即是海马嶂,有个真武阁跨在山坳间。我进入阁中休息,取出纸笔记游记,可马帮已往前走了。很久以后才动


身。山坳内就是海马铺,离城有十里了。从此处往北两天半的路程是小米马场,有城堡下临盘江,隔江就是水西的辖地;往南两天的路程是乖场河,水涨时难以渡河,就是出产铅矿的地方了。又向西沿着南岭而行,见到这里的山坞都是向北下斜,然而大多是中部下洼而外面横亘着山岭。连续向西走又慢慢上了两道平缓的山脊,共有三里路,就向北越过矗立的山峰,此峰很高,这是广山。峰上李芳先新建了座佛塔,名为文曲星,大概是安南卫城东面最高的山顶了。又向西行二里是茶庵,庵北有山,倾斜突兀令人可畏,作出负隅顽抗的姿态,旧时名叫歪山,今天改名为威山。我望此山有异常之处,可是急于赶去城中,只好顺着大路往西走。又行三里,再越过一个山阜。又走二里,住宿在安南卫城东城关外陈贡士家的旅店中。

【原文】

二十七日 驼马已发,余乃饭。问知城东五里,由茶庵而北,有威山^①,山间有洞,从东透西;又有水洞,其中积水甚深,其前正瞰卫城。遥指其处,虽在山巅,然甚近也。乃同顾仆循昨来道,五里,东抵茶庵,遂由岐北向入山。一里,抵山左腋,则威山之脉自北突而南,南耸而北伏,南削而北垂,东西皆亘崖斜蹇而南上;从南麓复起一小峰,亦如之。入东峡又一里,直抵山后,则与东峰过脊处也。由脊北下,甚深而路芜;由脊西转,循山北峰之半西行,路芜而蹬在。循之行,则北坞霾雾从坞中起,弥漫北峰,咫尺不可见;而南面威山之北,惟行处犹朗,而巅亦渐为所笼。西行半里,蹬乃南上。拾级而登者半里,则峰之北面全为雾笼矣。乃转东北上,则东崖斜蹇之上也。石脊甚狭,由东北上西南,如攀龙尾而升。复见东南峰外,澄霄丽日,遥山如靛;余所行之西北,则弥沦如海,峰上峰下,皆入浑沌,若以此脊为界者。盖脊之东南,风所从来,故夙霾净卷;脊之西北,风为脊障,毒雾遂得倚为窟穴。予夙愿一北眺盘江从来处,而每为峰掩,至是适登北岭,而又为雾掩,造化根株,其不容人窥测如此!

攀脊半里,有洞在顶崖之下,其门东向,上如合掌,稍洼而下,底宽四五丈,中有佛龕僧榻,遗饭犹存,而僧不知何往。两旁颇有氤氲之龕。其后直透而西,门乃渐狭而低,亦尖如合掌。其门西径山腹而出,约七丈余,前后通望,而下不见者,以其高也。出后门,上下俱削崖叠

石。路缘崖西南去十余丈，复有洞西向，门高不及丈，而底甚平，深与阔各二丈。而洞后石缕缤纷，不深而幻，置佛座其中，而前建虚堂，已圯不能存。其前直瞰卫城，若垂趾可及，偶雾气一吞，忽漫无所睹，不意海市蜃楼，又在山阿城郭也。然此特洞外者也。由洞左旁窍东向入，其门渐隘而黑。攀石闾上，其中坎呵欹嵌，洼窞不一，皆贮水满中而不外溢。洞顶滴沥，下注水池，如杂珮繁絃^②，铿锵远近。洞内渐转东北，势似宏深渊坠，既水池高下，无可着足，而无火炬遥烛，惟从黑暗中听其遥响而已。余所见水洞颇多，而独此高悬众峰之顶，又潴而不流，无一滴外泄，向所望以为独石凌空，而孰意其中乃函水之具耶。出洞，仍循崖而北，入明洞后门，抵前洞。从僧榻之左，有旁龕可登，攀而上之，则有隙西透，若窗而岐为两。其后复有洞门西向，在崖路之上，其门颇敞，第透隙处，双棂逼仄，只可外窥，不能穿之以出耳。先是余入前洞，见崖间有镌“三明洞”三字者，从洞中直眺，但见前后，而不知旁观更有此异也。



下洞，由旧路三里，出茶庵，适按君冯士俊，以专巡至。从来直指巡方，不逾关岭，盘江、冯以特命再任，故历关隘至此耳。时旌旗穿关逾坳，瞻眺之，空山生色，第随其后抵安南，不免徒骑杂沓，五里之程，久乃得至。乃饮于陈氏肆中。遂入东门，西抵卫前，转南而出南门。南向行岭峡间，共平上二里，有脊自西北度东南，度处东平为塍，西忽坠坑深下，有小水自坑中唧唧出。路随之，西循北崖下坠，即所谓乌鸣关也，乌鸣关在安南卫。土人呼为老鸦关^③。西向直下一里，有茶庵跨路隅，飞泉夹洒道间，即前唧唧细流，至此而奔腾矣。庵下崖环峡仄，极倾陷之势。又曲折下半里，泉溢浹道^④，有穹碑，题曰“甘泉胜迹”。其旁旧亦有亭，已废，而遗址丰碑尚在，言嘉靖间有僧施茶膳众，由岭下汲泉甚艰，一日疏地得之，是言泉从僧发者。余忆甘泉之名，旧志有之，而唧唧细流，实溢于岭上，或僧疏引至此，不为无功，若神之如锡卓龙移^⑤，则不然也。

又拾级西南下一里，下抵峡口，循西崖之足，转而西行，北则石崖排空，突兀上压；南则坠壑下盘，坳垤纵横，皆犁为田。虽升降已多，犹平行山半也。又西半里，有泉自北崖裂隙间宛转下注，路经其前，为架桥横度，泉落于桥内，复从桥下泻峡去。坐桥上仰观之，崖隙欹曲，泉如从云叶间堕出，或隐或现，又瀑布一变格也。循崖又西，迤邐平上，两过南度之脊，渐转西

北,共五里,为乌鸣铺。复西北下峡间,一里余,有小水,一自东峡来,一自北峡来,各有石梁跨之,合于路左而东南去。度两石桥,又西南上岭,一里,从岭头过一哨,有数十家夹道。又从岭上循北界大山西向行,其南复平坠成壑,下盘错为田甚深。其南遥山与北界环列者,耸如展屏,而北角独尖竖而起。环此壑而东度土脊一支,遥属于北界大山,所过岭头夹哨处,正其北属之脊也。余先是从海马嶂西,即遥从岭隙见西峰缭绕,而此峰独方顶,迥出如屏。问骑夫:“江西坡即此峰否?”对曰:“尚在南。”余望其坳入处反在北,心惑之,至是始知其即东向分支之脊,路虽对之行,而西坡实在其北。循北岭升降曲折,皆在峰半行。又西北二里,西南二里,直坠坡而下者二里,缘岭西转者一里,是为纳溪铺;盖在北崖南坠之下,虽所下已多,而犹然土山之脊也。由铺西望,则东西山又分两界,有水经其中,第此两界俱支盘陇错,不若关岭之截然屏夹也。复西南下一里半,有水从东崖坠坑而出,西悬细若马尾。从其北,路亦坠崖而下。又二里余,抵坞中。巨桥三门,跨两陇间,水从东一门涌而北出,其西二门,皆下平为田,岂水涸时耶?其水自西南诸峡中,各趋于桥之南,坠峡而下,经桥下,北注而出于盘江上流,其“纳溪”之名以此耶?度桥,复西北上岭,是为江西坡,以岭在溪之西也。路从夹冈中透壁盘旋而上,一里,出夹,复拾级上。一里,得茅庵,在坡之半。又北上拾级,半里,抵岭头,其北有峰夹坞,尚高;东望纳溪铺之缀东崖者,高下正与此等。于是又西向平陟岭间二里,挟南峰转循其西,又西向行半里,则岭上水多左右坠。又东北下转,则一深壑甚逼,自西南坠东北,若划山为二者。度小石梁而西,又西北逾岭头,共一里而入西坡城之东南门^⑦,是为有嘉城。

注释

①威山:在晴隆县稍东北,今作歪山。《徐霞客所经本县沿路古迹考》载:“威山,今称巍山,以其高也。其洞曰巍山洞,俗称神仙洞。”

②珮(pèi 佩):古时贵族身上所佩带的玉器。

③乌鸣关:《徐霞客所经本县沿路古迹考》载:“即今之二十四拐也。《兴义府志》云:‘按乌鸣关,今土人呼为半关,下通江西坡。’现二十四拐半腰有庙曰半观。”今仍称二十四道拐,滇黔公路从此经过。

④浹(jiā 夹):湿透。


⑤锡卓:即僧人所拄的锡杖。杖高与眉齐,头有锡环,原为僧人乞食时所用,振环作声,以代扣门,兼防牛犬,亦称“鸣杖”。后来成为佛教的一种法器,又称

“禅杖”。

⑥纳溪：此溪称江西坡河，即今西泌河，又称新寨河，为晴隆、普安二县界河。河上桥称江西坡桥，《游记》称纳溪桥。

⑦西坡城：今名江西坡，在普安县东隅的公路边。

【今译】



二十七日 马帮已经出发，我才吃饭。问知城东五里处，经茶庵往北走，有座威山，山中有洞，从东穿到西；又有个水洞，洞中积水很深，洞前方正俯瞰着卫城。远远指着那地方，虽然是在山顶，可是十分近。于是同顾仆沿着昨天来的路走，五里，抵达东面的茶庵，就由岔道向北进山。一里，到了山的左侧，就见威山的山脉自北突向南，南面高耸而北面低伏，南面陡削而北面下垂，东西都横亘着山崖，斜向高举往南上升；从南边山麓又突起一座小峰，也像这样。走入东面的峡谷又行一里，径直到达山后，就是与东峰相连延伸而过的山脊处了。由山脊往北下山，极深，而道路荒芜；由山脊上往西转，沿威山北峰的半腰上西行，道路荒芜可石阶还在。顺着石阶走，便见北面山坞中浓雾从坞中升起，弥漫到北峰，咫尺之间无法看见；而南面威山的北面，唯有行走之处依然晴朗，可山顶也渐渐被浓雾笼罩起来。往西行半里，石阶便向南延伸。逐级而登了半里，就见山峰的北面全被浓雾笼罩住了。于是转向东北上登，就到了东面山崖倾斜高举之处的上面了。石脊很窄，由东北上延到西南方，如同攀着龙尾上升。又见东南方山峰之外，澄净的天空中红日艳丽，远山如蓝靛；我所走的西北方，却是浓雾弥漫深沉如像大海，峰上峰下，皆陷入一片混沌，好像是以此条山脊作为分界线。大约是山脊的东南方，是风吹来的方向，所以晨雾被卷得干干净净；山脊的西北面，风被山脊挡住，毒雾便能够紧依着山坞作为巢穴。我一向的愿望是向北方眺望一次盘江流来的地方，可常常被山峰遮住，来到此地刚好登上了朝北的山岭，却又被雾遮住了，大自然的根由，它不容许人们窥测竟然如此！

攀越岭脊半里，有个洞在顶上山崖之下，洞口向东，顶上如合起的手掌，略微往下洼去，洞底宽四五丈，洞中有佛龕和僧人的卧床，〔剩饭还在，可僧人不知到哪里去了。〕两旁有很多缭绕着氤氲之气的佛龕。它后面直穿向西，洞便慢慢变得又窄又低，也是尖尖的如像合起来的

手掌。这个洞口向西径直穿过山腹而出,约有七丈多长,前后两个洞口相通,互相望得见,可从下面看不见的原因,是因为洞在高处。出了后洞口,上下都是陡削的悬崖和重叠的山石。路沿着悬崖往西南前去十多丈,又有个向西的洞,洞口高不到一丈,可洞底十分平整,深与宽各有二丈。而洞后部的岩石一缕缕地缤纷争呈,不深却很奇幻,其中放置了佛像,而且前边建成空空的佛堂,已经倒塌无法保存。它前方一直下瞰卫城,好像伸脚就可到达,偶尔雾气一吞,忽然烟云弥漫,什么也看不见了,想不到海市蜃楼之景,又出现在这山弯城郭之间。然而这只不过是洞外的景色。从洞左侧的旁洞向东进去,洞壁渐渐变得又窄又黑。攀着石门槛上登,洞中坎坎坷坷,倾斜下嵌,坑坑洼洼不一而足,其中都贮满水却不外溢。洞顶的水滴,下注到水池中,如杂乱的玉佩相击声和繁杂的琴弦声,铿铿锵锵远近有声。由洞内渐渐转向东北,洞似庞大的深渊陷下去,水池既高高低低的,没有踏脚的地方,又无火把远照,唯有在黑暗中听那远远的响声而已。我所见过的水洞很多,可唯独此洞高悬在群峰之顶,水又积而不流,无一点一滴外泄,先前望去以为是一块凌空孤石,可谁又意想得到其中竟然是盛水的容器呢。出洞后,仍沿着悬崖往北走,进了两头透亮的山洞的后洞,走到前洞。从僧人卧床的左侧,有个位于侧面的佛龛可以登上去,攀上佛龛,就有条裂缝通向西方,好像窗户一样分为两岔。它后面又有个向西的洞口,在悬崖上的道路上方,洞口很宽敞,只是透进亮光的缝隙处,两道窗口很狭窄,只可往外窥视,不能穿过它们出去罢了。这之前我走入前洞,见崖壁上镌刻有“三明洞”三个字,从洞中直望过去,只见前后两洞,却不知往旁观看还有此等奇异之处。

下洞后,从原路行三里,到茶庵,恰好遇上巡按冯大人[名叫冯士俊。]专门巡察来到此地。从来直指使者巡察地方,不越过关岭、盘江一线,冯士俊由于特别任命连任,所以经过关隘到此。此时旌旗穿过关隘越过山坳,远眺过去,空旷的山野增添出光辉,但跟随在他们后面来到安南卫城,免不了差役车骑杂乱,五里的路程,很久才得以走到。于是在陈家客店中喝了点水。随即进入东门,往西来到安南卫官衙前,转向南走出南门。向南行走走在山岭峡谷之间,共平缓地上行二里,有条山脊自西北延伸到东南方,山脊延过之处东面地势平坦,垦为农田,西面忽然向下深坠成坑,有细小水流从坑中缓缓流出。道路顺着

水流走,往西沿着北边的山崖下坠,就是所谓的乌鸣关了,[乌鸣关在安南卫。]当地人称呼为老鸦关。向西一直下山一里,有座茶庵横在路旁,飞泉夹道洒落在路中,这就是前边的缓缓细流,至此变为奔腾之流了。庵下山崖环绕峡谷狭窄,极尽倾斜深陷之势。又曲折折下山半里,泉水溢出浸透了道路,有块圆形石碑,题写着“甘泉胜迹”。碑旁旧时也有个亭子,已倒塌,可遗址和高大的石碑还在,碑文说嘉靖年间有个和尚在此施舍众人茶饭,由岭下汲取泉水十分艰难,一天挖地找到这股泉水,这是说泉水是由这个和尚发现的。我回忆甘泉的名称,旧志书上有这名字,可缓缓流淌的细流,事实上是在岭上溢出来的,或者是和尚疏挖引流到此,不能说没有功劳,如果把它神化为禅杖一拄龙王就搬家的神话,却不是这样的了。

又沿石阶向西南下山一里,下达峡口,沿西面山崖的山脚,转向西行,北面是石崖排列在高空,突兀而起,从上往下压;南面却坠成壑谷,向下盘绕,土丘纵横,都垦犁为田地。虽然升降已有多次,仍然平缓地行走半山腰。又往西半里,有山泉从北面山崖的裂缝间宛转下泄,路经过它前边,为此架了座桥横走过去,泉水落在桥内一侧,再从桥下泻入峡中去。坐在桥上仰望这股山泉,崖壁石缝歪斜弯曲,泉水如像从叶片般的云彩中坠落出来,时隐时现,又是瀑布的一种变形了。沿着山崖又往西,绕来绕去平缓地上行,两次越过往南延伸的山脊,慢慢转向西北行,共走五里,是乌鸣铺。再又往西北下到峡中,一里有余,有小溪,一条自东边峡中流来,一条从北面峡中流来,各有石桥跨在溪上,在路左合流后往东南流去。越过两座石桥,又向西南上岭,一里,从岭头路过一处哨所,有数十户人家夹道而居。又从岭上顺着北面一列大山向西行,岭南面重又平缓地下坠成壑谷,下面直到很深之处都是环绕交错的农田。那南面的远山与北面一列呈环形排列的山,高耸着如展开的屏风,而北边的山角唯独尖尖地竖起。环绕过这个壑谷并往东延伸的一条土脊,远远地连接着北面一列大山,所经过的岭头哨所夹道之处,正是连接着北面的山脊。我在此之前从海马嶂西边,就远远地从山岭的缺口中见到西边山峰缭绕,可独有此峰是方形峰顶,迥然出现如同屏风。问马夫:“江西坡是否就是此峰?”回答道:“还在南边。”我远望山坳的入口处反而在北边,心里对此很疑惑,到了这里才知道江西坡就是向东分支的山脊,路虽然对着它走,可西坡实际上



在山脊的北面。沿着北岭上下曲折,都在山峰半腰上行走。又往西北二里,向西南二里,顺山坡一直下坠二里路,沿山岭往西转了一里路,这是纳溪铺;从北边山崖往南坠山而下,虽然下走的路程已很多,可仍然在土山的山脊上。由铺西望去,就见东西两面的山又分为两列,有河流流经其中,但只是两列山都是支脉盘绕山垄交错,不似关岭那样截然如屏风相夹。再向西南下走一里半,有水流从东边山崖上流出坠入坑中,向西悬挂着,细如马尾。从它的北边,路也循山崖下坠。又行二里多,到达坞中。一座三个桥洞的巨桥,横跨两岸土垄之间,水流从东边的一个桥洞朝北涌出,那西头的两个桥洞,下面皆是平整的农田,难道此时是河水干涸的时节吗?这条河水从西南方的各处山峡中,各自奔流到桥的南边,坠入峡谷,流经桥下,往北流注而后流入盘江上游,它“纳溪”的名字是出于这个原因吗?过了桥,又往西北上岭,这便是江西坡,是由于山岭在溪流的西面。路从两峰相夹的山冈上从中间穿过崖壁盘旋着上走,一里,出了夹谷,又沿石阶上行。一里,遇到一处茅屋建的小庵,在半坡之中。又沿石阶北上,半里,抵达岭头,岭北有山峰夹成山坞,还很高;东望纳溪铺连缀着东面山崖之处,高低正与此岭相等。从此又向西平缓地,在山岭之间跋涉了二里,紧傍着南峰转向沿着它的西面走,又向西行半里,则见岭上的水流大多往左右两侧下坠。又向东北往下转,就有一道深壑极其狭窄,自西南往东北下坠,好似把山划为两半的样子。越过小石桥往西走,又向西北越过岭头,共有一里便进了西坡城的东南门,这里是有嘉城。

【原文】

二十八日 出西坡城之西北门,复西向陟岭。盘折而上二里,始升岭头,其北岭尚崇。循其南而西,又二里,望西北一峰,甚近而更耸,有雾笼其首,以为抵其下矣。又西一里,稍降而下,忽有脊中度,左右复中坠成峡,分向而去,其度脊阔仅二尺,长亘二三丈而已,为东西联属之蒂。始知西坡一山,正如一芝侧出,东西径仅十里,南北两垂,亦不过二三十里,而此则其根蒂所接也。度脊,始上云笼高峰。又二里,盘峰之南,是为倪纳铺^①。数十家后倚高峰,南临遥谷,前所望方顶屏列之峰,正亘其南。指而询之,土人曰:“是为兔场营。其南为马场营^②,再南为新、安二所。”新为新城所^③,安为安笼所,即与广西安隆土

司为界者。由铺之西半里,有脊自山前坞中南度,复起山一支,绕于铺前,脊东西流水,俱东南入纳溪桥之上流者,第脊西之流,坠峡南捣甚逼。又稍北,循崇山而西半里,有脊自南岭横亘而北,中平而不高,有堡楼峙脊间,是为保家楼。已为徬徬哨守之处^④。其脊自西南屏列而来,至此北度^⑤,东起而为高峰,即倪纳后之雾笼者;西亘而成石崖,即与来脊排闥为西夹坞者。由脊北循石崖直西,行夹坞之上,是为三条岭。西四里,石崖垂尽,有洞高穹崖半,其门南向,横拓而顶甚平;又有一斜裂于西者,其门亦南向,而门之中有悬柱焉。其前坞中水绕入西南峡,路乃稍降。复西上岭坳,共三里,为芭蕉关^⑥。数十家倚北山南突之坳间;水绕突峰之南,复北环关西而出;过关,则坠峡而下,复与水遇。是为普安东境之要害,然止铺舍夹路,实无关也。

由其西降峡循水,路北重崖层突,多赭黑之色。闻有所谓“吊崖观音”者^⑦,随崖物色之。二里,见崖间一洞,悬踞甚深,其门南向而无路。乃攀陟而登,则洞门圆仅数尺,平透直北十余丈而渐黑,似曾无行迹所入者。乃返出洞口,则满地白骨,不知是人是畜也。仍攀崖下。又西有路,复北上崖间,其下门多牛马憩息之所,污秽盈前;其上层有垂柱,空其端而置以小石大士^⑧,乃出人工,非天然者。复下,循大路随溪西一里,溪转北向坠峡去,于是复西陟坡阜^⑨,共六里而至新兴城^⑩。自芭蕉关而来,所降不多,而上亦不远,其坞间溪犹出山上也。入东门,出西门,亦残破之余也。有碑,为天启四年都御史乌程闵公所复^⑪。中有坐镇守备。是晚按君宿此。又西行岭峡间二里,连逾二岭脊,皆自南北度者。忽西开一深壑,中盘旋为田,其水四面环亘,不知出处。路循东峰西南降一里,复转南向上一里,又转东南上半里,逾岭脊而南,乃西南下一里,西抵坞中。闻水声淙淙甚急,忽见一洞悬北崖之下,其门南向而甚高,溪水自南来,北向入洞,平铺洞间,深仅数寸,而阔约二丈。洞顶高穹者将十丈,直北平入者十余丈,始西辟而有层坡,东坠而有重峡,内亘而有悬柱,然渐昏黑,不可攀陟矣。此水当亦北透而下盘江者。出洞,征洞名于土人^⑫,对曰:“观音洞。”^⑬征其义,以门上崖端有置大士像于其穴者也。洞前溪由东南峡中来,其峡底颇平,大叶蒲丛生其间,淬绿锒于风前^⑭,摇青萍于水上,芄芃有光。循之西南半里,又西穿岭隙间,渐循坡蹶脊。二里,有一二家在北峰下,其前陷溪纵横,水由西南破壑去,路由西北循岭上。一里,出岭头,是为蔺

家坡。西南骋望，环山屏列甚遥，其中则峰巒簇簇，盘伏深壑间，皆若儿童匍匐成行^⑤，无与为抗。从此乃西北下，直降者二里，又升降陇脊西行者二里，有庵缀峰头，曰罗汉松，以树名也。自逾新兴西南岭，群峰翠色茸茸，山始多松，然无乔枝巨本，皆弱干纠缠，垂岚拂雾，无复吾土凌霄傲风之致也。其前又西南开峡。从峡中直下者三里，转而西平行者一里，有城当坳间，是曰板桥铺城^⑥。城当峡口，仰眺两界山凌空而起，以为在深壑中矣，不知其西犹坠坑下也。路在城外西北隅，而入宿城中之西门。

注释

①倪纳铺：今作泥拉铺，在普安县东境公路旁。

②马场营：在今盘县东境的马场。

③新城所：在今兴仁县治。

④猓猓：《游记》又作“猓猓”、“猓猓”、“猓猓”、“猓猓”等，都是带有民族歧视的写法，应作“猓猓”。猓猓最初是滇东北、贵州西部和四川西南部彝族先民的自称，元、明、清时期扩大成为各地彝族的共同名称。

⑤至此北度：徐本作“西北度”。

⑥芭蕉关：今名同，在普安县城稍东，滇黔公路旁。

⑦吊崖观音：此处今称观音洞，在普安县治稍东的公路边。

⑧大士：佛教称佛或菩萨为大士。《游记》里多专指观音菩萨。

⑨于是复西陟坡阜：“陟”原作“涉”，据四库本改。

⑩新兴：明置新兴所，清初置普安县，治新兴，即今普安县治。

⑪乌程：明设乌程县，为湖州府附郭县，在今浙江吴兴县。

⑫征：征询、询问。

⑬观音洞：在今普安县城西4公里滇黔公路旁，青龙山腰。洞中乳石酷似观音，崖下清溪环绕，俗称“观音小南海”。

⑭淬(cuì 翠)：铸造刀剑时把剑烧红浸入水中，使之刚利。锷(è 萼)：剑刃。此处系比喻蒲叶为绿锷。

⑮儿童：四库本作儿孙。

⑯板桥铺城：应在今普安县西隅、公路边的峰桥。

【今译】

二十八日 出了西坡城的西北门，再向西登岭。盘绕曲折地向上走了二里，这才登上岭头，它北边的山岭还很高。沿着岭头南坡往西



行,又是二里,望见西北方有一座山峰,很近却更加高耸,有云雾笼罩着峰头,以为到达它下面了。又往西行一里,稍稍下降,忽见有山脊从中间延伸过,左右两边再次从中下陷成峡谷,分头而去,这条延伸而过的山脊宽仅二尺,长处延绵二三丈而已,是东西两山连结的结合部。这才知道西坡一山,正如一枝灵芝斜着长出,东西长仅十里,南北两面下垂,也不超过二三十里,而此处就是它根与蒂相连接之处了。越过山脊,开始上登云雾笼罩着的高峰。又走二里,绕到山峰的南面,这是倪纳铺。几十户人家后面紧靠着高峰,南临远远的山谷,先前望见的方顶似屏风排列着的山峰,正横亘在它的南边。指着此峰打听,当地人說:“这是兔场营。它的南面是马场营,再往南是新、安两处卫所。”[新是新城所,安为安笼所,就是与广西安隆土司交界之处。]由倪纳铺的西边走半里,有山脊从山前的山坞中往南延伸,又隆起一条山脉,绕到铺前,山脊东西两面的流水,全是往东南流入纳溪桥上游的水流,只不过山脊西面的水流,坠入峡中向南冲去十分狭窄。又略往北走,沿着高山往西半里,有条山脊自南边的山岭向北横亘,中段平缓而不高,有座有楼的土堡屹立在山脊上,这是保家楼。[已是啰啰设哨楼防守之处。]这条山脊自西南方似屏风样排列而来,至此地向北延伸,在东南耸起为高峰,就是倪纳铺后方云雾笼罩着的山峰;往西绵亘成为石崖,就是与先前来时的山脊似门扉般排列相夹成西面山坞的山崖。由山脊北面顺着石崖一直往西,行走在两山相夹的山坞之上,这是三条岭。往西行四里,石崖将尽处,有个山洞高高隆起在石崖半中腰,洞口向南,横处扩展开而顶部十分平滑;又有一个斜着裂向西边的山洞,洞口也是向南,而洞口的中央有悬垂的石柱。洞前坞中的流水绕入西南方的峡中去,路于是稍稍下坡。再向西登上岭坳,共行三里,是芭蕉关。数十户人家紧靠北山向南突出的山坳间;水流绕过南突之峰的南面,又往北环绕到关西后流出去;过了芭蕉关,就下坠到峡中,再次与流水相遇。这里是普安卫东境的要害之地,然而只有驿站的客舍夹在路旁,实际并无城关。

由芭蕉关西边下到峡中顺水走,路北面的重重山崖一层层突起,多为赭黑色。听说有处所谓“吊崖观音”的地方,顺着山崖寻找它。二里路,见到山崖间有一个山洞,高悬盘踞着非常深邃,洞口向南却无路上去。于是攀援着登上去,就见洞口圆圆的仅有几尺,平行直穿向北

面十多丈便渐渐黑下来,似乎像未曾有人迹进入过的样子。于是返身走出洞口,只见满地白骨,不知是人还是牲畜。仍旧攀着山崖下来。又见西边有条路,再次向北上到山崖间,山崖下的洞口多半是牛马歇息的场所,污秽之物遍布洞前;洞的上层有下垂的石柱,山洞的一端空出来放着一尊小型的石制观音菩萨像,是出自于人工,不是天然形成的。再次下来,沿着大道顺溪流往西行一里,溪水转向北坠入峡中流去,从这里又往西登涉在山坡土阜之间,共走六里便来到新兴城。〔自芭蕉关以来,下坡路不多,可上坡路也不远,沿途山坞间的溪流仍然出没在山上。〕走入东门,出了西门,也是遭毁坏后的残余物。〔有碑,是天启四年(公元1624年)都御史乌程闵公修复的。〕城中有坐镇的守备。〔这天晚上巡按大人住宿在此地。〕又向西行走在山岭峡谷之间二里,一连越过两道山脊,都是自南往北延伸的。忽然西南裂开一个深壑,壑谷盘绕,有块块农田,壑中之水四面环流,不知从哪里流出去。路沿着东峰往西南下坡一里,再转向南往上一里,又转向东南上走半里,越过岭脊往南,于是向西南下行一里,从西面到达坞中。听到水声哗哗响十分湍急,忽然见到一个山洞悬在北边山崖之下,洞口向南而且非常高,溪水自南流来,向北流入洞中,平淌在洞里,深仅数寸,可宽处约二丈。洞顶高高隆起之处将近十丈,径直往北平伸有十多丈,这才向西拓开并有层状的斜坡,东面下坠而有深峡,洞向内延伸而去并有悬垂的石柱,但是渐渐昏暗下来,不能攀登了。这条溪水应当也是往北穿过山洞而后流入盘江的水流。出了洞,向本地人询问洞名,回答说:“观音洞。”追寻它的意思,是由于洞口上方崖壁顶端的洞穴里放有一尊观音像的原因。洞前的溪水由东南方的峡中流来,此峡底部很平坦,大叶蒲丛生其间,如在风前浇淬绿色剑刃,似于水上摇动的青萍之剑,郁郁有光彩。顺着此峡往西南行半里,又向西穿越在山岭的空隙之间,慢慢顺着山坡踏上山脊。二里,有一二家在北峰之下,它前面深陷的溪流纵横流淌,溪水从西南方冲破壑谷流去,道路由西北沿着山岭上行。一里,来到岭头,这是蔺家坡。面向西南放眼望去,屏风状环列的山十分遥远,群山之中就见一簇簇峰顶,盘踞趴伏在深壑之间,全都像排成行的儿童匍匐爬行,没有什么能与它们相抗衡。从此向西北下走,一直下降了二里路,又在陇脊上向西上上下下行了二里,有座寺庙点缀在峰头,叫做罗汉松,是以树来起名的。自从越过新兴



西南方的山岭,群峰翠色葱茏,山上开始有很多松树,然而没有高枝巨株,都是些细弱的枝干纠缠在一起,悬垂在山风之中,轻拂着云雾,不再有我家乡的那种凌霄傲风的情趣了。庵前又向西南方张开一条峡谷,从峡中一直往下走了三里,转向西平行走了一里路,有座城位于山坳间,这叫做板桥铺城。城正对峡口,抬头眺望两面的群山凌空耸起,以为身在深深的壑谷中,不知道城的西面仍然下坠成坑谷。路在城外的西北隅,随即进城住宿在城中的西门。

【原文】

二十九日 出板桥城之西门,北折入大路,遂拾级下。有小水自右峡下注,逾其左随之行。一里,则大溪汪然,自西南转峡北注,有巨石梁跨其上,即所谓三板桥也^①;今已易之石,而铺犹仍其名耳。桥上下水皆阔,独桥下石峡中束,流急倾涌。其水西北自八纳山发源,流经软桥,又西南转重谷间,至是北捣而去,亦深山中一巨壑也。越桥西,溯溪北崖行。一里,溪由西南谷来,路入西北峡去,于是升降陇坳,屡越冈阿。四里直西,山皆旷然平伏^②,独西南一石峰耸立,路乃不从西平下,反转南仰跻。半里,盘石峰东南,有石奋起路右,首锐而弯突,肩齐而并耸,是曰鹦哥嘴^③。又西转而下者一里半,有铺肆夹路,曰革纳铺^④。土音“纳”俱作“捺”,至是而始知所云“捺溪”、“倪捺”皆“纳”字也。惟此题铺名。又从峡平行,缘坡升降,五里,有哨舍夹路,曰软桥哨^⑤。由哨西复坠峡下,遥见有巨溪从西峡中悬迅东注;下峡一里,即与溪遇;其溪转向南峡去,路从溪北,溯溪循北山之麓西行。二里,有巨石梁南北跨溪上,即所谓软桥也。余初疑冉姓者所成,及读真武庙前断碑,始知为“软”,想昔以篾索为之,今已易之石,而犹仍其名耳。

度桥而南,遂从溪南西向缘南崖而上,其跻甚峻。半里,平眺溪北,山俱纯石,而绿树缘错成文,其中忽有一瀑飞坠,自峰顶直挂峡底。缘南崖西上,愈上愈峻,而北眺翠纹玉瀑,步步回首不能去。上二里,峡底溪从西北而出,岭头路向西南而上。又一里,过真武庙。按君自新兴而来,越此前去。由其西南行^⑥,遂下坞中。又西南共四里,两越小岭而下,有峡自东南达西北,又两界山排闥而成者,其中颇平远,有聚落当其间,曰旧普安^⑦。按君饭于铺馆,余复先之而西北由坞中行。东北界山逶迤缭绕,不甚雄峻;西南界山踞踞离立,复露森罗;峡踪虽

远,然两头似俱连脊,中平而无泄水之隙者。又西三里,有石峰中起,分突坞间,神宇界其下,曰双山观^⑧。按君自后来,复越而前去。又西一里,则西脊回环于前,遂坞穷谷尽。坞底有塘一方,汇环坡之麓,四旁皆石峰森森,绕塘亦多石片林立,亦有突踞塘中者。于是从塘西南上回坡,一里,登其脊。又宛转西行岭头,岭左右水俱分泻深谷,北出者当从软桥水而入盘江上流,南流者当从黄草坝而下盘江下流^⑨。又西向从岭头升陟,其上多中洼之宕,大者盘壑为田,小者坠穴为阱。共五里,为水塘铺^⑩,乃饭于庙间。过铺西下岭,逶迤山半,又五里,为高笠铺,南向行陇间。逾一平岭西南下,又五里,有小溪自北峡来,石桥南跨之。度其南,北门街夹峙冈上;逾冈南下,始成市,有街西去,为云南坡大道;直南,又一小溪自西南峡来,石桥又南跨之。桥南即为普安城,州、卫俱在其中^⑪。按君已驻署中矣。其城西半倚山脊,东半下临东溪,南北二门正当西脊之东麓,而东门则濒溪焉。南门外石桥,则三溪合于北,经东门而西环城南,又南去而注于水洞者。北门外石桥:第一桥,即云南坡之水,绕城西北隅而为埕,东下而与北溪合于城东;第二桥,即小溪自西北来者,《一统志》所云“目前山之水”也;第三桥,即小溪自北来者,《一统志》所云“沙庄之水”也。三溪交会于城之东北,合而南去,是为三一溪,经城南桥而入于水洞。其城自天启初,为水西叛逆,诸蛮应之,攻围一年而破,后云南临安安南土官沙姓者,奉调统兵来复。至今疮痍未复。然是城文运,为贵竹之首,前有蒋都宪,今有王宫詹,名祚远。非他邑可比。州昔惟土官,姓龙,其居在八纳山下,统十二小土司。今土官名子烈,年尚少。后设流官,知州姓黄。并治焉。

州东北七十里八纳。其山高冠一州,四面皆石崖崭绝,惟一径盘旋而上,约三十里。龙土官司在其下。其顶甚宽平,有数水塘盈贮其上,软桥之水所由出也。土音以“纳”为“但”,而梵经有“叭旦那”之音,今老僧白云南京人,因称叭旦那山,遂大开丛林^⑫,而彝地远隔,尚未证果。

州南三十里有丹霞山。其山当丛峰之上,更起尖峰卓立于中。西界有山一支,西南自平彝卫屏列而北^⑬,迤邐为云南坡,而东下结为州治。西屏之中,其最高处曰睡寺山,正与丹霞东西相对。其东界有山,南自乐民所分支而北^⑭,当丹霞山南十里。西界

屏列高山横出一支,东与东界连属,合并而北,夭矫丛沓,西突而起者,结为丹霞山;东北耸突而去者,渐东走而为兔场营方顶之山,而又东北度为安南卫脉。其横属之支,在丹霞山南十里者,其下有洞,曰山岚洞,其门北向。水从洞中出,北流为大溪,经丹霞山之西大水塘坞中,又北过赵官屯,又东转而与南板桥之水合^⑤。由洞门溯其水入,南行洞腹者半里,其洞划然上透,中汇巨塘,深不可测。土人避寇,以舟渡水而进,其中另辟天地,可容千人。而丹霞则特拔众山之上,石峰峭立,东北惟八纳山与之齐抗。八纳以危拥为雄,此峰以峭拔擅秀。昔有玄帝宫,天启二年毁于蛮寇,四年,不昧师徽州人。复鼎建,每正二月间,四方朝者骈集,日以数百计。僧又捐资置庄田,环山之麓,岁入谷三百石。而岭间则种豆为蔬,岁可得豆三十石。以供四方。但艰于汲水:寻常汲之岭畔,往返三里,皆峻级;遇旱,则往返十里而后得焉。

注释

①三板桥:位置与今化肥厂附近的公路桥相当。此水称软桥河,即今虎跳河,下游称格所河,从南往北流入北盘江,为普安县与盘县特区界河。

②山皆旷然平伏:“皆”原作“复”,据四库本改。

③鹦哥嘴:今雅化为英武,在盘县东隅。

④革纳铺:今名同,在盘县东隅。

⑤软桥哨:今名同,在盘县东境,滇黔公路线上。

⑥由其西南行:“南”后原衍“向”字,据四库本删。

⑦旧普安:《明史·地理志》普安州载:“东有八部山,元普安路治山下,属云南行省,洪武十五年三月为府,属云南布政司,寻升军民府,二十七年四月改属四川,永乐后废。”旧普安即元代和明初的治所,今仍称旧普安,在盘县东境,滇黔公路稍南,不当大道。

⑧双山观:今称双山,在旧普安稍西。

⑨黄草坝:今兴义市市区。霞客后曾到黄草坝,详崇祯十一年(公元1638年)八月二十六至二十九日记。

⑩水塘铺:今名同,在盘县城与旧普安中间。

⑪桥南句:明设普安卫和普安州。普安卫城在今盘县特区治所,州城又在稍北的营盘山左,万历十四年(公元1586年)，“州自卫北来同治”，此后即州卫同城，皆在今盘县特区治所城关镇。

⑫丛林:佛教僧众聚居较多的寺院称为丛林,意为众僧聚居一处,犹如众木丛丛成林。

⑬平彝卫:明置平彝卫,属云南都司,治今云南富源县。

⑭乐民所:今名同,在盘县西南隅,为区政府驻地。

⑮山岚洞:今称山岚。大水塘:今称水塘。赵官屯:今名同。南板桥:即今板桥。皆在盘县南境,从南往北沿风洞河排成一线。

【今译】

二十九日 出了板桥铺城的西门,往北折上大路,就沿着台阶下走。有条小溪自右边峡谷中往下流注,越到溪左随着水流前行。一里,就有条水势汪洋的大溪,自西南方转过山峡往北流注,有座巨大的石桥跨在溪上,就是所谓的三板桥了;今天已换为石桥,但铺名仍旧沿用板桥之名。桥上下的水流都宽阔,唯独桥下的石峡在中段束拢来,湍急的水流倾泻汹涌。这条水流在西北方从八纳山发源,流经软桥,又向西南转入重重峡谷之间,到这里往北奔流而去,也是深山中的一个巨大壑谷。过到桥西头,溯溪流沿北面的山崖行。一里,溪水由西南方的山谷中流来,路进入西北边的峡中去,于是在土陇山坳间上上下下,屡次越过山冈和土丘。一直向西走四里路,山势全变得开阔起来,平缓起伏,独有西南方一座石峰耸立着,路竟然不从西边平缓下走,反而转向南抬头上登。半里路,绕到石峰东南面,有块岩石猛地升起在路右边,顶部尖锐并弯弯地突出来,双肩平齐而且一同耸起,这叫鹦哥嘴。又转向西下走一里半路,有些店铺夹在路旁,叫革纳铺。〔土话“纳”全说成“捺”,到了这里才明白了所说的“捺溪”、“倪捺”都是“纳”字。仅有此地题写着铺名。〕又从峡中平缓前行,沿着山坡上上下下,五里路,有哨房夹住道路,叫做软桥哨。由哨房西再次往峡中下坠,远远望见有条巨大的溪流从西面峡中高悬迅急地向东流注;下到峡中走一里,马上与溪流相遇;此溪转向南边的峡中流去,路从溪流北岸,溯溪沿北山山麓往西行。二里,有座巨大的石桥呈南北向跨在溪流上,这就是所谓的软桥了。我起初怀疑是某个姓冉的人建成的,到读了真武庙前的断碑后,这才知道是“软”,料想从前是用篾条编制的绳索建成的桥,今天已换成石桥,可仍旧沿用这个名字罢了。

过到了桥南,就从溪南岸向西沿着南面的山崖上走,那上登的路

十分陡峻。半里，平视溪北，山体全是纯一色的岩石，而绿色的树丛顺着山势错落其间形成斑纹，山中忽然有一条瀑布飞坠而下，自峰顶一直挂到峡底。循南面的山崖向西上爬，越上去越险峻，而朝北眺望，翠绿的斑纹，白玉般的瀑布，一步步回头看舍离去。上走二里，峡底的溪流从西北方流出去，岭头的路向西南方上升。又行一里，路过真武庙。〔巡按大人从新兴城前来，越过此地往前走了。〕由庙西向南行，便下到山坞中。又往西南共走四里，两次翻越小岭后下走，有山峡从东南延到西北，又是两列山似门扉排列而成的山峡，峡中很是平旷空远，有村落位于其间，叫做旧普安。巡按大人在驿站客馆里吃饭，我再次先于他往西北由坞中前行。东北方的一列山逶迤缭绕，不十分雄伟险峻；西南面的一列山翩跹起舞，成排矗立，再次露出森然罗列的姿态；山峡的踪迹虽然很遥远，然而两头似乎都有相连的山脊，中部平坦却无泄水的缺口。又往西三里，有石峰在中央耸起，分别突起在山坞间，神庙隔在两峰之下，叫双山观。〔巡按大人自后面赶来，再次超向前去。〕又向西一里，就见西面来的山脊回绕在前方，于是山坞谷地到了尽头。坞底有一方形水塘，汇积在环形山坡的山麓下，四旁皆是森森罗列的石峰，绕着池塘也有许多林立的石片，也有些石块突兀蹲踞在池塘之中。于是从池塘往西南踏上回绕的山坡，一里，登上坡脊。又曲曲折折向西行走在岭头上，山岭左右两侧的水流都分别下泻到深谷中，往北流出去的应当汇入软桥下的水流而流入盘江上游，向南流的应当是流经黄草坝后流入盘江下游。又向西在岭头上攀登，岭上多有中央下洼的坑穴，大些的盘绕成壑谷，垦为农田，小点的坠成洞穴成为陷阱。共行五里，是水塘铺，便在庙中吃了饭。过铺后往西下岭，逶迤于半山之间，又走五里，是高笠铺，向南行走在山垄之间。越过一道平缓的山岭向南下行，又是五里，有条小溪自北面峡中流来，一座石桥向南跨过小溪。过到桥南，北门外街道夹立于山冈之上；越过山冈往南下走，开始有集市，有街道往西而去，是去云南坡的大道；一直往南走，又有一条小溪自西南方峡中流来，石桥又向南跨过小溪。桥南就是普安城，州、卫的衙门都在城中。〔巡按大人已住在衙门中了。〕普安城西半边紧靠着山脊，东半边下临着东溪，南北两道城门正对着西面山脊的东麓，而东门就濒临着溪流。南门外有石桥，三条溪流在桥北合流，流经东门往西绕到城南，又向南流去注入水洞之中。北门外的石桥：


第一座桥,就是云南坡的水流,绕到城西北隅成为堑沟,往东下流后与北溪在城东合流;第二座桥,就是自西北流来的小溪,是《一统志》所说的“目前山之水”了;第三座桥,就是自北面流来的小溪,是《一统志》所说的“沙庄之水”了。三条溪水在城的东北面交汇,合流后往南流去,这就是三一溪,流经城南的石桥后流入水洞。普安城在天启初年,因为水西叛乱,各支蛮族响应它,被围攻一年后攻破,[后来云南临安府安南司姓沙的土司,接受调令率军前来收复了。]至今疮痍尚未恢复。然而此城以文章仕进的气运,是贵州省的首位,从前有都御史蒋大人,当今有王官詹,[名叫王祚远。]不是别的卫可以相比的。州里过去仅有土官,[姓龙,他的住处在八纳山下,统领十二个小土司。现任的土官名叫龙子烈,年纪还小。]后来设置了流官,[知州姓黄。]一同治理此地。

州城东北七十里有座八纳山。此山在全州最高,四面都是高峻的石崖绝壁,唯有一条小径盘旋着上去,约三十里长。[龙土司的衙门在山下。]山顶十分宽敞平缓,在山顶上有几个贮满水的水塘,流经软桥的溪水就是由这里流出去的。土话把“纳”说成“但”,而佛经中有“叭旦那”的音,今天白云老和尚[是南京人。]因而称之为叭旦那山,于是大规模建立寺院,但彝区僻远闭塞,还没有悟道成正果。

州城南边三十里处有座丹霞山。此山位于成丛的山峰之上,更有一座尖峰挺立于群峰之中。西境内有一列山,从西南方自平彝卫似屏风样排列向北,逶迤迤迤形成云南坡,并往东下延纽结成州城所在之山。西面屏立的群山之中,那最高处叫睡寺山,正好与丹霞山东西相对。州东境有山,从南面自乐民所分出支脉往北延,位于丹霞山南边十里处。四面一列屏风样排列的高山横着伸出一条支脉,往东与东境之山相连,合并起来向北延,曲曲折折,重重叠叠,往西突起的,盘结为丹霞山;在东北方耸立突兀而去的,渐渐往东延伸而成为兔场营的方顶之山,而后又往东北延伸成为安南卫境内的山脉。那横向连接的支脉,在丹霞山南面十里之处,山下有洞,叫做山岚洞,洞口向北。水从洞中流出,往北流去变成大溪,流经丹霞山西边大水塘所在的山坞中,又往北流过赵官屯,又向东转去与南板桥的水流会合。由洞口溯这条水流

进洞,向南在洞腹中行半里,山洞顶上豁然透出天空,中间水汇积成巨大的水塘,深不可测。本地人为躲避强盗,用船渡水进去,那里面另外辟有天地,可容纳上千人。而丹霞山却独立挺拔于众山之上,石峰峭立,东北方唯有八纳山与它平齐抗衡。八纳山以危峰拥立为雄,此峰以峻峭挺拔独擅秀色。从前有座玄帝宫,天启二年(公元1622年)毁于蛮族盗贼之手,四年(公元1624年),不昧禅师〔是徽州人。〕重又鼎力重建,每年正月二月间,四方的朝山者群集而来,每天以几百人来计算。僧人们又捐款购置了庄园田地,环绕在山麓,〔每年收入谷子三百石。〕而山岭间则种植豆子作为蔬菜,〔每年可收到豆子三十石。〕用来供给四方的来客。但是汲水很艰难:平常在岭畔汲水,往返有三里路,都是陡峻的石阶;遇上干旱时,就要往返十里才能得到水。

【原文】



五月初一日 余束装寄逆旅主人符心华寓,兰溪人。乃南抵普安北门外,东向循城行。先是驼骑议定自关岭至交水,至是余欲往丹霞,彼不能待,计程退价。余仓卒收行李,其物仍为夫盗去。穷途之中,屡遭拐窃,其何堪乎!复随溪南转过东门,又循而抵南门,有石梁跨溪上。越其南,水从西崖向南谷,路从东坡上南岭,西眺水抵南谷,崖环壑绝,遂注洞南入。时急于丹霞,不及西下;二里,竟南上岭,从岭上行。又二里,逾岭转而西,其两旁山腋,多下坠之穴,盖其地当水洞东南,其下中空旁透,下坠处,皆透穴之通明者也。又西南一里,路右一峡下进,有岩西南向,其上甚穹,乃下探之。东门有侧窠如结龕,门内洼下而中平,无甚奇幻。遂复上南行,又一里,逾岭脊,遂西南渐下,行坡峡间。一里,过石亭垒址,其南路分两歧:由东南者,为新、安二所,黄草坝之径;由西南者,则向丹霞而南通乐民所道也。遂从西南下。

从岭峡中平下者二里,东顾峡坑坠处,有水透崖南出,余疑为水洞所泄之水,而其势颇小,上流似不雄壮。从其西,遂西南坠坑而下。一里,抵壑中,则有溪汪然自西而东注,小石梁跨其上,曰南板桥。以别于北大道之三板桥也。其下水西自石洞出,即承水洞之下流,至是而复透山腹也。水从桥东,又合南峡一溪,东向而去,东北合软桥下流,出北板桥而东与盘江合。其南峡之溪,则自大水塘南山岚洞来。二溪

一北一南，皆透石洞而出，亦奇矣。越南板桥南一里，溯南来溪入南峡，转而西行峡中。又二里，则有坝南北横截溪上，其流涌坝下注，阔七八丈，深丈余，绝似白水河上流之瀑，但彼出天然，而此则人堰者也。坝北崖有石飞架路旁，若鸱首棹虚^①，而其石分窍连枝，玲珑上透，嵌空凑合，亦突崖之一奇也。又西三里，路缘北崖而上，西越之而下，共半里，山回水转，其水又自南向北而来者，其先东西之峡甚束，至是峡之成南北者渐宽。又循溪西崖南向行，一里，南逾一突嘴，则其南峡开而盘成大坞，南望有石梁横跨溪上。半里，度石梁而东，遂东南上坡，始与南来之溪别。东上半里，过一村，又东半里，转而南稍下，共半里，逾小溪而上，过赵官屯，遂由屯村北畔东南入坞。二里，复上岭，一里，转峡处有水飞坠山腰。循山嘴又西转而南半里，随峡东入又半里，峡中有水自东峡出，即飞瀑之上流也。小石梁跨峡而南，石碑剥落，即丹霞山《建桥记》文也。

由桥南西向盘岭，为大水塘之道，遂由桥东向溯水而入^②。其下峡中箐树蒙密，水伏流于下，惟见深绿一道，迤逦谷底。又东半里，内坞复开，中环为田，而水流其间。路循山南转，半里，入竹树间，有一家倚山隈结庐^③，下瞰壑中平畴而栖，余以为非登山道矣。忽一人出，呼余由其前，稍转而东，且导余东南登岭，乃下耕坞中去。及余跻半里，复西入樵径，其人自坞中更高呼“稍东”，遂得正道。其处四山回合，东北皆石山突兀，而余所登西南土山，则松阴寂历，松无挺拔之势，而偃仆盘曲，虽小亦然。遂藉松阴，以手掬所携饭抔而食，觉食淡之味更长也。既而循坡南上者半里，又入峡西上者一里，又南逾坳脊间半里。其坳两旁石峰，东西涌起，而坳中则下陷成井，灌木丛翳其间，杳不可窥。已循东峰之南，又转而东南，盘岭半里，其两旁石峰，又南北涌起，而峡中又下陷成洼。又稍转东北，路成两歧，一由北逾峡，一由东上峰。余不知所从，乃从东向而上者，其两旁石峰，复南北涌起。半里陟其间，渐南转，又半里，南向跻其坳，则两旁石峰，又东西涌起。越脊南，始见西南一峰特耸，形如天柱，而有殿宇冠其上。乃西南下注间，半里，复南上冈脊。回望所越之脊，有小洞一规，其门南向；其西有石峰如展旗，其东冈之上，复起乱峰如涌髻，而南冈则环脊而西，遂矗然起丹霞之柱焉^④；其中回洼下陷，底平如镜，已展土为田，第无滴水，不堪插蒔。由冈西向跻级登峰，级缘峰西石崖，其上甚峻；已而崖间悬树

密荫,无复西日之烁。直跻半里,始及山门。其门西北向,而四周笼罩山顶。时僧方种豆陇坂间,门闭莫入。久之,一徒自下至,号照尘。启门入余,遂以香积供。既而其师影修至,遂憩余阁中,而饮以茶蔬。影修又不昧之徒也,时不昧募缘安南,影修留余久驻,且言其师在,必不容余去,以余乃其师之同乡也。余谢其意,许为暂留一曰。

初二日 甚晴霁。余时徙倚四面,凭窗远眺,与影修相指点。其北近山稍伏,其下为赵官屯,渐远为普安城,极远而一峰危突者,八纳也。相去已百里。其南稍下,而横脊拥其后,为山岚洞;极远而遥峰隐隔者,乐民所之南,与亦佐县为界者也。其西坠峡而下,为大水塘,坞中自南而北,山岚洞之水,北出南板桥者也;隔溪则巨峰排列,亦自南而北,所谓睡寺山矣;山西即亦资孔大道,而岭障不可见。其东仅为度脊,上堆盘髻之峰;稍远则骈岫丛沓,迤逦东北去,为兔场营方顶山之脉者也。山东南为归顺土司^⑤。普安龙土司之属,与粤西土司同名。越其东南,为新、安二所,黄草坝诸处,与泗城接界矣。是日余草记阁中。影修屡设茶候,供以鸡薏菜、藟浆花^⑥、藤如婆婆针线,断其叶蒂,辄有白浆溢出。花蕊每一二十茎成一丛。茎细如发,长半寸。缀花悬蒂间,花色如淡桃花。连丛采之。黄连头,皆山蔬之有风味者也。

初三日 饭后辞影修。影修送余以茶酱,粤西无酱。贵州间有之而甚贵,以盐少故。而是山始有酱食。遂下山。十里,北过赵官屯,十里,东北过南板桥,七里,抵普安演武场。由其西横岭西度,一里,望三一溪北来,有崖当其南,知洞在是矣。遂下,则洞门北向迎溪,前有巨石坊,题曰“碧云洞天”,始知是洞之名碧云也^⑦。土人以此水洞,以其上有佛者为千洞。洞前一巨石界立门中,门分为二,路由东下,水由西入。入洞之中,则扩然无间,水循洞西,路循洞东,分道同趋,南向十余丈,渐昏黑矣。忽转而东,水循洞北,路循洞南,其东遂穹然大辟,遥望其内,光影陆离,波响腾沸,而行处犹暗暗也。盖其洞可入处已分三层,其外入之门为一层,则明而较低;其内辟之奥为一层,则明而弥峻;当内外转接处为一层,则暗而中坼,稍束如门,高穹如桥,耸豁不如内层,低垂不如外层,而独界其中,内外回眺,双明炯然。然从暗中仰瞩其顶,又有一圆穴上透,其上亦光明开辟,若楼阁中函,恨无由腾空而上也。东行暗中者五六丈而出^⑧,则堂户宏崇,若阿房、未央^⑨,四围既拓,而峻发弥甚;水从东南隅下捣奥穴而去,光从西北隅上透空明而

人^⑩；其内突水之石，皆如踞狮泛鳧，附壁之崖，俱作垂旂矗柱。盖内奥之四隅，西南为转入之桥门，西北为上透之明穴，东南为入水之深窍；而独东北回环迴邃，深处亦有穴高悬，其前有罅窟下坠，黑暗莫窥其底，其上有侧石环之，若井栏然，岂造物者恐人暗中失足耶？由窟左循崖而南，有一石脊，自洞顶附壁直垂而下，痕隆起壁间者仅五六寸，而鳞甲宛然，或巨或细，是为悬龙脊，俨有神物浮动之势。其下西临流侧，石畦每每，是为十八龙田。由窟右循崖而东，有一石痕，亦自洞顶附壁直垂而下，细纹薄影，是为蛇蜕皮，果若遗蜕粘附之形。其西攀隙而上，则明窗所悬也。其窗高悬二十丈，峻壁峭立，而多侧痕错愕。缘之上跻，则其门扩然，亦北向而出，纵横各三丈余，外临危坡，上倚峭壁，即在水洞之东，但上下悬绝耳。门内正对矗立之柱，柱之西南，即桥门中透之上层也。余既跻明窗，旋下观悬龙、蛇蜕，仍由谿桥下出，饭于洞门石上。石乃所镌诗碑，游人取以为台，以供饮饌^⑪。其诗乃张涣、沈思充者，诗不甚佳，而涣字极遒活可爱^⑫。镌碑欲垂久远，而为供饮之具，将磨泐不保矣^⑬，亟出纸笔录之。仍入内洞，欲一登谿桥上层，而崖壁悬峭，三上三却。再后，仍登明窗东南，援矗柱之腋，透出柱南，平视谿桥之背，甚坦而近，但悬壁无痕，上下俱绝攀践，咫尺难度。于是复下而出洞。日已下春，因解衣浴洞口溪石间。半载夙垢，以胜流浣濯之，甚快也！既而拂拭登途，忽闻崖上歌笑声，疑洞中何忽有人，回瞩之，乃明窗外东崖峭绝处，似有人影冉冉。余曰：“此山灵招我，不可失也。”先是，余闻水洞之上有梵龕，及至，索之无有。从明窗外东眺，层崖危耸，心异之，亦不见有攀缘之迹。及出水洞觅路，旁有小径，隐现伏草间，又似上跻明窗者，以为此间乃断崖绝磴耳，不意闻声发闷，亟回杖上跻。始向明窗之下，旋转而东，拾级数十层，复跻危崖之根，则裂窍成门。其门亦北向，内高二丈余，深亦如之；左有旁穴前透，多裂隙垂棖，僧以石室之为室；右有峭峡后坼，上颇氤氲盘结，而峻不可登。洞中有金仙三像，一僧栖其间，故游者携樽壘就酌于此^⑭。非其声，余将芒芒返城^⑮，不复知水洞之外，复有此洞矣。酌者仆从甚都^⑯，想必王翰林子弟，余远眺而过之。下山，循溪溯流二里，有大道，即南门桥。遂从南门入，蹶山坡北行。城中荒敝甚，茅舍离离^⑰，不复成行；东下为州署，门廨无一完者。皆安酋叛时，城破鞠为丘莽，至今未复也。出北门，还抵逆旅。是晚觅夫不得，遂卧。按君是早返辕矣。

注释

①若鸂首棹虚:鸂(yì 益)为一种像鹭鸶的能高飞的水鸟。古代船头上画着鸂鸟,故称船首为鸂首,亦借指船为鸂首。棹(zhào 照)为摇船的用具。“若鸂首棹虚”意为如凌空的船。

②遂由桥东向溯水而入:原无“遂”字,从丁本补。

③隈(wēi 威):弯曲的地方。

④丹霞:即丹霞山,今又称丹山,在盘县南境,水塘稍东,盘县到兴义的公路西边。如圆柱孤峰插天,林木蓊郁,石级盘旋而上,山顶有一小块平地。可惜寺庙今已无存。当地有“三月山,玩丹山”的说法,至今仍为风景胜地。

⑤归顺土司:明设归顺营,为普安十二营之首。今仍称归顺,又称民主,在盘县南境,为区政府驻地。

⑥藁(lǎi 垒)浆花:依其描述的形态特点,应即鱼腥草,贵州称折耳根,云南有地方称壁虱菜。

⑦碧云洞:在盘县城郊,分天洞与地洞。天洞在山腰,地洞在山麓,相距 200 余米,上下相通。穿城的三溪河流入地洞,俗称水洞。地洞高处 10 余米,宽处 30 余米,长 6.5 公里,有水陆两路,忽分忽合,蜿蜒曲折,钟乳变幻。天洞又称干洞,洞口接近峰顶,是登高眺览景色的好地方。每年中历正月二十三,当地人都来此“玩水洞”。

⑧东行暗中者五六丈而出:“东”,徐本作“西”。

⑨阿房(ē fāng):秦宫名,在渭水南岸,今西安市西郊赵家堡和大古村之间。未央:汉宫名,在今西安市西北郊的汉城乡。二宫规模皆极宏伟,至今还有遗址,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⑩光从西北隅上透空明而入:“西北隅”,徐本作“东北隅”。

⑪饌(zhuàn 撰):陈放食物。

⑫遒(qiú 囚):强劲。

⑬漶(huàn 患):模糊不可辨识。

⑭樽(zūn):本作“尊”,古代的一种酒器。叠(léi 雷):上面刻有云雷纹的酒尊。

⑮芒芒:同“茫茫”,模糊不清。

⑯都:漂亮。

⑰离离:散乱。


【今译】

五月初一日 我捆好行装寄放在旅店主人符心华的寓所中,[符心华是兰溪人。]于是往南来到普安城北门外,向东沿着城墙走。[在

此之前,与马帮商定从关岭到交水,到这里后我想前往丹霞山去,他们不能等,计算了旅程退了余款。我仓促之间收拾行李,其中的物品仍然被马夫偷去了。走投无路之间,屡次遭到拐骗偷窃,那怎么经受得起啊!再顺着溪流向南转过东门,又沿溪流抵达南门,有石桥跨在溪上。过到桥南,溪水从西边山崖流向南面的山谷中,路从东面的山坡上到南边的山岭,往西远眺,溪水流到南面的山谷后,山崖环抱,整谷断绝,水流便往南注入洞中。此时急于去丹霞山,来不及向西下去。二里,竟自往南上岭,在岭上前行。又行二里,越过岭转向西走,岭两旁的山侧,有很多下陷的洞穴,大概此地正当水洞的东南方,山腹之下中间是空的,四通八达,下陷之处,都是通有洞穴透进光亮的地方了。又往西南行一里,路右向下迸裂开一条峡谷,有个岩洞朝向西南方,洞口上部隆起很高,于是下峡去探察此洞。东边的洞口有个侧洞,好像建造的佛龕,洞口以内下洼但洞中平坦,没有什么奇特变幻之处。于是再上山往南行,又是一里,越过岭脊,就向西南逐渐下坡,行走在山坡与峡谷之间。一里,路过一处石块垒砌的石亭的废址,在它南边路分为两条岔道:由东南方向去的,是去新、安二所和黄草坝的小径;由西南去的,就是通向丹霞山而后向南通往乐民所的道路了。于是从西南方下走。

在山岭峡谷中平缓下走了二里路,向东回头看峡坑下坠之处,有股水流穿透山崖往南流出,我怀疑是水洞中外泄的水,可水势很小,上游似乎不怎么雄壮。从水流的西侧,就往西南向坑谷中下走。一里,来到整谷中,就有条溪水浩浩荡荡自西往东流注,小石桥跨在溪上,叫做南板桥。〔以区别于北边大道上的三板桥。〕桥下的流水自西边的石洞中流出,立即连接水洞的下游,到这里便又穿透山腹流出来。溪水从桥东流去,又会合南面山峡中的溪流,向东而去,在东北方汇入软桥下游之水,流出北板桥后往东与盘江合流。那条南面峡中流来的溪流,就是自大水塘南边山岚洞流来的。两条溪流一北一南,都是透过石洞流出来的,也算奇特了。越过南板桥往南行一里,溯南来的溪流走入南面的山峡,转向西行走在峡中。又行二里,就有座水坝呈南北向横截在溪上,水流涌过堤坝下泻,宽七八丈,深一丈多,极似白水河上游的瀑布,但那一处是天然形成的,而此处却是人工建水坝形成的了。水坝北边的山崖上有块岩石飞架在路旁,好像凌空的船头,而且

这块岩石分出许多孔洞,如树枝相连,玲珑剔透,上部露出亮光,凑聚在一起镶嵌在空中,也是突出的悬崖中的奇观了。又向西三里,路沿着北面的山崖往上走,向西越过山崖下行,共有半里,山回水转,那条溪水又自南向北而来,流来此之前东西向的峡谷十分狭窄,流到这里呈南北向的峡谷渐渐宽了起来。又顺着溪流西面的山崖向南行,一里,往南越过一个突出来的山嘴,就见它南面的山峡开阔起来回绕成大山坞,往南望去有座石桥横跨在溪上。半里,过了石桥往东走,于是向东南上坡,这才与南来的溪流分开。往东上坡半里,路过一个村庄,又向东半里,转向南略略下行,共半里路,越过小溪往上走,经过越官屯,便由赵官屯村北侧旁往东南进入坞中。二里,再上岭,一里,山峡转折处有水流飞坠到山腰。沿着山嘴又由西转向南行半里,顺着峡谷往东进去又走半里,峡中有水流自东方峡谷中流出,这就是飞流瀑布的上游了。小石桥跨过峡谷往南去,有块已剥落的石碑,就是丹霞山《建桥记》的碑文了。



从桥南向西盘绕于山岭之上,是到大水塘的路,于是由桥头向东溯溪水入山。路下方峡中簪深树密,溪水伏流于下,唯见一道深绿色,逶迤于谷底。又往东半里,山内山坞重又开阔起来,环绕着坞中垦为农田,而水流在田间流淌。路顺着山势往南转,半里,步入竹丛树林之间,有一家人靠着山弯建了房屋,下瞰着壑谷中平坦的田野居住,我以为这不是登山的路了。忽然间有一人出门来,呼唤我到他屋前,稍稍转向东,并且引导我往东南登岭,这才下到坞中耕地去了。待我上登了半里时,又向西走上了打柴的小径,那个人从坞中又高声呼叫“稍偏东一点”,终于找到了正道。此处四面群山合拢围绕着,东北面都是突兀的石山,则我所登的西南面的土山,却松荫寂静。松树没有挺拔的气势,却树干偃仆,盘绕屈曲,虽小树也这样。于是借着松树树荫,用手捧着随身带来的饭,团成饭团子吃,觉得吃淡饭更有滋味。随即顺着山坡往南上走半里,又进峡向西上走一里,又往南翻越在山坳山脊间半里。这个山坳两旁的石峰,在东西两面耸起,但山坳中却下陷成深井,灌木成丛密蔽其间,杳然不可窥测。不久沿着东峰的南侧,又转向东南,盘绕在岭上半里,山岭两旁的石峰,又在南北两面耸起,而峡中又下陷成洼地。又稍稍转向东北,路分成两条岔道,一条由北边穿过山峡,一条由东面上登山峰。我不知从哪里走,只好从向东而上的

那条路走，路两旁的石峰，又一次在南北两面耸起。半里路都跋涉在山峰之间，渐渐向南转，又走半里，向南登上山坳，就见两旁的石峰，又在东西两面耸起。越到山脊南面，这才见到西南方一座山峰独自耸立，形状如同擎天柱，可峰顶上有殿宇。于是向西南下到洼地间，半里，再往南登上冈脊。回头望翻越过的山脊，有个圆圆的小洞，洞口向南；脊西有石峰如迎风招展的旌旗，它东边的山冈之上，又耸起乱峰，如高盘的发髻，而南面的山冈则山脊环绕着往西而去，于是巍然耸起柱子般的丹霞山；其中下陷成环形的洼地，底部平展如镜，已经翻土成田，但只是没有一滴水，不能插秧。由冈头向西沿石阶登峰，石阶沿着峰西侧的石崖走，上去的路非常陡峻；不久崖壁间悬垂着的密树荫蔽，不再有西下烈日照射的灼热了。一直上登半里，这才来到山门。寺门朝向西北方，而四周笼罩在山顶之上。此时僧人正在山坡上的土垄间种豆，大门关着无法进去。很久之后，一个徒弟自下面到来，〔法号叫照尘。〕开门让我进去，便拿出寺中的饭食供作晚餐。不久他的师傅影修到来了，就让我在阁中歇息，并拿来茶水蔬果给我饮用。影修又是不昧的徒弟了，当时不昧到安南卫去化缘，影修挽留我多住些时间，并且说，如果他师傅在，必定不会容许我离开，因为我是他师傅的同乡。我谢过他的好意，答应为此暂留一天。

初二日 十分晴朗。我不时徘徊在楼阁的四面，凭窗远眺，与影修互相指点景色。山北边近处的山微微起伏，山下是赵官屯，渐渐远去是普安城，极远处有一座山峰高高突起的地方，是八纳山。〔相距已有百里。〕山南面稍下去，有一道横向的山脊围在它后边，那是山岚洞；极远处有山峰隐约出现，是乐民所的南边，是与亦佐县交界之处。山西面深坠入峡中去的，是大水塘，坞中自南往北的，是山岚洞之水，往北流到南板桥的溪流；隔着溪流就有巨大的山峰排列，也是自南往北，就是所谓的睡寺山了；山西边就是通往亦资孔的大道，可被山岭拦住了不能看见。山东面仅是延伸而过的山脊，脊上堆着一座似盘状发髻的山峰；稍远处就是并列的山峦重重叠叠，逶迤向东而去，是兔场营方顶山的山脉了。山东南方是归顺土司。〔普安龙土司的下属，与粤西的土司名称相同。〕越过它的东南，是新、安二所和黄草坝各地，与泗城州交界。这一天我在楼阁中起草笔记。影修多次摆设了茶点等候着，拿来鸡茛菌、蕹浆花〔藤如婆婆们使用的针线，折断它的叶蒂，就有白

色的浆液溢出。花蕊每一二十根成一簇，蕊丝细如头发，长有半寸。花朵连缀悬挂于叶蒂之间，花色如淡桃花。成丛采摘。]和黄莲头供餐，都是山菜中有风味的。

初三日 饭后辞别了影修，影修拿茶酱送给我。[粤西没有酱。贵州境内有酱但却非常昂贵，是由于缺少食盐的缘故。而到了此山才开始有了酱吃。]于是下山，十里，往北路过赵官屯，十里，向东北过了南板桥，七里，到达普安卫的演武场。由演武场西边往西横越山岭，一里，望见三一溪由北流来，有山崖位于溪南，心知洞在这里了。于是走下去，就见洞口向北迎着溪流，洞前有座巨大的石牌坊，题着“碧云洞天”，这才知道此洞的名字叫碧云了。[当地人把此洞称为水洞，把它上面有佛像的洞称为干洞。]有一块巨石立在洞口中央，把洞口一分为二，路由东面一侧下去，水由西边一侧流进去。进到洞中，却空荡荡没有阻隔，水顺洞的西侧流，路沿洞的东侧走，分道趋向同一方向，向南走十多丈，渐渐昏黑下来。忽然转向东，水顺着洞的北侧流，路沿着洞的南侧走，洞的东面竟然穹隆而起十分宽阔，遥望洞内，光影陆离，波涛之声沸腾，但行走之处仍然是暗暗的。大体上此洞从可以进入之处已分为三层：那由外面进来的洞口为一层，明亮却较低矮；洞内空阔的深处为一层，明亮而且愈加高大；在内外转接之处为一层，黑暗而且中间裂开，略略束紧如像门洞，高高隆起好似桥洞，高耸开阔之处不如内层，低矮下垂不如外层，但独自隔在其中，从内外两层回头眺望，两头望去都光辉明亮。然而从黑暗中抬头注视洞顶，又有一个圆圆的洞穴通往上面，那上边也很光明开阔，如像是楼阁包藏在其中，恨不能腾空而上了。向东在黑暗中行走了五六丈便出来，就见厅堂门户宏伟高大，好像阿房宫、未央宫，四周既已开阔，而高峻之处愈甚；水流从东南隅往下冲捣深穴而去，亮光从西北隅顶上透过明亮的虚空射入；洞内突出水面的岩石，都好像是盘踞着的雄狮、浮水的野鸭，附着在洞壁上的石崖，全如下垂的旗子、矗立的柱子的模样。大略洞内深处的四个角落，西南方是转进来的桥洞，西北面是上透亮光的洞穴，东南边是水流进去的深穴；而唯独东北方回环深邃，深处也有洞穴高悬着，它前边有个干枯的窟窿深陷下去，黑暗得不能窥见洞底，窟窿上面有侧立的岩石环绕着它，好像井栏一样，难道是造物主担心人在黑暗中失足跌下去吗？由窟窿左边沿着石崖往南走，有一条石脊，自洞顶顺着洞壁

一直垂下来,那条石痕在壁上隆起之处仅有五六寸,可鳞甲宛然,有的巨大有的细小,这就是悬龙脊,俨然有神龙浮动的气势。它的下方西面临水处的侧边,农田状的岩石一片片,这是十八龙田。由窟窿右边沿着石崖往东走,有一条石痕,也是自洞顺着洞壁一直垂下来,鳞纹细小,身影薄薄的,这是蛇蜕皮,果然好似蟒蛇蜕皮后粘附着的形态。从它西边攀着裂缝上登,就到了明亮的天窗高悬之处。那天窗高悬在二十丈高的地方,高峻的洞壁峭立,但侧面有很多锋刃状的石痕错落其间。沿着这些石痕上登,就见那洞口宽阔,也是向北出去,纵横各有三丈多,外面下临险坡,上面紧依峭壁,就在水洞的东边,只是上下高悬路绝罢了。洞口内正对着矗立的石柱,石柱的西南,就是桥洞中通的上层了。我登上明亮的天窗后,随即下去观览了悬龙脊和蛇蜕皮,仍由拱桥下出来,在洞口的石板上吃饭。石板是镌刻着诗文的石碑,游人用来作桌子,以便陈放酒食。碑上的诗是张涣、沈思充所题,诗不怎么好,不过张涣的字写得极为遒劲活泼可爱。刻碑是想要流传久远,却用来作为供饮酒的器具,将要磨损漫漶保不住了,急忙拿出纸笔抄录了诗文。仍旧进入内洞,想要登到上层的拱桥上去一次,可崖壁悬峻陡峭,三度上登三次退下来。再后来,仍登到明亮天窗的东南方,攀援到矗立石柱的侧面,钻到石柱南边,在水平方向上看见拱桥的背部,十分平坦而且很近,但高悬的石壁上没有石痕,上上下下都绝无攀附践踏之处,咫尺之间难以飞度。于是又下来出洞。已是日落之时,于是脱了衣服在洞口的溪石之间沐浴。半年来的积垢,用清澈的溪流来洗涤净,十分痛快呀!不久擦拭干净上路,忽然听到山崖上有欢歌笑语之声,疑惑洞中怎么突然有了人,回头注视洞中,原来是那明亮天窗外东面山崖上的悬崖绝壁处,似乎有人影影绰绰。我说:“这是山中神灵在召唤我,不可失去机会。”这以前,我听说水洞之上有佛龕,到来之时,四处搜寻佛龕又没有。从明亮天窗外向东眺望,层层山崖高耸,对此心里面很奇怪,也不见有可攀缘的痕迹。到出了水洞找路时,旁边有小径,隐约出现在倒伏的草丛间,又似乎是上登明亮天窗的路,以为这里是悬崖石磴断绝了,意想不到能听见人声。发现了这个隐秘的去处,连忙掉转手杖上登。开始时向着明亮天窗之下走,随即转向东,沿台阶上了数十层,再次登到危崖的根部,就见洞穴裂成门。洞口也是向北,里面高二丈多,深处也如此;左边有旁洞通到前方,有很多裂缝

和下垂的窗棂状的石片，僧人用石块把它堵塞起来作为屋子；右边有陡峭的峡谷在后面裂开，顶上盘绕着氤氲的烟气，可太陡峻不能登上去。洞中有如来佛的三尊塑像，一个和尚住在洞中，先前见到的那些游人带着酒樽在此处饮酒。不是他们的声音，我将茫然返回城里，不再会知道水洞之外，还有此洞了。饮酒人的随从仆人都十分漂亮，想必是王翰林的子弟，我远远望到他们便走过去了。下山后，沿着溪水逆流走二里，有大道，就是南门桥。于是从南门入城，踏着山坡往北行。城中十分荒凉破旧，茅屋散乱，不再成行；往东下去是州衙门，门庭官衙无一完好之处。这都是安邦彦贼首叛乱时，城被攻破，长成荒丘丛莽，至今未能恢复的缘故。出了北门，回到旅店。这天晚上未能找到脚夫，便睡了。〔这天早上巡按大人踏上归途。〕

【原文】

初四日 觅夫不得，候于逆旅。稍散步北寺，惟有空楼层阁，而寂无人焉，乃构而未就者。还，闷闷而卧。

初五日 仍不得夫。平明微雨，既止，而云油然四布。是日为端午，市多鬻蒲艾者。雄黄为此中所出，然亦不见巨块。市有肉而无鱼。余兀坐逆旅，囊中钱尽，不能沽浊醪解愁^①，回想昔年雉山之乐，已分霄壤。

初六日 夜雨达旦。夫仍不得。既午，遇金重甫者，麻城人也^②，贾而儒，索观余诸公手卷。为余遍觅夫，竟无至者。

初七日 囊钱日罄，而夫不可得，日复一日，不免闷闷。是早，金重甫言将往荆州，余作书寄式围叔。下午，彼以酒资奉，虽甚鲜而意自可歆^③。

初八日 候夫虽有至者，而恶主代为捐价^④，即符也，钱为所窃去^⑤。力阻以去。下午得骑，亦重价定之，无可奈何也。余所遇恶人，如衡阳劫盗，狗场拐徒，并此寓窃钱去者，共三番矣。此寓所窃，初疑为骑夫，后乃知为符主也。人之无良如此！夫劫盗、拐徒无论，如南宁梁冲宇^⑥、宝檀僧，并此人，俱有害人之心。余以万里一身，脱其虎口，亦幸矣！

注释

①浊醪(láo 劳):浊酒。

②麻城:明为县,即今湖北麻城。

③歆(xīn 欣):欣喜。

④措(kuò)价:索价刁难。

⑤即符也,钱为所窃去:原脱此八字,据四库本补。

⑥梁冲字:徐本作“吴仲字”,“吴”应系误字。《游记》多次提到“梁店”,姓梁无疑。但“冲”可能作“仲”。

【今译】

初四日 找不到脚夫,在旅店中等候。到北寺中去稍微散散步,唯有空楼层阁,寂静无人,这是尚未建成的寺院。回来,心情闷闷地躺下。

初五日 仍然找不到脚夫。天明时下起小雨,雨停之后,浓云四布。这天是端午节,市场上卖菖蒲艾叶的人很多。雄黄是这一带出产的东西,然而也不见有大块的。集市中有肉却无鱼。我端坐在旅店中,口袋中的钱完了,不能买浊酒解愁,回想起去年在雉山时的欢乐,已是天地之别。

初六日 夜间下雨通宵达旦。脚夫仍然找不到。中午之后,遇上了金重甫,他是麻城人,既是商人又是读书人,索取我带着的诸公的书画手卷观赏,替我四处寻找脚夫,竟然没有愿来的人。

初七日 袋中钱一天天告罄,可脚夫找不到,日复一日,不免闷闷不乐。这天早上,金重甫讲到将要前往荆州,我写了封信寄给式围叔。下午,他拿了些酒钱来奉送,虽然很少,但心里自然感到很欣喜。

初八日 坐等脚夫。虽然有来的人,但是可恶的店主代为抬价刁难,[店主就是符心华,我的钱就是被他偷去的。]竭力阻挠以致离开了。下午找到了坐骑,也是重金议定的,无可奈何呀! [我所遇到的坏人,如衡阳抢劫的强盗,狗场堡拐骗的歹徒,加上此处寓所中把钱偷去的人,一共是三次了。在此寓所偷窃的人,起初怀疑是马夫,后来才知道是符店主。人没有天良竟然如此! 抢劫的强盗、拐骗的歹徒暂且不论,如像南宁的梁仲字、宝檀和尚,加上此人,全都有害人之心。我以在万里之外的孑然一身,能逃脱他的虎口,也是万幸了!]

【原文】

初九日 平明,以行李付骑,别金重甫乃行。是早,云气秊郁^①。从普安北门外第一溪桥北,循西峡入,过税司前,渐转西南,皆溯小溪西岸行。西山崇隆,小瀑屡屡从山巅悬注。南五里,始西南登坡,是为云南坡。初二里稍夷,又一里半甚峻,过一脊而西,复上坳,共一里,为马鞍岭。越而西,遂循岭西向西南行,于是升降在岭头,盘折皆西南,俱不甚高深。五里,稍降坞中,为坳子哨。先是每处有打哨之苦,此为第一哨。今才奉宪禁,并于一处,过无问者。又南越一坳,大雨淋漓。仍前,升降大峰之西,冒雨又十五里而至海子铺^②。山坞稍开,颇大,中有水塘,即所谓海子也。有小城在其南,是为中火铺。普安二十二哨,俱于此并取哨钱,过者苦焉。先各哨分取,今并取于此。哨目止勒索驼马担夫,见余辈亦不甚阻挠,余乃入城,饭于肆。复出南门,南向登山。五里,遇驼马方牧于山坡,雨复大至,余乃先行。升降高下,俱依东大山而南,两旁多智井坠坑,不辨水从何出。又五里为大河铺^③,有水自铺东平泻坡陀下,漫流峡中,路随之而南。天乃大霁,忽云破峰露,见西南有山甚高,土人称为黑山。云气笼罩,时露一斑,直上与天齐。望而趋五里,大河之水,已渐坠深壑,似从西北坼峡去。路东南缘岭透峡东下,则山环坞合间,中洼为塘,水满其中,而四面皆高,不知出处。又东透坳下,坞间又复洼而成塘,与前虽有高下,而潴水莫泄同之。又东缘南峰而转,越其东,则东坞大开,深盘远错,千塍环壑于下。度其地在丹霞山南,山岚洞西南,余谓壑底水即北透山岚者。征之土人,云:“西峰下有入水洞,水坠穴去,不知所出。”从西峰稍下,共五里,是为何郎铺^④。越铺南,又上岭,仍依东岭行。回望云笼高峰,已在西北,时出时没,兴云酿雨,皆其所为,虽山中雨候不齐,而众山若惟瞻其马首者。循东岭南下峡中,有溪自南而来,溯之行其东岸。共五里,路忽由水渡西岸,而暴雨涨流,深涌莫能越。方欲解衣赴之,忽东山之上呼者,戒莫渡,招余东上岭行。余从之,遂从莽棘中上东岭。已得微道,随之南二里,得北来大道,果从东岭上降者。盖涉溪者乃西道,从岭者乃东道,水涸则从西,水涨则从东也。西流之中,有一线深坑,涸时横板以度,兹涨没无影,非其人遥呼,几不免冯河之险矣^⑤。从东岭下一里,则大道西濒溪,道中水漫数寸,仍揭而溯之。一里,有石梁跨溪上。其溪自西南抵东山之麓,至是横折而西,从梁下抵西山之麓,乃

转北去。盖其源发于西南火烧铺西分水岭^⑥，按志，分水岭在普安西南百二十里，即此。北流经此，又北抵黑山、何郎之南，不知所泄，即土人亦莫能悉也^⑦。石梁西麓，有穴纷骈纵横如“亦”字，故名其地曰亦字孔，今讹为亦资孔，乃土音之濶也。梁南半里，即为亦字孔驿^⑧，有城倚西山下，而水绕其东焉。比至，雷雨大作。宿于西门内周铺。

注释

①秧：原指花木稠多，此处通“浓”。

②海子铺：今名同，在盘县县治与亦资孔间的公路边。

③大河铺：应即今旧铺，在海子铺稍南的公路边。

④何郎铺：今作娥榔铺，在盘县西境，亦资孔稍北，有铁路、公路经过，铁路红果车站即建在附近。

⑤冯（píng 凭）河：徒步过河，喻其冒险行事。

⑥火烧铺：即今伙铺，又作火铺，在盘县西隅。

⑦北流经此句：此溪即今清水河，又称拖长江。源自火铺，在娥榔铺西峰下流入洞中，以后重新流出，从南往北入北盘江。

⑧亦字孔驿：今作亦资孔，在盘县西隅滇黔公路上，现为区政府驻地。

【今译】

初九日 黎明，把行李交付给马夫，告别金重甫便动身了。这天早上，云气浓郁。从普安城北门外溪流上第一座桥的北面，沿着西面的山峡进去，路过税司门前，渐渐转向西南，都是在小溪西岸逆水行走。西边的山高峻穹隆，小瀑布屡屡从山顶悬空下注。往南行五里，开始向西南登坡，这是云南坡。起初的二里路稍微平缓些，又一里半十分陡峻，越过一条山脊往西行，再登上山坳，共一里，是马鞍岭。越到岭西，就沿着岭西向西南行，于是在岭头上上下下，曲曲折折都是向西南行，都不怎么高不怎么深。五里，渐次降到坞中，是坳子哨。〔这以前每处都有哨所检查的麻烦，此处是头一个哨所。今天刚才接到禁令，各地哨卡撤销，合并于一处，这里无人查问。〕又向南越过一个山坳，忽然大雨滂沱，仍旧前行。在一座大山峰的西面上上下下，冒雨又走了十五里才来到海子铺。山坞渐渐开阔起来，很大，坞中有水塘，就是所谓的海子了。有座小城在水塘南边，这是中火铺。普安卫的二十二个哨所，都在此一并收取过哨所税费，过路的人痛苦不堪。〔先前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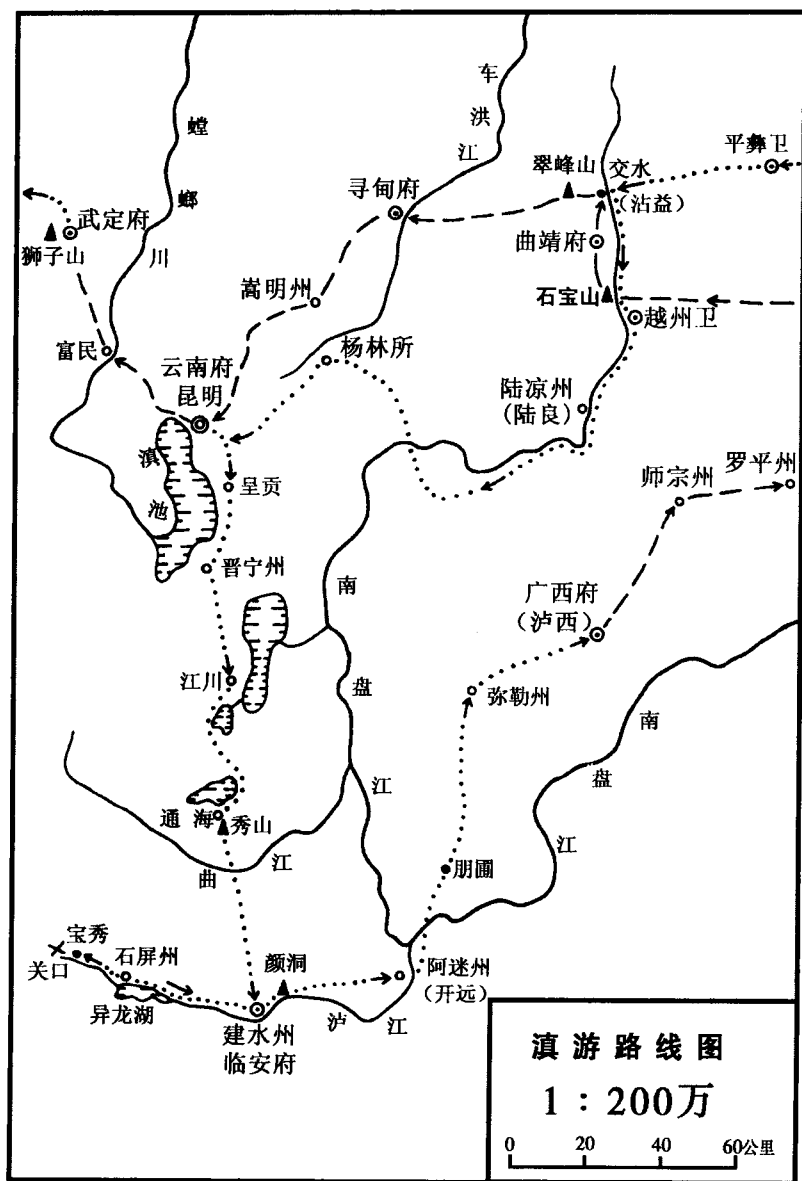




哨所分别收取,现在合并在此收取。)哨所的头目只勒索马帮挑夫,见到我们这帮人也不怎么阻挠,我便进了城,在饭馆中吃了饭。再走出南门,向南登山。五里,遇上马帮正在山坡上放牧,大雨再次来临,我便先走了。上上下下,高高低低,都是靠着东面的大山往南行,两旁有许多枯井陷坑,分辨不出水从哪里流出去。又走五里是大河铺,有水流自铺东平缓地泻到山坡下,四处漫溢流到峡中,路随着水流往南走。这时天空大晴,忽然云破峰露,见到西南方有座山十分高,[当地人称为黑山。]被云气笼罩着,此时露出一些,笔直上耸与天一般高。望着此山赶了五里地,大河之水,已渐渐坠入深壑中去,似乎是从西北方裂开峡谷流去。路往东南沿着山岭穿过山峡向东下走,就见在群山环绕山坞合拢之间,中央下洼成水塘,水贮满塘中,但四面地势都高,不知水从何处流出去。又往东穿过山坞下行,山坞间又再次下洼成水塘,与前边那个水塘虽有高低的区别,可积水无处外泄与前者相同。又向东绕着南面的山峰转,绕到它的东边,就见东面的山坞十分开阔,盘绕到深处,在远方错落有致,千百块田塍环绕于下方的壑谷。估计此地在丹霞山南边、山岚洞的西南,我认为壑底的水流就是往北穿流过山岚洞的河水。向当地人验证这个看法,回答说:“西峰下有个进水的洞,水坠入洞穴中流去,不知从何处流出。”从西峰渐渐下走,共五里,这是何郎铺。越过铺南,又上岭,仍然靠着东岭走。回头望云雾笼罩的高峰,已在西北方,时出时没,兴云作雨,都是此峰酿成的,虽然山中降雨的气象条件不一致,可是群山就像对它唯命是从的样子。沿着东岭往南下到峡中,有溪水自南流来,溯流在溪水东岸行走。共行五里,路忽然由水中渡到西岸,可暴雨后水流高涨,水深浪涌不能越过去。正打算脱衣赴水,忽然东山之上有人呼叫,告诉不要渡水,招呼我向东上岭走。我听从他的话,就从草莽荆棘中登上东岭。不久找到小道,顺着小道往南行二里,遇到北边来的大道,果然是从东岭上下降的路。原来涉溪过去的路是西道,从岭上走的路是东道,溪水干涸时就从西道走,水涨时便从东道走。西道溪流之中,有一个深坑,干涸时横放木板走过去,此时水涨木板漂没得无影无踪了,不是那个人远远呼叫,几乎免不了徒步涉水过河的危险了。从东岭下行一里,就有条大道,西侧濒临溪流,道上的水淹了几寸深,仍需提衣逆流而行。一里,有座石桥跨在溪上。这条溪水从西南方流抵东山山麓,流到这里横着折向

西,从桥下流到西山山麓,于是转向北流去。大概它发源于西南方火烧铺西面的分水岭,[根据志书,分水岭在普安城西南一百二十里,就是指此。]往北流经此地,又向北流抵黑山、何郎的南面,不知泄往何处,就是本地人也不能详知了。石桥西边的山麓上,有些孔洞纷杂并列,纵横排列,如个“亦”字,故而把此地起名叫亦字孔,今天错读成亦资孔,是土话的方音混淆了。桥南半里处,就是亦字孔驿,有城紧靠在西山下,而溪水绕到城东。及到城下时,雷雨大作。住宿在西门内的周家店铺中。





徐霞客游记全译

滇游日记一^①

【题解】

《滇游日记一》为徐霞客入滇后最初 87 天的游记，可惜在清顺治二年（公元 1645 年）江阴守城的变乱岁月毁于火。


徐霞客的这一段游踪，从散见于《徐霞客游记》的其他部分可以大致获悉。崇祯十一年（公元 1638 年）五月初十日从滇南胜境关进入云南，过平夷卫（今富源县）、交水（今曲靖市西平镇），以后折往南沿南盘江以船行为主，到了曲靖府、越州卫（今曲靖市越州）和陆凉州（今陆良县），沿途初沐石堡温泉，游览陆凉西部的石门（今乃古石林）胜景，再经嵩明州南境的杨林，达云南省城（今昆明市）。在昆明畅游太华山，写成《游太华山记》和《滇中花木记》。以后从滇池东岸往南，经呈贡、晋宁、江川等州县，到通海县游秀山，再南达临安府（今建水县），随流考察泸江源。七月十五日在石屏度过。八月初一日游颜洞，写《游颜洞记》。继续往东到阿迷州（今开远市），转北经弥勒州达广西府（今泸西县），途中写成《随笔二则》。

徐霞客在滇东、滇南的旅游路线，主要是围绕探珠江源安排的。这一带奇丽的景色，深深地吸引了他，据最初整理原稿的季会明说：“此册正入滇之始，奇遇胜游，多在其中。”经过后人多方搜求，保存至今的有四篇。西山是滇池风景名胜区的主要景点，徐霞客不但游遍山腰诸寺，还下到山麓探金线泉，上攀绝顶美女峰。《游太华山记》成为

记西山胜景最全面的游记名篇。云南四季鲜花不断,《滇中花木记》对云南名花给以很高的评价。《游颜洞记》不但描述了颜洞的奇美,也反映了徐霞客不畏险阻的精神,至今很多人还无法亲履其境。《随笔二则》是徐霞客调查访问的笔记,记黔国公沐氏的暴虐和土司普名胜为乱滇南的始末,流露出霞客对土司的痛恨和对朝政的指斥,很多材料为他书所无,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。

游太华山记^②

【原文】



出省城,西南二里下舟^③,两岸平畴夹水。十里田尽,萑苇满泽^④,舟行深绿间,不复知为滇池巨流,是为草海。草间舟道甚狭,遥望西山绕臂东出,削崖排空,则罗汉寺也。又西十五里抵高峣^⑤,乃舍舟登陆。高峣,西山中逊处也。南北山皆环而东出,中独西逊,水亦西逼之,有数百家倚山临水,为迤西大道^⑥。北上有傅园;园西上五里,为碧鸡关,即大道达安宁州者。由高峣南上,为杨太史祠^⑦;祠南至华亭、太华,尽于罗汉,即碧鸡山南突为重崖者。盖碧鸡山自西北亘东南,进耳诸峰由西南亘东北,两山相接,即西山中逊处,故大道从之,上置关,高峣实当水埠焉。

余南一里,饭太史祠。又南过一村,乃西南上山,共三里,山半得华亭寺^⑧。寺东向,后倚危峰,草海临其前。由寺南侧门出,循寺南西上,南逾支陇入腋,共二里,东南升岭,岭界华亭、太华两寺中而东突者。南逾岭,西折入腋湊间,上为危峰,下盘深谷,太华则高峙谷东,与行处平对。然路必穷极西腋,后乃东转出。腋中悬流两派坠石窟,幽峭险仄,不行此径不见也。转峡,又东盘山嘴,共一里,俯瞰一寺在下壑,乃太平寺也。又南一里,抵太华寺^⑨。寺亦东向,殿前夹堦皆山茶^⑩,南一株尤巨异。前廊南穿庑入阁,东向瞰海。然此处所望犹止及草海,若漾漾浩荡观,当更在罗汉寺南也。

遂出南侧门,稍南下,循坞西入。又东转一里半,南逾岭。岭自西峰最高处东垂下,有大道直上,为登顶道。截之东南下,复南转,遇石峰嶙峋南拥。辄从其北,东向坠土坑下,共一里,又西行石丛中。一

里,复上蹑崖端,盘崖而南,见南崖上下,如峰房燕窝,累累欲堕者,皆罗汉寺南北庵也^①,披石隙稍下,一里,抵北庵,已出文殊岩上,始得正道。由此南下,为罗汉寺正殿;由此南上,为朝天桥。桥架断崖间,上下皆嵌崖,此复嵌崖中坠。桥度而南,即为灵官殿,殿门北向临桥。由殿东侧门下,攀崖蹑峻,愈上愈奇,而楼、供纯阳、而殿、供元帝、而阁、供玉皇、而宫名抱一,皆东向临海,嵌悬崖间。每上数十丈,得斗大平崖,辄杙空架隙成之。故诸殿俱不巨,而点云缀石,互为披映,至此始豁然全收水海之胜^②。南崖有亭前突,北崖横倚楼,楼前高柏一株,浮空漾翠。并楼而坐,如倚危樯上,不复知有崖石下藉也。抱一宫南削崖上,杙木栈,穿石穴,栈悬崖树,穴透崖隙,皆极险峭。度隙,有小楼粘石端,寝龕炊灶皆具。北庵景至此而极。返下朝天桥,谒罗汉正殿。殿后崖高百仞^③。崖南转折间,泉一方渟崖麓,乃朝天桥迸缝而下者,曰勺冷泉。南逾泉,即东南折,其上崖更崇列,中止漾坪一缕若腰带,下悉隤阪崩崖,直插海底,坪间梵宇仙宫,雷神庙、三佛殿、寿佛殿、关帝殿、张仙祠、真武官次第连缀。真武宫之上,崖愈杰竦,昔梁王避暑于此^④,又名避暑台,为南庵尽处,上即穴石小楼也。更南,则庵尽而崖不尽,穹壁覆云,重崖拓而更合^⑤。南绝壁下,有猗兰阁址。

还至正殿,东向出山门,凡八折,下二里抵山麓,有村氓数十家^⑥,俱网罟为业。村南即龙王堂,前临水海。由其后南循南崖麓,村尽波连,崖势愈出,上已过猗兰旧址。南壁愈拓削,一去五里,黄石痕挂壁下,土人名之挂榜山。再南则崖回嘴突,巨石垒空嵌水折成壑^⑦,南复分接屏壁,雄峭不若前,而兀突离奇,又开异境。三里,下瞰海涯,舟出没石隙中,有结茅南涯侧者,亟悬仄径下,得金线泉。泉自西山透腹出,外分三门,大仅如盎^⑧,中崆峒,悉巨石欹侧,不可入。水由盎门出,分注海。海中细鱼溯流入洞,是名金线鱼。鱼大不逾四寸,中腴脂,首尾金一缕如线,为滇池珍味。泉北半里,有大石洞,洞门东瞰大海,即在大道下,崖倾莫可坠,必迂其南,始得透迤入,即前所望石中小舟出没处也。门内石质玲透,裂隙森柱,俱当明处。南入数丈辄暗,觅炬更南,洞愈崇拓。共一里,始转而分东西向,东上三丈止,西入窈窕莫极。惧火炬不给,乃出。

上山返抱一宫。问山顶黑龙池道,须北向太华中,乃南转。然池实在山南金线泉绝顶,以此地崖崇石峻,非攀援可至耳。余辄从危崖

历隙上，壁虽峭，石缝多棱，悬跃无不如意。壁纹琼葩瑶茎，千容万变，皆目所未收。素习者惟牡丹，枝叶离披，布满石隙，为此地绝遣^①，乃结子垂垂，外绿中红，又余地所未见。土人以高远莫知采鉴，第曰山间野药，不辨何物也。攀跻里余，遂蹶巅，则石萼鳞鳞，若出水青莲，平散竟地。峰端践侧锊而南，惟西南一峰最高。行峰顶四里，凌其上，为碧鸡绝顶^②。顶南石萼骈丛，南坠又起一突兀峰，高少逊之^③，乃南尽海口山也。绝顶东下二里，已临金线泉之上，乃于耸崖间观黑龙池而下。

注释

①《滇游日记一》《滇游日记二》皆在乾隆刻本第五册上。《滇游日记一》正文原缺，乾隆本载有小记三则、随笔二则。徐本原缺第七册。《滇游日记一》散佚的经过，诸本整理者有记录。季会明曰：“乙酉七月，余宗人季杨之避难于舅氏徐虞卿处，顾余于馆，见《霞客游记》，携《滇游》一册去。不两日，虞卿为盗所杀，火其庐，记付祖龙。是书遭其残缺，亦劫数也！原稿后又抢散，此集亦失而复得，危矣哉！幸矣哉！但全集今唯义兴庠友曹骏甫处有之。骏甫亦好游，慕霞客之高，闻变，诣吊，已葬，拜墓而去。后又来，欲求遗书校录，为刊刻计。子依以原稿付去，逾一年而返赵，云已誊录。今其集必全。况此册正入滇之始，奇遇胜游，多在其中，甚不可缺，访而得之，亦甚易也。又诗稿一册，仲昭付梓人陈仲邻；仲邻遇难，稿亦散失。然其诗另为一册，与记不相连属，缺之犹可；记缺一，便不成集，当急求之。”陈体静曰：“余尝考介翁于宜兴史氏购得曹氏底本，而此册中亦仅载游太华、颜洞数小记而已，其间自五月初九至八月初六，凡八十七日日记，仍不可得。想曹氏以其经行之略已见于《盘江考》中而概削之者，则知骏甫所录，先已非全文也。文章缺陷，信乎有数存焉，为之浩叹！”徐镇按：“《滇一》日记，已为烬简，介翁蕞残补治，定知非辑缀假合也。或者一并汰之，直将《太华》数节，别作记外赘笔，而《滇一》则仍阙如，岂复成令丙耶？兹从陈本编正。”

《滇游日记一》的散佚，使人们无法知道霞客在滇东、滇南的详细游程，但从散见《游记》其他部分的追叙、对比记载，可大致获悉霞客的游踪。

霞客由黔入滇，从亦资孔经火烧铺越小洞岭，再经明月所过滇南胜境关入云南，到交水（今沾益）住龚起潜家。以后，沿南盘江以船行为主，到了曲靖和陆凉（今陆良），途经石堡温泉和越州。《盘江考》提到此段旅途经过：“余憩足交水，闻曲靖东南有石堡温泉胜，遂由海子西而南。”“有船南通越州，州在曲靖东南四十里。舟行至州，水西南入石峡中，悬绝不能上下，乃登陆。十五里，复下舟，南达陆凉州。”后来，霞客又从嘉利泽南岸，经过杨林西登老脊，达云南省城。从陆凉至杨林间的路线缺载，但根据霞客常取问道，尽量不走重复路线的习惯，很可能从陆

凉往西到了石林,再从石林北达嵩明县南境。石林在陆凉西不远,正当交通大道上,早在元代即有记载,称为石门,霞客游石林的条件完全具备。

霞客游滇南,系经呈贡、晋宁,南沿大坝河,过四通桥、河洞铺、关索岭,经江川县,游通海县南的秀山,对山茶花有深刻的印象。再往南,越建通关,过曲江桥,经南庄到临安(今建水)。从临安随流考南盘江西源,西到石屏、宝秀,至宝秀西十里的关口。霞客曾泛舟异龙湖,《盘江考》中有一段记载异龙湖的景色,十分生动。从石屏返回临安,再东行过金鸡哨游颜洞,经漾田越中道岭到阿迷(今开远),留下《游颜洞记》。从阿迷渡盘江经朋圃、竹园达弥勒,途中洗沐翠微温泉。再从弥勒往东行九十里,过大麻子哨,达广西府(今泸西),留下《随笔二则》。其所行路线,《滇游日记二》八月十三日记有一段概述:“自省至临安,皆南行。自临安抵石屏州,皆西北。自临安抵阿迷,皆东北。自阿迷抵弥勒,皆北行。自弥勒抵广西府,皆东北。”

霞客滇南之行的时间,《滇游日记十一》七月十五日记:“是夕为中元,去岁在石屏,其俗犹知祭先,而此则寂然矣。”则戊寅年(崇祯十一年,公元1638年)七月十五日在石屏,八月初一日离开临安游颜洞。

②太华山:又称碧鸡山,今俗称西山,因其山形酷似美人仰卧,又称睡美人山或睡佛山,为昆明市郊著名风景区。对昆明碧鸡山的秀丽景色,唐时已有记载。《蛮书》卷二载:“碧鸡山在昆池西岸上,与拓东城隔水相对。从东来者冈头数十里已见此山。山势特秀,池水清澹。水中有碧鸡山,石山有洞庭树,年月久远,空有余本。”在元代,碧鸡山亦一著名风景。《元混一方輿胜览》中庆路景致载:“碧鸡山,山在城西,峰峦秀拔,为诸山长,俯瞰滇池,一碧万顷。”明代对碧鸡山的描述更为生动。正德《云南志》云南府山川载:“碧鸡山在府治西南三十里。东瞰滇泽,苍崖万丈,绿水千寻,月映澄波,云横绝顶,云南一佳景也。相传昔有碧凤翔翥此山,后讹为碧鸡云。”西山北段幽奥深邃,南段峭壁千仞,山腰有华亭寺、太华寺、三清阁三组建筑群,还有著名音乐家聂耳墓。过去游西山多乘小船横渡滇池,爬千步崖,后来新建了登山公路,可乘车直达三清阁。

③省城:指明代云南布政司治所云南府城,附郭县昆明,即今昆明市区。

④萑(huān 环)苇(wěi 伟):长成后的芦苇。

⑤高峣(qiāo):旧称高峣渡。今名同,在滇池西岸西山脚下,但已失去水陆交通码头的作用。从昆明到滇西的公路从旁边经过。

⑥迤(yǐ 以)西:明时云南有迤东和迤西之分,为地区名。以昆明为中心,迤东包括今滇东及滇南,迤西即今滇西。清初在此基础上设迤东道和迤西道,乾隆年间又从迤东道中分出迤南道,专管滇南。清代成为政区名,这就是通常所称的“三迤”。至今人们仍按三迤称呼滇东、滇西和滇南。

⑦杨太史:即杨慎(公元1488—1559年),字用修,号升庵。四川新都人,现新

都桂湖建有杨升庵纪念馆。明武宗时,杨升庵殿试第一,授翰林院修撰,人称“杨状元”、“杨太史”。世宗初,因议朝政,被廷杖,谪戍云南永昌卫。杨升庵在滇三十五年(公元1524—1559年),足迹遍及云南主要地区,著述甚多,保存了不少有关云南的诗文及历史资料。云南人民怀念他,至今还有不少关于他的传说和遗物。杨升庵在云南住得较久的地方要算昆明高峣,他的住处名叫“碧峣精舍”或“海庄”,后人于此建祠纪念,即杨太史祠。光绪七年(公元1881年)改名升庵祠。杨太史祠在今徐霞客小学与普贤寺之间,居高临下,背山面水,憩览其适。近年经过整修,普贤寺并入,建立杨升庵纪念馆和徐霞客纪念馆,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⑧华亭寺:相传大理时善阐侯高家曾在华亭寺原址修建别墅,高家的后人给此山取名华亭山,名称沿用到现在。元代修建了圆觉寺,明代即称华亭寺。

⑨太华寺:《明一统志》云南府寺观:“太华寺,在太华山顶,元赛典赤建,俯瞰滇池。僧佛财于寺中建为高阁,本朝都督沐昂为匾曰‘一碧万顷’。”太华寺在明代为西山最大的寺院,此阁即指一碧万顷阁。该寺环境清幽,至今仍以茶花、玉兰、桂花等名花取胜。

⑩墀(chí 迟):台阶。

⑪罗汉寺:即今三清阁建筑群。

⑫水海:滇池被海埂分为两部分。北部即草海,明时又称西湖,湖水较浅,湖面较小。南部即水海,又称外海或昆阳海,湖水较深,湖面宽广。

⑬仞(rèn 刃):古代长度单位,各时期标准有变化,周制为八尺,汉制为七尺,东汉末则为五尺六寸。

⑭梁王:元代封在云南地区的皇族,他们经常以皇帝的代理人身份在云南进行统治,甚至干预和监督行省的一切事务,在王府管辖范围内享有绝对权力。

⑮更南句:今西山自此以南,还有从绝壁上凿出的数百公尺曲折蜿蜒的隧道和凤凰洞、慈云洞、云华洞、达天阁等石室,总称龙门石刻。系清代贫穷道士吴来清及附近数十户石工,从乾隆四十六年(公元1781年)至咸丰三年(公元1853年),在前后七十二年内冒着生命危险断断续续开凿出来的,成为西山风景最精彩的部分。

⑯有村氓句:此即今山邑村,又称龙门村。从三清阁门口到龙门村足有石阶千级,此路称为千步崖。

⑰罅(wèn 问):裂罅,破而未离称为罅。

⑱盎(āng):古代的一种腹大口小的器皿。

⑲绝遘(gòu 构):绝难遇见的。

⑳碧鸡绝顶:西山绝顶美女峰海拔2511米,比滇池水面高出625.5米,为昆明周围诸山的最高点。绝顶周围一片石萼,今俗称小石林。

㉑逊(xùn 训):差,不如。


游太华山记

【今译】

从省城昆明出发，往西南走二里后上船。两岸耕地平整，夹水延伸。船行十里就看不到农田。水中长满芦苇，船航行在芦苇丛中，还感觉不到滇池这个大湖，这就是草海。芦苇之间的航道十分狭窄，遥望西山，像张开的手臂绕向东边伸出去，陡峭的崖壁排空耸立，那是罗汉寺。又往西航行十五里抵达高峣，于是离开船上岸。高峣是西山中部的低凹处。南部、北部的山都绕向东边伸出去，只有中部往西收缩，水也向西紧逼，有数百家人靠山临水而居，是去滇西大路的必经之地。从高峣往北上为傅园，从傅园往西上五里，为碧鸡关，是通到安宁州的大路。从高峣往南上，有杨太史祠，从杨太史祠往南到华亭寺、太华寺，最后到罗汉寺，就是碧鸡山向南突出、山崖重叠的地方。大致碧鸡山从西北横贯东南，进耳等山峰从西南横贯东北，两道山交接的地方，就是西山中部低凹处，所以大路从这里经过，在上面设置关卡，高峣实际上是水陆码头。

我往南上一里，在杨太史祠吃饭。又往南走过一个村庄，就往西南上山，一共走了三里，来到山腰的华亭寺。华亭寺正面朝东，背靠陡峰，前方对着草海。从寺南边的侧门出去，沿着寺南往西上，往南越过分支陇冈进入山谷，一共二里，往东南登岭，这就是在华亭寺、太华寺之间而向东突出的山岭。往南越过岭，转西进入山腋会聚处，路上面是陡峰，路下面盘绕深谷，太华寺高高峙立在山谷东边，和路平行相对。然而必须走完山谷西侧，然后才往东转出山谷。山谷中悬挂着两股飞流，坠入石窟，幽深、峻峭、惊险、狭窄，不走此路是见不到的啊。转出峡谷，又往东绕过山口，一共走了一里，往下看到一座寺庙在下面的壑谷中，是太平寺。又往南走一里，到太华寺。太华寺也是正面朝东，殿前的石阶两旁都是山茶花树，靠南的一棵特别大得出奇。从前廊往南穿过厢房进入一碧万顷阁，阁向东俯瞰滇池。但这里还只能看到草海，如果要领略浩浩荡荡的滇池大观，应当还要去到罗汉寺南面。

于是从南边的侧门出寺，稍稍往南下，顺着山岨往西进去。又转



东走一里半,往南越岭。岭从西部山峰最高处向东垂下来,有大路一直上去,是登上峰顶的路。横穿大路往东南下,再转南,遇见石峰嶙峋、往南簇拥。于是从石峰北面,向东坠下土坑,一共走了一里,又往西走进石头丛中。一里,又往上从崖边攀登,盘绕着崖往南走,看见南边的崖上崖下,蜂房燕窝般的建筑,层层叠叠,像要坠落,那都是罗汉寺的南庵和北庵。穿过石缝逐渐下,一里,到北庵,不久出到文殊岩上,才走上正路。从这里往南下去,是罗汉寺正殿;从这里往南上,是朝天桥。桥架在断崖之间,上下都是险崖,这里又山崖断开、中部下坠。过桥往南走,就到灵官殿,殿门朝北对着桥。从殿东的侧门下去,攀崖壁登峻道,越往上越奇妙,又有楼、〔供奉纯阳祖师。〕又有殿、〔供奉元始天尊。〕又有阁、〔供奉玉皇大帝。〕又有宫、〔名抱一宫。〕都朝东正对滇池,镶嵌在悬崖之中。每向上攀登几十丈,便有一块斗大的平台在崖间,于是就在这空间架木建成庙宇。所以各个殿都不大,但白云崖石点缀,彼此映衬,到这里才地势开阔,观览到了整个滇池外海的胜境。南崖边有间亭子向前突出去,北崖边有楼房横列,楼前有一棵高大的柏树,碧绿的枝叶飘浮在空中。傍楼而坐,如同乘坐在高悬的船上,再也感觉不出还有崖石在下面支撑着呢。抱一宫南面陡峭的崖壁上,钉有木桩,铺成栈道,穿通石洞,栈道悬在崖上的树木中,石洞穿透崖间的缝隙,都极其险阻峻峭。穿过缝隙,有座小楼像黏在石崖边,住处、神龛、炊具都有。北庵的景物到这里才结束。往回走,下朝天桥,到罗汉寺正殿拜佛。殿后的山崖有百仞高。山崖南面的转折处,有方方的一汪泉水汇聚在崖脚,是从朝天桥山缝中涌出后流下来的,名勺冷泉。往南越过泉水,立即转向东南,从这里往上山崖更加高耸,只有一缕像腰带一样的平地绕在半山中,往下全是坍塌的斜坡、崩裂的崖壁,直插入滇池底,小平地上的佛寺神宇、仙人宫殿,〔雷神庙、三佛殿、寿佛殿、关帝殿、张仙祠、真武宫〕依次连着排列。真武宫之上,山崖愈加耸立奇特,从前梁王在这里避暑,又名避暑台,是南庵的尽头,上面是辟石而建的小楼。再往南,则庵尽而崖不尽,崖壁高耸,白云覆盖,重重的山崖分开后又合拢。南头绝壁下,有猗兰阁旧址。

回到正殿,往东从山门出去,共转八道弯,向下走了二里抵达山麓,有数十家村民居住在这里,都以捕鱼为业。村南是龙王堂,堂前正对滇池外海。从龙王堂背后往南顺着南崖麓过去,村庄尽头处水波连

接山崖，山崖的气势更加突出，上面已经过了猗兰阁旧址。南壁更加宽大、陡峭，一直延伸五里，黄色的石痕悬挂在崖壁下部，当地人称为挂榜山。再往南则崖壁曲折环绕，山嘴突出，巨石凌空垒起，嵌入水中，断开裂缝。往南和屏风般的崖壁忽分忽接，雄伟、峻峭比不上前面，但高耸离奇，又别开异境。走三里，往下俯瞰滇池岸边，船只在石缝中出没，南岸旁边建有茅草房，赶快从又陡又窄的小路下去，找到了金线泉。泉水从西山腹部穿出，外面分为三道门，每道门只有盎那么大小，中间是空洞，但全是倾斜的巨石，不能进去。泉水从盎大的门流出，分别注入滇池。滇池中的一种小鱼溯流进入洞中，名叫金线鱼。金线鱼的大小不超过四寸，鱼味鲜美，首尾之间有一缕金线，是滇池的珍贵美味。金线泉北部半里处，有个大石洞，洞口向东俯瞰滇池外海，就在大路下面，石崖倾覆而没有地方能够下去，必须绕到洞南，才得以迂回进入，就是先前所看到的小船在石缝中出没的地方。洞内石质玲珑剔透，裂隙和石柱森列，都在亮处。往南进数丈就黑暗了，寻到火把后再往南进去，洞更高、更开阔。共进去一里，才转而分成朝东朝西方向，往东上去三丈就到底了，往西进则很幽深而无法穷尽。担心火把不够，于是出洞。

上山回到抱一宫。询问去山顶黑龙池的路，必须向北去到太华山中部，才往南转。而黑龙池其实在山南金线泉的最高顶上，因为这里山崖崇高、石壁陡峻，不是攀援能够到达的。我于是从陡直的崖壁间踩着裂隙往上爬，崖壁虽然陡峭，但石缝棱角突出，悬空着往上跃没有不如意的时候。崖壁缝隙中有一种花，如同琼花玉茎，形态千变万化，都是前所未见的。我一向熟悉的只有牡丹，枝叶散乱，布满石缝，在这里是绝难遇见的，而此花结子下垂，外绿中红，又是我家乡所见不到的。当地人因为山高路远而不知道采摘鉴赏，只认为是山间野药，分不清是什么品种。往上攀爬一里多，就登上了山顶，于是鱼鳞状的石萼，像出水的青莲花，均匀地撒得满地都是。踩着峰头侧边的石头往南，惟有西南的一峰最高。在峰顶上走了四里，登上最高处，是碧鸡山绝顶。顶南石萼丛丛排排，南边坠下去的地方又突起一座陡峰，比碧鸡山绝顶稍低，是南边尽头处海口的山。从绝顶上往东下二里，已经到达金线泉的上面了，于是在高耸的山崖间观看黑龙池后下山。

滇中花木记^①

【原文】

滇中花木皆奇，而山茶、山鹃为最。

山茶花大逾碗^②，攒合成球，有分心、卷边、软枝者为第一。省城推重者，城外太华寺。城中张石夫所居朵红楼楼前，一株挺立三丈余，一株盘垂几及半亩。垂者丛枝密干，下覆及地，所谓柔枝也；又为分心大红，遂为滇城冠。

山鹃一花具五色^③，花大如山茶，闻一路迤西，莫盛于大理、永昌境。

花红形与吾地同^④，但家食时，疑色不称名，至此则花红之实，红艳果不减花也。

注释

①滇：古代族名，春秋战国至秦汉期间，活动于滇池地区。战国时，楚国庄蹻带兵至其地，“变服从其俗，以长其民”，称为滇王。汉武帝开西南夷（元封二年，公元前109年），在今云南置益州郡，滇的中心设滇池县，成为益州郡治所。后来，滇成为云南省的简称。解放后，曾在晋宁县晋城稍西滇池边的石寨山进行了四次发掘，发现滇王及其王室贵族的墓葬四十八座，出土五千余件精美的青铜器及部分铁器，还有西汉中央赐予的“滇王之印”金印，证明这里就是古滇国的中心。石寨山遗址已被列为云南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并建立了标识。这些精美的铜器，为研究古代滇族的社会生活和阶级关系，提供了生动的资料，现珍藏在云南省博物馆里。

②山茶：明代云南的山茶已很著名，明人王象晋的《群芳谱》载：“山茶一名曼陀罗，树高者丈余，低者二三尺。枝干交加，叶似木樨，梗有棱，稍厚，中阔寸余，两头尖，长三寸许，面深绿光滑，背浅绿，经冬不脱。以叶似茶，又可作饮，故得茶名。”“闻滇南有二三丈者，开至千朵，大于牡丹，皆下垂，称绝艳矣。”该书记载了山茶的二十个品种，但他还说“不可胜记”。现云南茶花已达105种，被逐步移植到其他省和国外。

③山鹃：即杜鹃花，又称映山红，属杜鹃花科，被誉为中国三大名花之一。我国有400多种杜鹃花，其中云南占250多种。

④花红：又称林檎、沙果，蔷薇科落叶小乔木。果实秋季成熟，为红色或黄色，果味似苹果。

滇中花木记

【今译】

云南省的花木都奇特，而山茶、山鹃最引人注目。

山茶的花比碗还大，花瓣层层聚集、团成球形，有分心、卷边、柔枝，是上品。省城昆明所推重的，是城外太华寺的山茶。城中张石夫所居住的朵红楼前，一棵山茶树挺立，有三丈多高；另一棵山茶树盘旋垂盖，几乎遮住半亩地。垂着的这一棵枝干丛生稠密，往下一直盖到地，就是所说的柔枝；又是分心、大红色，于是被誉为省城中的山茶之冠。

山鹃有五种颜色，花朵像山茶一样大，听说滇西一带，什么地方的山鹃都比不上大理府、永昌府境内的繁丽。

花红的形状和我家乡的相同，只是在家乡吃花红时，对果子的颜色与名称不符有怀疑，到云南花红才名符其实，红艳艳的果子不亚于红花的颜色。

游颜洞记^①

【原文】

临安府颜洞凡三，为典史颜姓者所开^②，名最著。余一至滇省，每饭未尝忘巨鹿也^③。遂由省中南过通海县^④，游县南之秀山^⑤。上一里半，为灏穹宫。宫前巨山茶二株，曰红云殿。宫建自万历初，距今才六十年，山茶树遂冠南土^⑥。又南抵临安府^⑦。城南临泸江^⑧；此江西自石屏州异龙湖来^⑨，东北穿出颜洞；而合郡众水，亦以此洞为泄水穴也。

于是觅一导游者于城东接待寺。颜洞太道，当循城而南，渡泸江桥；导者从寺前隔江东北小路行，遂不得渡泸江，东观三溪会合处。由寺北循塘岸东行，塘东皆红莲覆池，密不见水。东北十五里，渡赛公桥。水自西北来，东南入泸。又五里，上山，为金鸡哨。哨南泸江会诸水，由此东入峡。峡甚逼，水倾其中，东抵洞口尚里余。望洞顶石崖双劈，如门对峙，洞正透其下，重冈回夹之，不可得见。求土人导入，皆

曰：“水涨流急，此非游时。若两月前水涸，可不桥而入；今即有桥，亦不能进，况无桥耶！”桥非一处，每洞中水深处，辄架木以渡。往例按君来游，架桥费且百金，他费亦百金。土人苦之，乘普酋兵变，托言洞东即阿迷境，叛人尝出没此，遂绝官长游洞者。余必欲一至洞门，土人曰：“须渡江南岸，随峡入，所谓泸江桥大道也。”始悔为导者误，乃舍水洞，觅南明、万象二陆洞。

从峭东下坡，复上山登顶。东瞰峡江环峡东入，洞门即在东峡下。余所登山处，正与其上双崖平对，门犹为曲掩，但见峭崖西向，涌水东倾，捣穴吞流之势，已无隐形矣。东北三里，逾岭脊下山。二里，则极东石壁回耸，如环半城，下开洞门北向。余望之有异，从之直下，一里，抵峡中。又一里半，抵东壁下。稍南上，洞门廓然，上大书“云津洞”，盖水洞中门也。游颜洞以云津为奇：从前门架桥入，出后门，约四五里，暗中傍水行，中忽辟门延景，其上又绝壁回环，故自奇绝。余不能入其前洞，而得之重巉绝巘间，且但知万象、南明，不复知有云津也，诚出余意外。遂瞰洞而下。洞底水从西南穴中来，盘门内而东，复入东南穴去。余下临水湄，径之，水阔三丈，洞高五六丈，而东西当门透明处，径可二十丈。但水所出入，直逼外壁，故非桥莫能行。出水西穴，渐暗不可远窥；东为水入穴处，稍旁拓，隔水眺之，中垂列乳柱，缤纷窈窕。复上出洞外，上眺东南北三面，俱环壁无可上。仍西出旧道，北上山。东一里，逾岭，已陟东壁回环上岭，坞中东向一里。其地南北各起层峰，石崖时突，万象洞即在北崖上，乃导者妄谓在南崖下。直下者一里，抵南崖。一洞东向，高四丈，水从中涌出，两崖角起，前对为峡，水出洞破峡，势极雄壮，盖水洞后门也。又东二里，抵老鼠村，执途人问之，万象洞在西北岭上，即前所从下山处，洞甚深，历降而下，底与水洞通。余欲更至洞门，晚色已合，去宿馆尚十里^①。念此三洞，慕之数十年，趋走万里，乃至而叛彝阻之，阳侯隔之^②，太阳促之，导人又误之，生平游展，斯为最厄矣！

注释

①《嘉庆重修一统志》临安府山川载：“石岩山，在建水县东十五里，或谓之蒙山。山麓有洞，异龙湖泸江诸水流入其中，复出入阿迷州界。府志：山麓有洞三。一曰水云洞，亦名云津洞，亦名中洞，亦名岩洞，门前虚敞，可容数百人，泸江之水

赴以为壑，冬月水落，架桥列炬而入，石笋倒垂，如龙蛇虎豹之状，旋转回合，几二十里。一曰南明洞，在水云洞后，上有两窍，阳光射入，见石床丹灶。一曰万象洞，与南明洞相连，势更峻绝，历级而上，隐隐闻风雷声。通志：昔迁客阎阁所辟，又称阎洞，亦曰句町三洞。”今仍称颜洞，为建水县的风景胜地。

②典史：知县下面掌管缉捕、监狱的属官。

③巨鹿：古郡名，治巨鹿，在今河北平乡县西南。《史记·冯唐传》：“今吾每饭，意未尝不在巨鹿也。”后来称时刻不忘为每饭不忘。

④通海县：隶临安府，即今通海县。

⑤秀山：《嘉庆重修一统志》临安府山川载，秀山“又名青山，又名螺峰，列翠如屏，黄龙居左，白马居右，俯瞰城郭。《滇志》：宋开禧元年（公元1205年），段氏就秀山建启祥宫，山半有判府泉，因爨判而名。”大理时置秀山郡，因山名郡，反映秀山在大理时已很著名。秀山与通海城相连，风景秀丽，文物古迹甚多。由毓秀坊登山，沿途古刹亭阁参差，重要的有普光寺、灏穹宫、涌金寺等建筑群。普光寺有元代宣光七年（公元1377年）古碑。附近有空心砂石岩钵，淙淙流水，可容数挑，即古判府泉。灏穹宫原名启祥宫，规模宏敞，即霞客欣赏茶花处。宫后有建文帝祠，杨升庵书额“慈仁寺”。再上为清凉台，传说建文帝曾驻锡于此。最上有涌金寺，为段思平重建，铸铜佛百余尊，惜已不存。今有古柏两棵，传为宋代人所植。登古柏阁远眺，可饱览杞麓湖浩渺的波光 and 通海坝子如画的村舍田畴。现建为秀山公园供游人登临。

⑥山茶句：秀山山茶还有更早的记录。《元混一方輿胜览》载：“秀山，山有山茶一株，花如木芍药，中原所未见也。”

⑦临安府：附郭为建水州，即今建水县。雄伟的迎晖门（东门）城楼至今仍存，上有明代洪武二十五年（公元1392年）临安卫铸的大铜钟。

⑧泸江：今名同。异龙湖水从泸江经建水、开远流入南盘江。

⑨石屏州：隶临安府，即今石屏县。

⑩去宿馆以上句：《滇游日记二》八月十八日记：“自初一漾田晴后，半月无雨。”漾田，今名同，在建水县东境，位于古代临安到阿迷的大道上，正当颜洞稍东“去宿馆尚十里”的位置。则霞客游颜洞的时间，当为戊寅（崇祯十一年，公元1638年）八月初一日。当晚宿漾田，该日晴。


⑪阳侯：古代传说中的水神名。

游颜洞记

【今译】

临安府颜洞共三个洞，是姓颜的典史所开辟的，最为著名。我一

到云南省,时刻不曾忘游颜洞的事。于是从省城昆明往南,经过通海县,游览位于县南的秀山。上山一里半,是灏穹宫。宫前有二棵巨大的山茶,名红云殿。灏穹宫建于万历(公元1573—1619年)初年,距离现在才六十年,但山茶树就已经是滇南第一了。又往南抵达临安府。府城南部临近泸江;泸江从西边的石屏州异龙湖流来,往东北穿出颜洞;全临安府的众多河流,也是以颜洞为泄水孔道。



于是在城东接待寺找了一名导游。去颜洞的大路,应当顺着府城南向南走,过泸江桥;导游从寺前与大路隔江的小路往东北行,就没能过泸江,往东观看三股溪流会合的地方。从接待寺北沿着池塘岸边往东行,池塘东部全是红莲覆盖,密密丛丛而看不见水。往东北走了十五里,过赛公桥。桥下的水从西北流来,往东南注入泸江。又走五里,上山,是金鸡哨。哨南泸江与各股水流汇合,从这里往东流入峡谷。峡谷十分狭窄,江水倾泻其中,往东流到洞口还有一里左右。远远看去,洞顶两边如刀劈开的石崖,像门一样地对峙着,洞直直从门下穿过,被重重的山冈包围挟持,无法看见。请求当地人引导我进去,都说:“水位涨,水流急,现在不是游洞的季节。如果在两个月前的枯水季节,可以不架桥就进洞了;现在即使有桥,也不能进去,更何况没有桥呢!”洞里的桥不只一座,洞中每一处水深的地方,都架有木桥。从前惯例,按察使来游颜洞,架桥要花费将近百两银子,其它费用也要花费百两银子。当地人因此苦不堪言,便乘普名胜叛乱的机会,借口颜洞东边的出口是阿迷州境,叛军曾经从这一带出没,于是来游洞的官员才绝迹了。我决心一定要去到洞口,当地人说:“必须渡过泸江,到江南岸,顺着峡谷进去,就是走所说的泸江桥大路。”我才后悔被导游耽误了,于是离开水洞,去寻找南明、万象两个陆洞。

从金鸡哨往东下坡,又登上山顶。往东俯瞰,峡谷中的江水绕着峡谷往东流进洞,洞口就在东边的峡谷下面。我所登上山顶,正好与洞顶两边的石崖平行相对,洞口仍然被曲折的山谷遮掩,只看见陡峭的石崖向西,汹涌的江水向东倾泻,水捣洞穴、洞吞江流的气势,已经暴露无遗了。往东北走三里,越过岭脊下山。二里,则最东面的石壁旋转着耸起,如同半圆形的城墙,下面敞开着的洞门朝北。我看其地势不同寻常,从岭上直下,一里,抵达峡谷中,又走一里半,来到东面的石壁下。稍稍往南上去,便是十分开阔的洞

口，洞门上写着“云津洞”三个大字，原来是水洞的中门。游颜洞以游云津洞为奇特：从前门架桥进洞，从后门出洞，大约四五里深，在黑暗中紧靠水流而行，途中忽然辟有中门，引进日光，洞上面又有绝壁旋绕，所以自然是奇妙绝顶。我没能从前门进入水洞，却得以从重嵒绝巘之间的中门进去，而且原来只知道有万象洞、南明洞，不知道还有云津洞，游云津洞的确出乎我意料之外。于是俯视着洞而下。洞底的水从西南的洞穴流来，在洞门内盘绕着向东流，又从东南的洞穴流去。我下到水边，估量洞的大小，水面有三丈宽，洞有五六丈高，而位于东西之间正当门的透明处，洞的直径大约二十丈。但水从洞中流出流进，一直逼近朝外的洞壁，所以没有桥就不能行走。西边的出水洞，逐渐地暗下去而不能看得很远；东边水流进洞穴之处，旁边渐渐拓开，隔着水眺望，其中钟乳石柱直立，缤纷窈窕。又往上走出洞外，眺望洞口上的东南北三面，都是崖壁环绕无法上去。仍然往西从原路出来，往北上山。往东走一里，越岭，继而登上了东边的崖壁，回环上岭，从坞中往东走一里。这里南面、北面分别耸起层层山峰，石崖不时地突起，万象洞就在北面石崖上，而导游却乱说在南面崖下。直下一里，抵达南崖。一个石洞朝东，有四丈高，水从洞中涌出，两边的石崖像两只角一样耸立，在洞前对峙为峡谷，水一出洞就破峡而去，气势极其雄壮，原来是水洞的后门。又往东走二里，到老鼠村，拉住路人询问，万象洞在西北岭上，是先前所下山的地方，洞很深，顺着从高往低而下，洞底和水洞相通。我还想去到洞口，但天色已是傍晚，距离住宿的旅馆还有十里路。想颜洞这三个洞，思念了数十年，奔走万里路终于来到，却受彝人叛乱阻碍，大水隔绝，太阳催促，再加上导游误导，生平所经历的游览，这次是最多灾多难的啊！

随笔二则

【原文】

黔国公沐昌祚卒^①，孙启元嗣爵。邑诸生往祭其祖，中门启，一生翹首内望，门吏杖箠之。多士怒，亦箠其人，反为众桀奴所伤，遂诉于

直指金公^②。公玮瑛,将逮诸奴,奴耸启元先疏诬多士。事下御史,金逮奴如故。启元益嗔^③,征兵祭纛^④,环直指门,发巨炮恐之,金不为动。沐遂掠多士数十人,毒痛之,囊其首于木。金戒多士毋与争,急疏闻。下黔督张鹤鸣勘,张奏以实。时魏瑄专政,下调停旨,而启元愈猖狂不可制。母宋夫人惧斩世绪,泣三日,以毒进,启元陨,事乃解。宋夫人疏请,孙稚未胜爵服,乞权署名,俟长赐袭。会今上登极^⑤,怜之,辄赐敕实授。即今嗣公沐天波,时仅岁一周支也^⑥。

普名胜者^⑦,阿迷州土寇也^⑧。祖者谿,父子为乱三乡、维摩间。万历四十二年,广西郡守萧以裕,调宁州禄土司兵合剿^⑨,一鼓破之,谿父子俱就戮,始复维摩州^⑩,开三乡县^⑪。时名胜走阿迷,宁州禄洪欲除之。临安守梁贵梦、郡绅王中丞抚民,畏宁州强,留普树之敌,曲庇名胜。初犹屯阿迷境,后十余年,兵顿强,残破诸土司,遂驻州城,尽夺州守权。崇祯四年,抚臣王伉忧之,裹毡笠,同二骑潜至州,悉得其叛状,疏请剿。上命川、贵四省合剿之。石屏龙土司兵先薄漾田,为所歼。三月初八日,王中丞亲驻临安,布政周世昌统十三参将^⑫,将本省兵万七千人,逼沈家坟。贼命黎亚选扼之,不得进,相持者二月。五月初二日,亚选自营中潜往为名胜寿,醉返营。一童子泄其事于龙。龙与王土司夜劫之,遂斩黎;进薄州城,环围四月,卒不下。时州人廖大亨任职方郎^⑬,贼恃为奥援,潜使使入京纵反间,谓普实不叛,王抚起衅徼功,百姓悉糜烂。于是部郎疏论普地不百里,兵不千人,即叛可传檄定,何骚动大兵为?而王宫谕锡袞、杨庶常绳武^⑭,各上疏言宜剿。事下枢部议。先是王抚疏名胜包藏祸心已久,前有司养疽莫发奸,致成难图蔓草,上因切责前抚、按。而前抚闵洪学已擢冢宰^⑮,惧勿能自解,即以飞语^⑯怂恿大司马^⑰。大司马已先入部郎言,遂谓名胜地不当一县,抚、按比周,张大其事势,又延引日月,徒虚糜县官饷^⑱。疏上,严旨逮伉及按臣赵世龙。十月十五日,抚、按俱临安就逮。十二月十八,周世昌中铕死^⑲,十三参将悉战没。五年正月朔,贼悉兵攻临安,诈郡括万金犒之,受金,攻愈急。迨十六,城垂破,贼忽退师,以何天衢袭其穴也。天衢,江右人,居名胜十三头目之一,见名胜有异志,心不安,妻陈氏力劝归中朝,天衢因乞降,当道以三乡城处之,今遂得其解围力。后普屡以兵攻三乡,各相拒,无所胜,乃退兵,先修祖父怨于宁州。方攻

宁时,洪已奉调中原,其母集众目,人犒五金、京青布二,各守要害,贼不得入。后洪返,谓所予太重,责之金,诸族目悉解体。贼谍之,乘之入,洪走避抚仙湖孤山^①,州为残破。岁余,洪复故土,郁郁死。贼次攻石屏州及沙土司等十三长官,悉服属之。志欲克维摩州南鲁白城,即大举。鲁白城在广南西南七日程,临安东南九日程,与交趾界,城天险,为白彝所踞。名胜常曰:“进图中原,退守鲁白,吾无忧矣。”攻之三年,不能克。七年九月,忽病死。子福远,方九岁。妻万氏,多权略,威行远近。当事者姑以抚了局,酿祸至今,自临安以东、广西以南,不复知有明官矣!至今临安不敢一字指斥,旅人询及者,辄掩口相戒,府州文移,不过虚文。予过安庄,见为水西残破者,各各有同仇志,不惜为致命;而此方人人没齿无怨言,不意一妇人威略乃尔!南包沙土司,抵蒙自县^②;北包弥勒州^③,抵广西府;东包维摩州,抵三乡县;西抵临安府,皆其横压之区。东唯三乡何天衢,西唯龙鹏龙在田^④,犹与抗斗,余皆闻风慑伏^⑤。有司为之笼络,仕绅受其羁勒者^⑥,十八九。王伉以启衅被逮,后人苟且抚局,举动如此,朝廷可谓有人乎!夫伉之罪,在误用周世昌,不谙兵机,弥连数月,兵久变生耳。当时止宜责其迟,留策其后效。临敌易帅且不可,遽就军中逮之,亦太甚矣。嗟乎!朝廷于东西用兵,事事如此,不独西南彝也!

注释

①黔国公:沐英为明朝开国勋臣之一,受封为西平侯,后其子孙又进封为黔国公,世袭镇守云南总兵官。他们不但与省的地方机构没有直接隶属关系,甚至“骄凌三司”,“虐害小民”,横行云南,庄田遍布全省,时称“黔府”或“沐府”。

②孙启元嗣爵。邑诸生往祭其祖:“孙”原作“子”,“祖”原作“父”。《明史·沐英传》载:“昌祚卒,孙启元嗣。”启元为沐昌祚孙,据改。直指:汉武帝派遣直指使者,衣绣衣,持节发兵,有权诛杀不力的官员。直指,意即指事而行,挺直不阿。

③益嗔(chēn):越生气。

④纛(dào 道):古时军队或仪仗队的大旗。

⑤张鹤鸣:原误倒为“张鸣鹤”,据《明史·张鹤鸣传》改。今上登极:指朱由检当皇帝,年号崇祯,时在公元1628年。

⑥岁一周支:“支”指地支,古人通常把十二地支和十二个月份相配,岁一周支即满一周岁。

⑦普名胜:即普名声。《明史·云南土司传一》载:“普维藩者,与宁州禄氏构

兵,师歼焉。维藩子名声,幼育于官,既长,有司俾继父职。名声收拾旧部,勇于攻战,从讨奢安有功,仍授土知州,渐骄恣。崇祯五年(公元1632年),御史赵洪范按部,名声不出迎。已,出戈甲旗帜列数里。洪范大怒,谋之巡抚王伉,请讨,得旨。官军进围州城,名声恐,使人约降,而阴以重贿求援于元谋土官吾必奎。时官军已调必奎随征,必奎与名声战,兵始合,佯败走。官军望见,遂大溃,布政使周士昌战死。朝廷以起衅罪伉,逮治,而名声就抚。然骄恣益甚,当事者颇以为患。已而广西知府张继孟道出阿迷,以计毒杀之。”崇祯七年(公元1634年)张继孟用计毒杀于弥勒息宰,其妻万氏改嫁王弄山副长官沙定洲。

⑧阿迷州:隶临安府,治今开远市。《盘江考》又作“阿弥州”。

⑨宁州:隶临安府,即今华宁县。

⑩维摩州:隶广西府,治今砚山县北境的维摩。道光《云南通志》卷三十五引旧《云南通志》载,维摩新废州城“在丘北西阿宁乡,明崇祯四年(公元1631年)徙州治于北,康熙九年(公元1670年)州废城存”。明末维摩州治在今丘北县下寨马头山的旧城。

⑪三乡县:《明史·地理志》载,维摩州“西有三乡城,万历二十二年(公元1594年)筑。”万历四十二年(公元1614年)正式开三乡县。三乡城在今邱北县治稍西下寨马头山的新城。

⑫周世昌:《明史·云南土司传》作“周士昌”。参将:明在边区军事要地设参府,分守各路。主持参府的统兵官即参将,又称参戎,位在总兵、副总兵之下,无定员。

⑬职方郎:明代于兵部设职方司,掌管疆域图籍、军制、城隍、镇戍、简练、征讨等事。职方司的长官称职方郎。

⑭王锡衮:云南禄丰人,官至大学士,明末为沙定州所执杀。杨绳武:字念尔,云南弥勒人,崇祯时中进士,选庶常授监察御史,官至兵部侍郎。

⑮擢(zhuó 浊):提升。冢宰:周官名,为六卿之首。后世亦称吏部尚书为冢宰。

⑯飞语:没有根据的流言,或恶意的诽谤。

⑰大司马:汉武帝时改太尉置大司马,为全国军事首脑。后来则用作高级武官的专称,明代亦别称兵部尚书为大司马。

⑱县官:朝廷,官府。

⑲銃(chòng 冲):古代的一种火器。

⑳孤山:《读史方輿纪要》卷115载:“海瀛山,在府东南,特起湖中,四壁如削,凭虚视下,竞秀争流,一名孤山。”又名环玉山。今仍称孤山,位于抚仙湖南部,面积0.55平方公里。其上原来殿阁甚多,后毁于战火,近年重建亭阁,为风景名胜地。

②①蒙自县:隶临安府,即今蒙自县。

②②弥勒州:隶广西府,即今弥勒县。

②③龙鹏:今作龙朋,在石屏县北境。

②④慑(shè 摄)伏:慑于威势而屈服。


②⑤鞫(dí 敌):马缰绳。

随笔二则

【今译】

黔国公沐昌祚去世,孙沐启元继承爵位。城里的众儒生去祭吊沐启元的祖父,中门打开,有一人抬头朝门内看,守门的官吏竟用杖打他。儒生们愤怒了,也打守门人,反而被沐府凶暴的奴仆所打伤,于是儒生到朝廷直接派来的官员金公那里诉说。金公名城,他打算逮捕那些奴仆,奴仆怂恿沐启元先上疏诬告众儒生。事情告到监察御史处,金公照旧逮捕奴仆。沐启元更加生气,调动军队、祭奠军旗,包围了金公的衙门,发射大炮恐吓金公,金公不因此而动摇。沐启元于是拷打数十名儒生,残害他们,用木枷夹他们的头。金公告诫众儒生不要和沐启元争,急忙上疏,让朝廷知道。朝廷下令贵州省总督张鹤鸣核实,张鹤鸣据实上奏。当时魏珫专政,下了调停的旨令,因而沐启元更加猖狂,不能控制。他的母亲宋夫人害怕断送世代相传的爵禄,哭泣了三天,用毒药毒死了沐启元,事情才得以缓解。宋夫人上疏请求,孙子年幼,无法胜任爵禄地位,请暂时署名,等长大后再赐他继承爵位。时逢崇祯皇帝继位,可怜沐昌祚的孙子,于是下令授以实爵。就是现在继黔国公爵的沐天波,他继承爵位时才满一周岁。

普名胜是阿迷州的土匪。其祖父者辂,和儿子在三乡县、维摩州一带作乱。万历四十二年(公元1614年),广西府知府萧以裕,调集宁州禄土司的军队,合兵围剿,一下子就打败叛军,者辂和儿子一起被杀,朝廷才恢复维摩州,设置三乡县。当时普名胜逃到阿迷州,宁州土司禄洪打算除掉他。临安府知府梁贵梦、府中的乡绅王抚民,担心宁州土司强大,留下普名胜可以与宁州土司对立,便曲意包庇普名胜。开始普名胜还屯住在阿迷州边境,之后十余年,普名胜的兵力很快强



大,消灭了众多的土司,于是进驻州城,夺取了阿迷州的全部政权。崇祯四年(公元1631年),巡抚王伉担忧,裹着毡子斗笠,和二名骑手潜入阿迷州,全部得知了普名胜叛乱的情况,上疏请求围剿。崇祯皇帝命令四川、贵州等四省合兵围剿。石屏州龙土司的军队首先逼近漾田,被普名胜所歼灭。三月初八日,王巡抚亲自驻扎临安府,布政使周士昌统领十三位参将,率领云南省的军队一万七千人,逼近沈家坟。叛军命令黎亚选阻扼官军,周士昌不能前进,双方相持了两个月。五月初二日,黎亚选从军队中潜回去为普名胜祝寿,喝醉酒后返回军营。一个年青人把此事泄露给龙土司。龙土司和王土司连夜强攻,于是杀掉黎亚选;进逼阿迷州城,包围了四个月,最终没能攻下。当时阿迷州人廖大亨担任职方郎,叛军依靠他为有力的靠山,暗中派使者到京城肆意地提供假情况,说普名胜其实没有叛乱,王巡抚挑起争端以邀功,百姓全都被摧残。于是兵部职方郎上疏,说普名胜的土地不到百里,军队不到千人,即使反叛也可以用一道命令传檄平定,何必调动大批军队去打?而官谕王锡袞、庶常杨绳武,分别上疏说应当围剿。此事下达中枢部门议论。在这之前,王巡抚上疏说普名胜包藏祸心由来已久,前任长官像生毒疮怕痛而不割一样,没有揭发其奸邪,导致形成野草蔓延难除的形势,皇上因此严词谴责前任巡抚、巡按御史。而前任巡抚闵洪学已提升为吏部尚书,害怕无法自我辩解,就用流言怂恿兵部尚书。兵部尚书已经先听到兵部职方郎的话,于是认为普名胜的地域抵不上一个县,巡抚、巡按御使互相勾结,扩大事态,又拖延时间,只会白费朝廷粮饷。此疏上奏,朝廷严令逮捕巡抚王伉、巡按御史赵世龙。十月十五日,巡抚、巡按御史在临安府被捕。十二月十八日,周士昌中火器而死,十三名参将全部战死。崇祯五年(公元1632年)正月初一,叛军调全部军队攻临安府,欺骗临安府搜括一万两银子犒劳他们,接到银两后,攻府城更加急迫。到十六日,府城即将被攻破,叛军忽然退兵,那是为何天衢偷袭了他们的巢穴。何天衢是江西省人,是普名胜的十三头目之一,看到普名胜心怀异志,内心不安,妻子陈氏竭力劝他归顺朝廷,何天衢于是请求投降,当权者将他安置在三乡县城,现在就靠他的力量解除了包围。后来普名胜多次率领军队进攻三乡县城,双方相持不下,普名胜不能取胜,才退兵,去找宁州土司报祖父、父亲之仇。正要攻宁州时,土司禄洪已奉命调往中原,他的母亲招

集众头目，犒劳每人五两银子、两匹京城青布，要他们守卫要道，叛军不能攻入。后来禄洪返回，认为给得太多，索回银两，各部族的头目全都离心离德。叛军刺探到此情况，乘机攻入宁州，禄洪逃到抚仙湖孤山避难，宁州被攻破。过了一年多，禄洪恢复了故土，忧郁而死。叛军接着进攻石屏州，以及沙土司等十三个长官司，这些地区全都臣服于普名胜。普名胜立志要攻克维摩州南部的鲁白城，于是大举进攻。鲁白城在广南府西南，有七天的路程，在临安府东南，有九天的路程，和交趾接界，依傍天险筑城，被白彝盘踞。普名胜常说：“进图谋中原，退防守鲁白，我没有后顾之忧了。”攻了三年，没能攻克。崇祯七年（公元1634年）九月，普名胜忽然病死。儿子普福远才有九岁。妻子万氏擅长权术谋略，威势通行远近。当权的人姑且用安抚的方法了结局势，酿成的灾祸延续到现在，从临安府以东、广西府以南，人们不知道还有明朝的官员了！至今临安府不敢对此事指责一句，旅客询问到此事，总是掩口戒备，府、州的公文下达，不过是一纸虚文。我过安庄时，看到被水西土司残害的人，人人都有报仇的共同志向，不惜为此而献出生命；而这里人人闭口无怨言，想不到一个妇人的威势、谋略竟然如此！往南包括沙土司，抵达蒙自县；往北包括弥勒州，抵达广西府；往东包括维摩州，抵达三乡县；往西抵达临安府，都是万氏横行压迫的地区。东边只有三乡县的何天衢，西边只有龙鹏的龙在田，还能与万氏抗争，其余的都闻风丧胆，慑于威势而屈服。地方官被万氏笼络，官吏、乡绅受万氏束缚的，达十分之八九。王伉因为挑起争端的罪名被捕，后来的官苟且安抚了事，如此举动，能认为朝廷有人吗？王伉的过失，在于误用周士昌，不懂用兵的谋略，战争长达数月，用兵时间一久是要发生变故的。当时只应当责备王伉用兵迟缓，应留下来，督促他，看以后的表现。面对敌人更换主帅尚且不行，何况突然到军中逮捕主帅呢，太过分了！唉！朝廷对周边用兵事事如此，不只是对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如此啊！

徐霞客游记全译

滇游日记二^①

【题解】

《滇游日记二》是徐霞客旅游云南省东部和贵州省西南部的游记续编。

崇祯十一年(公元1638年)八月初七日,徐霞客在广西府(今泸西县)。以后,随流考察南盘江,往东北经师宗州(今师宗县)、罗平州(今罗平县),到了贵州的黄草坝(今贵州兴义市)。八月二十九日复入云南。

霞客这一段旅途仍很艰苦。山深人少,土匪横行,淫雨不断,经常只能喝稀饭,盖秧被。从泸西到师宗“皆荒茅沮洳”,踽踽昏黑中,不敢作声,唯恐匪人闻声而出。过白蜡山,只得在山头与营兵同住,“上漏下湿,人畜杂处”,连洗脚水都难得到。在江底,受摆渡者索价,受店主人欺侮。徐霞客不为艰难困苦所阻,游览了风景名胜泸源洞(今阿庐古洞),完成了对南盘江下游的追踪考察,也完成了对我国最大的喀斯特地貌区的考察和区内广西、贵州、云南的比较研究,还对所经各府、州、营、堡进行综合比较,提出并论证了黄草坝的重要地位。徐霞客沿途目睹土司残害州县的暴行,思想震憾,喊出了控诉土司制度的心声:“土司糜烂人民,乃其本性,而紊及朝廷之封疆,不可长也。诸彝种之苦于土司糜烂,真是痛心疾首。”

【原文】

戊寅八月初七日 余作书投署府何别驾^②，求《广西府志》。是日其诞辰，不出堂，书不得达。入堂阅其四境图，见盘江自其南界西半入境，东北从东界之北而去，不标地名，无从知其何界也。

初八日 何收书欲相见，以雨不往。

初九日 余令顾仆辞何，不见；促其《志》，彼言即送至，而终不来。是日，复大雨不止。

初十日 何言觅《志》无印就者，已复命杀青矣^③。是日午霁，始见黄菊大开。菊惟黄色，不大。又有西番菊。

广西府西界大山，高列如屏，直亘南去，曰草子山。西界即大麻子岭，从大龟来者。东界峻逼，而西界层叠，北有一石山，森罗于中，连络两界，曰发果山。东支南下者结为郡治；西支横属西界者，有水从穴涌出，甚巨，是为泸源，经西门大桥而为矣邦池之源者也^④。通海从穴涌出^⑤，此海亦从穴涌出。然此海南山复横截，仍入太守塘山穴中^⑥，尤为异也。广福僧言，此水入穴即从竹园村北龙潭出^⑦，未知果否？恐龙潭自是锡冈北坞水，此未必合出也。矣邦池俗名海子，又曰龙甸。此泸江非广中泸江也。泸江在南，而此水亦窃其名，不知何故。矣邦池之南，复有远山东西横属，则此中亦一南北中注之坑，而水则去来皆透于穴矣。此郡山之最远者也。

发果山圆若贯珠，横列郡后。东下一支曰奇鹤峰，则学宫所托；西下一支曰铁龙峰，则万寿寺所倚；而郡城当其中环处。城之东北，亦有一小石峰在其中，曰秀山，上多突石，可前瞰湖，后可揽翠。城南濒湖，复突三峰：东即广福，曰灵龟山；中峰最小，曰文笔峰，建塔于上；而西峰横若翠焉。即名翠屏。此郡山之近者也。秀山前有伏波将军庙，后殿为伏波像，前殿为郡守张继孟祠。张，扶风人^⑧，以甲科守此。壬申为普酋困^⑨，城岌岌矣。张奋不顾身，固保城隍，普莫能破，城得仅存。先是张梦马伏波示以方略，后遂退贼。二月终，亲莅息宰河招抚焉^⑩。州人服其胆略，贼称为“舍命王”云。

新寺即万寿寺当发果西垂之南，其后山石嶙峋，为滇中所无。其寺南向，后倚峭峰，前临遥海，亦此中胜处。前有玉皇阁，东为

城隍庙，俱在城外。

泸源洞在城西北四里。新寺后山西尽，环坞而北，其中乱峰杂沓，缀以小石岫，皆削瓣骈枝，标青点翠。北环西转，而泸源之水，涌于下穴，泸源之洞，辟于层崖，有三洞焉。上洞东南向，前有亭；下洞南向，在上洞西五十步，皆在前山之南崖。后洞在后山之北冈，其上如智井。从井北坠穴而下二十步，底界而成脊，一穴东北下而小，一穴东南下而廓。此三洞之分向也。其中所入皆甚深，秉炬穿隘，屡起屡伏，乳柱纷错，不可穷诘焉。

十一日 大霁。上午出西门，过城隍庙玉皇阁前。西一里，转新寺西峰之嘴而北。又北一里，见西壑涨水盈盈，而上洞在其西北矣。由岐路一里抵山下，历级游上洞。望洞西有寺，殿两重，人憩而淪水为餐。余因由寺西观水洞。还寺中索炬，始知为洞有三，洞皆须火深入。下午，强索得炬，而火为顾仆所灭，遍觅不可得。遥望一村，在隔水之南，涨莫能达，遂不得为深入计。聊一趋后洞之内，披其外扃，还入下洞之底，探其中门而已。仍从旧路归，北入新寺，抵暮而返。

十二日 早促何君《志》，犹曰即送至；坐寓待之，拟一至即行；已而竟日复不可得。晚谓顾仆曰：“《志》现装钉，俟钉成帙，即来候也。”

余初以为广西郡人必悉盘江所出，遍征之，终无谙者。其不知者，反谓西转弥勒，既属颠倒。其知者，第谓东北注罗平，经黄草坝下，即莫解所从矣。间有谓东南下广南，出田州，亦似揣摩之言，靡有确据也。此地至黄草坝，又东北四五日程。余欲从之，以此中淹留日久，迤西之行不可迟，姑留为归途之便。

广西府鸚鵡最多，皆三乡县所出，然止翠毛丹喙^①，无五色之异。

三乡县，乃甲寅萧守所城^②。

维摩州，州有流官，只居郡城，不往州治。二处皆藉何天衢守之，以与普拒。

广福寺在郡城东二里，吉双乡在矣邦池之东南，与之对。而弥勒州在郡西九十里。《一统志》乃注寺在弥勒东九十里，乡为弥勒属，何耶？岂当时郡无附郭^③，三州各抵其前为界，故以属之弥勒耶？然今大麻子哨西^④，何以又有分界之址也？

十三日 中夜闻雷声，达旦而雨。初余欲行屡矣，而日复一日，待

之若河清焉！

自省至临安，皆南行。自临安抵石屏州，皆西北。自临安抵阿迷，皆东北。自阿迷抵弥勒，皆北行。自弥勒抵广西府，皆东北。

十四日 再令顾仆往促《志》，余束装寓中以待。乍雨乍霁。上午得回音，仍欲留至明晨云。乃携行李出西门，入玉皇阁。阁颇宏丽，中乃铜像，而两庑塑郡仙像，极有生气，正殿四壁，画亦精工。遂过万寿寺，停行李于其右庑。饭后登寺左铁龙峰之脊，石骨棱棱，皆龙鳞象角也。《志》又称为天马峰，以其形似也。既下，还寺中，见右庑之北有停柩焉，询之，乃吾乡徽郡游公柩也。游讳大勋，任广西三府。征普时，游率兵屯郡南海梢，以防寇之冲突。四年四月，普兵忽乘之，游竟没于阵。今其子现居其地，不得归，故停柩寺中。余为慨然。是晚，遇李如玉、杨善居诸君作醺寺中^⑤，屡承斋饷。僧千松亦少解人意。是晚月颇朗。

十五日 余入城探游君之子，令顾仆往促何君。上午，出西门，游城隍庙。既返寺，寺中男妇进香者接踵。有吴锡尔者，亦以进香至，同杨善居索余文，各携之去，约抵暮驰还。抵午，顾仆回言：“何君以吏钉《志》久迟，扑数板，限下午即备，料不过期矣。”下午，何命堂书^⑥送《志》及程仪^⑦至，余作书谢之。是晚为中秋，而晚云密布，既暮而大风怒吼。僧设茶于正殿，遂铺褥而卧。

注释

①《滇游日记二》：自戊寅八月初七日起，至十二月二十二日日记，徐本在第八册，题曰“滇”，有提纲云：“自广西府、师宗州、罗平州、步雄、黄草坝、亦佐县碧峒、黄泥河、亦佐县、块泽河、罗平桃源、陆凉马场、海崖、箐口、越州卫、龙塘河、曲靖府、沾益州交水、翠峰山、寻甸府、嵩明州、邵甸，还至省城。再自省城往晋宁州，由晋宁往昆阳、海口、安宁州、汤池、碧鸡关、进耳、棋盘，又还省城。自省城往筇竹、妙高、天生桥、富民县河上洞、武定府狮子山、元谋县雷应山、金沙江、官庄、大姚县、姚安府、洱海卫至鸡足山。”史夏隆序本提纲末有“穷盘江源”四字。

②别驾：汉设别驾从事史，为州刺史的佐吏，刺史巡视辖境时，别乘驛车随行，故称别驾。至宋，诸州置通判，为府州长官的行政助理，职责近似别驾。明时，各府通判分掌粮运及农田水利等事务，也相沿称为别驾。

③杀青：古人最初无纸，文字都是用毛笔蘸墨写在狭长的竹片上。但新鲜竹

片易受虫蛀朽坏,而且青皮不易吸墨,故先用火将竹烘干,使竹筒内的水分像汗样冒出来,叫做“杀青”、“汗简”。一说初稿写在青竹皮上,易于改抹,定稿时,把青皮刮掉,写在竹白上,不再改动,叫做“杀青”。后泛指书稿写定为杀青,此处杀青指用纸印刷。

④矣邦池:《明一统志》广西府山川载:“矣邦池,在府治南,周三十余里,半跨弥勒州界。水源有二,一出阿卢山麓石窍,一出弥勒州吉双乡,南流入盘江。中有小山,建广福寺。”矣邦池原在泸西县南,今已不存。

⑤通海:此指通海湖。《明一统志》临安府山川载:“通海湖,在通海县北三里,源自河西县,流注为湖,周八十里。相传昔水滂不通,有僧于县治东北石笋丛立处,以杖穿穴泄其水,因名通海。”今称杞麓湖,湖水面积42.3平方公里,东西长15.5公里,南北宽0.8~5.6公里,湖岸线长约64公里,平均水位海拔1731.5米,平均水深4米,最大水深15米。无明显出口,从东南部岳家营附近的落水洞泄为地下暗河,再出露地表,注入南盘江。

⑥太守塘:应即知府塘,在矣邦池南部,为矣邦池尾间。

⑦竹园村:明设竹园村巡检,今仍名竹园,在弥勒县南境。

⑧扶风:明置扶风县,在今陕西扶风。

⑨壬申:即崇祯五年,公元1632年。

⑩息宰河:即《游记·盘江考》中巴甸江下游流经息宰的一段,亦即今甸溪河下游,在弥勒县南境。

⑪喙(huì):鸟兽的嘴。

⑫甲寅:即万历四十二年,公元1614年。

⑬附郭:与府州治所同城的县,称为附郭县。

⑭大麻子哨:今作麻子哨,在泸西县西境,午街铺稍东,泸西至弥勒的公路经此。

⑮醮(jiào):僧道为除灾去鬼而设的道场。

⑯堂书:官府治事的地方称堂。知府、知县亦称堂官。府县书吏称堂书。

⑰仪(yí):礼物。程仪:赠送给行者的路费或礼物。有时又省称“程”。

【今译】

戊寅年(崇祯十一年,公元1638年)八月初七日 我写了信送给广西府代理知府何别驾,向他求要《广西府志》。这一天是他的生日,他不上大堂办公,信没有送到。我进府署大堂上观览广西府全境图,看到盘江从广西府南部边界的西部流入境内,往东北从东部边界的北面流出去,地图上没有标出地名,无法知道盘江流经哪些地界。

初八日 何别驾收到我的信后想和我见面,因为下雨没能前往。

初九日 我让顾仆去向何别驾告辞,何别驾没有接见顾仆;顾仆催促要《广西府志》,他传话说立即送来,但始终没送来。这一天,又是大雨不停。


初十日 何别驾说找不到印好的《广西府志》,他已经命令重新印刷了。这一天中午天晴后,才看见黄菊盛开。〔菊花只有黄色一种,花朵不大。另外还有西番菊。〕

广西府西部的大山,高高耸列、如同屏障,直往南延伸下去,名叫草子山。西部是大麻子岭,是从大龟山延伸过来的山脉。东部陡峭狭窄,而西部层山重叠,北面有一座石山,森严可畏地罗列在中间,连接东西两部,这是发果山。发果山东面的支脉往南延伸,结聚为广西府治所在的小山;其西面和西部山横连的支脉中,有股水从洞穴涌出,水很大,这股水就是泸江的源头,流经西门大桥后成为矣邦池的水源。〔通海湖的水从洞穴中涌出,矣邦池的水也是从洞穴中涌出。然而矣邦池南面还有大山横断水流,池水就从太守塘流入山洞中,尤其显得奇特。广福寺的僧人说,矣邦池水流入山洞后是从竹园村北边的龙潭里流出去,不知道是否当真如此?恐怕龙潭水是来自锡冈北部的山坞,矣邦池水未必能够和龙潭水汇合后流出去。矣邦池俗名海子,又叫龙甸。这条泸江不是广中的泸江。泸江在南方,但这股水却也要剽窃它的名字,不知是什么原因。〕矣邦池的南面,远远的又有山脉横贯东西,这样看来,矣邦池也是一个南北走向的中洼之坑,而池水则是进出都从山洞中穿过。这是广西府境最边远的山脉。

发果山圆得像连贯的珠子,横着排列在广西府城背后。其往东边延伸的一支叫奇鹤峰,是学官背靠的山峰;往西边延伸的一支叫铁龙峰,是万寿寺背靠的山峰;而广西府城正位于这两座山峰中的回环处。府城的东北边,还有一座立在其间的小石峰,名叫秀山,秀山上有很多突起的石头,往前可以俯瞰湖水,向后可以饱览翠色。府城南边濒临湖水。还有三座山峰突立:东边是广福寺所在的山,叫灵龟山;中间的山峰最小,叫文笔峰,峰顶建有塔;而西边的山峰像翠屏一样横列在那里。〔就叫翠屏。〕这是广西府城附近的山峰。秀山前面有伏波将军庙,庙中后殿供奉伏波将军

塑像,前殿是广西府知府张继孟的祠堂。〔张继孟是扶风县人,以进士身份来担任广西府知府。壬申年,广西府被普名胜围困,府城面临巨大的危险。张继孟奋不顾身,坚定不移地守卫府城,普名胜无法攻破,府城才得以保存。在作战之前,张继孟梦见伏波将军马援为自己指示作战方略,后来就打退叛军。二月底,张继孟亲自到息宰河招抚。当地人佩服张继孟的胆略,而叛军称他为“舍命王”。〕

新寺〔就是万寿寺〕位于发果山西边的南部,寺背后的嶙峋山石,是云南其它地方所没有的。新寺向南,背靠陡峭的山峰,前方面对远远的矣邦池,也是广西府的名胜风景处。新寺前面有玉皇阁,东面是城隍庙,都在城外。



泸源洞在府城西北四里。新寺后山往西的尽头,环形山坞的北面,其中众多的山峰杂乱分布,还连缀着小石峰,完全像花瓣分开、枝条并列,点缀出青色、翠色。往北绕、再往西转,泸源洞的水,从下洞涌出,泸源洞敞开在层叠的山崖上,有三个洞。上洞口朝东南,洞前有亭子;下洞口朝南,在上洞西边五十步的地方,两个洞都在前山的南面山崖。后洞在后山的北面山冈,洞上部像督井一样。顺着井北坠入洞中后下去二十步,洞底形成分界的脊,一个洞往东北深下去而狭小,一个洞往东南深下去而空阔。以上是三个洞分别不同的走向。每个洞进去都很深,手持火把穿行在狭窄的洞中,洞中的地势时起时伏,钟乳石柱纷杂交错,无法穷究。

十一日 天气十分晴朗。上午从西门出城,经过城隍庙、玉皇阁前。往西走一里,绕着新寺西边的峰嘴往北走。又往北走一里,看见西边沟壑中水涨得满满的,而上洞就在沟壑的西北边了。顺着岔路走一里来到山下,踏着一级级石阶游览上洞。远远看到上洞西边有座寺庙,有两重大殿,进寺庙休息并烧水吃饭。我于是顺着寺庙往西观览水洞。返回寺中寻找火把,才知道水洞有三个,每个洞都必须点着火把才能深入。下午,勉强找到火把,但火被顾仆弄熄了,到处找火源而找不到。看到远处有一个村庄,隔在沟壑南岸,因水涨而无法去到,于是想不出深入洞里的办法了,姑且去到后洞里,观览外层,再进入下洞底,探到它的中门。仍然从原路回去,往北进入新寺,傍晚才回到

城中。

十二日 一早就去催促何别驾的《广西府志》，还是说立即就送来，我坐在寓所中等待，准备书一送到就出发；过后又是一整天都没有等到。晚上何别驾对顾仆说：“《广西府志》正在装钉，等装钉成册，立即前来问候。”

我当初认为广西府的人一定都知道盘江源头的出处，问遍当地人，始终没有熟悉的人。那些不知道的人，反而还说盘江往西流，转到弥勒州，完全颠倒了流向。那些知道一点的人，只是说出往东北流到罗平州，经过黄草坝流下去，就没有人知道流到什么地方了。偶而有人说从东南流到广南府，再从田州流出去，也好像揣摩着说，没有确凿的证据。从广西府到黄草坝，往东北走，还有四五天的路程。我想沿着盘江去黄草坝，因为在广西府停留的日子长了，去滇西的旅行不能推迟，暂且把这打算留作从滇西返回途中顺便的事。

广西府鹦鹉最多，都出自三乡县，然而只是翠毛红嘴一个品种，没有其它颜色。

三乡县城是甲寅年广西府萧知府修建的。

维摩州设有流官，但流官只住在广西府城，不到州治居住。三乡县、维摩州都靠何天衢守卫，以便抵御普名胜。


广福寺位于府城东边二里的地方，吉双乡位于矣邦池的东南，和广福寺相对。而弥勒州在广西府西边九十里。《一统志》却注释广福寺在弥勒州东边几十里，吉双乡隶属于弥勒州。为什么会是这样呢？难道当时广西府没有附郭县，三州分别抵到府治跟前分界，所以把吉双乡隶属于弥勒州？但是今天大麻子哨西边，为什么又有分界的遗址呢？

十三日 半夜听到雷声，到天亮时下起雨来。当初我多次想出发，却日复一日地等在这里，像等黄河水清一样遥遥无期！

从省城昆明到临安府，都是往南走。从临安府到石屏州，都是往西北走。从临安府到阿迷州，都是往东北走。从阿迷州到弥勒州，都是往北走。从弥勒州到广西府，都是往东北走。

十四日 再次让顾仆去催《广西府志》，我整理好行装在寓所中等待。天气忽雨忽晴。上午得到回话，说仍要留在这里等到明天早晨。

我于是带上行李从西门出城，去玉皇阁。玉皇阁很宏伟、壮丽，正殿有铜像，而两边厢房立有众神仙的塑像，塑得极有生气。正殿四周的壁画也都画得精美。随后到万寿寺，把行李放在寺的右厢房。饭后攀登寺左边的铁龙峰山梁，山上石头层层叠叠、棱角分明，完全好似龙鳞象角一样。〔《广西府志》又称铁龙峰为天马峰，因为山的形状像天马。〕下山后返回万寿寺，看到右厢房北头停放着棺材，询问后才知道是我的家乡徽州人游公的灵柩。游公的名字叫游大勋，出任广西府三府。征讨普名胜时，游公率领军队驻守在府城南的矣邦池尾，以防备敌寇的冲锋、攻打。崇祯四年（公元1631年）四月，普名胜的军队突然乘机进攻官军，游公最后战死在阵地上。如今他的儿子住在这里，不能回故乡，所以将灵柩停放在寺中。我为游公叹息。这一天晚上，遇上李如玉、杨善居等人到寺里作道场，我多次承蒙他们招待斋饭。僧人千松也很善解人意。晚上月亮很明。



十五日 我进城探望游大勋的儿子，让顾仆去催何别驾送书。上午，从西门出城，游览城隍庙。返回万寿寺后，看到来寺中进香的男男女女接连不断。有个叫吴锡尔的人，也因为进香来到万寿寺，他和杨善居一起求借我的文章，后各自带着文章离去，约定当天晚上赶来归还。到了中午，顾仆回来说：“何别驾因为属吏装钉《广西府志》时间长、速度慢，打了他好几板，限他今天下午就装钉完，想来不会超过这个期限了。”下午，何别驾命府中的书吏送来《广西府志》以及所赠送的礼物，我写信向他道谢。这天晚上是中秋节，但傍晚时层云密布，天黑以后就大风怒吼。僧人在正殿上摆设了茶点，于是吃喝之后就睡觉了。

【原文】

十六日 雨意霏霏，不能阻余行色。而吴、杨文未至，令顾仆往索之。既饭，杨君携酒一樽，侑以油饼熏鳧^①，乃酌酒而携鳧饼以行。从玉皇阁后循铁龙东麓而北，一里，登北山而上。一里逾其坳，即发果山之脊也，《志》又谓之九华山。盖东峰之南下者为奇鹤，为学宫所倚；西峰之南下者为铁龙，为万寿寺之脉；中环而南突于城中者，为锤秀山；其实一山也。从岭上平行，又北三里，始见泸源洞在西，而山脊则自东界大山横度而西，属于西界，为郡城后倚，然泸源之水，穿其西穴而出，

亦不得为过脉也。从岭北行,又五里而稍下,有哨在坞之南冈,曰平沙哨,郡城北之锁钥也。其东即紫微之后脉,犹屏列未尽;其西则连峰蜿蜒,北自师宗南下为阿卢山,界坞中之水,而中透泸源者也。由哨前北行坞中,六里,有溪自北而南,小石梁跨之,是为矣各桥。溪水发源于东西界分支处,由梁下西注南转,坞穷而南入穴,出于泸源之上流也。又北六里,有村在西山之半,溪峡自东北来,路由西北上山。一里,蹶岭而上,二里,遂逾西界之脊,于是瞰西坞行。坞中水浸成壑,有村在其下;其西复有连山自北而南,与此界又相持成峡焉。从岭上又北四里,乃西北下西峡中,一里抵麓。复循东麓北行十五里,复有连冈属两界之间,有数家倚其上,是为中火铺,有公馆焉^②。按《志》,师宗南四十里有额勒哨,当即此矣。饭,仍北行峡中。其内石峰四五,离立峥嵘。峡西似有溪北下,路从峡东行,两界山复相持而北。坞中皆荒茅沮洳,直抵师宗,寂无片椽矣。闻昔亦有村落,自普与诸彝出没莫禁,民皆避去,遂成荒径。广西李翁为余言:“师宗南四十里,寂无一人,皆因普乱,民不安居。龟山督府今亦有普兵出没。路南之道亦梗不通^③。一城之外,皆危境云。”龟山为秦土官寨^④。其山最高,为弥勒东西山分脉处。其西即北属陆凉,西属路南,为两州间道。向设督捕城^⑤,今渐废弛。秦土官为昂土官所杀,昂复为普所掳。今普兵不时出没其地,人不敢行,往路南、濠江者,反南迂弥勒,从北而向革泥关焉^⑥。盖自广西郡城外,皆普氏所慑服。即城北诸村,小民稍温饱,辄坐派其贳以供,如违,即全家掳掠而去。故小民宁流离四方,不敢一鸣之有司^⑦,以有司不能保其命,而普之生杀立见也。北行二十里,经坞而西,从坞中度一桥,有小水自南而北,涉之,转而西北行。暝色已合,顾仆后,余从一老人、一童子前行,踟躕昏黑中。余高声呼顾仆,老人辄摇手禁止,盖恐匪人闻声而出也。循坡陟坳十里,有一尖峰当坳中,穿其腋,复西北行。其处路甚泞,溪水交流,路几不辨。后不知顾仆趋何所,前不知师宗在何处,莽然随老人行,而老人究不识师宗之远近也。老人初言不能抵城,随路有村可止。余不信。至是不得村,并不得师宗,余还叩之^⑧。老人曰:“余昔过此,已经十四年。前此随处有村,不意竟沧桑莫辨!”久之,渐闻犬吠声隐隐,真如空谷之音,知去人境不远。过尖山,共五里,下涉一小溪,登坡,遂得师宗城焉。抵东门,门已闭,而外无人家。循城东北隅,有草茅数家,俱已熟寝。老人仍同童子去。

余止而谋宿，莫启户者。心惶惶念顾仆负囊，山荒路寂，泥泞天黑，不知何以行？且不知从何行？久之，见暗中一影，亟呼而得之，而后喜可知也！既而见前一家有火，趋叩其门。始固辞，余候久之，乃启户入。滌汤煮杨君所貽粉糕啖之，甘如饴也。濯足藉草而卧，中夜复闻雨声。主人为余言：“今早有人自府来，言平沙有沙人截道^⑨。君何以行？”余曰：“无之。”曰：“可征君之福也。土人与之相识，犹被索肥始放，君之不遇，岂偶然哉！即此地外五里尖山之下，时有贼出没。土人未晚即不敢行，何幸而昏夜过之！”

师宗在两山峡间^⑩，东北与西南俱有山环夹。其坞纵横而开洋，不整亦不大。水从东南环其北而西去，亦不大也。城虽砖甃而甚卑。城外居民寥寥，皆草庐而不见一瓦。其地哨守之兵，亦俱何天衢所辖。

城西有通玄洞，去城二里，又有透石灵泉，俱不及游。



注释

①侑(yòu 又)：陪进食物。

②公馆：封建政府修建供官府人员旅途停歇的屋舍，多设在交通沿线的重要程站。

③路南：明置州，隶激江府，即今路南彝族自治县。

④龟山：即前称“大龟”，今作圭山，在路南东境。

⑤督捕：州县官署中的杂佐官，负有缉捕之责。

⑥革泥关：明又设革泥巡检司，在今弥勒和路南间的大麦地稍西。

⑦有司：古代设官分职，事各有其专司，故又称官吏为有司。

⑧叩(kòu 扣)：询问。

⑨沙人：民国《马关县志稿》卷二风俗志载：“沙人，本依人之变种。明末，其酋长沙定洲骁悍，……其部谓之沙人，衣装剪裁另为格式，以示区别，此沙人之由来也。一说该族多居河滨，男妇老稚每于沙滩乘凉，初生小儿以之卧沙上，则无疾易养，故称沙人云。查其语言风俗，与依人无异，不同处惟裙不加折。以情判之，则前之说转为近似。”沙人系壮族中的布雅依支系，他们和依人一样，都是以其统治者的姓氏见称。但景泰《云南图经志书》载广西府“有沙蛮”，正德《云南志》说，广西府“沙人善治田”，则沙人的名字比沙定洲早得多。

⑩师宗：明置州，隶广西府，即今师宗县。

【今译】

十六日 天可能继续下雨,却不能阻止我启程的心愿。但吴锡尔、杨善居借走的文章没有送还,我让顾仆前往索取。吃过饭后,杨善居带来一樽酒以及下酒的油饼、烤野鸭,于是饮完酒,然后带着烤鸭、油饼就出发了。从玉皇阁背后顺着铁龙峰东麓往北走,一里,攀登北面的山而上。一里越过山坳,就到了发果山脊,《广西府志》又称发果山为九华山。原来发果山东峰往南延伸为奇鹤峰,是学官所背靠的山峰;西峰往南延伸为铁龙峰,是万寿寺所在的山峰;回环中往南突立在城中的,是钟秀山;基实都源于一座山。顺岭上平走,又往北三里,才看见泸源洞在西面,而发果山脊则从广西府东部大山往西横穿过去,和西部山相连,成为广西府城背靠的山脉,而泸源洞的水,从山脉西边的洞穴穿出,其脊也没能成为过脉。顺着山岭往北走,又走了五里,然后逐渐下山,有哨所位于山坞南边的山冈上,这是平沙哨,是广西府城北面的军事要地。平沙哨东边是紫微山背后的山脉,仍然像屏障一样地耸列下去,没有尽头;西边则是连绵不断、蜿蜒曲折的山峰,从北边师宗州往南延伸为阿卢山,山阻挡了坞中水流,使水从泸源洞中穿过。顺着平沙哨前的山坞往北行,六里,有股溪水从北往南流,一座小石桥横跨在溪水上面,名叫矣各桥。溪水发源于东西部山脉分界的地方,从桥下流向西边后再转南流,流出山坞就往南注入山洞,出洞后就是泸源洞水流的上游。又往北走六里,有村庄在西边的山腰上,溪流流经的峡谷从东北边伸过来,路往西北边上山。一里,顺着山岭往上走,二里,就越过西部的山梁,于是俯视着西坞而行。坞中水冲刷出沟壑,有村庄在下面;山坞西面又有连绵不断的山从北往南延伸,和西部山相对峙,又形成峡谷。顺着岭上又往北走四里,才往西北下到西峡谷中,一里抵达山脚。再沿着峡谷东麓往北走十五里,又有连绵不断的山冈连接在峡谷东西之间,有数家人背靠山冈居住,这是中火铺,有公馆设在这里。〔按照《广西府志》记载,师宗州南边四十里处设有额勒哨,应当就是这里了。〕吃过饭,仍然顺着峡谷往北走。峡谷中有四五座石峰,各自分开耸立、气势高峻。峡谷西边似乎有条溪流往北淌走,道路顺着峡谷东边走,东、西两边的山又互相对峙着往北走向。坞中全是野草,地势低湿,一直到师宗州,空旷得片瓦无存。听说过去坞中也有村落,自从普名胜等人出没此地,骚扰百姓,百姓都逃离了,山坞

于是成了荒无人烟的通道。广西府的李翁曾对我说：“师宗州以南四十里，空无一人，都是因为普名胜叛乱，百姓不能安居乐业。龟山督府内现在也有普名胜的军队出没，路南州的路也受阻不通。师宗州城以外，恐怕都是危险的境地。〔龟山是秦土官的山寨。这座山最高，是弥勒州东西部山分支的地方。龟山西面则北连陆凉州，西连路南州，有去两州的小路。龟山从前设有督捕城，现今逐渐失掉作用。秦土官被昂土官杀死，昂土官又被普名胜俘掳。现在普名胜的军队不时地出没这一带，人们不敢从龟山走，去路南州、濠江府的人，反而往南绕道弥勒州，再往北朝革泥关走。大概除了广西府城以外，都被普名胜慑服了。即便是府城以北的各村庄，只要百姓稍有温饱，普名胜就坐地摊派钱财，如果敢违抗，全家立即被掳掠而去。所以百姓宁愿流离四方，也不敢对官府诉说一个字，因为官府不能保护百姓的生命安全，而普名胜的生杀予夺立即能够实施。〕往北走二十里，穿过山坞往西走，在坞中过一座桥，有条小河从南往北流，渡过小河，转向西北走。夜色已经降临，顾仆走在后面，我跟随一位老人、一个孩子走在前面，在昏暗中跌跌撞撞地行进。我高声呼叫顾仆，老人立即摇手禁止，是因为怕土匪听见喊声出来抢劫。顺着坡攀登了十里山坳，有一座尖峰耸立在山坳当中，从尖峰侧面穿过，仍然朝西北走。这段路十分泥泞，水流交错，几乎辨不清路在哪里。后面不知道顾仆走向什么地方，朝前不知道师宗州在哪里，莽撞地跟着老人走，而老人竟然不了解师宗州的远近。〔老人开初说到不了师宗州城，顺路有村庄能够住宿。我不相信。到这时既找不到村庄，并且看不到师宗州，我又询问老人。老人说：“我从前走过这段路，已经十四年了。从前路上到处有村庄，想不到现在竟然沧海桑田，无法辨认！”〕过了一段时间，渐渐听到隐隐约约的狗叫声，真像空谷之音那样难得，知道距离有人烟的地方不远了。过了尖山，一共走五里，往下越过一条小溪，上坡，终于到了师宗州城。抵达城东门，城门已经关闭，但城外没有人家。顺着城墙走到城东北角，有几家人住在茅草屋里，都早已熟睡。老人便和孩子离去。我停下来寻找住处，没有哪一家开门。我心中惶惶不安，挂念顾仆背负着行李，山路荒凉，空无一人，再加上泥泞、天黑，不知道他怎么走？而且不知道他从哪里走？过了很久，看见黑暗中过来一个人影，我急忙呼叫并得到回答，这种喜悦，可想而知！不久看见前面有灯光，赶忙过去敲门

求宿。这家人开始坚决推辞,我等了很久,才开门让我们进去。烧水煮杨君赠送的粉糕吃,像饴糖般地甘甜。洗脚后垫着草就睡了,半夜又听到雨声。〔房主人对我说:“今天早上有人从广西府过来,说平沙哨有沙人拦路抢劫。您是怎么走过来的?”我说:“没有遇到沙人。”主人说:“可见您有福气啊。当地人和沙人认识,还被索要钱财后才放行,您却没遇到,难道是偶然吗?就是在离这里五里的尖山下面,也时不时地有土匪出没,当地人天还不黑就不敢走了,您黑夜通过是何等地幸运啊!”〕

师宗州位于两山之间的峡谷里,东北和西南都有山夹绕。州城所在的山坞纵横开阔,不整齐,也不大。河水从东南边绕到州城北边,然后往西边流去,也不大。城墙虽然是砖墙却很低。城外民房稀少,全是草房而看不见一片瓦。这一地区哨所的守军,也都属于何天衢管辖。

州城西边有通玄洞,距离城二里,还有透石灵泉,都来不及游览。

【原文】

十七日 晨起,雨色霏霏。饭而行,泥深及膝,出门即仆。北行一里,有水自东南坞来,西向注峡而去,石桥跨之,为绿生桥。过桥,行坞中一里,北上坡。遵坡行八里,东山始北断成峡,水自峡中西出,有寨当峡而峙,不知何名。余从西坡北下,则峡水西流所经也。坡下亦有茅舍数家,为往来居停之所,是曰大河口。河不甚巨,而两旁沮洳特甚,有石梁跨之,与绿生同,其水势亦与绿生相似。过桥北行,度坞。坞北复有山自东北横亘西南,一里陟其坡,循之东向行。三里,越坡东下。坞中沮洳,有小水自北而南入大河。溪上流有四五人索哨钱于此,因架木为小桥以渡。见余,不索哨而乞造桥之犒,余畀以二文,各交口称谢。既渡,半里,余随车路东行,诸人哄然大呼,余还顾,则以罗平大道宜向东北,余东行为误故也。亟还从东北半里,复上坡东行,于是皆荒坡遥陇,夙雾远迷,重茅四塞。十五里,东逾冈,始望见东北冈上有寨一屯,其前即环山成洼,中有盘壑,水绕其底而成田塍^①,四顾皆高,不知水从所出。从冈东下一里,越坞中细流。其坞与流,皆自南而北,即东通盘壑者。又东上一里,循壑之南脊行,与所望北冈之寨正隔坞相对矣。又逾东冈稍下一里,则盘壑之东,有峡穿陇中而至,其峡自

东南大山破壁而至者。峡两崖皆亘壁，其上或中剖而成峡，或上覆而成梁，一坞之中，倏断倏续，水亦自东南流穿盘壑，但壑中不知何泄。时余从石梁而度，水流其下，不知其为梁也。望南北峡中水，一从梁洞出，一从梁洞入。乃从梁东选石踞生，瞰峡而坐。睇其下，如连环夹壁，明暗不一，曲折透空，但峡峭壁削，无从下穿其穴耳。于是又东，愈冈坞相错，再上再下。八里，盘岭再上，至是夙雾尽开，北有削崖近峙，南有崇岭遥穹。取道其间，横陟岭脊，始逼北崖，旋向南岭。二里，复逾高脊，北转东下。二里，有茅当两峰峡间，前植哨竿，空而无人，是曰张飞哨，山中之最幽险处也。又东下三里，悬壑深阇，草木蒙密，泥泞及膝，是名偏头哨。哨不见居庐，路口止有一人，悬刀植枪而索钱，余不之与而过。此哨之南即南穹崇岭，罗平贼首阿吉所窟处，为中道最险，故何兵哨守焉；又名新哨，而师宗界止此矣。过哨，又东上岭。岭更峻，石骨棱厉。二里跻其巅，是为罗平、师宗之分界，亦东西二山之分界也。岭重山复，上下六十里，险峻为迤东之冠。其山盖南自额勒度脉，分支北下，结成崇岭，北度此脊而为白腊、束龙，而东尽于河底、盘江交会处者也。从岭上东向平行，其间多坠壑成窞，小者智井，大者为盘洼，皆丛木其中，密不可窥，而峰头亦多树多石，不若师宗皆土山茅脊也。平行岭上五里，路左有场，宿火树间，是为中火铺，乃罗平、师宗适中之地。当午，有土人担具携炊，卖饭于此，而既过时辄去，余不及矣，乃冷餐所携饭。又东一里，渐下。又一里，南向下丛中。其路在箐石间，泥泞弥甚。一里，遂架木为栈，嵌石隙中，非悬崖沿壁，而或断或续，每每平铺当道，想其下皆石孔智井，故用木补填之也。又东下一里，始出峡口。回顾西壑，崇岭高悬，皆丛箐密翳，中有人声，想有彝人之居，而外不能见。东眺则南界山冈平亘，北界则崇峰屏立，相持而东。于是循北坡东行。三里，复北上坡，直抵北界峰腰，缘之。三里，峰尽东下，有坞纵横，一坞从北峡来，一坞从东峡来，一坞从西峡来，一坞向东南去。时雨色复来，路复泥泞，计至罗平尚四十里，行不能及，闻此中有营房一所可宿，欲投之。四顾茫无所见，只从大道北转入峡，遂缘峡东小岭而上。一里，忽遇五六人持矛挟刃而至，顾余曰：“行不及州矣。”予问：“营房何在？”曰：“已过。”“可宿乎？”曰：“可。”遂挟余还。盖此辈即营兵，乃送地方巡官过岭而返者。仍一里，下山抵坞中，乃向东坞入。半里，抵小峰之下，南向攀峰而上，峻滑不可着足。半里

登其巔，則營房在焉。營中茅舍如蝸，上漏下濕，人畜雜處。其人猶沾沾謂予：“公貴人，使不遇余輩，而前無可托宿，奈何？雖營房卑隘，猶勝彝居十倍也。”彝謂黑、白彝與僛僛^②。余領之。索水炊粥。峰頭水甚艱，以一掬濯足而已。

十八日 平明，雨色霏霏。余謂：“自初一漾田晴後，半月無雨。恰中秋之夕，在萬壽寺，狂風釀雨，當復有半月之陰。”營兵曰：“不然。予羅平自月初即雨，並無一日之晴。蓋與師宗隔一山，而山之西今始雨，山之東雨已久甚。乃此地之常，非偶然也。”余不信。飯後下山。飯以笋為菜。笋出山箐深處，八月正其時也。泞滑更甚於昨，而濃霧充塞，較昨亦更甚。一里，抵昨所入塢中，東北上一里，過昨所返轅處^③。又一里，逾山之岡，於是或東或北，盤旋嶺上。八里稍下，有泉一缕，出路左石穴中。其石高四尺，形如虎頭，下層若舌之吐，而上有一孔如喉，水從喉中溢出，垂石端而下墜。喉孔圓而平，僅容一拳，盡臂探之，大小如一，亦石穴之最奇者。余時右足為污泥所染，以足向舌下就下墜水濯之。行未几，右足忽痛不止。余思其故而不得，曰：“此靈泉而以濯足，山靈罪我矣。請以佛氏忏法解之。如果神之所為，祈十步內痛止。”及十步而痛忽止。余行山中，不喜語怪，此事余所親驗而識之者，不敢自諱以沒山靈也。從此漸東下，五里抵一盤壑中，有小水自北而南，四圍山如環堵，此中洼之底也，豈南流亦透穴而去者耶？又上東岡，二里逾岡。又東下一里，行塢中者三里，有小水自西北向東南，至是始遇明流之澗，有小橋跨之。既度，澗從東南去，路復東上岡。三里，逾岡之東，始見東塢大辟，自南而北。東界則遙峰森峭，志稱羅莊山駢立東南；西界則崇巘巍峨，志稱白蜡山屏峙西北。東北又有一山，土人稱為束龍山橫排於兩界缺處，而猶遠不睹羅平城，近莫見興哆囉也。興哆囉即在山下，以嶺峻不能下瞰耳。又東，稍下者二里，峻下者一里，遂抵塢中，則興哆囉茅舍數間，倚西山東麓焉。從此遂轉而北行塢中。其塢西傍白蜡，東瞻羅莊，南去甚遙，則羅莊自西界老脊分枝而東環處也。塢中時有土岡自西界東走，又有石峰自東界西突。路依西界北行，遙望東界遙峰下，峭峰離立，分行競穎，復見粵西面目。蓋此叢立之峰，西南始於此，東北盡於道州，磅礴數千里，為西南奇勝，而此又其西南之極云。過興哆囉北，一重土岡東走，即有一重小水隨之。想土岡之東，有溪北注，以受此諸水。數涉水逾岡，北五里，望西山高

处有寨，聚居颇众，此僛僛寨也。又北二里，有池在东冈之下，又北二里，有池在西冈之下，皆冈坞环转，中洼而成者。又北三里，有水成溪，自西而东向注，甚急，一石梁跨之，是为鲁彝桥，桥下水东南数里入穴中。越桥北，始有夹路之居。又北半里，有水自西而东注，其水不及鲁彝之半，即从上流分来，亦东里余而灭，亦一石梁跨之。二水同出于西门外白蜡山麓龙潭中，分流域东南而各坠地穴，亦一奇也。桥之南，始有盈禾之塍。又北半里，入罗平南门。半里，转东，一里，出东门，停憩于杨店。是日为东门之市。既至而日影中露，市犹未散，因饭于肆，观于市。市新榛子、薰鸡、蔓还杨店，而雨濛濛复至。时有杨媚姜渭滨者，荆州人，赘此三载矣，颇读书，知青乌术^④，询以盘江曲折，能随口而对，似有可据者。先是余过南门桥，有老者巾服而踞桥坐，见余过，拉之俱坐。予知其为土人，因讯支以盘江，彼茫然也。彼又执一人代讯，其人谓由激江返天上，可笑也。渭滨言：“盘江南自广西府流东北师宗界，入罗平之东南隅罗庄山外，抵八达彝寨会江底河^⑤，经巴泽、河格、巴吉、兴龙、那贡，至坝楼为坝楼江，遂东南下田州。不北至黄土坝^⑥，亦不至普安州。”坝楼诸处与普安界亦相交错，是南盘亦经普安之东南界，特未尝与东北之北盘合耳。

罗平在曲靖府东南二百余里，旧名罗雄，亦土州也。万历十三年，土酋者继荣作乱，都御史刘世曾奉命征讨，临元道文作率万人由师宗进，夹攻平之，改为罗平^⑦。明年，继荣目把董仲文等复叛，羁知州何倏。文作以计出之，复率兵由师宗进，讨平之。今遂为迤东要地。

罗平州城西倚白蜡山下，东南六十里为罗庄山，东北四十里为束龙山。有水自白蜡麓龙潭出，名鲁彝河，东环城，南出鲁彝桥，而东入地穴^⑧。其北有分流小水亦如之。此内界之水也。其西有蛇场河，自州西南环州东北，抵江底河，俱在白蜡、束龙二山外。其东南有盘江，自师宗东北入境，东南抵八达，俱在罗庄山外。此外界之水也。

州城砖甃颇整。州治在东门内，俱民，惟东门外颇成阛阓。西南二门，为贼首官霸、仲家巢，在正南八十里乌鲁河师宗界^⑨。阿吉僛僛巢，在州西南七十里偏头南大山下。二寇不时劫掠，民不能居。

白蜡山,在城西南十余里,顶高十余里,其麓即在西门外二里。上有尖峰,南自偏头哨,北抵州西北,为磨盘山过脉,而东又起为束龙山者也。此山虽晴霁之极,亦有白云一缕,横亘其腰如带围,为州中一景。

束龙山,在城东北四十里。者继荣叛时,结营其上为巢窟,官兵攻转围久之,内溃而破。今其上尚有二隘门。

罗庄山,在城东南六十里。其山参差森列,下多卓锥拔笋之岫,粤西石山之发轫也^①。

罗平州东至广南八达界二百里,西南至师宗州偏头哨六十里,南至师宗州乌鲁河界八十五里,西南至陆凉蛇场河界一百里,西北至旧越州界发郎九十里^②,北至亦佐县桃源界一百二十里,东北至亦佐县、黄草坝二百里。

罗平州正西与滇省对,正东与广西思恩府对,正北与平彝卫对,正南与广西府永安哨对。

注释

①水绕其底而成田塍:“田”后衍“回”字,据徐本、四库本删。

②彝:彝族分布极广,支系复杂,黑彝、白彝都是彝族支系的不同称谓。黑彝即黑罗罗,白彝即白罗罗,又称撒摩都。也有以黑白分贵贱者,景泰《云南图经志书》卷二说:“罗罗以黑白分贵贱。”直到解放前,四川大凉山彝族还以黑彝、白彝区分贵贱。

③辕(yuán 袁):指车辕,即伸出在车前驾车的长木。返辕:折转来往回走。

④青乌术:相传汉代有青乌子,又称青乌先生,精通堪舆相地之术,后世堪舆书多收青乌之说,因称相地术为青乌术,相地的人为青乌。

⑤八达彝寨:《游记·盘江考》中作“巴旦彝寨”。今称八达河或八大河,在罗平县东南隅的盘江北岸,与贵州、广西毗邻。

⑥黄土坝:据所述地望,疑为“黄草坝”。

⑦罗平:《明史·地理志》:“罗平州,元罗雄州。万历十五年(公元1587年)四月更名。”明罗平州隶曲靖府,在今罗平县治罗雄镇。

⑧鲁彝河:今名大干河。

⑨乌鲁河:今作五洛河,在师宗县东南境,从北往南流入南盘江。

⑩轫(rèn 刃):止住车轮转动的木头。开车时须先去轫,故称启程为“发轫”。此处用以比喻此种地形的开始。

⑪越州：今名同，在曲靖南境。《明史·地理志》南宁县：“东南有石堡山，山西有元越州治，洪武二十八年（公元1395年）正月废。”元设越州，明初相沿，后即废，故此称“旧越州”。明代又设越州卫于此。

【今译】

十七日 早晨起床，雨色霏霏。饭后出发，泥浆深陷到膝盖，出门就摔倒。往北走一里，有河水从东南边的山坞中流来，向西边的峡谷中流去，一座石桥横跨在河上，叫绿生桥。过桥后，在坞中走了一里，往北上坡。顺着坡走八里，东边的山才从北面断开，形成峡谷，河水从峡谷中向西流出，有村寨坐落在峡谷里，不知叫什么名称。我顺着西面的山坡往北下，就是峡谷水流向西经过的地方。坡下也有好几间茅草屋，是来往行人停留休息的场所，这里叫大河口。河流不太大，但河流两边的地特别低湿，一座石桥横跨在河流上，和绿生桥一样，水势也和绿生桥的相似。过桥后往北走，穿越山坞。坞北又有一座山从东北横贯西南，走一里后上坡，顺着山坡往东走。三里，翻过山坡往东下。坞中低洼潮湿，有条小溪从北往南流入大河。小溪上游有四五个人在那里索要哨钱，因而搭根木头作为小桥让人过溪。这几个人见到我，没有索要哨钱而索要造桥的酬劳钱，我给了两文铜钱，他们众口同声地道谢。过桥后走半里，我顺着车路往东走，这几个人乱哄哄地大叫，我转身询问，原来是去罗平州的大路应该向东北走，我往东走错了。我急忙返回来往东北走半里，又上坡朝东走，从这里起都是荒坡遥陇，晨雾从远方弥漫过来，重重的茅草遍布四周。走了十五里，往东翻越山冈，才看到东北冈上有个村寨，村寨前是山环围而形成的洼地，洼地中间有盘壑，溪水流绕过洼地底部而形成土埂，洼地四周都是高地，不知道水从哪里流出去。顺着山冈往东下一里，越过坞中的细流。这道山坞和细流，都是从南往北走向，和东边的盘壑是相通的。又往东上一里，顺着盘壑南面的山脊走，和所看到的北冈村寨正好隔坞相对了。又翻越东冈，逐渐往下走一里，是盘壑的东面，有道峡谷是从土陇中穿过来，这道峡谷从东南大山破壁而来。峡谷两边的山崖都是连绵的峭壁，壁上有时从中间剖开而形成峡沟，有时从上面覆盖而形成桥梁，一坞之中，峡沟时断时续，水流也从东南穿过盘壑，只是不知道怎样从盘壑中流出去。当时我从石桥上走过，水在桥下流，却不知道是桥。看


到南北峡谷中的水，一股从桥洞中流出，一股流入桥洞。于是在石桥东面挑选能览胜的地方，俯瞰着峡谷而坐。从侧面往下看，洞穴像连环夹壁，明暗不一，曲折透空，只是峡谷陡峭，崖壁如削，无法下去钻这些洞穴。于是又往东走，更是冈坞互相交错，两上两下。走了八里，又盘岭而上，到这时晨雾才完全散开，北面有刀削般的石崖就近峙立，南面有崇山峻岭远远隆起。取道南北之间，横攀岭脊，刚走近北面的石崖，马上又转向南面的崇岭。二里，又越过高高的山脊，转北后往东下山。二里，有茅草房位于两座山峰之间的峡谷里，房前设有哨竿，但空无一人，这里叫张飞哨，是山中最僻静、最险要的地方，又往东下三里，又高又陡的沟壑十分寂静，覆盖着丛密的草木，泥浆陷到膝盖，这里名偏头哨。偏头哨看不到有住房，只是在路口有一个人，挎刀拄枪地索要钱，我没有给钱就过去了。哨南就是隆起在南面的崇山峻岭，罗平州土匪头子阿吉的巢穴就在这里，是途中最险要的地方，所以何天衢的军队守在这里；偏头哨又叫新哨，师宗州州界到此为止了。过了哨，又往东上岭，岭更陡，岭上的石头棱角突出。走二里登上岭巅，这里是罗平州、师宗州的分界，也是东部山、西部山的分界。〔山岭重重叠叠，上上下下有六十里，险峻的程度堪称滇东第一。〕其山南起自越过额勒哨的山脉，分出一支往北延伸，聚结为崇山峻岭，再往北越过这座山脊，为白腊山和束龙山；然后往东延伸到河底河、盘江交汇之处结束。从岭上向东平行，途中有很多坠壑形成的窞，小的是窞井，大的是盘洼，其中都长满了草丛树木，因草木稠密而不能窥探，并且峰头上也是树多石多，不像师宗州都是土山和茅草脊。在岭上平走五里，路的左边有块平地，住宿做饭处在树林中，这里叫中火铺，正好位于罗平州、师宗州之间。到中午时，有当地人肩挑手提炊具到这里卖饭，但时辰一过就离去，我没有赶上，于是吃自己携带的冷饭。又往东走一里，逐渐下山。又一里，往南下到草丛中。道路在箐沟石间，泥泞得更加厉害。一里，就有架木头修成的栈道，嵌在石缝中，而不是悬空山崖、攀缘峭壁，因而时断时续，常常平铺在路上，想来栈道下面都是石孔、窞井，所以用木头来填补道路。又往东下一里，才出到峡口。回头看西边的沟壑，崇山峻岭悬在空中，全都覆盖着丛丛密密的竹林，其中有人声，想来有彝人的房屋，但外面看不见。往东眺望则南部山冈平缓，北部高山耸立如屏，互相对峙着向东延伸。从这里顺着北坡往东走。三

里,又往北上坡,直达北部峰腰,顺着峰腰走。三里,走完山峰往东下,有纵横交错的山坞,一道从北峡伸过来,一道从东峡过来,一道从西峡过来,一道往东南边伸过去。这时天又下雨,道路更加泥泞,估计到罗平州还有四十里,走不到了,听说此处有一所营房能够住宿,想去投宿。环顾四周,雨雾茫茫,一无所见,只好顺着大路往北转入峡谷,然后顺着峡谷东面的小岭往上走。一里,忽然遇到五六个手持长矛大刀的人走过来,他们看着我说:“走不到罗平州了。”我问道:“营房在什么地方?”他们说:“已经过了。”我又问:“可以住宿吗?”他们说:“可以。”于是就带着我往回走。原来他们就是军营的士兵,才送地方巡查官员过岭回来。仍旧走一里,下山来到坞中,于是向东走进山坞。半里,到达一座小峰之下,向南往上攀登,路又陡又滑,难以落脚。攀登半里到达峰顶,营房就在顶上。营中的茅草屋像蜗牛壳一样,上漏下湿,人畜混杂居住。那几个士兵还沾沾自喜地对我说:“您是贵人,假如没遇上我们,而前面无处投宿,又怎么办呢?营房虽然低矮狭窄,还是比彝人家强十倍。”[彝人指黑彝、白彝和傜傜。]我点头同意。找水煮粥。峰顶上用水很艰难,用一捧水洗洗脚而已。

十八日 天亮时,雨色霏霏。我说:“从初一在漾田时天晴后,半个月无雨。恰好中秋之夜,在万寿寺时,狂风酿成雨,应当又有半个月的阴天了。”军营士兵说:“不是这样。我们罗平州从月初就下雨,至今没晴过一天。因为和师宗州隔一座山,山西边至今才下雨,山东边已经下了很久。这是此地的常情,并非偶然。”我不相信。吃过饭下山。[饭用竹笋做菜。竹笋出于山箐深处,八月正是吃竹笋的季节。]路比昨天更烂、更滑,而且浓雾迷漫,也比昨天更厉害。一里,来到昨天所进入的坞中,往东北上一里,经过昨天折转往回走的地方。又一里,越过山冈,从这里便时而向东,时而向北,在岭上盘旋。走了八里逐渐往下,有一缕泉水从路左边的石洞中流出。这块岩石四尺高,形状像虎头,岩石下层像老虎吐出的舌头,而上面有一个喉咙般的圆孔,泉水从喉孔中溢出,流到石端后往下淌。喉孔圆而平整,只能容进一拳,整支手臂探进去,前后大小一致,真是最奇异的石洞。当时我右脚沾染了污泥,我就把脚伸到下面,就着淌下来的泉水洗脚。走了没多久,右脚忽然疼痛不止。我思考痛因而不得其解,便说:“这是灵泉却用来洗脚,山灵惩罚我了。请允许我用佛教的忏法解脱惩罚。如果真是神灵

所作所为,祈求十步以内止住疼痛。”走到第十步时疼痛忽然止住。我在山中行走,不喜欢谈论神怪,这是我亲身体验和见识的事,不敢因自己忌讳而埋没山神显灵。从这里逐渐朝东下山,走五里来到一片盘壑中,有条小河从北向南流,四周的山如同墙壁环绕,这是中洼地的底部,难道往南的流水也是钻洞而去吗?又攀登东边的山冈,二里越过山冈。再往东下一里,在坞中走三里,有条小溪从西北流向东南,到这里才遇到露出地表的涧水,一座小桥横跨在上面。过了桥,涧水向东南淌去,道路仍然往东上冈。三里,翻到山冈东面,方才看到的东边山坞十分开阔,从南到北走向。山坞东部是陡峭森然的远峰,[志书称为罗庄山]并列着耸立在东南方;西部则是巍峨的崇山峻岭,[志书称为白蜡山]屏风般地屹立在西北方。东北部还有一座山,[当地人称为东龙山]横列在东西部之间的空缺处,可是远处仍然看不到罗平州城,近处看不见兴哆啰寨。[兴哆啰寨就在山下,因为山岭高峻而不能俯身往下看。]又往东走,缓缓下了二里,陡陡地下一里,于是抵达坞中,兴哆啰的数间茅草房就傍靠在西山东麓。从这里转朝北顺山坞行走。山坞西靠白蜡山,东望罗庄山,南边延伸很远,是罗庄山从西部分出的支脉向东环绕之处。坞中时常有土冈从西向东伸去,还有石峰从东部向西突起。道路顺着西边往北走,遥望东边远峰之下,峻峭的山峰分开耸立,排列成行,脱颖争异,又呈现出广西的风貌。大致这一类丛林般耸立的山峰,西南从这里开始出现,东北到道州结束,气势磅礴地分布在数千里之内,是西南地区的奇妙景观,而这里又是这胜景的西南极边了。经过兴哆啰后往北走,土冈向东延伸一层,就有一条小河随冈东流。想来土冈东边,有向北流的河川,以便接纳这一道道的小河水。数次渡过小河、翻越土冈,往北走五里,看到西山高处有村寨,聚居的人家较多,是僛僛村寨。又往北走二里,东边冈下有池塘,再往北走二里,西边冈下也有池塘,都是冈坞环转,中洼而成的。再往北走三里,有水形成溪流,从西向东流去,流速很急,一座石桥横跨溪流上,这是鲁彝桥,桥下的水向东南流淌数里后进入洞穴。过鲁彝桥后往北,路两边才有居家住户。又往北走半里,有条小河从西向东流,水量不到鲁彝河的一半,是从鲁彝河上游分流过来的,也是向东流一里多就不见了,也有一座石桥横跨河流上。两条河都出自罗平州城西门外白蜡山麓的龙潭中,分别流经州城东南后又各自坠入地穴,也是一处奇

观。石桥南面,开始有了种满庄稼的田地。又往北走半里,从罗平州城南门进城。半里,向东转,一里从东门出城,在杨店住宿。这一天是东门的赶集日。我到时太阳正当空,集市还没散,于是在店中吃饭,到集市上看看。买了新榛子、薰鸡羹回到杨店,而蒙蒙细雨又下了起来。当时杨店主人有个叫姜渭滨的女婿,是荆州人,上门到杨店三年了,读书较多,懂相地术,问他盘江曲折流向的情况,能随口回答,似乎言之有据。在前我过南门桥时,有位戴儒巾穿儒服的老人盘坐在桥上,见我过桥,拉我和他一道坐下。我知道他是当地人后,便询问盘江的情况,他茫然无所知。他又拉住一个人代我询问,那个人说流到潞江后返回天上,真可笑。姜渭滨说:“盘江从南边的广西府向东北流入师宗州界,流到罗平州东南边的罗庄山之外,在八达彝寨与江底河汇合,然后流经巴泽、河格、巴吉、兴龙、那贡,流到坝楼时被称为坝楼江,于是往东南流到田州。盘江不往北流到黄土坝,也没流到普安州。”但是坝楼江流经的各个地方和普安州界互相交错,这说明南盘江也流经了普安州的东南边,只是未曾和东北边的北盘江汇合。



罗平州在曲靖府东南二百余里处,原名罗雄州,也是土司领地。万历十三年(公元1585年),本地首领者继荣作乱,都御史刘世曾奉命征讨,临元道的文作率领一万军队从师宗州进攻,两面夹攻平定了叛乱,改名为罗平州。第二年,者继荣手下的土目、把事董仲文等人又发动叛乱,拘押了罗平州知州何倭。文作用计让何倭逃出,又率领军队从师宗州进攻,讨伐平定了叛乱。现今罗平州已成为滇东的要地。

罗平州城西靠白蜡山脚,东南六十处里是罗庄山,东北四十里处是束龙山。有水从白蜡山麓龙潭中流出,名鲁彝河,河水向东绕城流过,转向南流出鲁彝桥,然后往东注入地穴。鲁彝桥北面有分流的小河,也同样注入地穴。这是州界内的河流。罗平州西部有蛇场河,从州西南绕流到州东北,流抵江底河,所流经的地方都在白蜡山、束龙山以外。州东南有盘江,从师宗州向东北流入州境,往东南流到八达彝寨,所流经的地方都在罗庄山外。这是州界外的河流。

罗平州城的砖墙很整齐。州治位于州城东门内,和百姓住家在一起,因此东门外形成很热闹的市场。州城的西门、南门,因为

盗贼首领官霸、〔仲家，巢穴在罗平州正南八十里，乌鲁河流经的师宗州境。〕阿吉〔俅俅，巢穴在罗平州西南七十里，偏头哨南边的大山下。〕二寇不时地前来抢劫、掠夺，百姓不能安居。

白蜡山在罗平州城西南十余里处，山顶高达十余里，山脚则在州城西门外二里处，山上有尖峰。白蜡山南起自偏头哨，往北延伸到州城西北，为磨盘山的过脉；向东延伸又耸立为束龙山。白蜡山即使在最晴朗的时候，也有一缕白云，像腰带般地横贯山腰，这是州中的一处美景。

束龙山在州城东北四十里处。者继荣反叛时，在山上安营扎寨，据为巢穴，官兵围攻了很长时间，因内部瓦解后才攻破。至今山上还有两道关隘门。

罗庄山在罗平州城东南六十里处。其山参差不齐、森林般地耸列，山下有很多如同锥尖卓立、竹笋拔地而起的小石峰，是广西石山风貌的起始。

罗平州东面距离广南府八达彝寨界二百里，西南方距离师宗州偏头哨六十里，南面距离师宗州乌鲁河界八十五里，西南方距离陆凉州蛇场河界一百里，西北方距离旧越州界的发郎九十里，北面距离亦佐县桃源界一百二十里，东北方距离亦佐县、黄草坝二百里。

罗平州正西方和云南省城相对，正东方和广西省思恩府相对，正北方和平彝卫相对，正南方和广西府永安哨相对。

【原文】

十九日 坐雨逆旅，阅《广西府志》。下午，有伍、左、李三生来拜。

二十日 雨阻逆旅。

二十一日 亦雨阻逆旅。

二十二日 早犹雨霏霏，将午乃霁。浣濯污衣，且补纫之。下午入东门，仍出南门，登门外二桥，观鲁彝河。询之土人，始知其西出白蜡山麓龙潭，仍东入地穴者也。还入南门，上城行，抵西门。望白蜡山麓，相去仅三里，外有土冈一层回之，鲁彝发源，即从其麓透穴而西出者也。稍北，即东转经北门。其西北则磨盘山峙焉，为州城来脉。城东北隅汇水一塘，其下始有禾畦，即东门接壤矣。其城乃东西长而南

北狭者也。

二十三日 晨起,阴云四布。饭而后行。其街从北去,居民颇盛。一里,出北隘门,有岐直北过岭者,为发郎道^①,其岭即自西界磨盘山转而东行者;板桥大道,从岭南东转。东北向行十里,有村在北山之下,曰发近德^②。其处南开大坞,西南即白蜡,东南即大堡营山。大堡营之南,一支西转,卓起一峰,特立于是村之南,为正案。其南则石峰参差遥列,即昨兴哆啰所望东南界山也。又东,屡有小水南去,渡之。东五里,有石峰突兀当关。北界即磨盘东转之山,南界即大堡山诸石峰,相凑成峡,而石峰当其中,若蹲虎然。由其东南腋行,南界石山森森成队南去,而路渐东北上。五里出当关峰之东,其东垂有石特立,上有斜蹇之势,是曰金鸡山,所谓“金鸡独立”也。又东一里,一洞在南小峰下,时雨阵复来,避入其中,饭。又东三里,东上峡脊。其脊即磨盘山东走脉,至此又度而南,为大堡营东山者也。一里,逾脊之东,其上有岐南去,不知往何彝寨。脊东环洼成坞,有小水北下,注东南坞中,稻禾盈塍。有数家倚北峰下,曰没奈德。东峰下有古殿二重,时雨势大至,趋避久之。乃随水下东南峡,峡逼路下,两旁山势,仍觉当人面而起。东行峡中二里,有水自峡南洞穴出,与峡水同东注。又一里,有小石梁跨溪,逾之。从溪南东行,一里,溪北注峡,路东逾冈。一里余,有坞自西北来,环而南,其中田禾茂^③,村落高下。东二里,有数十家夹路,曰山马彝,亦重山中一聚落也。于是又东北一里,石峰高亘,逾其南坡,抵峰下。又东南一里,有塘在山坞,五六家傍坞而栖,曰挨泽村。又东北二里,为三板桥^④。数家踞山之冈,其桥尚在冈下。时雷雨大至,遂止于冈头上寨。

二十四日 主人炊饭甚早,平明即行。雨色霏霏,路滑殊甚。下坡即有小石梁,其下水亦不大,自西而东注,乃出于西北石穴,而复入东北穴中者。其桥非板而石,而犹仍其旧名。桥南复过一寨,乃东向行坡间。二里,有岐当峡:从东北者,乃入寨道;从直东者,为大道,从之。直东一里,登冈上。其北有坞在北大山下,即寨聚所托,中有禾芄^⑤焉。冈南小石峰排立冈头,自东而西,遂与北山环峙为峡。入峡,东行四里,逾脊北上,半里入其坳。其北四峰环合,中有平坞,经之而北,西峰尤突兀焉。北半里,又穿坳半里,复由峡中上一里,直抵北巨峰下。其峰耸亘危削,如屏北障。其西有坞下坠北去,其中簪深雾黑,

望之杳然。路从峰南东转，遂与南峰凑峡甚逼。披隙而东半里，其东四山攒沓，峰高峡逼，丛木蒙密，亦幽险之境也。遂循南峰之东，南入坞，半里，乃东南上。半里，逾冈脊而东，其东有坞东下，路从冈头南向行。一里，复出南坳。其坳东西两峰，从冈脊起，路出其侧，复东向行。三里，始稍降而复上。于是升降曲折，多循北岭行，与南山相持成坞。六里，路从坞而东。又五里，稍上逾坳，南北峡始开。再东盘北岭之南三里，始见路旁余薪爨灰，知为中火之地。从其东一里下峡，始得石路，迤逦南向。平行下二里，俯见南坞甚杳。循北岭东向行一里，忽闻溪声沸然。又南下抵坞中，一溪自东而西，有石梁跨之，溪中水颇大而甚急。四顾山回谷密，毫无片隙，不知东北之从何来，不知西南之从何泄，当亦是出入于窍穴中者。欲候行人问之，因坐饭桥上。久之不得过者，乃南越桥行。仰见桥南有岐蹶峰直上，有大道则溯溪而东。时溪涨路湮^⑥，攀南峰之麓行。念自金鸡山东上，一路所上者多，而下者无几，此溪虽流坞中，犹是山巅之水也。东一里，循南峰东麓，转而南。隔坞东望，溪自东北峡中破崖而出，其内甚逼。路舍之南，半里，复循南峰南麓，转而西向入坞。一里，坞穷，遂西上岭。一里，逾岭头，始见有路自北来。合并由岭上南去；此即桥南直上之岐，逾高岭而下者，较此为迳直云。由岭南行，西瞰坞甚深，而箐密泉沸，亦不辨其从何流也。又南二里，转而东，循北岭南崖东向行，亦与南山下夹成坞，下瞰深密，与西坞同。东五里，其坞渐与西坞并，始知山从东环，坞乃西下者。又东向逾冈，东北一里，度一脊，其脊东西度。从其东复上岭，一里，则岭东有坞南北辟。乃北转循西山行坞上，一里，坞穷。从坞北平转，逾东岭之东，共二里，有数家在路北坡间，是曰界头寨，以罗平村落东止于此也。又东行冈上二里，再上岭一里，逾而东，则有深峡下嵌，惟闻水声汹涌，而不见水。从岭上转而南行，东瞰东界山麓，石崖悬削，时突于松梢箐影中，而不知西界所行之下，其崖更耸也。南行一里，始沿崖南下。又一里，仰见路西之峰，亦变而为穹崖峭壁，极危峻之势焉。从此瞰东崖之下，江流转曲，西南破壁去；隔江有茅屋两三点，倚崖而居。乃东向拾级直下，一里，瞰江甚近，而犹未至也。转而北，始见西崖矗立插天，与东崖隔江对峙。其崖乃上下二层，向行其上，止见上崖而不得下见，亦不得下达，故必迂而南，乃得拾级云。北经矗崖下半里，下濒江流，则破崖急涌，势若万马之奔驰，盖当暴涨时

也。其水发源于师宗西南龙扩北,合陆凉诸水为蛇场河,由龙甸^⑦及罗平旧州^⑧,乃东北至伊泽,过束龙山后,转东南抵此,即西南入峡,又二百里而会八达盘江者也。罗平、普安以此江为界,亦遂为滇东、黔西分界焉^⑨。有舟在江东,频呼之,莫为出渡者。薄暮雨止,始有一人出曰:“江涨难渡,须多人操舟乃可。”不过乘急为索钱计耳。又久之,始以五人划舟来,复不近涯,以一人涉水而上,索钱盈壑,乃以舟受,已昏黑矣。雨复淋漓,截流东渡,登涯入旅店。店主人他出,其妻黠而恶,见渡舟者乘急取盈,亦尤而效之,先索钱而后授餐,餐又恶而鲜^⑩,且嫚褻余^⑪,盖与诸少狎而笑余之老也。此妇奸肠毒手,必是冯文所所记地羊寨中一流人,幸余老,不为所中耳!

江底寨乃僛僛^⑫;只此一家歇客,为汉人。其人皆不良,如僛僛之要渡,汉妇之索客,俱南中诸彝境所无者^⑬。其地为步雄属^⑭,乃普安十二营长官所辖也^⑮。土酋龙姓。据土人曰:“今为依姓者所夺。”步雄之界,东抵黄草坝二十里,西抵此江六十里,南抵河格为广南界一百余里,北至本司十二营界亦不下三四十里,亦平原中一小邑也^⑯。

注释

①发郎:今作法郎,在罗平县西北境,罗平至曲清的公路旁。

②发近德:今作法金甸,在罗平县东北境。

③芄莠(péng yù 蓬郁):茂盛。

④三板桥:即今板桥,在罗平县东境。

⑤芄芄:草木茂密丛杂的样子,《游记》中亦用以形容庄稼茂盛。

⑥湔(yān):通“淹”。掩盖,遮蔽。

⑦龙甸:今名同,在师宗东北隅。

⑧罗平旧州:大理时有罗雄部,元代相沿设罗雄州。景泰《云南图经志书》卷二载:“罗雄州旧址,在喜旧溪之东,遗址废为平原。”此即罗平旧州,在今罗平县治北6公里,九龙河东岸。

⑨罗平、普安句:此水今名各段不同,在师宗称子午河,入罗平称九龙河,至罗平东北称喜就溪,汇入黄泥河后即南转流入南盘江。

⑩鲜(xiǎn 险):少。

⑪嫚褻(màn xiè 慢谢):轻慢、欺侮。

⑫江底:指今黄泥河边的老江底,有别于公路边的新江底,在贵州省兴义市西

隅,这一段黄泥河亦称江底河。

⑬南中:该名始于三国时,蜀汉以巴蜀为根据地,巴蜀以南的广大地区则称南中。相当于今云南、贵州两省和四川省的大渡河以南地区。

⑭步雄:今作布雄,在贵州兴义市南境。

⑮普安十二营:光绪《普安直隶厅志》载:“州领九里十二营。明制以九里处汉人,以十二营处夷人。”《黔南识略》又载:普安“州领十二部,号十二营,谓部长曰营长。马乃、鼠场、楼下,今为普安县地;捧鲊、布雄、黄坪,今兴义县地;鲁土、归顺、狗场、普陌、毛政、簸箕,在今盘县境。”布雄营又作卜容营,黄坪营即黄草坝营。普安十二营分布在北自北盘江,南抵南盘江的广大地区。

⑯亦平原中一小邑也:“平原”原作“中原”,据徐本改。

【今译】

十九日 因为下雨而不能出游,在旅店中阅读《广西府志》。下午有姓伍、姓左、姓李的三人来拜访。

二十日 被雨阻拦,不能出游。

二十一日 还是被雨阻拦,不能出游。


二十二日 早上仍然是淫雨霏霏的天气,将近中午才晴开。洗脏衣服,又缝补衣服。下午从州城东门进城,仍旧从南门出城,去南门外的两座桥上,观看鲁彝河。询问当地人,才知道鲁彝河发源于西边的白蜡山麓龙潭,并且往东流入地穴。返回城时进入南门,从城墙上走,抵达西门。眺望白蜡山麓,相距仅有三里,山麓外有一层土冈围着,鲁彝河的上源,就是从白蜡山麓穿过洞穴,然后从西边流出来。稍微向北,就往东转经过北门。北门西北边有磨盘山屹立,磨盘山是从州城过来的山脉。城东北隅汇聚着一塘水,水塘下面才有稻田,稻田就与城东门接壤。州城的地形是东西长而南北狭窄。

二十三日 早晨起床,阴云遍布四方。饭后启程。其街道向北伸去,居民很多。一里,走出北关门,有岔道直往北越过山岭,是去发郎的路,其岭起自西部磨盘山,然后转向东延伸;去板桥的大路,从岭南往东。转朝东北走十里,有村寨坐落在北面山下,名发近德。这里南面敞开大坞,西南是白蜡山,东南是大堡营山。大堡营山南部,一支山脉朝西转,突起一座峰,奇特地耸立在村庄南面,是正中间的案山。其南有石峰参差不齐地遥遥耸列,是以前过兴哆啰时所看到的东南部之山。又往东走,多次遇到向南流的小河,渡过这些小河。往东走五

里,有座高高的石峰耸立在关口。北部是磨盘山转东延伸的山脉,南部是大堡营山诸多的石峰,南北会合形成峡谷,而石峰矗立其中,如同猛虎蹲着一般。顺着石峰东南侧行走,南部石山高耸,成行成队地向南伸去,而道路逐渐向东北上。走五里出到当关石峰东面,其东边有石头奇特地耸立着,石头上部呈现出斜斜的腾飞之势,这是金鸡山,就是所说的“金鸡独立”。又往东走一里,南边小峰下有一个洞,这时又下起阵雨,进洞躲雨,吃饭。又往东走三里,朝东攀登峡脊。这脊是磨盘山往东走向的山脉,延伸到这里后又向南伸过去,成为大堡营东边的山。一里,翻越到脊东面,其上有岔路向南去,不知通到哪一个彝寨。脊东圆形的洼地形成山坞,有条小溪从北边流来,注入东南边的山坞中,田里种满稻禾。有数户人家靠在北峰下居住,地名叫没奈德。东边山峰下有两重古殿,这时雨势来得很猛,赶忙过去避了很久的雨。于是随着小溪进入东南峡谷,峡谷很窄,路往下走,两旁的山势,觉得就耸立在人面前。往东在峡谷中走了二里,有股水从峡谷南面的洞穴流出,和峡中的溪水一齐向东流去。又走一里,有道小石桥横跨溪流,过桥。从溪水南岸往东走,一里,溪水往北注入峡谷,道路往东翻越山冈。走了一里多,有山坞从西北延伸过来,绕向南,坞中土地肥沃,庄稼茂盛,村落高高低低。往东二里,有数十家人居住在道路两旁,名山马彝,也是重山中的一个村寨。从这里又往东北走一里,石峰高耸横贯,越过南坡,抵达石峰下。又往东南走了一里,山坞中有池塘,五六家人沿着山坞居住,名挨泽村。又往东北走二里,到三板桥。数家人靠着山冈居住,其桥还在冈下。这时雷雨突然来临,于是就在冈头的上寨住宿。

二十四日 主人很早做好了饭,我们天刚亮就出发了。雨色霏霏,道路特别地滑。下完坡后有小石桥,桥下的水流也不大,从西向东流,是从西北的石洞流出,然后又流入东北的洞中。其桥不是木板而是石头,但仍然沿用原来的桥名。过桥往南又经过一个村寨,于是往东从坡上行。二里,有岔道横在峡谷前:朝东北去的,是进村寨的路;一直朝东去的,是大路,我顺大路走。径直往东一里,登上山冈。冈北有山坞在北部大山下,是村寨所在之处,坞中有茂盛的庄稼。冈南小石峰排排立在冈头,从东往西走向,于是与北部山环形对峙,形成峡谷。进入峡谷,往东走四里,越过山梁朝北上,半里进入山坳。山坳北

边四座山峰环连在一起,其中有平坞,穿过平坞往北走,西边的山峰特别高大。往北走半里,又穿山坳半里,再从峡谷中上一里,一直抵达北边的巨峰下。其峰高耸横贯,陡峭如削,像座屏风堵在北面。巨峰西边有深陷的山坞往北延伸,坞中箐沟深、雾气浓,看上去昏暗幽远。道路顺巨峰南面朝东转,巨峰便和南边的山峰凑成很窄的峡谷。穿越窄缝往东走半里,其东部四周群山簇拥,山峰高耸,山谷狭窄,丛林密密层层覆盖,也是幽静险要的境地。于是顺着南峰东面,往南走进山坞,半里,往东南上。半里,越过冈脊往东走,冈东有山坞往东延伸,道路顺着冈头往南走。一里,又走出南坳。其坳东西两边的山峰,顺着冈脊耸起,路从其侧出去,又往东面走。三里,才稍稍下坡就又往上走。从此道路上下曲折,大多顺北岭走,北岭和南山相对成坞。走六里,道路顺着山坞向东走。又五里,逐渐往上越过山坳,南北走向的峡谷方才开阔。再往东绕着北岭南面走了三里,才看到路旁有余下的木柴和灰烬,知道是途中烧火做饭的地方。从这里往东下一里到峡谷,开始有石头路,曲折连绵往南伸去。平缓地朝下走了二里,低头看到南边的山坞很深。顺着北岭向东走一里,忽然听到沸腾的溪水声。又往南下,抵达坞中,一股溪水从东向西流,有石桥横跨溪上,溪中的水量颇大,水流很急。环顾四周,群山环绕,峡谷密闭,丝毫没有一点缝隙,不知道溪水从东北什么地方流来,也不知道向西南什么地方流去,想来也都是从洞穴中流出、流进。想等候行人询问,因而坐在桥上吃饭。很久都没有人路过,于是过桥往南走。抬头看见桥南有小路顺着山峰直上,有大路沿溪水往东上。时逢溪水涨得淹没了道路,便顺南峰之麓攀行。回想从金鸡山开始往东上,一路上上的时候多,而下的时候几乎没有,这股溪水虽然在坞中流,仍然是山巅之水。往东一里,顺着南峰东麓走,再转向南走。隔着山坞向东眺望,溪水从东北峡谷中破崖而出,峡内非常狭窄。道路离开溪流往南走,半里,又顺着南峰南麓,向西转入山坞。一里,走完山坞,于是朝西上岭。一里,翻越岭头,就看见有路从北边伸过来。两条路合并顺着岭上往南去;伸过来的路就是桥南顺着山峰直上,又翻越高岭后下来的小路,比所走的大路直。顺着岭往南走,往西俯视,山坞很深,而且箐沟密集,山泉沸腾,还是分辨不出泉水往什么地方流。又往南走二里,向东转,顺着北岭南崖往东走,也和南山在山下对夹成山坞,往下看坞深沟密,和西坞相同。往



东走五里,其坞渐渐和西坞合并,才知道山从东边绕,坞则往西边伸下去。又往东翻越山冈,往东北走一里,翻过一道山脊,其脊东西走向。顺着山脊往东又上岭,一里,则岭东有南北走向的山坞。于是转北顺着西山从坞边走,一里,走完山坞。沿着山坞北端平转,越过东岭往东走,一共二里,有数家人居住在路北坡上,这里叫界头寨,因为罗平州所辖村落东边到这里为止。又往东在冈上走了两里,再攀登山岭一里,越过山岭向东走,于是有深谷往下陷落,只听到水声汹涌,但看不到水流。从岭上转向朝南走,往东俯瞰东部山麓,石头悬空,崖壁陡峭,不时地从松梢竹影中突显出来,却不知道所行走的西部山下,其崖壁更加高耸。往南行一里,开始沿着崖壁南下。又走一里,抬头看见道路西边的山峰,也变成穹形的悬崖峭壁,极尽陡峻的气势。从这里俯视东边崖壁下面,江流弯转曲折,朝西南破壁而去;江对面有两三间茅草房,背靠悬崖而坐。于是朝东顺着石阶一直下,一里,看江水离得很近,但仍然没有走到。转朝北走,才看见西部的山崖高高矗立,直插云天,和东部山崖隔江对峙。西崖是上下两层,刚才在上层行走,只看到上层崖壁而不能看见下层,也下不到江边,所以必须迂回绕向南,才得以顺着石阶走。往北经过矗立的西崖朝下走半里,崖下濒临江流,江水急涌破崖,水势犹如万马奔腾,大概是正值江水暴涨的季节。这条江发源于师宗州西南龙扩北面,汇聚陆凉州各条河流后形成蛇场河,流经龙甸和罗平旧州,于是往东北流到伊泽,流过束龙山后,转朝东南流到这里,立即往西南流入峡谷,又流二百里后在八达彝寨汇入盘江。罗平州、普安州以这条江为界,这条江也就成为滇东、黔西的分界线。江东岸有舟,我频频呼唤,没有一个人出来摆渡。天快黑时雨停了,才有一个人出来说:“江水上涨,很难渡江,需要好几个人划船才行。”这不过是乘我急于过江而勒索钱财的计谋罢了。又过一阵,才有五个人划着船过来,又不划到岸边,却让一个人淌水上岸,索要钱财填平欲壑后,才用船载人,天已经全黑了。雨又下了起来,乘船横穿江流东渡,上岸后走进旅店。店主人外出,他的妻子狡黠而凶恶,看到划渡船的人乘我所急索取盈利,也就加倍地效仿,先索要钱,然后才给饭吃,饭菜又坏又少,而且轻慢我,和那些年青人狎昵并嘲笑我年老。这妇人心术不正,手段毒辣,必定是冯文所所记载的地羊寨中的那一类人,幸亏我年老,不被她看中!

江底寨是僛僛寨，只有这一家旅店是汉人开的。这里的人都不善良，例如僛僛要挟渡江人，汉族妇女勒索旅客，都是南中地区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地所没有过的事。这地方隶属于步雄，是普安州十二营长官司的辖地。步雄的首领姓龙。据当地人说：“龙土司的权力现在被侬姓的夺了。”步雄的地界，东边到黄草坝有二十里，西边到这条江边有六十里，南边到河格，为广南府界，有一百多里，北边到所属的十二营长官司边界也不会少于三四十里，也是平坝中的一个小城镇。

【原文】

二十五日 其妇平明始觅炊，迟迟得餐。雨时作时止。出门即东上岭。盖其江自北而南，两崖夹壁，惟此西崖有一线可下，东崖有片隙可庐，其南有山横列，江折而西向入峡，有小水自东峡来注，故西崖之南，江勒而无余地，东崖之南，曲转而存小塍。过此江^①，乃知布雄之地，西南随此江，其界更远；南抵广南，其界即盘江，此《统志》所云东入普安州境也。步雄属贵州普安州。盘旋东北共三里，逾岭头，遂与南山成南北两界。峡中深逼，自东而西；路循北山岭南行，自西而东。又五里，则北山忽断如中剖者，下陷如深坑，底有细流，沿石底自北而泻于南峡。路乃转北而下，历悬石，披仄罅，下抵石底，践流稍南，复攀石隙，上跻东崖。由石底北望，断崖中剖，对夹如一线，并起各千仞，丛翠披云，飞流溅沫，真幽险之极观，逼仄之异境也。既上，复循北岭东行。五里稍降，行坞中二里，于是路南复有峰突起，不沿南坞，忽穿北坳矣。时零雨间作，路无行人。既而风驰雨骤，山深路僻，两人者勃其间窄^②，觉树影溪声，俱有灵幻之气。又二里，度东脊，稍转而南，复逾冈而上。二里，一岐东南，一岐直北，顾奴前驰从东南者。穿山腋间二里，忽见数十家倚北坞间，余觉有异，趋向之，则大路尚在北大山后，此乃山中别聚，皆僛僛也。见人依依，间有解语者，问其名，曰坡头甸。问去黄草坝，曰尚五十里。问北出大路若干里，曰不一里。盖其后有大山，北列最高，抱此甸而南，若隔绝人境者。随其指，逾岭之西北腋，果一里而得大道。遂从之，缘大山之北而上。直跻者一里，望北坞甚深而辟，霾开树杪，每伫视之，惟见其中丛茅盘谷，阒无片塍半椽也^③。盘大山之东，又上半里，忽见有峡东坠。稍东南降半里，平行大山东南支，又见

其西复有峡南坠，已与大山东西隔陇矣。于是降陟岭坞十里，有两三家居北冈之上，是曰柳树^④。止而炊汤以饭；而雨势不止，讯去黄草坝不及，遂留止焉。其人皆汉语，非僛僛。居停之老陈姓，甚贫而能重客，一见辄煨糟枮以燎湿衣。余浣污而炙之。虽食无盐，卧无草，甚乐也。

二十六日 平明起，炊饭。风霾飘雨，余仍就火，久之乃行。降坡循坞，其坞犹西下者。东三里坞穷，有小水自北坞来，横渡之。复东上坡，宛转岭坳，五里，有场在北坡下。由其东又五里，逾冈而下，坞忽东西大开。其西南冈脊甚平，而东北若深坠；南北皆巨山，而南山势尤崇，黑雾间时露岩岩气色^⑤。坞中无巨流，亦无田塍居人，一望皆深茅充塞。路本正东去，有岐南向崇山之腋，顾奴前驰，从之。一里，南竟坞，将陟山坡上，余觉其误，复返辙而北，从大路东行。披茅履湿，三里，东竟坞。有峰中峙坞东，坞从东北坠而下，路从东南陟而上。二里，南穿山腋。又东半里，逾其东坳，俯见东山南向列，下界为峡，其中泉声轰轰，想为南流者。从岭上转南半里，逾其南坳，又俯见西山南向列，下界为峡，其中泉声轰轰，想亦南流者。盖其东北皆有层峦夹谷，而是山中悬其间。遂从其西沿岭南下，二里，有小水自东崖横注西谷，遂踞其上，濯足而饭。既饭，从坞上南行。隔坞见西高柯丛蔓，蒙密无纤隙。南二里，坞将尽，闻伐木声，则抡材取薪者，从其南渐北焉。又南一里，下至坞中，则坞乃度脊，虽不甚中高，而北面反下。脊南峡，南下甚逼，中满田禾。透峡而出，遂盘一壑，丰禾成塍。有小水自东北峡下注，南有尖峰中突，水从其西南坠去，路从其东北逾岭。一里半涉壑，一里半登岭。又东俯，有峡南下，其中水声甚急。拾级直下，一里抵坞底，东峡水西南注，遂横涉之。稍南，又东峡一水，自东而西注，复横涉之，二水遂合流南行。路随涧东而南，二里出峡，有巨石峰突立东南，水从坞中直南去。坞中田塍鳞次，黄云被陇，西瞻步雄，止隔一岭。路从坞东上岭，转突峰之南，一里，有数家倚北冈上，是曰沙涧村^⑥，始知前所出坞为沙涧也。由其前东下而复上，又东南逾一冈而下，共一里余，有溪自北而南，较前诸流为大，其上有石梁跨之。过梁，复东上坡一里，冈头石齿紫泥，滑泞廉利，备诸艰楚。一里东下，又东南转逾一冈，一里透峡出，始见东小山南悬坞中，其上室庐累累，是为黄草坝。乃东行田塍间一里，遂经坞而东，有水自北坞来，石坡横截之，坡东隙

则叠石齐坡,水冒其上,南泻而下。其水小于西石梁之水,然皆自北而南,抵巴吉而入盘江者也。自沙洞至此,诸水俱清澈可爱,非复潢污浑浊之比^⑦,岂滇、黔分界,而水即殊状耶?此处有石濞^⑧,而复甃堰以补其缺,东上即为黄草坝营聚^⑨,坝之得名,岂以此耶?时樵者俱浣濯坝上,亦就濯之,污衣垢膝,为之顿易。乃东上坡,循堵垣而东,有街横紫冈南,然皆草房卑舍,不甚整辟。土人言,前年为步雄龙土司挟其戚沙土司兵攻毁,故非复旧观。然龙氏又为侬氏所攻而代之矣。其北峰顶,即土司黄氏之居在焉。乃入息于吴氏。吴,汉人,男妇俱重客,蔬醴俱备云。

注释

①过此江:原脱此三字,据徐本补。

②勃窣(sū 苏):匍匐而行。

③阒(qù 去):寂静。

④柳树:今名柳树坪,在兴义市西境,白碗窑附近。

⑤岩岩:高峻的样子。

⑥沙洞村:今作洒金,在兴义城稍西。

⑦潢(huáng 黄)污:停积不流的水。

⑧石濞(lài 赖):水激石间形成的急流。

⑨黄草坝营:在今贵州兴义市区,现又为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首府。此水今名花桥河,从北往南流到兴义城西,再从西往东穿过兴义市区。河北岸即明代黄草坝营,后来曾建石城,当地群众称老城;河南岸为后来发展的商业区。

【今译】

二十五日 天亮后店主妇才找柴做饭,饭吃得很晚。雨下一阵停一阵。出门后立即向东攀登山岭。因为这条江从北向南流,两岸悬崖峭壁,只有西边崖壁上那一线小路能下到江边,东边崖壁上这片空隙可以居住,南边有大山横列,江水因此转向西流入峡谷,有条小河从东边峡谷流来注入江水,所以西崖南面,因江水限制而毫无余地;东崖南面,曲折弯转而有小土埂。渡过这条江,才知道步雄的地域,西南部沿着江流,其边界延伸得更远;南部抵达广南府,其边界是盘江,就是《一统志》所说的往东进入普安州境。〔步雄属于贵州省普安州。〕绕着往东北一共走三里,翻过岭头,岭就和南山分成南北两派。其中的峡谷



又深又窄,是东西走向;道路顺着北边山岭的南面走,从西向东。又五里,北山忽然像被从中切断,如同深坑一样地往下陷落,山底有细流,顺着石底从北泻入南峡。道路于是转朝北下,经过悬空的岩石,穿越倾斜的山崖,下到石底。踩着细流稍稍往南,又顺着石缝攀援,登攀东边的山崖。从石底向北眺望,断崖从中剖开,对峙之间只能见到一线天,两边各耸起千仞高,丛林翠竹、云披雾绕,瀑布飞流、水花四溅,真是极其幽深险要的景观,异常罕见的狭窄之境。登上东崖后,又顺着北岭往东走。逐渐下五里,在坞中走了二里,于是道路南边又有山峰拔地而起,没有沿山坞向南延伸,而是突然穿向北边山坳。这时阵雨不时地下,路上没有行人。不久风紧雨急,山深路静,我们两人在其间匍匐而行,只觉得树影溪声,都有灵幻之气。又走二里,往东越过山脊,逐渐向南转,又翻越山冈而上,二里,一条岔道伸向东南,一条岔道一直向北,顾仆在前面朝东南快步走。在山丛中穿行二里,忽然看到数十家人居住在北山坞中,我感到有些奇怪,赶忙过去询问,原来大路还在北面的大山背后,这里是山中另一个聚落,居民都是傈僳。见有生人而无所适从,其中有懂汉语的,我询问这里的地名,叫坡头甸。询问去黄草坝路程,说还有五十里。又问走到北边大路有几里,说不到一里。原来坡头甸背后有大山,是北面排列最高的山,环抱着坡头甸往南延伸,如同与世隔绝、没有人烟之境。顺着村民指的路走,翻越到山岭西北侧,果然走一里就到了大路。于是顺着大路走,沿着大山往北攀登。直直上了一里,看到北面的山坞很深,很开阔,阴霾散开,树木稀少,每次停下来观看,只见坞中丛密的茅草遍布山谷,寂静无声,没有一片田地半间房屋。绕着大山往东走,又上了半里,忽然看见有峡谷往东坠延下去。稍向东南下半里,顺着大山的东南分支平走,又看见西边还有峡谷向南坠延下去,已经与大山东西两边隔阂了。从这时下坞登岭共十里,有两三家人住在北面冈上,此地名柳树。停下来烧水吃饭;而雨仍然不停,询问去黄草坝,说到不了了,于是在柳树住宿。这里的人都讲汉语,不是傈僳。留我们住宿的老人姓陈,家里很穷却能厚待客人,一见面就点燃柴块以便烘烤湿淋淋的衣服。我洗去污泥然后烘烤。虽然吃饭无盐,睡卧无草,但十分愉快。

二十六日 天一亮起床,烧火做饭。风中夹雾,天上飘雨,我便坐在火边,过了很久才出发。下坡后顺坞走,这座山坞仍然往西延伸下

去。往东三里走完山坞,有条小河从北坞流来,横渡小河。又往东上坡,绕着岭坳转,五里,有块平地在北边坡下。从平地往东又走五里,翻越山冈而下,山坞忽然为东西走向,十分开阔。坞西南冈脊很平,但东北好像下坠很深;南边北边都是大山,但南边的山势尤为高大,高峻的山势不时从浓黑的云雾中显露出来。坞中没有大河,也没有田地居民,一眼望去,全被茂密的茅草充塞。路直直朝东延伸,有岔路往南延伸到深山中,顾仆在前走得很快,我紧跟他走。一里,往南走到坞边,快要登山坡往上走时,我觉得此路有误,又朝北返回原路,顺着大路往东走。拨开茅草,踩着潮湿的路,三里,往东走完山坞。有座山峰矗立在坞东正中,坞顺东北边坠落而下,道路往东南边攀越而上。二里,往南穿过山腋。又往东走半里,越过其东边山坳,俯身看到东边的山向南延伸,山下是峡谷,峡中水声轰鸣,想来是向南流去。从岭上转朝南走,半里,越过其南边的山坳,又俯身看到西边的山向南延伸,山下是峡谷,峡中水声轰鸣,想来也是向南流去。大概其东边北边都是层层山峦夹着山谷,而这座山耸立在层峦夹谷之间。于是从其西顺着山岭南下,二里,有条小河从东边山崖向西边山谷横流,于是蹲在小河边,洗脚后吃饭。饭后,顺着坞边往南走。隔着山坞看到西边山峰树林高大,草丛蔓延,山峰被遮盖得毫无缝隙。往南走二里,即将走完山坞,听到伐木声,是选木材、砍柴火的人,从坞南逐渐向北而去。又往南走一里,下到坞中,这坞是延伸过来的山脊,不是很直很高,而且北面反而低下去。山脊南边的峡谷,往南延伸,十分狭窄,峡中全是种满庄稼的田地。从峡谷穿出来,就绕着一道沟壑走,沟中茂盛的庄稼成陇。有条小河从东北峡谷中流下来,南边有座尖峰突立在正中,河水沿尖峰西南边坠落下去,道路从尖峰东北边越岭。一里半穿越沟壑,一里半攀登山岭。又往东俯视,有峡谷往南伸下去,峡中水声很急。逐级沿石阶直下,一里抵达山坞底部,东峡谷的水流向西南,于是横渡过去。稍微偏南,又有一股东峡谷之水,从东向西流淌,又横渡过去,两股水最终合并向南流。道路顺着沟涧东岸向南走,二里走出峡谷,有巨大的石峰突立在东南方,水从坞中一直往南流去。坞中的田陇鳞次栉比,黄澄澄的庄稼像彩云一样覆盖在田陇上,往西瞻望步雄,只相隔一座岭。道路从山坞东边攀登山岭,转到巨峰南面,一里,有数家人居住在北冈上,这是沙涧村,才知道先前走出的山坞名沙涧。从村前往

东下然后再上，又往东南越过一山冈后下山，一共走了一里多，有股溪水从北向南流，比先前各条水流都大，溪上有石桥横跨，过桥，又往东上坡一里，冈头上齿状的石块满是污泥，滑溜、泥泞、锋利，行走起来十分艰难。一里后往东下山，又往东南转，越过一座山冈，走一里从峡谷穿出，才看到东边的小山往南悬在坞中，山上房屋累累，这就是黄草坝。于是往东在田埂上走一里，直接穿过山坞往东走，有条河从北边山坞流过来，被石坡横截住，石坡东边的空隙处有堆砌得齐坡的石块，河水从上面流过，南泻而下。这条河比西边石桥下的小，但两股水都从北往南流，抵达巴吉后流入盘江。从沙洞到黄草坝，条条河流都清澈可爱，再不是停积不流的浑浊之水，难道滇、黔分界，水质就不一样了吗？这里有水激石坡形成的急流，而且又堆砌砖为拦水坝来弥补石坡的缺口，往东上去就是黄草坝营的聚居区，之所以得名为坝，会不会是因为这道拦水坝呢？当时砍柴人都在坝上洗濯，我也就着坝水洗起来，肮脏的衣物和没膝的泥垢，顿时为之改变。于是往东上坡，顺着墙垣向东走，有街道横绕山冈南面，但都是低矮的草房，很不整齐、很不开阔。〔据当地人说，黄草坝前年被步雄龙土司带着其亲戚沙土司的军队攻毁，所以不再是昔日的面貌。然而龙土司又遭到侬土司的进攻和取代。〕黄草坝北面的峰顶上，就是黄土司居住的地方。于是到吴家住宿。吴家是汉族，夫妇都好客，菜蔬酒水都齐备。

【原文】

二十七日 晨起，雨犹不止。既而霁，泥泞犹甚。姑少憩一日，询盘江曲折，为明日行计。乃匡坐作记。薄暮复雨，中夜弥甚，衣被俱沾透焉。

二十八日 晨雨不止。衣湿难行，俟炙衣而起。终日雨淅淅也^①。是日此处马场，人集颇盛。市中无他异物，惟黄蜡与细笋为多。乃煨笋煮肉，竟日守雨。

黄草坝土司黄姓，加都司衔。乃普安十二营长官司之属。十二营以归顺为首，而钱赋之数则推黄草坝，土地之远则推步雄焉。

黄草坝东十五里为马鼻河^②，又东五十里抵龙光^③，乃广西右江分界；西二十里为步雄，又西五十里抵江底，乃云南罗平州分界；南三十里为安障^④，又南四十里抵巴吉^⑤，乃云南广南府分

界^⑥；北三十里为丰塘^⑦，又北二十里抵碧洞，乃云南亦佐县分界。东西南三面与两异省错壤，北去普安二百二十里。其地田塍中辟，道路四达，人民颇集，可建一县；而土司恐夺其权，州官恐分其利，故莫为举者。

黄草坝东南，由龙光、箐口、者恐、板屯、坝楼^⑧、以上俱安隆土司地。其土官自天启初为部人所杀，泗城以孙代署之。八蜡、者香俱泗城州地。下田州，乃昔年大道。自安隆无土官，泗城代署，广南以兵争之，据其大半，道路不通，实由于此。

按盘江自八达、与罗平分界。巴泽、河格、巴吉、兴隆、那贡^⑨，以上俱安隆土司地，今俱为广南有。抵坝楼，遂下八蜡、者香。又有一水自东北来合，土人以为即安南卫北盘江，恐非是。安南北盘，合胆寒、罗运、白水河之流，已东南下都泥，由泗城东北界，经那地、永顺，出罗木渡，下迁江。则此东北来之水，自是泗城西北界山箐所出，其非北盘可知也。于是遂为右江。再下又有广南、富州之水，自者格、亦安隆土司属，今为广南据者。葛阡、历里俱泗城州地。来合，而下田州，此水即志所称南旺诸溪也^⑩。二水一出泗城西北，一出广南之东，皆右江之支，而非右江之源；其源惟南盘足以当之。胆寒、罗运出于白水河，乃都泥江之支，而非都泥江之源；其源惟北盘足以当之。各不相紊也。

按云南抵广西间道有三。一在临安府之东，由阿迷州、维摩州本州昔置千沟、倒马坡、石天井、阿九、抹甲等哨，东通广南。每哨拨陆凉卫百户一员、军兵十五名、民兵十五名把守。后州治湮没，哨悉废弛。抵广南富州，入广西归顺、下雷，而出驮伏，下南宁。此余初从左江取道至归顺，而卒阻于交彝者也，是为南路。一在平越府之南^⑪，由独山州丰宁上下司，入广西南丹河池州，出庆远。此余后从罗木渡取道而入黔、滇者也，是为北路。一在普安之南、罗平之东，由黄草坝，即安隆坝楼之下田州，出南宁者。此余初徘徊于田州界上，人皆以为不可行，而久候无同侣，竟不得行者也，是为中路。中路为南盘入粤出黔之交；南路为南盘紫滇之始，与下粤之末；北路为北盘经黔环粤之会。然此三路今皆阻塞。南阻于阿迷之普，富州之李、沈，见《广西小纪》。归顺之交彝；中阻于广南之蚕食，田州之狂狷^⑫；北阻于下司之草窃，八寨之

伏莽。既宦辙之不敢入^⑤，亦商旅之莫能从。惟东路由沅^⑥、靖而越沙泥^⑦，多黎人之恐州^⑧，为今人所趋。然怀远、沙泥，亦多黎人之恐，且迂陟湖南，又多历一省矣。

黄草坝东一百五十里为安笼所，又东为新城所，皆南与粤西之安隆、泗城接壤。然在黔曰“笼”，在粤曰“隆”，一音而各异字，一处而各异名，何也？岂两名本同一字，传写之异耶？按安庄之东，大路所经，亦有安笼箐山，与安笼所相距四百里，乃远者同而近者异，又何耶？大抵黔中多用“笼”字，粤中多用“隆”字，如隆安县之类，故各从其地，而不知其地之相近，其取名必非二也。

黄草坝著名黔西，而居聚阡阡俱不及罗平州；罗平著名迤东，而居聚阡阡又不及广西府。此府、州、营、堡之异也。闻潯江府湖山最胜^⑨，而居聚阡阡亦让广西府。临安府为滇中首郡，而今为普氏所残，凋敝未复，人民虽多，居聚虽远，而光景止与广西府同也。

迤东之县，通海为最盛；迤东之州，石屏为最盛；迤东之堡聚，宝秀为最盛；皆以免于普祸也。县以江川为最凋，州以师宗为最敝，堡聚以南庄诸处为最惨^⑩，皆为普所蹂躏也。若步雄之龙、依争代，黄草坝之被闕于龙、沙，沙乃步雄龙氏之妇翁。安隆土司之纷争于岑、依。岑为广西泗城，依为广南府。今广南势大，安隆之地，为占去八九矣。土司糜烂人民，乃其本性，而素及朝廷之封疆，不可长也。诸彝种之苦于土司糜烂，真是痛心疾首。第势为所压，生死惟命耳，非真有恋主思旧之心，牢不可破也。其所以乐于反侧者，不过是遗孽煽动。其人不习汉语，而素昵彝风，故勾引为易。而遗孽亦非果有殷之顽、田横之客也，第跳梁伏莽之奸，藉口愚众，以行其狡猾耳。

所度诸山之险，远以罗平、师宗界偏头哨为最；其次则通海之建通关^⑪，其险峻虽同，而无此荒寂；再次则阿迷之中道岭，沈家坟处。其深杳虽同，而无此崇隘；又次则步雄之江底东岭，其曲折虽同，而无此逼削。若溪渡之险，莫如江底，崖削九天，壑嵌九地^⑫，盘江朋圃之渡^⑬，皆莫及焉。

粤西之山，有纯石者，有间石者，各自分行独挺，不相混杂。滇南之山^⑭，皆土峰缭绕，间有缀石，亦十不一二，故环洼为多。黔南之山^⑮，则界于二者之间，独以逼耸见奇。滇山惟多土，故多壅

流成海，而流多浑浊。惟抚仙湖最清^②。粤山惟石，故多穿穴之流，而水悉澄清。而黔流亦界于二者之间。

注释

①涔(cén 岑)涔：雨水不断地往下流。

②马鼻河：今作马别河，又称清水河，在兴义市东境，从北往南流入南盘江。河边有聚落称马别桥，又称马岭，公路从此经过。

③龙光：今作龙广，在贵州安龙县西隅。

④安障：今作安章，在兴义市南境。

⑤巴吉：今作巴结，在兴义市东南隅，南盘江北岸，为贵州少有的产糖要地。

⑥广南府：即今云南广南县。

⑦丰塘：今作枫塘，在兴义市西北隅。

⑧箐口：今名同，在兴义市东南隅。者恐：今称上者孔，在安龙县南隅，南盘江北岸。板屯：今名同，在册亨县西隅，南盘江边。坝楼：清代称北楼，在今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东，冷水河流入南盘江处。

⑨兴隆：《游记·盘江考》又作兴龙，即今安龙县东部的兴隆。那贡：今作纳贡，在隆林县北隅，南盘江南岸。

⑩者格：今作者厄，在广南县北隅，驮娘江从广南进入广西壮族自治区处。葛阁：即今富宁县东隅的谷拉。南旺诸溪应为今驮娘江、西洋江、谷拉河等水道。

⑪平越府：《明史·地理志》：“万历二十九年（公元1601年）四月置平越军民府于卫城，以播州地益之，属贵州布政司。”平越府设置较晚，与平越卫同城，治今贵州福泉县。

⑫狂狷(yín 银)：狗狂叫。

⑬宦辙(zhé 哲)：官府的车轮碾过的痕迹，此指封建中央派去的流官。

⑭沅：明为州，治今湖南芷江。

⑮沙泥：今作沙宜，在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东北隅。

⑯多黎人之恐州：原缺“多黎人之”四字，据四库本补。黎人，此指侗族。侗族分布在今贵州、湖南、广西三省交界一带地方。

⑰潯江府：治河阳，明代作潯江府，今澄江县。

⑱南庄：今名同，在建水县北的公路旁。

⑲建通关：《续修通海县志》载：建通关“在县南二十里通海、建水分界处，设塘设铺”。

⑳九天：高不可测的九重天上。九地：极深的九层地底。

㉑朋圃：明代又作彭堡、溇普，即今朋普，在弥勒县南境。

㉒滇南：云南省的别称。云南简称滇，又位于国土南部，故称滇南。现多称云

南南部为滇南,与滇东、滇西对应,含义已有变化。

②黔南:贵州省的别称。贵州省本称黔,又位于国土南部,故称黔南。

②④抚仙湖:《寰宇通志》潞江府山川载:“抚仙湖,在府城南,周围二百余里,一名罗伽湖,又名青鱼戏月湖,渟渟清澈,而其中多石,鱼难网。东流入盘江。”抚仙湖又称澄江海,在今澄江县南,面积212平方公里,南北长30公里,东西宽2.3~11.3公里,湖岸线长约90公里,平均水位海拔1720米,平均水深87米,最深处达151.5米,是云南第三大湖,也是云南最深的湖。湖水碧绿,透明度大,能见度达水下4~5米深。

【今译】

二十七日 早晨起床,雨仍然没停。不久天晴了,道路仍然十分泥泞。姑且稍作休息,住上一日,询间盘江源流的曲折,考虑明天出发事宜。于是端坐着写日记。将近傍晚时又下雨,到半夜下得更大,衣服被子都被浸湿透了。

二十八日 早晨雨还没停。衣服潮湿而难以启程,等烤干衣服才能动身。一整天都是雨淋淋的。黄草坝今天逢马场,来赶集的人很多。集市上没有其它罕见的物品,只有黄蜡和细笋最多。于是煨笋煮肉,一整天坐等雨停。

黄草坝土司姓黄,[加给都司头衔]是普安州十二营长官司的下属。十二营长官司以归顺营排列第一,但缴纳钱赋的数量则首推黄草坝营,土地的广阔则首推步雄营。

黄草坝东边十五里处是马鼻河,再往东五十里到达龙光,与广西省右江道分界;西边二十里处是步雄,再往西五十里抵达江底,与云南省罗平州分界;南边三十里处是安障,再往南四十里抵达巴吉,与云南省广南府分界;北边三十里处是丰塘,再往北二十里抵达碧洞,与云南省亦佐县分界。黄草坝东西南三面与两个省交错接壤,北面距离普安州二百二十里。其中有广阔的田地,道路四通八达,人口较为集中,可以设置一个县;但土司担心自己的权力被剥夺,州官担心自己的利益被分走,所以没有谁愿举办这事。

黄草坝东南边,经过龙光、箐口、者恐、板屯、坝楼、[以上各处都是安隆土司的领地。安隆土官从天启(公元1621—1627年)初年被族人所杀以来,泗城州任用其孙子代管。]八蜡、者香[都是泗

城州的辖地。]到达田州,是从前的大路。自从安隆长官司没有土官,泗城州代后,广南府凭借武力争夺,占据了安隆土司的大半领地,道路不通,其实就是因为这种情况。

考察盘江流经八达彝寨、[贵州省与罗平州的分界处。]巴泽、河格、巴吉、兴隆、那贡,[以上各处都是安隆土司的领地,如今都被广南府占有。]到达坝楼,于是流往八蜡、者香。还有一条河从东北流过来汇合,当地人认为是从安南卫流来的北盘江,恐怕并非如此。安南卫的北盘江,汇合胆寒、罗运、白水河各条水后,已往东南流入都泥江,顺着泗城州东北部,流经那地、永顺,从罗木渡流出,到达迁江县。那么这条从东北流过来的河,自然是从泗城州西北部的山箐中流出,它不是北盘江是显而易见的。从这里盘江就称为右江。再往下又有广南府、富州的水,从者格、[也是安隆土司的领地,如今被广南府占有。]葛阡、历里[都是泗城州的辖地。]流过来汇合,然后流到田州,这条河是志书上所称的南旺诸溪。两条河一是源出泗州城西北,一是源出广南府的东部,都是右江的支流,而不是右江的源头;右江的源头只有南盘江能够充当。胆寒、罗运水从白水河流出,是都泥江的支流,而不是都泥江的源头;都泥江的源头只有北盘江能够充当。各条水道并不互相混乱。

考察从云南省进入广西省有三条路:一条在临安府东面,经过阿迷州、维摩州[维摩州从前设置过干沟、倒马坡、石天井、阿九、抹甲等哨,往东通到广南府。每个哨由陆凉卫派一名百户长、十五名官兵、十五名民兵把守。后来州治被毁灭,这些哨全被废了。]抵达广南府富州,进入广西省归顺州、下雷州,然后从驮伏出去,到达南宁府。这是我当初准备从左江道取道至归顺州,但最终被交彝阻隔的路,是南路。一条在平越府南面,经过独山州的丰宁上、下长官司,进入广西省南丹州、河池州,再出到庆远府。这是我后来从罗木渡取道后进入黔、滇的路,是北路。一条在普安州南面、罗平州东面,经过黄草坝,沿着安隆长官司的坝楼到达田州,再出到南宁府。这是我当初在田州边界上徘徊不定,人人都认为是不能走,因而等了很久找不到旅伴同行,最终没有能走成的路,是中路。中路是南盘江流入广西省、流出贵州省的交界

处,南路是南盘江开始绕流云南省、最后流到广西省所过的地区;北路是北盘江流经贵州省、环绕广西省的会合处。然而这三条路如今都阻塞不通。南路受阻于阿迷州的普氏,富州的李氏、沈氏,[见《广西小纪》。]归顺府的交彝;中路受阻于广南府的蚕食兼并,田州人的狂妄;北路受阻于丰宁下长官司的草野盗贼,八寨潜藏的盗匪。既然政府派去的流官不敢进入这些地区,商人旅客也没有谁愿从这几条路走。只有东路顺着沅州、靖州并越过沙泥,人多对侗族恐惧,是今天人们所走的路。然而怀远县、沙泥一带,也常对黎人恐惧,而且绕路进入湖南省,又要多走一个省。

黄草坝东边一百五十里处是安笼所,再往东是新城所,其南部都和广西省西部的安隆长官司、泗城州接壤。然而在黔叫“笼”,在粤叫“隆”,一个音却是两个不同的字,一处地方却有两个不同的名称,是什么原因呢?会不会是两处地名本来用的是同一个字,因传抄而导致各异呢?考察安庄以东,大路所经过的地方,也有安笼箐山,和安笼所相距四百里,离得远的地名相同,而离得近的地名相异,又是什么原因呢?大抵贵州省中多用“笼”字,广西省中多用“隆”字,[如隆安县之类。]所以地名各从其所属省份,而不知道安笼所、安隆司两地相近,取名不必两样。

黄草坝著称于贵州省西部,但居民、集市都赶不上罗平州;罗平州著称于云南省东部,但居民、集市又赶不上广西府。这就是府、州、营、堡之间的差异。听说潯江府的湖泊山川最佳妙,但居民、集市也逊于广西府。临安府是滇中第一郡,但如今被普名胜所摧残,还没从衰败中恢复过来,人口虽然多,居住地区虽然广大,但情景只和广西府相同。

滇东的县,通海最为兴盛;滇东的州,石屏最为兴盛;滇东的堡聚,宝秀最为兴盛:都是由于没遭受普名胜祸害的缘故。县以江川最为凋零,州以师宗最为衰败,堡聚以南庄等处最为凄惨;都是因为遭受了普名胜蹂躏。以至于步雄龙土司、依土司互相取代的斗争,黄草坝被龙土司、沙土司互相争夺,[沙氏是步雄龙氏的岳父。]安隆土司的岑氏、依氏纷争。[岑氏在广西省泗城州,依氏在广南府。如今广南府势力强大,安隆长官司的领地,被依氏占领了十分之八九。]土司糜烂人民,是土司的本性,而且扰乱朝廷

的边疆,是不能助长的。各部彝人遭受土司蹂躏糟踏的痛苦,真是令人痛心疾首。只是为土司权势所迫,生死只有看命了,并非真的怀着恋主思归之心而牢不可破。彝人乐于反叛的原因,不过是受残渣余孽煽动。这些人不熟悉汉语,却向来和彝风彝人相亲近,所以勾引彝人反叛容易。但残渣余孽也并非真的拥有商殷遗民、田横门客那样顽固不化、宁死不屈的部众,他们只不过靠跳梁小丑、潜伏盗贼一类的奸邪之徒,凭借口舌愚弄民众,并施以狡猾的手段罢了。

所越过的众多险山,远以罗平州、师宗州交界处的偏头哨最险要;其次是通海县建通关,其险峻虽然和偏头哨相同,却不像那样荒凉空寂;再次是阿迷州的中道岭,[沈家坟那里。]其幽深、沉寂虽然和偏头哨相同,却没有那种高耸、狭窄;再其次是步雄的江底寨东岭,其曲折虽然和偏头哨相同,却没有那种陡峭。至于一路上所渡过的溪水之险,则没有一处比得上江底寨,那里悬崖峭壁高插九重天,峡谷沟壑嵌进九层地,盘江上的朋圃渡口,都赶不上。

广西省西部的山,有的完全是石峰,有的是土石相间,各自分开排列、单独挺立,不互相混杂。云南省的山,都是层层环绕的土峰,其中有石峰点缀的,也不到十分之一二,所以山中有许多环洼。贵州省的山,则介于二者之间,唯独以陡峭、高耸见奇。云南省的山土多,所以经常塌落下来堵塞溪流,形成湖泊,而且溪流大多浑浊。[只有抚仙湖最清。]广西省的山只有石头,所以有很多从洞穴穿流出来的河流,而且河水全都清澈见底。而贵州省河流的清浊也介于二者之间。

【原文】

二十九日 晨雨霏霏。既饭,辞主人行。从街东南出,半里,绕东峰之南而北,入其坞。伫而回睇,始见其前大坞开于南,群山丛突,小石峰或朝或拱,参立前坞中。而遥望坞外,南山横亘最雄,犹半与云气相氤氲,此即巴吉之东,障盘江而南趋者也。坞中复四面开坞:西则沙洞所从来之道,东则马鼻河所从出之峡,而南则东西诸水所下巴吉之区,北则今所入丰塘之路也。计其地,北与□□□为对,南与富州为



对,西与杨林为对,东与安笼所为对。其遥对者,直东则粤西之庆远,直北则四川之重庆矣^①。入北坞又半里,其西峰盘崖削石,岩岩独异,其中有小水南来。溯之北又二里,循东峰北上,逾脊稍降,陟坞复上,始见东坞焉。共二里,再上北坳,转而西,坳中有水自西来,出坳下坠东坞,坳上丰禾被陇。透之而西,沿北岭上西向行。二里稍降,陟北坞。一里复西北上,二里逾北坳,从岭脊西北行。途中忽雨忽霁,大抵雨多于日也。稍降,复盘陟其西北坡冈,左右时有大洼旋峡,共五里,逾西坳而下。又三里抵坞中,闻水声淙淙,然四山回合,方疑水从何出。又西北一里,忽见坞中有坑,中坠如井,盖此水之所入者矣。从坞右半里,又西北陟岭半里,透脊夹而出,于是稍降,从长峡中行。西北三里,复稍上,始知此峡亦中洼而无下泄之道者也。饭于路旁石上。出岭之西,始见西坞中盘,内皆嘉禾芄芄。北有小山馆坞口,庐舍悬其上,是曰丰塘。东西南皆回峰环之,水从西南二坞交注其间,北向坠峡。由坞东南降岭,循坞南盘南山北麓,共二里,北与馆口庐舍隔坞相对。见路旁有岐,南向入山,疑为分岐之处,过而复还。始登,见其内道颇大,以为是;再上,路分为二,西者既渐小,南者又盘南山,又疑为非。往复数四,莫可从问。而坞北居庐相距二里余,往返既遥;见南山有牧者,急趋就之,而隔峰间壑,不能即至。忽有负木三人从前岭下,问之,乃知其非。随之二里,北出大路。其人言:“分岐之处尚在岭西。此处南岐,乃南坞小路之入山者,大路在西坞入也。然此去已不及黄泥河,正可从碧峒托宿矣。”乃西向入坞。有小水自西来,路逾坡西上,下而复陟,三里逾坳。坳不高而接两山之间,为南山过北之脊;东水下丰塘,西水复西北流,俱入马鼻者;脊西遥开坞直去。循北岭又西二里,岐始两分:沿北岭西向出坞,为普安州道;横度坞南,陟岭南上,为亦佐道。遂南度坞,路渐微,深茅覆水,曲磴欹坡,无非行潦。缘之南上坡,一里,西南盘岭角,始望见北界遥山横亘,蜿蜒天末。此即亦字孔西南东转之脊,从丹霞山东南,迤逦环狗场^②、归顺二营以走安笼所,北界普安南北板桥诸水入北盘,南界黄草坝马鼻河诸水入南盘者也。又西南入峡一里余,复南跻岭巅。一里,得石磴,由脊南转。其脊茅深路曲,非此石道,复疑其误矣。循磴西下,复转而南,曲折一里,抵山麓。其麓复开大坞西去。坞虽大,皆荒茅盘错,绝无禾塍人烟。于是随山麓西行,三里,坞直西去,路西南截坞行。坞南北界,巨岭森削,中

环一壑，圆匝合沓^③，令人有四面芙蓉之想。惟暝色欲合，山雨复来，而路绝茅深，不知人烟何处，不胜惴惴。又西南一里，穿峡脊而过，其脊中平而夹甚逼。出其西，长峡西去，南北两界夹之甚遥，其中一望荒茅，而路复若断若续，上则重茅偃雨，下则停潦盈蹊。时昏黑逼人，惟向暗中踽踽。三里，忽闻犬声，继闻人语在路南，计已出峡口，然已不辨为峡为坡，亦不辨南向从何入。又半里，大道似从西北，而人声在南，从莽中横赴之，遂陷棘刺中。久之，又半里，乃得石径。入寨门，则门闭久矣。听其春声甚遥，号呼之，有应者；久之，有询者；又久之，见有火影出；又久之，闻启内隘门声，始得启外门入。即随火入春者家，炊粥浣足。虽拥青茅而卧^④，犹幸得其所矣。既定，问其地名，即碧峒也，为亦佐东北界。问红板桥何在？即在此北峰之麓，为黄草坝西界，与此盖南北隔一坞云^⑤。

注释

①重庆：明置重庆府，治巴县，隶四川布政司，即今重庆市。

②狗场营：今名同，又称联强，在盘县南隅。

③圆匝(zā扎)：环绕成圆。合沓(tà踏)：重重叠叠聚集在一起。

④青茅：当地喊秧被。

⑤碧峒：今作笔冲，分上笔冲和下笔冲，在威舍和枫塘之间，但属云南富源县，为云南跨在黄泥河以东的土地。红板桥：今名同，在兴义市西北隅，枫塘稍北的公路旁。黄泥河以西的阿依、下德黑又属兴义市威舍。这一片云、贵分界的交错状况，古今相同。

【今译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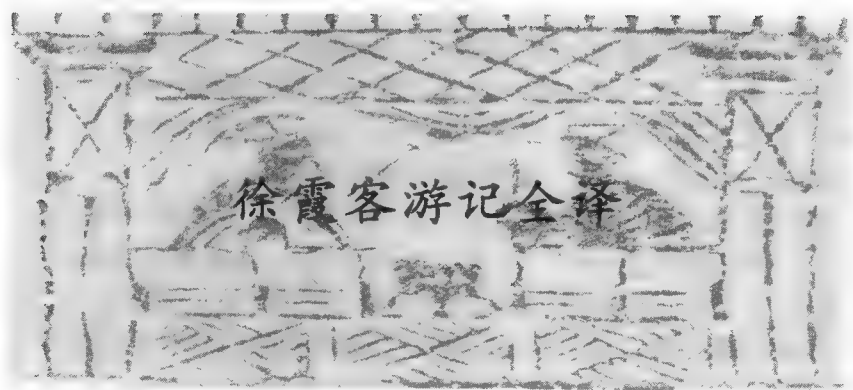
二十九日 晨雨霏霏地下着。吃过饭后，告别主人出发。顺着街道往东南走出去，半里，绕到东峰的南面然后往北走，进入山坞。停下来四处瞻望，才看见前面大山坞朝南敞开，周围群山丛立，有的小石峰像在朝拜，有的像在拱手，参差不齐地立在前面坞中。而遥望山坞之外，横贯南部的山脉最为雄伟，还有一半被浓密的云气所笼罩，这就是位于巴吉东面，阻碍盘江而往南延伸的山脉。坞中朝四面又敞开山坞：西坞是来时经过的沙涧，东坞是马鼻河流经的峡谷，而南坞则是东西坞中各条水流往巴吉的所经之地，北坞则是我现在去丰塘要走的道路。估计这片大坞的位置，北边

和□□□相对,南边和富州相对,西边和杨林所相对,东边和安笼所相对。和大坞遥对的地方,正东是广西省西部的庆远府,正北是四川省的重庆府。进入北坞后又走半里,坞西的山峰层崖削壁,每一块岩石各不相同,坞中有股小溪往南流。逆溪水向北又走了二里,顺着东边的山峰往北上,越过山脊后逐渐往下走,穿过山坞后再往上攀登,才看见东坞。一共走了二里,再上北坳,向西转,坳中有条河从西边流来,流出坳后坠入东坞,坳边茁壮的庄稼覆盖着田野。穿过山坳往西走,沿着北岭向西上。二里后逐渐往下走,越过北坞。一里后又朝西北攀登,二里翻越北坳,顺着岭脊向西北行。一路上时而下雨,时而天晴,大抵下雨的时候比出太阳的时候多。逐渐往下走,又绕着登上西北边的坡冈,左右不时地出现大洼坑和弯曲的峡谷,一共走了五里,越过西坳往下走。又三里抵达坞中,听到淙淙的水流声,但四周群山环抱,正好猜想水从什么地方流出去。又往西北走一里,忽然看见坞中有坑,坑的正中像井一样坠陷下去,原来这就是坞水流走的地方了。顺着山坞东边走了半里,又向西北登岭半里,从狭窄的山脊穿出去,于是逐渐往下,在长长的峡谷中行走。向西北走了三里,又逐渐往上,才知道这条峡谷也是中洼,而没有往下流的水道。坐在路旁石头上吃饭。走出山岭西面,才看见西边山坞环绕在群山之中,坞内全是茂盛茁壮的庄稼。北边有座小山馆在坞口,房屋高高地建在山上,这是丰塘。东西南三面都被回旋的山峰环抱,水从西坞、南坞交汇流来,向北坠入峡谷。从山坞东南边下岭,顺着坞南盘绕南山北麓,一共走二里,和北面馆在坞口的房舍隔坞相对。看见路旁有条岔路,朝南伸向山中,我怀疑是分路之处,走过岔路口然后又返回来。于是上岔路,看到伸向山中的路还比较宽大,以为走对了;再往上走,道路又分成两条,伸向西边的很快越来越狭小,往南去的又绕着南山走,又让人怀疑走错了。来来回回往返了四次,找不到人询问。而距离坞北的居家有二里多路,往返太远了;看见南山上有放牧的人,急忙向他走去,但隔着山峰、沟壑,不能很快走到。忽然有三个人背着木头从前面的岭上下来,向他们问路,才知道走错了。跟着他们走了二里,往北出到大路上。他们说:“分路的地方还在山岭西南。这里朝南进去的岔路,是南坞进山的小路,大路从西坞进去。

但现在顺大路走已经赶不到黄泥河了，刚好能到碧峒住宿。”于是往西走进山坞。有条小溪从西边流来，道路翻越山坡往西上，下坡后又往上走，三里后越过山坳。山坳不高，但连接在两座山之间，是南山往北延伸的山脊；东边的溪水流下丰塘，西边的溪水仍然向西北流，两边的水都流入马鼻河；山脊西部的远方有开阔的山坞直伸下去。顺着北岭又往西走二里，大路才分成两条岔道；沿着北岭往西走出山坞，是去普安州的路；往南横穿山坞，再攀登山岭往南上，是去亦佐县的路。于是往南越过山坞，路越来越狭小，深深的茅草淹没在泥水中，曲折的石阶顺坡延伸，没有哪里不是积水。顺着路往南上坡，一里，往西南绕过岭角，才看见北部远山横贯，蜿蜒伸向天际。这是亦字孔驿西南转向东延伸的山脊，从丹霞山东南，曲折连绵地绕过狗场营和归顺营，然后延伸到安笼所，北部普安州南北板桥各条水流汇入北盘江，南部黄草坝、马鼻河各条水流汇入南盘江。又向西南进入峡谷，走一里多，再往南朝山顶攀登。一里，走上石阶，顺着山脊往南转。山脊上茅草丛生，道路弯曲，要没有石阶路，又让人怀疑走错了。顺着石阶往西下山，再转向南，曲曲弯弯地走了一里，下到山麓。山麓边又敞开大坞向西伸去。山坞虽然大，但全是盘根错节的野草，根本见不到庄稼田地和人烟。于是顺着山麓往西走，三里，山坞直向西伸去，道路横穿山坞往西南走。山坞南北部，巨岭森然陡峭，中间盘着一道沟壑，环绕成圆形，重重叠叠地聚合，令人联想到四周群山如同莲花。只是黑夜即将来临，山雨又起，而且路断草深，不知道什么地方才有人烟，心中不禁恐惧不安。又往西南走一里，越过峡脊，其脊正中间平坦，但两边很陡。走出峡脊西面，长长的峡谷向西伸去，南北两边相距甚远，一眼望去，峡谷中尽是野草，而道路又时断时续，上面是被雨淋倒的层层野草，下边则道路淹没在积水之中。此时昏暗逼人，只能在黑暗中摸索着走。三里，忽然听到狗叫声，接着听到有人在路南边说话，估计走出了峡谷口，但是已经分辨不出是峡谷还是山坡，也分辨不出向南要从哪里去。又走半里，似乎觉得大路往西北走，但人声却在南面，从草丛中横冲过去，于是陷入荆棘刺丛之中。过了很久，又走了半里，才走上石头路。走到寨门，寨门早已关闭。听到门内有舂东西的声音，于是高声呼叫，有人答应了；过了很久，



有人询问；又过了很久，看见有火把人影出现；再过了一阵，听到打开内隘门的声音，又打开外门，我们才得进去。于是跟着火把来到春东西人家里，煮粥吃，烧水洗脚。虽然铺盖着青草睡，但还是庆幸找到了住处。安顿下来之后，询问其地名，原来就是碧峒，位于亦佐县东北部。询问红板桥在哪个位置？就在碧峒北峰之麓，位于黄草坝西部，和碧峒只是南北相隔一道山坞而已。



滇游日记三^①

【题解】

《滇游日记三》是徐霞客在云南省东部旅游的最后部分游记。

崇祯十一年(公元1638年)九月初一日,徐霞客从云南东界今富源县的笔冲起程,途经亦佐县(今富源县南境)、曲靖府(今曲靖市)、交水(今曲靖市西平镇)、寻甸府(今寻甸县)、嵩明州(今嵩明县),二十九日达昆明东北郊的三家村。

徐霞客用了一个月横穿滇东,其中有些是彝族聚居区。为了尽量与原来走过的路不重复,多取间道小径或人迹罕至的山区,途中险些遇上剥衣杀人的盗贼。又逢雨季,路烂泥滑,行走困难。徐霞客沿途洗沐了石堡温泉,游览了东山寺、宗镜寺、法界寺,当时翠峰山寺庵最盛,在翠峰山停留的时间也最长。他对沾益、寻甸、嵩明等府州的历史沿革、地理环境、土司状况、城池变迁等记载尤详。徐霞客还考察了车湖、嘉丽泽等高原湖泊及滇池的主要水源——盘龙江源。最大的收获是完成了探寻南北盘江源流的宿愿,写成科学名篇《盘江考》。通过大量实地考察写就的《盘江考》,要比一般仅从文献考证高出一筹。

【原文】

戊寅九月初一日 雨达旦不休。起观两界山,已出峡口,碧峒在西南山下,其北山冈上即红板桥,为贵州界。复去黔而入滇,高枕一宵

矣。就火炊饭欲行，主人言：“此去黄泥河二十里，水涨舟莫能渡，须少需之^②。”盖是河东岸无居庐，先有去者，亦俱反候于此。余见雨势不止，惮于往返，乃扫剔片地，拭木板为几，匡坐敝茅中^③，冷则与彝妇同就湿焰。盖一茅之中，东半畜马，西半则主人之榻，榻前就地煨湿薪以为爨^④，爨北即所置几地也，与其榻相隔止一火。夜则铺茅以卧，日则傍火隐几。雨虽时止，檐低外泞，不能一举首辨群山也。

初二日 夜雨仍达旦。主人言：“今日涨愈甚，舟益难渡。明日为街子^⑤，贵州为“场”，云南为“街子”，广西为“墟”。候渡者多，彼舟不得不至。即余亦同行也。”余不得已，复从之。匡坐如昨日，就火煨粥，日三啜焉，枯肠为润。是日当午，雨稍止。忽闻西岭喊声，寨中长幼俱遥应而驰。询之，则豺狼来负羊也，幸救者，伤而未死。夫日中而凶兽当道，余夜行丛薄中^⑥，而侥幸无恐，能忘高天厚地之灵祐哉！

碧峒在亦佐县东百里。盖滇南胜境之界山南走东转^⑦，包明月所之南横过^⑧，为火烧铺南山。按滇南胜境，乃分界山也，而老脊尚在其东火烧铺西岭。余前过明月所，即平彝所，询土人，言其水南下亦佐。则明月所东、火烧铺西，乃为分水之脊，即转为火烧、亦资孔之南山，东走而北转，经乐民所，北绕归顺、狗场之间，而东南下安笼所，入广西泗城州境，又东边思恩府北，东峙为大明山，而尽于浔州，为黔、郁二江之界。其滇南胜境之南，所度火烧铺南山者，其峡中尚有明月水出焉，界从其口东度两分而已。老脊从此分为两支。正支东由亦资孔南，东北绕乐民所北，而转安笼所，下泗城州。旁一支南下东转，而黔、滇之界因之，南抵此峒，又南至于江底，又南尽于南盘之北焉。是黔界越老脊之西南，不以老脊为界，而以南支为界也。若以老脊，则乐民所、狗场营、黄草坝俱当属滇。以老脊东行而黔隘小，故哀滇益黔^⑨，以补不足。

碧峒北与新兴城遥对，南与柳树遥对。此地又滇凸而东者。

碧峒寨有民哨，有僛僛，共居一寨门之内。其西为民寨，即余所栖者；其东为僛僛寨。

自黄草坝至此，米价最贱，一升止三四文而已。

初三日 子夜寒甚。味爽起，雨仍霏霏。既饭，出寨门，路当从小岐南上山，误西从大石径行。初有坞西北去，以为狗场道。随石径西南转，二里，东界石山南去，坞转而西，随之。二里，峡中禾遂盈陇，望



北山崖畔有四五家悬坡上，相去尚一里，而坞南遂绝，乃莽苍横陟其坞而西北，一里，抵北山村麓，有两人耕于其下，亟趋而问之。尚隔一小溪，其人辄牵牛避去。余为停趾，遂告以问道意。其人始指曰：“往黄泥河应从来处。此误矣。”再问以误在何处，其人不告去。乃返，行泥腴间，路倏断倏续。二里余，至前转坞处，犹疑以为当从南峡入，方惆怅无路，忽见坞边一牧马者，呼之，即碧峒居停主人也，问何以至此？盖黄泥河之道，即从碧峒后东南逾岭，乃转西峡，正与此峡东界石山，南北相隔，但茅塞无路，故必由碧峒始得通行。遂复二里余，返至碧峒西南，傍其寨门，东南逾岭而下。一里，东南径坞，半里复上。又半里，又东南逾一岭，有峡自南西坠，而路则直西出坳。半里始下，又半里抵西峡中，遂由峡西行。屡陟冈洼，三里，有石峰踞峡之中，为当关之标，由其北逾脊而下。时密云酿雨，见细簪紫崖，深杳叵测，真豺虎之窟也。惴惴西下，一里度壑。又二里，忽有水自北峡出，下嵌壑中，绕东南而注，是为黄泥河。其河仅比泸江水，不阔而深，不浑而急；其源发于乐民所、明月所，经狗场至此，东南与蛇场河同下江底而入盘江者也。时有小舟舫西，稍待之，得渡，遂西上坡。一里半，逾岭坳，有岐自东南峡底来，为人小寨而抵板桥者，乃知板桥亦四达之区也。又西出峡，见群峰中围一壑，而北峰独稍开，即黄泥河所环。共一里余，抵聚落中。是日为市，时已散将尽。入肆觅饭。主人妇以地泞天雨，劝留莫前。问马场尚四十里，度不能前，遂停杖焉。

黄泥河聚庐颇盛^①，但皆草房。其地四面环山，而北即河绕其后，复东南带之。西又一小溪，自西南峡来，北注黄泥。其中多盘坞环流，土膏丰沃，为一方之冠。亦佐之米，俱自此马驼肩负而去。前拟移县于此，至今称为新县，而名亦佐为旧县云。

注释

①《滇游日记三》：在乾隆刻本第五册下，原附《盘江考》。

②需(xū 虚)：等待。

③几(jǐ 机)：矮小的桌子。匡(kuāng 框)坐：正坐。

④爨(cuàn 窜)：用几块石头在屋中围成的简单的灶，云南俗称火塘。

⑤街子：农村集市的俗称。这些农村集市，多在村镇的街道或广场上定期进行，故词尾在云南多称“街”，在贵州多称“场”。人们往往以其举行集市的日期，

按十二生肖名称称呼,如鸡街、羊街、狗场、马场。

⑥丛薄:草木丛杂的地方。


⑦滇南胜境:即今胜境关,在贵州、云南界上。自古都是交通要道,今滇黔公路从这里通过。

⑧明月所:又称平彝所,属贵州都司,在今贵州盘县西隅的平关。

⑨衰(póu):减少。

⑩黄泥河:今名同,在云南富源县东南隅。经过这里从北往南流的水道亦称黄泥河。

【今译】



戊寅年(崇祯十一年,公元1638年)九月初一日 雨通宵达旦一直没停。起床去观赏云南、贵州两省交界处的山脉,出了山峡口。〔碧峒在峡谷西南面的山下,其北面的山冈上就是红板桥,红板桥属于贵州省地界。〕又离开贵州省而进入云南省,高枕无忧地睡了一夜。就着火塘做饭准备出发,主人说:“这里距离黄泥河二十里,河水一涨船就无法渡过去,必须稍稍等待。”因为黄泥河东岸没有人家居住,有先去河边的人,也都要返回到这里等候。我看雨没有停的趋势,怕来回往返,于是就在简陋的茅屋里清扫出一小块地方,把木板擦干净后作为小桌子坐着,冷了就和彝族妇女一同靠近烧湿柴的火塘。这一间茅草屋中,靠东的一半畜养马匹,靠西的一半则是主人的床铺,床铺面前就地埋个火塘烧烤湿柴,火塘北面是我放小桌子的地方,与主人的床铺仅相隔一个火塘。夜晚铺上茅草就睡,白天则紧靠火塘坐在小桌子前。有时雨虽然停了,但屋檐低矮、门外泥泞,不能一抬头就看清群山。

初二日 雨仍然通宵达旦地下。主人说:“今天河水涨得更加厉害,船只更难渡过去。明天是街子,〔贵州省叫“场”,云南省叫“街子”,广西省叫“墟”。〕等候渡船过河的人很多,那渡船不得不划过来。到时我也和你一起走。”我没有其他办法,又听从了。和昨天一样坐在屋里,就着火塘煮稀饭,一日三餐,干瘪的肠胃得以滋润。这天中午,雨渐渐停了。忽然听到西边山岭传来喊声,寨子里的男女老少都呼喊起来响应这远方的喊声,并急急忙忙地奔过去。询问后才知道,是豺狼来拖羊,幸而救得及时,羊虽然受伤却没死。大白天的中午都有猛兽在大路上出没,我连夜在草木丛杂的地方行走,而侥幸没受到惊吓,

怎能忘记天神地灵的保佑呢！

碧峒位于亦佐县东边一百里处。原来滇南胜境所在的云、贵界山往南延伸后朝东转，绕着明月所的南部横贯过去，成为火烧铺南山。〔滇南胜境关所在的山，是云、贵两省的界山，但界山主峰还在其东边的火烧铺西岭。我从前经过明月所——就是平彝所，询问当地人，他们说明月所的水往南流到亦佐县。那么明月所东面、火烧铺西面，才是云、贵两省分水岭的主峰山脉，就是绕过去成为火烧铺、亦资孔驿南山的山脉，往东延伸后向北转，经过乐民所，再往北从归顺营、狗场营之间绕过，然后往东南延伸到安笼所，进入广西省泗城州境内，又往东延伸、经过思恩府北面，往东耸立为大明山，然后延伸到潯州为尽头，成为黔江与郁江的分水岭。而滇南胜境的南部，所延伸为火烧铺南山的山脉，其峡谷中还流出明月水，云、贵两省的界山从峡谷口东面分别向两边延伸罢了。〕主峰山脉从这里分为两支。主要的一支往东经过亦资孔驿南部，往东北绕过乐民所北部，然后转到安笼所，延伸到泗城州。旁边的一支往南延伸后向东转，而黔、滇两省的分界就顺着这支山脉走向，往南延伸到碧峒这里，再往南延伸到江底，又往南延伸到南盘江北岸结束。因此贵州省的省界越到分水岭主峰山脉的西南，不以主峰山脉为界山，而以往南延伸的分支山脉为界山。〔如果以主峰山脉分界，那么乐民所、狗场营、黄草坝等地都应当隶属于云南省。因为主峰山脉往东延伸，使贵州省地域狭小，所以就根据支脉为界来减少云南省的地域而增加贵州省，以便弥补不足。〕

碧峒北边与新兴城遥遥相对，南边与柳树遥遥相对。这里又是云南省向东凸出的地方。

碧峒寨有汉民的哨，有傜，汉民、傜共同居住在一道寨门之内。寨子西部是汉民寨，就是我所寄住的地方；寨子东部是傜寨。

从黄草坝到碧峒，米价最便宜，一升米才卖三四文铜钱。

初三日 晚上到凌晨气候非常寒冷。天亮起床时，雨仍然下得很大。吃过饭后，从寨门出去，应当顺着小岔路往南上山，却错误地顺着石头大路往西边走。一上路就有山坞朝西北边伸去，我以为是去狗场



营的路。随着石头路往西南转,走了二里,东部的石山向南延伸,山坞朝西转,顺着山坞走。二里,峡谷中庄稼水沟遍布,远远看见北面的山崖边有四五家人高高地住在山坡上,还相隔一里的距离,而山坞南面路却断了,于是从迷茫中横穿山坞往西北走,一里,来到北面山村所坐落的山脚,有两个人在山下耕作,急忙奔过去询问他们。还相隔一条小溪,这两人就牵着牛避开了。我因此停下脚步,把问路的意图告诉他们。两人才指着说:“去黄泥河应当从你过来的地方走。到这里错了。”我再问错在什么地方,他们没告知就离开了。于是往回走,在泥泞的田埂上穿行,道路时断时续。走了二里多,来到先前转进山坞的地方,犹疑不决地以为应当顺着南边峡谷进去,正在为不知道走哪条路而惆怅,忽然看见山坞边有一个牧马人,呼唤他,原来是我在碧峒寄宿的主人,他问我为什么会来到这里。因为去黄泥河的路,就从碧峒背后往东南翻越山岭,然后才转进西边峡谷,刚好和此峡谷东部隔着石山,南北相隔,只是茅草堵塞,无路可走,所以必须经由碧峒才能通行。于是又走二里多,返回到碧峒西南,沿着碧峒寨门,往东南越岭而下。一里,往东南横穿山坞,走了半里又往上攀。又半里,再往东南越过一道山岭,有道峡谷从南往西延伸下去,而道路则一直向西伸出山坳。走半里后开始下坡,又走半里抵达西边峡谷中,于是顺着峡谷往西走。多次登冈穿洼,三里,有座石峰突立在峡谷正中,犹如一夫当关的标志,从石峰北面越过山脊往下走。这时乌云密布,大雨欲来,只见狭窄的箐沟环绕崖壁,深不可测,真像是豺狼虎豹的巢穴。惴惴不安地往西下山,一里越过沟壑。又走二里,忽然有河水从北边峡谷中流出,往下坠入沟壑中,绕向东南流去,这就是黄泥河。黄泥河水和泸江水一样,水面不宽但深,水流不浑但急;河流发源于乐民所、明月所,流经狗场营后流到这里,往东南和蛇场河一齐流到江底,然后再流入盘江。此时有条小船停在西岸,稍微等了一会,得以渡河,于是往西上坡。一里半,翻越岭坳,有条岔路从东南边峡谷底伸过来,这是进小寨然后通往板桥的路,于是知道板桥也是四通八达的地区。又往西走出峡谷,看见群峰环绕着一道沟壑,只有北面的山峰稍稍让开,是黄泥河所绕流的出口。共走了一里多,来到聚落中。这一天是赶集的日子,我到时集市已经快要散完了。进店铺里找饭吃。主人、主妇认为地下泥泞、天上下雨,劝我留在这里不再往前走了。询问离马场还有四十

里,估计不能走到,就留宿在这里。

黄泥河的民宅较多,但都是草房。这里四面环山,而北面则黄泥河水从山后绕过,再往东南流去。西边还有一条小溪,从西南峡谷中流来,再往北注入黄泥河。黄泥河地区有很多流水环绕的盘坞,土地肥沃、物产丰富,在这一带居于首位。亦佐县的米,都是从这里马驮、人背去的。从前曾计议过将县治移到这里,所以至今有称黄泥河为新县,而把亦佐县叫旧县的说法。

【原文】

初四日 晨起雨止,四山云气勃勃。饭而行。西半里,度一木桥,其下溪流自南而北,即西小溪也。又西上坡,转而南,溯流半里,入西峡。又半里,转而北,其处又有北峡、西峡二流之交焉。于是随北峡溪,又溯流半里,乃西上山。时东峰云气稍开,乃贾勇上跻。仰见西岭最高,其上皆夹坡削箐,云气罩其顶,不能悉。上跻二里,渐入浓雾中,遂从峰头穿峡上,于是箐深霾黑,咫尺俱不可见。又一里陟其顶,平行岭上。又二里乃下,下一里及西坞。涉坞而西,一里,度一小桥,桥下水北流。乃南向西转,一里,有岐交其南北:南乃入牛场村道,有小峰骈立,村隐其下焉;北乃其处趋狗场营者。又西半里,乃西上山。其坡峻且滑,无石级可循,有泥坎陷足,升跻极难。二里,陟峰头,又平行峰头一里,越其巅。时浓雾成雨,深茅交道,四顾皆弥沦如银海^①。得峰头一树如擎盖,下有列石如错屏,乃就树踞石而憩,止闻飏飏滴沥之声^②,而目睫茫如也。又西北平行者一里,下眺岭西深坠而下,而杳不可见;岭东屏峙而上,而出没无常。已从北下,始有石磴陡坠,箐木丛水。共一里半,陟坞而西,亦中洼之宕也。半里,又逾西坳出,其壑大开,路乃稍平,尖峰旁立,若为让道者。西向平行坞中一里半,有水横渚于前,以为溪也,涉之不流,乃壑底中洼之坑,蓄而成溪者。又西二里,复有一溪,北流甚急,波涨水深,涉之没股焉。又西一里,乃饭于峡坡之下。既饭,遂西入竹峡。崇峰回合,纡夹高下,深篁密箐,蒙密不容旁入,只中通一路,石径逶迤,如披重云而穿密幄也。其竹大可为管,弥漫山谷,杳不可穷,从来所入竹径,无此深密者。其处名竹园箐。自黄泥河西抵马场,人人捆负,家家献客,皆此物也。客但出盐滹之耳^③。其中坡陀屡更,三里,逾峡南下,其壑中开,又为雾障,止闻隔坡

人语声,然不辨其山形谷势矣。南行壑中一里,转而西半里,又越一坳。又半里,经峡而西,抵危坡下,复西向跻磴上,于是密箐仍萦夹壁悬崖间,其陟削虽殊,而深杳一如前也。攀陟三里,西逾岭头,竹箐既尽,循山南转,皆从岭上行。路东则屏峙而上,路西则深坠而下,然皆沉雾所翳,不能穷晰也。南向平陟岭上者三里,转而西行岭脊者一里,其脊南北,俱深坠而下,第雾漫莫悉端倪。既而傍北岭行,北屏峙而南深坠。又二里,雨复大至,适得羊场堡四五家当岭头^④,遂入宿焉。其家竹床竹户,煨榾橈,竟忘风雨之苦也。

初五日 夜雨达旦不休。饭而行。遂南向稍下,已渐转西。两旁多中洼下陷之穴,或深坠无底,或渚水成塘,或枯底丛箐,不一而足,然路犹时时陟冈逾岭,下少上多也。十里,见路北有深箐,有岐从箐中升,合并西去;有聚落当岭头,是曰水槽。其处聚落颇盛,夹道成衢,乃狗场营、安笼所、桃花大道所出。但冈头无田,其上皆耕厓锄陇,只堪种粟,想稻畦在深坑中,雾翳不见也。升陟岭头,又西五里,是曰水井,其聚落与水槽同。由其西一里半,始历磴下,遥望西坞甚深。下箐中一里,由峡底西行二里,复逾坡而上。一里,稍下坡西坞中,其中不深,而回峰四辟,雾倏开合,日色山光,远近迭换,亦山中幻景也。既复西向逾岭,三里,见岭西洼中,有水成塘。乃循峰西北行,稍下一里,而入亦佐县东门^⑤。县城砖甃,而城外草舍三四家,城中亦皆草舍,求瓦房寥寥也。一里,炊于县前。饭后,半里出西门,乃西北行。计其地犹在群峰之顶,但四山雾塞,上下莫辨耳。从岭头西北行二里,乃西向历峻级而下。其时雾影亦开,遂见西坞中悬,东界所下之山,与西界崇峰并夹,南北中辟深壑,而拐泽河自北而南^⑥,经其中焉;其形势虽见,而河流犹深嵌不可窥。西山崇列如屏,南额尤高,云气尚平抹其顶,不令尽露。西山之南,复起一山,斜障而东,此则障拐泽而东南合蛇场者也。于是盘折西下,三里,抵坡而磴尽。复西北行坡陀间,一里,逾冈再下,数家茅舍在焉,然犹未濒河流也。又西半里,涉一东来小水,乃抵河岸。溯之北,又涉一东北来小水,约半里,有渡舟当崩崖下,渡之。是河发源于平彝卫及白水铺以东^⑦,滇南胜境以西皆注焉。其势半于江底,而两倍于黄泥河,急流倾洞,南奔东转,与蛇场合而东南会黄泥河水而为江底河者也。亦佐、罗平南北东西二处,俱以此为界。西登崖,崖岸崩颓,攀跻而上,遂西向陟岭。时暮色将至,始以为既渡即有托宿

处，而荒崖峻坂，绝无一人，登陟不已，暮雨复来。五里，遇一人趋渡甚急，执而问之。曰：“此无托宿处。鸡场虽遥^⑧，亟趋犹可及也。”乃冒雨踟蹰，转向西南上，五里逾坳而西，乃西转北行峡中。稍降二里，得数家之聚焉，亟投煨榾，暮色已合，而雨复彻夜。

初六日 晨起雨止，四山犹氤氲不出。既饭，稍西下，渡洼。复西北上，渐露昨所望屏列崇峰在西南，而路盘其东北。三里逾一冈，坪间有墟地一方^⑨，则鸡场是也。从坳北稍下，又得数家之聚焉，问之，亦鸡场也。盖昨所宿者，为鸡场东村，此则鸡场西村矣。从村北行，其峡西坠处，有石峰矗立，路从其北逾脊。稍东转而北涉坞，共三里，遂西北跻岭。盘折石磴西北上，二里而涉其巅，则风雾顿开，日影焕发，东瞻群峰吐颖，众壑盘空，皆昨所从冥漠中度之者。越岭西下一里，抵盘壑中，见秋花悬隙，细流萦磴，遂成一幽异之境。西一里，有山横披壑西，透其西北腋，似有耕云樵石之栖，在西峰后；循其东南坞，则大路所从去也。乃随坞南转。坞东西山分两界，余以为坞中水将南流，而不意亦俱中洼之穴也。南行三里，复逾脊而上，遂西转，盘横坡之南脊焉。一里，循横坡南崖而西，其处山脊凑合，冈峡纵横而森，石尤多娟丽。又西一里，有岐自东南峡来合。又西一里，乃转北下，于是西向山遥豁，而路则循山西北向行矣。四里，复北向逾冈，转而西下，望西北坞中，有石壁下嵌，不辨其底。已而降行坞中一里余，又直造其下，则亦中洼之峡也。由其南又西行，两陟冈坞共三里，始涉一南流小水。自渡拐泽河至此，俱行岭上，未见勺水。又西逾一冈，一里，南望冈南，一峰西辟，洞门高悬，门有木横列，而下隔一峡，遥睇无路，遂不及迂入。又半里，又涉一南流小水，西逾一冈，共二里而抵桃源村^⑩。其村百家之聚，与水槽相似，倚北山而居；前有深坞，罗平之道自坞中东南来；北、东、西三面俱会；其水南坠入崖洞，而南泄于蛇场江；故知拐泽西岸崇山，犹非南行大脊也。村多木皮覆屋以代茅。时日已午，就村舍瀹汤餐饭，而木湿难燃。久之，乃西向行，渡西北峡石中小水。一里，陟西坞而上。又一里，逾冈而西，见西坞自西而东，其南有小山蜿蜒，亦自西而东界之。其山时露石骨崢嶸，然犹未见溪流也。坞中虽旋洼成塘，或汇澄流，或渚浊水，皆似止而不行者。又西一里，逾冈西下，有村当坞，倚南崖而居。于是绕村西行，始见坞中溪形曲折，且闻溪声潺湲矣。由其北溯之西行，又一里，见坞中又有一村当坞而居，始见溪水自



西来。从其村西，环其村北，又绕其东，其村中悬其北曲中，一溪而三面环之，南倚南山之崖，北置木桥以渡溪水。其水不甚大，而清澈不汨，是为清水沟云。盖发源于西山之回坎坡，经此而东出于桃源，始南去者也。又西一里，复过一村，其村始在坞北。又西一里，又经一村，曰小板村，有税司在焉，盖罗平北境，为桃花驼盐之间道也。又西二里，始逾坡涉涧，屡有小水自北峡来，南注于清水沟，路截而逾之也。北峡中男妇二十余人，各捆负竹笋而出，盖土人群入笋采归，淡熏为干，以待鬻人者^①。又西二里，直逼西山之麓，有村倚之，是为回窠坡。清水沟中民居峡坞，至此而止，以坞中有水，可耕也。由此西南半里，过一小桥，其水自西北沿山而来，即清水沟上流上源矣。度之，即西上岭。岭头有索哨者，不之与而过。蹑岭一里半，西陟岭脊。是脊始为分水之处，乃北自白水铺西直南度此，回环西南，则峙为大龟，以分十八寨^②、永安哨、江底河诸派者也，而罗平之界，亦至是而止焉。逾脊西，渐西北平下一里，渐转而西，行坞中。其坞东西直亘，而南北两界遥夹之，南山卑伏，而北山高耸，暮雾复勃勃笼北峰上，流泉亦屡屡自北注南。第南山之麓，似有坠涧横其北，然不辨其为东为西，以意度之，以为必西流矣，然不可见也。坞中皆荒茅断陇，寂无人烟。西行六里，其西有山横列坞口，坞始坠而西下，茅舍两三家，依坞而栖，路乃逾坞循北山而西。半里，有茅亭一龛当路旁，南与茅舍对，想亦哨守之处也。又西一里稍下，有小水成溪，自北峡来，小石梁跨之，其水南注坞口而去。既度梁，即随西山南向，随流半里，转而西上岭，暮色合矣。又上一里，而马场之聚当岭头^③。所投宿者，乃新至之家，百无一具。时日已暮，无暇他徙，煨湿薪，卧湿草，暗中就枕而已。

注释

①弥沦：完全被淹没。

②飐飐(sǎu liú 搜溜)：风的声音。滴沥(h lì)：水稀疏下滴的声音。

③淪(yuè 跃)：用汤煮东西。

④羊场堡：今称小羊场，在黄泥河西隅。

⑤亦佐县：隶曲靖府，治今富源县南境富村稍南，今仍名亦佐。

⑥拐泽河：《明史·地理志》作块泽江，今亦作块泽河，下流又称色衣河。

⑦白水铺：今仍名白水，在曲靖市东隅，自古即为交通要道。

⑧鸡场:今称小鸡场,在罗平县北端富乐稍南。

⑨墟地:农村赶集的空地。

⑩桃源村:今仍名桃源,在罗平县北隅。

⑪鬻(yù 育)人者:卖给人的。


⑫十八寨:《嘉庆重修一统志》广西直隶州关隘:“十八寨,在弥勒县西南。今蛮党分居者,曰永安寨、石洞寨、禄庆里寨、阿营里寨、米车寨,余或以山名。本一山而群蛮分居其中,曰十八寨。明嘉靖元年(公元1522年)尝设十八寨守御千户所于此。”明置十八寨守御千户所,在今弥勒县西南的虹溪镇。

⑬马场:今分大马场、小马场,在曲靖市东南隅。近年新建了独木水库,马场现位于水库边。

【今译】

初四日 早晨起床时雨停了,四周群山云雾腾腾。吃过饭就出发。往西走半里,经过一座木桥,桥下的溪水从南向北流,就是黄泥河西边的小溪。又往西上坡,转向南,沿着溪流往上走了半里,进入西边的峡谷。又走半里,向北转,这里又有北峡谷、西峡谷之水交汇而成的溪流。于是沿着北峡谷的溪流,又往上走了半里,才往西上山。此时东面山峰的云雾渐渐散开,我于是鼓起勇气往上攀登。抬头看见西岭最高,岭上都是狭窄的山坡、陡峭的箐沟,云雾笼罩在顶上,不能全部看清。往上攀登了二里,渐渐陷入浓雾之中,于是从峰顶上穿过峡谷往上走,在这里只觉得箐沟深邃,雾色浓黑,咫尺之内就什么都看不见。又走一里登上山顶,顺着岭上平行。又走二里后才下山,下一里到西坞。穿越山坞往西走,一里,过一座小桥,桥下的水往北流。于是向西南转,一里,有岔道朝南北交叉着:往南去的是到牛场村的路,路旁有小峰并列,村庄隐蔽在小峰下面;往北去的是从这里到狗场营的路。又往西走半里,于是往西上山。这座山坡又陡又滑,没有石梯可走,只有会陷脚的泥坎,往上攀行极为困难。二里,登上峰顶,又沿着峰顶平行一里,翻越峰顶。这时浓雾变成雨雾,茂盛的茅草交织在路上,环顾四周,都被雨雾淹没得如同银色的海洋。在山顶上找到一棵像车盖一样的树,树下的石头如同屏障错落排列,于是靠着树、盘坐在石头上休息,只听到飕飕的风声和滴滴答答的雨声,而眼前茫然一片。又往西北平行一里,往下看到山岭西边深深坠落下去,但昏暗得什么也看不清楚;岭东边的山峰屏风般地耸立向上,但没有往来出没的固





定道路。从北边下去后,才有很陡的石梯通下山去,山箐中树木丛密,溪水聚集。共走了一里半,过山坞往西走,也是中洼之宕。半里,又往西穿出山坳,这里的沟壑十分开阔,道路于是逐渐平坦,尖尖的山峰立在路旁,好像是为了让路。往西顺着山坞平行一里半,有水横积在前面,我以为是溪流,涉水时水不流动,原来是沟壑底部的中洼之坑蓄积而成的死水。又往西走二里,又有一条溪水,往北流得很急,水波上扬,水流较深,从中经过时淹没了大腿。又往西走一里,于是在峡谷的坡脚吃饭。饭后,就往西进入竹林密布的峡谷。高高的山峰迂回合拢。曲折高低地耸立在峡谷两旁,篁竹茂盛、箐竹丛密,将峡谷严密地遮盖得不容从旁边进去,只在正中间有一条通路,石头小路弯弯曲曲,如同披开重重云雾而钻进密闭的帐篷。峡谷中的竹子大多可以制作管乐器,弥漫山谷,竹林深不可测,我所走过的竹林中的小路,竹子从没有像这样又深又密的。〔这地方名叫竹园箐。从黄河河往西一直到马场,人人一捆捆背着的,家家招待客人的,都是这竹笋。客人只需取出盐巴煮吃就行了。〕峡谷中的地势倾斜多变,走了三里,穿过峡谷往南下,其沟壑较为开阔,却又被雾气阻碍视线,只听到隔着山坡有人讲话的声音,却分辨不清山谷的地貌形势。往南在沟壑中走了一里,转向西走半里,又越过一道山坳。再走半里,穿过峡谷往西走,来到陡坡下,又往西沿石阶向上攀登,到了这里,竹林密布的箐沟仍然环绕在悬崖峭壁之间,竹箐在陡峭的山崖上和峡谷中虽然不一样,但深邃一如先前。攀登三里,往西越过岭头,走完竹箐后,顺着山往南转,都是顺着岭上走。路的东面屏峙着更高的山峰,路的西面则深深地坠陷下去,但两面都被沉重的雾气所遮盖,不能完全看清楚。往南顺着岭缓缓地上了三里,转向西从岭脊上走一里,岭脊的南北两边,都深深地坠陷下去,只是因雾气弥漫而无法看清边际。不久顺着北岭走,路北边山峰屏峙而南边深坠。又走二里,大雨又来临了,恰好走到有四五家人就着岭头居住的羊场堡,于是进去住宿。羊场堡家家竹床竹门,烤着火煮竹笋吃,完全忘却了风雨中行进的苦难。


初五日 夜里下雨,到天明还没停。吃过饭后出发。于是往南逐渐下坡,不久慢慢转向西。路两旁有很多中洼、下陷的洞穴,有的深陷不见底,有的积水形成池塘,有的干枯的底部箐竹丛丛,不能一一列举出来,然而道路仍然常常爬山越岭,下的时候少,上的时候多。走了十

里,看见路北边有很深的箐沟,有岔路从箐沟中向上伸出来,和正路合并之后往西延伸;有村落位于岭头,这是水槽。水槽村落较大,房屋夹道;形成四通八达的路,是去狗场营、安笼所、桃花各条大路所起始的地方。但冈头上没有水田,其上沿着山边耕挖成行,只能种旱谷,想来稻田在深坑中,因雾气遮蔽而看不见。顺着岭头升登,又往西走五里,来到水井。这里的村落和水槽相同。从水井往西走一里半,开始顺着石阶往下走,远远看去西边的山坞很深。下到箐沟里走了一里,顺着峡谷底往西走两里,又攀越山坡向上走。一里,逐渐下到坡西的坞中。山坞不深,但环绕的山峰朝四面退避,云雾忽然散开、忽然聚合,远处近处的日光山色轮流变换,也是山中梦幻般的景致。不久又往西越过山岭,三里,看到山岭西边的洼地中,积水形成池塘。于是顺着山峰往西北行,逐渐往下走一里,然后从亦佐县东门进城。县城的城墙是用砖砌的,而城外有三四家草房,城中也都是草房,瓦房寥寥无几。走了一里,在县衙门前面烧火做饭。吃过饭后,走半里从县城西门出城,于是往西北行。计算一下这里仍然处在群山的顶上,只是四周的群山被云雾填塞,上下无法分辨罢了。顺着岭头往西北走二里,才向西边顺着又高又陡的台阶而下。这时,笼罩群山的云雾也散开了,于是看见西坞在群山之中高悬,东部所下的山,和西部高大的山峰对峙于山路两旁,南部北部的群山之中劈开很深的沟壑,而拐泽河从北往南从沟壑中流过;这里地貌形势虽然见到了,但拐泽河水还深嵌在沟底而无法看见。西部的大山如屏风一样高高耸列,靠南头的尤其高大,云雾还齐齐地掩盖住山顶,不让它全部显露。西部大山的南边,又耸起一座山峰,斜斜地、如同屏障般地往东延伸,这是阻隔拐泽河流向东南汇入蛇场河的大山。于是盘环曲折地往西下,三里抵达山坡而下完石台阶。又往西北顺着不平坦的山坡上走,一里,越过山冈再下,几家茅草房在路边,然而还没临近河流。又往西走半里,渡过一条由东边流来的小河,才抵达拐泽河边。沿着河流朝北往上走,又渡过一条从东北边流来的小河,大约走半里,有渡船停在倒塌的山崖下边,乘船渡过拐泽河。拐泽河发源于平彝卫和白水铺以东,滇南胜境以西的河流都汇入其中。河流气势相当于江底河的一半,但相当于黄泥河的两倍,湍急的河水倾泻,直倾山洞,往南奔流,再向东转,与蛇场河会合,然后流向东南和黄泥河会合而形成江底河。亦佐县、罗平州两地的南北、东

西,都以这条河流为界。向西登崖,崖边崩塌,攀爬着而上,于是朝西上岭。这时已将近傍晚,当初以为渡过拐泽河后就有寄宿的地方,但过河后却是荒崖陡坡,空无一人,只有不停地攀登。傍晚,雨又下起来。走了五里,遇到一个人非常急忙地往渡口赶,拉住他询问住处。这个人说:“这里没有能够寄宿的地方。去鸡场住虽然较远,但急速赶路还能来得及。”于是冒着雨竭尽全力地赶路,转朝西南方攀登。五里后越过山坳往西走,又从西转向北,在峡谷中行走。逐渐下降了二里,来到了有几家人的聚落。赶快投宿,烤火做饭,夜色已经来临,而雨又下了整整一夜。

初六日 早晨起床时雨停了,但四周的群山还笼罩在云雾中而未显露出来。吃过饭后,往西渐渐地下,走过洼地。又朝西北上,昨天所看到的屏障般地耸列在西南方的高大山峰逐渐显露出来,但道路绕向大山东北边。走三里越过一座山冈,平坦的山谷中有一块赶集用的场地,那么这里就是鸡场。顺着山坳往北渐渐下山,又来到一个有数家聚居的村落,询问地名,也是鸡场。原来昨天晚上住宿的地方,是鸡场东村,这里则是鸡场西村了。从鸡场西村往北走,其峡谷西边坠陷下去的地方,有座光秃的石峰耸立着,道路从石峰北边翻越山脊。逐渐朝东转,再向北越过山坞,一共三里,就从西北上岭。盘环曲折的石阶朝西北方向上去,一共二里就翻越其顶,于是晨雾顿时散开,日光山影使人精神焕发,往东看去,群山露出尖尖的山峰,众多的沟壑回绕群山,形成空谷,这些都是昨天浓雾迷茫之中经过的地方。翻越山岭往西下一里,抵达曲折的沟壑之中,只见秋季的山花悬挂在崖石缝隙中,细细的山泉环绕着石阶,于是成为一处幽静、奇妙之境。往西走一里,有山横横地显露在沟壑西边,从其西北侧穿过,似乎有耕耘打柴采石之人居住,在西峰背后;沿着其东南边的山坞走,则是大路所顺着出去的地方。于是跟随着山坞往南转。山坞东边、西边的山分成两部分,我以为坞中的水将向南流,而没有料到水也都是中洼的坑穴所积聚的。往南走三里,又翻过山梁往上走,于是向西转,盘绕着横坡的南山梁走。一里,沿着横坡的南崖向西走,这里山梁凑集、汇合,冈陇、峡谷纵横交错而幽暗,石峰尤为秀丽。又往西走了一里,有条岔道从东南峡谷中伸出来汇合。又往西走一里,就转向北下,从这里往西,山峰遥远、山谷开阔,而路则顺着山朝西北方向走。四里,又朝北翻越山冈,

转向西下,远看西北边的山坞中,有石壁往下镶嵌,但不能分辨石壁的底部在哪里。不久,下到山坞中走了一里多,又直直地下到坞底,则也是中洼形成的峡谷。从山坞南部又往西走,两次登上山冈、穿越山坞,一共走了三里,才渡过一条往南流的小河。〔从渡过拐泽河后一直到这里,都是在岭上行走,没有见到一勺水流。〕又往西翻过一座山冈,一里,向南边眺望山冈南部,有一座山峰朝西敞开,洞门高悬,门上有木头横列,但山峰下面隔着一道峡谷,远远看去没有路过去,于是来不及绕进山洞。又走半里,再渡过一条往南流的小河,往西越过一座山冈,一共走二里就抵达桃源村。这村子是百户人家的聚居地,和水槽相似,村庄傍靠北山而居;村前有很深的山坞,通往罗平州的道路从山坞的东南方伸过来;北、东、西三面的山环合,水往南流入崖洞,再向南流进蛇场河;由此知道拐泽河西岸的崇山峻岭,还不是往南走向的大山脉。桃源村大多用树皮来代替茅草覆盖屋顶。这时已是正午,就着村中的房舍烧水做饭,然而木柴潮湿、难于燃烧。很长时间,才向西出发,渡过西北峡石间的小河。一里,登西边山坞而上。又一里,越过山冈往西走,看见西边的山坞从西到东走向,山坞南有高低蜿蜒的小山,也是从西到东走向,形成山坞边界。这里的山不时地露出陡峻的山峰,然而仍旧看不见溪流。山坞中虽然洼地层层环绕形成池塘,有的汇集起清澄的流水,有的停聚着浑浊的积水,但都仿佛静止而不流动。又往西一里,越过山冈往西下,有村子位于坞中,背靠南崖而居。于是绕过村子往西行,才看见山坞中曲折的溪流,而且听到缓缓流动的溪水声。顺着溪水北岸溯流西行,又走一里,看见坞中又坐落着一个村子,才看见溪水从西面流来,经过村子西边,然后绕流村子北边,再绕到村子东边,村子正好位于溪水往北环绕形成的弯曲地带,一条溪水从三面环绕村子,南面背靠南山山崖,北面设置木桥以渡溪水。其水不很大,但清澈透底,水流不急,因此叫清水沟。清水沟发源于西山的回坎坡,流经此地之后往东流过桃源村,然后才往南流走。又往西走一里,再经过一个村子,其村就位于山坞北端。又往西走一里,又经过一个村子,名小板村,有税司设在这里,因为地处罗平州北部边境,是到桃花驮盐小路的必经地。又往西走二里,开始翻越山坡跋涉沟涧,常有小溪从北边峡谷中流来,往南流入清水沟,路横截溪水而过。北边峡谷有二十多名男女,各自背着成捆的竹笋从峡谷中走出来,当地



人结伴到箐沟中采回竹笋,不放盐,用微火熏成干笋,以便卖给别人。又往西走二里,一直走近西山山脚,有村子傍靠西山,这是回窰坡,清水沟沿岸的百姓顺着峡谷、山坞居住,一直到这里为止,因为坞中有水,能够从事农业生产。从这里往西南走半里,过一座小桥,桥下的水从西北沿着山脚流来,是清水沟上游的源流。过了桥,就往西边上岭。岭头有索要路条公文的哨兵,没有给看就通过了。登岭一里半,往西登上岭脊。这岭脊才是分水岭,就是北边从白水铺西部径直往南延伸到这里,再往西南环绕,耸立为大龟山,而成为划分十八寨、永安哨、江底河各自区域的山脉,而且罗平州的边界,也是到这里而止。翻到岭脊西面,渐渐转向西北平缓地下一里,又渐渐转向西在山坞中行走。其坞东西纵贯,而南北两边的山远远地夹着山坞,南边的山低低地起伏着,而北边的山高高耸立,傍晚的云雾又蓬蓬勃勃地笼罩在北边山峰上,流动的清泉也不停地从北往南流淌。只是南山之麓,似乎有条坠陷的沟涧横列在北面,然而分辨不出涧水是向东还是向西流,凭想象估计这一地势,以为必定向西了,但是无法看见。坞中全是荒草断陇,空无人烟。往西走六里,其西有山横列在坞口,山坞开始朝西边下降,有两三家茅草屋,靠着山坞居住,道路于是穿越山坞沿着北山往西走。半里,有一间茅草亭盖在路旁,和南边的茅草屋相对,想来也是哨所防守的地方。又往西走一里后逐渐下,有条小水形成溪流,从北边峡谷中流来,小石桥横跨溪流,其水向南朝坞口流去。过小石桥后,就随着西山向南走,顺着溪流走半里,转朝往西上岭,天色完全黑了。又往上走了一里,马场村落就在岭头。所投宿的人家,是刚刚来这里居住的,什么器具都没有。此时天色已晚,没有时间迁往其他人家,就用潮湿的木柴做饭,睡在潮湿的草上,黑暗中倚枕而卧罢了。


【原文】

初七日 晨起,云尚氤氲。饭而行。有索哨者,还宿处,解囊示批而去。于是西北随坡平下,其路甚坦,而种麻满坡南,盖其下亦有坞西通者。西驰四里,始近与溪。随流稍南半里,复循坡西转,又一里,下坡。西望西南坞中,有数家之聚,田禾四绕,此溪经坞环之。其坞自北山随坡南下,中有一水,亦自北而南,与此水同会于村北,合而西南破峡去。乃西截北来坞,半里抵北来之溪,有新建石梁跨之,是为独木

桥。想昔乃独木，今虽石而犹仍旧名也。桥下溪流^①，三倍于西来之水，固知北坞之源远于东矣。逾桥西，即上岭，西南直跻甚峻，一里半，逾其脊。又西向平下者一里，有岐随冈南去者，陆凉道也。冈西坞中，复有数家焉，亦陆凉属也。其坞亦自北而南，虽有村而无流。路西下截坞，半里，经村北，又半里，抵西界崇山下，遂蹶峻而上，而陆凉之界，又西尽于此矣。盖因其水南下陆凉，故西自此坞，东抵回窠西山，皆属之陆凉。其处南抵陆凉卫，路经尖山、天生桥，相距尚八十里也。由西岭而上，又为海崖属，乃亦佐县右县丞土司龙姓者所辖，亦佐县有左、右二丞^②，皆土司。左丞姓沙，在本县，即与步雄攻黄草坝者。右丞姓龙，或曰即姓海，在此，而居近越州。其地东自此岭而西抵箐口焉。东与亦佐西界中隔，罗平、陆凉二州之地间错其间，不接壤也^③。

从东麓西上，屡峻屡平，峻者削崖盘磴，平者曲折逶迤。三峻而三逾岭头，共七里，望见南坪有数十家之聚，北峰则危耸独悬。盖自马场而西，即望见遥峰尖削，特出众峰之上，而不意直逼其下也。又一里，梯石悬磴，西北抵危峰前。其时丽日转耀，碧天如洗，众峰尽出，而是山最高，不特独木西峰，下伏如砥，即远而回窠老脊，亦不能上与之抗，惟拐泽鸡场西岭，遥相颉颃。其中翡翠层层，皆南环西转，而接于西南巨峰。此东顾之极观也。其西则乱峰回谿，丛箐盘错，远虽莫抗，而近多自障焉。其南则支条直走，近界既豁，远嶽前环，此独木诸所遥带而下汇者。西南有二峰遥凑，如眉中分，此盘江之所由南注者耶？其西即越州所倚。而东峰之外，复有一峰高悬，其南浮青上耸，圆若团盖，此即大龟山之特峙于陆凉、路南、师宗、弥勒四州之交者耶？天南诸峰，悉其支庶，而此峰又其伯仲行矣。由峰西逾脊稍下，即有石坡斜悬，平度砥峙，古木婆娑其上，亦高崖所仅见者。由此历级西下一里，有壑回环，中洼四合，复有中悬之台，平敞其中，夹坑之冈，横亘其外，石痕木荫，映彩流霞，令人神骨俱醒。由横冈西南转，二里，复逾一脊。又西度一中悬之冈，有索哨者，不顾而去；度冈而西一里，复上坡，又一里，西逾其隘，复有索哨者，亦不顾而去：想皆所云海崖土司者^④。逾脊，又不能西见盘江。又西半里，西障始尽，下界遥开，瞥然见盘江之流，自西北注东南而去，来犹不能尽瞩焉。于是西向拾级直下，一里抵坞中。

又西半里，循西山南转，半里，复稍上逾冈西，复平行岭上。半里，



有岐，一直西下坑，一西南盘岭。见西南路稍大，从之。一里，得数家当岭头，其茅舍低隘，牛畜杂处其中，皆所谓僛僛也。男子皆出，妇人莽不解语，索炊具无有应者。是即所谓箐口也，海崖之界，于是止焉。由冈头西南去，为越州道；从此西北下，即越州属，为曲靖道。遂西北下岭。始甚峻，一里，转西渐夷。于是皆车道平拓，无齟齬之虑矣^⑤。又西一里，饭于树下。又西驰七里，始有坞北来。遂盘东山北转，一里，始横截北来之坞。余始意坞中当有流南注，而不知其坞亦中洼也。坞中横亘一冈，南北俱成盘壑，而壑南复有冈焉。从中亘者驰而西，一里，复西上坡。又一里，陟坡之脊，亦有僛僛数家。问之道，不能对也。从脊西下三里，连越两坡，又见坞自北来南向去，其中皆圆洼贮水，有冈中间，不通流焉。从坡上西北望，则龙潭之山，自北分突，屏列而西，此近山也；西南望，则越州南岭，隔山遥障，所谓西峰也；而东峰之外浮青直对，则大龟之峰，正与此南北相准焉。西下坡，又有一坞自北而南，南环为大坞，与东界连洼之坞合。此坞始有细流中贯，夹坞成畦。流上横小桥西度，有一老人持筐卖梨其侧，一钱得三枚，其大如瓠，味松脆而核甚小，乃种之绝胜者，闻此中有木瓜梨，岂即此耶？西上一冈，平行冈上四里，直抵西峰下，则有坞随其麓，而深涧濬之，所谓龙塘河也，然但见涧形，而不能见水。乃西下坡约半里，随坞出西南，先与一小水遇，随之；既乃截坞而西，又半里，始与龙塘河遇^⑥，有大石梁跨其上。桥右村庐累累，倚西山而居，始皆瓦房，非复茅舍矣。龙塘河之水，发源于东北山峡中，其处环潭甚深，为蛟龙之窟，即所谓曲靖东山之东峡也。其山北自白水铺西分水岭分支南下，亘曲靖之东，故曰东山；而由此视之，则为西岭焉，南至此，濒河而止。其西腋之中，为阆木山；东腋之中，为龙潭，即此水之所出矣。自箐口西下坞中，即为越州属，州境至此而止，而田畴悉环聚焉。

由村西上坡，即东山之南尽处也。二里，逾冈头，方踞石少憩，忽一人自西岭驰来，谓余曰：“可亟还下山宿。前岭方有盗劫人，毋往也。”已而其妇后至，所语亦然。而仰视日方下午，前终日驰无人之境，皆豺狼魑魅之窟，即深夜幸免，岂此昼行，东西夹山而居者甚众，反有贼当道耶？因诘之曰：“既有贼，汝何得至？”其人曰：“彼方剥行者衣，余夫妇得迂道来耳。”余疑此人欲诳余还宿，故托为此言。又思果有之，今白日返宿，将明日又孰保其不至耶？况既劫人，彼必无复待之

埋,不若即驰而去也。遂叱顾仆行,即从冈上盘北山而西。盖北即东山南下之顶,南即其山下坠之峡,而盘江自桥头南下,为越州后横亘山所勒,转而东流,遂截此山南麓而断之,故下皆砢砢。路横架岭上,四里抵其中,旁瞩北岭,石参差而岫峩峩,觉云影风枝,无非惴人之具,令人错顾不定,投趾莫择。又西四里,始西南下片石中。其处土倾峡坠,崩嵌交错,而石骨露其中,如裂瓣缀行。其坠处皆流土,不可着足,必从石瓣中宛转取道。其石质幻而色异,片片皆英山绝品,惟是风鹤惊心,不能狎憩而徐赏之。亡何^①,已下见西坞南流之江,知去桥头不远,可免虎口,乃倚石隙少憩,竟作青莲瓣中人矣。

从石中下者一里,既及西麓,复行支陇,遂多聚庐之居。又一里,路北江回堰曲,中涵大塘一围,四面丰禾环之;东有精庐,高倚东山之麓;西则江流所泄,而石梁横跨之。又行畦间半里,始及石梁。其梁不高而长,是为南盘之源,北自炎方^②、交水、曲靖之东,直南至此。是桥为曲靖锁钥,江出此即东南流,绕越州之东而南入峡焉。逾梁而西约半里,上坡北,而宿于逆旅,即昔之所过石堡村也。适夜色已暝,明月在地,过畏途,就安庐,乐甚。问主人:“岭上有御人者,果有之乎?”主人曰:“即余邻人。下午樵于山,数贼自山后跃出,剥三人衣,而碎一人首。与君来时相后先也。”予于是始感前止宿者之情,而自愧以私衷臆度之也。盖是岭东为越州,西为石堡,乃曲靖卫屯军之界,互相推诿,盗遂得而乘之耳。

注释

①桥下溪流:此溪即今篆长河。

②县丞(chéng 成):县令的佐官,掌管文书及仓狱。

③陆凉:明置陆凉州和陆凉卫,皆在今陆良县境,但州卫不同城。陆凉州治在今陆良县治东北二十五里,万历二十八年(公元1600年)始建土城,今称旧州。陆凉卫城为洪武三十一年(公元1398年)建,即今陆良县城。清初(公元1666年)裁卫归州,移州城于卫城,州治始在今陆良县城。

④海崖土司:中心在今曲靖市东南部茨营南隅,水城河水库以北,今名海寨,分大海寨、小海寨两村。

⑤齟齬(jǔ yǔ 咀语):同“龃龉”,《游记》亦作“砢砢”,形容地面参差不平。

⑥龙塘河:今称龙潭河,从北往南流贯曲靖市茨营坝,在越州附近汇入南盘江。

⑦亡(wú无)何:不久。

⑧炎方:明为炎方驿,今名同,在曲靖市北境。

【今译】

初七日 早晨起床,仍然是云雾迷漫。吃过饭就出发。有哨兵索要路条公文,又返回住处,解开行李找出批条给哨兵看了才通过。于是朝西北顺着山坡平缓地往下走,这段路很平坦,而且山坡南面种满了麻,大概山坡下面也有山坞通向西边。往西急行四里,才走到溪水边。顺着溪流逐渐往南走半里,又沿着山坡往西转,又走一里,下坡。向西边远看西南坞中,有个几家人聚居的村落,种满庄稼的田地分布在村落四周,这条溪水顺着山坞环绕着村落流过。其坞从北山顺着山坡往南延伸下去,中间有一股水,也是从北往南流,和绕过村落的溪水在村子北边会合,合流之后向西南方穿透峡谷而去。于是往西横穿从北边延伸过来的山坞,走半里抵达由北边流来的水边,有座新建的石桥横跨水面,这里名独木桥。想来过去是用独木做桥,如今虽然建起石桥却还仍然沿用旧名称。桥下的溪流,水量是西边流来之水的三倍,所以知道北坞中的水源比东边的水源长远。往西过桥后,立即上岭,朝西南方一直往上爬,山很陡峻,往上一里半,越过岭脊。又往西平缓地下一里,有条顺着山冈往南去的岔路,是去陆凉州的道路。山冈西边的山坞中,又有几家人聚居在那里,也属于陆凉州管辖。其坞也是从北往南走向,坞中虽有村子却没有溪流。道路往西伸下去而横穿山坞,半里,经过村子北边,又半里,抵达西边的高山下,于是攀登峻岭而上,陆凉州的边界,西边就到此为止了。大概因为那条溪流往南流到陆凉州,所以西边从这道山坞开始,东边抵达回窑坡西山,中间都属于陆凉州管辖。从这里往南抵达陆凉卫,途中经过尖山、天生桥,相距还有八十里。顺西岭而上,又属于海崖土司,是由亦佐县右县丞、姓龙的土司管辖,[亦佐县有左、右两位县丞,都是土司。左县丞姓沙,辖地在本县,是与布雄土司一同进攻黄草坝的人。右县丞姓龙,有人说就是姓海,辖地在这里,但家在越州附近。]其属地东边起自此岭,西边抵达箐口。海崖土司东边和亦佐县的西界被从中隔断,罗平州、陆凉州的属地间隔交错在其中,和亦佐县不接壤。

从山岭东麓往西攀登,多次爬陡峰,多次走平地,陡峻之处为悬崖

峭壁上环绕着的石阶,平坦之路则曲曲弯弯、连续不断。三次攀登陡峰而三次翻越岭头,一共走了七里,远远看见南面平地上有几十家聚居的村寨,北面的山峰则直直地耸立着、孤零零地悬在天地之中。原来从马场往西走时,就远远地望到有座尖削的山峰,特别地突出于众峰之上,却没料到竟直接走到其下面了。又一里,沿着石梯在空中攀登,往西北抵达陡峰前。这时,明亮的太阳放射出耀眼的光芒,蓝色的天空明净如洗,四周群峰暴露无遗,而这座山最高,不仅是独木桥西边的山峰,低伏如平地,即使远到回窖坡主峰,在高大方面也不能和这座山相抗衡,只有拐泽河边的鸡场西岭,才和它遥相对抗、不相上下。两座高山之间碧玉般的山峰层层叠叠,都是从南绕着转西走向,从而和西南边的巨峰连接。这是往东看到的极为壮观的景致。往西则是乱峰迂回、互相掩映,众多的箐沟盘旋交错,远处虽然没有什么高山,但近处已有很多自然生成的屏障了。往南看则分支山脉走向垂直,近处豁然开阔,远看重山环绕,这是和独木桥一带的众山遥相连带而往下聚集的山脉。西南方远处有两座山峰凑合在一起,如同秀眉分在两端,这会不会是盘江往南流的通道呢?朝西的是越州所背靠的山峰。而朝东的山峰之外,还有一峰高高耸立在空中,其南部又向上涌起青翠的山顶,团团地如同圆形车盖一样,这是奇特地屹立在陆凉州、路南州、师宗州、弥勒州四州的交界处的大龟山吗?远处南部众多的山峰,全部是大龟山的分支山脉,而此峰又和大龟山相差无几了。从陡峰西部翻过山梁稍稍往下走,立即有石坡斜斜地悬挂,平缓地延伸、平缓地屹立,茂盛的古树生长在石坡上面,这也是在高山上唯一见过的景象。从石坡上顺着阶梯往西下一里,有道曲折环绕的沟壑,中间低洼,四周闭合,其中又悬立起高台,平行远看沟壑之中,夹在洼坑两旁的山冈,横贯于沟壑之外,石头上树阴苔痕,映衬着五彩的光芒、流动的云霞,令人精神气概全都为之一震。从横贯之冈往西南转,二里,又越过一座山梁。再往西经过一座孤立耸起的山冈,有索要路条公文的山兵,没有理会就过去了;越过山冈向西走一里,又上坡,再走一里,往西经过其险要地段时,又有索取路条批文的山兵,也没有理会就离开了:想来都是所说的海崖土司的山兵。越过山梁,朝西还是看不见盘江。又往西边走半里,西部的障碍才算过完了,往下视野遥远开阔,一眼看到盘江的江流,从西北往东南流去,但江流的来源从这里还不能尽情眺

望。于是向西边顺着石梯径直往下走，一里抵达坞中。

又往西走半里，沿着西山往南转，半里，又逐渐往上越到山冈西面，再顺着岭上平行。半里，有岔道，一条直直往西下坑，一条往西南环绕山岭。看起来往西南的路稍微大点，便从这条路走。一里，看到几家人住在岭头，他们的茅草屋低矮狭窄，耕牛等牲畜和人杂处屋中，都是所称的僇僇。男人都外出了，妇女粗鲁，不懂汉话，向她们借用炊具而没有人答应。这里就是所说的簕口，海崖土司的边界到这里为止。从冈头往西南方向走，是去越州的路；从这里往西北方向下去，是越州辖境和去曲靖府的路。于是从西北下岭。开始很陡，走一里，路转向西后渐渐平缓。从此都是平坦、宽阔的车道，走起来不再担忧高低不平了。又往西走一里，在树下吃饭。又往西急行七里，有山坞从北边伸来。于是绕着东山往北转，一里，于是横穿北边来的山坞。我当初估计坞中应有河水流向南边，却不知北坞也是中洼之地。坞中横贯一座山冈，南北两面都形成盘壑，而盘壑的南面又有山冈。顺着坞中横贯的山冈往西急行，一里，又往西上坡。又一里，登上坡脊，也有几家僇僇居住。向他们询问道路，不能回答。顺坡脊往西下三里，又接连翻过两座山坡，又看见一道山坞从北边延伸过来后往南边下去，坞中尽是贮存有水的圆形洼地，有山冈隔在中间，水不互相流通。从坡上向西北看去，则龙潭的山，从北面分出高耸的支脉，屏风般耸列着往西延伸，这是近处的山；向西南看去，则越州南面的山岭，隔着山形成远方屏障，这就是所说的西峰；而东峰之外青翠的山峰直直相对，则大龟山之峰，正好和这里南北相对。往西下坡，又有一道从北往南走向的山坞，往南面环绕成大坞，和东部洼地相连的山坞会合。这座山坞有细流纵贯其中，坞中沿细流两边形成田陇。从横跨细流的小桥往西走，有位老人提着筐子在桥边卖梨，一枚铜钱买到三个梨，大小如同小盆，味道甜脆、质地松软，而且核很小，是品种极佳的梨，听说这地方有木瓜梨，是否就是这种梨呢？往西登上一座山冈，沿冈平行四里，一直抵达西峰下面，有山坞伴随在峰脚，而且有很深的涧沟盘绕坞中，是所说的龙塘河，然而只能看见涧沟的形状，而不能看到水流。于是往西下坡约半里，随着山坞从西南方出去，先遇到一条小河，顺着小河走；不久就横穿山坞往西，又走了半里，才和龙塘河相遇，有座大石桥横跨在龙塘河上。桥右边村庄中的房屋重重叠叠，背靠西山居住，所见的

民房到这里才全部都是瓦房,而不再是茅草房了。龙塘河的水,发源于东北边的峡谷中,那里圆形的水潭十分深,是蛟龙的巢穴,就是所说的曲靖东山之东峡。东山从北边白水铺西面分水岭的支脉往南延伸下来,纵贯曲靖府东部,所以叫做东山;而从这里看过去,则成了西岭,往南延伸到这里,在龙塘河边止住。东山西侧的分支山脉中有阎木山;东侧的分支山脉中,有龙潭,就是龙塘河所发源的地方。从箐口往西下到坞中,则是越州所属的范围,越州西部边界到此而止,而田地全部环绕、聚集在这里。

从村庄西边上坡,是东山南端尽头处。走了二里,越过冈头,正盘坐在石头上稍作休息,忽然有一个人从西边岭上奔跑过来,对我说道:“可以赶快返回山下住宿。前边岭上正有强盗抢人,不要再过去了。”不久他的女人随后赶到,所说的也是同样的话。而我抬头看太阳,正是下午时分,之前整天奔走于毫无人烟的地区,全是如豺狼鬼怪的洞穴遍布其间,即使是深夜行走也能幸免于难,难道现在白天走路,山岭东西两面居住的人很多,反而会有盗贼当道吗?于是追问他们道:“既然有盗贼抢劫,你们怎么能过得来?”那人说道:“盗贼正在剥行人的衣服,我夫妇因此得以绕道过来了。”我怀疑这个人想骗我返回去住宿,所以假借这样的话作托词。又想,如果真有强盗,今日白天返回去住下,那明天谁又能保证强盗不来呢?况且既然抢了人,盗贼一定没有再等在那里的道理,不如立即急行而离开此地。于是呼喊顾仆出发,立刻从山冈上绕着北山往西走。因为北面是东山往南延伸的顶部,南面是东山断陷下去的峡谷,而盘江从桥头往南流,被越州后面横贯的大山所阻止,转向东流,于是横穿东山南麓而切断东山,所以下去的道路坎坷不平。道路横跨岭上,走四里抵达东山中部,从侧面看北岭,石头参差不齐而山峰光秃,只觉得云动之影、风吹树枝,无一不是令人恐惧不安的道具,使人不停地东顾西看,投足慌不择路。又往西走四里,才往西南下到片片岩石的包围之中。这里泥土塌落,峡谷深陷,崩石纵横交错,而岩石裸露其中,如裂开的花瓣连接不断地排列。那些深陷下去的地方都是松动的泥土,不能落脚,必须从片片石瓣之中转来转去地找路走。这些岩石质地变幻而色彩各异,片片都是山上罕见的绝妙佳品,只是风声鹤唳、怵目惊心,不能随意休息而慢慢地观赏它们。不久,往下已经看见西边坞中往南流去的盘江,知道距离桥头不

远了,能够脱离危险的境地,才靠在石缝中稍作休息,竟然作了一回青色石莲花瓣之中的人。

从花瓣中往下走一里,不久来到西边山麓,又在支陇上走,于是村落房舍多了。又走一里,路北江水回转、挡水的堤坝弯曲,其中形成一圈大塘,四面环绕着茂盛的庄稼;东边有精致的房舍,高高地傍靠在东山之麓;西边则是盘江江流的河道,而石桥横跨盘江之上。又在田畦间走半里,才抵达石桥。此桥不高而长,桥下水是南盘江的上源,从北面炎方驿、交水、曲靖府的东部,径直往南流到这里。这座桥是曲靖府的交通要道,盘江流经这里后就往东南流走,绕过越州的东部而往南流入峡谷。过桥后往西走了大约半里,上坡往北走,然后到客舍住宿,是前些时候所走过的石堡村。正好此时天色黑了,明亮的月光洒在地上,顺利通过令人生畏的旅途,住进了安全适意的客舍,心里很高兴。问客店主人道:“山上有抢人的强盗,真的吗?”主人说:“就是我的邻居被抢。他们今天下午在山上砍柴,几个盗贼从山后跳出来,将三个人的衣服剥掉,并且砍掉一个人的头。就发生在你过来时前后一点。”我于是才感谢先前阻止我前进、让我回去住宿之人的情分,而且暗自惭愧自己用私心去揣测、猜疑他们。大概因为这座岭东部属于越州管辖;西部属于石堡村,是曲靖卫守军的范围,两家互相推诿,盗贼于是得以乘机行事罢了。

【原文】

初八日 昧爽饭,索酒而酌,为浴泉计。遂由村后越坡西下,则温泉在望矣^①。坞中蒸气氤氲,随流东下,田畦间郁然四起也。半里,入围垣之户,则一泓中贮,有亭覆其上,两旁复砖甃两池夹之。北有榭三楹,水从其下来,中开一孔,方径尺,可掬而盥也。遂解衣就中池浴。初下,其热烁肤,较之前浴时觉甚烈。既而温调适体,殊胜弥勒之太凉,而清冽亦过之^②。浴罢,由垣后东向半里,出大道。是日碧天如濯,明旭晶然,腾翠微而出,浩波映其下,对之觉尘襟荡涤,如在冰壶玉鉴中。

北行十里,过南城,又二十里,入曲靖南门^③。时有戈参戎者,奉按君命,巡诸城堡,高幢大纛^④,拥骑如云,南驰而去。余避道旁视之,如赫电,亦如浮云,不知两界青山见惯,袒当谁左也^⑤。饭于面肆中。出

东门半里，入东山寺。是名青龙山，而实无山，郭东培嵎，高仅丈余，大不及五丈。上建大殿，前列层楼配之，置宏钟焉。钟之大，余所未见也。殿左有藏经阁，其右楼三层，皆翼于嵎嵎之旁而齐其末者^⑥。徙倚久之，出寺右，循城而北，五里，出演武场大道。又三里过白石江，又二里过一坡。又十里抵新桥，殷雷轰然，大雨忽至，避茅檐下，冰霰交作，回风涌之，扑人衣面，莫可掩蔽。久之乃霁。仍北行，泞滑不可着趾。十里抵交水，入南门。由沾益州署前抵东门^⑦，投旧邸龚起潜家。见其门闭，异之，叩而知方演剧于内也。余以足泥衣垢，不乐观优^⑧，亟入其后楼而憩焉。沾益惟土司居州治，而知州之署则在交水。

初九日 余倦于行役^⑨，憩其楼不出，作数日游纪。是日为重九，高风鼓寒。以登高之候，而独作衰安僵卧之态^⑩，以日日跻攀崇峻不少也。下午，主人携菊具酌，不觉陶然而卧。

初十日 寒甚，终日阴翳。止寓中。下午复雨，彻夜不休。

十一日 余欲行，主人以雨留，复为强驻，厌其酒脯焉^⑪。初余欲从沾益并穷北盘源委，至交水，龚起潜为余谈之甚晰，皆凿凿可据，遂图返轡，由寻甸趋省城焉。

十二日 主人情笃，候饭而行，已上午矣。十里仍抵新桥，遂由岐溯流西南行。二里抵西南小山下，石幢之水^⑫，乃从西北峡中来，路乃从西南峡中入。一里登岭，一里陟其巅。西行岭上者又一里，乃下。初从岭头下瞰西坞，有庐有畴，有水濿之，以为必自西而东注石幢者。迤迤西下者又一里，抵坞中，则其水返西南流，当由南谷中转东而出于白石江者^⑬。询是村为戈家冲^⑭。由是而西，并翠峰诸涧之流，皆为白石江上流之源矣。源短流微，濿带不过数里之内，而沐西平曲靖之捷^⑮，诤为冒雾涉江，自上流渡而夹攻之，著之青史，为不世勋，而不知与坳堂无异也^⑯。征事考实，书之不足尽信如此！于是盘折坂谷四里，越刘家坡，则翠峰山在望矣。盖此山即两旁中界之脊，南自宜良分支^⑰，北度木容箐，又北而度火烧箐岭，又北而度响水西岭，又北而结为此山；又西夹峙为回龙山，绕交水之西北，经炎方，又北抵沾益州南；转东，复折而南下，峙为黑山，分为两支。正支由火烧铺、明月所之间南走东折，下安笼所，入泗城州，而东峙为大明山，遂尽于潯州。旁支西南由白水西分水岭，又分两支：直南者由回窑坡西岭，西南峙为大龟山，而尽于盘江南曲；西南分支者，尽于曲靖东山。其东南之水，下为

白石江；东北之水，下为石幢河；而西则泄于马龙之口江^⑧，而出寻甸，为北盘江焉。然则一山而东出为南盘，西出为北盘，惟此山及炎方足以当之；若曲靖东山，则旁支错出，而志之所称悉误也。由刘家坡西南，从坡上行一里，追及一姬，乃翠峰山下横山屯人也。随之又西一里，乃下坡。径坞一里，有小水自西北来，小石梁跨之。从此西南上坡，为三车道；从此直西溯小水，自西南岸入，为翠峰间道。其路若续若断，横截坞陇。三里，有大道自东南来，则自曲靖登山之径也，于是东南望见三车市矣^⑨。遂从大道西行，二里，将抵翠峰下，复从小径西南度陇。风雨忽至，顷刻而过。一里，下坡涉深涧，又西上坡半里，抵横山屯。其屯皆徐姓。

老姬命其子从村后送余入山。半里抵其麓，即有两小涧合流。涉其北来者，溯其西来者，遂蹶峻西上。一里半，盘岭头而北，转入西峡中，则山之半矣。其山自绝顶垂两支，如环臂东下：北支长，则缭绕而前，为新桥西冈之脉；南支短，则所蹶以上者。两臂之内，又中悬一支，当坞若台之峙，则朝阳庵踞其上，庵东北向。其南腋又与南臂环阿成峡，自峰顶逼削而下，则护国旧寺倚其间。自西峡入半里，先达旧寺，然后东转上朝阳，以旧寺前坠峡下蛭也。旧寺两崖壁夹而阴森，其病在旁无余地；朝阳孤台中缀而轩朗，所短在前少回环。余先入旧寺，见正殿亦整，其后遂危崖迴峭，藤木倒垂于其上，而殿前两柏甚巨，夹立参天。寺中止一僧，乃寄锡殿中者^⑩，一见即为余熬火炊饭。余乃更衣叩佛，即乘间东登朝阳。一头陀方曳杖出庵门^⑪。余入其庵，亦别无一僧，止有读书者数人在东楼。余闲步前庭。庭中有西番菊两株，其花大如盘，簇瓣无心，赤光灿烂，黄菊为之夺艳，乃子种而非根分^⑫，此其异于诸菊者。前楼亦幽迥，庭前有桂花一树，幽香飘泛，远袭山谷。余前隔峡盘岭，即闻而异之，以为天香遥坠，而不意乃敷萼所成也^⑬。桂芬菊艳，念此幽境，恨无一僧可托。还饭旧寺，即欲登顶为行计，见炊饭僧殷勤整饬，虽瓶无余粟，豆无余蔬，殊有割指啖客之意，心异之。及饭，则己箸不沾蔬，而止以蔬奉客，始知即为淡斋师也。先是横山屯老姬为余言：“山中有一僧，损口苦体，以供大众。有予衣者，辄复予人。有饷食者，己不盐不油，惟恐众口弗适。”余初至此讯之，师不对，余肉眼不知即师也。师号大乘，年甫四十，幼为川人，长于姚安，寄锡于此，已期年矣^⑭。发愿淡斋供众，欲于此静修三年，百日始一下山。

其形短小，而目有疯痒之疾。苦行勤修，世所未有。余见之，方不忍去，而饭未毕，大雨如注，其势不已，师留止宿，余遂停憩焉。是夜寒甚，余宿前楹，师独留正殿，无具无衾，彻夜禅那不休^⑤。

十三日 达旦雨不止，大乘师复留憩。余见其瓶粟将尽，为炊粥为晨餐，师复即另爨为饭。上午雨止，恐余行，复强余餐。忽有一头陀人视，即昨朝阳入庵时曳杖而出者，见余曰：“君尚在此，何不过我？我犹可为君一日供，不必啖此也^⑥。”遂挟余过朝阳，共煨火具餐。师号总持，马龙人，为曲靖东山寺住持，避嚣于此，亦非此庵主僧也。此庵主僧曰瑞空，昨与旧寺主僧俱入郡，瑞空归而旧寺僧并不知返，盖皆蠢蠢，世法佛法，一无少解者。大乘精进而无余资，总持静修而能搏节^⑦，亦空山中两胜侣也。已而自言其先世为姑苏吴县藉^⑧，与余同姓。昔年朝海过吴门，山塘徐氏欲留之放生池，师不果而归。今年已六十三矣。是夜宿其西楼，寒更甚，而夜雨复潺潺。

注释

①温泉：即石堡温泉，为碳酸泉，宜于饮用，可治疗肠胃病。今建有温泉疗养院，从曲靖有公路可达。

②殊胜句：明清弥勒县境温泉有三。城北三十里的步阙温泉，不当开远、弥勒、泸西道上。今弥勒城西的梅花温泉，温度不算低。据康熙《弥勒州志》：“翠微温泉，朋普翠微阁，清如步阙，春夏稍凉，浴宜秋冬。”正符合《游记》所述。霞客浴者应为弥勒朋普的翠微温泉。

③曲靖：明设曲靖府和曲靖卫，皆治南宁，即今曲靖市区。潇湘江边的古城遗迹，至今还依稀可见。曲靖一带曾经是云南的行政中心。南北朝时期的宁州治所味县在今曲靖市西北的三岔，唐宋时又称石城，隋代南宁州总管府及唐代前期的南宁州都督即治石城。南诏和大理时皆设石城郡，为控制滇东的重镇。现今曲靖一中的碑亭内，保存了乾隆年间在曲靖杨旗田出土的爨宝子碑，系东晋大亨四年（即义熙元年，公元405年）立。另有石城会盟碑，记述了明政三年（公元971年）大理割据政权与三十七部会盟的事。两碑书法极精，且是爨氏和段氏时期的重要史料，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④幢(chuáng 床)：古时作为仪仗用的一种旗帜。

⑤袒当句：左袒或右袒，即露出左臂或右臂。西汉时，大将周勃清除吕氏，在军中对众说：拥护吕氏的右袒，拥护刘氏的左袒。结果军队都左袒，表示拥护刘氏。袒当谁左：意即谁露出左臂表示拥护呢？

⑥崱崴(lǎu 娄):同“培塿”,即小土山。

⑦交水:元设交水县。明代废县,但地名仍称交水,属沾益州。后为沾益县治,即今曲靖市的西平镇。沾益:隶曲靖府,包有今宣威、富源两县地及曲靖市北部,治今宣威市区。明末,沾益州土官叛乱,流官知州于天启二年(公元1622年)逃到交水,筑城寄治,而沾益土司仍居州治,在今宣威市区,于是出现土官流官各自设置的情况,此处所述沾益州署即流官治所。清代雍正五年(公元1727年)改土归流,于原沾益州治处新设宣威州,即今宣威市,并承认已迁交水的为沾益州。至此,原属沾益州的范围析为两个州。

⑧不乐观优:原脱“优”字,据四库本补。

⑨行役:即行旅,在外长途跋涉。

⑩袁安:字邵公,东汉汝南人。洛阳下大雪,人多出来乞讨吃食,袁安独僵卧不起,被洛阳令知道,举为孝廉,后官至司徒。

⑪厌:通“饜”,即吃饱。

⑫新桥:今名同,在西河南岸,西平镇和曲靖间的公路东侧。石幢:即石幢河,清代称阿幢河,今称西河,从西往东流入盘江。

⑬白石江:今名同,在曲靖火车站南,从西向东流,又折南入潇湘江,水小处几乎只等于一条大沟。

⑭戈家冲:今作戈家屯,在曲靖西北隅。

⑮沐西平:即沐英。古人习惯以某人的官爵名为其别号,沐英受封为西平侯,故人多称沐西平。

⑯坳堂:同“坳塘”,即最小的水塘。

⑰宜良:明为县,隶云南府,即今宜良县。

⑱口江:原空一字。《明一统志》:“东河,在马龙州治东。”西河,在马龙州治西,东流合东河,入寻甸军民府界。”江源今仍称东河,以下各段今称龙潭河、马过河、马龙河。

⑲三车市:明时又称三岔口堡。今作三岔,在曲靖市区西北。

⑳寄锡:行脚僧投某寺院暂住,必须将他随身带的锡杖挂在僧堂东西两边的壁上,故称寄锡、挂锡,又称挂单。

㉑头陀:梵文音译,意为“抖擞”,即苦行僧。头陀应守住空闲处、常乞食、穿百衲衣等十二项苦行,称头陀行。后来也称行脚乞食的僧人为头陀。

㉒乃子种而非根分:“根”原作“苗”,据徐本、陈本改。

㉓敷蓐(fū è 夫饿):开花。

㉔期年:“期”原作“暮”,据徐本、丁本改。期(jī 基)年:一整年。

㉕禅那:梵文音译,通常称“禅定”,略称“禅”,即安静而止息杂虑的意思,为佛教修行的方法之一。禅定时,只许静坐,不能卧床睡眠,因此,禅定也叫坐禅。

②⑥啖(dàn 淡):吃。

②⑦搏(zǔn)节:节省。

②⑧姑苏:苏州府治西南有姑苏山,因以姑苏为苏州府的别名。吴县:为苏州府附郭县,在今江苏苏州市。

【今译】

初八日 天亮时吃饭,索要酒来喝,为去温泉沐浴做准备。然后从村后越过坡往西下,于是温泉就看得到了。山坞中蒸气弥漫,随着温泉水流向东流下去,田畦间浓郁的蒸气四面腾起。走了半里,从矮围墙上的门进去,一池清澈的泉水就聚贮于墙内,有亭子覆盖在池上,两旁又用砖砌了两个池子把泉水夹在中间。北面高处有三间屋子,泉水从屋子下面流出来,其中开有一个孔,孔每边长一尺,可以用手捧水洗涤。于是脱衣在中池沐浴。刚下水时,感觉水热得烫皮肤,比从前温泉沐浴时的感觉更强烈。不久温度便很适宜体温,大大胜过弥勒州温泉过凉的水温,而泉水清澈的程度也超过那里的。沐浴完毕,从矮墙背后往东走半里。出到大路上。今日蓝天如洗,明亮的太阳光芒四射,从雅淡葱绿的峰上跃出,浩荡的水波映照在阳光下,面对这样的美景顿时觉得世俗的胸襟已被消除干净,如同置身于冰壶玉鉴中。


往北走十里,经过南城,又走二十里,从曲靖府城南门进城。这时有个姓戈的武官参将,奉按察使的命令,巡视各城堡。高大的军旗林立,簇拥参将的骑兵如云,往南飞奔而去。我让在路旁注视着他们,如触目惊心的闪电,又如飘逝的云雾,不知道两旁的青山见此,谁会拥护他们呢?在卖面的店中吃饭。从城东门走出半里,进入东山寺。这里名叫青龙山,而实际上并没有山。城墙东面的小土冈,只有一丈多高,周边长不到五丈。其上建有大殿,前面列有一层楼配着,楼内置放洪钟,钟如此之大,是我从未见过的。大殿左边有藏经阁,其右是三层楼房,分别立在土冈旁边而和大殿底部相齐。在寺中留连徘徊了很久,从寺右出来,顺着城墙往北走,五里,走出演武场大路。又走三里经过白石江,又走二里过了一座坡。又走十里抵达新桥。雷声轰鸣,暴雨来临,在茅檐下避雨,冰雹雨点交相兴起,旋风涌来,直扑人的衣服和脸面,没有什么可以遮蔽。过了一阵天才晴开。仍然往北走,道路泥泞滑溜难以下脚。走了十里抵达交水,从城南门进城。经过沾益州署

前而到达城东门,到原来住过的龚起潜家投宿。看到他家大门紧闭,感到奇怪,叩开门才知道他家正在内院演剧。我因为双脚泥泞衣服很脏,不愿意看,急忙进他家后楼去休息。〔沾益州只有土司在州治居住,而知州的官署则在交水。〕

初九日 我由于在外长途跋涉而疲倦,在后楼休息不出门,写几天来的游记。今天是九月九日,金风送爽。在这登高的节日,我独自一人做出袁安僵卧不出的态势,因为连日来攀登的崇山峻岭不少了。下午,主人送来菊花,备下酒宴,后在不知不觉中乐陶陶地入睡。

初十日 很冷,整日阴云遮天。留在住所里。下午又下起雨来,一夜没停。

十一日 我打算出发,主人用下雨为理由挽留,又因此强行让我住下,在这里酒足饭饱。当初我准备从沾益州走,连同北盘江源流一齐穷究,到了交水,龚起潜对我谈论北盘江,十分清楚,都很确凿有据,于是考虑掉转方向返回,由寻甸府回省城。




十二日 主人情意深厚,等吃过饭启程,已经是上午了。走十里仍旧来到新桥,于是从岔路溯流往西南行。二里抵达西南小山下,石幢河水从西北峡谷中流来,道路往西南峡谷中伸去。走一里后上岭,攀登一里抵达其顶。又往西在岭上走了一里,于是下岭。当初从岭头上向下俯视西边的山坞,有村舍、田地,还有河水环绕,我认为水一定从西往东注入石幢河。绕来绕去地又往西下一里,来到坞中,则看到河水是返过来往西南流,可能是流经南边山谷中再往东转,然后流入白石江。询问这个村子名,叫戈家冲。从这里往西,以及翠峰山各涧的溪流,都是白石江上游的源头。源流短、水流小,回旋流经的区域不过在几里之内,而西平侯沐英的曲靖作战捷报,却夸大其词为冒着浓雾横渡白石江,从上游绕渡然后夹攻敌军,将这一切写入历史,成为不同寻常的功勋,却不知白石江和小水塘没有什么区别。征引史事、考证实际,不能完全相信史书的记载就是这个道理!于是在坡上谷中盘旋曲折地走了四里,越过刘家坡,就看得到翠峰山了。原来翠峰山是两边群山的中分之脊,南端从宜良县分支,往北越过木容箐,再往北越过火烧箐岭,还往北越过响水西岭,又往北就聚结为此山;然后又往西延伸,对峙为回龙山,绕到交水西北,经过炎方驿,又往北延伸到沾益州南边;转向东边,又折回去往南走,耸起为黑山,分成两支山脉。正

支往南从火烧铺、明月所之间往南延伸后向东转，往下到安笼所，进入泗城州，然后向东耸立为大明山，最终延伸到潯州结束。旁边的分支往西南经过白水铺西的分水岭，又分成两支：一直往南走向的一支经过回窰坡西岭，在西南方耸立为大龟山，再延伸到盘江南岸结束；往西南走向的分支，延伸到曲靖府东山结束。翠峰山东南边的水，流下去是白石江；东北边的水，流下去是石幢河；而西边的水则流入马龙州的□江，然后从寻甸府流出，称为北盘江。这样看来，则是一座山东边流出的水属于南盘江，西边流出的水属于北盘江，只有翠峰山和炎方驿才能够处于这种位置；如果认为是曲靖府东山，那么东山的分支山脉就是交叉延伸的，因而志书的记载完全错误。从刘家坡往西南，顺坡往上行一里，追上一位老年妇女，是翠峰山脚横山屯的人。跟着她又往西走了一里，于是下坡。在坞中走了一里，有条小河从西北流来，上面横跨小石桥。从这里往西南上坡，是去三车市的道路；从这里一直往西，顺着小河往上游走，从西南岸进去，是到翠峰山的小路。小路断断续续，横穿山坞陇冈。走三里，有条大路从东南边伸过来，这是从曲靖府登翠峰山的路，在这里往东南就看得三车市了。于是顺大路往西走，二里，快到翠峰山脚时，又从小路往西南越过陇冈。风雨忽然来临，片刻就过去了。一里，下坡后涉过深涧，又往西上坡半里，抵达横山屯。这屯的人都姓徐。

那位老年妇女叫她儿子送我从村后进山。走半里后抵达翠峰山麓，就有两股小涧水合在一块流。渡过北边延伸过来的小水涧，顺着西边来的水涧往上走，于是攀爬陡峻的山峰往西上。一里半，绕着岭头往北走，转到西边峡谷中，是翠峰半山腰。翠峰山从最顶上分为两支垂下去，如同手臂一样往东环绕：北支长，就环绕在前，是新桥西冈的山脊；南支短，就是刚才攀爬的陡峰。两条手臂般的山脊之间，其中部又耸起一座山峰，正对山坞，如同高台一样地屹立，而朝阳庵就位于这座山峰上，朝阳庵面向东北。这座山峰的南侧又和翠峰山的南支山脊绕成峡谷，从峰顶上又窄又陡地伸下去，护国旧寺紧靠在峡谷中。从西边峡谷中进去半里，先到护国旧寺，然后往东转，登上朝阳庵，因为护国旧寺前峡谷深陷。旧寺两旁的山崖狭窄而阴森，不足的是寺旁毫无余地；朝阳庵位于孤峰顶上而位置开敞，短处在于庵前缺少回旋余地。我先进护国旧寺，看到寺里的大殿也还整齐，大殿背后就是笔





直的山崖，十分陡峭，古藤、老树倒挂在山崖上，而殿前的两棵柏树十分巨大，位于大殿两侧，高入云天。寺中只有一个僧人，是暂在殿中的行脚僧，一见面就为我烧火做饭。我于是换衣服、叩拜佛祖，并乘空闲往东攀登朝阳庵。一个头陀正拖着锡杖走出庵门。我进入朝阳庵，也没有其他僧人，只有几个读书人住在东楼。我在前庭漫步。庭院中有两株西番菊，盛开的菊花如同盘子一样大，花瓣簇拥而无花蕊，红光灿烂，黄菊的艳丽也因此而失色。西番菊是撒籽栽种而不是分根，这和其它各种菊花的培育方法不同。前楼也幽静深远，庭院前有一棵桂花树，清香飘浮，香气侵袭到很远的山谷中。我先前隔着峡谷盘绕山岭，因闻到花香而感到奇怪，以为香气从天而降，而没想到是桂树开花所散发的香味。桂树芬芳，菊花艳丽，遗憾的是如此幽雅的环境，竟然找不到一位僧人可以托付。返回护国旧寺吃饭，计划饭后立即出发登上山顶，看到做饭的僧人殷勤地准备食物，即使是瓶钵中没有多余的粮食，盘中没有多余的蔬菜，也很有割下指头待客的心意，我感到惊异。到吃饭时，僧人自己则筷不沾菜，而只把菜敬奉客人，才知道是淡斋法师。在这之前横山屯的老妇对我说：“翠峰山中有一位僧人，省吃俭用苦自己，以此供养大众。有人送给衣服，他总是又送给别人。有人送给饭，他自己不放盐不放油，只是担心不适应众人的口味。”我刚到旧寺便向僧人询问，淡斋法师不作回答，我凡人的眼光不明白他就是淡斋法师。法师的法号叫大乘，年纪才四十岁，幼时在四川省，在云南姚安府长大，到护国旧寺暂住已经一年了。发誓自己素食，供养大众，准备在这里安静地修行三年，一百天才下一次山。法师的身材矮小，而且眼睛有疯痒病。忍受身体的折磨，勤苦修行的精神，是世上所不曾有过的。我看到这一切，正不忍心离去，而饭没吃完，大雨如注，雨势不会停止，法师留我住在这里，我于是停留在寺里休息。这天夜里很冷，我住在前屋，法师独自留在正殿，殿中没有床具，没有椅柜，法师整夜坐禅不止。

十三日 一直到天亮雨都没停，大乘师又挽留我在寺中歇息。我看到他瓶钵里的粮食就要完了，于是煮粥作早餐，大乘师立刻重新烧火做饭。上午雨停了，怕我出发，又强留我吃饭。忽然有一个头陀进来看，就是昨天进朝阳庵时拖着锡杖出去的那个僧人，他见我就说：“您还在这里，为什么不去探访我？我还能为您提供一天的食宿，不必

在这里吃了。”于是强拉我去朝阳庵，一起就着火准备食物。头陀法号总持，是云南马龙州人，在曲靖府东山寺担任住持，因躲避吵闹来到这里，他不是朝阳庵的住持僧人。此庵的住持僧人叫瑞空，昨天与护国旧寺的住持僧人一起去曲靖府，瑞空返回庵中而护国旧寺的僧人并不返回来，大概都是愚昧无知的那类人，世间的法规、佛都的教规，一律了解很少。大乘师精益求精地修行而无多余的资财，总持师静心修行而能节省，也是翠峰山中的两位优秀僧人。不久他说起他祖辈的籍贯是苏州府吴县，和我同姓。前些年朝海经过吴门，山塘的徐氏想留他在放生池，总持师没有答应而返回来。今年已经六十三岁了。这天晚上住在朝阳庵西楼，比昨夜更冷，而且夜里雨又哗哗地下起来。

【原文】

十四日 雨竟日不霁，峭寒砭骨^①，惟闭户向火^②，不能移一步也。

翠峰山，在曲靖西北，交水西南，各三十里，在马龙西四十里，秀拔为此中之冠^③。朝阳庵则刘九庵大师所开建者。碑言师名明元，本河南太康人^④，曾中甲科^⑤，为侍御^⑥。嘉靖甲子^⑦，驻锡翠峰。万历庚子^⑧有征播之役^⑨，军门陈用宾过此^⑩，感师德行，为建此庵。后师入涅槃^⑪，陈军门命以儒礼葬于庵之东原。土人言：刘侍御出巡，案置二桃，为鼠所窃。刘窥见之，佯试门子曰^⑫：“汝何窃桃？”门子不承。吓之曰：“此处岂复有他人，而汝不承。吾将刑之。”门子惧刑，遂妄承之。问：“核何在？”门子复取他核以自诬。刘曰：“天下事枉事多矣！”乃弃官薙发于此^⑬。

曲靖者，本唐之曲州、靖州也^⑭，合其地置府，而名亦因之。

沾益州土知州安边者，旧土官安远之弟，兄终而弟及者也。与四川乌撒府土官安孝良接壤，而复同宗。水西安邦彦之叛，孝良与之同逆。未几死，其长子安奇爵袭乌撒之职，次子安奇禄则土舍也。军门谢命沾益安边往谕水西，邦彦拘留之。当事者即命奇禄代署州事，并以上闻。后水西出安边，奉旨仍掌沾益，奇禄不得已，还其位；而奇禄有乌撒之援，安边势孤莫助，拥虚名而已。然边实忠顺，而奇禄狡猾，能结当道欢^⑮。今年三月，何天衢命把总罗彩以兵助守沾益^⑯，彩竟乘机杀边，并挈其资二千金去。或曰：彩受当道意指，皆为奇禄地也。奇禄遂复专州事，当道俱翕然

从之。独总府沐曰：“边虽土司，亦世臣也，况受特命，岂可杀之而不问？”故至今九月间，沾益复机桎不安^①，为未定之局云。

下午饭后，伺雨稍息，遂从朝阳右登顶。西上半里，右瞰峡中，护国寺下嵌穿口，左瞻冈上，八角庵上踞朝阳右肋。西眺绝顶之下，护国后簪之上，又有一庵，前临危簪，后倚峭峰，有护国之幽而无其逼，有朝阳之垲而无其孤^②，为此中正地，是为金龙庵。时霏雨复来，俱当岐而过，先上绝顶。又西半里逾北岭，望见后数里外，复一峰高峙，上亦有庵，曰盘龙庵，与翠峰东西骈峙；有水夹北坞而下^③，即新桥石幢河之源也。于是南向攀岭脊而登，过一虚堂，额曰“恍入九天”。又南上，共半里而入翠和宫，则此山之绝顶也。

翠峰为曲靖名峰，而不著于《统志》。如阆木之在东山，与此隔海子遥对，然东山虽大，而非正脉，而此峰则为两江鼻祖。余初见西坞与回龙夹北之水，犹东下新桥，而朝阳、护国及是峰东麓之水，又俱注白石，疑是峰犹非正脊；及登顶而后知正南下坠之峡，则南由响水坳西，独西下马龙出寻甸矣^④，始信是顶为三面水分之界。东北二面俱入南盘，南面入北盘。其脉南自响水坳西，平度而峙为此峰，即西度盘龙。其水遂南北异流，南者从西转北，北者从东转南。两盘之交错，其源实分于此云。

翠和顶高风峭，两老僧闭门煨火，四顾雾幕峰湫，略瞰大略。由南坞西下，为寻甸间道，余拟明日从之而去者。遂东南下，由灵官庙东转，半里入金庞庵。庵颇整洁，庭中菊数十本，披霜含雨，幽景凄绝。是庵为山东老僧天则所建，今天则入省主地藏寺，而其徒允哲主之。肃客具斋^⑤，瞑雨渐合。遂复半里，东还朝阳。欲下护国看大乘师，雨滑不能，瞰之而过。

十五日 达旦雨止，而云气氤氲^⑥，余复止不行。日当午献影，余遂乘兴往看大乘。大乘复固留。时天色忽霁，余欲行而度不及，姑期之晚过，为明日早行计。乃复上顶。环眺四围，远峰俱出，始晰是山之脉，但东西横列，而脉从中度，屡伏屡起，非直亘之脊也。惟翠峰与盘龙二峰，乃东西并夹。而翠峰之南，响水坳之支横列东下，而结为曲靖；盘龙之西，又南曲一支，始东下而结为交水，又横亘而北，始东汇炎方之水，又北始转度沾益之南坞焉。从峰东下，又还过八角庵，仍返餐于朝阳。为总持所留，不得入护国。是日以丽江、嵩明二处求兆于翠

和灵签^②，丽江得“贵人接引喜更新”，嵩明得“枯木逢春欲放花”。皆吉兆也。午晴后，窃计明日可早行，既暮而雨复合。

十六日 阻雨。

十七日 雨复达旦。一驻朝阳者数日，而总持又非常住，久扰殊为不安，雨竟日复一日^③。饭后欲别而行，总持谓雨且复至，已而果然。已复中霁，既乃大注，倾盆倒峡，更甚于昨。

十八日 彻夜彻旦，点不少辍。前二日俱午刻朗然，而今即闪烁之影一并无之，而寒且更甚，惟就楸桡作生涯，不复问前程矣。

十九日 晦雨仍如昨，复阻不行，楸桡闲谈。总持昔以周郡尊事逮系，桡杨甚苦^④，因笔记之。东山寺昔有藏经，乃唐巡抚所请归者。郡守周之相，石阡人^⑤，由乡荐擢守曲靖，以清直闻。慕总持师道行，请之检藏，延候甚密。迨东巡守以下诸僚，皆有“独清”之恨，而周复不免扬其波，于是悉侧目之，中伤于抚台王伉，罗织无迹，遂诬师往还为交通贿赂，以经篋为筐篋^⑥，坐以重赃。周复代为完之而去云。

二十日 夜不闻檐溜，以为可行矣。晨起而雾，复以为霁可待也。既饭而雾复成雨。及午过大霁，以为此霁必有久晴。迨暮而雨声复瑟瑟，达夜而更甚焉。

二十一日 晦冥终日，迨夜复雨。是日下午，散步朝阳东数十步。东峡中一庵当峡，是曰太平庵，盖与护国东西夹朝阳者。太平老僧煮芋煨栗以饷。

二十二日 晨起晦冥，然决去之念，已不可止矣。上午乃行。总持复赠之以米，恐中途雨后一时无宿者耳。既别，仍上护国后夹箐中观龙潭。潭小而流不竭，盖金龙庵下夹壁缝中之液，虽不竭而非涵渚之窟也。遂西上逾岭，循翠和宫之后，一里余，又逾岭而南下，雨犹霏霏不已。半里，及坞中。又一里，有岐北转，误从之，渐入山夹，则盘龙所登之道也。仍出从大道西南行。二里，有村当坞中，溪流自坞直南去，路由村西转北行。半里，涉坞而西，一里，又有村在坡间，是曰高坡村^⑦。由村后下冈，有岐从坞中西南去，为小径，可南达鸡头村^⑧；从冈上西北转，为大径，乃驼马所行者。初交水主人谓余：“有间道自寻甸出交水甚近，但其径多错，乃近日东川驼铜之骑所出^⑨。无同行之旅，不可独去，须从响水走鸡头村大道。”乃余不趋响水而登翠峰。问道于山僧，俱云：“山后虽即驼铜道，然路错难行，须仍出鸡头为便。”至是余质之途人，亦多主其说。然



见所云径路反大，而所云往鸡头大路者反小甚，心惑之。曰以村人为卜，然已过村。见有村人自山中负薪来，呼而问之，则指从北不从南。余乃从驼马路转西北，循冈三里，西北过一脊。其脊乃自盘龙南度者，余初以为分支南下，而不意乃正脉之曲。出坳西，见脊东上所上者甚平，而脊西则下坠深曲，脊南北又从岭头骈峰高耸，各极嵯峨。意是山之脊，又直折而南。盖前自翠峰度其北去者，此又度其南，一脊而半日间两度之矣。从坳西随南峰之上，盘腰曲屈，其坑皆深坠。北向一里，跻一坡。一里，又北度一脊，其脊平亘于南北之中者。于是又一里，再跻北岭，始西北下。其时天已渐霁，无复晦冥之色，远峰近峡，环瞩在望。二里，下西坞。其坞自南而北，其中黄云盘陇。村落连错，一溪中贯之。问水所从出，则仍从新桥石幢河也。问其所从来，则堰口也。问其地何名，则兔街子也^⑧。始信所过之脊，果又曲而南；过堰口，当又曲而北。余前登翠峰，第见其西过盘龙，不至此，又安知其南由堰口耶？前之为指南者，不曰鸡头，即曰桃源，余乃漫随马迹，再历龙脊，逢原之异，直左之右之矣。下坞，南行二里，遂横涉其溪，中流汤汤，犹倍于白石江源也。南上坡一里，是为堰口，聚落数十家，在溪北冈上。乃入炊。久之，饭而行，阴云复合。其处有岐，北入山为麦冲道。余乃西向行，其溪亦分岐来，一自北峡，一自西峡。余度其北来者，遂西入峡，渐上渐峻，天色亦渐霁。四里，从岭上北转，则北峡之穷坠处。又一里，复逾岭而西。是岭自木容箐杨金山北走翠峰，复自盘龙南走高坡，又南至此，始转而北，其东西相距，数里之内，凡三曲焉。余一日三过之，何遇之勤而委曲不遗耶！从岭西涉坞，其水遂南流。一里，于是又北转逾岭。一里，西北下山。二里，抵坞中，随小水北向出峡，始有坞成畦。路当从畦随流西去，而坞北有村聚当北冈上，是为洒家，想亦土酋之姓，或曰亦属平彝。乃一里经坞登冈，由洒家西向行。一里，越陇西下，有峡自北来，小水从之，是亦麦冲南来之道。遂循其坞转而西南行，二里抵新屯^⑨，庐舍夹道，丰禾被坞。其处为平彝之屯。据土人言，自堰口之北兔街子，屯属平彝，而粮则寄于南宁^⑩；自洒家之西抵三车，屯属平彝，而粮则寄于马龙；自一碗冲之西抵鲁石，屯属平彝，而界则属于寻甸。盖寻甸、曲靖，以堰口老龙南分之脊为界；马龙、南宁，以堰口老龙为界；而平彝则中错于两府之交而为屯者也。自屯西逾坡，共一里余，过一坞，有二三家在西岭，其坞复自北而南。由村南转而逾冈西南下，二里，复有一坞，溪畴南环，聚落北倚，是为保官儿庄，夹

路成衢^⑧，为村聚之最盛者，此亦平彝屯官之庄也。

注释

①砭(biān 边)骨：刺骨。

②向火：围坐在火塘边烤火取暖，至今云、贵仍称向火。

③翠峰山：今名同，在曲靖、马龙两县界上，依实际方位应为马龙东北，“在马龙西四十里”的“西”字疑有误。

④太康：明为县，即今河南太康县。

⑤甲科：科举制度时，试题依其难易又分为甲、乙、丙、丁等科，甲科指考试中最高的科目。后来，甲科即指进士。

⑥侍御：即侍御史。明清时，侍御史即监察御史。

⑦嘉靖甲子：即嘉靖四十三年，公元1564年。

⑧万历庚子：即万历二十八年，公元1600年。

⑨播：即播州宣慰司，明属四川，治今贵州遵义市。土司杨氏世有其地，万历二十八年(公元1600年)平定杨应龙，即此处所说的“征播之役”。次年改置遵义军民府，并置附郭县遵义。

⑩军门：明代亦称总督、巡抚为军门。陈用宾为巡抚，故称军门。

⑪涅槃(niè pán 聂盘)：为梵文音译，指僧人逝世，又称“入灭”或“圆寂”。

⑫门子：明代对官衙下人的鄙称。

⑬薙：即“剃”。薙发：剃光头，披上袈裟，出家为僧，又称“披薙”、“落发”。

⑭曲州、靖州：唐代曲州在今昭通，靖州在今昭通县北的靖安镇。但从元代开始，误认为曲州、靖州皆在今曲靖，并取名曲靖路，相沿讹误至今。

⑮当道：执掌政柄的人。

⑯把总：明代驻守京师的京营兵分三大营，设千总、把总等领兵官。各地总兵辖下的低级军官也称把总。此处指后者。

⑰机捏(wù niè 兀聂)：本作“机陞”，意为不安。

⑱垵(kǎi 凯)：地势高而土质干燥。

⑲有水夹北坞而下：原脱“有水”二字，据陈本补。

⑳马龙：明置州，隶曲靖府，即今马龙县。

㉑肃(sù 宿)客：恭敬地引进客人。

㉒叆叇(ài dài 爱代)：形容云很浓密的样子。

㉓求兆(zhào)：占卜吉凶。

㉔一驻朝阳者数日，而总持又非常住，久扰殊为不安，雨竟日复一日：原作“念自驻朝阳者数日”，据徐本、陈本改补。

㉕桁(háng 杭)杨：加在脚上或颈上拘系囚犯的刑具。

②⑥石阡:明置石阡府,即今贵州石阡县。

②⑦簾(lù 鹿):用竹子、柳条或藤条编成的圆形器,装佛经的称“经簾”,装书的称“书簾”。筐篚(kuāng fēi 匡匪):皆装东西的竹器,方形的称筐,圆形的称篚。

②⑧高坡村:今名同,分上下两村,在马龙县东北隅。

②⑨鸡头村:今名同,在马龙县北境的铁路线上。

③⑩东川:明置东川府,隶四川布政司,治今会泽县。今东川市明时亦属东川府。

③⑪堰口:今作沿口。兔街子:今名同。两地皆在今马龙县东北境的西河沿。

③⑫洒家:今作色甲。新屯:今名同。两地皆在今马龙县北境。

③⑬南宁:为曲靖府附郭县,在今曲靖市区。

③⑭保官儿庄:今作保谷庄,在马龙县北境。

【今译】

十四日 雨下了一整天而没晴开,寒风刺骨,只有关着门烤火,不能走动一步。

翠峰山位于曲靖府西北,交水西南,距离两地都是三十里,在马龙州西面四十里,秀丽挺拔为这一地区之首。朝阳庵是刘九庵大师所开创的。庵中碑刻记载大师名明元,本来是河南省太康县人,曾经在科举考试时考中进士,担任监察御史。嘉靖甲子年,到翠峰山寄锡。万历庚子年发生征讨播州宣慰司的战争时,巡抚陈用宾经过这里,被大师的德行感动,为他修建了朝阳庵。后来大师去世,陈巡抚命令按儒家礼节将大师埋葬在庵东的平坡上。〔当地人说,刘监察御史外出巡视,在案上放的两个桃子,被老鼠偷吃了。刘监察御史从缝中看见后,假装不知道而试探手下人道:“你为什么偷桃?”手下人不承认。又吓唬他说:“这里哪还有其他的人,而你却不承认。我要对你用刑。”手下人害怕受刑,就胡乱承认偷了桃。再问:“桃核在哪里?”手下人又拿其它桃的核来自我诬陷。刘监察御史说:“天下冤枉的事太多了!”于是放弃官职,剃发出家,来到这里。〕

曲靖府原本是唐朝的曲州、靖州所在地,后将两地合并起来设置府,因而地名也袭用原名。

沾益州的土知州安边,是原土官安远的弟弟,哥哥去世而弟弟接替哥哥的职务。沾益州与四川省乌撒府土官安孝良的领地

接壤,而且还是同宗的亲戚。水西土司安邦彦叛乱时,安孝良和他一齐叛逆。没多久安孝良死去,他的长子安奇爵继承了乌撒府土官的职务,次子安奇禄则当任土舍。谢巡抚命令沾益土知州安边去晓谕水西土司,安邦彦拘留了安边。主管此事的人立即任命安奇禄代理沾益土知州,并且上奏朝廷闻知。后来水西土司放出安边,安边奉命仍然掌管沾益州,安奇禄不得已,把沾益土知州的职位归还了安边;但安奇禄有乌撒府援助,安边势力孤单,得不到任何人帮助,仅有土知州的虚名而已。而且安边确实忠顺,安奇禄狡猾,能结交当权的人,让他们喜欢。今年三月,何天衢命令把总罗彩率领军队帮助安边守卫沾益州,罗彩竟然乘此机会杀了安边,并带走了安边的二千金资产。有人说,罗彩接受当权者的旨意,都是为安奇禄创造条件。安奇禄于是又专擅沾益州政事,当权者们都安然地顺从这一局面。只有沐总府说:“安边虽然是土司,但也是朝廷有功勋的旧臣,更何况是专门授命,怎么能够被杀了却不追问呢?”所以直到今年九月间,沾益州还在动荡不安,形成大局未定的形势。

下午吃过饭后,等到雨渐渐停了,就从朝阳庵右边登翠峰山顶。往西上了半里,向右俯视峡谷中,护国寺如同下嵌在陷阱口一样,向左仰视冈上,八角庵坐落在朝阳庵右侧。往西眺望最高峰顶之下,护国旧寺背靠的山麓边,又有一座庵,庵前临陡麓,背靠峭峰,有护国旧寺的幽深却不狭窄,有朝阳庵的高燥却不孤立,是翠峰山上最正的地势,这是金龙庵。这时雨雾又袭来,我完全没有走岔道,先攀登绝顶。又往西走半里越过北岭,看见背后数里以外,还有一座山峰高高耸立,峰上也有庵,名盘龙庵,和翠峰山东西对峙;有股水夹在北坞中往下流,是新桥旁边石幢河的源头。于是往南攀登岭脊,经过一间空屋,屋上的牌匾写着“恍入九天”。又往南攀登,一共半里路就进入翠和宫,就是翠峰山的最高顶了。

翠峰山是曲靖府有名的山峰,却没被载入《一统志》中。按照阐木山在东山的位置,和翠峰山隔着湖泊遥遥相对,然而东山虽然大,却不是主峰,而翠峰山则是北盘江、南盘江的源头。我当初看见夹在西坞和回龙山之间的北盘江水仍然往东流下新桥,而朝阳庵、护国旧寺以及翠峰山东麓的各股山水,又全都注入白石江,

便怀疑翠峰山仍然不是主峰；等到登上峰顶后才知道，翠峰山正南面下坠的峡谷，是往南顺着响水坳西面，单独往西延伸到马龙州、再从寻甸府延伸出去，才相信翠峰山顶是三面水流的分水岭。〔东面、北面的水都流入南盘江，西面的水流入北盘江。〕其脉南部起自响水坳西面，平平延伸过来而耸立为翠峰山，然后往西延伸为盘龙峰。翠峰山中的水于是南北分流，南面的水从西边转向北流，北面的水从东边转向南流。南盘江、北盘江交错，其源头实际上就是由翠峰山区分的。

翠和官在山顶高处，风很大，两位老僧人关着门烤火，四面环顾，雾气犹如帐篷一样笼罩着山峰，只能略为俯视大致情形。顺着南面的山坞往西下，是去寻甸府的小路，也是我计划明天离开这里要走的路。于是从东南面下山，经过灵官庙往东转，半里进入金龙庵。金龙庵很整洁，庭院里有数十株菊花，承受霜冻，饱含雨露，幽静的景致凄凉孤寂。金龙庵是山东省的老僧人天则创建的，如今天则僧人到省城昆明主持地藏寺，这里则由他的徒弟允哲主持。允哲备好斋饭恭敬地迎客，日落时雨渐渐下起来。于是又走半里，往东回到朝阳庵。想下山去护国旧寺看大乘师，因下雨路滑而不能去，只能俯视而过。

十五日 到天亮时雨停了，但云雾很浓密，我又留在这里没有出发。太阳到中午露出来了，我于是乘着兴致去看大乘师。大乘师又坚决地挽留。这时天色忽然大晴，我准备启程。但估计来不及，姑且打算在这里过夜，计划明天早点出发。于是又登上峰顶，环视四周，远处的山峰全都显露出来，才看清这座山的脉络，是东西走向横着排列，而主峰山脉从中间穿过，多有起伏，不是直直纵贯的山梁。只有翠峰和盘龙二座高峰，是并排分耸在东西两边。而翠峰的南面，响水坳的支脉横列着往东延伸，然后和曲靖府的山相连，盘龙峰的西面，又往南弯出一支山脉，才往东延伸，然后和交水的山相连，再横贯往北延伸后，才往东汇拢炎方驿的水流，又才往北转，穿越到沾益州南坞那里。从翠峰东面下山，又绕过八角庵，仍然回到朝阳庵吃饭。被总持师挽留，没能去护国旧寺。这一天，为去丽江府、嵩明州两地在翠和官求占卜凶吉的灵签，〔去丽江府的签是“贵人接引喜更新”，去嵩明州的签是“枯木逢春欲放花”。〕都是吉兆。中午天晴后，我私下估计明天可以早早出发，太阳落山后雨又下了起来。

十六日 被雨阻挡。

十七日 雨又下到天亮。一连在朝阳庵住了数天，而总持师又不是常住此庵的僧人，我为长时间打扰他感到不安，雨竟然一天连一天地下个不停。饭后想和总持师告别然后出发，总持师说雨即将来临，不久果然下雨。到中午时又晴开一会，之后就大雨如注，倾盆大雨倒入峡谷中，比昨天下得更大。

十八日 整整一夜到亮，雨滴不曾稍有停止。前两天到中午时分都露出要晴的样子，今天则连太阳闪烁的影子也全不见了，而且更加寒冷，只能就着柴火度日，不再去想向前要走的路程了。

十九日 一夜的雨仍然和昨天一样，又被阻挡而不能出发，烤着柴火闲谈。总持师过去因为周知府的事被追捕囚禁，被刑具折磨得很苦，我因此把这事记下来。〔东山寺从前有大藏经，是唐巡抚请回来的。知府周之相是石阡府人，通过乡荐而被提拔为曲靖府知府，以清廉正直而闻名。周知府仰慕总持师的道德修养，请他检索大藏经，接待伺候得很周到。滇东巡守以下的众多官僚，都对周之相“独清”的名声怀着忌恨，而周之相又免不了张扬这类风波，于是官僚们全都对总持师侧目而视，他们到巡抚王伉面前中伤总持师，编造罗列毫无踪迹的罪名，于是诬陷法师来来往往是交往勾结，接受贿赂，用经篋作为装赃物的工具，以大量贪赃为名判法师的刑。周知府又代法师交清赃款之后才离去。〕

二十日 夜里没有听到屋檐滴水，以为能够出发了。早晨起床时有雾，又以为天晴是屈指可待了。吃完饭后雾却又变成雨。到中午后天气大晴，我认为这次晴开后一定会晴得很久。等到太阳落山时却又响起哗哗的雨声，夜里雨下得更加厉害。

二十一日 一整天都昏暗，到夜里又下雨。这天下午，散步到朝阳庵东边几十步之外。东边的峡谷里有一座庵位于其中，这是太平庵，是和护国旧寺分别从东西两边夹着朝阳庵的寺庙。太平庵中的老僧煮芋头、烧栗子给我作饭吃。

二十二日 早晨起来天色昏暗，然而决定离开此地的念头，已经不能阻止了，上午就出发。总持师又赠送米，是担心我在中途遇雨之后一时走不到住宿的地方。告别总持师后，便去护国旧寺背后狭窄的箐沟里观看龙潭。龙潭不大但水不枯，大概是金龙庵下面夹壁缝中流



下来的泉水,虽然不枯却不是容纳、积存水流的洞穴。于是往西上越过山岭,顺着翠和官的背后走一里多,又越过山岭往南下,雨还是很大,下个不停。半里,走到坞中。又走一里,有岔路往北转,我错误地跟着岔路走,渐渐进入狭窄的山谷中,原来是攀登盘龙庵所走的路。仍然顺路出来从大路往西南走。二里,有个村子位于坞中,溪流从坞中往南直直流去,道路从村子西边转北行。半里,穿过山坞往西走,一里,又有村子位于坡上,这是高坡村。从村后下冈,有条岔路从坞中向西南伸出去,是小路,可以往南通到鸡头村;从冈上往西北转,为大路,是驮货物的马所走的道路。当初住交水时,房主人告诉我:“有小路从寻甸府到交水很近,只是这条路交错复杂,是近日以来东川府驮铜马匹所走出来的路。没有同行的旅伴,不能单独走,必须从响水坳走去鸡头村大路。”可是我没有到响水坳而登翠峰山。向翠峰山的僧人询问道路,他们都说:“山后就是驮马走的路,但是这条路交错难走,必须仍然出到鸡头村才方便走。”到了这里我询问途中遇到的人,也大多主张以上的说法。然而我看到所说的小路反而宽大,而所说的去鸡头村大路反而狭小得很,心里感到疑惑。想找村中的人来卜问,但已经走过了村子。看见有个人背着柴从山里出来,呼唤他向他问路,则指示从北而不从南。我就顺着驮货物的马路转向西北,沿着山冈走了三里,往西北越过一道山梁。这是从盘龙峰往南延伸的山梁,我当初认为是盘龙峰的分支山脉往南延伸,而没有料到是主峰山脉弯曲延伸。从山坳西面出去,看到所攀登的山梁东面很平,而西面则弯弯曲曲地深陷下去,山梁的南北两端又顺着山顶并列耸起高峰,各峰都极其陡峭。想来这座山的中脊,还是直直地转向南。原来先前从翠峰越过其脊往北走向的支脉,到这里又越过其往南走向的支脉,一道山脊在半天以内就被两次翻越了。从山坳西面沿着南峰往上走,曲折的山路环绕山腰,山上的坑都深深地陷下去。往北走了一里,登上一道坡。一里,又往北越过一道山梁,这道山梁平缓地纵贯于南北山峰之中。于是又走一里,再攀登北岭,才开始从西北下。这时天气已经逐渐晴开,不再是昏暗的天色,远处的山峰,近处的峡谷,环视四周一览无遗。走二里,下到西坞。这道山坞从南往北走向,坞中彩云飘绕两旁的山坡,村庄错落不断,一股溪流纵贯其中。询问溪水流出什么地方,原来仍然是流向新桥石幢河。又问其从什么地方流来,则是从堰口。询问这

里的地名,原来是兔街子。我才确信我所越过的山梁,果然是又转南延伸;经过堰口后,应当又转向北。我先前攀登翠峰,只看到其西面越过盘龙峰,不走到这里,又怎么能知道其往南延伸经过堰口呢?先前为我指路的人,不说鸡头村,就说桃源,我却随心沿着马队的形迹走,两次翻越主峰山脉,异乎寻常地顺利,算得上是左右逢源了。下到坞中,往南走二里,于是横渡坞中溪流,溪流中游大水急流,犹如白石江源流的两倍。往南上坡一里,就是堰口,这是有数十家人的村落,位于溪流北面的山冈上。于是到堰口做饭。过了一段时间,吃了饭才出发,阴云又聚集起来。这里有岔道,往北进山是去麦冲的道路。我于是往西走,这里的溪流也是分岔流来,一股从北边的峡谷,一股从西边的峡谷。我渡过从北边流来的溪流,就往西进入峡谷,路越往上走越陡峻,天色也逐渐晴朗。四里,顺着岭边往北转,是北面峡谷最低的地段。又走一里,再越过山岭往西走。这座岭从木容箐的杨金山北面往翠峰延伸,再从盘龙峰南面延伸到高坡村,然后又往南延伸到这里,才转向北延伸,其从东到西之间的距离不过数里,数里以内,一共三次曲折延伸了。我一天之内三次翻越其岭,次数是多么频繁,山路上任何曲折都没有遗漏啊!从岭西穿过山坞,那溪水就往南流了。走了一里,于是又往北转翻过山岭。一里,往西北下山。二里,抵达坞中,跟随小溪往北走出峡谷,才有畦田遍布的山坞。道路应当顺着畦田、跟随溪流往西走,而山坞北面有村落位于北冈上,这村名洒家,[想来村名也是当地酋长的姓氏,有人说这村也属于平彝卫。]于是从坞中走一里登上山冈,经过洒家往西走。一里,越过山陇往西下,有条峡谷从北面延伸过来,小溪顺着峡谷流,这峡谷也是从麦冲往南来的路。于是沿着山坞转向西南走,二里抵达新屯,这里房屋在道路两旁,丰盛的庄稼覆盖山坞。这一地区由平彝卫屯守。根据当地人说,从堰口往北到兔街子,屯守属于平彝卫,而粮饷则依靠南宁县供给;从洒家往西到三车,屯守也属于平彝卫,而粮饷则依靠马龙州供给;从一碗冲往西到鲁石,屯守还属于平彝卫,而地界则属于寻甸府。大概因为寻甸府和曲靖府是以堰口主峰山脉往南走向的分支分界;马龙州和南宁县是以堰口的主峰山脉分界;而平彝卫则是位于寻甸府、曲靖府正中交错的区域负责屯守的卫所。从新屯往西上坡,一共一里多路,经过一道山坞,有两三户人家住在西边岭上,其坞还是从北往南走向。经过村子往南



转,然后越过山冈往西南下,二里,又有一道山坞,溪流、田地环绕山坞南部,村落靠在山坞北部,这村名保官儿庄,房舍位于大路两旁,称得上是最繁盛的村落,这里也是平彝卫屯守官所在的村庄。


【原文】

二十三日 中夜闻隔户夜起者,言明星烺烺^①;鸡鸣起饭,仍浓阴也,然四山无雾。昧爽即行,始由西南涉坞,一里,渐转西行入峡,平涉而上。三里,逾一坳脊,遂西下。两上两下,两度南去之坞,两逾南行坡脊而西,共五里,有村在西坡上,是曰三车^②。由其村后,复逾南行一坡,度南行一坞,一里半,披西峡而入,于是峡中水自西而东。溯之行半里,渐盘崖而上。崖南峡中,簪木森郁,微霜乍染,标黄叠紫,错翠铺丹,令人恍然置身丹碧中。一里余,渐盘而北折,下度盘壑,更觉深窈。二里,又循西峡上。一里,又逾一脊,是为南行分脊之最远者,东西皆其旁错也。由脊西下,涉坞再西,共二里,有峡甚逼。随峡西折而南行,半里,复西逾岭。半里出岭西,始见岭北有坞,居庐环踞冈上,是为一碗冲^③。于是西行岭脊之上,其岭颇平,南北皆坞,而脊横其中。一里,陟脊西。又南转逾冈西下,共一里,度一峡,想即一碗冲西向泄流之峡也。又西上坡,其坡颇长,一里陟其巅。于是东望所度诸岭,如屏层绕,而直东一峰,浮青远出,恐尚在翠峰之外,岂东山闽木之最高处耶?北望乃其峰之分脊处,至是乃见回支环壑。而南望则东南最豁,此正老脊分支环于板桥诸处者,不知此处何以反伏其脊?其外亦有浮青特出远甚,当是路南、县市之间^④。惟西则本支尚高,不容外瞩也。由巅南循坡西转,半里,又西度脊。从脊西向西北下坞,约一里,有溪始西向流,横二松渡之。其溪从西峡去,路循西北坡上。一里,复西逾脊,环坡南下,遂循之行。一里,转而西下,有坞自北来,颇巨,横涉其西,塍泥污泞。半里,有大聚落在西坡下,是为鲁石哨^⑤,其处已属寻甸,而屯者犹平彝军人也。由村南西上逾坡,一里,复逾冈头。转而西南二里,又西向逾脊。从脊西下峡中,半里,峡北忽下坠成坑,路从南崖上行,南耸危巘,北陷崩坑,坑中有石幢,则崩隤之余也,循坑西下。又半里,有北来之坞,横度之。又半里,涉溪西上,复西南上坡,横行坡上。一里,又西向入峡,其南有峰尖耸,北有峰骈立。二里,从南峰之北逾腋而西,又一里,始行北峰之南冈,与北峰隔坞相对。有村居

倚北峰而悬坞北,是为郭扩^⑥,始非平彝屯而为寻甸编户。

由其西南下坡,半里,涉小涧,西登坡,循坡北行,又与骈峰东西隔坞。共二里北上,瞰骈峰之阴。遂西半里,逾冈,从冈上平行。有中洼之坑,当冈之南,横坠而西。其西有尖峰,纯石而中突,两腋属于南北,若当关之际。路行坑上,一里,出尖石峰之北腋,遂西向而下,一里抵西壑,则尖石峰之西麓矣。于是南界扩然,直望一峰最高,远插天表,余疑以为尧林山,而无可征也。迤东诸山,惟尧林山最高耸特出,在嵩明东二十里,与河口隔河相对^⑦。登杨林老脊,犹东望而见之,今则南望而见之,皆在七八十里之外。按志无尧林之名,惟有秀嵩山在嵩明州东二十里,耸秀插霄汉,环州之山,惟此为最耳。度壑西转,二里,越小溪桥,有村在北陇,是曰壁假^⑧。由其西攀岭北上,旋逾坳而西,一里,复下涉壑,又南见天表高峰。时已追及一老人,执而问之,果尧林也。又西一里,复入西峡。蹶峡而上半里,逾岭西,西界遥山始大开,望见南龙老脊,自西南横列而东北,则东川、寻甸倚之为界者也。其脊平峙天际,而西南与东北两头各起崇峰,其势最雄,亦最远。从屏峙中又分列一支,自西北走东南,若“八”字然。其交分之处,山势独伏,而寻甸郡城正托其坳中。由伏处入,为东川道;西逾分列之脊,为嵩明并入省道;循分列东麓而南,为马龙道。杨林之水,绕尧林之东,马龙水由中和北转,同趋而北,皆随此分列之山,而合于其东者也;但溪流犹不可见,而郡南海子则汪然可挹。从此西下,坡峻岭豁,二里抵其峡中。有小水亦南行,随之西南又半里,北坞回环,中有村庐当坡,曰海桐。由其南,西度坞,复上冈,一里抵冈头。随冈南下,转而西,共二里,坞自北来,溪流随之,内有村当坞,曰果壁,外有石堰截流。路由堰上涉水而西,从平坡上行,二里,稍下,有村倚坡之西,曰柳塘^⑨。于是坡尽畦连,北抵回峰,西逾江而及郡,南接海子,皆禾稻之区,而村落相望矣。从畦塍西行二里,则马龙之溪自东南峡出,杨林之溪自西南峡出,夹流而北,至此而合,石梁七洞横架其上,曰七星桥。其自南而北,为北盘上流,正与石堡桥之流,自北而南,为南盘上流,势正相等,但未能及曲江桥之大也^⑩。过桥,有庙三楹,东向临之。中有旧碑,或言去郡城十五里,或言二十里,或名为江外河,或名为三岔河,无定里,亦无定名。而《一统志》又名其溪为阿交合溪,又注旧名为些邱溢派江,名其桥为通靖桥,然注其桥曰:“城东二十里跨交合溪。”注其溪曰:“府

东南十五里合流，”又自异焉。按旧城在今城东五里，今城筑于嘉靖丁亥安铨乱后^①，则今以十五里之说为是。乃屡讯土人，皆谓其流出东川，下马湖^②，无有知其自沾益下盘江者。然《一统志》曰入沾益，后考之府志，其注与《一统》同。参之龚起潜之说，确而有据，不若土人之臆度也。或有谓自车洪江下马湖，其说益讹。亦可见此水之必下车洪，车洪之必非马湖矣。盖车洪之去交水不远，起潜之谳沾益甚真，若车洪之上，不折而西趋马湖，则车洪之下，不折而北出三板桥，则起潜之指示可知也^③。



由江西岸北行半里，随江折而西。循江南岸，依山陟岭又二里余，江折而北，路逾岭头折而南下。半里，由坞中西行，于是循凤梧南山之麓矣。按凤梧山者，在郡城东北十里，山脉由郡西外界老脊，排列东突为是山，西北一峰圆耸，东南一峰斜骞，为郡中主山。阿交合溪自东来逼其麓，转而东北入峡去，若避此山者，是老龙东北行之脊也。《一统志》无其名，止标月狐山在城东北八里，环亘五十余里。以旧城计之，当即此山，第《府志》则月狐、凤梧并列，似分两山。然以山形求之，实无两山分受也。岂旧名月狐，后讹“狐”为“梧”，因讹“月”为“凤”耶？岂圆耸者为月狐，而后人又分斜骞者为凤梧耶？共西三里，南望壑中海子^④，水不甚大，而另汇连珠。盖郡城之流东南下，杨林之川南来，相距于壑口而不相下，遂潴而成浸者。坡南下处，石渐棱棱露奇。又一里，行石片中，下忽有清泉一泓，自石底溢而南出，其底中空，泉混混平吐，清冽鉴人眉宇。又西数步，又有泉连潴成潭，乃石隙回环中下溢而起，泛泛不竭，亦溢而南去。此潭圆若镜而无中空之隙，不知水从何出，然其清冽不若东泉之碧莹无纤翳也。按郡志八景中有“龙泉双月”，谓郡城东十里有双泉，相去十余步，月夜中立其间，东西各见月影中逗。以余观之，泉上石环树罨，虽各涵明月，恐不移步而左右望，中未必能兼得也。又西半里，有聚落倚山面壑，是为凤梧所^⑤，土人谓之马石窝，想未置所时其旧名然耳。于是西北随田塍行，坡陇间时有聚落而不甚盛。按郡志，旧郡址在今城东五里，不知何村足以当之？共西三里，有溪流自北坞来，中贯田间，有石梁跨之。越之西行，又三里，复有溪流自北坞来，亦贯田间，而石梁跨之，此即所谓北溪也。水在郡城之北为最近，乃城西坡与凤梧夹腋中出者。越梁，又西行一里，入寻甸东门。转而南^⑥，停履于府治东之旅肆。

寻甸昔为土府，安氏世长之，成化间始改流。至嘉靖丁亥，安之裔孙安铨者作乱，构武定凤廷文，攻毁杨林、马龙诸州所。当道奏发大兵歼之，并武定改流。乃移寻甸郡于旧治之西五里^①，直逼西山下，始筑城甃砖为雄镇云。按凤廷文或又称为凤继祖，又称为阿凤，或又称为凤显祖，自改名凤廷霄。或又云本江西人，赘武定土官妇，遂专恣作乱，以兵直逼省。后获而磔之^②。

寻甸四门俱不正，盖因山势所就也。东门偏于北，南门偏于东，西门偏于南，惟北门差正，而又非经行之所。城中惟街二重，前重乃府与所所莅，后重为文庙、城隍、察院所倚，其向俱东南。

寻甸之城，直东与马龙对，直西与元谋对，直南与河口对，直北与东川对。其西北皆山，其东南大豁。

注释

①煊(lǎng 朗)煊：如火样明亮。

②三车：今名同，在马龙县北境王家庄与前卫间，有别于前述曲靖三车市。

③一碗冲：今作玉碗冲，在马龙县西北境。

④当是路南邑市之间：“邑市”原作“市邑”，据《明史·地理志》改。明曾置邑市县，隶路南州，治今宜良县东北境的古城。弘治三年（公元1490年）废邑市县入路南州。明末虽已废县，但地名仍存。

⑤鲁石哨：今仍称鲁石，分上鲁石与下鲁石两村，在马龙县西北隅。

⑥郭扩：今作戈夸，在寻甸县东南隅。

⑦尧林山：今作药灵山、瑶玲山，即秀崧山，海拔2627米。河口：今称小河口，在嵩明东境，两山逼窄，杨林海水东流至此，转而北流为牛栏江。

⑧壁假：今作必寨，在寻甸县东南境。

⑨海桐：今作海通。果壁：今作戈必。柳塘：今作勒塘。皆同音异写，均在寻甸东南境。

⑩曲江桥：《明一统志》临安府关梁：“曲江桥，在府城北九十里。”曲江桥在今建水县北隅，横跨曲江上。

⑪嘉靖丁亥：即嘉靖六年，公元1527年。

⑫马湖：明置府，隶四川布政司，治今四川屏山县。

⑬亦可见此水句：《嘉庆重修一统志》云南府山川：“《通志》：流入寻甸州为牛栏江，按舆图，下流为车洪江，当即牛栏江别名。”《明史·地理志》四川布政司东川府载：“东南有牛栏江，自云南寻甸府流入，至府北合金沙江。”则车洪江即牛栏江，今仍称牛栏江，明代已知其自寻甸往北流入金沙江。龚起潜之说误。

⑭南望壑中海子句:此即二十五日记及《盘江考》中所称的“南海子”,今已不存。


⑮凤梧所:即凤梧守御千户所,嘉靖六年建,直隶云南都司,在今寻甸县稍东的马石五村。

⑯转而南:原脱此三字,据徐本补。

⑰寻甸:明置府,即今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。治所曾多次迁徙,明末始移至今县治。《嘉庆重修一统志》曲靖府古迹载:“寻甸故城,在今寻甸州城东五里,元仁德府遗址也。《旧志》:寻甸府在今州城北一里,明成化十五年建土城甚隘,后徙鲁兀山下,嘉靖六年为安铨所破,十二年(公元1533年)徙今治。张志淳《筑城记》:元仁德遗址,在今城东五里,其迁于旧治,莫考厥时,今城在旧城之右逾一涧。”

⑱磔(zhé 哲):古代的一种酷刑,即将肢体分裂为几块。

【今译】



二十三日 半夜听到隔壁夜里起来的人说,明星亮得如火一样;鸡叫时起床吃饭,仍然是浓重的阴雨天气,然而四周山上没有起雾。天刚亮就出发,开始顺着西南穿山坞,走了一里,逐渐转西走入峡谷,平平地穿过峡谷后上山。三里,翻过一道坳脊,于是往西下山。两次上山、两次下山,两次越过往南走向的山坞,两次翻过往南走向的坡脊而往西走,一共五里,西边坡上有个村庄,名三车。从三车村后面,又越过一座往南走向的小坡,穿过一道往南走向的山坞,走一里半,穿入西边的峡谷,这道峡谷中的水从西往东流。溯流走半里,逐渐绕着山崖而上。山崖南面的峡谷中,竹木茂密繁盛,轻微的霜冻刚刚给它们染上颜色,黄色点缀、紫色重叠,翠绿镶嵌、红色铺衬,令人仿佛置身于绘画艺术之中。走了一里多,逐渐绕着向北转,往下穿越盘壑,更加感到寂静幽深。二里,又顺着西边峡谷上。一里,再越过一座山梁,这是往南延伸最远的分支山梁,其东西两面都是它旁出错落的支脉。顺山梁往西下,穿过山坞再往西走,一共二里,有一道非常陡窄的峡谷。顺着峡谷往西转然后往南行,半里,又往西翻越山岭。半里走出山岭西面,才看见岭北有处山坞,民房环绕在山冈上,这是一碗冲。于是往西在岭脊上走,此岭较平,南北两面都是山坞,而岭脊横贯其中。一里,翻到岭脊西面。又转向南、翻越山冈后往西下,一共走一里,穿过一道峡谷,想来就是一碗冲往西排泄水流的峡谷。又往西北上坡,这道坡

较长,一里登上其顶。在顶上往东回顾所越过的众山岭,如屏风一样层层环绕,而正东的一座山峰,披裹着绿色从远方耸出,恐怕还位于翠峰山之外,会不会是东山中的闾木山的最高处呢?往北看是其峰脊的分界处,到这里才看见曲折的支脉环绕沟壑。而往南看则是东南面最开阔,这正是主峰分支山脉环绕于板桥各处之地,不知道这里为什么其脊反而低伏?开阔地以外很远的地方也有一座青峰特别突出,位置应当在路南州、县市之间。只有往西看才知我所在的本支山脉较高,从外面是看不出来的。从坡顶南面顺着山坡往西转,半里,又往西越过山梁。从山梁西面往西北下到坞中,大约走一里,有溪水开始往西流,上横架两棵松树,渡过溪水。这股溪水顺西边的峡谷流去,道路沿西北坡往上走。一里,又往西越过山梁,绕着坡往南下,于是顺着路走。一里,转向朝西下,有座山坞从北边伸过来,很大,横穿到山坞西边,田埂上全是污泥、烂泥。半里,有一个大村落位于西坡下,这是鲁石哨,这里已经属于寻甸府,而屯守的军人仍然是平彝卫的。从鲁石哨南面往西上,越过山坡,一里,又翻越冈头。转向西南走二里,又往西翻过山梁。从山梁西面下到峡谷中,走半里,峡谷北部忽然陷落下去,形成大坑,道路从南崖上行。峡谷南面陡峰高耸,北面土地崩裂、大坑深陷,坑中还有石柱,是地面崩塌的余迹。顺着深坑往西下,又走了半里,有道从北面伸来的山坞,横穿过去,又走半里,渡过溪流往西上,再往西南上坡,在坡上横走。一里,又往西进入峡谷,峡谷南面有尖尖的山峰高耸,北面有并列的山峰突立。走两里,从南峰的北侧越过后往西走,又一里,才走到北峰的南冈上,和北峰隔坞相对。有一个村子背靠北峰而高居在山坞北面,这是郭扩,从这里才不由平彝卫屯守而编入寻甸府户籍。

从郭扩西南下坡,半里,渡过小涧,往西上坡,沿着坡往北走,又和峡谷北边并列的山峰东西隔坞。一共往北上二里,俯视着并列之峰的北面。于是往西走半里,翻越山冈,顺着冈上平走。有个中洼之坑,位于山冈南边,横着往西坠落。其西有座尖峰,纯粹是石峰而中部突出,尖峰两侧和南北相连,像位于关口的路标。道路从坑边通过,一里,走到尖石峰的北侧,于是往西下,一里抵达西边的山谷,是尖石峰的西麓。从这里起南部十分广阔,径直看到一座最高的山峰,在远方直插云天。我怀疑这就是尧林山,却又没有证据。〔滇东众多的山,只有尧



林山最高、最突出,位于嵩明州东面二十里处,与河口隔河相对。登上杨林所的主峰,往东就能见到它,如今则是往南也看见了,从这里和从杨林所看尧林山都是在七八十里之外。查证志书没有尧林山这一名称,只记有秀嵩山位于嵩明州东面二十里处,秀丽高耸直插云霄,整个嵩明州的山,以这座山为第一。]越过沟壑往西转,二里,跨过小溪桥,有个村子在北陇上,这是壁假。从壁假西面攀岭往北上,不久越过山坳往西走,一里,再往下穿过沟壑,往南又看见直插天外的高峰。此时我已经追赶上一位老人,拉住他询问高峰,果然是尧林山。又往西走一里,再进入西峡谷。攀爬峡谷而上,半里,翻到山岭西面,西部的远山才大大开阔,看到南部主峰山脉的正脊,从西南横列着往东北延伸,是东川府、寻甸府的分水岭。其脊平缓地沿天边屹立,而西南与东北两端则分别耸起高大的山峰,其气势最为雄伟,也最远。在屏风般屹立的山脊中部又分列出一支脉,从西北往东南走向,像“八”字一样。支脉交叉分出的地区,山势特别低伏,而寻甸府城正好依托在这片山坳上。顺低伏的地段进入寻甸府,是从东川府来的道路;往西越过分列出的支脉之脊,是去嵩明州以及省城昆明的道路;顺着分列支脉的东麓往南走,是去马龙州的道路。杨林所的河流,绕着尧林山往东流;马龙州的河流,经过中和往北转,和杨林所的水一同流向北,都是随着此分列之山的走向流,然后在其东面汇合;只是溪流从这里还看不见,而寻甸府南面的湖泊则宽广得好像能用手捧到水。从这里往西下,坡陡岭开阔,二里抵达其峡谷中。有股小溪也往南流,顺着小溪往西南又走了半里,北面的山坞环绕过来,坞中有村舍坐落在坡上,叫海桐。从海桐南经过,往西穿过山坞,又上冈,一里抵达冈头。顺着冈往南下,转向西走,一共二里,有道山坞从北面伸过来,溪流顺着山坞流淌,有个村子位于坞中,叫果壁,坞外有石坝截住溪流。道路从石坝上渡过溪流往西,顺着平缓的山坡往上行,二里,逐渐下坡,有个村子靠在山坡西边,是柳塘。从这里开始山坡结束而畦田连绵不断,北抵环形的山峰,西跨越牛栏江而到达寻甸府,南连接湖泊,都是种稻谷的地区,因而村落遍布,互相看得到。从田埂上往西走二里,就看到马龙州的河流从东南峡谷中流出,杨林所的河流从西南峡谷中流出,分别从两面往北流,到这里而汇合在一起,一座七孔石桥横跨在河流上,名七星桥。河水从南往北流,是北盘江上游,正好与石堡桥的河水从北往

南流,是南盘江的上游,形势正相等,只是七星桥赶不上曲江桥那么大。过了七星桥,有三间庙宇,朝东坐落在桥旁。庙里有旧碑,有的碑文说这里距离寻甸府城十五里,有的说二十里,有的记载这条河名江外河,有的记载叫三岔河,没有确定的里数,也没有固定的名称。而《一统志》中的记载又称这条河为阿交合溪,还注释原名为些邱溢派江;称这座桥为通靖桥,可是又为桥作注释道:“在城东面二十里处横跨交合溪。”为溪作注释道:“在府城东南十五里处合流。”也是自相矛盾的记载。考察老寻甸府城位于现在府城东面五里处,现在的府城是嘉靖丁亥年(嘉靖六年,公元1527年)安铨叛乱后修建的,这样的话,现在按十五里记载桥和溪流的位置才对。我曾多次询问当地人,都说阿交合溪流出东川府,再往下流到马湖府,没有谁知道阿交合溪流到沾益州后往下流入盘江。然而《一统志》记载为流到沾益州,后来考证《寻甸府志》,其注释和《一统志》相同。参考龚起潜的说法,确凿而有证据的,不像当地人凭主观想象猜测。有人说阿交合溪从车洪江往下流到马湖府,这一说法更加错误。也可想见这条河流一定流入车洪江,但车洪江一定不流到马湖府。因为车洪江距离交水不远,龚起潜对沾益州情况的熟悉是很可信的,如果车洪江的上游,不转向西往马湖府流,那么车洪江的下游也不转向北从三板桥流出去,因而龚起潜的指示是可以理解的。

从江西岸往北走半里,跟着江流往西转。顺着江流南岸,沿着山又攀登岭二里多,江流转向北,道路翻过岭头转朝南下。半里,由山坞中往西走,从这里开始沿着凤梧山南麓行走了。考察凤梧山的情况,在寻甸府城东北面十里处,山脉经过府西部外界的主峰,往东排列突立为这座山,西北部有一座圆圆的山峰高耸,东南部有一座斜斜的山峰拔起,是寻甸府的主要山脉。阿交合溪从东边流来、紧靠凤梧山麓,转向东北流进峡谷,仿佛是避让此山一样,这山也是往东北走向的主峰山脉。《一统志》没有记载其名称,只标明月狐山位于府城东北八里处,向周围绵延五十多里。按照原府城位置计算,月狐山应当就是这座山,只是《寻甸府志》则将月狐山、凤梧山并列记载,似乎是分为两座山。然而根据山形来求证,又确实无法分为两座山。会不会是原名月狐山,后来将“狐”音错写为“梧”,于是又将“月”字错写为“凤”字呢?又会不会是将高耸的圆峰叫做月狐山,然后人们又把斜立的山峰分为

凤梧山呢？一共往西走三里，往南眺望壑谷中的湖泊，湖泊不算很大，但其它汇入的水流则连续不断。因为寻甸府城的河流向东南，杨林所的河从南边流来，在壑谷口会合而势不相上下，于是就积聚成湖泊了。山坡南面低处，石头渐渐棱角分明，呈现出奇特外貌。又走一里，是在石片中行走，下面忽然出现一汪清泉，从石头底下漫出来后往南流出去，其底是中空的，泉水源源不断平吐出来，清澈得能照出人的眉宇。又往西走几步，又有泉水相连而积贮成的水潭，泉水是从曲折环绕的石缝底下浸出来的，水流不深却不会枯竭，溢出来后也是往南流进水潭。此潭圆得像镜子一样，但没有中空缝隙，不知道泉水从哪里流出，而且泉水的清澈程度也不像东面的泉水那样碧绿晶莹，没有丝毫的遮蔽物。查证《寻甸府》记载的八景中有“龙泉双月”，说府城东边十里处有两条泉水，相距十余步，月夜里站在两泉之间，往东西两边都能看到月亮的影子留在泉水里。根据我的观察，泉水边石头环绕，树木掩映，即使两潭清泉各自包涵明月，恐怕站着不移步而往左右看，在正中间也未必能够同时看到两边泉中的月影。又往西走半里，有一个村落背靠山冈、面对沟壑，是凤梧所，当地人称为马石窝，想来是没有设置所时的旧村名罢了。从凤梧所西北顺着田埂走，坡陇间不时地有村落但都不太大，按照《寻甸府志》记载，原府城旧址在现在府城东面五里的地方，不知哪个村子能够和府城旧址相当？一共往西走了三里，有股溪流从北边山坞流来，直直地从田间穿过，溪流上有座石桥横跨。过桥后往西行，又走三里，又有溪流从北边山坞流来，也从田间穿过，也有石桥横跨水面，这一条是所说的北溪。北溪离寻甸府城北部最近，是从府城西边山坡与凤梧山之间的峡谷中流出的。过桥，又往西走一里，从寻甸府城东门进城。转向南走，在府衙东边的旅店中停留。

寻甸府过去是土官担任知府，由安氏世代统治，成化（公元1465—1487年）年间才改土归流。至嘉靖丁亥年（嘉靖六年，公元1527年），安氏的后代、孙子安铨进行叛乱，和武定府土司凤廷文勾结，攻破杨林所、马龙州等地。当权者上奏征发大批军队消灭他们，并将武定府改土归流。于是迁寻甸府治于原府治西边五里的地方，紧靠在西山下，寻甸府才修筑砖城而成为险要的城镇。〔考凤廷文有时又被称为凤继祖，也称为阿凤，有时又被称为凤显祖，他自己改名为凤廷霄。有人说他原来是江西省人，入赘到武定府的女土司家，于是专断放肆，进行

叛乱,率领军队一直打到省城。后来被捕获,并处以磔刑。]

寻甸府的四道城门都不正,大概是顺着山势而建成的。东门往北偏,南门往东偏,西门往南偏,只有北门勉强正一点,却不是道路所要过的城门。城中只有两条并列的街道,前面的一条是府衙与府治所在的地方,后面的一条街是文庙、城隍庙以及省巡按御史前来出差所住的官署,这些官署都面向东南。

寻甸府城,东面和马龙州正对,西面和元谋县正对,南面与河口正对,北面与东川府正对。府城西北面全是山,东南面十分开阔。

【原文】

二十四日 余初欲行,偶入府治观境图,出门,左有肆,中二儒冠者,问图志,以有版可刷对。余辞以不能待。已而曰:“有一刷而未钉者,在城外家中。”索钱四百,余予之过半。既又曰:“须候明晨乃得。”余不得已,姑俟之。闻八景中有“北溪寒洞”,在东门外北山之下,北溪水所从出也,因独步往探之。遍询土人,莫有识者,遂还。步城内后街,入儒学城隍诸庙。下午还寓作记。是日晴而有风。城中市肆,与广西府相似。卖栗者,以火炙而卖之^①。

二十五日 晨起,往索志。其人初谓二本,既而以未钉者来,止得上册,而仍少其半。余略观之,知其不全,考所谓阿交合溪之下流,所载亦正与《一统志》同,惟新增所谓凤梧山、双龙潭之类而已。乃畀还之,索其原价。遂饭而行。

出西门,即上西山,峻甚。五里,逶迤蹶其顶,则犹非大龙之脊也。其脊尚隔一坞,西南自果马山环界而北,乃东度而为月狐,从其北度之坳,又南走一支,横障于东,即此山也。志称为隐毒山,谓山下有泉为隐毒泉。盖是山之西,与老龙夹而中洼,内成海子,较南海子颇长而深;是山之东,有泉二派,一出于北,今名为北溪。一出于南,(脱数字)而是山实南北俱属于大脊焉。由其西向西南下,二里抵坞中,有小坑渚污流,不甚大也。西涉坞一里半,草房数间,倚南坡上,为黑土坡哨^②。前有岐,西北由坞中行,为潘、金、魏所道;西南上坡为正道。余乃陟坡一里,复南逾其冈,冈头多罅井中陷,草莽翳之,或有闻水声潺潺者。越冈南行二里余,乃下坡,遂与西海子遇;其水澄碧深泓,直漱东山之麓。路既南临水湄,遂东折而循山麓行。南向二里,见其水汪

汪北转,环所逾督井之冈,南抵南冈,东逼山麓,而西濒所聚焉。盖惟西北二面,大脊环抱,可因泉为田,而三所屯托之,所谓潘所、金所、魏所也。乃土官三姓。三所在海子西,与余所循山麓,隔水相望。是水一名清海子,一谓之车湖^③,水濒山麓,清澈可爱,然涸时中有浅处,可径而南也。今诸山冈支瞰其间,湖水纤折回抱,不啻数十里。《一统志》谓四围皆山者是;谓周广四里,则不止焉,想从其涸时言也。又南一里,东逾一瞰水之冈,又陟漱水之坡,南向一里,海子南尽,遂西南逾冈而行。冈不甚峻,而横界于东西两界之间,皆广坡漫衍。由其上南行四里,稍南下,忽闻水声,已有细流自冈西峡坠沟而南矣。有数家在西山下,曰花箐哨^④。始知其冈自西界老脊度脉,而东峙为东界,北走而连属于凤梧之西坳,是为隐毒山,中环大洼,而清海子潴焉;南走绵耸于河口之北崖,是为尧林山,前挟交溪,而果马水入焉。不陟此冈,不知此脉乃由此也。于是随水南行,皆两界中之坂陇,或涉西委之水,或逾西垂之坡,升降俱不甚高深,而土衍不能受水,皆不成畦。然东山逶迤而不峻,西山崇列而最雄,路稍近东山,而水悉溯西山而南焉,则花箐诸流之下泄于果马溪者,又杨林之源矣。南行二十五里,始有聚落曰羊街子,其西界山至是始开峡,重峦两叠,湊列中有悬箐焉。由此而入,是为果渡木朗,乃寻甸走武定之间道。盖西界大山,北向一支,自西南横列东北,起嶂最高,如重盖上拥;南向一支,亦自西南横列东北,排峦稍杀,如外幔斜褰,虽北高南下,而其脉实自南而北叠,而中悬一箐为丛薄,为中通之隙焉,是曰果马山;而南北之水由此分矣。羊街子居庐颇聚。又有牛街子,在果马溪西大山下,与羊街子皆夹水之市^⑤,皆木密所分屯于此者^⑥。盖花箐而南,至此始傍水为滕耳。时方下午,问前途宿所,必狗街子,去此尚三十里。恐行不能及,途人皆劝止,遂停憩逆旅,草记数则。薄暮,雨意忽动,中夜闻潺潺声。

二十六日 晨起,饭后,雨势不止,北风酿寒殊甚。待久之,不得已而行。但平坡漫陇,界东西两界中,路从中而南,云气充塞,两山漫不可见,而寒风从后拥雨而来,伞不能支,寒砭风刺,两臂僵冻,痛不可忍。十里,稍南下,有流自东注于西,始得夹路田畦。盖羊街虽有田畦,以溪傍西山,田与路犹东西各别耳。渡溪南,复上坡,二里,有聚落颇盛,在路右,曰间易屯。又北一里半,南冈东自尧林山直界而西,西抵果马南山下,与果马夹溪相对,中止留一隙,纵果马溪南去;溪岸之东山,阻溪不能前,遂北转溯流作环

臂状。又有村落倚所环臂中,东与行路相向,询之土人,曰果马村。从此遂上南冈,平行冈岭二里,是为寻甸、云南之界。盖其岭虽不甚崇,自南界横亘直凑西峰,约十余里,横若门阙,平若堵墙,北属寻甸,南属嵩明,由此脊分焉。稍南,路左峰顶有庵二重,在松影中,时雨急风寒,急趋就之。前门南向,闭莫可入。从东侧门入,一老僧从东庑下煨榱,见客殊不为礼。礼佛出,将去之,一爨下僧号德闻,出留就火。薪不能燃,遍觅枯槎焙之^①,就灸湿衣,体始复苏;煨栗淪茶,肠始回温。余更以所携饭乘沸茶食之,已午过矣。

零雨渐收,遂向南坡降。三里,抵坡下,即杨林海子之西坞也。其处遥山大开,西界即嵩明后诸老龙之脊,东界即罗峰公馆后分支,为翠峰祖脊,相对夹成大壑,海子中汇焉;其南杨林所城当锁钥,其北尧林山扼河口。海东为大道所经,海西为嵩明所履,但其处竹树渐密,反不遑远眺。大道东南去,乃狗街子道;歧路直南去,为入州道。余时闻有南京僧,在狗街子州城大道之中,地名大一半村者,欲往参之,然后入州。乃从歧道下竹坑间行,一里,有大溪自西北环而东注,即果马溪之循西山出峡^②,至是放而东转者。横木梁跨石湫上,湫凡三砥^③,木三跨而达涯之西,其水盖与新桥石幢河相伯仲者也。既度,即平畴遥达,村落环错,西南直行,六里而抵州。由塍中东南向,遵小径行二里,过小一半村。又一里,有大路自东北走西南,是为狗街子入州之道,道之北即为大一半村^④,道之南即为玉皇阁。入访南京师,已暂栖州城某寺。其徒初与余言,后遂忘之。南京僧号金山。余遂出从大道,西南入州。二里,又有溪自西而东向注,其水小于果马之半而颇急,石卷桥跨之。越而西南行,泞陷殊甚。自翠峰小路来,虽久雨之后,而免陷淖之苦,以山径行人少也。一入大路,遂举步甚艰,所称“蜀道”,不在重崖而在康庄。如此又三里,直抵西山下,转而西南,又一里而入嵩明之北门,稍转东而南停于州前旅舍。问南京僧,忘其寺名,无从觅也。

注释

①栗:即栗子,俗称板栗,云南、贵州出产较多。至今还有带壳用火灸的吃法,即糖砂炒板栗。

②黑土坡哨:今名同,在寻甸城西不远。此海水面缩小,仅存者称潘所海。魏所在北,金所在西,潘所在西南,名称至今未变,但魏所已距海较远。

③车湖:《明一统志》寻甸军民府山川:“车湖,在府城西三十里,一名清水海

子,周广四里,四围皆山,有灌溉之利。”《清史稿·地理志》寻甸州:“车湖源出花箐哨山,会北山诸水潴为湖,一名清水海,周数十里,北入会泽界为小江。”车湖即清水海,为小江源,北流经东川市入金沙江,今名同,现湖水面积7平方公里,南北长4.9公里,东西平均宽0.98公里,平均水位海拔2188米,平均水深20米,最深处达30米。霞客所见海子,仅距寻甸西十多里,在潘、金、魏三所东,今称潘所海,有别于清水海。

④花箐哨:今作花心哨,在金所以南,寻甸到羊街的公路上。

⑤羊街子:今仍名羊街,在果马河东岸。牛街子:今仍名牛街,在果马河西。羊街、牛街皆在今寻甸南隅。

⑥木密所:洪武十五年(公元1382年)置木密守御千户所,直隶云南都司,在今寻甸县南隅的易隆。

⑦焙(bèi 倍):用微火烘烤。

⑧果马溪:今仍称果马河,从北往南流入嵩明坝子。

⑨石湫(fú 伏):下为伏流的巨石。砥(dǐ 抵):平而细的磨刀石。

⑩大一半村、小一半村:今作大倚伴、小倚伴,位于嵩明县城稍东、果马河西,小倚伴在北,大倚伴在南。

【今译】

二十四日 开始我准备出发,偶然进入府治去看寻甸府境地图,从府署出来,看到左边是店铺,店铺中有两个头戴儒冠的人,我询问地图、志书,他们回答说有制好的版,可以印刷。我用不能等的理由辞谢。不一会他们说:“有一部印刷好但没有装订的志书,放在城外家中。”要四百铜钱,我付给他们一半多。过后他们又说:“要等到明天早晨才拿得到。”我没有办法,只好姑且等候他们拿来。听说寻甸府八景中有“北溪寒洞”的景观,在东门外北边的山下,是北溪水所流出的地方,于是独自一人步行前往探访。问遍当地人,没有一个知道,于是返回城里。在城中后街漫步,到了学校以及城隍庙等处所。下午回到寓所写日记。今天天气晴朗但有风。〔城中的市场店铺,和广西府的相似。栗子是用火炒熟才卖。〕

二十五日 早晨起床后,去索要志书。那人开始说有两册,后来把没有钉好的拿来,只得到上册,而且还不到全书的一半。我大略地翻阅上册,知道此书不全,查考所说的阿交合溪下游的情况,书中记载的内容刚好和《一统志》相同,只是新增了所谓的凤梧山、双龙潭一类

的内容而已。于是把书送还他们,要回原来付的钱,然后吃饭出发。

从西门出城,立即登上西山,山很陡。走了五里,曲曲弯弯地攀登上山顶,而这座山不是主峰山梁。主峰山梁还隔着一道山坞,从西南面的果马山绕着府界往北延伸,然后再往东延伸成月狐山,从其往北越过的山坳中,又往南延伸出一条支脉,横横地屏障在东面,就是我爬的山了。志书称为隐毒山,说山下有泉水叫隐毒泉。原来这座山的西部,和主峰山脉相夹而形成中洼,中洼内是湖泊,比寻甸府南部的湖泊更长、更深;这座山的东部有两股泉水,一股发源于北山,[现在叫做北溪。]一股发源于南面,(掉了好几个字)而这座山的南部、北部其实都和主峰山梁相连接。从隐毒山西面往西南下,二里抵达坞中,有个小坑积聚着污水,不是很大。往西在坞中穿行一里半,看到几间草房,靠在南面坡上,是黑土坡哨。再往前有岔道,顺着山坞往西北走,是通往潘所、金所、魏所的路;往西南上坡是正路,我于是顺正路上坡一里,再朝南翻过这座山冈,冈头有许多智井深陷下去,草丛遮蔽着它们,不时能听到智井中有潺潺的水流声。越过山冈往南走了二里多,才开始下坡,于是和西边的湖泊相遇;湖水清澈碧绿、深广,直接冲刷着东边的山麓。道路往南靠近湖边,又转向东然后顺着山麓走。往南走了二里,看到清汪汪的湖水往北转,绕过我所翻越的、布满智井的山冈,往南流到山冈南部,东边紧靠山麓,而西边濒临各所所在的聚落。大概只有西面、北面,在主峰山梁的环绕、包围中,可以就着湖水种田,因而有三个所依托在这里屯守,三个所就是所说的潘所、金所、魏所。[是以三个土官的姓取名。]三个所位于湖泊西边,和我顺着走的山麓隔水相望。这个湖泊一名清海子,一名车湖,湖水濒临山麓,清澈可爱,然而在干季湖中有水浅的地方,可以直接从湖中往南走。现在能俯视到各山冈的支脉伸到湖中,湖水曲折迂回地环绕众山,湖面不下几十里。《一统志》记载湖泊四周都是山的说法是对的,记载湖的周长四里,则不止四里,想来是根据湖泊干涸时而言的。又往南走一里,往东越过一座看得见伸向湖中的山冈,又攀登湖水冲刷的山坡,往南走一里,湖泊的南端到这里结束,于是往西南翻越冈而行。冈不很陡,而横列在东西两边的山峰之间,全是连绵不断的宽阔山坡。从冈上往南走四里,逐渐往南下,忽然听到流水声,就已看到有条细流顺着山冈西边峡谷中的深沟往南流了。有几户人家住在西边山下,是花箐哨。才知道



其冈是从西部主峰山梁延伸过来的,然后往东耸立为东部界山,又往北延伸而和凤梧山西面的山坳相连,就是隐毒山,其中环绕着很大的洼地,而清海子就形成于洼地之中;往南连绵不断地延伸到河口的北崖,就是尧林山,山前夹着交溪,而果马溪水流入其中。不登这道山冈,就不知道山脉是如此的走向。于是顺着细流往南走,都是在东西两边山峰之间的坡陇上走,有时渡过曲折往西流的溪水,有时越过往西垂下的坡,上上下下都不很高深,然而平坦宽阔的地面得不到水,所以都没能开成田地。而东部的山连绵不断但不陡峭,西部的山高高耸列并且最为雄伟;道路比较靠近东部的山,而溪水都顺着西部的山往南流,这样,从花箐哨往下流入果马溪的各条溪流,又是杨林所河流的上源了。往南走了二十五里,才有一个村落,叫羊街子,西部的山到这里才分开,形成峡谷,峡谷两边是层层叠叠的山峦,其紧凑的排列中又有陡峭的箐沟。顺着峡谷进去,是去果渡木朗,并且是从寻甸府去武定府的小路。原来西部的大山,往北走向的一支脉,从西南往东北横列,耸起屏障般的山峰最为高大,如同层层车盖向上簇拥;往南走向的一支脉,也是从西南往东北横列,但排排的峰峦逐渐下降,如同布幔向外斜挂;山势虽然北部高、南部低,而山脉走向其实是从南部往北部重叠,而且其中有一道陡峭的草木丛生的箐沟,为通往山上的孔道,这是果马山;而往南往北的河流从这里分界。羊街子的居民住宅较多。又有牛街子,位于果马溪西边的大山下,和羊街子一样是果马溪两岸边的集市,两处都是木密所分兵屯守的地方。大致从花箐哨往南,一直到这里才傍靠河水而有田地。此时正是下午,询问前面路途中能住宿的地方,说一定要到狗街子,狗街子距离羊街子还有三十里路,恐怕来不及走到。路上的人都劝说不要再走,于是就留在羊街子。住进旅店,起草了几则日记。将近傍晚时,忽然出现下雨的意向,半夜听见哗哗的雨声。

二十六日 早晨起床,吃过饭后,雨没有要停的趋势,北风刮得天气特别寒冷。等了很长时间,实在等不住了才出发。只见平缓的山坡遍布陇冈,把山冈分成东西两边,道路从中往南走,云雾四处弥漫,两边的山脉无边无际、无法看清,而寒风从背后挟带着雨刮过来,像针刺骨,两臂都冻僵了,痛得难以忍受,伞支撑不住。走了十里,逐渐往南下,有溪流从东往西流,道路两旁开始出现一块块的田地。大概羊街

子虽然有田地,因为溪流傍靠西边的山脉,田地和道路还各自分在东西两边。渡过溪流往南走,又上坡,二里,有一个很大的村落,位于道路右面,名间易屯。又往北走一里半,南面的山冈从东边尧林山直直分出往西延伸,西边抵达果马山南端之下,与果马山隔着溪水相对,中间只留下一条间隙,放任果马溪往南流去;果马溪东岸的山,因溪流阻挡而不能往前延伸,于是转北溯流延伸,形成绕臂形状的走向。还有一个村落靠在绕臂状的山脉中,在东边正对着道路,询问当地人,是果马村。从这里就登上南面的山冈,在冈岭上平走二里,这是寻甸府和云南府的分水岭。原来这岭虽然不算很高,但从南部一直横贯,和西部的山峰聚合,大约有十余里长,横着的如同门坎,平平的像堵墙,北部属于寻甸府,南部属于嵩明州,是以这岭脊区分。稍微往南,道路左边的山峰顶上有两层佛寺,从松影中露出来,这时雨大风冷,急忙朝着佛寺奔去。佛寺的前门朝南开,但门紧闭不能进入。从东边的侧门进去,一位老僧人在东边的侧房中烤火,见到客人一点礼仪都不讲。我拜佛后出来,准备离开这里,一个做饭的下等僧人〔法号叫德闻。〕出来挽留我烤火。柴潮湿,点不燃,遍地找枯树枝来烧火,我就着火烤湿衣服,身体才恢复过来,煮栗子,烧茶水吃后,肠胃才转暖。我还将另外带着的饭借滚烫的茶水吃了,时间已过了正午。

断断续续的雨渐渐停了,于是往南下坡。三里,来到坡脚,是杨林所海子西边的山坞。这里离山很远,地势十分开阔,西部是嵩明州背后各道山脉的主峰,东部是罗峰公馆背后的分支山脉,为翠峰山的起始山脊;东西相对,夹成大山谷,湖泊聚汇于其中;山谷南部的杨林所城具有军事要镇的地位,山谷北部尧林山控制着河口。湖泊东边是大路所经过的地区,湖泊西边是去嵩明州要走的地段,但这里竹林树木逐渐茂密起来,反而没有空处可以远眺。大路往东南走,是去狗街子的路;岔路直直地往南走,是去嵩明州的路。当时我听说有个南京的僧人,住在狗街子到嵩明之间的大路途中,地名叫大一半村,想去拜访他,然后再到嵩明州。于是顺着岔路下到长满竹子的坑中,走一里,有条大溪流从西北方绕着往东流,这就是果马溪顺着西部山脉流出峡谷,到这里放开后转向东流的河段。木桥横跨在石淤上,石淤一共三块,木桥分三段横跨在上面而到达河西岸,桥下的水大致与新桥石幢河不相上下。过桥后,便是伸向远方的平整田地,村庄环绕错落,往西

南一直走，六里到嵩明州。从田埂上往东南，沿着小路走了二里，经过小一半村。又走一里，有条大路从东北伸向西南，这是从狗街子去嵩明州的路，路的北面就是大一半村，路的南面则是玉皇阁。进大一半村去拜访南京法师，知法师已暂时住到州城的某个寺庙。〔法师的徒弟当初和我说过此事，我后来就忘了。南京法师的法号叫金山。〕我从大一半村出来就顺大路走，往西南去州城。二里，又有一股溪水从西往东流，其水量比果马溪的一半还小，但流速较急，一座石拱桥横跨水面。过桥后往西南走，烂泥深陷得特别厉害。从上翠峰山走小路以来，虽然是久雨之后，却免掉了陷入泥泞的痛苦，因为山间小路行人稀少。一上大路，就每走一步都很艰难，所谓的“蜀道”不在重重悬崖中，却在康庄大道上。像这样艰难地又走了三里，一直抵达西边山下，再转往西南走，又一里就进入嵩明州城的北门，稍微转东后再往南走，在州衙前的旅舍留宿。去询问南京僧人，忘记了是哪一个寺庙，没有地方寻找。

【原文】

二十七日 密云重布，虽不雨不雾，而街湿犹不可行。余抱膝不下楼，作书与署印州同张^①，拒不收；又以一刺投州目管^②，虽收而不即答。初是州使君为吾郡钮国藩^③，武进乡荐^④。余初入滇，已迁饶州别驾，至是东其轺及月矣。二倅皆南都人^⑤，余故以书为庚癸呼^⑥，乃张之扞戾^⑦乃尔，始悔弹铗操竿之拙也^⑧。是日买得一野鳧^⑨，烹以为供。

二十八日 晨起，浓云犹郁勃，惟东方已开。余令肆妇具炊，顾仆候管倅回书。余乃由州署西，践湿径，北抵城隍庙，其东为察院。其中北向登山数级，右为文庙，左为明伦堂、尊经阁。登阁，天色大霁，四山尽出，始全见海子之水当其前。是海子与杨林共之，即《统志》所云嘉利泽也^⑩，以果马龙巨江及白马庙溪之水为源^⑪，而东北出河口，为北盘江之源者也。由中路再上，抵文庙后夹衢西入，与文庙前后并峙者，是为宗镜寺。寺建于唐天祐中^⑫。寺古而宏寂，踞蛇山之巅，今谓之黄龙山。山小而石骨棱棱，乃弥雄山东下之脉，起而中峙如锥，州城环之，为州治之后山者也。昔多小黄蛇，故今以黄龙名之。登此，则一州之形势，尽在目中矣。

嵩明旧名嵩盟。《一统志》言，州治南有盟蛮台故址，昔汉人

与乌白蛮会盟之处，而今改为嵩明焉^⑬。州城亦因山斜绕，门俱不正，其向与寻甸相似。

嵩明正北由大山峡口入，竟日而通普岸、严章，为寻甸西境；正南隔嘉利泽，与罗峰公馆对，为杨林北境；正东为尧林山，踞河口之北，为下流之砥柱；正西逾岭，为旧邵甸县。其北之梁王山，为老龙分支之处，领挈众山，为本州西境，与寻甸、富民、昆明分界者也。

嵩明中环海子，田泽沃美。其西之邵甸^⑭，南之杨林^⑮，皆奥壤也，昔皆为县，而今省去。杨林当大道，今犹存所焉。

出寺下山，还饭于店，而管倅回音不至。余遂曳杖出南门，转而西，半里抵塔下。大道东南由杨林去，余时欲由兔儿关，乃西南行。一里，有追呼于后者，则管倅以回柬具程，命役追至，而程犹置旅寓中。因令顾仆返取，余从间道北向法界寺待之。法界寺者，在城西北五里，亦弥雄山东出之支，突为崇峰者也。路当从西门出，余时截冈逾陇，下度一竹坞，二里而北上山。蹑坡盘级而上，二里，逾一东下之脊，见北坞有山一支，自顶下垂，而殿宇重叠，直自峰顶与峰俱下。路有中盘坳中者，有直蹑峰顶者，余乃竟蹑其顶，一里及之。西望峰后，下有重壑，壑西北有遥嶽最高，如负宸挈领，拥列回环，瞻之甚近，余初以为嵩明之冠，而不知其即梁王之东面也。转而东，峰头有元帝殿冠其顶，门东向。余入叩毕，问所谓南京师者，仍不得也。先是从城中寺观觅之不得^⑯，有谓在法界者，故余复迂途至，而岂意终莫可踪迹乎。由殿前东向下，历级甚峻。半里得玉虚殿，亦东向，仍道宫也，两旁危簪回合，其境甚幽。再下，出天王殿。又下半里，有一庵当悬冈之中，深竹罨门，重泉夹谷，幽寂窈窕。惜皆闭户，无一僧在。又下，始为法界正殿。先入殿后悬台之上，其殿颇整，有读书其中者，而主僧仍不在。乃下，礼佛正殿。甫毕，而顾仆亦从坞中上。东庑有僧出迎，询知南京师未尝至。而仰观日色，尚可行三十余里，遂询道于僧，更从北径为邵甸行。盖杨林为大道，最南而迂；兔儿为中道^⑰，最捷而坦；邵甸为北道，则近依梁王，最僻而险。余时欲观其挈领之势，遂取道焉。

由寺前西南转竹箐中，随坳而南，一里，逾东南冈，出向所来道，遂南下山。一里抵山下，有坞自西北来，即前岭头下瞰重壑之第一层也。由其南横度而西南，二里，过一村，村南始畦塍相属。随塍南下，西行

畦中一里余，望见北冈垂尽处，石崖骈沓，其东村庐倚冈上，为灵云山；西有神宇临壑，是为白马庙。神宇之西有坞，自北山回环而成峡，有大溪自峡中东注而出，即前岭头遥瞰之第二层也。其壑西南，始遥逼梁王最崇峰之下。盖梁王东突，耸悬中霄，北分一支，东下为灵云峰，即白马所倚；再北分一支，东峙分法界寺，法界北壑虽与梁王对夹，而灵云实中界焉，故梁王东麓之溪漾注，俱从此出也。其流与东山之巨龙江相似，东西距州城远近亦相似也。溪无桥，涉之，即西上坡。始余屡讯途人，言渡溪而西，必宿大大村，村之东，皆层冈绝岭，漫无村居。问：“去村若干里？”曰：“三十。”余仰视日色，当已不及，而土人言不妨，速行可至。再问皆然。遂急趋登坡，一里，有负载而来者，再问之，曰：“无及矣。不如返宿为明晨计。”余随之还，仍渡溪，入白马庙。庙敝甚，不堪托宿。乃东过骈沓石崖，从村庐之后，问宿于灵云山僧。是庵名梵虚，僧虽不知禅诵，而接客有礼，得安寝焉。

注释

①州同：知州的佐官。署印州同：即原为州同而暂时代理知州事。

②州目：州里的吏目。

③使君：汉时称州的刺史为使君，此沿旧称以使君称知州。

④武进：为常州府附郭县，在今江苏常州市。

⑤倅(cuī 翠)：古时称副职为倅。

⑥庚癸：因庚为西方，主谷，癸为北方，主水，故以庚癸为军中乞粮的隐语，后亦俗称告贷为庚癸呼。

⑦扞戾(hàn lì 汗利)：抵牾而乖张。

⑧弹铗操竿：战国时冯谖客孟尝君，弹铗操竿求食，后即以此作为穷乏而有所希望之词。

⑨野凫(fú 扶)：野鸭。

⑩嘉利泽：《寰宇通志》云南府山川：“嘉利泽，在嵩盟州东南十五里，方圆百余里，灌溉民田，鱼供民食，故名。又名杨林泽。”民国初年，湖面约有二万多亩，南部称杨林海，北部称八步海，1950年已垦殖为农场和鱼池。

⑪果马龙巨江：《游记》诸本皆作“巨龙江”。《明一统志》云南府山川载：“龙巨江，一名龙济溪，源出寻甸果马山，流经嵩盟州东南入嘉利泽。”《寰宇通志》寻甸军民府山川亦载：“果马溪，在府城西三十里，源出果马山，流入嵩明州龙济溪。”应正为“龙巨江。”

⑫天祐：唐哀帝李柷年号，时在公元904—907年，共四年。

⑬嵩明：宋代为大理嵩盟部，元代设嵩明州。明代亦置州，隶云南府，即今嵩明县。《明史·地理志》：“嵩明州，洪武十五年（公元1382年）三月改曰嵩盟。成化十八年（公元1482年）复故。”则自公元1482年改名嵩明，故《明一统志》《寰宇通志》皆作嵩盟。

⑭邵甸：元置邵甸县，明初亦短期存在，后废。治今嵩明县西南部的白邑村。

⑮杨林：元置杨林县，明初亦置为县，成化十七年（公元1481年）废，仍存杨林守御千户所，即今嵩明县南的杨林，治今老城。

⑯寺：佛教的庙宇称寺。观（guàn 贯）：道教的庙宇称观。

⑰兔儿：即兔儿关。明设兔儿关巡检司，属嵩明州。今亦作兔耳关，在昆明市郊东北隅，小哨附近。

【今译】

二十七日 阴云重重密布，虽然没有下雨，没有起雾，但街道仍然潮湿，难以行走。我抱膝而坐，不打算下楼，写信给代理知州张州同，他拒绝不收；又写一张名片投送管州目，他虽然收下却不立即答复。早先，嵩明州的知州是我家乡的钮国藩，〔武进县的举人。〕我刚到云南，他已迁升为饶州别驾，此时往东去就任将近一个月了。州中的两位副职都是南京人，所以我写信向他们借钱，而张州同竟如此不讲情理，我于是后悔因穷困而寄希望于他们的笨拙行为了。这天买到一只野鸭，烹煮来作为食物。

二十八日 早晨起床，云层仍然十分浓密，只是东方已经亮开了。我让旅舍主妇准备饮食，顾仆去等候管州目的回信。我于是顺州署西边，踩着潮湿的小路，往北走到城隍庙，城隍庙东面是察院。从正中往北登几级台阶上山，右边是文庙，左边是明伦堂、尊经阁。登上尊经阁，天色非常晴朗，四周的山峰完全显露出来，才清楚地看见满湖的水就位于尊经阁前方。这个湖泊由嵩明州和杨林所共同享有，就是《一统志》所记载的嘉利泽了，其水来源于果马山流出的龙巨江以及白马庙溪，然后往东北流到河口，是北盘江的源头。顺着中间的路再往上走，到文庙背后的窄街、然后往西进去，和文庙前后并列对峙的是宗镜寺。〔宗镜寺修建于唐代天祐年间（公元904—907年）。〕寺庙古朴而且十分空寂，坐落在蛇山顶上，蛇山现在称为黄龙山。山小但山上的石头棱角分明，是弥雄山往东延伸的山脉，到这里耸起，而且像锥子一

样峙立在州中，州城环绕着这座山，它是州署的后山。〔山上从前小黄蛇多，所以现在用黄龙命名。〕登上这座山，则嵩明一州的形势全部收在眼里了。

嵩明州原来叫嵩盟。《一统志》记载，州署南面有盟蛮台旧址，是从前汉人和乌蛮、白蛮会盟的地方，而现在改称嵩明了。嵩明州城也是靠山斜绕，城门都不正，城门座向和寻甸府城相似。

从嵩明州的正北面顺着大山谷口往里走，一整天就到普岸、严章，普岸、严章位于寻甸府西部边境；正南面隔着嘉利泽，与罗峰公馆相对，是杨林所的北部边境；正东面是尧林山，尧林山位于河口的北面，是下游的中流砥柱；正西面翻过山岭，是原来的邵甸县。邵甸县北面的梁王山，是主峰山脉分支的地方，统领着众多的山脉，是嵩明州的西部边境，也是嵩明州与寻甸府、富民、昆明的分界。

嵩明州中部湖水环绕，土地沃美。嵩明州西面的邵甸，南面的杨林所也是土地肥沃，两地从前都设县，而现在都免除了。杨林位于大路边，现在还有所设在那里。


从崇镜寺出来便下山，返回旅店吃饭，但管州目的回音没到。我于是拄着拐杖从南门出城，转往西走，半里来到一座塔下。大路往东南向杨林所伸去，此时我打算从兔儿关走，于是往西南行。走了一里，有人在后面追赶呼叫，是管州目在回帖时备了财物送我，命令差役追到这里，而财物还放在旅店中。于是让顾仆返回去取财物，我从小路往北去法界寺等他。法界寺位于城西北五里处，那里也是弥雄山向东延伸的支脉，突起为高大的山峰。去法界寺的路应当从西门出城，我不时地穿越冈陇，往下经过一道竹林遍布的山坞，走二里就往北上山。顺着坡绕着阶梯往上走，二里，越过一道往东延伸的山梁，看到北坞中有一座山，从最高处往低处下垂，而佛殿庙宇层层叠起，一直从峰顶往下伸去。有顺坞中绕着山坳走的路，也有直达山顶的路，我于是就直登山顶，攀登一里到达。往西看山峰背后，下面有重叠的沟壑，沟壑西北远处有座最高的山峰，像背靠屏风朝见群臣的帝王一样率领群山，群山簇拥环列在它的周围，看起来离得很近，开始我以为是嵩明州的最高峰，却不知道原来它就是梁王山的东面。转向东，峰顶最高处有元帝殿，殿门朝东开。我进殿叩拜完毕，询问所听说的南京法师，仍然

没有找到。在这之前我在城中的寺观里寻访而没有找到,有在法界寺的说法,所以我又绕路来法界寺,而哪里想到最终没有一个人知道法师的踪迹呢。从元帝殿前往东下,走过很陡的台阶。半里来到玉虚殿,殿门也是朝东,仍然是道教的庙宇,两旁陡峭的山箐环绕聚合,环境非常幽静。再往下走,到天王殿。从天王殿出来又往下走半里,有一座寺庵位于陡冈之中,茂密的竹子掩映庵门,两股泉水夹在山谷中,幽静美好。可惜这些庙宇都是关门闭户,没有一个僧人在。又往下走,才是法界寺的正殿。我先进到正殿背后的高台上面,其殿很整齐,有人在殿中读书,但住持的僧人仍然不在。于是从高台下去,到正殿里拜佛。刚刚拜完,顾仆就从坞中上来了。东侧的房中有僧人出来迎接,询问后知道南京法师不曾来到法界寺。而抬头观看天色,还能走三十多里,于是向僧人询问道路,改从往北去邵甸的路走。因为从杨林所走是大路,最往南,因而绕路;从兔儿关走是正中的路,最近而且平坦;从邵甸走是北边的路,则靠近梁王山,最偏僻而且险阻难走。当时我想观看梁王山率领群山的气势,就选择走北道。

从法界寺前面往西南转进遍布竹林的山箐中,顺着山坳往南走,一里,往东南翻过冈,走到先前过来的路上,于是往南下山。一里抵达山下,有道山坞从西北延伸过来,就是刚才从岭头往下看到的第一层重叠沟壑。顺山坞南部横穿过去然后往西南走,二里,经过一个村子,村南才有连接不断的畦田。跟着田埂往南下,在畦田中往西走一里多,看到北冈垂到底部的地方,石崖并列众多,其东面有个村子靠在冈上,叫灵云山;西面有间供奉神灵的房屋,面临沟壑,叫白马庙。白马庙西部有道山坞,沿着北面的山环绕过来而形成峡谷,有条大溪流从峡谷中往东流出去,是刚才在山顶远看的第二层沟壑。其壑西南端,才靠近远处梁王山最高的山峰下面。大概梁王山东部突起,高耸入云,北部分出一支脉,往东垂下去为灵云峰,是白马庙背靠的山;再往北分出一支脉,往东耸立为法界寺所坐落的山,法界寺北部的沟壑虽然夹在梁王山对面,而灵云峰其实位于中部,所以梁王山东麓萦绕的溪流,都是从这里流出去的。这溪流和东山的巨龙江相似,东西两边距离州城的远近也相似。溪流上没有桥,淌水过去,立即往西上坡。当初我多次问过路上遇到的人,说渡过溪流就往西走,一定得住在大大村,从大大村往东走,都是层叠的山冈和陡峭的山岭,四周没有村庄

民居。我问：“距离大大村有多少里路？”回答说：“三十里。”我抬头看天色，估计已经赶不到了，而当地人说不碍事，急行可以赶到。又问，都这样说。于是急急忙忙朝着坡上走，一里，有背着东西过来的人，我又向他问路，他说：“来不及了。不如返回去住下作明天早走的打算。”我跟着他往回走，仍然淌水过溪，进入白马庙。庙很破败，不能寄宿。于是往东经过并列着的众多石崖，顺着村子后面走，去灵云山僧人那里求宿。住宿的庙宇叫梵虚，僧人虽然不懂坐禅诵经，但接待客人很有礼貌，我们得以在庙中安睡。

【原文】



二十九日 晨起，碧天如洗。亟饭。仍半里渡溪，蹶西坡而上。迤邐五里，逾冈脊，东望嘉利泽，犹在足下；西瞻梁王绝顶，反为近支所隐不可见，计其处，正当绝巘之东，此即其支冈也。冈头多中陷之坎，枯者成罅井，潴者成天池。稍西北盘冈一里，复西南下。一里，度中洼之底，复西北上，行山南岭坡间。二里，复西南下坞中。其坞自西北崇峰夹中来，中有流泉颇急，循坞西崖东坠，此梁王山东南之流也。有岐路直自坞外东南来，直西北向梁王山东腋去，此杨林往普岸、严章径，余交截之而西。半里，渡西涯急流，复西北蹶冈上，颇峻。一里，蹶峰头，已正当梁王山之南矣。西向平行岭头，一里，又西下半里，坞有小水，犹东南流也。一里径坞，又西上逾岭。半里，复下。其岭南北俱起，崇峰夹之，水已西南行，余以为过脊矣，随之下里，行峡中。转而南一里，又有水自西北来，同坠壑东注而下嘉利泽，始知前所过夹峰之脊，犹梁王南走之余支也。越水，复西北蹶峻而上，一里半，抵峰头，则当梁王山之西南矣。是峰西南与南来老脊，又夹坑东北下嘉利泽，是峰东北与梁王主峰，亦盘谷东下嘉利泽。从脊上平行而西，一里余，出西坳。半里，始见其脉自南山来者，从此脊之西北下，伏而再起，遂矗峙梁王焉^①。

梁王山者，按志无其名，余向自杨林西登老脊，已问而知之，云在邵甸东北，故余取道再出于此，正欲晰其分支界水之源也。然志虽不名梁王，其注盘龙江则曰：“源自故邵甸县之东山、西山。”则指此为东山矣。其注东葛勒山，则曰：“在邵甸县西北，高三十里，为南中名山，远近诸峰，高无逾此。”则所谓三十里者，又指此为东葛勒山矣。但土

人莫谙旧名，因梁王结寨其顶，遂以梁王名之。志无梁王名，未尝无东葛勒名也。其脉自潞江府罗藏山东北至宜良，分支东北走者，为翠峰之支，正支西北走者，由杨林西岭，而北度兔儿关，又北度此而高耸梁王山，横亘于邵甸之北，其东西两角并耸，东垂下临白马溪之西，西垂下临牧养洞之东。由西垂环而西南为分支，则文殊商山之脉所由衍也；由东垂走而东北为正支，则果马、月狐之脊所自发也。西垂曲抱，而盘龙之源，遂浚滇海；东垂横夹，而嘉利之派，遂汇北盘；宜其与罗藏雄对南北，而共称梁王云。

过脊，渐西降，西瞰夹坞盘窝，皆丰禾芄芄，不若脊东皆重冈荒碛也。一坡西垂夹坞，上皆侧石斜卧。从其上行，二里，始随坡下坠。一里及坞，有小溪自东南坞中出，越之西行。又半里，有村聚南山下，皆瓦房竹扉，山居中之最幽而整者，是曰大大村^②。始东西开坞。梁王山西南之水，由坞北西注；余所越南坞之水，截坞而从之。半里，越村之西，又开为南北之坞，有小水自南来，经西冈下，北合于东坞之水，同破西北峡而下坠，当西出于邵甸之北者也。路越南来小水，遂西南上坡。盘坡而上，约里许，越其巅。又西下半里，西南涉溪；其溪似南流者。一里，又西逾坡脊，平行坡上。又一里余，始见西坞大开。其坞自北而南，辟夹甚遥，而环峰亦甚密，坞中丰禾云丽，村落星罗，而溪流犹仅如带，若续若断焉。于是陡降西麓，半里抵坞。有村倚麓西而庐，是曰甸头村，即邵甸县之故址也。是村犹偏于坞东；坞北有峰中垂，亦有聚庐其上。其地去嵩明州四十里，重峦中间，另辟函盖。正北则梁王正脊亘列于后，东界即老脊之北走者，西界即分支之南环者。其西北度处，有坳颇平，是通牧漾^③；东北循梁王山东垂而北，是通普岸、严章；西逾岭，通富民县；东逾岭，即所从来者；惟南坞最远，北自甸头，十里至甸尾。坞中之水，南至甸尾，折而西南去，路亦逾山而西，遂为嵩明、昆明之界焉。

余既至甸头村，即随东麓南行。一里，有二潭渚东涯下，南北相并，中止有岸尺许横隔之，岸中开一隙，水由北潭注南潭间，潭大不及二丈，而深不可测，东倚石崖，西濒大道，而潭南则祀龙神庙在焉。潭中大鱼三四尺，泛泛其中。潭小而鱼大，且不敢捕，以为神物也。甸头之水，自北来流于大道之西；潭中水自潭南溢，流大道之东，已而俱注于西界之麓，合而南去。路则由东界之麓，相望而南。坞中屡过村聚。八里，有小水

自东峡出，西入于麓大溪，逾之。南二里，则甸尾村横踞甸南之坡^④。有岐直南十里，通兔儿关；正路则由村西向行。一里余，直抵西界之麓，有石梁跨大溪上^⑤。逾梁，始随西麓南行。半里，溪水由西南盘谷而入，路西北向逾岭。一里，登岭头。一里，下岭西坞中，路复转西南行，大溪尚出东南峡中，不相见也。盖其东老脊，南自宜良，经杨林西岭度而北，一经兔儿关，其西出之峰突为五龙山，则挟汇流塘之水而出松花坝者也^⑥；再北经甸尾东，其峰突为祭鬼山，则挟邵甸之水而西出汇流塘者也。于是又西越坞脊，四里，随坞西下。一里，又有水自北峡来^⑦，有梁跨之，其势少杀于甸尾桥下水。有村在梁之西，是为小河口^⑧，即牧漾之流，南经此而与邵甸之水合，而出汇流塘者也。过村，又西南上岭，盘折山坡者七里，中有下洼之窖。既而陡下峡中，有小水自西北峡来，渡之，村聚颇盛。村之南，则邵甸之水，已与小河口之流，合而西向出峡，至此复折而南入峡中，是为汇流塘，其萦回之势可想也。从此路由西岸随流入峡，其峡甚逼，夹翠骈崖，中通一水，路亦随之，落照西倾，窃不见影。曲折四里，有数家倚溪北岸，是为三家村^⑨。投宿不纳。盖是时新闻阿迷不顺，省中戒严，故昆明各村，俱以小路不便居停为辞。余强主一家，久之，乃为篝火炊粥，启户就榻焉。

注释

①梁王：即梁王山，今名同，在嵩明县西北。

②大大村：今作达达村，又称周达，在嵩明县西南境，白邑稍东。

③牧漾：今作牧羊，在嵩明县西北部盘龙江边，阿子营稍北。

④甸尾村：今仍名甸尾，在嵩明县西南隅。

⑤有石梁句：明时认此大溪为盘龙江正源，称邵甸河。今名同。

⑥汇流塘：今作回流湾。松花坝：今名同。从回流湾到松花坝，现已连为松花坝水库，湖面宽阔，为昆明市郊人工建筑的最大水库。但元、明时期的松花坝遗迹，至今仍能看到。

⑦又有水句：此水明时称牧漾水，为盘龙江正源，今亦称盘龙江。

⑧小河口：今称小河或小河村，在昆明市郊东北隅。

⑨三家村：近年扩建松花坝水库时，三家村已安全迁至小河村东边，邵甸河与牧漾水汇流处的东岸，原三家村址今已被水库淹没。

【今译】


二十九日 早晨起来，碧空如洗。急忙吃饭。仍旧走半里淌水过

溪,攀登西坡往上走。曲曲折折地走了五里,翻越冈脊,往东看嘉利泽,仍然在脚下;往西看梁王山最高峰,反而被近处的支脉所挡而不能看到,估计支脉的位置,正处在梁王山最高峰的东边,这里是支脉的分支山冈了。冈头上有很多下陷的坑穴,干的坑穴形成罅井,积聚着水的形成天池。稍往西北绕冈走一里,又往西南下。一里,穿过中洼地的底部,又往西北上,在山南面的岭坡上行走。二里,又往西南下到坞中。这山坞从西北高峰的夹缝中伸来,坞中有股泉水流得很急,顺着山坞西边的山崖往东坠落下去,这是梁王山东南边的溪流。有条岔路直直从山坞以外的东南边伸过来,直直往西北梁王山东侧伸过去,这是从杨林所去普岸、严章的小路,我横穿小路往西走。半里,渡过西边的急流,又往西北攀着冈往上走,很陡。一里,爬到峰头,已经正正地处在梁王山的南面了。往西在岭头平平地走,一里,又往西下半里,坞中有条小溪,仍然是往东南流。一里穿出山坞,又往西上,翻过山岭。半里,又下。其岭南面、北面都高高耸起,高峰夹着它,水流已经往西南流,我以为越过岭脊了,顺着岭下一里,在峡谷中行走。转向南走一里,又有水流从西北流来,同样落到沟壑中往东流进嘉利泽,才知道先前翻过的、夹在高峰之中的岭脊,仍然是梁王山往南走向的余支脉。渡过水流,又往西北攀登陡峰而上,一里半,抵达峰顶,于是就处在梁王山的西南边了。这座山峰的西南部和南边延伸过来的主峰山脉之间,又夹着往东北伸到嘉利泽的坑;这座山峰的东北部和梁王山主峰之间,也环绕着往东延伸到嘉利泽的山谷。从山梁上平平往西走,一里多,走出西坳。半里,才看见从南边山延伸来的山脉,顺着这道山梁的西北部延伸下去,起伏之后又耸起,矗立为高大的梁王山。

梁王山,考查志书没有这一名称,我过去从杨林所西面攀登主峰山梁,询问后而知道有梁王山了,说位于邵甸东北,所以我取道邵甸而再次走到这里,正是打算弄清楚梁王山各分支山脉划分水道源流的情况。而志书虽然没有记载梁王山名,但书中则注释盘龙江道:“发源于原邵甸县的东山、西山。”那么就指明梁王山是东山了。其注释东葛勒山,则说:“位于邵甸县西北,山高三十里,是南中地区的名山,远处近处的各座山峰,没有比它高的。”那么所谓三十里高的说法,又指明梁王山是东葛勒山了。只是当地人不熟悉原来的山名,因为梁王在其顶上安营扎寨,于是就叫梁王山。志书没有梁王山名,不见得就没有东



葛勒山名。它的山脉从潞江府的罗藏山东北一直伸到宜良县,分往东北走向的一支,是翠峰山脉;往西北走向的主峰山脉,经过杨林所西部的山岭,就往北延伸到兔儿关,再往北延伸到这里而高耸为梁王山,横贯在邵甸北部,其东西两端同时耸起,东边伸下去濒临于白马溪之西,西边伸下去濒临于牧养洞之东。从西边绕向西南,形成分支山脉,是文殊南山所延伸的山脉;从东边走向东北,形成主支山脉,是果马山脊、月狐山脊所延伸的山脉。西边的山脉曲折环抱,而盘龙江的上源,从其中通向滇池;东边的山脉横列两层,而嘉利泽的支流,从其中汇入北盘江;梁王山和罗藏山雄伟地南北对峙,因而一起称作梁王山是适宜的。



越过山梁,渐渐往西下坡,往西俯视狭坞中的盘窝,全都是稠密的庄稼,非常茂盛,不像山梁东面全都是层层的山冈和荒石。一道坡往西垂下狭坞中,坡上都是石头斜躺着。从坡上走,二里,才随着坡往下走。一里来到坞中,有条小溪从东南山坞中流来,渡小溪往西走。又半里,有个村庄位于南面山下,房屋都是瓦顶竹门,是山间民居中最幽雅而整齐的村庄,名大大村。这里是朝东西敞开的山坞,梁王山西南面的水,从山坞北面往西流;我刚才所渡过的南边坞中流出的水,横穿此坞而跟随往西流。半里,走到大村西面,又有南北走向的山坞,有条小河从南边流来,经过西冈下,往北汇合到东坞的河流中,一齐往西北穿过峡谷后往下坠落,应当是向西流出邵甸北面。道路越过南边流来的小河,就往西南上坡。绕着坡往上走,大约一里多,翻越坡顶。又往西下半里,往西南渡过溪流;这条溪流好像是往南流。一里,又往西翻越坡脊,平平地在坡上行走。又一里多,才看到十分开阔的西坞。其坞从北往南走向,两边离得很远,而环绕山坞的群峰也更密,坞中长满茂盛的庄稼,村庄星罗棋布,而溪流则如飘带,断断续续在坞中流过。于是从坡顶很快下到坞西的山麓,半里来到坞中。有个村庄靠着山麓西边,名甸头村,是邵甸县的旧址。这个村庄还位于坞中偏东;山坞北边有座山峰正正的直立,山峰上也有村子。这片山坞距离嵩明州四十里,在重重山峦中间,另外开辟了一块天地。山坞正北面是横列的梁王山主峰山脉背后,东部是主峰往北延伸的山脉,西部是往南环绕的分支山脉。山坞西北部的道路经过的地方,有块很平的山坳,是去牧漾的通道;东北部顺着梁王山东边往北走,通往普岸、严章;往西


翻越山岭,通往富民县;往东翻越山岭,是我来时的路;而往南山坞延伸得最远,北边起自甸头,十里到甸尾。山坞中的河水,往南流到甸尾,转向西南流去,道路也越过山往西走,就是嵩明州与昆明的分界。

我来到甸头村后,就顺着东边的山麓往南走。一里,有二潭水积聚在东边山下,两个水潭南北并列,中间只有一尺多宽的堤岸横隔着,堤岸中部开通一条间隙,水从北潭注入南潭中,潭面不到两丈宽,但深不可测,东靠石崖,西临大路,而潭南面有座祭龙的神庙。〔潭中的鱼有三四尺长,自由地在潭中浮游。水潭小而鱼大,而且不敢捕捞,认为是神物。〕甸头的河水,从北往南顺大路西边流;潭中的水从潭里溢出后向南顺大路东边流,不久路两边的水都流到山坞西麓,汇合起来往南流去。大路是沿着山坞东麓,与河流相望而朝南走。在山坞中多次经过村落。八里,有条小溪从东边峡谷流出,往西流入西麓的大河里,过小溪。往南走二里,甸尾村横着坐落在山坞南面的坡上。有条岔道直直往南走,十里到兔儿关;正路则从甸尾村往西走。一里多,直接抵达西麓,有座石桥横跨在邵甸河上。过桥,于是顺着西麓往南走。半里,河水从西南方绕着山谷流进山,道路朝西北越过岭。一里,登上岭头。一里,下到岭西边的坞中,路又转朝西南走,邵甸河还在东南边的峡谷中,看不到了。原来山坞东部的主峰山脉,南端起自宜良,经过杨林所西部的山岭后往北延伸,一过兔儿关,其往西延伸出去的山峰耸立为五龙山,于是夹着汇流塘水而延伸到松花坝;再往北延伸,经过甸尾村东部,其峰耸立为祭鬼山,于是夹着邵甸之水往西流入汇流塘。从这里又往西越过坞脊,四里,顺着坞往西下。一里,又有一股水从北边峡谷流来,水上有桥横跨,水势稍微小于甸尾桥下的水。有个村庄坐落在桥西面,这是小河口,就是牧漾水往南流到这里后与邵甸之水汇合,然后流向汇流塘的那条水。过了小河口村,又往西南上岭,环绕着山坡走了七里,途中有下洼的小穴。紧接着,山路陡下峡谷中,有条小河从西北峡谷中流来,渡过小河,有个较大的村庄。村庄的南部,则是邵甸的水已经和小河口水汇合,往西流过峡谷,流到这里又折向南流进峡谷,这就是汇流塘,曲折盘绕的形势可以想见。从这里开始路从汇流塘西岸顺着水流进入峡谷,这座峡谷很陡,两旁青山耸列,中间流过一条河,道路也跟水流走,落日的余辉从西边斜照进来,山谷幽深看不见日影。曲曲折折走了四里,有几家人傍靠在河流北岸,这是三

家村。进村投宿而没有人家接纳。大概这时刚刚闻知阿迷州叛乱，省里戒严，所以昆明地区的各个村庄，都以小路边不方便住宿为借口拒绝投宿。我强求一家的主人，很久，他才为我升火做饭，开门让我就寝。

盘江考

【原文】



南北两盘江，余于粤西已睹其下流，其发源俱在云南东境。余过贵州亦资孔驿，辄穷之。驿西十里，过火烧铺。又西南五里，抵小洞岭^①。岭北二十里有黑山，高峻为众山冠，此岭乃其南下脊。岭东水即东向行，经火烧铺、亦资孔，乃西北入黑山东峡，北出合于北盘江；岭西水自北峡南流，经明月所西坞，东南出亦佐县，南下南盘江。小洞一岭，遂为南北盘分水脊。《一统志》谓，南北二盘俱发源沾益州东南二百里，北流者为北盘，南流者为南盘，皆指此黑山南小洞岭，一东出火烧铺，一西出明月所二流也。后西至交水城东，中平开巨坞，北自沾益州炎方驿，南逾此经曲靖郡，坞亘南北，不下百里，中皆平畴，三流纵横其间，汇为海子。有船南通越州，州在曲靖东南四十里。舟行至州，水西南入石峡中，悬绝不能上下，乃登陆。十五里，复下舟，南达陆凉州。越州东一水，又自白石崖龙潭来^②，与交水海子合出石峡^③，乃滇东第一巨溪也，为南盘上流云。

余憩足交水，闻曲靖东南有石堡温泉胜，遂由海子西而南。南下二十里，一溪来自西北，转东南去，入交海，桥跨之，为白石江；涓细仅阔数丈，名独著，以沐西平首破达里麻于此，遂以入滇也。按达里麻以师十万来拒，与我师夹江阵，是日大雾，沐分兵从上流潜济，绕出其后，遂破之。今观线大山溪，何险足据；且白石上流为戈家冲，源短流微，萦带不过数里内。沐公曲靖之捷，夸为冒雾涉江，自上流出奇夹攻之，为不世勋，不知乃与坳堂无异也！度桥南六里，抵曲靖郡。出郡南门，东南二十五里，海子汪洋涨溢，至是为东西山所束，南下伏峡间。桥横架交溪上，曰上桥。桥西开一坞东向，即由上桥西折入坞，半里至温泉。泉可浴，泡珠时发自池底，北池沸泡尤多，对以六角亭，曰喷玉。

东逾坡半里，抵桥头村^④。村西行田畴间，忽一石高悬，四面蓊丛，楼楹上出，即石崖堡也^⑤，与温泉北隔一坞。径平畦里许，抵堡东麓，南向攀级，上凌绝顶，则海子东界山南绕于前，西界山自北来，中突为此崖，又西峙而南为水口山。交溪南出上桥，前为东界山南绕所扼，辄西南汇为海子，正当石堡南；其东北白石崖龙潭，与东南亦佐之水，合交溪下流于越州，乃西南破峡去。而石堡正悬立众峰中，诸水又汇而潞之，危崖古松，倍见幽胜。北下山，西一里抵石堡村。回眺石堡，西北两面嵌空奇峭，步步不能去。由村南下坡，东半里，逾一石梁。南走梁下者，即交溪，溪遂折东南去。又东一里半，抵东山麓。东北上山，从石片中行，土倾峡坠，崩嵌纷错，石骨竞露如裂瓣，从之倾折取道。石多幻质，色正黑如着墨，片片英山绝品。石中上者一里，至岭坳，下见西坞南流之江，下坠岭南之峡，乃交溪由桥头南下，横截此山南麓以东去者也。

余已躬睹南盘源，闻有西源更远，直西南至石屏州，随流考之。其水源发自石屏西四十里之关口，流为宝秀山巨塘^⑥，又东南下石屏，汇为异龙湖。湖有九曲三岛，周一百五十里。岛之最西北近城者，曰大水城，顶有海潮寺；稍东岛曰小水城^⑦。舟经大水城南隅，有芰荷百亩，巨朵锦边，湖中植莲，此为最盛。水又东经临安郡南，为泸江，穿颜洞出，又东至阿迷州，东北入盘江。盘江者，即交水海子，南经越州、陆凉、路南、宁州，至州东六十里婆兮甸，合抚仙湖水；又南至播箕街河甸，合曲江^⑧；又东至阿弥州稍东，合泸江。二江合为南盘江，遂东北流广西府东山外。

余时征诸广西土人，竟不知江所向。乃北过师宗州，又东北去罗平州十五里，抵一坞曰兴哆啰。其坞西傍白蜡，东瞻罗庄，南去甚遥，而罗庄山森峭东界，皆石峰离立，分行竞奋，复见粤西面目。盖此丛矗怪峰，西南始此，而东北尽于道州，磅礴数千里，为西南奇胜，此又其西南之极也。已而至罗平，询土人盘江曲折，始知江自广西府流入师宗界，即出罗平东南隅罗庄山外，抵巴旦彝寨，会江底河；寨去罗平东南二百里，江东即广南府境。又东北经巴泽、河格、巴吉、兴隆、那贡，至霸楼，为霸楼江；六处地名，俱粤西安隆长官司地。今安隆无土官，俱为广南、泗城所占。遂入泗城境之八蜡、者香，于是为右江。再下，又有广南富州之水，自者格经泗城之葛阇、历里来合，而下田州云。

后余至云南省城，过杨林，见北一海子特大，古称嘉利泽，北成大

溪,出河口。溪北有山甚峻,曰尧林山。又东北十里出峡,经果子园^⑨,北至寻甸府,合郡城西北水,汇为南海子。又东北与马龙水合于郡东二十里七星桥,为阿交合溪。余因究水所出,知其下沾益州为可渡河,乃北盘江上流也。按此则南北二盘,但名称之同耳,发源非一山之水。北盘自可渡河而东,始南合亦资孔、火烧铺之水,则火烧铺非北盘之源也。南盘自交水发源,南渡越州,始合明月所之水,则明月所非南盘之源也。乃《一统志》北盘舍杨林,南盘舍交水,而取东南支分者为源。则南北源一山之误,宜订正者一^⑩。

又以南盘至八蜡、者香,一水自东北来合,土人指以为北盘江,遂谓南北盘皆出于田州。夫北盘过安南,已东南下都泥,由泗城东北界,经那地、永顺,出罗木渡,下迁江。则此东北合南盘之水,自是泗城西北箐山所出。谓两江合于普安州、泗城州之误,宜订正者二^⑪。

至《一统志》最误处,又谓南北二盘,分流千里,会于合江镇。盖惟南宁府西左右江合流处为合江镇,是直以太平府左江为南盘,田州右江反为北盘矣。今以余所身历综校之,南盘自沾益州炎方驿南下,经交水、曲靖,南过桥头,由越州、陆凉、路南,南抵阿迷州境北,合曲江、泸江,始东转,渐北合弥勒巴甸江^⑫,是为额罗江。又东北经大柏坞、小柏坞^⑬,又北经广西府东八十里永安渡,又东北过师宗州东七十里黑如渡,又东北过罗平州东南巴旦寨,合江底水,经巴泽、巴吉,合黄草坝水,东南抵霸楼,合者坪水,始下旧安隆^⑭,出白隘,为右江。北盘自杨林海子,北出嵩明州果子园,东北经热水塘,合马龙州中和山水,抵寻甸城东,北去彝地为车洪江。下可渡桥,转东南,经普安州北境,合三板桥诸水,南下安南卫东铁桥,又东南合平州诸水,入泗城州东北境,又东注那地州、永顺司,经罗木渡,出迁江、来宾,为都泥江,东入武宣之柳江。是南盘出南宁,北盘出象州,相去不下千里;而南宁合江镇,乃南盘与交趾丽江合,非北盘与南盘合也。其两盘江相合处,直至浔州府黔、郁二江会流时始合,但此地南北盘已各隐名为郁江、黔江矣。则谓南盘、北盘即为南宁左、右江之误,宜订正者三^⑮。

若夫田州右江源,明属南盘,志书又谓源自富州,是弃大源而取支水,犹之志南盘者源明月所,志北盘者源火烧铺也。彼不辨端末巨细,悍然秉笔,类一丘之貉也夫!

注释

①小洞岭:今作硝洞岭,在贵州盘县火铺镇稍西。

②白石崖:今作白石岩,在曲靖市东境,茨营北端的龙潭河源。此水即今龙潭河。

③交水海子:又省称交海,在曲靖坝子东部。经历代辟为圩田,今已不存。

④桥头村:今名同,又称温泉村,在南盘江西岸,属曲靖市三宝镇。

⑤石崖堡:即石堡山,在温泉稍南,为曲靖名胜。《明一统志》曲靖府山川:“石堡山,在府城东南二十余里,相传蜀汉诸葛亮征蛮时与诸酋会盟之所,其下温泉出焉。”

⑥宝秀:明设宝秀关巡检司,今名同,在石屏县西境,风景甚佳。宝秀山巨塘即宝秀湖,又称赤瑞湖,今已排干垦殖。

⑦异龙湖:今名同,在石屏县东南。湖泊面积约42平方公里,东西长13.8公里,南北宽1.4~6公里,湖岸线长86公里,平均水位海拔1411米,平均水深3.5米,最大水深7米。三岛在湖西部,其中大水城、小水城今皆在湖岸上,湖中现仅最小的岛马宝龙。“曲”今称“湾”,有大湾、高家湾、杨家湾、豆地湾、马房湾、罗色湾、柿子湾、青鱼湾、白浪湾等,多在湖的南部。北部湖岸平直,但岸上龙潭甚多。近年由于将湖水引入石屏南部灌溉农田,湖水改道流入元江,且曾一度接近干涸。现已恢复旧貌。

⑧婆兮甸:今盘溪,在华宁县东隅,曲江在此汇入南盘江。抚仙湖出水口在澄江县东隅、华宁县北隅的大革勒附近。

⑨河口:今称小河口。果子园:今名同。皆在嵩明县东境的铁路线上,杨林海水流至此转北流为牛栏江。

⑩乃《一统志》句:霞客订正《明一统志》之说,把南盘江源上溯到炎方,是很大的功劳。但杨林的嘉丽泽往北流入金沙江,与北盘江无涉,近代地理调查说明,南北盘江皆发源于今曲靖市北境的马雄山。北盘江源在马雄山北麓,往北流为革香河,再转南即称北盘江。南盘江源在马雄山南麓。

⑪又以南盘句:八蜡,今作坝纳,在贵州册亨县东南境。者香,今作蔗香,在贵州望谟县南。此两地正位于南、北盘江合流处的两岸,土人关于南、北盘在此合流的说法是可信的。霞客把东北合南盘之水,认为是“泗城西北簪山所出”,而以今紫云、罗甸间的格凸河为北盘经流,亦误。

⑫巴甸江:今称甸溪河,在弥勒县境,从北往南流入南盘江。

⑬大柏坞、小柏坞:即今大百户、小百户,大百户在砚山县西北隅,小百户在今丘北县腻脚一带。


⑭旧安隆:今称旧州,在南盘江南岸,广西田林县西北隅。

⑮则谓南盘句:霞客订正了《明一统志》错误,弄清了北盘江下游注入今红水

河,是又一大功劳。但仍沿明人旧说,认为南盘江入广西为右江,往下为郁江。其实,右江源为驮娘江和西洋江,与南盘江亦不相涉。

盘江考

【今译】




南盘和北盘两江,我在广西省时已经看到它们的下游了,两条江都发源于云南省东部境内。我从贵州省亦资孔驿经过时,就穷究它们的源流。从亦资孔驿往西走十里,经过火烧铺。又往西南走五里,抵达小洞岭。小洞岭北面二十里处有座黑山,高大陡峭,为群山之冠,小洞岭是黑山向南延伸的山梁。小洞岭东部的河水就往东流,流过火烧铺、亦资孔驿,就向西北流入黑山东部的峡谷,再往北流出去和北盘江汇合;小洞岭西部的河水从峡谷中由北往南流,流经明月所西边的山坞,往东南流出亦佐县,往南流入南盘江。小洞岭一山,就是南盘江和北盘江的分水岭。《一统志》认为,南盘江、北盘江都发源于沾益州东南二百里处,往北流的是北盘江源头,往南流的是南盘江源头,都是指这黑山南部小洞岭的两条河流,一条从东面流出火烧铺,一条从西面流出明月所。我后来往西来到交水城东面,其中有一片平坦、开阔的巨大山坞,北起沾益州炎方驿,往南延伸到交水,穿过曲靖府,整座山坞纵贯南北,不下一百里,坞中都是平整的田地,三条水在坞中纵横流淌,水流积聚的地方形成湖泊。有船往南通到越州,越州位于曲靖府东南四十里处。乘船航行到越州,河水往西南流入礁石遍布的峡谷中,峡谷极其陡峭、船无法上下,于是下船上岸。走十五里,又乘船往南到陆凉州。越州东部有一条河,又从白石崖的龙潭流来,和交水海子一起流出礁石遍布的峡谷,这是滇东第一大的河流,可以说是南盘江的上游。

我在交水歇脚,听说曲靖府东南有石堡温泉的名胜,于是从交水海子西面往南走。南下二十里,一条溪水从西北流来,转向东南流去,流入交水海子,有座桥横跨在溪水上,这水名白石江;其水流涓细,只有几丈宽,却特别著名,因为西平侯沐英首先在这里打败达里麻的军队,于是才率兵进入滇池地区。考证史书记载,达里麻率领十万军队

前来抵御,和明朝军队隔江分别布阵,那一天有大雾,沐英分兵从白石江上游悄悄渡江,绕到达里麻阵地背后,于是攻破敌军。而现在看到的白石江是如线一样细的山间溪流,哪里有天险可以凭借;而且白石江上流是戈家冲,江水源头短、流量小,环绕的地带不过在几里以内。沐公的曲靖作战捷报,却夸大其词为冒着浓雾横渡白石江,从上游出奇兵夹攻敌军,建立了不同寻常的功勋。殊不知白石江却和小水塘没有什么区别。过桥往南走六里,到曲靖府。从府城南门出去,往东南走二十五里,看到交水海子一片汪洋,水位高涨溢出,到这里后被东西两边的山束缚,往南流下低伏的峡谷中。有座桥横架在交溪上,叫上桥。桥西边敞开一座朝东走向山坞,于是过上桥,往西转进坞中,走半里到温泉。温泉可以沐浴,泡珠不时地从池底冒出,北池中沸腾的泡珠特别多,和六角亭相对,亭名喷玉。往东越过坡走半里,来到桥头村。从桥头村往西在田间行走,忽然有一座石峰高高耸立在空中,四面丛林茂密,楼台亭柱从峰上露出,这就是石崖堡,和北边的温泉隔着一道山坞。直直地在平整的田间走了一里左右,抵达石崖堡东麓,从南面攀登台阶,登上凌空的绝顶。于是交水海子东部的山往南延伸,环绕于前方;西部的山从北边延伸下来,中途耸起这石崖堡,又往西耸立,然后向南延伸为水口山。交溪往南流过上桥,前方被东部山往南环绕所阻扼,才流向西南汇聚为湖泊,正好位于石崖堡南面;其东北边白石崖的龙潭水,与东南边亦佐县的河流,汇入交溪往下流往越州,然后往西南穿过峡谷流去。而石崖堡正正地高耸在群山之中,各条水流又汇合起来环绕着它流,山崖陡峭,松林古朴,倍显幽静美好。从北面下山,往西走一里到石堡村。回头眺望石崖堡,西北两面嵌在空中显得出奇的峭丽,步步舍不得离去。顺着石堡村南面下坡,往东走半里,经过一座石桥。桥下往南流的河流就是交溪,交溪从这里转向东南流。又往东走了一里半,来到东边山麓。往东北上山,是在石片中行走,山上泥土倾塌,峡谷深坠,土崩石嵌交错,裸露的石块争相冒出,如同裂开的花瓣,从这些石块中歪斜、曲折地找路走。石块的质地也有很多奇异的变化,颜色纯黑的如同染过墨一样,片片都是这奇异山峰的绝妙作品。从石中往上走了一里,来到岭坳,往下看到西坞中往南流的江水,往下坠入岭南的峡谷里,是交溪从桥头往南流,横穿这座山南麓而往东流去。

我已经亲眼看到南盘江的源头,听说南盘江西支源头更远,一直往西南上溯到石屏州。我顺着水流考察西支源头。这一支流发源于石屏州西部四十里处的关口,流入宝秀山巨塘,又往东南流下石屏州,汇聚为异龙湖。异龙湖有九道湾、三座小岛,周长一百五十里。最西北边的靠近石屏城的岛叫大水城,其最高处有海潮寺;略偏东的岛叫小水城。船从大水城南边经过,有上百亩的菱角、荷花,硕大的花朵交织出色彩艳丽的湖边,在湖中种植莲藕,以这里规模最大。异龙湖水又往东从临安府南面流过,被称为泸江,穿过颜洞流出,又往东流到阿迷州,转东北流入盘江。这盘江就是交水海子,再往南流经越州、陆凉州、路南州、宁州,流到宁州东面六十里处的婆令甸,与抚仙湖水汇合;又往南流到播箕街河甸,与曲江水汇合;又往东流到阿迷州稍东的地方,与泸江水汇合。盘江和泸江汇合之后称为南盘江,于是往东北流向广西府东山之外。



我当时寻访过很多广西府的当地人,最终没有谁知道南盘江的流向。我于是往北走,经过师宗州,又往东北走到距离罗平州十五里处,抵达一处叫兴哆啰的山坞。其坞西靠白蜡山,东面看得到罗庄山,南面延伸得很远,而险峻的罗庄山高高耸立在东部,石峰全都分开突立,成行地竞相奋起,又显出广西省山脉的风貌。大概这类丛林般矗立的奇异山峰,西南从这里开始出现,往东北一直到道州为止,气势磅礴地遍布几千里,是西南地区特有的胜景,而这里又是西南这一奇观中第一的景致。不久来到罗平州,向当地人询问南盘江弯曲流向的情况,才知道南盘江从广西府流入师宗州境内,就从罗平州东南边流出罗庄山外,流到巴旦彝寨,和江底河汇合;巴旦彝寨距离罗平州东南二百里,南盘江东岸是广南府境。南盘江又往东北流经巴泽、河格、巴吉、兴隆、那贡,流到霸楼,被称为霸楼江;〔巴泽等六个地名所在地,都是广西省安隆长官司的属地。如今安隆长官司没有土官,这些地方都被广南府、泗城州占有。〕从霸楼流入泗城州的八蜡、者香,从这里被称为右江。再往下流,又有广南府富州的水流,从者格流经泗城州的葛阡、历里后与右江汇合,然后流下田州。

后来我到云南省城,经过杨林所时,看见杨林所北面有一个特别巨大的湖泊,古代称为嘉利泽,北边形成大溪,流出河口。大溪北面有十分陡峭的山,名尧林山。又往东北流十里,穿过峡谷,流经果子园,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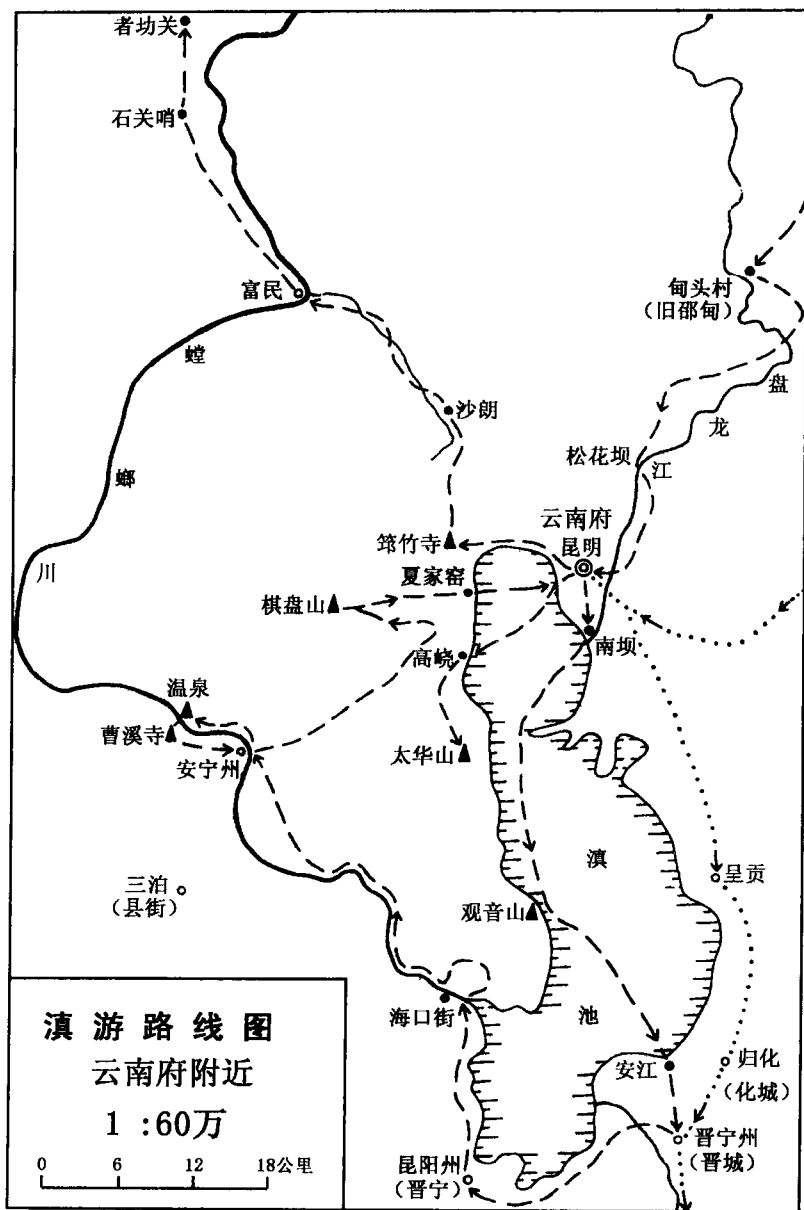
往北流到寻甸府,与府城西北边的水流汇合,汇聚为南海子。又往东北流,与马龙州水在府城东面二十里处的七星桥汇合,为阿交合溪。我顺着阿交合溪的流向考察,知道它流下沾益州为可渡河,就是北盘江的上游。根据这些考查,则南盘江和北盘江,只是名称相同而已,它们的源头不是同一座山流出的水。北盘江从可渡河段往东流,才与从南边流来的亦资孔驿、火烧铺的河流汇合,那么火烧铺不是北盘江的发源地。南盘江从交水发源,往南流过越州,才与明月所的河流汇合,那么明月所不是南盘江的发源地。而《一统志》记载北盘江漏掉杨林所,记载南盘江放弃交水,而选择东南分支作为它们的发源地。那么南盘江、北盘江发源于一座山的错误记载,是应当订正的第一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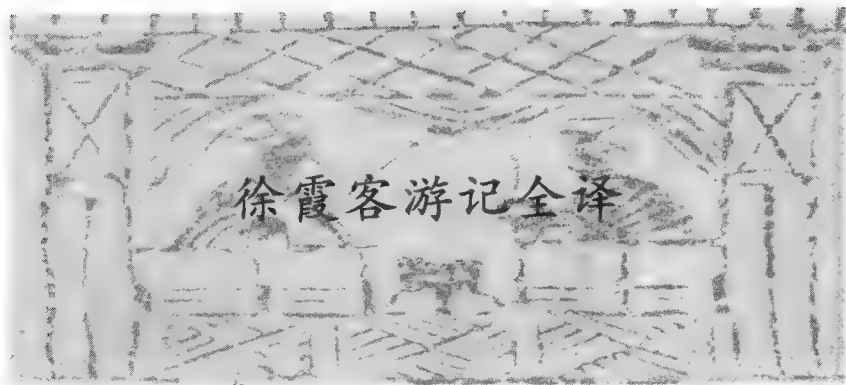
又因为南盘江流到八蜡、者香时,有一条河从东北流来与南盘江汇合,当地人把这条河当作北盘江,于是说南盘江与北盘江都流到田州。其实北盘江流过安南,就已经往东南流下都泥,顺着泗城州东北部,流经那地、永顺,从罗木渡流出,流下迁江。那么这一条从东北流来汇入南盘江的河流,自然是泗城州西北山箐中流出来的。认为南盘江、北盘江在普安州、泗城州汇合的错误说法,是应当订正的第二处。

至于《一统志》记载最错误的地方,是认为南盘江、北盘江二条河各自分别流淌千里,在合江镇汇合。大概是南宁府西部左江、右江合流的地方叫合江镇,因此《一统志》便直接把太平府的左江当作南盘江,田州的右江反而被当作北盘江了。现在我根据亲自考查的经历进行综合校订,南盘江从沾益州炎方驿往南流,流经交水、曲靖府,再往南流过桥头,顺着越州、陆凉州、路南州往南流,流到阿迷州境北部,与曲江、泸江汇合,于是转向东流,逐渐流往北与弥勒州的巴甸江汇合,为额罗江。又往东北流经大柏坞、小柏坞,又往北流过广西府东面八十里处的永安渡,又往东北流经师宗州东面七十里处的黑如渡,又往东北流过罗平州东南面的巴旦彝寨,与江底河汇合,流经巴泽、巴吉,与黄草坝的河流汇合,往东南流到霸楼,与者坪的河流汇合,然后才流到旧安隆,从白隘流出,为右江。北盘江经过杨林所嘉利泽,往北流出嵩明州果子园,往东北流经热水塘,与马龙州中和山的河水汇合,流到寻甸府城东部,往北流入彝族居住的地区为车洪江。流到可渡桥,转向东南流,流经普安州北境,与三板桥的各条水流汇合,往南流到安南卫东边的铁桥,又往东南流,与平州的各条水汇合,流入泗城州东北

境,又往东流向那地州、永顺司,流经罗木渡,又从迁江、来宾流出,为都泥江,往东流入武宣的柳江。因此,南盘江从南宁府流出去,北盘江从象州流出去,两江互相距离不下千里;而南宁府的合江镇,是南盘江与交趾丽江汇合,并非是北盘江与南盘江汇合。而南盘江、北盘江相互汇合的地方,一直要到潯州府黔江、郁江合流时才汇合,但是在潯州府汇合的南盘江、北盘江已经分别变名为郁江、黔江了。那么认为南盘江、北盘江就是南宁府的左江、右江的错误记载,是应当订正的第三处。

至于田州的右江源流,明明属于南盘江,而志书又认为右江发源于富州,这是舍弃主要的源流而选择分支的细流记载,如同记载南盘江发源于明月所、记载北盘江发源于火烧铺是一样的。这种不分辨开头末尾、巨大细微,蛮横执笔的记载,全都是错误的。





滇游日记四^①

【题解】

《滇游日记四》是徐霞客旅游云南府和武定府的游记。

崇祯十一年(公元1638年)十月初一日,徐霞客第二次来到昆明。这里是云南省会,民风淳朴,热情好客,徐霞客结交了唐大来、吴方生、阮仁吾、唐玄鹤、张调治、张石夫、周恭先、金公趾、马云客、阮玉湾、阮穆声等一批滇中名士,得到他们的盛情款待,生活十分惬意。滇池是我国著名的淡水湖之一,山光水色冠绝于世。徐霞客环滇池畅游了一周,从昆明南郊的南坝乘船,横渡滇池,到安江上岸,再绕经晋宁、昆阳、安宁等州,取草海湖堤,从西郊的夏家窑和土堆回城,沿途游览了白鱼口、天女城、金沙寺、石将军、牛恋石、龙王堂、石城、安宁温泉、曹溪寺、进耳寺、棋盘山等,以后又游了西北郊的筇竹寺、海源寺上洞和中洞、妙高寺、沙朗天生桥、富民河上洞。

十一月十一日,徐霞客抵达武定府(今武定县)。此后十九日的日记缺。据随行的仆人证实,这段时间霞客曾“遍阅武定诸名胜”。在武定游狮子山,特别是山上与建文皇帝传闻有关的正续寺。以后到元谋县登雷应山,“见活佛,为作碑记”。徐霞客不走通往滇西的大道,而北迂取道武定、元谋,主要目的就是追踪考察长江源头金沙江。在元谋,他北到姜驿,“穷金沙江”,亲眼见到了日夜思念的金沙江。

【原文】

戊寅十月初一日 凌晨起，晴爽殊甚。从三家村啜所存粥启行^②，即西由峡中，已乃与溪别。复西逾岭，共三里，入报恩寺。仍转东，二里，过松花坝桥。又循五龙山而南三十里，循省城东北隅南行。已乃转西度大桥，则大溪之水自桥而南^③，经演武场而出火烧铺桥，下南坝矣。从桥西入省城东门，饭于肆。出南门^④，抵向所居停处，则吴方生方出游归化寺未返，余坐待之。抵暮握手，喜可知也。见有晋宁歌童王可程，以就医随吴来，始知方生在唐守处过中秋，甚洽也。

初二日 余欲西行，往期阮仁吾所倩担夫，遇其侄阮玉湾、阮穆声，询候甚笃。下午，阮仁吾至寓，以担夫杨秀雇约至。余期以五日后再往晋宁，还即启行。仁吾赆以番帨香扇^⑤。

初三日 余欲往晋宁，与唐元鹤州守、大来隐君作别。方生言：“二君日日念君。今日按君还省，二君必至省谒见，毋中途相左也。盍少待之？”乃入叩玉湾，并叩杨胜寰，知丽江守相望已久。既而玉湾来顾寓中，知按君调兵欲征阿迷，然兵未发而路人皆知之，贼党益猖狂于江川^⑥、澄江之境矣。玉湾谓余：“海口有石城妙高，相近有别墅^⑦，已买山欲营构为胜地。请备车马，同行一观。”余辞以晋宁之行不容迟，因在迤西羁久也。又云：“缅甸不可不一游，请以腾越庄人为导。”余颌之。

初四日 余束装欲早往晋宁，主人言薄暮舟乃发，不若再饭而行。已而阮玉湾馈榼酒^⑧，与吴君分饷之。下午，由羊市直南六里，抵南坝^⑨，下渡舟，既暮乃行。是晚西南斗风，舟行三十里，至海夹口泊。三鼓乃发棹，昧爽抵湖南涯北圩口^⑩，乃观音山之东南濒海处^⑪。其涯有温泉焉，舟人有登浴者，余畏风寒，不及沐也。于是挂帆向东南行，二十里至安江村^⑫，梳栉于饭肆。仍南四里，过一小桥，即西村四通桥分注之水，为归化^⑬、晋宁分界处。又南四里，入晋宁州北门^⑭，皆昔来暗中所行道也，至是始见田畴广辟，城楼雄壮焉。入门，门禁过往者不得入城，盖防阿迷不靖也。既见大来^⑮，各道相思甚急。饭而入叩州尊^⑯，如慰饥渴，遂留欢宴。夜寝于下道，供帐极鲜整。

初五至初七日 日日手谈内署，候张调治。黄从月、黄沂水禹甸与唐君大来，更次相陪，夜宴必尽醉乃已。

初八日 饮后，与黄沂水出西门，稍北过阳城堡^⑰，即所谓古土城

也。其西北为明惠夫人庙，庙祀晋宁州刺史李毅女^⑧。夫人功见《一统志》。有元碑，首句云：“夫人姓杨氏，名秀娘，李毅之女也。”既曰“李女”，又曰“姓杨”，何谬之甚耶？岂夫人之夫乃姓杨耶？然辞不达甚矣。人传其内犹存肉身，外加髹焉^⑨，故大倍于人。余不信。沂水云：“昔年鼠伤其足，露骨焉。不妄也。”是日，州幕傅良友来拜，且馈榼醴^⑩。傅，江西德化人^⑪。

初九日 余病嗽，欲发汗，遂卧下道。

初十日 嗽不止，仍卧下道。唐君晨夕至榻前，邀诸友来看，极殷缱^⑫。

十一日 余起，复入内署。盖州治无事，自清晨邀以入，深暮而出，复如前焉。是日，傅幕复送礼。余受其鸡肉，转寄大来处。下午，傅幕之亲姜廷材来拜。姜，金溪人。

十二日 唐州尊馈新制长褶棉被。余入谢，并往拜姜于傅署，遇学师赵，相见蔼蔼^⑬。及往拜赵于学斋，遇杨学师，交相拜焉。询赵师：“陆凉有何君巢阿否？”赵，陆凉人，故询之。赵言：“陆凉无之。当是浪穹人。然同宦于浙中，相善。”赵君升任于此，过池州^⑭，问六安何州君^⑮，已丁艰去矣^⑯。四月初至镇远^⑰，其所主之家^⑱，即何所先主者，是其归己的。但余前闻一僧言，贵州水发时，城中被难者，有一浙江盐官，扛二十余^⑲，俱遭漂没，但不知其姓。以赵君先主镇远期计之，似当其时，心甚惴惴，无可质问也。从陈木叔集中，转得二知己，为吴太史淡人及何六安巢阿，俱不及面。岂淡人为火毙于长安^⑳，今又有此水厄？若果尔，何遇之奇也！

十三日 州尊赴杨贡生酌。张调治以骑邀游金沙寺，以有庄田在其西麓也。出西门，见门内有新润之房颇丽，问之，即调治之兄也。名□□，以乡荐任常州^㉑判^㉒，甫自今春抵家。以谗与调治不睦。出西门，直西行田塍中，路甚坦。其塍即南自河涧铺直北而出者^㉓，至此乃大开洋，北极于滇池焉。西界山东突濒塍者，为牧羊山；北突而最高者，为望鹤山，其北走之余脉为天城；又西为金沙，则散而濒海者也。东界山西突而屏城南者，为玉案山；北峙而最高者，为盘龙山；其环北之正脊，为罗藏山，则结顶而中峙者也。州治倚东界之麓。大堡、河涧合流于西界之麓，北出四通桥，分为两流：一直北下滇海；一东绕州北入归化界，由安江村入滇海。经塍西行三里，上溪堤，有大石梁跨溪

上,是为四通桥。由桥西直上坡,为昆阳道。西北由岐一里半,为天女城,上有天城门遗址^⑤,古石两叠,如雕刻亭檐状。昔李毅之女秀,代父领镇时,筑城于此,故名,城阜断而复起,西北濒湖者,其山长绕,为黄洞山;西南并天城而圆耸夹峙者,为金沙山^⑥。此皆土山断续,南附于大山者也。金沙之西,则滇海南漱而入,直逼大山;金沙之南,则望鹤山高拥而北瞰,为西界大山北隅之最。其西则将军山耸崖突立,与望鹤骈峙而出,第望鹤则北临金沙,天城、将军则北临滇海耳。黄洞山之西,有洲西横海中,居庐环集其上,是为河泊所^⑦,乃海子中之蜗居也^⑧;今已无河泊官,而海子中渡船犹泊焉。其处正西与昆阳对,截湖西渡,止二十里;陆从将军山绕湖之南,其路倍之。由天女城盘金沙山北夹,又一里半而入金沙寺。寺门北向,盘龙莲峰师所建也,寺颇寂寞。由寺后拾级而上,为玉皇阁,又上为真武殿,俱轩敞,而北向瞻湖,得海天空阔之势。山之西麓,则连村倚曲,居民聚焉。入调治山楼,饭而登山,凭眺寺中。下步田畦水曲,观调治家人筑场收谷。戴月入城,皎洁如昼,而寒悄逼人。还饭下道,不候唐君而卧。唐君夜半乃归,使人相问,余已在梦魂中矣。

注释

①《滇游日记四》:在乾隆刻本第六册上。

②从三家村啜所存粥启行:原脱“所存”二字,据四库本补。

③大溪:此即盘龙江,明代又称滇池河,为滇池主要水源。今仍称盘龙江。

④出南门句:明洪武十五年(公元1382年)设云南府及附郭昆明县,并废弃元代土城不用,另筑砖城。城为方形略扁,城周九里三分,有六门。东门称威化门,今称大东门,在小花园。东北为永清门,俗称小东门,在今圆通山大门前、圆通街东口。北为保顺门,在今北门街尽头,省杂技团门口。西为广远门,俗称大西门,在今文林街新建设电影院街口。西南为洪润门,俗称小西门,在今武成路路口、东风商店前。南门称崇政门,在今近日公园。明城的范围和规模,一直相沿到清末,清代仅在原来基础上修整,并改换了城门的名称。明清城壕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拆填完,现已变为青年路、南屏街、东风路等宽大的街道。北城墙穿过云南大学及圆通公园,今圆通公园东北隅高处的瞭望亭,即建在原城墙上,是明清云南府城墙仅存的珍贵标本。

⑤番税(shuì 税):国外来的佩巾。

⑥江川:明置县,隶激江府。《明史·地理志》江川县:“南有故城,崇祯七年

(公元1634年)圯于水,迁于旧江川驿,即今治。”在此以前江川县治今星云湖北岸的龙街,明末迁至今江城。

⑦别墅(shù 树):于住宅外另置的园林建筑等游息之所。

⑧榼(kē 棵):古代盛酒的器具。

⑨羊市:今仍称羊市口,在昆明市金碧路与东寺街相交处。南坝:今名同,在昆明市南郊,昆明火车站南。

⑩圩(yú 下):湖、海边上防水护田的土堤。北圩口,即今白鱼口,为滇池土著鱼白鱼的产卵场,因名。为风景疗养区。温泉今存,在空谷园内,惜水温较低。

⑪观音山:今名同,在滇池西岸,山上有塔,附近建有昆明市工人疗养院。

⑫安江村:今名同,在滇池东岸晋宁县境。

⑬归化:明置归化县,隶晋宁州,治今呈贡县南的化城。

⑭晋宁州:隶云南府,治今晋宁县晋城镇。

⑮大来:即唐大来(公元1593—1673年),名泰,晋宁人,青年时曾游学于祖国内地,是杰出的书画家和诗人,以“诗、书、画三绝”闻名于世。明末削发为僧,长住鸡足山,法名普荷,号担当。云南省博物馆收藏担当书画甚多。

⑯州尊:系对知州的尊称。州守:即知州,又省称“守”。

⑰阳城堡:《元史·地理志》晋宁州:“唐晋宁县,蒙氏、段氏皆为阳城堡部,元宪宗七年(公元1257年)立阳城堡万户,至元十二年(公元1275年)改晋宁州。”南诏、大理时,晋宁称阳城堡部,此即当年遗址。

⑱李毅女:《明一统志》云南府祠庙:“忠烈庙,在晋宁州古土城内,祀晋宁州刺史李毅之女秀。惠帝时,五苓蛮寇宁州,毅卒,其女明达有父风,众推领州事,奖励将士,婴城固守,伺夷稍息,出军击走之。唐开元初赐庙额。”《元混一方舆胜览》亦载此事说:“今有庙在晋宁州,贴金盖万两云。”

⑲髹(xiū 休):本作“髹”,亦黑色的漆。

⑳醴(lǐ 礼):甜酒。

㉑德化:为九江府附郭县,在今江西九江市。

㉒殷:殷勤。缙:即缙缢(quǎn qiǎn 犬遣),形容情意深厚。

㉓藹(ǎi 矮)藹:人数众多。

㉔池州:明置池州府,隶南京,治今安徽贵池县。

㉕六安:明置六安州,隶南京,即今安徽六安县。

㉖丁艰:旧时父母亲死称丁艰或丁忧,亦省称“忧”,当官者即须去职在家服丧。

㉗镇远:明为府,隶贵州布政司,即今贵州镇远县。

㉘主:居停。

㉙扛(gāng 冈):两人共抬一物为一扛。

⑳长安:为西安府附郭县,在今陕西西安市。

㉑常州:明为府,隶南京,即今江苏常州市。

㉒判:即通判,是府州长官的行政助理,分掌粮运及农田水利等事务。

㉓河涧铺:今作河间铺,在晋宁县东南隅。

㉔天城门:今名同,在晋宁县晋城稍西。

㉕金沙山:原作“金沙江山”,据徐本、四库本删“江”字。下同。据《读史方輿纪要》,晋宁州西有金沙山,以产沙石其色如金得名。

㉖河泊所:今仍称河泊村,在晋城正西的滇池边,但不再是水中沙洲,已与陆地联成一片。

㉗蜗(wō窝)居:比喻窄小的住地。


【今译】

戊寅年(崇祯十一年,公元1638年)十月初一日 凌晨起床,天气特别晴朗。喝了昨天剩的稀饭后从三家村启程,即往西从峡谷中走,不久与溪水分道扬镳。又往西翻越山岭,一共三里路,到报恩寺。然后转向东走,二里,过松花坝桥。又顺着五龙山往南走三十里,沿着省城东北边往南走。不久转向西越过大桥,于是大溪的水从桥下往南流,经过演武场后流出火烧铺桥,再到南坝。从桥西进入省城的东门,在饭店吃饭。从南门出城,去到原来寄居的地方,而吴方生正好外出游览归化寺还没回来,我坐着等他。直到傍晚才与吴方生握手相见,喜悦的心情可想而知。〔见到的人有晋宁的歌童王可程,他因为要看病而跟随吴方生一同来,才知道吴方生在唐元鹤知州那里过中秋节,十分融洽。〕

初二日 我准备出发去滇西,去和阮仁吾为我雇的担夫约定行期,遇到阮仁吾的侄儿阮玉湾、阮穆声,他们对我的问候非常真诚。下午,阮仁吾来到我的住所,把担夫杨秀的雇用合同拿来了。我和他约定五日后再去晋宁州,从晋宁州返回来就启程出发。阮仁吾把外国的佩巾、香扇送给我作为临别赠礼。

初三日 我打算前往晋宁州,和知州唐元鹤、隐士唐大来告别。吴方生说:“他们二位天天挂念您。今日按察使返回省城,他们二位一定要来省城拜见他,你们不要在途中错过了。何不稍微等他们一阵呢?”我于是进城去拜访阮玉湾,并拜访杨胜襄,得知丽江府知府盼望我去已很长时间了。不一会阮玉湾来我的住处看我,才知道按察使调

动军队准备征讨阿迷州,然而军队还没出发就连过路人知道了这一计划,江川县、澂江府境内乱党更加猖狂了。阮玉湾对我说:“海口有石城非常奇妙,石城附近有别墅,已经把那里买下准备建造名胜风景区。请让我备好车马,一同前去游览观光。”我用晋宁州之行不能推迟为由辞谢了他的邀请,因为在滇西要停留很久。阮玉湾又说:“缅甸不可以不去游览一次,请让腾越庄园的人做你的向导。”我点头同意。



初四日 我捆行李准备乘早前往晋宁州,主人说要将近傍晚时船才出发,不如吃过两顿饭再走。不一会阮玉湾送来一坛酒,我和吴方生分享了它。下午,从羊市一直往南走六里,来到南坝,上了渡船,太阳落山后才出发。这天夜晚刮西南风,船走了三十里,到海夹口停泊。三更时就启航,天亮时抵达滇池南岸的北圩口,北圩口是观音山东南部濒临滇池之处。其岸边有温泉,船上有人上岸沐浴,我怕风寒,没有和他们同去。从北圩口船挂起帆来向东南航行,二十里抵达安江村,下船到饭馆里梳理。仍然往南走,四里,经过一座小桥,桥下水从西边村子四通桥下分流过来,是归化县、晋宁州的分界处。又往南走四里,从晋宁州城北门进城。这些都是夜间黑暗中所走的路,至此才看见四周田地宽阔,城楼雄伟壮观。进城门,守门的拦住过往的行人,不允许进城,大概是因阿迷州还没平定而进行防范。和唐大来相见后,各人十分迫切地诉说互相的思念。吃饭后进州署去拜望知州,有如饥渴的人得到了安慰,于是留在那里欢宴。夜晚在下道住,所供的帷帐极其新洁、整齐。

初五至初七日 连日来在州署里下围棋,等候张调治。黄从月、黄沂水禹甸和唐大来诸君,轮换着前来相陪,夜晚一定饮宴到全醉才罢休。

初八日 喝酒后,和黄沂水从西门出城,稍稍往北就经过阳城堡,就是所说的古土城。古土城西北面是明惠夫人庙,庙里祭祀晋宁州刺史李毅的女儿。夫人的功绩记载在《一统志》中。庙里有元代的碑刻,碑文第一句是:“夫人姓杨氏,名叫秀娘,是李毅的女儿。”既然是“李毅的女儿”,又说“姓杨”,为什么这样地荒谬透顶呢?难道是夫人的丈夫姓杨吗?即便这样,也实在是辞不达意。人们传说夫人的塑像中还保存着她的尸体,是在尸体上加赤黑色的漆涂饰而成,所以塑像比真人大一倍。我不相信这种传说。黄沂水说:“从前老鼠咬伤塑像的

脚，露出骨头来了。不是乱说的。”这天，知州的幕僚傅良友前来拜访，而且馈赠一坛甜酒。〔傅良友是江西省德化县人。〕

初九日 我生病咳嗽，想让身体出汗，于是在下道卧床休息。

初十日 不停地咳嗽，仍然在下道卧床休息。唐元鹤君早晨、晚上都来床前问候，邀约众位朋友前来看望，情意极为深厚。

十一日 我起床后，又去州署内，大概州里没有事情，所以知州清晨就邀请我去，很晚才出来，又像前几天那样。这一天，傅良友又送来礼物。我收下他送的鸡肉，寄放到唐大来那里。下午，傅良友的亲戚姜廷材来拜访。〔姜廷材是江西省金溪县人。〕

十二日 唐元鹤知州赠送我新制的长夹衣、棉被。我去州署致谢，并且到傅良友的官署拜访姜廷材，遇到赵学师，还见到很多人。等到去学斋拜访赵学师时，遇见杨学师，互相行礼。我问赵学师道：“陆凉州有没有叫何巢阿的人？”〔赵学师是陆凉州人，所以向他询问。〕赵学师说：“陆凉州没有此人，他应是浪穹县人。而且我们一同在浙江省里做过官，互相处得好。”赵君被提升到这里任职，经过池州时，询问六安州何知州，何知州因为父母去世已经离任服丧去了。四月初赵君到达镇远府，他所居停的人家，就是何巢阿在前居停过的人家。这样看来，何巢阿已经回家了。我前不久听一位僧人说，贵州省发生水灾时，城中遇难的人有一个是浙江盐官，二十多担行李都被水漂走了，只是不知道浙江盐官的姓。根据赵君先前到镇远府居停的时间计算，似乎何巢阿发生水灾时正在贵州省，我心里十分不安，就不再深问了。〔我从陈木叔的文集中，间接得到二位知己，就是吴太史淡人以及何知州巢阿，都还没来得及见面。难道淡人因火灾而死在长安县，如今何巢阿又遇到水患？如果真是这样，遭遇是何等奇怪啊！〕

十三日 知州唐元鹤去赴杨贡生的酒宴。张调治邀请我骑马游览金沙寺，因为他有田庄在金沙寺西边的山脚。从西门出发，看见门内有崭新的富家房屋，很华丽，询问房子的主人，就是张调治的哥哥。〔他哥哥叫□□，通过乡荐出任常州府通判，刚刚于今年春天回到家。因为谗言与张调治不和。〕从西门出城后，就一直顺着田埂往西行，路很平坦。这就是南部从河涧铺起，一直往北延伸出来的山坞，山坞延伸到这里才十分开阔壮观，再往北延伸到滇池结束。西部往东突立在山坞边的是牧羊山；往北突起，而且最高的

是望鹤山，望鹤山往北走向的余脉是天城门；又往西延伸为金沙山，是分散开来濒临滇池的山脉。东部向西耸立，而且作为晋宁州城南边屏障的是玉案山；耸立在北部，而且最高的是盘龙山；其绕向北边的中脊，为罗藏山，是山顶相连而正中高耸起来的山。晋宁州治紧靠在东部山麓，大堡、河涧的水顺西部山麓合流，往北流过四通桥，又分为两派：一股一直往北注入滇海；一股往东绕过州治，往北流到归化县界内，流经安江村后进入滇海。穿过山坞往西三里，走到河堤上，有座大石桥横架在河上，这是四通桥。从桥西边一直上坡，是去昆阳州的路。往西北边顺岔路走一里半，到天女城，其上有天城门遗址，两层古石，形状如同雕刻的亭檐。从前李穀的女儿李秀，代替父亲统领镇守晋宁州时，在这里修筑城池，所以取名天女城。城所在土山断绝后又耸起来，西北濒临滇海边，黄洞山沿滇海盘绕；西南和天城门相连，而圆峰耸起和黄洞山对峙的山，则是金沙山。这些都是时起时伏，往南附着于大山的土山。金沙山的西部，则滇海向南面冲刷，直逼大山；金沙山的南部，则望鹤山高高耸立朝北俯视，是山坞西部大山北端的最高处。其西边则将将军山高耸的山崖突起，和望鹤山并排屹立，只是望鹤山北临金沙山，天城门、将军山则是北临滇海而已。黄洞山的西边，有片陆地往西横插滇海中，民房环绕着聚集在上面，名河泊所，是滇海中窄小的居住地；如今河泊所已经没有官员，但滇海中的渡船还在这里停泊。其处正西方和昆阳州相对，往西横渡滇海，只有二十里；陆路从将军山往南绕着滇海走，路程是水路的一倍。从天女城绕到金沙山北侧，又走一里半就到了金沙寺。金沙寺门朝北，是盘龙莲峰师所修建的，寺里很清静。从寺背后沿着石阶上去，是玉皇阁，再往上是真武殿，两处都建得高大宽敞，而且朝北眺望滇海，拥有海天空阔的地势。金沙山西麓，则村庄顺着弯曲的岸边连绵不断，百姓聚集。到张调治的山楼，吃过饭后登山，在金沙寺中凭栏远眺。下山漫步于田畦、水沟边，观看张调治家的人修筑晒场、收谷子。晚上顶着月亮回城，皎洁的月光照得地面如同白昼一样，但寒冷逼人。回到下道吃过饭，没有等候唐元鹤君来就睡了。〔唐君半夜才回来，派人前来问候，我早已在梦魂中了。〕

【原文】

十四日 在署中。

十五日 在州署。夜酌而散，复出访黄沂水。其家寂然，花阴历乱，惟闻犬声。还步街中，恰遇黄，黄乃呼酒踞下道门，当月而酌。中夜乃散。

十六日 余欲别而行，唐君谓：“连日因歌童就医未归，不能畅饮。使人往省召之，为君送别，必少待之。”余不能却。

十七十八日 皆在州署。

十九日 在州署。夜月皎而早阴霾。

二十日、二十一日 在州署。两日皆倏雨倏霁。

二十二日 唐君为余作《瘞静闻骨记》，三易稿而后成。已乃具酌演优^①，并候杨、赵二学师及唐大来、黄沂水昆仲，为同宴以饯。

二十三日 唐君又馈棉袄、夹裤，具厚赆焉。唐大来为余作文书甚多，且寄闪次公书，亦以青蚨赆^②。乃入谢唐君，为明日早行计。

晋宁乃滇池南一坞稍开，其界西至金沙山，沿将军山抵三尖村，与昆阳界，不过二十里；东至盘龙山顶，与潞江界，不过十里；北至分水河桥，与归化界，不过五里；南入山坞，与潞江界，不过十里。总计南北不过十五里，东西不过三十里，不及诸蛮酋山徼一曲也^③。

晋宁之水，惟四通桥为大。其内有二溪，俱会于牧羊山下石壁村。一为大坝河，即河涧铺之流，出自关索岭者^④，余昔往江川由之；一为大甫河，出自铁炉关者，与新兴分水之岭界^⑤。二水合而出四通桥，又分其半，东灌州北之田。至州东北，又有盘龙山河之水，自州城东南隅，循城北流，引为城濠，而下合于四通东灌之水，遂北为归化县分界，而出安江村。其河乃唐公新浚者。

晋宁二属邑俱在州东北境，亦滇海东南之余坞也。归化在州北二十里，呈贡又在归化北四十里^⑥。呈贡北即昆明县界，东北即板桥路^⑦，东即宜良界^⑧，东南即罗藏山，阳宗界^⑨。归化北五里有莲花洞山，一名龙洞，有水出其间。罗藏山在归化东十里，盘龙山东北之主峰也，东南距潞江府四十里。其山高耸，总挹众山，与邵甸之梁王山对，亦谓之梁王山^⑩，以元梁王结寨其上也。西北麓为滇池，东南麓为明湖^⑪、抚仙湖。水之两分其归者，以此山为界；水

之三汇其壑者，亦以此山为环。然则比邵甸梁王，此更磅礴矣。其脉自铁炉关东度为关索岭，又东为江川北屈颍巔山，遂北走为此山；又东至宜良县西境，又北度杨林西岭，又北过兔儿关，又北结为邵甸梁王山，而为果马、月狐之脊焉。

晋宁四门，昔皆倾圯。唐元鹤莅任，即修城建楼，极其壮丽。

晋宁东至澂江六十里，西至昆阳四十里，南至江川七十里，北至省会一百里，东南至路南州一百五十里，东北至宜良一百六十里，西南至新兴州一百二十里，西北至安宁州一百二十里。

唐晋宁^⑬初授陕西三水令^⑭，以御流寇功，即升本州知州，以忧归，补任于此。乃郎年十五岁，文学甚优，落笔有惊人语。余三子俱幼。

唐大来名泰选^⑮，以养母缴引^⑯，诗画书俱得董元宰三昧^⑰。余在家时，陈眉公即先寄以书云：“良友徐霞客，足迹遍天下，今来访鸡足并大来先生。此无求于平原君者^⑱，幸善视之。”比至滇，余囊已罄，道路不前，初不知有唐大来可告语也。忽一日遇张石夫谓余曰：“此间名士唐大来，不可不一晤。”余游高峣时，闻其在傅元猷别墅，往觅之，不值。还省，忽有揖余者曰：“君岂徐霞客耶？唐君待先生久矣！”其人即周恭先也。周与张石夫善，与张先晤唐，唐即以眉公书诵之，周又为余诵之。始知眉公用情周挚，非世谊所及矣。大来虽贫，能不负眉公厚意，因友及友。余之穷而获济，出于望外如此。

唐大来，其先浙之淳安籍，国初从戎于此。曾祖金，嘉靖戊子乡荐^⑲，任邵武同知^⑳，从祀名宦。祖尧官，嘉靖辛酉^㉑解元^㉒。父懋德，辛卯乡荐^㉓，临洮同知^㉔。皆有集，唐君合刻之，名《绍箕堂集》，李本宁先生为作序，甚佳。

大来言历数先世，皆一仕一隐，数传不更，故其祖虽发解，竟不仕而年甚长。今大来虽未发解，而诗翰为滇南一人，真不忝厥祖也^㉕。但其胤嗣未耀^㉖，二女俱寡，而又旁无昆季^㉗，后之显者，将何待乎？

大来之岳为黄麟趾，字伯仁，以乡荐任山东嘉祥令^㉘，转四川顺庆府□□县令^㉙，卒于任，即黄沂水禹甸之父、从月之兄也。其祖名明良，嘉靖乙酉乡荐^㉚，仕至毕节^㉛兵宪^㉜，有《牧羊山人集》。

大来昔从广南出粤西，抵吾地，亦以粤西山水之胜也。为余言：“广南府东半日多程，有宝月关甚奇^②。从广南东望，崇山横障，翠截遥空，忽山间一孔高悬，直透中扃，光明如满月缀云端，真是天门中开。路由其下盘跻而入，大若三四城门。其下旁又一窍，潜通滇粤之水。”予按黄麟趾昭阳关诗注云：“关口天成一石虎头，耽耽可畏。”诗曰：“何代凿鸿濛^③？蛮山窵窵通^④。五丁输地力^⑤，一窍自天工。域軫华彝界，关当虎豹雄。弃繻愁日暮^⑥，驱策乱流中。”按昭阳即此洞也，唐君谓之宝月者，又其别名耳。此路东去即归顺，余去冬为交彝所梗，不能从此。

盘龙山莲峰祖师，名崇照，元至正间以八月十八日涅槃^⑦。作偈曰^⑧：“三界与三涂，何佛祖不由，不破则便有，能破则便无。老僧有吞吐不下，门徒不肯用心修，切忌切忌。”师素不立文字，临去乃为此，与遗蜕俱存。至今以此日为“盘龙会”云。

邵真人以正，初名璇，晋宁人。其父名仁，叔名忠，俱由苏州徙。阁老刘逸挽忠诗有曰^⑨：“三郎足下风云达，忠子玘，领乡荐。小阮壶中日月长。即真人。”末句又曰：“怅望苏州是故乡。”见《州志》。

晋时，晋宁之地曰宁州^⑩，南蛮校尉李毅持节镇此，讨平叛酋五十八部。惠帝时^⑪，李雄乱，毅死之。女秀有父风，众推领州事，竟破贼保境，比卒，群酋为之立庙。是时宁州所辖之境虽广，而驻节之地，实在于此。至唐武德中^⑫，以其为晋时宁州统会之地，置晋宁县。此州名之所由始也。州名宦向有李毅及王逊、姚岳等。迨万历间吴郡许伯衡修《州志》^⑬，谓今晋宁州地已非昔时五十八部之广，以一隅而僭通部之祀，非诸侯祭封内山川义，遂一并撤去之，并志传亦削去，只自我朝始。遂令千载英灵，空存胙蚩^⑭，一方故实，竟作尘灰，可叹也！然毅虽削，而其女有庙在古城，岳虽去，而岳亦有庙在州西，有功斯土，非竖儒所能以意灭者也^⑮。许伯衡谓昔时宁州地广，今地狭，李毅虽嫡祖，晋宁不得而祀之，犹支子之不得承桃祀大宗也^⑯。余谓晋宁乃嫡冢，非支子比^⑰，毅所辖五十八部虽广，皆统于晋宁，今虽支分五十八部，皆其支庶，而晋宁实承桃之主。若晋宁以地狭不祀，将委之五十八部乎？五十八部复以支分，非所宜祀，是犹嫡冢以支庶众多，互相推委，而虚大宗

之祀也。然则李毅乃一方宗主,将无若敖之恫乎^⑧?故余谓唐晋宁、唐大来,首以复祀李毅为正。

注释

①优:即优伶,古代称表演戏曲、乐舞的演员为优,此处指演出舞乐戏曲。

②青蚨(fú 夫):传说中的虫名,曾有“青蚨还钱”的传说,后人因称钱为青蚨。

③蛮酋:指少数民族酋长或土司。

④关索岭:今称关岭,在晋宁县东南隅,昆明到建水的公路从此经过。

⑤新兴:明置州,隶激江府,治今玉溪市。铁炉关:明置铁炉关巡检司,在今晋宁县、玉溪市界上。

⑥呈贡:明为县,隶云南府晋宁州,即今呈贡县。

⑦板桥:即今大板桥,在昆明市东郊。

⑧宜良:明为县,隶云南府,即今宜良县。

⑨阳宗:明为县,隶激江府,治今澄江县北、阳宗海南的阳宗。

⑩梁王山:今名同,主峰海拔 2820 米。

⑪明湖:即今阳宗海。《明一统志》激江府山川:“明湖,在阳宗县北,一名曰夷休湖,一名阳宗湖,源出罗藏山,下流盘江,周七十余里,两岸陡绝,山水黑色,鱼味甚美。”现湖面有 31 平方公里,南北长 12.7 公里,东西宽 1.9~5.6 公里,湖岸线长 32.3 公里,平均水深 20 米,最深处达 30 米,平均水位海拔 1770 米。

⑫唐晋宁:即唐元鹤。古人习惯以某人所主的地名为其别号,唐元鹤为晋宁知州,故称唐晋宁。《游记》中还有类似情况,不再一一注出。

⑬三水:明为县,隶邠州,治今陕西旬邑。令:即县令,为县的行政长官。秦汉时期,人口万户以上的称令,万户以下的称长,至唐代始不再分令长。明代设知县,但仍俗称“令”。

⑭选贡:科举制度中各地方贡入国子监的生员的一种。明制于岁贡之外考选学行兼优者充贡,故称选贡。

⑮缴引:交回荐引的凭证,即辞不受选。

⑯董元宰(公元 1555—1636 年):即董其昌,松江华亭人,明代著名书画艺术家。

⑰平原君:即赵胜(公元前?—公元前 251 年),战国时赵国贵族,曾任赵相,有食客数千人。

⑱嘉靖戊子:即嘉靖七年,公元 1528 年。

⑲同知:为知府、知州的佐官,分掌督粮、捕盗、水利等事,分驻指定地点。

⑳嘉靖辛酉解元:“辛酉”本作“辛□”,据叶本补,嘉靖辛酉即嘉靖四十年,公元 1561 年。

⑲解元:科举制度中,各省举行的乡试的第一名称解元。

⑳辛卯:万历十九年,公元1591年。

㉑临洮:明置临洮府,即今甘肃临洮县。

㉒不忝(tiǎn):无愧于。

㉓胤嗣(yìn sì 印侍):后嗣,后代子孙。

㉔昆季:弟兄。

㉕嘉祥:明为县,隶济宁州,即今山东嘉祥县。

㉖顺庆府:治今四川南充市。

㉗嘉靖乙酉:即嘉靖四年,公元1525年。

㉘毕节:明置毕节卫,即今贵州毕节县。

㉙兵宪:对兵备道道员的尊称。

㉚宝月关:今名同,在广南县东18公里的滇桂公路上。

㉛鸿蒙:指宇宙形成以前的混沌状态。

㉜衙窠(yǎo tiǎo 咬条_上):形容其深远的样子。

㉝五丁:古代神话中的五个大力士。

㉞繻(rú 如):古代作通行证用的帛,上面写字,分成两半,过关时验合以为凭信。

㉟至正:元顺帝年号之一,公元1341—1368年,共二十八年。

㊱偈(jì 祭):梵文“偈陀”的省称,意即“颂”,就是佛经中的唱词。

㊲阁老刘逸挽忠诗有曰:原缺“逸”,空一格,据徐本补。阁老:明以后也称宰辅为阁老。

㊳宁州:晋泰始七年(公元271年)以益州地广,分建宁、兴古、云南、永昌四郡为宁州,统县四十五,户八万三千。公元284年一度罢宁州。公元303年恢复宁州,增辖牂柯、越巂、朱提三郡,又分建宁以西七县别立为益州郡,共为八郡,宁州范围有所扩大。公元308年改益州郡为晋宁郡。西晋宁州是在云南第一次设置的州一级政区,并且大体奠定了现今云南省的范围。两晋宁州治所在今晋宁县晋城镇。

㊴惠帝:西晋皇帝司马衷,在位十七年,为公元290—306年。

㊵武德:唐高祖年号,公元618—626年,共九年。

㊶吴郡:从汉到唐,皆有吴郡,治今江苏苏州市。明无吴郡,此沿旧称用以指苏州。

㊷聆蜚(líng xiǎng 希响):神灵感应。

㊸竖儒(shù rú 树如):无识见的儒生。

㊹承祧(tiāo 佻):承继为后嗣。大宗:古代宗法制度以嫡系长房为大宗,其他的儿子为小宗。

④⑦嫡冢(dí zhǒng 敌肿):正妻所生的长子称为嫡冢,妾所生的儿子则称为庶子。

④⑧若敖之恫:周代楚王熊渠生子熊仪,命名为若敖。楚国令尹子文为若敖之后,其子越椒汰侈,子文担心他将会使若敖氏灭宗,临死时说:“鬼犹求食,若敖氏之鬼,不其馁而!”旧因此指无子绝嗣。

【今译】

十四日 在州署中。

十五日 在州署里。饮完夜酒而散,我又外出拜访黄沂水。黄家一片寂静,月光下花影凌乱,只听到狗叫声。返回时漫步街头,恰巧遇到黄沂水,他于是叫送酒到下道门,对着明月而饮。半夜才散。

十六日 我准备告别启程,唐元鹤君对我说:“这几天因歌童去看病还没回来,不能痛快地饮酒。我派人去省城叫他来为您送别,您一定要稍稍等候。”我不能推辞。

十七日、十八日 两天都在州署里。

十九日 在州署中。夜里月色皎洁而早晨天气阴沉。

二十日、二十一日 在州署中。这两日天气都是忽晴忽雨。

二十二日 唐元鹤君为我写作《瘞静闻骨记》,三次修改之后才完成。然后准备好酒宴和舞乐戏曲,并前往邀请杨学师、赵学师以及唐大来、黄沂水兄弟,一同宴饮为我饯行。

二十三日 唐元鹤君又馈赠我棉袄、夹裤,备办了丰厚的临别礼物。唐大来为我写了很多书信,而且寄信给闪次公,也赠送我钱财作路费。于是到州署向唐君致谢,为明日一早出发作准备。

晋宁州位于滇池南岸一片比较开阔的山坞中,州境西边到金沙山,沿着将军山抵达三尖村,和昆阳州界的距离,不超过二十里;东边到盘龙山顶,和激江府界的距离,不超过十里;北边到分水河桥,与归化县界的距离,不超过五里;南边伸进山坞,与激江府界的距离,不超过十里。总计南北不超过十五里,东西不超过三十里,比不上以山为界的各土司领地的一个角落。

晋宁州的河流,只有四通桥下的最大。这条河接纳了两条溪流,二条溪流都在牧羊山下的石壁村汇合。一条是大坝河,是从河洞铺流来,发源于关索岭,我从前去江川县时顺着大坝河走;一

条是大甫河,发源于铁炉关,与新兴州分水岭交界。两条河汇合后流过四通桥,又分出一半往东流去,灌溉晋宁州北部的土地。流到晋宁州东北,又有盘龙山洞中的水,从州城的东南边顺着城墙往北流,被引为护城河,然后流下去,和四通桥下往东灌溉土地之水汇合,于是往北流,成为晋宁州与归化县的分界线,然后从安江村流出去。这条河是知州唐公新近开通的。

晋宁州的两个属县都位于州境东北部,也在滇海东南岸的其余山坞中。归化县位于州城北面二十里处,呈贡县又位于归化县北面四十里处。呈贡县北面就是昆明县的辖境,东北面是通往板桥的道路,东面是宜良县的辖境,东南面是罗藏山,是阳宗县的辖境。归化县北部五里处有莲花洞山,又叫龙洞,有股水从其间流出。罗藏山在归化县东部十里处,是盘龙山东北部的主峰,东南面距离激江府四十里。罗藏山高高耸起,总领群山,与邵甸的梁王山相对,也被称为梁王山,因为元朝时梁王在这座山上安营扎寨。其西北麓是滇池,东南麓是明湖、抚仙湖。水分成两边各流各的,以这座山为分水岭;水分三派流入其沟壑,也是随着这座山绕流。这样说来,那么和邵甸的梁王山相比,罗藏山的气势更加磅礴了。其脉从铁炉关开始,往东延伸成为关索岭,又往东延伸到江川县北部,成为屈颖巅山,于是往北延伸为罗藏山;再往东延伸到宜良县西部境内,又往北越过杨林所西岭,再往北越过兔儿关,又往北聚结为邵甸梁王山,从而成为果马山、月狐山的山梁。

晋宁州城的四道城门,从前都倒塌毁坏。唐元鹤就任知州,修建城楼,建得极其壮丽。

晋宁州往东到激江府有六十里,往西到昆阳州有四十里,往南到江川县有七十里,往北到省会昆明有一百里,东南距离路南州一百五十里,东北距离宜良县一百六十里,西南距离新兴州一百二十里,西北距离安宁州一百二十里。

唐元鹤知州最初被任命为陕西省三水县知县,因为抵御流寇有功,就被提升为管辖三水县的邠州知州,因父母去世而离职服丧,之后到晋宁州补职。他的长子年纪十五岁,文学特别优秀,写文章有惊人之语。其余的三个孩子都年幼。

唐大来〔名泰〕入选贡生,以赡养母亲为由而推辞受选。唐大

来的诗文、画画、书法都得董其昌三昧。我在家乡时，陈眉公就先寄信给他说：“我的好友徐霞客，足迹走遍天下，现在要来探访鸡足山以及大来先生。他此行不同于那些有求于平原君的食客，望好好待他。”等来到云南省城时，我口袋中已空无一文，不能再往前走，当初我不知道有唐大来其人可以求告。忽然有一天遇到张石夫，他对我说：“这里的名士唐大来，不能不和他会一次面。”我游览高峣时，听说唐大来往在傅元献的别墅，前去寻访，没有遇到。返回省城，忽然有人向我拱手行礼说：“您不就是徐霞客吗？唐大来君等候先生很久了！”这人是周恭先。他和张石夫友善，和张石夫一起先见到唐大来，唐大来就把陈眉公的信读给他们听，周恭先又向我诵读此信。我才知道陈眉公用心周到、情谊真挚，不是世人的友谊所比得上的。唐大来虽然贫穷，却能不辜负陈眉公的深厚情意，因和陈眉公是朋友，而把陈眉公的朋友也当作自己的朋友。我在穷困时而得到救济，是如此地出于意料之外。

唐大来，其祖先是浙江省淳安县籍，明朝初年随军队来到云南省。曾祖唐金，于嘉靖戊子年通过乡荐，出任福建省邵武府同知，去世后得以随同入祀名宦祠。祖父唐尧官，于嘉靖辛酉年中解元。父亲唐懋德，于辛卯年通过乡荐，出任甘肃省临洮府同知。都有文集，唐大来将他们的文集合起来刊刻，取名为《绍箕堂集》，李本宁先生为文集作了序，序文写得很好。

大来依次说起他的前辈，都是一代做官、一代隐居，传了数代而不改变，所以其祖父虽然中举，始终没有做官而且寿命很长。如今大来虽然没有中举，但作诗的文笔是滇南第一，真是无愧于他的祖父。只是他的后代子孙不旺盛，两个女儿都守寡，而且又没有弟兄，大来以后的传扬之人，将等待谁呢？

大来的岳父是黄麟趾，字伯仁，通过乡荐出任山东省嘉祥县知县，后调任四川省顺庆府□□县知县，死于任上。黄麟趾是黄沂水禹甸的父亲，黄从月的哥哥。其祖父叫黄明良，于嘉靖乙酉年通过乡荐，官至贵州省毕节卫兵备道道员，著有《牧羊山人集》。

大来从前往广南府出去到广西省，到过我的家乡，也认为广西省的山水是名胜景观。他对我说：“从广南府往东走半天多的路程，有一处叫宝月关，景致非常奇异。从广南府往东看，崇山峻

岭横列为屏障,翠峰挡住远方的天空,忽然看到山间有一个洞高高悬在空中,从这个门户般的洞中直穿出去,光明如同圆圆的月亮挂在云端,真是天门中开。道路从山下绕着往上走进洞里,洞似有三四道城门大。洞下边还有一个洞,沟通云南省、广西省之间的暗流。”我查阅黄麟趾写昭阳关诗时注释道:“关口天生形成石虎头的形状,虎视眈眈,令人生畏。”[诗文是:“什么朝代开天辟地?蛮山深远同样开通。五个力士献上地力,一道关门天然生成。疆界区分华夏彝人,关门犹如虎豹雄踞。验完凭信愁太阳落山,扬鞭催马从浊流中过。]考查昭阳关指的就是此洞,唐大来君称为宝月关,又是其别名了。这条路往东去就是广西省归顺州,我去年冬天被交彝所阻拦,不能顺着这条路走。

盘龙山莲峰祖师,名崇照,于元朝至正年间八月十八日去世。他写下唱词道:“三界与三涂,何佛祖不由,不破则便有,能破则便无。老僧有吞吐不下,门徒不肯用心修,切忌切忌。”莲峰祖师平素不写文字,临死时才写下这一唱词,和遗体一起保存。到现在还在这一天举行“盘龙会”。

邵真人名以正,早先叫邵璇,是晋宁州人。他父亲叫邵仁,叔父叫邵忠,都是从江苏省苏州府迁徙来的。宰辅刘逸追悼邵忠的挽诗中说:“三郎足下风云达,[邵忠的儿子邵玘,得到乡荐。]小阮壶中日月长。[指邵真人。]”最末一句又写道:“怅望苏州是故乡。”[见于《州志》。]

晋朝时,晋宁州这一地区叫宁州,南蛮校尉李毅以持节的地位镇守在这里,讨伐平定了反叛的五十八部酋长。晋惠帝时,蜀地李雄作乱,李毅死在乱中。女儿李秀有父亲的的风范,众人推举她代理州中的政事,最终打败叛贼保住州境。到李秀去世时,众酋长为她建立寺庙。那时宁州所管辖的土地虽然广大,但持节驻守的地区,其实就在晋宁州这里。到唐朝武德年间,因为这一地区是晋朝宁州统领的地区,所以设置晋宁县。这是晋宁州州名的由来和开始。州里以贤能著名的官员有李毅以及王逊、姚岳等人。到万历年间(公元1573—1619年),苏州人许伯衡撰写《州志》,认为如今的晋宁州境已经没有古代五十八部那么广大,以一隅之地僭越晋时整个宁州的祭祀,不符合诸侯祭祀封土内山川的

古义,于是将其一并删除,而且将他们的传记也删削掉,记载历史人物只是从我明朝开始。于是使流传千年的英杰,空有神灵感应;一个地区值得效法的旧事,竟化为尘土,可叹啊!然而李穀虽被志书删削,但他的女儿有庙留在古城;姚岳虽被删除,而他也有庙立在晋宁州署西面。在这片土地上立下的功绩,不是见识短浅的儒生根据自己的意愿就能消除的。许伯衡认为古代宁州土地广大,如今地域狭小;李穀虽然是治理此地的正宗始祖,但晋宁州不可以祭祀他,犹如嫡长子以外的儿子不能作为正宗继承人一样。我认为晋宁州就是宁州的嫡长子,不能比做支子;李穀所管辖的五十八部虽然广大,但都统属于晋朝宁州;如今虽然支解了五十八部,但五十八部都是宁州的旁出支派,而晋宁州才确实是正宗继承人。如果晋宁州因为地域狭小而不能祭祀李穀等人,要委托给五十八部去祭祀吗?五十八部又已支解,更不应当主持祭祀,这就好比嫡长子因为旁出的庶子众多,于是互相推委,从而让大宗的祭祀落空了。如果这样,那么李穀是这块地方的宗主,将要像子文担心若敖氏那样得不到后人祭祀吗?所以我对唐元鹤、唐大来说,应该首先把恢复祭祀李穀作为正事。

【原文】

二十四日 街鼓未绝,唐君令人至,言早起观天色,见阴云酿雨,风寒袭人,乞再迟一日,候稍霁乃行。余谢之曰:“行不容迟,虽雨不为阻也。”及起,风雨凄其,令人有黯然魂消息。令庖人速作饭^①,余出别唐大来。时余欲从海口、安宁返省,完省西南隅诸胜,从西北富民观螳螂川下流,而取道武定,以往鸡足,乃以行李之重者,托大来令人另赍往省,而余得轻具西行焉。方抵大来宅,报晋宁公已至下道,亟同大来及黄氏昆玉还道中。晋宁公复具酌于道,秣马于门。时天色复朗,遂举大觥^②,登骑就道。

从西门三里,度四通桥。从大道直西行,半里,上坡,从其西峡转而西南上,一里半,直蹶望鹤岭西坳。又西下涉一涧,稍北,即濒滇池之涯。共五里,循南山北麓而西,有石耸起峰头,北向指滇池,有操戈介冑之状,是为石将军,亦石峰之特为巉峭者。其西有庙北向,是为石鱼庙。其西南又有山西突起,亚于将军者,即石鱼山也。又西二里,海

水中石突丛丛,是为牛恋石^③。涯上村与乡,俱以牛恋名。谓昔有众牛饮于海子,恋而不去,遂成石云。于是又循峡而南,二里,逾平坡南下,有水一塘,直浸南山之足,是为三尖塘。塘南山峦高列,塘北度脊平衍,脊之北,即滇池牛恋。塘水不北泄而东破山腋,始知望鹤之脉自西来,不自南来也。从塘北西向溯坞入,其坞自西而东,即塘水之上流也。三里,坞西尽处,有三峰排列:其南最高者即南山之再起者也;其中一峰,则自南峰之西绕峡而北,峙为中峰焉;北峰则濒滇池,而东度为石将军、望鹤山之脉矣。中峰之东,有村落当坞,是为三尖村,晋宁村落止此。西沿中峰而上,一里,与南峰对峡之中,复阻水为塘,不能如东塘之大,而地则高矣。又平上而西,一里,逾中峰之脊。从脊上西南直行,为新兴道;逾脊西北下,即滇池南涯,是为昆阳道;而晋宁、昆阳以是脊为界焉。于是昆阳新旧州治,俱在一望。直下半里,沿滇池南山陇半西行,二里余,有村在北崖之下,滇池之水环其前,是曰赤峒里^④,亦池滨聚落之大者,而田则不能成壑焉^⑤。又西由村后逾岭南上,既西下,三里,有村倚南山北麓。盘其嘴而西,于是西峡中开,自南而北,与西界山对夹成坞。其脊南自新兴界分支北下,西一支直走而为新旧州治,而北尽于旧寨村;东一支即赤峒里之后山,滨池而止。东界短,西界长,中开平坞为田,一小水贯其中,亦自南而北入滇池,即志所称渠滥川也。按《隋书》,史万岁为行军总管,自蜻蛉川至渠滥川,破三十余部,当即指此^⑥。由东嘴截坞而西,正与新城相对,而大道必折而南,盘东界之嘴以入,三里始西涉坞。径坞三里,又随西界之麓北出,一里半,是为昆阳新城。又北一里关,为昆阳旧城,于是当滇池西南转折处矣。旧城有街衢阗堵而无城郭,新城有楼櫓雉堞而无民庐,乃三四年前,旧治经寇,故卜筑新邑,而市舍犹仍旧贯也。旧治街自南而北,西倚山坡,东瞰湖谿^⑦。至巳日西旻,亟饭于市。此州有天酒泉、普照寺,以无奇不及停屐,遂北行。

四里,稍上,逾一东突之坳。其山自西界横突而出,东悬滇海中。路逾其坳中北下,其北滇海复嵌坞西入。其突出之峰,远眺若中浮水面,而其西实连缀于西界者也。乃西转涉一坞,共四里,又北向循滇池西崖山麓行。五里,又有小峰傍麓东突,南北皆湖山环抱之,数十家倚峰而居,是为旧寨村^⑧。由村北过一坞,其坞始自西而东;坞北有山一派,亦自西而东,直瞰滇海中。北二里,抵山下。直蹶山北上,一里余,

从崩崖始转东向山半行。又里余,从东岭盘而北,其岭南北东三面,俱悬滇海中,正东与罗藏隔湖相对。此地杳僻隔绝,行者为畏途焉。岭北又有山一支,从水涯之北,亦自西而东,直瞰滇海中,与此岭南北遥对成峡,滇海驱纳其中,外若环窝,中骈束户,是为海口南岭。北下之处,峻削殊甚,余虑日暮,驱马直下。二里,复循坞西入,二里,西逾一坳。由坳西下,山坞环开,中为平畴,滇池之流,出海就峡,中贯成河,是为螳螂川焉^⑨。二里,有村傍坞中南山下,过之。行平畴间,西北四里,直抵川上。有聚落成衢,滨川之南,是曰茶埠墩,即所谓海口街也^⑩,有公馆在焉,监察御史案临^⑪,必躬诣其地,为一省水利所系耳。先是唐晋宁谓余,海口无宿处,可往柴厂莫土官盐肆中宿;盖唐以候代巡,常宿其家也。余问其处尚相去六七里,而日色已暮,且所谓海门龙王庙者,已反在其东二里,又闻阮玉湾言,有石城之胜,亦在斯地,将留访焉,遂不复前,觅逆旅投宿。

注释

①庖(páo 袍)人:厨师。

②觥(gōng 肱):古代青铜制的酒器,有兽头形器盖,也有整器作兽形的。

③石将军、牛恋乡:至今仍存,位于晋宁县上蒜北部的滇池边上。石将军山在峭壁上有“大圣毘沙门天王”石刻像,高6.5米多,宽约2.5米,系就山石所作的薄肉雕。左手扶腰,右手持三尖叉,左脚踏龙,右脚踏虎,脚边还有骷髅,左上方刻着飘浮于云端的塔,形象雄伟,造型生动。牛恋乡岩岸边有金线洞,也以产金线鱼著称。但由于滇池水位下降,牛恋石所在的水面有的已成陆地,“众牛饮于海子”的图景已不甚清晰。

④赤峒里:在滇池南岸,今称渠东里,与渠西里相对。属晋宁县昆阳。

⑤而田则不能成壑焉:原脱此句,据徐本、四库本补。

⑥按《隋书》句:蜻蛉川在今大姚坝子。渠濫川应在今大理县凤仪坝子,但自元明以来,则被误指在今昆阳,更误称昆阳坝子的小水为渠濫川。

⑦昆阳:明置州,隶云南府,治今晋宁县治昆阳镇。《游记》中所说的新城今名大新城村,系崇祯七年(公元1634年)新筑,公元1647年又被孙可望拆去,州治仍回到今昆阳镇所在的旧城。昆阳系明代大航海家郑和的故里,旧城“西倚山坡”的月山上保存至今的《马哈只碑》,系郑和于永乐三年(公元1405年)给他父亲立的墓碑,永乐九年(公元1411年)郑和回乡扫墓,并留下了碑阴的题刻。这里现已辟为郑和公园。

⑧旧寨村：今名同，在晋宁县北隅、滇池西岸。

⑨螳螂川：今名同，经富民县以下称普渡河，北入金沙江，为滇池出水口。


⑩海口街：今称老街，属昆明市西山区。

⑪监察御史：明代设都察院，掌弹劾及建言，长官为都御史、副都御史、佥都御史，并设监察御史按省区分道负责，故皆分别冠以某某道地名。

【今译】

二十四日 街上打更的声音还没停止，唐元鹤君派人前来，说早起来观察天色，看到阴云正逐渐形成雨，冷风袭人，请我再推迟一天，等稍稍晴开后才出发。我对来人辞谢道：“启程的日期不能再推迟了，即使下雨也不能被阻挡。”等到起床时，风寒雨凉，不禁令人情绪低落，精神不振。让厨师赶快做饭，我出门去和唐大来告别。当时我打算经过海口、安宁州返回省城，游完省城西南边的各处名胜，然后从西北出到富民县观看螳螂川下游，并取道武定府，前往鸡足山。于是把重的行李，托大来让人单另送到省城，我从这里轻装西行。刚到大来家，有人来报晋宁公唐元鹤已经去到下道，我赶快和大来以及黄氏兄弟一齐返回道中。晋宁公又在道中备下酒宴，在城门口喂饱马。这时天色又晴开了，于是举杯告别，骑马上路。

从晋宁州西门出去三里，过四通桥。顺着大路一直往西走，半里，上坡，从晋宁州西边的峡谷中转朝西南上，一里半，直接登上望鹤岭西坳。又往西下山，越过一道沟涧，稍微往北走，就到了滇池岸边。一共五里，顺着滇池南部山峰北麓往西走，山峰顶上耸着一块巨石，朝北指向滇池，有手持兵器、披甲戴盔的形状，这是石将军，也是特别高险陡峭的石峰。石将军西边有座朝北的庙，这是石鱼庙。石鱼庙西南边又有山朝西面耸起，此峰低于石将军，是石鱼山。又往西走二里，滇池水中有一丛丛的石头露出水面，这就是牛恋石。岸边的乡和村，都用牛恋命名。〔传说从前有很多牛到滇池中饮水，因留恋滇池而不愿离去，于是变成了这些石头。〕从牛恋石又顺着峡谷往南走，二里，越过平缓的山坡往南下，有一塘水，一直渗透到南山脚，这是三尖塘。塘南山峦高高耸列，塘北我所越过的山梁平坦宽阔，山梁北面，就是滇池牛恋石。塘里的水不往北流，却往东从山侧面穿过，才知道望鹤山的山脉是从西边延伸过来，而不是从南边延伸过来。从三尖塘北面往西溯流



走进山坞,其坞从西往东走向,坞中的水是三尖塘的上游。三里,山坞西部尽头处,有三座山峰排列:南边最高的就是南山又耸起的山峰;中间的一峰,是从南峰西侧绕着峡谷往北延伸,到这里耸立为中峰;北峰则是濒临滇池,往东延伸成为石将军、望鹤山的山脉。中峰的东边,有个村落位于山坞中,这是三尖村,晋宁州管辖的村落到此为止。往西沿着中峰而上,一里,与南峰相对的峡谷中,又拦水形成一个水塘,这个水塘比不上东边的三尖塘大,但地势则比三尖塘高。又平缓地往西而上,一里,翻越中峰山梁。从山梁上一一直往西南走,是去新兴州的路;越过山梁往西北下去,是滇池南岸,是去昆阳州的路;因而晋宁州、昆阳州以这道山梁为界。从这里看昆阳州的新旧州治,都能一眼看到。直直地下半里,沿着滇池南部山的半山坡往西走,二里多,有一个村子在北边的山崖下,滇池水环绕在村前,这是赤峒里,也是滇池岸边比较大的村落,但村里的田地则没有沟渠环绕。又往西从赤峒里后面越岭南上,不一会往西下,三里,有个村子坐落在南山北麓。绕着南山口往西走,于是西峡谷从中分开,从南往北走向,与西部山对夹形成山坞。其脊南端起自新兴州境内往北延伸的分支山脉,往西延伸的一支脉一直到昆阳新、旧州治,再往北延伸到旧寨村结束;往东延伸的一支脉就是赤峒里背靠的山,延伸到滇池岸边为止。山脊东部短,西部长,中间开阔平坦的山坞布满良田,一条小河从坞中穿过,也是从南往北流入滇池,是志书中记载的渠滥川。〔考阅《隋书》记载,史万岁担任行军总管,从蜻蛉川到渠滥川,打败三十余部,应当就是指的此地。〕从东部山口横穿山坞往西走,正好和昆阳州新城相对,而走大路必须折向南,绕着东部山口往南进山,三里后才往西穿坞。取道坞中走三里,又顺着西部山麓往北走出去,一里半,走到昆阳州新城。又往北走一里半,到昆阳州旧城,这里位于滇池西南的转折处。昆阳州旧城有街道集市却没有城墙,新城有门楼城墙却没有民房,是因为三四年前,旧州治被入侵,所以选择地点建筑新城,而集市、房舍仍在原地。旧城的街道从南到北,西靠着山坡,东俯瞰滇池。到达时太阳已经偏西,急忙在街上吃饭。昆阳州有天酒泉、普照寺,因为没有奇特之处而顾不上停留,于是往北行。

走了四里,逐渐上坡,越过一道向东突出的山坳。这座山从滇池西部横耸着伸出去,东端悬空在滇池中。道路穿越山坳往北伸下去,

山北面的滇池海岸线又往西嵌入山坞。那向东突出的山峰,远远地看像悬空浮在水面上,而山峰西端其实和西部山相连。于是往西转穿越一道山坞,一共走了四里,又往北顺着滇池西崖的山麓行。五里,又有小山峰傍靠着山麓往东突出去,小山峰南面、北面都是湖山环抱,数十家人靠着小山峰居住,这是旧寨村。从旧寨村往北走,经过一道山坞,其坞开始从西往东走向,坞北边有一座山,也是从西往东走向,从这里能直视到滇池正中。往北走二里,抵达山下。直接登山朝北上,一里多,才顺着崩塌的山崖转向东往山腰上走。又走了一里多,顺着东岭往北绕,其岭的南、北、东三面都悬空在滇池中,东面正正地和罗藏山隔着滇池相对。这里寂静偏僻,与世隔绝,行人视为畏途。岭北又有一支脉,顺着滇池岸边往北延伸,也是从西向东走向,从这里可直视滇池正中,和这座山岭南北远远相对,其间形成峡谷,滇池水长驱直入峡谷中,其外滇池像转弯一样,其内对峙的山峰像门一样束住滇池水流,这座山岭是海口南岭。往北下去的地方,非常险峻陡峭,我考虑太阳已落山,驱赶马直接下山。二里,又顺着山坞往西进去,二里,往西翻越一座山坳。顺山坳往西下,环形的山坞很阔,坞中部是平坦的田地,滇池水流出后注入峡谷,到坞中形成纵贯的河流,就叫螳螂川。二里,有个村庄依傍在坞中南山脚,从村庄经过。在平坦的田地间行走,往西北走四里,直接来到螳螂川边。这里有村落、街道,濒临螳螂川南岸,叫茶埠墩,就是所谓的海口街,海口街上有公馆,监察御史到云南省考查,一定亲自到海口,因为这里关系到一个省的水利情况。在这之前唐元鹤知州对我说,海口没有住处,可以去柴厂莫土官的盐肆中住;原来唐元鹤以访问的名义来巡视,经常住在他家。我询问柴厂距离海口还有六七里,而且太阳已经落山,所说的海门龙王庙,反而在这里以东二里处,又听阮玉湾说过,有石城风景名胜,也在海口,打算住在这里游访,于是不再往前走,寻找旅店投宿。

【原文】

二十五日 令二骑返晋宁。余饭而蹶屣北抵川上^①,望川北石崖矗空,川流直啗其下。问所谓石城者,土人皆莫之知,惟东指龙王堂在盈盈一水间。乃溯川南岸,东向从之。二里,南岸山亦突而临川,水反舍北而逼南,南岸崩嵌盘沓,而北崖则开绕而受民舍焉,是为海门村^②,

与南崖相隔一水。不半里，中有洲浮其吭间，东向滇海，极吞吐之势；峙其上者，为龙王堂^③。时渡舟在村北岸，呼之莫应。余攀南崖石窟，与水石相为容与，忘其身之所如也。久之，北崖村人以舟至，遂渡登龙王堂。堂当川流之中，东临海面，时有赛神者浮舟而至，而中无庙祝；后有重楼，则阮祥吾所构也。庙中碑颇多，皆化、治以后^④，抚按相度水利、开浚海口免于泛滥，以成濒海诸良田者，故巡方者以此为首务云。

出庙渡北岸，居庐颇集。其北向所倚之山有二重。第一重横突而西，多石，而西垂最高，即矗削而濒于川之北岸者；第二重横突而东，多土，而东绕最远，即错出而尽为池之北圩者。二重层叠于村后，盖北自观音山盘礴而尽于此。村氓俱阮氏庄佃。余向询阮玉湾新置石城之胜，土人莫解，谓阮氏有坟在东岸，误指至此，村人始有言石城在里仁村。其村乃僛僛寨，正与茶埠墩对，从此有小径，向山后峡中西行，三里可至。余乃不东向阮坟，而西觅里仁焉。即由村后北逾第一重石峰之脊，北向下，路旁多错立之石，北亦开坞，而中无细流。一里，随坞西转，已在川北岸矗削石峰之后；盖峰南漱逼川流，故取道于峰北耳。其内桃树万株，被陇连壑，想其蒸霞焕彩时，令人笑武陵、天台为燭火矣^⑤。西一里，过桃林，则西坞大开，始见田畴交腴，溪流霍霍，村落西悬北山之下，知其即为里仁村矣。盖其坞正南矗立石山，西尽于此。坞濒于川，亦有一村临之，是为海口村，与茶埠墩隔川相对，有渡舟焉。其坞之东北逾坡，坞之西北循峡，皆有路，凡六十里而抵省会。而里仁村当坞中北山下^⑥，半里抵村之东，见流泉交道，山崖间树木丛荫，上有神宇，盖龙泉出其下也。东坞以无泉，故皆成旱地；西坞以有泉，故广辟良畴。由村西盘山而北，西坞甚深，其坞自北峡而出，直南而抵海口村焉。村西所循之山，其上多蹲突之石，下多崆峒之崖，有一窍二门西向而出者。余觉其异，询之土人，石城尚在坞西岭上，其下亦有龙泉，可遵之而上。

共北半里，乃西下截坞而度，有一溪亦自北而南，中乾无流。涉溪西上，共半里，闻水声泐泐^⑦，则龙泉溢西山树根下，潞为小潭，分泻东南去。由潭西上岭，半里，则岭头峰石涌起，有若卓锥者，有若夹门者，有若芝擎而为台，有若云卧而成郭者。于是循石之隙，盘坡而上，坠壑而下。其顶中洼，石皆环成外郭^⑧，东面者巉岈森透，西南者穹覆壁立，南向则余之逾脊而下者，北面则有石窟曲折，若离若合间，一石坠空当

关，下覆成门，而出入由之，围壑之中，底平而无水，可以结庐，是所谓石城也^⑨。透北门而出，其石更分枝簇萼，石皆青质黑章^⑩，廉利棱削，与他山迥异。有牧童二人，引余循崖东转，复入一石队中，又得围崖一区，惟东面受客如门，其中有跌座之龕，架板之床，皆天成者。出门稍南，回顾门侧，有洞岿然，亟转身披之。其洞透空而入，复出于围崖之内，始觉由门入，不若由洞入更奇也。计围崖之后，即由石城中望所谓东面嶙峋处矣。出洞，仰眺洞上石峰层沓，高耸无比。复有一老僛僛披兽皮前来，引余相与攀跻。其上如众台错立，环中洼而峙其东，东眺海门，明镜漾空，西俯洼底，翠瓣可数，而隔崖西峰穹覆之上，攒拥尤高。乃下峰，复度南脊，转造西峰，则穹覆上崖，复有后层分列，其中开峡，东坠危坑而下，其后则土山高拥，负扈于上，耸立之石，或上覆平板，或中剖斜椽。崖胁有二小穴如鼻孔，群蜂出入其中，蜜渍淋漓其下，乃崖蜂所巢也。两牧童言：“三月前土人以火熏蜂而取蜜，蜂已久去，今乃复成巢矣。”童子竞以草塞孔，蜂辄嗡嗡然作铜鼓声。凭览久之，乃循坠坑之北，东向悬崖而下。经东石门之外，犹令人一步一回首也。先是从里仁村望此山，峰顶耸石一丛，不及晋宁将军峰之伟杰，及抵其处而阖辟曲折，层沓玲珑，幻化莫测，钟秀独异，信乎灵境之不可以外象求也。盖是峰西倚大山，此其一支东窜，峰顶中坳，石骨内露，不比他山之以表暴见奇者；第其上无飞流涵莹之波，中鲜剪棘梯崖之道，不免为兔狐所窟耳。老僛僛言：“此石隙土最宜茶，茶味迥出他处。今阮氏已买得之，将造庵结庐，招净侣以开胜壤。岂君即其人耶？”余不应去。信乎买山而居，无过此者。

下山，仍过坞东，一里，经里仁村。东南一里，抵螳螂川之北，西望海口，有渡可往茶埠，而东眺濒川，石崖耸削。先从茶埠隔川北望，于嶙峋嵌突中，见白垣一方，若有新茅架其上者；今虽崖石掩映，不露其影，而水石交错，高深嵌空，其中当有奇胜，遂东向从之。抵崖下，崖根插水，乱石潏洄，遂攀跻水石间。沿崖南再东，忽见石上有痕，蹶崖直上，势甚峻，挂石悬崖之迹，俱倒影水中。方下见为奇，又忽闻磬咳声落头上^⑪，虽仰望不可见，知新茅所建不远矣。再穿下覆之石，则白垣正在其上。一道者方凿崖填路，迎余入坐茅中。其茅仅逾方丈，明窗净壁，中无供像，亦无爨具，盖初落成而犹未栖息其间者。道人吴姓，即西村海口人，向以贾游于外，今归而结净于此，可谓得所托矣。坐茅

中,上下左右,皆危崖缀影。而澄川漾碧于前,远峰环翠于外;隔川茶埠,村庐缭绕,烟树堤花,若献影镜中;而川中鳧舫贾帆^⑩,鱼罾渡艇^⑪,出没波纹间,棹影跃浮岚,橹声摇半壁,恍然如坐画屏之上也。

既下,仍西半里,问渡于海口村。南度茶埠街,入饭于主家,已过午矣。茶埠有舟,随流十里,往柴厂载盐渡滇池。余不能待,遂从村西遵川堤而行。其堤自茶埠西达平定,随川南涯而筑之。盖川水北依北岸大山而西,其南岸山势层叠,中多小坞,故筑堤障川。堤之南,屡有小水自南峡出,亦随堤下注。从堤上西行,川形渐狭,川流渐迅。七里,有村庐倚堤,北下临川,堤间有亭有碑,即所谓柴厂也;按旧碑谓之汉厂,莫土官盐肆在焉。至此川迅石多,渐不容舟,川渐随山西北转矣,堤随之。又西北七里,水北向逼山入峡,路西向度坞登坡。又二里,数家踞坡上,曰平定哨^⑫。时日色尚高,以土人言前途无宿店,遂止。

注释

①屐(jū) :草鞋。

②海门村:今名同,在滇池出口处海口河北岸。

③中有洲:即河中洲中滩。后形成聚落,称中滩街。龙王堂:在中滩上,今已不存。

④化、治:即成化、弘治。成化,明宪宗年号,公元1465—1487年,共二十三年。弘治,明孝宗年号,公元1488—1505年,共十八年。

⑤爝(jué)火:小火把。

⑥里仁村:今名同,分里仁大村与里仁小村,在海口北境。

⑦灏(guó)国灏:水流的声音。

⑧外郭:外城。

⑨石城:在里仁村西北2公里,距昆明市区45公里,分相连的大石城和小石城。东西北三面皆为陡峭嶙峋的巨石耸立,高十余米,形如天然城堡,故名。中为洼地,可容千人。大石城北面岩石间有孔可出入,出北门东转,又有一组石壁环立的小石城,周围还有漏斗、石槽、洼地、水池等。近年修建了亭台、步道,广种果树,已辟为昆郊又一胜景。

⑩黑章:黑色的纹采。

⑪瞢(qīng)庆上)咳:咳嗽。

⑫鳧舫:形似浮游着的野鸭的小船。

⑬罾(zēng) :用木棍或竹竿做支架张起的鱼网,俗称扳罾。鱼罾,上面张着扳罾的打鱼船。


⑭柴厂：今作柴场。平定哨：今作坪地哨。皆在今海口西北隅。

【今译】

二十五日 让两匹马返回晋宁州。我吃过饭就穿上草鞋往北去到螳螂川边，看到螳螂川北岸石崖凌空矗立，川流直接冲咬着石崖脚。询问所听到的石城名胜，当地人都不知道，只是往东指着包围在清澈湖水之中的龙王堂。于是沿着螳螂川南岸，往东朝着河流上游走。二里，南岸的山也临川突起，河流反而离开北岸而逼近南岸，南岸山像崩塌一样嵌入水中，弯曲重叠，而北岸则山崖绕开来容纳民舍，这就是海门村，和南岸山崖仅相隔一水，距离不到半里，有沙洲浮在这咽喉一样的河道中间，沙洲往东朝向滇池，极尽吞吐滇池的气势；屹立在沙洲上的就是龙王堂。这时渡船在北岸村里，呼叫渡船而没有人答应。我攀爬南岸崖上的水洞，在湖水、山石中怡然自得，忘记了自己是在什么地方。很久，北岸海门村的人划船过来，于是乘船过河登龙王堂。龙王堂位于螳螂川流正中，东临海面，这时有还愿的人乘船而到，但龙王堂里却没有管香火的人；后面有重叠的楼房，是阮祥吾建造的。庙里有很多石碑，都是成化、弘治以后立的，巡抚、按察使视察、计划水利工程，疏通海口避免滇池水泛滥，从而形成滇池沿岸众多良田的情况都记在碑上，所以来云南视察的官员都首先到这里来。

从龙王堂出来过河到螳螂川北岸，这里住家比较集中。其北面背靠的山有两层。第一层横列着往西边耸起，山上石头多，而西端最高，就是矗立在螳螂川北岸的峭壁；第二层横列着往东边耸起，山上泥土多，而东边绕伸出去最远，就是错落耸出而尽头形成滇池北堤的山。两层山重叠在海门村背后，大概北起观音山，气势磅礴地延伸到这里为止。海门村村民都是阮家田庄的佃户。我先前询问阮玉湾新近构置的石城胜景，当地人谁也不知道，说阮家有坟地在东岸，我被错误地指引到了这里，才有村人说石城在里仁村。其村是傛傛寨，和茶埠墩正对，从这里有小路去，朝山背后的峡谷中往西行，三里可以到达。我于是不往东去阮家坟地，而往西走去找里仁村。就从村后翻过第一层石峰的山梁，朝北往下走，路旁有很多交错耸立的石头，北面也是开阔的山坞，但坞中没有小溪。一里，随着山坞往西转，已经到了螳螂川北岸矗立的峭壁后面，原来这座山峰的南面紧接螳螂川水，所以道路从山

峰北面走。坞中有成千上万棵桃树,覆盖山冈、布满壑谷,想象着这些桃树万紫千红、映红彩霞时的情景,令人嗤笑武陵、天台的桃花不过像一束小火把而已了。往西走一里,穿过桃林,则西边的山坞十分开阔,才看到耕地田埂交错,溪水哗哗流淌,西边有个村子坐落在北山下,知道这就是里仁村了。原来这座山坞的正南部石山矗立,西部到里仁村为止,山坞濒临螳螂川之处,也有一个村子紧靠川水,这是海口村,和茶埠墩隔川相对,村里有渡船。这座山坞的东北面翻过山坡,西北面顺着峡谷,都有路,一共六十里就到省会了。而里仁村位于坞中北山下,走半里来到村子东边,看到泉水从路上流过,山崖间草木丛生、绿树成荫,山上有神庙,大概龙潭水从庙下面流出。东坞没有泉水,所以都是旱地;西坞因为有泉水,所以广泛地开辟良田。从里仁村西边绕着山往北走,西坞很深,这座山坞从北边的峡谷中伸出来,一直往南伸到海口村。从村西绕着走的山上有很多如同人蹲卧、站立般的石头,山下有很多有洞的石崖,有一个洞两道门都朝西边开出去。我感到这里很奇特,向当地人询问,知道石城还在山坞西边的岭上,石城下面也有泉水,可以顺着水流而上。



一共往北走了半里,就往西下山横穿山坞,坞中也有一条水沟从北往南伸去,只是沟中干涸无水。过水沟往西上,一共半里,听到哗哗的流水声,是泉水从西山树根下涌出,积聚成小水潭,潭里的水往东边、南边分流出去。从水潭西边上岭,半里,就看到岭头石峰石块涌起,有的像锥子尖耸,有的像门户夹道,有的像灵芝擎起而形成石台,有的像云朵卧地而形成墙壁。于是顺着石头之间的缝隙,绕着山坡往上走,坠着壑沟而下。顶上中部低洼,石头都环绕洼地形成外墙,东面陡峭的石块如同森林,西南面穹形覆盖下来的石壁耸立,南面就是我翻过山梁而下的地方,北面则有曲折的石洞,若离若合之间,一块石头从空中坠下来挡在关口,下面覆盖成门样的空间,而出入都从这里。被石壁围着的洼地之中,底部平坦而没有水,可以盖房子,这就是所说的石城。穿过北面的石门出去,那里的石头更像树木分枝、花萼簇拥,石头都是青色质地黑色纹彩,棱角分明,边缘锋利,和其他山上的石头完全不一样。有两个牧童领着我顺山崖往东转,再次走入一列石头队伍之中,又看到石壁包围的一片地区,这片地区只有东面像门一样地容纳客人进出,中间有僧徒打坐的石屋,架好床板的床,都是天然生成

的。从石围出去逐渐往南走，回头看石门旁边，有个深远的石洞，急忙转身回来钻洞。从石洞中穿进去，出来又是石围之中，才觉得从石门进入石围，不如从石洞进入更奇妙。估计石围的背后，就是石城中往东看去有如森林般的陡峭石块所在地。从石洞中出来，抬头眺望石洞上面，石峰层层叠叠，高耸无比。又有一位老年佬佬披着兽皮走过来，带着我和他一起攀登。登上去的地方如同众多的高台错落而立，环绕着中洼地而峙立在石城东部。往东眺望海门村，天空像明镜一样光亮，往西俯视洼地底部，青绿色的石块瓣瓣可数，而隔着山崖看西峰如穹隆覆盖显得更高。于是下峰，又越过南面的山梁，绕到西面的山峰，就看到穹形崖壁之上，还有后层山峰分开耸列，中间是敞开的峡谷。往东坠入陡坑而下，其后则土山高拥，上面背靠屏风般的山峰，耸立的石头，有的顶上覆盖着石板，有的从中剖成倾斜的窗格。石崖侧壁上有两个鼻孔一样的小洞，群峰从洞露出时隐时现，有蜂蜜淋在石洞下面，小洞是崖蜂的蜂巢。两个牧童说：“三个月以前当地人用火烟熏蜂子取蜂蜜，蜂子离开小洞已经很长时间了，到如今才又成为蜂巢。”两个牧童争着用草去塞小洞，洞里的蜂子就发出像铜鼓一样的嗡嗡声。登高观览了很久，才从陡坑的北面，往东顺着悬崖而下。经过石围东面的石门外，其景致仍然让人一步一回首，不忍离去。在登临之前从里仁村看这座山，峰顶上耸立着一丛石头，赶不上晋宁州石将军峰的雄伟壮丽，等到达后才知道这里山石闭合曲折，层次丰富，造形玲珑，变化莫测，集秀美于一身而独具奇异，仙境的确不能只凭外表去寻求。原来这座山峰西靠大山，是大山往东伸出的一支脉，峰顶中部低洼，棱角分明的石头暴露在洼地之内，不像其他山那样因为暴露在外表而显得奇妙；只是山峰上没有飞瀑冲流的晶莹水波，山峰中没有披荆斩棘的攀壁梯道，不免成为野兔狐狸的巢穴。老佬说：“这些石头间隙中的土地最适宜种茶，种出的茶叶味道超出其他地方。现在阮氏已经买下这山，准备建造庙宇、建盖房屋，召集僧侣来开辟这片美丽的土地。您难道就是招来的人吗？”我没有回答而离开了。确实，买山建屋居住，没有一处能够超过这里。

下山后，仍然穿过山坞往东走，一里，过里仁村。往东南走一里，来到螳螂川北岸，向西边海口看去，有渡船，能够去茶埠墩，而向东眺望螳螂川边，石崖高耸峻峭。先前从茶埠墩隔着螳螂川向北看，在高



低错落的峭石中,看得见一堵白墙,墙内好像有新茅屋;现在虽然被崖石遮挡,看不见白墙的影子,但河水山石交错,很高的山峰插向空中,其中应当有奇特的美景,于是往东顺着走过去。来到山崖下,山脚直插水中,乱石绕在周围,于是从水石中间攀越。沿着山崖南面再往东,忽然看见石头上有迹印,顺着山崖直直上去,形势十分陡峻,悬挂在山崖上的迹印与山崖的倒影,都映在水中。正为往下看到的景色感到惊奇,又忽然听到咳嗽声从头顶上传下来,虽然抬头仰望看不见人影,却知道距离所建造的新茅屋不远了。又穿过向下覆盖的石头,白墙正好在穿过的石头上面。一个道士正在凿崖填路,迎接我进茅屋中坐。这间茅屋每边的长不过一丈多一点,窗子明亮,墙壁洁净,屋中没有供奉塑像,也没有烧火做饭的器具,大概是刚刚盖好,人还没有住进来。道士姓吴,就是西边海口村人,从前在外面经商,现在返回家乡,因而在这里建造洁净的房舍,可以称得上找到托身之处了。坐在茅屋中,上下左右,都是陡峭的石崖和身影相连。清澈的螳螂川水在前方碧波荡漾,远方翠绿的群山环绕在外围;螳螂川对岸的茶埠墩村,房舍缭绕,树影烟云,堤坝浪花,仿佛是镜中呈现出的美景;而川中扬着帆的商船像野鸭浮游,张着鱼网的打鱼船在波浪间出没,船只的影子跳跃在飘浮的云雾中,划桨的声音传出半边山,令人觉得仿佛置身在画屏中一样。

下山后,仍然往西走,半里,在海口村上了渡船。往南渡到茶埠墩街上,在主人家吃饭后,已经过了中午。茶埠墩有船,顺着螳螂川行十里,到柴厂运盐渡滇池。我不能等,就从茶埠墩往西沿着螳螂川的堤坝走。这条堤坝从茶埠墩往西到达平定哨,沿螳螂川南岸而修筑。因为川水北边靠着北岸的大山往西流,而南岸山势层层叠叠,中间有很多小山坞,所以要修筑堤坝堵住川水。堤坝的南边,常有小溪从南部的峡谷中流出,溪水也顺着堤坝往下流。从堤坝上往西走,螳螂川的河道逐渐狭窄,川流逐渐迅速。走了七里,有个村子紧靠堤坝,往北伸到螳螂川边,堤坝中间有亭子、有石碑,就是所说的柴厂;按照碑刻旧名叫做汉厂,莫土官的盐铺就在这里。到这里川流急,石头多,逐渐不能行船,螳螂川渐渐地随着山往西北转,堤坝跟着河流转。又往西北走了七里,河流往北紧靠着山注入峡谷,道路朝西越过山坞上坡。又走了二里,有几家人住在坡上,名平定哨。这时太阳还高,因当地人

前面途中没有旅店,于是停留在此。


【原文】

二十六日 鸡再鸣,饭而出店,即北向循西山行^①。三里,曙色渐启。见有岐自西南来者,有岐自东北来者,而中道则直北逾坳。盖西界老山至此度脉而东,特起一峰,当关中突,障扼川流,东曲而盘之,流为所扼,稍东逊之,遂破峡北西向,坠级争趋,所谓石龙坝也。此山名为九子山,实海口下流当关之键,平定峭在其南,大营庄在其东,石龙坝在其北。山不甚高大,圆阜特立,正当水口,故自为雄耳。山巅有石九枚,其高逾于人,骈立峰头,土人为建九子母庙,以石为九子,故以山为九子母也。余时心知正道在中,疑东北之岐为便道,且可一瞰川流,遂从之。一里抵大营庄^②,则川流轰轰在下,舟不能从水,陆不能从峡,必仍还大路,逾坳乃得;于是返辙,从峰西逾岭北下。共二里,有小水自西南峡来,渡之。复西上逾坡,则坡北峡中,螳川之水,自九子母山之东破峡北出,转而西,绕山北而坠峡,峡中石又横岨而层阁之,水横冲直捣,或跨石之顶,或穿石之胁,通过一层,复腾跃一层,半里之间,连坠五六级,此石龙坝也^③。此水之不能通舟,皆以此石为梗。昔治水者多燔石凿级^④,不能成功,土人言凿而辄长,未必然也。

石级既尽,峡亦北转。路从峡西山上,随之北行。下瞰级尽处,峡中有水一方,独清潚,土人指为青鱼塘,言塘中青鱼大且多。按志,昆阳平定乡小山下有三洞,泉出汇而为潭,中有青鱼白鱼,俗呼随龙鱼,岂即此耶?北二里,峡稍开,有村在其下,为青鱼塘村^⑤。北二里,西北蹶一岭,此岭最高,始东见观音山与罗汉寺碧鸡山,两峰东峙。又北见遥山一重,横亘众山之北,西尽处特耸一峰最高,为笔架山;其西又另起一峰,与之骈立,则老龙之龙山也;东尽处分峙双岫,亦最高,为进耳山,其南坳稍伏而豁,则大道之碧鸡关也。两最高之间,有尖峰独锐,透颖于横脊之南,是为龙马山,其下则沙河之水所自来也。惟西向诸山稍伏而豁,大道之往迤西者从之,而老脊反自伏处南度。老龙之脊,西北自丽江、鹤庆东,南下至楚雄府南^⑥,又东北至禄丰^⑦、罗次北境^⑧,又东至安宁州西北境,东突为龙山;遂南从安宁州之西,又南度三泊县之东^⑨,又南向绕昆阳州之西南,乃折而东经新兴州北,为铁炉关;又东经江川县北,为关索岭,又东峙为屈獬巔山,乃折而东北,为罗藏山,则

滇池、抚仙湖之界脊也。

始西一里，逾其巅。又西北下一里，则螳川之水，自岭之北麓环而西，又转而南。岭西有村，濒川而居，置渡川上，是曰武趣河，昆阳西界止此，过渡即为安宁州界。武趣之河，绕村南曲，复转西峡去；路渡河即西北上坡。连越土垠二重，共五里，北下，有水一塘在东坞中。又北二里，有水一塘在西坞中。又北一里半，有村在路东。又北一里半，坡乃北尽，坡北始开东西大坞。乃下坡西向行坞中，二里，有水东北自北界横亘中尖峰下来，是为沙河。其流颇大，石梁东西跨之。河从梁下南去，螳川之水，自武趣西峡转而北来，二水合于梁南，半里，遂西北至安宁州城之南，于是北向经城东而北下焉。过沙河桥，又西北一里，则省中大道自东北来，螳大川自城南来，俱会于城东，有巨石梁东西跨川上，势甚雄壮。



过梁即为安宁城^①。入其东门，阊阖颇集，乃沽饮于市，为温泉浴计。饮毕，忽风雨交至。始持伞从南街西行，已而知道禄裱大道^②，乃返而至东门内，从东街北行。半里，过州前，从其东复转北半里，有庙门东向，额曰“灵泉”，余以为三潮圣水也，入之。有巨井在门左，其上累木横架为梁，栏上置辘轳以汲^③，乃盐井也。其水咸苦而浑浊殊甚，有监者，一日两汲而煎焉。安宁一州，每日夜煎盐千五百斤。城内盐井四，城外盐井二十四。每井大者煎六十斤，小者煎四十斤，皆以桶担汲而煎于家。

又西转过城隍庙而北，半里，出北门。风雨凄凄，路无行人，余兴不为止，冒雨直前。随螳川西岸而北，三里半，有村在西山麓，其后庙宇东向临之，余不入。又北二里半，大路盘山西北转；有岐下坡，随川直北行^④。余乃下从岐，一里半，有舟子舢舨渡，上川东岸，雨乃止。复循东麓而北，抵北岭下，川为岭扼，西向盘壑去，路乃北向陟岭。岭颇峻，一里逾岭北，又一里，下其北坞，有小水自东北来，西注于川，横木桥度之。共一里，又西北上坡，有村当坡之北，路从其侧，一里，逾坡而北。再下再上，共三里，西瞰螳川之流，已在崖下。崖端有亭，忽从足底涌起，俯瞰而异之。亟舍路西向下，入亭中，见亭后石骨片片，如青芙蓉涌出。其北复有一亭，下乃架木而成者。瞰其下，则中空如井，有悬级在井中，可以宛转下坠。余时心知温泉道尚当从上北行，而此奇不可失，遂从级坠井下。其级或凿石、或嵌木、或累梯，共三转，每转约

二十级，共六十级而至井底。井孔中仅围四尺，其深下垂及底约四五丈。井底平拓，旁裂多门，西向临螳川者为正门，南向者为旁门。旁门有屏斜障，屏间裂窍四五，若窗棂户牖，交透叠印，土人因号之曰“七窍通天”。“七窍”者，谓其下之多门；“通天”者，谓其上之独贯也。旁门之南，崖壁巉削，屏列川上；其下洞门，另辟骈开，凡三四处，皆不甚深透，然川漱于前，崖屏于上，而洞门累累，益助北洞之胜。再南，崖石转突处，有一巨石下坠崖侧，迎流界道，有题其为“醒石”者，为冷然笔。冷然，学道杨师孔号。杨系贵州人。石北危崖之上，有大书“虚明洞”三大字者，高不能瞩其为何人笔。其上南崖，有石横斜作垂手状，其下亦有洞西向，颇大而中拓，然无嵌空透漏之妙。“虚明”二字，非北洞不足以当之。“虚明”大书之下，又有刻“听泉”二字者，字甚古拙，为燕泉笔。燕泉，都宪何孟春号。何，郴州人，又自叙为吾邑。又其侧，有“此处不可不饮”，为升庵笔，升庵，杨太史慎号。而刻不佳，不若中洞。门右有“此处不可不醉”，为冷然笔，刻法精妙，遂觉后来者居上。又“听泉”二字上，刻醒石诗一绝，标曰“姜思睿”。而醒石上亦刻之，标曰“谱明”。谱明不知何人，一诗二标，岂谱明即姜之字耶？此处泉石幽倩，洞壑玲珑，真考槃之胜地^⑧，惜无一人栖止。大洞之左，穹崖南尽，复有一洞，见烟自中出，亟入之。其洞狭而深，洞门一柱中悬，界为二窍，有僂僂囚发赤身^⑨，织草履于中，烟即其所炊也。洞南崖尽，即前南来之坞，下而再上处也。

时顾仆留待北洞，余复循崖沿眺而北。北洞之右，崖复北尽，遂蹶坡东上，仍出崖端南来大道。半里，有庵当路左，下瞰西崖下，庐舍骈集，即温泉在是矣。庵北又有一亭，高缀东峰之半，其额曰“冷然”。当温泉之上，标以“御风”之名，杨君可谓冷暖自知矣。由亭前蹶石西下，石骨棱厉。余爱其石，攀之下坠，则温池在焉。池汇于石崖下，东倚崖石，西去螳川数十步。池之南，有室三楹，北临池上。池分内外，外固清莹，内更澄澈，而浴者多就外池。内池中有石，高下不一，俱沉水中，其色如绿玉，映水光艳烨然。余所见温泉，滇南最多，此水实为第一^⑩。池室后，当东崖之上，有佛阁三楹，额曰“暖照”，南坡之上，有官宇三楹，额曰“振衣千仞”。皆为土人锁钥，不得入。

余浴既，散步西街，见卖浆及柿者，以浴热买柿啖之。因问知虚明之南，尚有云涛洞，川之西岸、曹溪寺旁，有圣水，相去三里，皆反在其



南,可溯螳川而游也。盖温池之西滨螳川东岸,夹庐成衢,随之而北,百里而达富民。川东岸山最高者为笔架峰,即在温池东北,志所谓岱晟山也;川西岸山最高者为龙山,曹溪在其东陇之半,志所谓葱山也。二山夹螳川而北流,而葱山则老脊之东盘者矣。余时抵川上,欲先觅曹溪圣水,而渡舟在川西岸,候之不至,遂南半里,过虚明诸洞下。南抵崖处,坡曲为坞,宜仍循川岸而南,以无路,遂上昔来大路隅,由小岐盘西崖而南。亦再下再上,一里半,有一村在坡南,是为沈家庄^⑧。老妇指云涛洞尚在南坡外。又南涉坞,半里登坡,路绝而不知洞所在。西望隔川,有居甚稠,其上有寺,当即曹溪。有村童拾薪川边,遥呼而问所谓云涛洞者,其童口传手指,以川隔皆不能辨。望见南坡之下,在石崖一丛,漫趋之。至其下,仰视石隙,丛竹娟娟,上有朱扉不掩。登之,则磴道逶迤,轩亭幽寂,余花残墨,狼藉蹊间,云牖石床,离披洞口。轩后有洞门下嵌,上有层楼横跨,皆西向。先登其楼,楼中供大士诸仙像,香几灯案,皆以树根为之,多有奇古者。其南有卧室一楹,米盎书簏^⑨,犹宛然其内,而苔衣萝网,封埋已久,寂无径行,不辨其何人所构,何因而废也。下楼入洞,初入若室一楹,侧有一窑,下陷窈黑。其北又裂一门,透裂入,有小窍斜通于外,见竹影窜入,即堕黑而下。南下杳不知其所底,北眺亦有一牖上透,第透处甚微,光不能深烛,以手扪隘,以足投空,时时两无所著,又时时两有所碍。既至其底,忽望西南有光烨然,转一隘,始见其光自西北顶隙透入,其处底亦平,而上复穹焉高盘。倏然有影掠隙光而过,心异之,呼顾仆,闻应声正在透光之隙,其所过影即其影也。复转入暗底,隙隘崖悬,无由著足,然而机关渐熟,升跻似易,觉明处之魂悸,不若暗中之胆壮也。再上一层,则上牖微光,亦渐定中生朗,其旁原有细级,宛转崖间,或颓或整,但初不能见耳。出洞,仍由前轩出扉外,见右崖有石刻一方,外为棘刺结成窠网,遥不能见。余计不能去,竟践而入之,巾履俱为钩卸,又以布缚头护网,始得读之。乃知是庵为天启丙寅州人朱化孚所构^⑩。朱,壬辰进士^⑪。其楼阁轩亭,俱有名额,住山僧亦有名有诗,未久而成空谷,遗构徒存,只增慨耳!

既下至川岸,若一航渡之,即西上曹溪。时不得舟,仍北三里至温泉,就舟而渡,登西岸,溯川南行。望川东虚明崖洞,若即若离,杳然在落花流水之外。南一里,又见川东一崖,排突亦如虚明,其下亦有多洞

迸裂,门俱西向,有大书其上为“青龙洞”、为“九曲龙宫”者,隔川望之,不觉神往。土人言此二洞甚深,篝火以入,可四五里,但中黑无透明处。以洞即在沈家庄北,余前从虚明沿川岸来,即可得之,误从其上,行崖端而不知,深为怅怅;然南之云涛,北之虚明,既已两穷,此洞已去而复得之对涯,亦未为无缘也。又南一里,抵川西村聚。从其后西上山,转而南,又西上,共一里,遂入曹溪寺^①。寺门东向,古刹也。余初欲入寺觅圣泉,见殿东西各有巨碑,为杨太史升庵所著,乃拂碑读之,知寺中有优昙花树诸胜,因觅纸录碑,遂不及问水。是晚,炊于僧寮,宿于殿右。

注释

①饭而出店,即北向循西山行:原脱“饭而出店即”五字,据徐本、四库本补。

②大营庄:今作大鹰庄、大仁庄,在海口西北隅。

③石龙坝:今名同。利用其天然地形,公元1912年4月在这里建成我国第一座水电站——石龙坝水电站。

④燔(fán 凡):焚烧。

⑤青鱼塘:今名同,又省称青鱼,在海口西北隅。

⑥楚雄府:治楚雄,即今楚雄市,现为楚雄彝族自治州首府。

⑦禄丰:明为县,隶安宁州,即今禄丰县。

⑧罗次:明为县,隶云南府,今名同,在禄丰县东北境。

⑨三泊县:隶昆阳州,今仍名三泊,又称县街,在安宁县南境。

⑩安宁城:明置安宁州,隶云南府,即今安宁县。

⑪禄裋:亦作禄肱,明设巡检司。今名同,在安宁县西隅。禄裋大道即从昆明经过禄裋通往滇西的大道,今公路仍从此经过。

⑫辘轳(lù lú 鹿卢):安装在井上的提水装置。井上树立支架,上装可用手柄摇转的轴,轴上绕绳索系桶。摇转手柄提起水桶,即可汲取井水。

⑬川:水道,河流。

⑭考槃(pán 盘):贤者隐居涧谷。

⑮囚发:头发蓬乱,如囚犯样。

⑯此水:即著名的安宁温泉。《元混一方輿胜览》载:“温泉,云南诸郡汤池一十七所,惟安宁州者为最。石色如碧玉,水清可鉴毛发,虽骊山玉莲池远不及。”《明一统志》亦载:“汤池,在安宁州北一十里。云南温泉非一,惟此为最,色如碧玉,可鉴毛发。”该温泉为碳酸泉,含重碳酸钙54.81,镁19.46,钠12.11,还有少量的放射性元素。水温42~45℃,水质透明无味,流量每昼夜1,888吨左右。此处



系一温泉群,附近还有很多泉眼,温泉每昼夜总流量达六千吨。浴后清凉爽快,皮肤润滑,对风湿性关节炎疗效甚好。可以沏茶,可以烹饪,饮后对肠胃病有疗效。霞客所游石洞及题刻,在今温泉南端螳螂川东岸的林阴道边。今存题刻,最早有明代万历年间的,以后各朝都有,明清以来,温泉确是游人不绝的胜地。温泉镇今建有宾馆、饭店、疗养院、医院等。

⑰沈家庄:今名同,在螳螂川东岸与曹溪寺对。

⑱米盎(àng):一种腹大口小的装米的器皿。

⑲天启丙寅:即天启六年,公元1626年。

⑳壬辰:万历二十年,公元1592年。

㉑曹溪寺:为昆明著名古寺之一,在温泉西南、螳螂川西岸,过去的渡口今已修为大桥,公路直达寺边。该寺的大殿具有宋元风格,寺内现存的木雕华严三圣像,经鉴定为宋代造像。霞客亲见的杨升庵著《重修曹溪寺碑记》和优昙花树,至今仍存。寺南有珍珠泉,源旺水清,浮泡如珠串。大殿有“天涵宝月”一景,相传每年中秋,月光透过殿前房檐下的圆窗,可以射到大殿正中坐佛身上,六十年有一次射到坐佛肚脐。笔者于1978年中秋节亲睹此景,月亮出山不久,铜钱大的月光射到大殿正中坐佛的右肩上。

【今译】

二十六日 鸡叫两遍,吃过饭后从旅店出发,就向北顺着西山走。三里,天色渐渐亮起来。看得见有条岔路从西南伸过来,有条岔路从东北伸过来,而正中的道路则直直地往北穿越山坳。原来西部大山延伸到这里后向东分出一支脉,独特地竖立为一座山峰,在关口中部突起,阻扼螳螂川流,山峰向东折而盘旋,河流被山峰阻扼,遂渐往东退后,就往北穿破峡谷向西,争着朝石级上坠流下去,这就是所说的石龙坝。这座山峰名九子山,其实是海口下游关口的门户,平定哨位于山南面,大营庄在山东面,石龙坝在山北面。其山不十分高大,圆圆的山峰奇特地耸立着,正好位于水口,所以自然显得很雄伟。山顶上有九枚石头,比人还高,并立在峰头上,当地人因此建了九子母庙,把九块石头当作九子,因而把山作为九子的母亲。我知道正路是中间这条,猜想东北伸过来的岔路是便道,而且可以一直看着螳螂川流,于是从岔路走。一里抵达大营庄,而螳螂川流在下面轰轰作响,水上不能行船,陆上不能从峡谷穿过,必须仍然返回走大路,越过山坳才行;于是从原路返回去,顺着山峰西面越过山岭往北下。一共走了二里,有条

小溪从西南峡谷流来,渡小溪。又往西上,越过山坡,而山坡北面的峡谷中,螳螂川水从九子母山的东边穿破峡谷往北流出,转向西,绕流到九子母山北边后坠落峡谷,峡谷中又是山石充塞而层层阻隔,水流横冲直撞,有时从山石顶上跨越,有时从山石侧面窜出去,流过一层,又跳跃到另一层,半里以内,连续下坠五六级,这就是石龙坝。螳螂川水不能全程通船的原因,都是因为这些山石从中作梗。从前治水的人多次烧石头凿掉石阶,都没有成功,当地人说石头凿后又长出来,未必真是这样。

螳螂川水流完石阶,峡谷也向北转。道路从峡谷西边的山上走,顺着道路往北行。往下看石阶尽处,有一方形的塘水在峡谷中,特别清,当地人称做青鱼塘,说塘中的青鱼又大又多。考证志书记载,昆阳州平定乡小山下有三个洞,洞中的泉水流出后汇积成潭,潭中有青鱼白鱼,俗称随龙鱼,会不会就是这里呢?往北走二里,峡谷逐渐开阔,峡谷底下有个村子,是青鱼塘村。往北走二里,转向西北登上一座岭,这座岭最高,才能往东看到观音山和罗汉寺所在的碧鸡山,两座山峰在东边对峙。又往北看到远处有一重山,横列在众山北面,西边尽头处独特地耸起一座最高的山峰,是笔架山;其西面又另外耸立着一座山峰,和笔架山并列耸立,是主峰山脉龙山;东边尽头处有两座山峰分开耸立,也最高,叫进耳山,山南面的山坳比较低平而且开阔,是大路上的碧鸡关。东西两边最高的山峰之间,有座特别锐利的尖峰,从横列的山梁南面透出来,这是龙马山,山下是沙河水所流过来的地方。只有往西看才觉得群山比较低平而且开阔,去滇西的大路顺着群山往西走,而主峰山梁反而顺低处往南延伸。〔主峰山脉,西北起自丽江府、鹤庆府东部,往南延伸到楚雄府南部,又往东北延伸到禄丰县、罗次县北境,再往东延伸到安宁州西北境,往东耸立为龙山;于是往南从安宁州西部延伸,又往南越过三泊县东部,再往南绕到昆阳州的西南,才转向东延伸,经过新兴州北部,为铁炉关;又往东经过江川县北部,为关索岭,再往东耸立为屈颖颠山,于是转向东北,为罗藏山,是滇池与抚仙湖之间的分水岭。〕

从岭上开始往西走,一里,越过岭巅。又往西北下一里,看到螳螂川水从岭北麓绕向西,又转向南。岭西边有个村庄,位于螳螂川边,河边设有渡口,这是武趣河,昆阳州西界到这里为止,过了渡口就是安宁

州界。武趣河之水绕着村庄往南弯曲,然后又转入西边峡谷中流走;道路过河后就往西北上坡。接连越过两道小土山,共走了五里,往北下,东边坞中有一塘水。又往北走二里,西边坞中有一塘水。又往北走一里半,路东边有个村子。又往北走一里半,才到山坡北面尽头处,山坡下有北方才有的东西走向的大山坞。于是下坡顺着山坞往西走,二里,东北边有条河从横贯山坞北部的尖峰中流下来,这是沙河。其水流较大,石桥横跨在东西两岸。河水从桥下往南流去,螳螂川水从武趣河西边峡谷中转往北流来,与沙河水在桥南汇合,半里,就往西北流到安宁州城的南部,从这里往北流经安宁州城东面而再往北流去。过了沙河桥,又往西北走一里,去省城的大路又从东北边延伸过来,螳螂川从安宁州城南部流来,都在城东交会,有座巨大的石桥横跨在螳螂川东西两岸,气势非常雄伟壮观。

过了桥就是安宁州城。从东门进城,市场店铺较集中,于是在市场上买酒喝,因为考虑到要到温泉沐浴。喝完酒,忽然间风雨交加而至,就打着伞顺着南街往西走,走一会才知道这是通往禄祿的大路,就返回到东门内,顺着东街往北走。半里,经过州治前面,从州治东面又转向北走了半里,有座朝东的庙,门额上题写着“灵泉”二字,我以为是三潮圣水所在处,走进去。庙门内左边有口巨大的井,井口上累起木头,横架成梁,栏上装设着用来汲水的装置,原来是盐井。井水又咸又苦而且非常浑浊,有人在井旁监督,每天两次汲水熬盐。〔安宁一州,每天日夜熬盐一千五百斤。城内有四口盐井,城外有二十四口盐井。大的盐井一天可以熬出六十斤盐,小的能熬出四十斤盐,都是把卤水汲起来用桶担回家去熬。〕

又往西转过城隍庙向北走,半里,从北门出城。风寒雨冷,路上没有行人,我的游兴却不因此而止,冒雨一直往前走。顺螳螂川西岸往北走三里半,有村子坐落在西山麓,村后的庙宇向东对着村子,我没有进去。又往北走二里半,大路绕着山朝西北转;有条路岔下坡,顺着水道一直往北。我于是顺着岔路下去,一里半,有船夫和船停泊在渡口,上船渡到河东岸,雨才停。又顺着东边的山麓往北走,抵达北岭下,河流被北岭阻扼,往西绕着沟壑流去,道路仍然往北上岭。岭很陡,一里后翻越到岭北面,又一里,下到岭北的坞中,有条小溪从东北边流来,往西注入螳螂川,小溪上有木桥横跨,过桥。一共走了一里,又往西北

上坡,有村子坐落在山坡北面,道路从村旁边经过,一里,越过山坡往北走。两下两上,一共走了三里,往西俯视螳螂川水,已在山崖下。崖端有亭子,忽然出现在脚底下,我从上面看到后感到惊异。急忙离开道路往西下去,走进亭中,看到亭子后面一片片的石头,像青色的荷花从地上涌出。北面还有一个亭子,亭下是用木架支撑。看亭子下面,则像井一样是中空的,井中有很陡的阶梯,可以转着往下坠。当时,我知道去温泉还应当从上面往北行,但这一奇观不能不看,于是顺着石阶坠入井中。井中的阶梯有的凿石而成,有的嵌木而成,有的用梯子搭成,有三转,每转大约二十级,一共六十级到井底。井孔周长只有四尺,而到底的深度大约有四五丈。井底很平整,崖旁侧开有多门,朝西、对着螳螂川的是正门,朝南的是侧门。侧门里有斜斜的屏障,屏障间裂出四五个孔,像窗格、门户一样,交叉贯穿,重叠相印,当地人因此把这里称为“七窍通天”。“七窍”是说门多,“通天”是指洞上面单独贯通。侧门的南面,陡削的岩壁像屏风一样列在螳螂川边;洞下的其它洞门,另外并排着分开,一共有三四处,都不太深、不太透,然而螳螂川水从洞前流过,洞上是屏风般的岩石,而且洞门一个接一个,更增添了北洞的奇观。再往南到岩壁转角的突起处,有一块巨石坠落在岩壁侧面,迎流分道,上面写有“醒石”二字,是冷然的笔迹。〔冷然是学道杨师孔的号。杨师孔是贵州省人。〕巨石北面的陡岩上,有“虚明洞”三个大字,因在高处而不能看清是什么人的手笔。其上面的南崖,有石头横着斜卧、像手垂下来的形状,其下面也有朝西的山洞,洞较大而中部拓开,但缺乏嵌在空中和穿透漏光的奇妙。“虚明”二字,除了北洞没有其它洞能够相称。“虚明”大字下面,又刻有“听泉”二字,字迹很古,是燕泉的笔迹。〔燕泉是都宪何孟春的号。何孟春是郴州人,又自叙是我家乡的人。〕在“听泉”二字旁边,又有“此处不可不饮”的石刻,是升庵的笔迹,〔升庵是太史杨慎的号。〕但刻得不好,赶不上中洞的石刻。洞口右边有“此处不可不醉”的石刻,是冷然的笔迹,雕刻手法精妙,于是有后来者居上的感觉。还有,“听泉”二字上面,刻有一首绝句醒石诗,落名是“姜思睿”,而醒石上也刻着这首诗,落名是“谱明”。不知道谱明是什么人?一首诗落两个名字,会不会谱明就是姜思睿的字呢?这里山水幽静秀丽,石洞沟壑玲珑剔透,真是贤人隐居的胜地,可惜没有一个人来这里安身。大洞的左边,穹形岩壁南端尽

头,又有一个洞,只见洞中冒出火烟,急忙进入洞中。此洞狭窄而且深,洞门口有一根石柱悬立在正中,将洞分成二边,有个赤身裸体、像囚犯一样的傜在洞里编织草鞋,火烟就是他烧火煮饭冒出的。石洞南面岩壁尽头,就是先前从南边过来的山坞,是我下去后又上来的地方。

这时顾仆还留在北洞等我,我又顺着岩壁边往北走,北洞右边,又是岩壁北端尽头,于是爬坡往东上,仍然走到岩壁边南面伸过来的大路上。半里,路左边有座庙庵,往下看西边山崖下,聚集着排排房舍,温泉就在那里了。庙庵北部又有一亭子,高高地点缀在东边峰腰上,亭子的匾额上写着“冷然”。正当温泉上面,写上“御风”的亭名,杨君称得上冷暖自明了。从亭子前面踩着石头西下,这些石头棱角分明,边沿锋利。我喜爱这里的石头,攀越着往下走,就到了温泉浴池的所在地。浴池汇集在石崖下面,东面紧靠崖石,西面距离螳螂川数十步。池南面,有三间房屋,北面对着浴池。浴池分内池外池,外池本来就泉水清莹,内池泉水更加清澈,沐浴的人大多在外池。内池中有石头,高低不一,全部沉在池水中,石色像绿玉一样,映衬得池水光艳明亮。我所见到的温泉,滇南最多,这里的水质确实才是第一。浴池房屋背后,在东边崖石上面,有三间佛阁,匾额上写着“暖照”,南面的山坡上,有三间官房的房屋,匾额上写着“振衣千仞”。佛阁和官房都被当地人锁着,不能进去。

我沐浴之后,在西街散步,看到卖浆和柿子的人,因沐浴后很热而买柿子吃。就着询问,知道虚明洞的南部,还有云涛洞,螳螂川西岸、曹溪寺旁有圣水,距离此处三里,都反而在温泉南面,可以顺着螳螂川往上游览。原来温泉浴池西靠近螳螂川东岸,两边房舍之中是大路,顺大路往北走,一百里就抵达富民县。螳螂川东岸最高的山是笔架峰,就在温泉浴池的东北,是志书上记载的岱晟山;螳螂川西岸最高的山是龙山,曹溪寺位于龙山东面的半坡上,是志书上记载的葱山。螳螂川夹在这两座山中间往北流,而葱山则是主峰山脉往东盘绕。我来到螳螂川边时,打算先寻找曹溪寺圣水,但渡船在螳螂川西岸,等了一阵没过来,于是往南走半里,从虚明等洞下边过去。往南抵达山崖的地方,山坡弯曲形成山坞,应当仍旧顺螳螂川边往南走,因为没有路,于是上到先前走过来的大路边,从小路绕着西边的山崖往南走。也是

两下两上,走了一里半,有个村庄坐落在坡南,这是沈家庄。一位老年妇女指给我看云涛洞还在南坡以外。又往南穿过山坞,走半里后上坡,路断了却不知道云涛洞在哪里。往西看螳螂川对岸,居家很稠密,山上有寺庙,应当就是曹溪寺。看到村童在河边捡柴,就远远的呼叫,询问云涛洞在哪里,这村童一边说一边指,因为隔着河,他所说的、指的都不清楚。看到南坡下面,有一丛石崖,便漫步走去。来到石崖下面,抬头看到石头缝隙中,丛丛的竹子非常秀丽,上面有红色的门扇没有关。我登上去,石阶弯弯曲曲,长廊亭阁十分幽静,残存的花卉、墨迹,乱七八糟的散在小路上,很多窗格、石床,散乱在洞口。长廊后面镶嵌有洞门,洞上面有一层楼横跨,都是朝西的座向。我先上楼,楼里供奉着观音大士等神仙的塑像,烧香的茶几,放灯的案桌,都是树根制成的,大多显得奇特、古老。楼南部有一间卧室,米罐书箱,仿佛还留在房里,但长满青苔藤萝,则表明封存、埋没已经很久了,空无一人,可任意直行,不知道是什么人修建,因为什么而废坏。下楼后进洞,一进去就像进入一间房屋,洞侧面有个小洞穴,又深又黑地下陷进去。洞北面又开了一道门,穿过这道门进去,有个小孔斜斜地通到外面,我看见竹影钻入孔中,就从黑暗中往下走。往南下深得不知道洞底在哪里,往北看也有一道窗户,光从上面透进来,只是透入的光十分微弱,亮度照不到深处,我用手在狭窄的洞中摸索,用脚探索空间,时时手脚都没有附着的地方,又时时手脚都被阻碍。到了洞底后,忽然看到西南有很亮的光,转过一段狭窄处,才看见亮光从西北边洞顶的缝隙透进来,这里底部也是平的,而上部还是穹形顶高高环绕。突然有个身影从缝隙前闪过,我感到奇怪,呼叫顾仆,听到答应声正好在透光缝隙那里,闪过的就是他的影子。我又转进黑暗的底部,间隙狭窄,崖壁悬空,不知道在哪里落脚,然而对洞中的关键部位逐渐熟悉,攀爬似乎容易了,感到在明处心有余悸,不如在黑暗中那样胆大。又上了一层,从上面窗户透入的微弱光线,也逐渐使一定的范围显得明亮,原来侧面有很小的阶梯,顺崖壁弯曲,有的废坏了,有的很完整,只是当初没有看见。从洞里出来,仍然从前廊走到门外,看到右边的石崖下有一块石刻,外面荆棘、灌木结成网样的鸟兽窝,远处看不见。我考虑无法除去这些荆棘和灌木,就踩着荆棘、灌木钻进去,帽子、鞋都被刺钩掉了,我又用布包住头作为保护网,才能读碑刻。于是知道这座庙庵是



天启丙寅年安宁州人朱化孚修建的。〔朱化孚是壬辰年的进士〕这里的楼阁廊亭，都有名称、匾额，住山僧也有姓名、诗文，但没多久就成了寂静的山谷，遗弃的建筑白白存在，只能使人增添感慨啊！

从庙庵下来后到螳螂川岸，如果有一只船渡过去，就能往西上曹溪寺。等了一阵没有船来，只好仍然往北走三里，抵达温泉，乘船渡过螳螂川，登上西岸，溯河流往南行。看着河东岸的虚明崖洞，好像很近，又好像很远，仿佛在残春景色之外。往南走一里，又看见河东岸有一座山崖，也像虚明洞崖那样横列、突出，下面也分裂出很多洞，洞门都朝西，崖上面写有“青龙洞”和“九曲龙宫”的大字，隔河相望，禁不住非常神往。当地人说这两个洞很深，点着火把进去，大约有四五里，只是洞中漆黑一片，没有透光的地方。这两个洞就在沈家庄北面，我先前从虚明洞顺着河岸过来，就能看到了，而误从上面走，走到洞崖边却不知道，为此感到很不痛快；然而南边的云涛洞，北边的虚明洞，两处都已经穷究，这两个洞错过之后又得以从对岸看到，也不是没有缘份。又往南走一里，来到河西岸的村落。从村落背后往西上山，转向南走，又往西上，一共一里，就到了曹溪寺。曹溪寺寺门朝东，是座古庙。我一进寺就想去找圣泉，看到大殿东边、西边各有一块巨大的石碑，是太史杨升庵写的碑文，于是拂拭石碑读碑文，知道寺中有优昙花树等名胜，因为找纸录碑文，就来不及询问圣泉。这天晚上，在僧人房舍中烧火做饭，住在大殿右边。

【原文】

二十七日 晨起，寒甚。余先晚止录一碑，乃殿左者，录未竟，僧为具餐，乃饭而竟之。有寺中读书二生，以此碑不能句^①，来相问，余为解示。二生：一姓孙，安宁州人，一姓党，三泊县人。党生因引余观优昙树。其树在殿前东北隅二门外坡间，今已筑之墙版中，其高三丈余，大一人抱，而叶甚大，下有嫩枝旁丛。闻开花当六月伏中，其色白而淡黄，大如莲而瓣长，其香甚烈而无实。余摘数叶置囊中。遂同党生由香积北下坡，循坳而北，一里半，观圣泉^②。泉从山坡大树根下南向而出，前以石环为月池，大丈余，潴水深五六寸余，波淙淙由东南坡间泻去。余至当上午，早潮已过，午潮未至，此正当缩时，而其流亦不绝，第潮时更涌而大耳。党生言，穴中时有二蟾蜍出入，兹未潮，故不之见，

即碑所云“金甌^③”，号曰“神泉”者矣。月池南有亭新构，扁曰“问潮亭”，前巡方使关中张凤翥为之记。党生又引余由泉西上坡，西北缘岭上，半里，登水月庵。庵东北向，乃葱山之东北坳中矣。庵洁而幽，为乡绅王姓者所建。庭中水一方，大仅逾尺，乃建庵后斲地而出者^④。庵前有深池，泉不能蓄也。既复下至圣泉，还至曹溪北坡坳，党生别余上寺，余乃从岐下山。

一里，抵昨村后上山处。由村后南行半里，复东望川东回曲中，石崖半悬，飞楼临丹，即云涛洞也。川水已从东盘曲，路犹循西山南向下，因其山坞自南而转也。一里余，始循南山而东。二里，则其川自坞北曲而南，与路遇，既过，路又循东山溯溪转而北，一里，乃东向陟南山之北，一里，乃转东南行。一里，南陟一西来之峡，又南上坡。一里，与前来温泉渡西大道合，始纯南行。六里，入北城门。见有二女郎，辫发双垂肩后，此间幼童女，辫发一条垂脑后。女郎及男之长者，辫发两条垂左右耳旁。女仍用包髻，男仍用巾帽冠其上。若僇僇则辫发一条，周环于脑额，若箍其首者。又有男子未冠者^⑤，从后脑下另挽一小髻若螺^⑥，缀于后焉。手执纨扇^⑦，嫣然在前，后有一老妇随之，携牲盒纸锭，将扫墓郊外。此间重十月朝祭扫。家贫不及者，至月终亦不免也。南中所见妇女，纤足姣好，无逾此者。入城一里半，饭于东关，乃出，逾巨石梁，遵大道东北行。半里，有小溪自东坞来，溯之行。从桥南东去，三里半，上坡。又一里，逾东安哨岭。岭不甚峻，东北从横亘大山分陇西南下，为安宁东第一护城之砂者也。过岭东下，始见沙河之水自东北来。随其坞东入，过站摩村，共十五里，为始甸铺。又四里，过龙马山，岬岬北透，横亘大山之南。路绕其前而东，又四里，始与沙河上流之溪遇。有三巩石梁东跨其上，是曰大桥。其水自东北进耳二尖峰西、棋盘山南峡来，西南至安宁城东，南入于螳川者也。又半里，东上坡，宿于高枳桥村^⑧。

二十八日 平明，东行一里半，上坡，为安宁东界，由此即为昆明地。陂陀高下，以渐升陟而上。八里，其坞自双尖后进耳山来，路遂由南陇上。又二里，山坳间有聚庐当尖，是为碧鸡关^⑨。盖进耳之山峙于北，罗汉之顶峙于南，此其中间度脊之处，南北又各起一峰夹峙，以在碧鸡山之北，故名碧鸡关，东西与金马遥对者也^⑩。关之东，向东南下为高峣，乃草海西岸山水交集处，渡海者从之；向西北下为赤家鼻，官

道之由海堤者从之。余时欲游进耳，遂西北下坡半里，循西山北行。二里，有村在西山之麓，是为赤家鼻^①。大道由其前北去，乃西折而入村。村倚山而庐。有池渚坡侧，大不逾五尺，村人皆仰汲焉。中复有鱼，有垂钓其上者，亦龙潭之浅者也。由池南上坡，岭道甚峻。半里，登冈上，稍北而曲，有坊当道，则进耳山门外坊也，其寺尚隔一坑。由坊西望，见寺后大山环于上，此冈绕于前，内夹深坑，旋转而入，若耳内之孔，寺临孔上盘朵边，以“进耳”取名之义，非身履此冈，不见其亲切也。进坊，西向沿坑入，半里，有岐西逾大山之坳；而入寺之路，则沿坑南转。盘崖半里，西上入寺中。寺门东向，登其殿，颇轩爽，似额端，不似耳中也。方丈在殿北，有楼三楹在殿南。其楼下临环坑，遥览滇海，颇如太华之一碧万顷，而此深远矣。入方丈，有辛贡士伯敏者，迎款殷勤。僧宝印欲具餐，辛挥去，令其徒陈履惇、陈履温二陈乃甲戌^②进士^③履忠弟。及其弟出见，且为供荤食。复引余登殿南眺海楼，坐谈久之。余欲趋棋盘山，问道于宝印。宝印曰：“由坊东下山，自赤鼻山宝珠寺上为正道，路且三十里。由此寺北，西逾大山之坳，其路半之，但空山多岐，路无从觅耳。”乃同辛君导余从殿后出，遂北至坳下东来岐路，始别去。余乃西上，半里逾坳，半里西北稍下，一里涉中洼。洼西复有大山，南北横峙，与东界进耳后双尖，并坳北之巔，东西夹成中洼。由洼西复循西山之东北行，一里，循岭北转而西，稍下一里，度峡西上。其西复有大山，南北横峙，遂西向横蹶之，一里半，登其冈。见西南随坞有路，上逾其脊，将趋之。有负刍者来^④，曰：“棋盘路在北，不在西也。”乃循西山之东，又北行，其路甚微，若断若续。二里半，从西山北坳透脊西出，始望见三家村在西坞中，村西盘峙一峰，自北而南，如屏高拥，即棋盘山也。其脉北自妙高寺三华山西南来，复耸此峰。分支西度，为温泉之笔架山；分支南下，为始甸后之龙马山；南环东亘，即为所逾之脊；而南度为进耳、碧鸡者也。脊北山复横列东北，至宝珠、赤鼻而止，为三家村东界护山。余昔来自金马以东，即遥望西界山横如屏，其顶复有中悬如覆釜、高出其上者，即此棋盘峰也，而不知尚在重壑之内，外更有斯峰护之，洵西峰之领袖矣。从坳西转，循东山北崖半里，乃西向下。一里，行壑中，有水北流，西涉之。又半里抵三家村^⑤，其村倚棋盘东麓。路当从村北西上，乃误由村南度脊处循峡西南上，竟不得路。攀蹶峡中三里，登一冈，有庵三楹踞坪间，后倚绝顶，其前

东瞰滇中，乃发僧玄禅与僧裕庵新建者。玄禅有内功，夜坐峰头，晓露湿衣，无所退怖；庵中四壁未就，不以为意也。日已西旻，迎余瀹茗煮粥，抵暮乃别。西上跻峰，一里，陟其巅。又西向平行顶上一里，有寺东北向，则棋盘寺也。时已昏黑，遂啜茗而就榻。

二十九日 凌晨起，僧为余炊，余乃独蹑寺后绝顶。时晓露甚重，衣履沾透。顶间无高松巨木，即丛草亦不甚深茂，盖高寒之故也。顶颇平迥。其西南皆石崖矗突，其性平直而中实，可劈为板，省中取石，皆于此遥负之，然其上反不能见，以坳于内也。西北坞中，有大壑回环，下有水二方，村庐踞其上，即志所载勒甸村龙泉也，其水分青、白色^⑥。西南峡中水，则循龙马山东而去，当即沙河之源矣。东南即三家之流。是顶亦三面分水之处，第一入滇池，两入螳川，皆一派耳。由顶远眺，则东北见尧林山尖耸，与邵甸梁王山并列；东南见罗藏山，环峙海外；直南见观音山岬峽，为碧鸡绝顶掩映，半浮半隐；直西则温泉笔架山连翩而去；惟西北崇山稍豁，则螳川之所向也。下饭于寺。乃同寺僧出寺门东行三十步，观棋盘石^⑦。石一方横卧岭头，中界棋盘纹，纵横各十九道。其北卧石上，楷书“玉案晴岚”四大字，乃碧潭陈贤所题。南有二石平度，中夹为穴，下坠甚深，僧指为仙洞，昔有牧子坠羊其中，遂以石填塞之。僧言此山之腹皆崆峒，但不得其门而入耳。穴侧亦有陈贤诗碑，已剥不可读。乃还寺，录昆明令汪从龙诗碑。仍令幼僧导往峰西南，观凿石之崖。其崖上下两层，凿成大窟如厦屋。其石色青绿者，则膩而实；黄白者，则粗而刚。其崖间中嵌青绿色者两层，如带围，各高丈余，故凿者依而穴之。其板有方有长，方者大径五六尺，长者长径二三丈，皆薄一二寸，其平如锯，无纤毫凹凸，真良材也。

还从寺前东向下，一里，过新庵之左。直下者一里半，过三家村左，渡涧。又一里半，东逾石山之坳。其山乃东界北走之脉，至此复突一峰，遂北尽焉。从坳东坠崖而下，复渐成一坑，随之行三里，为宝珠寺。未至寺，其西坠峡处，坑水溃而为瀑，悬崖三级下，深可十五六丈，但水细如络丝，不如匹练也。宝珠寺东向，倚山之半，亦幽亦敞。由其前坠坡直下，五里抵山麓，为石鼻山，聚落甚盛，盖当草海之西，碧鸡关大道即出其下也。由村转北一里半，东北与大道合，于是东向湖堤。二里半，有村当堤之冲，曰夏家窑^⑧。过此，遂遵堤行湖中。堤南北皆

水洼^①，堤界其间，与西子苏堤无异^②。盖其洼即草海之余，南连于滇池，北抵于黄土坡，西濒赤鼻山之麓，东抵会城^③，其中支条错绕，或断或续，或出或没，其濒北者，志又谓之西湖，其实即草海也。昔大道迂回北坡，从黄土坡入会城^④，傅元献为侍御时，填洼支条，连为大堤，东自沐府鱼塘，西接夏家窑，横贯湖中，较北坡之迂，省其半焉。东行堤上一里半，复有冈有桥，有栖舍介水中央。半里，复遵堤上东行湖中，遥顾四围山色，掩映重波间，青蒲偃水，高柳漾堤，天然绝胜；但堤有柳而无花，桥有一二而无二六，不免令人转忆西陵耳。又东二里，湖堤既尽，乃随港堤东北二里，为沐府鱼池^⑤。又一里半，抵小西门，饭于肆。东过闸桥，滨濠南而东一里，入城南旧寓^⑥。问吴方生，则已隔晚向晋宁矣。已而见唐大来寄来行李书画，俱以隔晚先至，独方生则我来彼去，为之怅怅。乃计复为作书，令顾仆往晋宁谢唐君，别方生，并向大来索陶不退书。陶名珽^⑦，有诗翰声，向官于浙。前大来欲为作书，闻其已故，乃止。适寓中有高土官从姚安来，知其犹在，皆虚传如眉公也，故复索书往见之。

注释

①不能句：即不能断句。

②圣泉：《寰宇通志》云南府井泉：“海眼泉，在安宁州治北，每日三潮，随涌随涸，世传戒照禅师卓锡所穿之泉。”今被围存。

③𧈧(qiū 秋)：即蟾蜍，癞蛤蟆为其中的一种。

④廛(zhū 竹)地：掘地。

⑤冠(guān 贯)：帽子。古时男子二十岁时必须举行加冠仪式，正式戴上帽子，表示已经成年。未冠，即年龄还不到二十岁。

⑥髻(dī 狄)：发髻。

⑦纨(wán 丸)扇：用细绢制成的团扇。

⑧始甸铺：今仍称始甸村。高视桥村：今作高视槽。皆在今安宁县东隅的公路南侧，但高视槽村在始甸西一里多。

⑨碧鸡关：今名同，在昆明西郊碧鸡山上，自古就是昆明通往滇西的交通要隘，现滇缅公路仍从此经过。

⑩金马：即金马关，在今昆明东郊金马山脚，为昆明通往内地的交通要隘。

⑪赤家鼻：又作赤甲鼻，即今车家壁，在昆明西郊。

⑫甲戌：崇祯七年，公元1634年。

⑬进士:科举制度中,举人经过会试及殿试被录取者称进士。

⑭负刍(chú 锄)者:背草的人。

⑮三家村:今名同,在昆明西郊。

⑯其水句:此即龙潭坝子,至今还有大水潭数处。在昆明市西境,棋盘山以西。

⑰棋盘石:在棋盘山,又称玉案山,在昆明坝子西缘低山外,海拔2493米。今山顶景色,大体还和《游记》所述一致。庙宇不存,但有石墙多处,棋盘石及“玉案晴岚”卧石仍存,还有清代题刻。

⑱夏家窑:今称夏窑,在昆明西郊,西山区驻地马街子稍东。

⑲遂遵堤句:此堤两边,现都变为平畴良田,比之明代,滇池水位下降,滇池湖面缩小。现滇池湖面为306.5平方公里,湖水容量15亿立方米,湖岸线长163.2公里,平均水深4.4米,最深处为10.94米,平均水位海拔1886米,仍为云贵高原最大的湖泊。

⑳西子:原指古代美人西施。自苏轼诗:“水光潋滟晴方好,山色空濛雨亦奇,欲把西湖比西子,淡妆浓抹总相宜。”人们亦称杭州西湖为西子或西子湖。公元1089年,苏轼任杭州太守,疏浚西湖,堆成南北长堤,上建六桥,夹道种植桃柳,后人尊称“苏公堤”、“苏堤”。

㉑会城:人物商旅会集的城市,此指云南省会,即今昆明市区。

㉒昔大道:传统交通线经过今眠山脚、小团山脚、黑林铺、黄土坡、西站而至大西门,基本沿湖岸山边行。近代修筑通往滇西的公路仍沿袭这条路线,直到1959年才修了捷直的人民西路。

㉓湖堤既尽句:此湖堤西起夏窑,东到土堆。土堆再东北至昆明医学院,后来为上河河堤,即明代港堤。沐府鱼池约在今昆明医学院前面至潘家湾一带。清代,从湖堤经港堤,再经沐府鱼池边至小西门,已成为交通要道。上河沿岸,土堆、江家桥、下栗村、上栗村、红庙村、六合村等村落毗连,应和当年的交通发展有关系。直到近代,滇西的马帮还常从这里经过,土堆一带的老人记忆犹新。至今湖堤基址尚存,有马车路宽,比两边的田垠稍高,当年铺路的大石板零星可见,夏窑附近还残存一座石拱桥。土堆到六合村一段,上河被掩为暗河,河上修成街道,名鱼翅路。昆明医学院至小西门一段已修为人民路。

㉔城南旧寓:综合《游记》前后所载,震客在昆明的寓所,约在今顺城街附近。

㉕陶名珽:“名”原作“讳”,据四库本改。“珽”原作“挺”,四库本作“涎”,据《姚安县志》改。

【今译】

二十七日 早晨起床时很冷。我昨天晚上只录了一篇碑文,而大



殿左边的还没有录完,僧人为我准备了早餐,于是吃过饭就去录碑文。有两个在寺中读书的学生,因为不能将这块碑文断句,前来相问,我为他们讲解示范。〔这两个读书人一个姓孙,是安宁州人;一个姓党,是三泊县人。〕姓党的便带领我去看优昙树。这棵树种在大殿前东北角二门外的山坡上,现在已经修筑在墙版中,有三丈多高,一抱粗,而叶子非常大,下面有丛丛嫩枝从旁边长出来。听说在六月伏天开花,花色白中呈淡黄,像荷花一样大而花瓣长,香气十分浓烈但不结果实。我摘了几片树叶放在袋里。于是和党生从僧厨北面下坡,沿着山坳往北走,一里半,看到了圣泉。泉水从山坡上大树根下往南流出,树前用石头砌成月池围住泉水,池方圆一丈多,积水深五六寸,泉水淙淙向东南坡流去。我来到时正当上午,泉水的早潮已经过了,午潮还没有到时间,泉水正好处于收缩的时候,然而水流也不断,只是涨潮时涌出的水更大。党生说,洞中时时有两只蟾蜍出入,现在没有涨潮,所以看不见,就是碑文中说的“金醜”,名为“神泉”之事了。月池南边有座新建的亭子,匾额上写着“问潮亭”,前任巡方使、关中人张凤翮为亭子作了一篇记。党生又带着我从圣泉西边上坡,往西北沿岭攀登,半里,登上水月庵。水月庵面向东北,位于葱山东北面的山坳中。庵里清洁而幽静,是一个姓王的乡绅修建的。庭院中有一潭水,边长只有一尺多点,是建庵后挖地而成的出水潭。庵前有一个深池,不能蓄住泉水。不久又下到圣泉,回到曹溪寺北面的坡坳,党生和我告别后回曹溪寺,我于是从岔路下山。

一里,来到昨天从村后上山的地方。从村后往南走半里,又往东看到螳螂川曲折向东流之处,石崖悬挂在半空中,凌空的高楼正对红日,那就是云涛洞。螳螂川水已经往东边曲折流去,道路仍然沿着西岸山往南下,顺着其山坞向南转。走了一里多,开始沿着南山往东走。二里,则螳螂川从山坞北面绕向南流,与道路相遇,过了螳螂川,道路又沿着东山溯流转向北,一里,于是往东登上南山的北面,一里,转向东南走。一里,往南穿越一道从西边伸过来的峡谷,又往南上坡。一里,岔路与先前去温泉、渡到螳螂川西岸的大路会合,开始一直往南走。六里,从北门进入安宁州城。看见有二个女郎,两股发辫垂在肩后,〔这一带的女童,编一股发辫垂在脑后,女郎和年纪大的男子编两股发辫垂在左右耳旁。女的仍然用布包发髻,男的仍然把帽子戴在发

辮上。如果是辮辮就辮一股发辮,顺着额头绕到脑后,像箍住头一样。还有,未成年的男子,在后脑下部另外挽一个螺形的小发髻,缀在背后。]手里拿着绢做的团扇,漂漂亮亮走在前面,后面跟着一个老年妇女,提着祭奠用的盒子、纸钱,大概是去郊外扫墓。[这一带重视在十月初祭奠、扫墓。因家贫来不及月初的,拖到月终也不能免掉。]在西南地区所见到的妇女,在脚小和容貌美丽方面,没有超过她们的。进城走一里半,在东关吃过饭后出城,过了大石桥,顺着大路往东北行。半里,有条小溪从东边山坞流过来,溯小溪往上走。从桥南往东去,三里半,上坡。又走一里,过东安哨岭。岭不十分陡,从东北横贯的大山支脉往西南延伸下来,是安宁州东边的第一道保护墙。越过岭往东下,才看见沙河从东北流来。随着水流过来的山坞往东进去,经过站摩村,一共十五里,到始甸铺。又走四里,越过龙马山,龙马山光秃秃地往北伸过去,横列在大山南面。道路绕过龙马山前往东走,又四里,才与沙河上游的溪流相遇。有一座三拱石桥在东横跨溪流,这是大桥。桥下的水从东北边进耳山二尖峰西面、棋盘山南面的峡谷中流来,往西南流到安宁城东边,再往南流进螳螂川。又走半里,往东上坡,住在高视桥村。


二十八日 天亮时,往东走一里半,上坡,到安宁州东部边界,从这里开始就是昆明县的地域。山坡倾斜、高低不平,因而慢慢地往上攀登。八里,其山坞从双尖峰背后的进耳山延伸过来,道路于是顺着南陇而上。又走二里,山坞中有一些房舍坐落在山顶上,这是碧鸡关。大致进耳山耸立在北面,罗汉山的顶峰耸立在南面,碧鸡关是两座山脉中间的过梁,其南北又分别耸起一座山峰、峙立在两边,因为位于碧鸡山的北面,所以叫做碧鸡关,东边和金马关遥遥相对。碧鸡关以东,往东南方下去为高峣,是草海西岸山水交汇的地方,渡草海就从这里上船;往西北方下去是赤家鼻,顺草海堤坝进城的大路从这里走。我此时打算游进耳山,于是往西北下坡半里,顺着西山往北行走。二里,有村子在西山脚,这是赤家鼻。大路从赤家鼻前面往北伸去,我于是往西转进村子。村民靠山建房。山坡侧面有一池水,水池边长不超过五尺,村民都靠从水池里提水用。池中还有鱼,有人在池边钓鱼,这也是比较浅的龙潭。从水池南面上坡,岭上的路很陡。半里,登上山冈,逐渐往北转,有座门坊位于路中,是进耳山山门外的门坊,离山上的寺

庙还隔着一个坑。顺着门坊往西看,看见寺庙背后大山环绕在上面,所登上的山冈绕在寺庙前面,山冈和大山之间夹着很深的大坑,旋转着进坑,像进入耳朵孔一样,寺庙正对耳孔之上的耳盘边缘,用“进耳”取名的含义,不亲身登临这山冈,是感受不出这名称的贴切之处的。走进门坊,往西顺着坑朝里走,半里,有条岔道往西越过大山山坳;而进寺庙的路,则顺着坑往南转。绕着山崖走了半里,往西上到寺中。寺门朝东,登临大殿,很开阔,好像在额头上,而不像在耳朵里。方丈位于大殿北面,大殿南面有三间楼房。楼下正对圆坑,朝远处观赏滇池,很像太华寺的一碧万顷阁,但这里比较深远。进入方丈,有个叫辛伯敏的贡士,殷勤地迎接、款待。僧人宝印打算准备午饭,辛伯敏挥手让宝印离去,叫他的徒弟陈履惇、陈履温〔陈履惇、陈履温都是甲戌年(公元1634年)进士陈履忠的弟弟。〕以及他的弟弟出来相见,而且为我提供荤食。又带领我登上大殿南面的眺海楼,坐在一起交谈了很久。我准备去棋盘山,向宝印询问道路。宝印说:“顺着门坊东边下山,从赤鼻山的宝珠寺上去是大路,路程将近三十里。顺着进耳山寺北面,往西越过大山之坳,路程只有大路的一半,只是山上没人,岔路很多,路不好找。”于是宝印和辛伯敏君带领我从大殿后面出寺,往北走到山坳下东边伸来的岔路上,才告别离去。我于是往西上,半里越过山坳,半里往西北逐渐下山,一里穿过中洼之地。洼地西边又有大山,从南到北横峙洼边,与东部进耳山后的双尖峰,以及山坳北面的山峰,从东西两边夹成中洼之地。从洼地西边再顺着西山往东北行,一里,沿着山岭北面转向西,逐渐往下走一里,穿过峡谷往西上。峡谷西边又有大山,从南到北横列耸立,于是往西横穿大山,一里半,登上山冈,看见西南边顺着山坞有条路,往上穿越大山山梁,正准备从这条路走。有个背草的人走来,他说:“去棋盘山的路在北边,不在西边。”于是顺着西山的东面,又往北行,这条路很窄小,时断时续。二里半,从西山北坳穿过山梁往西出去,才看到三家村在西边坞中,村子西部环立着一座山峰,从北向南,像屏障一样高高矗立,就是棋盘山。其山脉从妙高寺的三华山西南延伸过来,再耸起这座山峰。棋盘山往西延伸的支脉,就是温泉的笔架山;往南延伸的支脉,是始甸背后的龙马山;往南绕着向东横贯的支脉,就是我所翻越的山梁;再往南延伸为进耳山、碧鸡山。山梁北部又有山横列在东北方,延伸到宝珠寺、赤鼻山为

止,是三家村的东界护山。我从前从金马山东边来昆明,就远远地看到昆明西界的山脉像屏风一样的横列耸立,其顶部还有如同铁锅倒扣、高出众山的山,就是这棋盘峰。但不知道它在重重沟壑之内,外部还有这些山峰护卫着,确实称得上是昆明西部山峰的领袖。顺山坳往西转,沿着东山北崖走了半里,仍然往西下山。一里,在沟壑中行走,其中有河往北流,往西过河,又走半里抵达三家村,三家村坐落在棋盘山东麓。道路应当从村子北面往西上,而我误从村子南面山梁伸来之处顺着峡谷往西南上,最终没有路可走。在峡谷中攀爬了三里,登上一座山冈,有三间庙庵位于平地上,背靠绝顶,前方往东俯瞰省城中,这是发僧玄禅和僧人裕庵刚刚修建的寺庙。玄禅有内功,夜里坐在峰顶上,早晨露水将衣服打湿,也无所退缩和害怕;寺庙的墙壁还没完工,也不放在心上。太阳已经偏西,他们泡茶煮粥迎接我,到太阳落山才告别离开。往西边登上山峰,一里,上到峰顶。又往西在顶上平平走了一里,看到一座寺庙面向东北方,这就是棋盘寺。这时天已经黑了,于是喝茶后在寺里就寝。

二十九日 凌晨起床,僧人为我做饭,我就独自去攀登寺庙背后的绝顶。清晨时露水很重,衣服鞋子都湿透了。峰顶上没有高大的松木,就是草丛也不太茂盛,大概是因为又高又冷的缘故。山顶很平、很开阔。其西南都是突起矗立的石崖,石崖的质地平直而且中间结实,可以劈成石板材,省城需要石材,都从这遥远的地方运载,然而从上面反而看不到这些石崖,因为山坳在里边。西北边的山坞中,有大沟壑环绕回旋,下面有两塘水,村舍坐落在水塘边,就是志书记载的勒甸村龙泉,塘中的水分为青色、白色。西南峡谷中的水,则顺着龙马山东面流去,应当就是沙河的源头了。东南就是三家村的河流。这山顶也是将水分成三股的分水岭,只是一股水流入滇池,其余的两股流入螳螂川,其实都是一条水系。从顶上往远处眺望,则东北看到尧林山尖耸,和邵甸的梁王山并列;东南看到罗藏山,环绕着耸立在滇池之外;直往南看到光秃秃的观音山,被碧鸡山顶峰掩映,半现半隐;直往西看,是温泉架山连绵不断地延伸下去;只有西北方的崇山峻岭逐渐开阔,是螳螂川所流走的方向。下到棋盘寺中吃饭。于是和寺里的僧人一同出寺门,往东走三十步,去观看棋盘石。一块方石横睡在岭头,方石中间是棋盘纹,纵纹横纹各十九道。其北边的卧石上面,用楷书写着

“玉案晴岚”四个大字，是碧潭的陈贤题写的。南边有两块石头平平地置放着，中间夹着一个洞，洞往下坠得很深，僧人指着说是仙洞，从前有个牧童的羊掉进洞中，于是用石头填塞洞口。僧人说这座山内部都是空洞，只是找不到洞门进去。洞旁边也有陈贤的诗文碑刻，字迹已经脱落得不能读了。于是返回寺中，抄录昆明县令汪从龙的诗文碑刻，并且让年轻的僧人带领我去棋盘峰西南，观看采凿石材的山崖。那里的石崖分上下两层，采凿石材后形成的大洞穴如同高大房屋。石头颜色是青绿色的，其质地细腻而结实；颜色是黄白色的，则粗糙而刚脆。山崖中间镶嵌有两层青绿色的石头，像围着两条彩带，每层的厚度有一丈多高，所以石匠顺着采凿从而形成洞穴。采下的石板有方形的、有长条形的，方形大石板每边有五六尺长，长的大石条长达二三丈，都只有一二寸那么厚薄，石面平整得像锯出来的一样，没有丝毫的凹凸不平，真是良材。



返回去从寺前面往东边下，一里，从新建的庙庵左边经过。直直地往下走一里半，从三家村左边经过，越过溪涧。又走了一里半，往东穿过石山之坳。这座山是东部往北走向的支脉，到这里后又突起一座山峰，于是往北延伸结束。从山坳东边顺着山崖往下坠，又逐渐形成一个坑，顺着路走三里，到宝珠寺。还没走到寺中，看到西边深坠的峡谷中，坑里的水往外冲而形成瀑布，悬挂在崖壁上分三级流下去，深处大约十五六丈，只是水流细得如同蚕丝缠绕，不像成匹悬挂的布帛。宝珠寺面向东方，靠在半山腰上，既幽静又宽敞。从宝珠寺前面顺着山坡一直下去，五里抵达山脚，是石鼻山，这里的村落很大，因为位于草海西岸，通往碧鸡关的大路就从村落下面伸出去。顺着村落往北转一里半，往东北过去与大路会合，从这里往东走向湖堤。二里半，有一个村子坐落在湖堤要道上，名夏家窑。过了夏家窑，就沿着湖堤在草海中行走。湖堤南北两边都是水洼，湖堤从中间把水洼分成两边，和杭州西湖的苏堤没有什么不同。原来这水洼就是草海的一部分，南边连着滇池，北边抵达黄土坡，西边濒临赤鼻山麓，东边抵达省会昆明，水洼中小路交错环绕，时断时续，时隐时现，靠北面的一片，志书上又称做西湖，其实就是草海。从前的大路绕着水洼北面的山坡走，顺着黄土坡进入省城，傅元献担任侍御史时，填掉水洼中的分支小路，连接起来修成大堤，东边起自沐府鱼塘，西边和夏家窑相联接，横贯湖中，

比起从北边的山坡绕着走,省了一半的路程。往东在湖堤上走了一里半,又有山冈和桥梁,有住房位于湖水中央。半里,仍然沿着湖堤往东从湖中走,遥看四周的山间景色,掩映在层层水波之间,绿色的蒲草铺满水边,高高的垂柳绕着湖堤,天生的绝妙美景;只是堤旁有柳树而无桃花,只有一二座桥梁而没有十二道,不免让人转过来回忆西湖了。又往东走了二里,湖堤走完后,就顺着港堤往东北走二里,到沐府鱼池。又走一里半,抵达小西门,在店铺里吃饭。往东过了闸桥,顺着护城河往东走一里,来到昆明城南原来住的寓所。问起吴方生,才知道他前天晚上就去晋宁州了。不一会看到唐大来寄来的行李书画,都是在前天晚上我到来之前送来的。只是吴方生却我来他走,因此感到遗憾。于是考虑再写信给他们,让顾仆去晋宁州向唐元鹤君道谢,和吴方生告别,并向唐大来索要写给陶不退的信。(陶不退名珽,在文坛中有诗名,从前在浙江做官。在前唐大来准备为我写信给他,传闻说他已经去世,于是就没有写。适逢寓所中有从姚安府来的高土官,才知道陶珽还活着,这虚假的传闻完全如同传闻陈眉公去世一样,所以又向唐大来要书信,以便到姚安府时去见他。)

【原文】

十一月初一日 晨起,余先作书令顾仆往投阮玉湾,索其导游缅甸书,并谢向之酒盒。余在寓作晋宁诸柬,须其反命,即令往南坝候渡。下午,顾仆去,余欲入城拜阮仁吾,令其促所定负担人,为西行计。适阮穆声来顾,已而玉湾以书来,期明日晤其斋中,遂不及入城。

初二日 晨起,余欲自仁吾处,次第拜穆声,后至玉湾所,忽玉湾来邀甚急,余遂从其使先过玉湾。则穆声已先在座,延于内斋,款洽殊甚。既午,曰:“今日总府宴抚按,当入内一看即出,故特延穆声奉陪。”并令二幼子出侍客饮。果去而即返,洗盏更酌。已而报抚按已至,玉湾复去,瞩穆声必款余多饮,须其出而别。余不能待,薄暮,托穆声代别而返。

初三日 晨往阮仁吾处,令促负担人。即从其北宅拜穆声。留晨餐,引入内亭,观所得奇石。其亭名竹在,余询其故,曰:“父没时,宅为他人所有,后复业,惟竹在耳。”亭前红梅盛开。此中梅俱叶而花,全非吾乡本色,惟一株傍亭檐,摘去其叶,始露面目,犹故人之免胄相见也。

石在亭前池中，高八尺，阔半之，玲珑透漏，不瘦不肥，前后俱无斧凿痕，太湖之绝品也。云三年前从螺山绝顶觅得^①，以八十余人舁至。其石浮卧顶上，不经摧凿而下，真神物之有待者。余昔以避雨山顶，遍卧石隙，乌睹有此类哉！下午，过周恭先，遇于南门内，正挽一友来顾。知金公趾为余作《送静闻骨诗》，相与同往叩之，则金在其庄，不相值。金公趾名初麟，字颇肖董宗伯，风流公子也。善歌，知音律，家有歌童声伎。其祖乃甲科。父伟，乡荐，任江西万安令^②。公趾素好客^③，某奏劾钱士晋军门，名在疏中，黜其青衿焉。其友遂留至其家，割鸡为饷，肴多烹牛杂脯而出，甚精洁。其家乃教门，举家用牛，不用豕也。其友姓马，字云客，名上捷，号阆仙。寻甸府人。父以乡科任沅州守，当安酋困黔省时，以转饷功擢常德太守^④，军兴旁午^⑤，独运援黔之饷，久而无匮，以劳卒于任。云客其长子也，文雅蕴藉，有幽人墨士之风。是晚篝灯论文，云客出所著《拾芥轩集》相订，遂把盏深夜。恭先别去，余遂留宿其斋中。窗外有红梅一株盛放，此间皆红梅，白者不植。中夜独起相对，恍似罗浮魂梦间，然叶满枝头，转觉翠羽太多多耳。

初四日 马君留晨餐。恭先复至，对弈两局。又留饭。过午乃出城，以为顾仆将返也。及抵寓，顾仆不见，而方生已俨然在楼。问：“何以来？”曰：“昨从晋宁得君书，即骑而来送君。骑尚在，当迟一日复往晋宁。”问：“皆何以往？”曰：“往新兴，便道晋宁看君耳。”问：“顾仆何在？”曰：“尚留晋宁候渡。”始知方生往新兴，以许郡尊考满，求雷太史左右之于巡方使君之侧也。雷名跃龙，以礼待丁忧于家。巡方使为倪于义，系四川人。

初五日 方生为余作永昌潘氏父子书、父名嗣魁，号莲峰，丙子科第十名^⑥。子名世澄，号未波，丙子科解元。腾越潘秀才书；名一桂。又为余求许郡尊转作书通李永昌，永昌太守李还素，昔自云南别驾升，与许同僚。又为余求范复苏医士，江西人。转作书通杨宾川。宾川守杨大宾，黔人，号君山。原籍宜兴人^⑦，以建平教中于南场^⑧，与又生乡同年也。前又生有书来，然但知其家于黔，而不知其宦于宾。书为盗失，并不知其家之所在，但忆昔年与其弟宜兴总练同会于又生坐。今不知其弟尚在宜兴否。怜余无赞，其展转为余谋，胜余自为谋也。下午，顾仆自晋宁返，并得唐大来与陶不退书。阮仁吾所促负担人亦至。

初六日 余晨造别阮玉湾、穆声，索其所作《送静闻骨诗》。阮欲

再留款，余以行李已出辞。乃出叩任君。任君，大来妹婿。大来母夫人在其家，并往起居之。任固留饭，余乃趋别马云客，不值，留诗而还。过土主庙，入其中观菩提树。树在正殿庭间甬道之西，其大四五抱，干上耸而枝盘覆，叶长二三寸，似枇杷而光。土人言，其花亦白而带淡黄色，瓣如莲，长亦二三寸，每朵十二瓣，遇闰岁则添一瓣。以一花之微，而按天行之数，不但泉之能应刻，州勾漏泉，刻百沸。而物之能测象如此，亦奇矣^⑨。土人每以社日^⑩，群至树下，灼艾代灸，言灸树即同灸身，病应灸而解。此固诞妄，而树肤为之癰腐无余焉^⑪。出庙，饭于行，返寓。周恭先以金公趾所书诗并贶至，又以马云客诗扇至。阮玉湾以诗册并贶至，其弟锺亦使人馈贶焉。迨暮，金公趾自庄还，来晤，知余欲从筇竹往，曰：“余辈明晨当以筇竹为柳亭。”余谢之曰：“君万万毋作是念。明晨君在温柔梦寐中，余已飞屐峰头矣，不能待也。”是晚，许郡尊亦以李永昌书至，惟范复苏书未至也。

注释

①螺山：即今圆通山，在昆明市区北缘，海拔1933米，现建为昆明动物园。每年三月圆通山的樱花和垂丝海棠盛开，也是昆明一胜景。

②万安：明为县，即今江西万安县。

③公趾素好客：“素”原作“昔”，据四库本改。

④常德：明置府，即今湖南常德市。太守：自汉以来，郡设太守，为一郡最高行政长官。明时太守已经不是正式官名，仅依习惯用以专称知府，亦简称“守”。

⑤旁午：诸事纷繁。

⑥丙子：崇祯九年，公元1636年。

⑦宜兴：明为县，隶常州府，即今江苏宜兴县。

⑧建平：明为县，治今安徽郎溪。

⑨土人言句：《南诏野史》载：“优昙花，云南府省城土主庙。南诏蒙氏时，有僧菩提巴波一名大叉法师，自西天竺来，以所携念珠丸子种左右。树高数丈，枝叶扶疏，每岁四月花开如莲，有十二瓣，遇闰多一瓣。今存西一树，尚茂。”土主庙在今昆明市武成路东端，五华二中校址，庙基及断碑尚能看到，清顺治年间树毁。

⑩社：土地神。社日：祭祀土地神的节日。社日时间，各朝代不同。


⑪癰(bān 斑)：创伤痊愈后留下的疤痕。腐(yè 夜)：面颊上的微窝。

【今译】

十一月初一日 早晨起来，我先写信让顾仆送去给阮玉湾，向他

索要导游缅甸的信,并感谢他先前送来的酒盒。我在寓所中写好送到晋宁州的各封信,等顾仆一返回,就叫他去南坝等候渡船。下午,顾仆离去,我打算进城拜访阮仁吾,让他催促所约定的挑夫,为去滇西作准备。适逢阮穆声来拜访,不久阮玉湾送信来,约定明天在他家中聚会,于是来不及进城。

初二日 早晨起来,我打算先去阮仁吾那里,其次拜访阮穆声,然后再去阮玉湾家,忽然阮玉湾家来邀请得很急,我于是跟着前来的人先去拜访阮玉湾。到他家时阮穆声已经先入座了,把我请进内室,非常真诚融洽。到了中午,阮玉湾说:“今天总兵官府中宴请巡抚、巡按,我要到府内去看一看,立即回来,所以专门请阮穆声前来奉陪。”并且叫两个小儿子出来陪同客人宴饮。阮玉湾果真去了就立即返回,洗杯再饮。不一会有人报告巡抚、巡按已经来到,阮玉湾又去了,嘱托阮穆声一定款待我多饮酒,等他回来再走。我不能等候,将近太阳落山时,托付阮穆声代我告别就返回了。



初三日 早晨去阮仁吾那里,让他催促挑夫。然后就从他家北宅去拜访阮穆声。阮穆声留我吃早饭,带我进入内亭,观看他所寻到的奇石。亭子取名竹在,我询问这样取名的原因,阮穆声说:“父亲去世时,房屋被其他人占有,后来产业又恢复了,只有竹子还在。”亭前红花盛开。这里的梅花都是长出叶子后才开花,完全不是我家乡梅花的本色,只有一株靠在亭檐旁边,摘掉叶子,才露出本来的面目,犹如老朋友脱掉头盔相见一样。奇石在亭前的水池中,有八尺高,宽是高的一半,玲珑透漏,不瘦不肥,前后都没有故意造作的痕迹,是太湖石中独一无二的上品。说是三年前从螺山最高峰上找到,用了八十多人抬回来。当时这奇石浮空卧在山顶,没有经过凿断就抬下来了,真是神物在等待来人。我过去在山顶上躲雨,到处的石缝都蹲伏过,哪里见到过这样的奇石呢!下午,去拜访周恭先,在南门内相遇,周恭先正好挽着一位朋友来看望我。知道金公趾为我写了《送静闻骨诗》,他们来约我一起去叩拜金公趾,而金公趾在他的田庄里,没能与他相遇。〔金公趾名初麟,书法很像董宗伯,是风流公子。歌唱得好,懂音律,家中有歌童和歌舞伎。他的祖父是进士。父亲金伟通过乡荐,出任江西省万安县县令。金公趾一直好客,有人上奏弹劾云南巡抚钱士晋,他的名字列在奏章中,被取消了学子的资格。〕他的朋友于是挽留我们在

家,杀鸡做饭,烹煮了很多牛杂脯菜肴,十分精细、干净。他家是回族,全家吃牛肉,不吃猪肉。这个朋友姓马,字云客,[名上捷,号阆仙。]是寻甸府人。他父亲通过乡荐出任沅州州守,当土司安邦彦围困贵阳时,因为运送粮饷有功被提拔为常德府知府,战事兴起,各种事务繁杂,他父亲独自负责运送支援贵州省的粮饷,时间久而没有匮乏,因为劳累而死在任上。马云客是长子,举止文雅、含蓄宽容,有文人隐士的风度。这天晚上点灯谈论文章,马云客取出他所著的《拾芥轩集》来订正,于是举杯饮酒到深夜。周恭先告别离去,我就留宿在书斋里。窗外有一株盛开的红梅,[这一带的都是红梅,不种白的。]半夜起来独自和红梅相对,恍惚觉得梅花是在梦中,然而绿叶布满枝头,反而觉得树叶实在太多了。

初四日 马云客君留我吃早饭。周恭先又来到,下了两局棋。又留下吃午饭。中午过后才出城,以为顾仆会回来了。回到寓所时,没有见顾仆,而吴方生已经真在楼上了。我问道:“为什么回来了?”他说:“昨天在晋宁州收到您的信,就骑马回来为您送行。马还在,准备推迟一天再去晋宁州。”我问:“原先为什么事去晋宁州?”他说:“去新兴州,顺路去晋宁州看望您啊。”我问:“顾仆在哪里?”他说:“还留在晋宁州等候渡船。”才知道吴方生去新兴州,是因为许知府考核期满,请求雷太史为他在巡按面前活动。[雷太史名跃龙,因为父母去世,按礼节制度在家服丧。巡按叫倪于义,是四川省人。]

初五日 吴方生为我写信给永昌府的潘氏父子,[父亲叫潘嗣魁,号莲峰,是丙子年科举考试的第十名。儿子叫潘世澄,号未波,是丙子年科举考试的第一名。]腾越州的潘秀才;[叫潘一桂。]又为我请求许知府写信转给永昌府李知府,[永昌知府李还素,从前担任云南别驾,后升为永昌知府,和许知府是同事。]又为我写信给范复苏[医生,是江西省人。]让他转写信给宾川州杨知州。[宾川知州杨大宾,是贵州省人,号君山。祖籍是江苏省宜兴县人,作为建平县的教官在南场中举,和又生是同年的乡荐。前不久又生有信来,但只知道杨大宾的家在贵州省,却不知道他在宾川州做官。这封信因遇盗遗失,也不知道他家在哪里,只记得去年和他的弟弟、宜兴总练在又生那里一同会过面。现在不知道他的弟弟是否还在宜兴县。]吴方生同情我没有路费,他展转为我求援,胜过我自己去求援。下午,顾仆从晋宁州返回,并且带来

唐大来写给陶不退的信。阮仁吾催的挑夫也来了。

初六日 我早晨去向阮玉湾、阮穆声告别,索要他们写的《送静闻骨诗》。阮玉湾想再留下款待,我用行李已经挑走作为理由辞谢。于是出门叩拜任君。任君是唐大来的妹婿。大来的母亲在他家,我一并去问候安否。任君坚决留我吃饭,我于是去和马云客告别,没有遇到,留下诗而往回走。经过土主庙,进去观看菩提树。菩提树在正殿台阶和庭院之间的甬道西边,有四五抱粗,树干往上耸而树枝盘绕覆盖下来,树叶有二三寸长,和枇杷树叶相似而没有绒毛。当地人说,菩提树的花也是白中带点淡黄色,花瓣形状像荷花一样,也有二三寸长,每朵有十二片花瓣,碰到闰年则增添一瓣。以小小的一朵花而言,竟然能按照自然运行的规律长花瓣,不只是泉水能够和时刻相应和,[州里的勾漏泉,每刻喷涌一百次。]而事物竟然能够如此准确地测出天象,也确实神奇啊。当地人每到祭祀土地神的日子,成群结队来到树下,点燃艾草熏烤树干来代替灸治身体,说熏烤树干就和灸治身体一样,病随着熏烤而解除。这本来荒唐不合情理,但树皮因此而遍布疤痕,无一处幸免。从土主庙出来,在任君家里吃过饭,返回寓所。周恭先送来金公趾写的诗和赠送的路费,以及马云客的诗扇。阮玉湾送来诗册以及路费,他的弟弟阮锺也派人送来路费。到傍晚时,金公趾从田庄上返回城,来和我见面,知道我要从筇竹寺那里走,就说:“我们明天早晨要把筇竹寺作为柳亭。”我辞谢他说:“您千万不要这样想。明天早晨您还在温柔的睡梦中,我早已快速越过峰顶了,不能等你们了。”这天晚上,许知府也送来写给永昌府李知府的信,只有范复苏的信还没送来。

【原文】

初七日 余晨起索饭欲行,范君至,即为作杨宾川书。余遂与吴方生作别。循城南濠西行二里,过小西门。又西北沿城行一里,转而北半里,是为大西门,外有文昌宫桂香阁峙其右,颇壮。又西半里,出外隘门,有岐向西北者,为富民正道;向正西者,为筇竹寺道。余乃从正西傍山坡南行,即前所行湖堤之北涯也。五里,其坡西尽,村聚骈集,是为黄土坡^①;坡西则大坞自北而南,以达滇海者也。西行坞塍中二里;有溪自西北注而南,石梁横其上,是即海源寺侧穴涌而出之水,

遂为省西之第一流云。又西一里半,有小山自西山横突出,反自南环北;路从其北嘴上一里半,西达山下^②。有峡东向,循之西上,是为筇竹;由峡内越涧西南上,是为圆照;由峡外循山嘴北行,是为海源。先有一妇骑而前,一男子随而行者,云亦欲往筇竹。随之,误越涧南上圆照,至而后知其非筇竹也。圆照寺门东向,层台高敞,殿宇亦宏,而阒寂无人。还下峡,仍逾涧北,令行李往候于海源,余从峡内入。一里半,涧分两道来,一自南峡,一自北峡,二流交会处,有坡中悬其西。于是渡南峡之涧,即蹶坡西北上,渐转而西,一里半,入筇竹寺^③。

其寺高悬于玉案山之北陲,寺门东向,斜倚所踞之坪,不甚端称,而群峰环拱,林壑深杳,亦幽邃之境也。入寺,见殿左庖脍喧杂,腥膻交陈,前骑来妇亦在其间。余即入其后,登藏经阁。望阁后有静室三楹,颇幽洁,四面皆环墙回隔,不见所入门,因徘徊阁下。忽一人迎而问曰:“先生岂霞客耶?”问何以知之?曰:“前从吴方生案征其所作诗,诗题中见之,知与丰标不异也。”问其为谁,则严姓,名似祖,号筑居,严冢宰清之孙也。为人沉毅有骨,澹泊明志,与其侄读书于此,所望墙围中静室,即其栖托之所。因留余入其中,息停一宿。余感其意,命顾仆往海源安置行李,余乃同严君入殿左方丈。问所谓禾木亭者,主僧不在,锁钥甚固。复遇一段君,亦识余,言在晋宁相会,亦忘其谁何矣。段言为金公趾期会于此,金当即至。三人因同步殿右。循阶坡而西北,则寺后上崖,复有坪一方,其北崖环抱,与南环相称,此旧筇竹开山之址也,不知何时徙而下。其处后为僧茔,有三塔皆元时者,三塔各有碑,犹可读。读罢还寺,公趾又与友两三辈至,相见甚欢。窥其意,即前骑来妇备酒邀众客,以筇竹为金氏护施之所,公趾又以夙与余约,故期备于此,而实非公趾做主人也。时严君谓余,其侄作饭于内已熟,拉往餐之。顷之,住持僧体空至。其僧敦厚笃挚,有道行者,为余言:“当事者委往东寺监工修造^④,久驻于彼,今适到山,闻有远客,亦一缘也,必多留寺中,毋即去。”余辞以鸡山愿切:“此一宵为严君强留者,必不能再也。”体空谓:“今日诸酒肉汉混聒寺中,明晨当斋洁以请。”遂出。余欲往方丈答体空,严君以诸饮者在,退而不出。余见公趾辈同前骑妇坐正殿东厢,始知其妇为伎而称觞者^⑤。余乃迂从殿南二门侧,曲向方丈。体空方出迎,而公趾辈自上望见,趋而至曰:“薄醴已备,可不必参禅。”遂拉之去。抵殿东厢,则筑居亦为拉出矣。遂就

燕饮。其妇所备肴饌甚腆。公趾与诸坐客，各歌而称觴，然后此妇歌，歌不及公趾也。既而段君去，余与筑居亦别而入息阴轩。迨暮，公趾与客复携酒盒就饮轩中，此妇亦至，复飞翠征歌^⑥，二鼓乃别去。余就寝。寝以纸为帐，即严君之榻也。另一榻亦纸帐，是其侄者，严君携被褥就焉。既寝，严君犹秉烛独坐，观余《石斋诗贴》，并诸公手书。余魂梦间，闻其哦三诗赠余^⑦，余寝熟不能辨也。

初八日 与严君同至方丈叩体空。由方丈南侧门入幽径，游禾木亭。亭当坡间，林峦环映，东对峡隙，滇池一杯，浮白于前，境甚疏宥，有云林笔意。亭以茅覆，窗棂洁净。中有兰二本，各大丛合抱，一为春兰，止透二挺；一为冬兰，花发十穗，穗长二尺，一穗二十余花。花大如萱，乃赭斑之色，而形则与兰无异。叶比建兰阔而柔，磅礴四垂。穗长出叶上，而花大枝重，亦交垂于旁。其香盈满亭中，开亭而入，如到众香国中也。三人者，各当窗一隙，踞窗槛坐。侍者进茶，乃太华之精者。茶冽而兰幽，一时清供，得未曾有。禾木者，山中特产之木，形不甚大，而独此山有之，故取以为名，相仍已久，而体空新整之，然目前亦未睹其木也。体空悬留曰：“此亭幽旷，可供披览；侧有小轩，可以下榻；阁有藏经，可以简阅。君留此过岁，亦空山胜事。虽澹泊，知君不以臆来，三人卒岁之供，贫僧犹不乏也。”余谢：“师意甚善。但淹留一日，余心增歉一日。此清净界反成罪戾场矣。”坐久之，严君曰：“所炊当熟，乞还餐之。”出方丈，别体空，公趾辈复来，拉就殿东厢，共餐鼎肉汤面，复入息阴轩饭。严君书所哦三诗赠余，余亦作一诗为别。出正殿，别公趾，则行李前去，为体空邀转不容行。余往恳之，执袖不舍。公趾、筑居前为致辞曰：“唐晋宁日演剧集宾，欲留名贤，君不为止。若可止，余辈亦先之矣。”师曰：“君宁澹不臆，不为晋宁留，此老僧所以敢留也。”余曰：“师意既如此，余当从鸡山回，为师停数日。”盖余初意欲从金沙江往雅州^⑧，参峨眉。滇中人皆谓此路久塞，不可行，必仍归省，假道于黔而出遵义，余不信。及濒行，与吴方生别，方生执裾黯然曰^⑨：“君去矣，余归何日！后会何日！何不由黔入蜀，再图一良晤？”余口不答而心不能自己。至是见体空诚切，遂翻然有不由金沙之意。筑居、公趾辈交口曰：“善。”师乃听别。出山门，师犹远送下坡，指对山小路曰：“逾此可入海源上洞，较山下行近。”

既别，一里半，下至峡中。令肩行李者逾南涧，仍来路出峡，往海

源寺^⑩；余同顾仆逾北洞，循洞北入，即由峡东向蹶岭。一里，逾岭东。稍东下，半里，折而北，又半里，已遥见上洞在北岭，与妙高相并，而路则践危石历巉磴而下。下险，即由山半转而北行。半里，有大道东南自海源上坡，从之。西北上半里，岭上乱石森立，如云涌出。再北，遂得上洞。洞门东向，高穹轩迥，其内深六七丈，阔与高亦如之，顶穹成盖，底平如砥，四壁围转，无嵌空透漏之状；惟洞后有石中突，高丈余，有隙宛转。逾之而入，洞壁亦嵌而下坠，深入各二丈余，底遂窅黑。坠隙而下，见有小水自后壁滴沥而下，至底而水不见，黑处亦渐明。有樵者见余入，驻外洞待之，候出乃去。洞中野鸽甚多，俱巢于洞顶，见人飞扰不定，而土人设机关以取之。又稍北，共半里而得中洞。洞门亦东向，深阔高俱不及上洞三之一，四壁亦围转无他岐，惟门左旁列一柱，又有二孔外透为异耳。

余从洞前望往妙高大路，自海源由山下村落，盘西山北嘴而西上；洞前有如线之路，从岭北逾坳而西，即从岭头行，可省陟降之烦。乃令顾仆下山招海源行李，余即从洞岭北行，期会于妙高。洞北路若断若续，缘西山之半，其下皆村聚，倚山之麓，大路随之。余行岭半一里，有路自下村直上，西北逾岭从之。一里，逾岭西，峰头有水一塘在洼中。由塘北西下一里，山复环成高坞，自南向北；坞口石峰东峙，嶙峋飞舞，踞众壑之交。石峰北，又有坞自西而东，西坞重壑层叠，有大山临之，其下路交而成蹊焉^⑪。余望之行，半里，北下至石山之西。又半里，西抵西坞之底。路当从西坞北崖缘峡而上，余误从西坞南崖蹶坡而登。一里，逾岭脊而西，即见西北层冈之上，有佛宇重峙，余知即为妙高，而下有深峡间隔，路反折而西南，已觉其误。循之行一里，以为当截峡北渡，便可折而入寺。乃坠峡西北下，半里涉底，复攀峡西北上，以为寺在冈脊矣，而何以无路？又半里，及登脊，则犹然寺前环峡之冈，与寺尚隔一坑也。冈上有一塔，正与寺门对。复从其东北下坑，半里，由坑底再上北崖，则犹然前坞底缘峡处也。北上半里，冈头有茶庵当道，是为富民大路，庵侧有坊。沿峡端西循坡半入，半里，是为妙高寺。寺门东向，前临重峡，后倚三峰，所谓三华峰也，三尖高拥攒而成坞，寺当其中，高而不觉其亢，幽而不觉其阒，亦胜地也。正殿左右，俱有官舍，以当富民、武定之孔道故。寺中亦幽寂。土人言，妙高正殿有辟尘木，故境不生尘，无从辨也。

瞻眺久之，念行李当至，因出待于茶庵侧。久之，乃从坡下上。余因执途人询沙朗道，或云仍下坡，自普击大道而去^②，省中通行之路也，其路迂而易行；或云更上坡，自牛圈哨分岐而入，此间间达之路也，其路近而难知。余曰：“既上，岂可复下？”遂更上坡。三里，逶迤逾岭头，即循岭北西向盘崖行。又二里，有小石峰自岭北来，与南峰属，有数家当其间，是曰牛圈哨，东西之水，从此分矣。从哨西直下，则大道之出永定桥者。余乃饭而从岭脊北向行，一里，稍下涉壑，即从壑北上坡。缘坡东北上，回望壑底，西坠成峡，北走甚深。路东北逾坡，其东犹下滇池之峡也。又一里半，从岭头逾坳而北。北行一里，再逾一西突之坳，其北遂仍出西峡上，于是东沿山脊行。又北一里半，西瞰有村当峡底，是为陡坡。其峡逼仄而深陡，此村居之最险者。从岭上随岭东转，半里，有路自东坳间透而直西，遂坠西峡下，此陡坡通省之道，乃遵之东上。半里，逾岭东，于是南沿山脊行。又东半里，稍东北下峡中。半里，有水一池潴路南，是为清水塘，在度脊之北。塘北遂下坠成坑，随之北下，一里过峡底，有东来大道度峡西北去，此即自省会走富民间道也。随之，复从峡西傍西山北行。二里，又转而西，遇一负薪者，指北向从岐下峡中行。将半里，至其底，即清水塘之下流也。又从峡西缘坡麓行，细径断续，乱崖崩隤。二里半，逾涧，缘东麓又北一里，乃出峡口。于是北坞大辟，南北遥望，而东界老脊与西界巨峰夹而成坞。始从畦塍北行，一里，有溪颇巨，自坞北来，转而西去，余所从南来之水，亦入之，同入西南峡中。路北渡之，一里，有村聚倚西山之麓，高下层叠，是为沙朗^③。入叩居停，皆辞不纳，以非大路故，亦昆明之习俗也。最后入一老人家，强主之，竟不为觅米而炊。

注释

①黄土坡：今名同，在昆明市西北郊。

②西达山下句：此处即今黑林铺，明代称黑林堡。

③筇竹寺：在昆明市西北郊的山上，昆明至富民的登山公路从寺前经过。该寺至今保存有元代《雄辩法师大寂塔铭》和汉、蒙文对照的白话圣旨碑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。还有大型塑像五百罗汉，为清光绪年间四川雕塑名匠黎广修等人用七年时间塑成，形象生动，性格各别，有较高的艺术价值，被列为云南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④东寺：《明一统志》云南府寺观：“常乐寺，在府城南，俗呼西寺。觉照寺，在府城南，俗呼东寺。二寺俱唐贞元初弄栋节度使王嵯颠创，各有白塔，高十三丈。”两塔经过几次重修，得以保存至今，皆位于昆明市南，一在书林街，一在东寺街。公元1833年东寺塔因地震倒塌，今东寺塔系公元1883—1887年在原址以东重建。东寺塔为密檐式十三层方形空心砖塔，高40.53米，塔顶有铜球、宝顶和四只铜鸡，俗称金鸡塔。西寺塔亦十三层密檐砖塔，方形，高31米，塔下累台基三重，第一层塔身特高。

⑤称觞(shāng 伤)：举杯敬酒。

⑥斝(jiǎ 甲)：古代用青铜做的酒器，圆口，有盞和三足。

⑦哦(é 俄)：吟哦。

⑧雅州：今四川雅安。

⑨裾(jū 居)：衣服的前襟。

⑩海源寺：今存，在昆明坝子西北缘，龙院村和黑林铺之间。

⑪蹊(xī 稀)：小路。


⑫普击：今作普吉，分大普吉、小普吉，亦在昆明坝子西北缘，属昆明市西山区。

⑬沙朗：今名同，在昆明坝子以外的山后，属昆明市西山区。

【今译】

初七日 我早早起床催促开饭，准备出发，范复苏君来到，当即为我写了给宾川州杨知州的信。我于是和吴方生告别。顺着城南的护城河往西走二里，经过小西门。又往西北沿着城墙走了一里，向北转走了半里，到大西门，门外有文昌宫、桂香阁对峙在右边，很壮观。又往西走半里，走出外隘门，有条岔路通往西北方，这是去富民县的大路；直直朝西边的，是去筇竹寺的路。我于是从正西方向沿着山坡南面走，就是前几天所走的湖堤北岸。五里，到山坡西端尽头处，村舍并列、聚集，这是黄土坡；坡西面是从北往南延伸的大坞，一直抵达滇池。往西在坞中田埂上走了二里，有条溪水从西北往南流，石桥横跨在溪流上，这是海源寺旁洞中涌出来的水，于是成为从省城往西走遇到的第一条河流。又往西走一里半，有座小山从西山上横着耸立出来，反过来从南绕向北；道路顺着小山北嘴上一里半，往西到达山下。有道峡谷向东延伸，顺着峡谷往西上，就是筇竹寺；从峡谷内越过沟涧往西南上，是圆照寺；从峡谷外顺着山嘴往北走，是海源寺。在先有一个妇


女骑着马走在前，一个男子跟着马走，说也是去筇竹寺。我跟着他们，误从峡谷内越过沟涧往南上到圆照寺，到了才知道不是筇竹寺。圆照寺寺门朝东，层层平台又高又宽敞，殿宇也大，但寂静无人。返下峡谷，仍然越到沟涧北边，让把行李挑往海源寺等候，我顺着峡谷往里走。一里半，沟涧分成两道伸来，一道从南边的峡谷，一道从北边的峡谷，二道沟涧交流会合的地方，有座山坡正好位于西边。从这里渡过南边峡谷伸来的沟涧，就爬坡往西北上，逐渐转向西，一里半，进入筇竹寺。



筇竹寺高高坐落在玉案山的北面，寺门朝东，斜靠在所坐落的平地上，不十分端正、对称，然而四周群峰环绕、簇拥，林木众多、沟壑曲折，也是幽静、深邃的境地。进入寺中，只见大殿左边厨房中切肉声喧闹杂乱，腥味、膻味交织在一起，先前骑马来的妇女也在那里。我立即进入后院，登上藏经阁。一看藏经阁后面有三间清静的房屋，非常幽静、整洁，但四面都是围墙隔着，看不见进去的门，于是在藏经阁下徘徊。忽然有一个人迎上来问道：“先生不就是霞客吗？”我问他为什么会知道呢？他说：“从前在吴方生书案上求观他所写的诗，在诗的标题中见到先生名字，和您的风采没有什么不同。”我问他是谁，他说姓严，名似祖，号筑居，是吏部尚书严清的孙子。严似祖为人沉静刚毅而有骨气，恬静寡欲，志向完美，和他的侄儿在这里读书，所看到的围墙里的清静房屋，就是他们居住的地方。他于是挽留我进入房屋中，恳请我住一夜。我被他的诚意所感动，让顾仆前往海源寺安置行李，我就和严君一道进入大殿左边方丈。询问被称为禾木亭的地方，主管的僧人不在，锁锁得很牢。又遇到一位段君，也认识我，说在晋宁州相会过，而我忘了他是谁。段君说金公趾约他来这里聚会，金公趾立刻就到。于是三人一同在大殿右边漫步。顺着有台阶的坡往西北去，则寺背后的山崖上，又有方方一块平地，其北部山崖环抱，和南部环抱的山崖相对称，这是筇竹寺创建时的旧址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搬迁到下面。平地背后是僧人的墓地，其中有三座塔都是元朝的，三座塔都有碑文，还能读出。读完碑文返回寺中，金公趾又和两批朋友来到，互相见面，十分愉快。观察他们的意思，是先前骑马来的妇女准备了酒宴邀请诸位客人，因为筇竹寺受金家的保护施舍，金公趾原来又和我约定会面送别，所以按期在这里准备，而其实不是金公趾做主人。这时严

君对我说，他的侄儿在里面已经做好饭，拉我去用餐。不一会，住持僧人体空来到。体空敦厚真诚，有道行，他对我说：“当事人委派我去监工修造东寺，长期住在那边，今天适逢回到山里，就听到有远道而来的客人，也是一次缘分。一定要多留在寺里住几天，不要立即就离去。”我用去鸡足山的愿望迫切为理由辞谢道：“在这住一夜是因为严君强留，一定不能留第二夜了。”体空说：“今天很多吃肉喝酒的人混杂在寺中，明天早晨要用洁净的斋饭来招待您。”于是出去了。我想去方丈答拜体空，严君以众位饮酒人在为由，离开就没有出来。我看到金公趾他们同先前骑马来的妇女坐在正殿东边的厢房里，才知道此妇女是歌伎以及举杯敬酒之人。我于是绕着从殿南二门旁边走，转向方丈走去。体空正出来迎接，而金公趾他们已从上面看见，急忙赶来说：“不太丰盛的酒宴已经准备好了，可以不必参禅了。”于是拉我离开方丈。来到正殿东边厢房，则筑居也被拉来了。于是就坐宴饮。那个妇女准备的菜饭非常丰盛。金公趾与各位就坐的客人，各自唱歌并举杯饮酒，然后那个妇女唱歌，唱得不如金公趾。不久段君离去，我和筑居也告别后进到息阴轩。到了傍晚，金公趾和客人又带着酒盒来息阴轩中饮酒，那个妇人也来了，还是一杯杯地敬酒、招呼唱歌，二更时分才离去。我去寝室休息。床上的帐子是纸的，是严君的床，另一张床上也是纸帐子，是严君侄儿的床，严君带着被子、包袱在那里睡。我睡了，严君还点着蜡烛独自坐着，观看我的《石斋诗帖》，以及各位朋友的亲笔书信。我在睡梦中听到他吟诵了三首诗赠送我，我因为熟睡而不能听清。

初八日 和严君一同到方丈中叩拜体空。从方丈南边的侧门走上小路，去游览禾木亭。禾木亭位于山坡上，林木映衬，山峦环绕，东面正对峡谷间隙，滇池像一杯在握，满满地盛在眼前，环境非常疏空、深远，有画家倪云林的笔法和意境。亭子是茅草盖成的，窗棂洁净。亭中有两株兰花，每株都是一大丛合抱在一起，一株是春兰，只露出两穗花；一株是冬兰，发了十穗花，花穗有二尺长，每穗有二十余朵花。花和金针花一样大，是有斑点的赭色，而形状和其它兰花没有区别。叶子比建兰的宽而柔软，很有气势地四面垂下。花穗比叶子长，而且花大枝重，也交错着垂在叶子旁边。兰花香飘溢在整个亭中，打开亭子进去，如同进入百花飘香之境。我们三个人各面对一扇窗子，靠着




窗格而坐。侍者送来茶水,是太华山上最好的茶。茶水清绿,兰花幽香,同时享有这样高洁的供奉,是不曾有过的。禾木是山中特有的树木,树形不太大,但只有这座山才有,所以取禾木作为亭名,相传已经很久,体空重新修整过亭子。但现在看不到这种树木。体空恳切地挽留道:“这个亭子幽静空旷,可以观览;旁边有小楼,可以居住;阁楼中藏有佛经,可以检阅。您留在这里过年,也是这深山里的好事。日子虽然清淡,知道您不是为了吃好的才来,三个人过年的费用,我还不至于缺乏的。”我辞谢说:“法师的用意十分好。只是在此停留一日,我心里歉意就增加一日。这样,清净的境界反而成了罪过的场地了。”坐了一阵,严君说:“所做的饭应当熟了,请回去吃饭。”从方丈出来,告别了体空,金公趾他们又前来,拉我到大殿东边厢房,一起吃锅中的肉汤面,然后我又去息阴轩吃饭。严君写了昨晚吟诵的三首诗送我,我也写了一首诗作为告别。从正殿出来,与金公趾告别,而行李在前出发,已被体空邀请转回,不容离开。我去体空那里恳请让我走,他拉着我的袖子不放。金公趾、严筑居上前为我辞谢说:“晋宁唐知州天天演剧招待宾客,想留下名人贤才,他都不因此留下。如果能够留住不走,我们也在您先留了。”法师说:“他宁愿清心寡欲而不喜欢热闹,所以不能被唐知州留下,这是老僧我敢挽留他的原因。”我说:“法师的心意既然如此这样,等我从鸡足山返回,一定来法师这里停留数天。”因为当初我打算从金沙江前往雅州,参拜峨眉山。云南省的朋友都说这条路长期不通,不能走,一定还得返回省会,借道贵州省,从遵义去,我不相信。到临出发时,与吴方生告别,吴方生拉着我的衣襟,神色暗淡地说:“您走了,我什么时候能回去?我们什么时候再相见?为什么不从贵州省进四川省,再有一次愉快的见面?”我嘴里没有回答而心中不能自己。到此时看到体空情意真切,于是转过来有了不从金沙江走的想法。筑居、公趾他们异口同声地说:“好。”法师这才允许我告别出发。走出山门,法师还远送到下坡,指着对面山上的小路说:“从这条路过去可以到海源寺上洞,比从山下走近。”

和法师分手后,走了一里半,下到峡谷中。让挑夫从南边的沟涧过去,仍然从来的路走出峡谷,去海源寺;我和顾仆一同从北边的沟涧过去,顺着沟涧往北进去,然后顺峡谷往东登蹶山岭。一里,越到山岭东面。逐渐往东下,半里,转向北,又半里,已经远远地看见上洞在北

岭,和妙高寺相并列,而小路则沿着陡峭的石壁、险要的石阶往下。下了这段险路,就从半山腰转向北走。半里,有条大路从东南边伸向海源寺上坡,跟着走。往西北上半里,岭上乱石林立,像云彩涌出一样。再往北,于是找到上洞。其洞口朝东,高高的穹形很开阔,洞内有六七丈深,宽和高也是六七丈,穹形的洞顶覆盖在上面,洞底平坦得如同磨刀石,四壁圆圆地围着,没有嵌空透漏的形状;只有洞后部有块石头耸立在中间,一丈多高,有弯曲的间隙。越过石头后往里走,洞壁也凹嵌进去,并往下坠,往里往下深入各有二丈多,底部则完全漆黑。我顺间隙坠下,看到有小水从后壁上滴滴答答地淋下来,到底部而水不见了,黑暗的地方也逐渐明亮。有个砍柴人见我进洞,站在外洞等着,等我出洞后才离去。洞中有很多野鸽,都在洞顶筑巢,见人进洞不停地乱飞,而当地人在洞中设置机关捕捉野鸽。又逐渐往北走,一共半里就来到中洞。中洞洞口也是朝东,其深度、宽度和高度都不到上洞的三分之一,四周的洞壁也是圆圆地围着而没有其它岔洞,只有洞口左边耸列着一根石柱,石柱上还有二个小洞透到外面,让人感到与众不同。

我在洞前看到去妙高寺的大路,从海源寺顺着山下村落,绕着西山北嘴往西上;洞前有条如同线一样的小路,从岭北面穿过山坳往西,就在岭头上走,可以省去上上下下的烦劳。于是让顾仆下山去海源寺招呼行李,我就从洞前岭上往北行,约定在妙高寺会合。洞前往北的小路断断续续,沿着西山半山腰走,山下都是村落,傍靠在山麓边,大路顺着山麓走。我沿山腰走了一里,有条路从下边的村子直直上来,往西北越过山岭。一里,翻越到山岭西面,峰头上有一塘水在洼地中。从水塘北边往西下一里,山又环绕,形成高处的山坞,从南向北延伸;坞口石峰向东面耸立,层层叠叠、凌空飞舞,位于各沟壑的交会处。石峰北面,又有山坞从西往东延伸,西边的山坞中沟壑重重层叠,有大山对着,山下道路交汇,而小路也在那里。我看着路走,半里,往北下到石峰的西边。又走半里,往西抵达西坞底。道路应当从西坞北面的山崖沿着峡谷往上走,我误从西坞南面的山崖往上攀登。一里,翻过岭脊往西,就看见西北边层状的山冈上,有佛寺层层坐落,我知道那就是妙高寺,但下面有一道很深的峡谷阻隔,道路反而转向西南,我发觉走错了。顺着路走一里,我认为应当穿过峡谷往北过去,就可以转进妙高寺。于是往西北边坠下峡谷,半里穿过峡谷底,又攀登着峡谷往西

北上,以为寺庙就在冈脊上了,但为什么没有路呢?又上半里,等到登上冈脊,则仍然在寺前绕着的峡谷之冈上,和寺还是隔着一个坑。冈上有一座塔,正正地和寺门相对。又从山冈东北面下坑,半里,从坑底再登上北面的山崖,则仍然是先前西坞底攀登峡谷的地方。往北上半里,冈头路边有间茶庵,这是去富民县的大路,茶庵旁边有门坊。沿着峡端西边从半山腰进去,半里,到妙高寺。妙高寺寺门朝东,寺前面临双层峡谷,寺后背靠三座山峰,就是所说的三华峰,三座山峰高高地簇拥而形成山坞,妙高寺坐落在山腰中,高而不觉得孤立,静而不觉得空旷,也是一处名胜。大殿左右两边,都有官府的房屋,这是因为位于到富民县和武定府要道的缘故。寺里也很幽静。当地人说,妙高寺正殿上有辟尘木,所以寺中没有尘土,无法考辨此话的真假。



我在妙高寺眺望了一阵,想着行李应该到了,就走出寺去茶庵旁边等候。过了很久,他们才从坡下上来。我于是拉着过路人询问去沙朗的路,有的说仍旧下坡,顺着去普击的大路就到了,是省里通行的路,这条路绕但好走;有的说再上坡,从牛圈哨分出的岔路往里走,是这一带人所走的直达小路,这条路近但难问路。我说:“既然上了坡,怎么能再下去呢?”于是再上坡。三里,曲曲折折地翻过岭头,就顺着岭北面往西绕着山崖走。又二里,有座小石峰从岭北边延伸过来,与南边的山峰相连,两峰之间有数家人居住,这是牛圈哨,东边、西边的河水,就从这里分流。从牛圈哨西面直直下去,是到永定桥的大路。我在牛圈哨吃饭后就顺岭脊往北行,一里,逐渐下山过沟,然后从沟壑北边上坡。沿着坡往东北上,回头俯视沟壑底部,西边坠下去形成峡谷,北边延伸得很深。路往东北越过山坡,其东面仍然是通往滇池的峡谷。又走一里半,顺岭头越过山坳往北。往北走一里,再越过一道向西边突出的山坳,其北边仍然通出西峡谷边,从这里往东顺着山梁走。又往北走一里半,往西俯视,有个村子位于峡谷底,那是陡坡。峡谷很窄而且又深又陡,这是位置最险要的山村。从岭上顺着山岭往东转,半里,有条路从东边山坳中穿过并直直往西,然后顺着西边的峡谷下去,这是陡坡通往省城的路,我就跟着这条路往东上。半里,穿到山坳东面,从这里往南顺着山梁走。又往东走半里,逐渐从东北边下到峡谷中。半里,有一池水汇集在道路南边,这是清水塘,位于所翻过的山梁北面。清水塘北面则下坠成坑,顺着坑往北下,一里穿过峡底,有


条从东边伸过来的大路穿越峡谷往西北走,这就是从省会到富民县的小路。顺着这条路,又从峡谷西边沿着西山往北走。二里,又转向西,遇到一个背柴的人,他指点我往北边从岔路下到峡谷中走。大约半里,走到峡谷底,就是清水塘的下游。又从峡谷西边顺着坡麓走,小路时断时续,乱石崩塌。二里半,越过沟涧,顺着东边山麓又往北走一里,才出到峡谷口。从这里开始北边山坞十分开阔,南北远远相望,而东部的大山与西部的巨峰对立,从而形成山坞。于是顺着田埂往北走,一里,有股比较大的溪流,从山坞北边流过来,转向西边流去,我顺着走的从南边流来的溪水也汇入其中,一同流入西南峡谷中。路往北渡过溪流,一里,有村庄傍靠在西山之麓,村舍高低错落、层层叠叠,名为沙朗。进村叩门住宿,都被拒绝接纳,因为不是大路的缘故,这也是昆明的习俗。最后进一位老人家里,勉强住下,主人竟然不去找米做饭。

【原文】

初九日 令顾仆觅米具炊。余散步村北,遥晰此坞。东北自牧养北梁王山西支分界,东界虽大脊,而山不甚高;西界虽环支,而西北有石崖山最雄峻。又南为沙朗西山,又南为天生桥,而南属于陡坡东峡之山^①。其山东西两界既夹成大坞,而南北亦环转连属。其中水亦发源于龙潭,合南北峡而成溪,西注于富民螳螂,然不能竟达也;从坞西南入峡,捣入山洞,其洞深黑莫测,穿山西出,与陡坡之涧合。洞上之山,间道从之,所谓“天生桥”也^②。然人从其上行,不知下有洞,亦不知洞之西透,山之中空而为桥;惟沙朗人耕牧于此,故有斯名。然亦皆谓洞不可入,有虎狼,有妖祟,劝余由村后逾山西上,不必向水洞迂折。余不从。

既饭,乃南循坡麓行。一里半,与溪遇,遂同入西峡。其峡南北山壁夹而成,路由溪北沿北山之麓入,一里,仰见北崖之上,石壁盘突,其间骈列多门,而东一门高悬危瞰,势独雄豁,而磴迹甚微,棘翳崖崩,莫可著足。乃令顾仆并行李俟于下,余独攀跃而上。久之,跻洞东,又见一门侧进,余以为必中通大洞,遂从其侧倒悬入大洞门。其门南向甚穹,洞内层累北上,深十余丈,而阔半之,然内无旁窠,即前外见侧进之门,亦不中达也。出洞,欲东上侧门;念西洞尚多,既下,欲再探西洞;

望水洞更异,遂直从洞下,西趋水洞。又半里,西峡既尽,山环于上,洞辟于下,水从东来逼南崖,捣西洞入,路从其北坠冈下。余令肩夫守行李于冈上,与顾仆入洞。洞门东向,高十余丈,而阔半之。始涉水从其南崖入,水漱北崖而环之。入五六丈,水环北崖,路环南崖,俱西转。仰见南崖之上,层覆叠出,突为危台,结为虚楼,皆在数丈之上,氤氲闾辟,与云气同为吞吐。从其下循之西入,北崖尚明,水漱之;南崖渐暗,路随之。西五六丈,南崖西尽,水从北崖直捣西崖下,西崖遂下嵌成潭,水呜呜其中,作冲激声,遂循西崖北折去。路乃涉水循东崖,北向随之。洞转而北,高穹愈甚,延纳余朗,若昧若明。又五六丈,水漱北崖复西转,余亦复涉西涯。于是水再环北崖,路再环南崖,竟昏黑不可辨,但闻水声潺潺。又五六丈,复西遇水,其水渐深,既上不可见,而下又不可测,乃出。



出复四渡水而上冈。闻冈上有人声,则沙朗人之耕陇者。见余入洞,与负行李人耦语待之^③。为余言:“水之西出,即陡坡北峡;山之上度,即天生桥间道所从,如前之所标记者。”始恨不携炬,竟西从洞中出也。其人又为余言:“富民有老虎洞,在大溪之上,不可失。”余谢之。乃西上蹶岭,一里半,登其脊,是为天生桥。脊南石峰嶙峋,高耸而出,其脉自陡坡东度脊而北,间道循其东陲,陡坡之涧界其西麓;至此又跨涧而北,属于沙朗后西山,水从其下穿腹西出,路从其上度脊西行。脊西瞰,即陡坡涧水,直走而北,至此西折,脊上之路,亦盘壑西坠。益信出水之洞即在其下,心悬悬欲一探之。

西行山半者一里,见有岐直下峡底,遂令顾奴同负囊者由大道直前,余乃独下趋峡中。半里,抵峡底,遂溯水东行。一里,折而南,则后洞庞然西向,其高阔亦如前洞,水从其中踊跃而出,西与南来之涧合而北去。余溯流入洞,二丈后,仰睇洞顶,上层复裂通于门外,门之上,若桥之横于前,其上复流光内映,第高穹之极,下层石影氤氲,若浮云之上承明旭也。洞中流,初平散而不深,随之深入数丈,忽有突石中踞,浮于水面,其内则渊然深汇,磅礴崖根,不能溯入矣。洞顶亦有石倒骞,以高甚,反不觉其夭矫。其门直而迥,故深入而犹朗朗,且以上层倒射之光,直彻于内也。出洞,还顾洞门上,其左悬崖甚峭,上复辟成一门,当即内透之隙。乃涉涧之西,遥审崖间层叠之痕,孰可著足,孰可倒攀,孰可以宛转达,孰可以腾跃上。乃复涉涧抵崖,一依所审法试

之。半晌,遂及上层外,门更廓然高穹也。入其内,为龕为窝,为台为榭,俱浮空内向。内俯洞底,波涛破峡,如玉龙负舟,与洞顶之垂幄悬帟,昔仰望之而隐隐者,兹如纓络随身,幢幡覆影矣,与蹑云驾鹤,又何异乎?坐久之,听洞底波声,忽如宏钟,忽如细响,令我神移志易。及下,层崖悬级,一时不得腴理^①,攀挂甚久。忽有男妇十余人,自陡坡来,隔涧停睇。迨余下,问何所事。余告以游山。两男子亦儒者,问其上何有,余告以景不可言尽。恐前行者渐远,不复与言,遂随水少北转而西行峡中。

一里,渐上北坡。缘坡西行,三里,峡坞渐开。又四里,坞愈开。其北崖逾山南下者,即沙朗后山所来道;其南坡有聚落倚南山者,是为头村。路至此始由坞渡溪。溪上横木为桥,其水即陡坡并天生桥洞中所出,西流而注于螳螂川者也。从溪南随流行一里,过头村之西。沿流一里半,复上坡西行。二里,再下坞中。半里,路旁有卖浆草舍倚南坡,则顾仆与行李俱在焉。遂入饭。又西盘南山之嘴,一里余,为二村。村之西有坞北出,横涉而过之。半里,复上坡,随南山而西,上倚危崖,下逼奔湍。五里,有村在溪北,是为三村^②。至是南界山横突而北,北界山环三村之西,又突而南,坞口始西窒焉。路由溪南跻北突之坡而上,一里半,抵峰头。其峰北瞰三村溪而下,溪由三村西横啮北峰之麓,破峡西出。峡深嵌逼束,止容水不容人,故路逾其巅而过,是为罗鬼岭,东西分富民、昆明之界焉。过岭西下四里,连过上下罗鬼两村,则三村之流,已破峡西出。界两村之中而西,又有一溪自北坞来,与三村溪合并西去。路随之,行溪南二里,抵西崖下,其水稍曲而南,横木梁渡之。有村倚北山而聚,是为阿夷冲。又从其西一里半,逾一坡。又一里半,昏黑中得一村,亦倚北山,是为大哨^③。觅宿肆不得,心甚急。又半里,乃从西村得之,遂宿其家。

注释

①陡坡:今名同,在沙朗附近。

②天生桥:今名同,在昆明市郊13公里,陡坡村北,昆明——普吉——富民公路从上经过。洞分三层。上洞为观音洞,深200米,有一石形似观音站立。中洞名仙桥洞,深1300米,石柱、石乳、石花遍布,有的石幔扣之如钟敲响,集中了形、色、声三绝,为三洞中最美的一洞。山麓为水帘洞,长613米,两头弯曲,中段较

直,高大壮阔,沙朗河从中穿流,新修的游路在河两岸摆动,颇便眺览。


③耦(ǒu 偶)语:相对私语。

④腩(còu 凑)理:原指肌肉的纹理,此指山的纹理。

⑤头村、二村、三村:村名今均未变。头村、二村在昆明市西北隅,属西山区沙朗,三村则已属富民县大营。

⑥大哨:按其位置地望,应即今大营。

【今译】



初九日 让顾仆去找米准备早饭。我散步到村北,从远处观看此坞。东北从牧养河北面梁王山西支分界,东部虽然是主峰山脉,但山不太高;西部虽然是支脉环绕,而西北有座石崖山最雄伟峻峭。又南是沙朗西山,又南是天生桥,然后往南和陡坡东峡谷的山相连。其东西两边的山夹成大坞后,南北两端也环转连接。坞中的水也发源于龙潭,汇合南北峡谷的水而形成溪流,往西注入富民县的螳螂川,然而不能直达,只能从山坞西南边流入峡谷,钻入山洞。其洞漆黑、深不可测,溪流穿过大山往西流出,和陡坡的沟涧汇合。洞上面的山,小路从上面通过,就是所说的“天生桥”。然而人从路上走过,却不知道下面有洞,也不知道洞通到西边,山中间是空的而成为桥;只有沙朗人在这里耕种、放牧,所以才有这样的名称。然而他们也都说不能进洞,洞里有虎狼,有妖怪作祟,劝我从村后翻山往西上,不必从水洞去绕路。我不听从。

吃过饭后,我就往南顺着坡脚走。一里半,和溪流相遇,于是和溪流一道进入西边的峡谷。其峡谷由南北两边的山壁对夹而成,道路从溪流北岸顺着北山山麓进去,一里,抬头看到北崖上面,石壁盘环突立,壁间并列着很多道门,而东边的一道门高悬在空中,正正俯视峡谷,气势特别雄伟开阔,但石阶的痕迹十分细微,荆棘遮盖,石崖崩塌,几乎没有落脚的地方。于是我让顾仆以及行李在下面等候,独自一人攀爬、跳跃而上。很久,登上洞门东边,又看见一道门从旁边裂开,我认为这道门内一定通着大洞。于是就从侧边倒挂着进入大洞门。洞门朝南,是典型的穹形,洞里台阶层层累着朝北延伸,有十多丈深,而宽是深度的一半,但洞内两旁没有孔,就是先前在外面看见的侧裂之门,其中也不和大洞相通。从洞中出来,想往东边上到侧门,又想着西

边的洞还多,下去之后,打算还要探索西洞;远远看到水洞更为奇特,于是直直地从洞口下去,往西朝水洞走去。又半里,走到峡谷西边尽头,山冈环绕在上面,山洞开辟在下面,水从东边流来紧靠南崖,冲入西洞中,道路从其北面坠下山冈。我让挑夫在冈上守着行李,我和顾仆进入水洞。洞门朝东,有十几丈高,而宽是高度的一半。开始涉水顺洞南边的崖壁进去,水冲刷北边的崖壁而环流。进去五六丈后,水绕北边的崖壁,路绕南边的崖壁,一齐都往西转。抬头看见南崖上面,石头分层覆盖、重叠浮出,突立为高处的平台,连结成空中楼阁,都在几丈高的地方,雾气弥漫,时合时开,和云气一起飘来飘去。从南崖下面顺路往西进,北崖还亮,水流冲刷着;南崖渐渐黑暗,道路顺着进去。往西五六丈,走到南崖西部尽头,水顺着北崖直直冲向西崖下面,西崖于是往下陷落成深潭,水在潭中哗哗地响,发出冲激之声,然后顺着西崖向北转去。道路于是涉过水后顺着东崖,往北随水流走。洞转向北,穹形顶更加高峻,引入一点余光,若暗若明。又走进五六丈,水冲刷着北崖又往西转,我也再涉水到西岸。于是水再次环绕北崖流,道路再次环绕南崖走,洞里终于黑暗得无法看清什么,只听到水流潺潺的声音。又走了五六丈,再次在西崖遇水,这里的水渐渐深了,既然上面无法看清,而下面又无法测量,于是出洞。

出洞,又四次渡水然后上冈。听到冈上有人声,是耕地的沙朗人。他看见我进洞,便和挑夫说着话等我。他对我说:“水从洞里往西流出,就是陡坡北边的峡谷;从山上过去,是天生桥小路所经过的地方,和先前的标记相同。”我于是遗憾没有携带火把,否则可以直接顺山洞从西边出去。这个人还对我说:“富民县有个老虎洞,在大溪边,不能错过。”我向他道谢。于是往西攀登山岭,一里半,登上山梁,这是天生桥。山梁南边石峰层叠峻峭,高高耸出,其山脉从陡坡东面越过山梁往北延伸,小路顺着山脉东面走,陡坡的沟涧以山脉西麓为界;山脉延伸到这里又跨越水洞而向北延伸,和沙朗背后的西山相连,水从其下穿过山腹往西流出,道路从其上越过山梁往西行。俯视山梁西边,则陡坡沟涧之水,直直地往北流,到这里转向西边,山梁上的路,也绕着沟壑往西下。我更加相信出水洞口就在这山梁下面,心里念念不舍地想下去探索一下。

往西顺山腰走了一里,看见有岔路直下到峡谷底部,于是让顾仆



和挑夫从大路一直往前走,我则独自下峡谷。半里,到峡谷底部,于是溯流往东行。一里,转向南,就看到山洞后门朝西大开,门的高度、宽度也和前门相同,水从洞中滔滔不绝地涌流出来,往西与南来的涧水汇合后往北流去。我溯流进洞,二丈后抬头看洞顶,洞壁上层又裂开通到洞门外,洞门上面,像桥梁横跨在前方,其上又有流动的光线映入洞内,称得上高拱之极观,下层石影如同烟雾迷漫,仿佛飘动的云彩上托着明亮的太阳。洞中的水流,开初平缓、分散而不深,顺着进到数丈深的地方,洞中忽然耸起石头,浮出水面,洞内的水流汇聚得很深,气势磅礴地冲击洞壁底部,不能再溯流而进了。洞顶也有石头倒悬,因为太高,反而不觉得有伸屈自如之美。洞笔直而深远,所以进去很深仍然明亮,而且因为有上层倒射的光线,光一直透到里面。从洞里出来,返回去看洞门上面,其左边的悬崖非常陡峭,悬崖上又开成一道门,应当就是透光进洞的裂隙。于是越到沟涧的西边,远远地审视崖壁上层层叠叠的痕迹,什么地方可以落脚,什么地方可以倒攀,什么地方可以曲折到达,什么地方可以腾跃而上。然后再退到沟涧抵达崖壁,按着审视到的走法一一试着走。好半天,才到达上一层的洞外,洞门更加开阔高拱。进入洞内,如有阁楼、有窝巢,有平台、有亭屋,都浮在空中,往里蔓延。从洞内俯视洞底,景色如波涛穿破峡谷,飞瀑载舟,而先前抬头望上去隐隐约约的,如从洞顶上垂挂下去的幔帐、裙衫,现在又像随身飘逸的缨络,覆盖身影的幢幡,这和腾云骑鹤的仙境,又有什么区别呢?坐在洞内很久,听着洞底的波涛声,一会儿如同大钟鸣响,一会儿如同丝竹袅袅,让我神往心动、舒畅愉快。到下山时,层层崖壁上悬有石阶,只是一时找不出条理,攀爬了很久。忽然有十多名男女从陡坡走过来,隔着沟涧停在那里张望。到我下来,问我有什么事,我告诉他们游览山上。其中两个男子也是读书人,问山上有些什么,我告诉他们美景一言难尽。我担心走在前面的顾仆等人走远,就不再和这些人说什么,跟着水流稍微转北而向西从峡谷中走去。

一里,逐渐登上北面的山坡。顺着山坡往西走,三里,峡谷中的山坞逐渐开阔。又走四里,山坞更加开阔。那条从北崖翻过去往南下的路,是沙朗后山所穿过来的路;那南坡上傍靠南山而居的村子,名头村。路到这里才顺山坞渡过溪流。溪流上横着木桥,溪水就是从陡坡以及天生桥洞中流来,往西流入螳螂川。从南岸顺溪流走一里,经过

头村西边。顺着溪流走一里半，又上坡往西走。二里，再下到坞中。半里，路旁靠南坡有间卖浆的草房，而顾仆和行李都在这里。于是进去吃饭。又往西绕着南山嘴走，一里多，到二村。村子西边有山坞往北延伸，横穿其坞。半里，又上坡，顺着南山往西走，道路左上方靠陡峭的山崖，右下方临奔腾的急流。五里，有村子在溪流北岸，这是三村。到这里南部山横列耸起往北延伸，北部山绕过三村西边，又耸起往南延伸，山坞口才被从西面阻塞。我顺路从溪流南岸攀越往北耸延的山坡而上，一里半，抵达峰顶。其峰北面俯视着三村的溪水往下流，溪水从三村西边横流，紧逼山峰北麓，冲破峡谷往西流出。峡谷深陷狭窄，只容水流而不容人过，所以道路越其顶而过，这峰叫罗鬼岭，是富民县与昆明县之间的东西分界。翻过罗鬼岭往西下四里，接连经过上罗鬼、下罗鬼两个村子，这时，三村的溪流，已经穿过峡谷往西流出。两个村子之间的分界处西边，又有一股溪水从北边的山坞流来，与三村的溪水汇合后往西流去。道路顺着溪水走，沿着溪水南岸走二里，抵达西边山崖下，溪水逐渐曲折向南，木桥横跨在溪上。过桥，有村子傍靠北山而居，这是阿夷冲。又从阿夷冲往西走一里半，越过一座坡。又走一里半，昏暗中来到一个村子，这村也背靠北山，名大哨。找不到旅店住宿，心里很着急。又走半里，在西村找到住处，就住在村民家中。

【原文】

初十日 鸡鸣起饭，出门犹不辨色。西南行旌中，一里半，南过一石桥，即阿夷冲溪所出也。溪向西北流，路度桥南去。半里，又一水自东南峡中来，较小于阿夷冲溪，即志所云洞溪之流也。二流各西入螳螂川。度木桥一里余，得大溪汤汤，即螳螂川也；自南峡中出，东北直抵大哨西，乃转北去而入金沙江。有巨石梁跨川上，其下分五巩，上有亭。其东西两崖，各有聚落成衢，是为桥头。过桥，西北一里，即富民县治。由桥西溯川南行七里，为河上洞^①。先是有老僧居此洞中，人以老和尚洞呼之，故沙朗村人误呼为老虎洞。余至此，土人犹以为老和尚也。及抵洞，见有刻为河上洞者，盖前任县君以洞临溪流，取河上公之义而易之。甫过桥，余问得其道，而顾仆与负囊者已先向县治。余听其前，独沿川岸溯流去。

一里,西南入峡。又三里,随峡转而南,皆濒川岸行。又二里,见路直蹶山西上,余疑之,而路甚大,姑从之。一里,遇樵者,始知上山为胡家山道,乃土寨也,乃复下,濒川而南。一里,其路又南上山,余覩其旁路皆翳,复随之。蹶山南上,愈上愈峻,一里,直登岭脊,而不见洞。其脊自西峰最高处横突而东,与东峰壁夹川流,只通一线者也。盖西岸之山,南自安宁圣泉西龙山分支传送而来,至此耸为危嶂,屏压川流,又东北坠为此脊,以横扼之;东岸之山,东自牛圈哨岭分支传送而来,至此亦耸为危嶂,屏压川流,又西与此脊对而挟持之。登此脊而见脊南山势崩坠,夹川如线,川自南来,下嵌其底,不得自由,惟有冲跃。脊南之路,复坠渊而下,以为此下必无通衢,而坠路若此,必因洞而辟。复经折随之下,则树影偃密,石崖亏蔽,悄非人境。下坠一里,路直逼西南高峰下,其峰崩削如压,危影兀兀欲坠。路转其夹坳间,石削不容趾,凿孔悬之,影倒奔湍间,犹窅然九渊也^②。至是余知去路甚远,已非洞之所丽,而爱其险峭,徘徊不忍去。忽闻上有咳声,如落自九天。已而一人下,见余愕然,问何以独踞此。余告以寻洞,曰:“洞在隔岭之北,何以逾此?”余问:“此路何往?”曰:“沿溪蹶峭,四十里而抵罗墓^③。”则此路之幽阒,更非他径所拟矣。虽不得洞,而覩此奇峭,亦一快也。

返跻一里,复北上脊。见脊之东有洞南向,然去川甚远,余知非河上洞,而高揽南山,凭临绝壑,亦超然有云外想,遂披棘攀崖入之。其洞虽不甚深,而上覆下平,倒插青冥^④,呼吸日月,此为最矣。凭憩久之,仍逾脊北下。一里抵麓,得前所见翳路,瞰川崖而南,半里,即横脊之东垂也。前误入南洞,在脊南绝顶,此洞在脊北穷峡。洞门东向,与东峰夹束螳川,深嵌峡底,洞前惟当午一露日光,洞内之幽阻可知也。洞内南半穹然内空,北半偃石外突;偃石之上,与洞顶或缀或离;其前又竖石一枝,从地内涌起,踞洞之前,若涌塔然。此洞左之概也。穹入之内,崆峒窈窕,顶高五六丈,多翱翔卷舒之势。五丈之内,右转南入,又五丈而窅然西穹,阒黑莫辨矣。此洞右之概也。余虽未穷其奥,已觉幽奇莫过,次第滇中诸洞,当与清华、清溪二洞相为伯仲。而惜乎远既莫闻,近复荒翳,桃花流水,不出人间,云影苔痕,自成岁月而已!

出洞,遂随川西岸遵故道七里,至桥头。又北一里余,入富民县南门,出北门;无城堞,惟土墙环堵而已^⑤。盖川流北向,辟为大坞,县治

当西坡之下,其北有余支掉臂而东,以障下流,武定之路,则从此臂逾坳北去,川流则湾此臂而东北下焉。

时顾仆及行李不知待何所,余踉跄而前,又二里,及之坳臂之下,遂同上峡中,平逾其坳。三里,有溪自西南山峡出,其势甚遥,乃河上洞西高峰之后,夹持而至,东注螳川者。其流颇大,有梁南北跨之。北上坡,又五里,饭于石关哨。逾坳北下,日色甚丽,照耀林壑。西有大山曰白泥塘,其山南北横耸,如屏插天。土人言,东下极削而西颇夷,其上水池一泓,可耕可庐也。山东之水,即由石关哨北麓而东去。共二里,涉之,即缘东支迤邐北上。其支从白泥东北环而南下者,其腋内水亦随之南下,合于石关北麓。路溯之北,八里,又逾其坳。坳不甚峻,田塍叠叠环其上,村居亦夹峙,是为二十里铺。又四里为没官庄,又三里为者坳关^①,其处坞径旁达,聚三流焉。一出自西南峡中者,最大,即白泥塘山后之流也,有石梁跨其上,梁南居庐,即者坳关也。越梁西北上一里,复过一村庐,又一小水自西峡来,又一水自西北峡来,二水合于村庐东北,稍东,复与石梁下西南峡水合而东北去,当亦入富民东北螳川下流者。过村庐之西北,有平桥跨西峡所出溪上,度其北,遂西北上岭。其岭盖中悬于西北两涧之中,乃富民、武定之界也。盘曲而上者三里,有佛宇三楹,木坊跨道,曰“滇西锁钥”,乃武定所建,以为入境之防者。又西上一里余,当山之顶有堡焉,其居庐亦盛,是为小甸堡^②。有歇肆在西隘门外,遂投之而宿。

十一日 自小甸堡至武定府歇^③。

注释

①河上洞:在富民县西5公里,螳螂川北岸。主洞深130米,洞口宽17米,高20米,洞内平均宽15米。近年在洞内曾发掘出小熊猫、大熊猫、剑齿象、野牛、野猪、水鹿的化石。有公路通县城。

②九渊:九层深潭底。比喻其水很深。

③罗墓:今作乐母、乐亩,在昆明市西北隅,属西山区。

④青冥(míng 明):苍天。

⑤富民县:隶云南府。《读史方舆纪要》卷一百十四载:“富民故县,旧治在安宁河南梨花村旁,寻徙大河北。明嘉靖中,以河流泛滥,复迁河南土主村。万历中复徙治大河北。旧无城垣,崇祯十三年(公元1640年)始营城浚隍,周三里有奇,即今治也。”富民县治在明代有迁移,但明后期已固定在螳螂川北,即今富民县


治。城墙是霞客刚过不久修的,故此说“无城堞”。

⑥者功关:即今者北,在富民县北境。

⑦小甸堡:今仍称小甸,分小甸上村和小甸下村。在富民县西北隅的罗免稍北,原属武定,1971年划归富民县。

⑧武定府:即今武定县。明时治所有迁移,隆庆四年(公元1570年)始建石城于今治,周围三里三分,四门。

此后十九日的游踪,季会明的注提供了线索。季会明曰:“此后共缺十九日。询其从游之仆,云武定府有狮子山,丛林甚盛,僧亦敬客。留憩数日,遍阅武定诸名胜。后至元谋县,登雷应山,见活佛,为作碑记,穷金沙江。由是出官庄,经三姚〔三姚:大姚县、姚安府、姚州。〕而达鸡足。此其大略也。余由十二月记忆之,其在武定、元谋间无疑矣。夫霞客虽往,而其仆犹在,文之所缺者,从而考之,是仆足当霞客之遗献云。”据从游的仆人回忆,徐霞客在武定游狮子山,在元谋登雷应山,考察金沙江。



狮子山:在武定城西郊,如屏风高插天际,被誉为“西南第一山”。在接近山顶的地方,有一平台,元时即建正续寺。传说明代建文皇帝曾到过狮山正续寺为僧,手植孔雀杉二棵,茶花一棵。今孔雀杉挺直高耸达二十五米,四人才能合抱;茶花已死,尚遗花台,皆在大雄宝殿前。殿后的藏经楼,规模甚大。下层正中在建文塑像,白发,穿蓝色袈裟,坐龙椅,扁额题“明惠帝”。寺内楹联甚多,皆与建文事迹有关。《滇略》载:狮山“岩半有庵曰龙隐,中祠建文皇帝,云帝自靖难师入自髡以出,栖此山者四十余年,始自白归大内,今其像禅衣锡杖,凄然老衲状也。”《滇略》作者谢肇淛于万历末年为宦云南,则万历年间狮山已祠建文像,此当为霞客亲见者。寺边月牙泉涌流不绝。寺后是陡峻光滑的石壁,一层层整齐的纹理,状如狮子,山因此得名。崖壁磴道悬绝,藤树密翳,石门悬阁嵌错其间。山顶宽平,海拔2400米,林木遍列,可尽览武定坝子。今已修登山公路,汽车可直达正续寺。

雷应山:又称住雄山、东山。今名同,为元谋坝子东面的高山,南北走向,蜿蜒八十余里,最高峰海拔2803米。明时建有法灵寺和香山寺。法灵寺今已不存。香山寺在半坡平坦处,传说有山下能海闹村女子在那里留偈坐化,当地人称为活佛,称此寺为活佛寺。上有入定石、治瘵泉诸胜迹,明清时香火很盛。活佛寺现作小学校舍。雷应山上有火把梁子,当地彝族群众每年在上面欢度火把节。

据《天启滇志·旅途志》载建昌路程站:“富民西北十二亭达武定府,有鸡街子坡……逾坡有小甸关,扼要可守。”“武定西历乌龙洞、跃鹰村、高桥村至马鞍山七亭,村落十余,皆枕山面流,川原平衍,广二十余里,有径路涉高桥水,径一亭,冬春乃过。逾马鞍山西九亭达元谋县。”从武定到元谋的大道,沿东西走向的山坞,与今公路线基本一致。乌龙洞、跃鹰村、高桥、马鞍山等名,至今仍存,皆在武定县


西境的公路旁。霞客进入元谋境后,下马头山,到老城,再往北到马街,从马街往东登雷应山。从马街往北考察金沙江,经金沙江巡司,渡江直达姜驿。以后折回马街官庄。

【今译】

初十日 鸡叫时起床吃饭,出门时还分辨不清天色。往西南从田埂上行走,一里半,往南经过一道石桥,桥下就是阿夷冲流出的水。溪水往西北流,道路过桥后往南走。半里,又有一股水从东南边峡谷中流来,比阿夷冲的溪水小,就是志书上记载的洞溪水。两股水分别往西注入螳螂川。过木桥后走一里多,看到大河浩荡,是螳螂川;螳螂川从南边峡谷中流出,往东北一直流到大哨西边,于是转向北流入金沙江。有座大石桥横跨螳螂川上,桥下分为五拱,桥上有亭子。桥东西两边的山崖下,都有村落、街市,这是桥头。过桥后,往西北走一里,就是富民县治。从桥西逆着螳螂川往南行七里,是河上洞。早先有位老僧人居住在此洞,人们于是称为老和尚洞,因而沙朗村人误称为老虎洞。我来到这里,当地人还是称它为老和尚洞。等抵达洞口,看见刻着河上洞三字,大概是前任县官认为这个洞面对溪流,取河上公的含义而改名。才过桥,我便问到了去河上洞的路,因为顾仆和挑夫已经先去富民县治。我听任他们朝前去,独自一人沿着螳螂川岸逆行。

一里,往西南进入峡谷。又三里,顺着峡谷转向南,都是在螳螂川边走。又二里,看见道路一直登山往西上,我心里怀疑,但路很宽大,暂且顺着走。一里,遇到砍柴的人,才知道上山是去胡家山的路,胡家山是本地村寨,于是又下山,沿着螳螂川往南走。一里,道路又往南上山,我看到其旁边的路全被遮盖,又顺着路走,登山往南上,愈往上愈陡峻,一里,一直登上岭脊,却看不到洞。其脊从西边山峰最高处横列过来往东耸立,和东边的山峰从两边夹住螳螂川流,只留有一线天。原来川流西岸的山脉,南部起自安宁州圣泉西边的龙山,是从其分支延伸而来,到这里耸立为陡峭的屏障,像屏风一样逼向川流,又往东北延伸下去形成此脊,从而横扼川流;川流东岸的山脉,东部起自牛圈哨岭,是从其分支延伸而来,到这里也耸立为陡峭的屏障,也像屏风一样逼向川流,又与西岸的山脊对峙并挟持川流。登上此脊就看到脊南面山势崩陷,川流被峡谷夹成一条线,从南边流来,陷落谷底,无法自由流淌,只能冲击、腾跃。脊南面

的路,又往深渊坠下去,我认为这里下去一定不会有大路,但道路却如此下坠,必定是因为有洞而开辟的。又顺着路转折下去,只见树木倒卧而丛密,石崖毁坏而隐蔽,是静悄悄的无人之境。下坠了一里,道路直逼西南边的高峰下,其峰崩塌得像被劈开似的要倒下来,陡峻的山岭光秃秃的,摇摇欲坠。路转到其狭窄的山坳间,石峰陡峭不能落脚,上面凿有石孔攀登,其影倒映在奔腾的急流之间,犹如落入深远的潭底。到此时,我知道距离路太远,已经不是去河上洞所应遇到的环境,但我喜爱其险峻,徘徊着不愿离开。忽然听到上面有咳嗽声,好像从天上传下来一样。不久有一个人下来,他看见我时很吃惊,问我为什么会独自蹲在这里。我告诉他因为寻找河上洞,他说:“河上洞在隔开的山岭北面,怎么会翻越到这里?”我问:“这条路通到哪里?”他说:“顺着溪流攀登峭壁,走四十里就到达罗墓。”则此路的幽静,绝不是其它小路所够比的。我虽然没有找到洞,但目睹这罕见的峻峭,也是一次愉快的经历。



往回攀登一里,又从北面登上山脊,看到脊东边有个朝南的山洞,然而距离螳螂川很远,我知道那不是河上洞,这洞高高在上,可纵览南山,傍靠濒临深壑,也让人感到置身在云天之外,于是披开荆棘、攀爬山崖进入此洞。其洞虽然不太深,但上面覆盖,下面平坦,大有倒立苍天,呼吸日月之势。靠着休息了很久,仍然越过山脊往北下。一里抵达山脚,到了先前所看到的被遮盖住的路,盯着螳螂川边的山崖往南走,半里,就到了横扼川流山脊的东面。刚才误入的朝南的山洞,在脊南最高峰,河上洞在脊北峡谷尽头。洞口朝东,和东边的山峰相对,约束住螳螂川,洞深陷在峡谷底,洞前只有中午时才能见到一线阳光,洞中的幽暗、险阻可想而知。洞中南半部拱起,很空旷,北半部卧倒着的石头往外突出;卧石上面,有的地方和洞顶相连缀,有的地方和洞顶相分离;卧石前端又立着一根石柱,从地底下涌起,正位于洞的前部,像地下涌出的塔一样。这是洞中左边的概貌。从拱形的地方往里进,山洞幽深,顶部高达五六丈,大有回旋舒展的气势。从洞内五丈深之处往右转进入南部,又进入五丈后,洞就往西拱起,很深,寂静、黑暗,什么也分辨不清了。这是洞中右边的概貌。我虽然没能穷尽洞中的奥妙,但已经感到没有哪一个洞的幽深和神奇能超过此洞,如果在云南各洞中排列名次:河上洞应当和清华洞、清溪洞不相上下。只可惜偏远而不被人闻知,近旁又荒凉、隐蔽,桃花流水,如世外桃源,白云飘

过,青苔留痕,自成岁月罢了!

从河上洞出来,就顺螳螂川西岸沿着来的路走了七里,抵达桥头。又往北走一里多,从南门进入富民县城,从北门出去,没有城墙,只有土墙环绕城门而已。原来螳螂川往北流,辟出很大的山坞,富民县治位于坞西坡下,其北面有分支山脉转向东延伸,从而阻碍了螳螂川往下流。去武定府的路,就顺着分支山脉越过山坳往北走,川流则绕着分支山脉往东北流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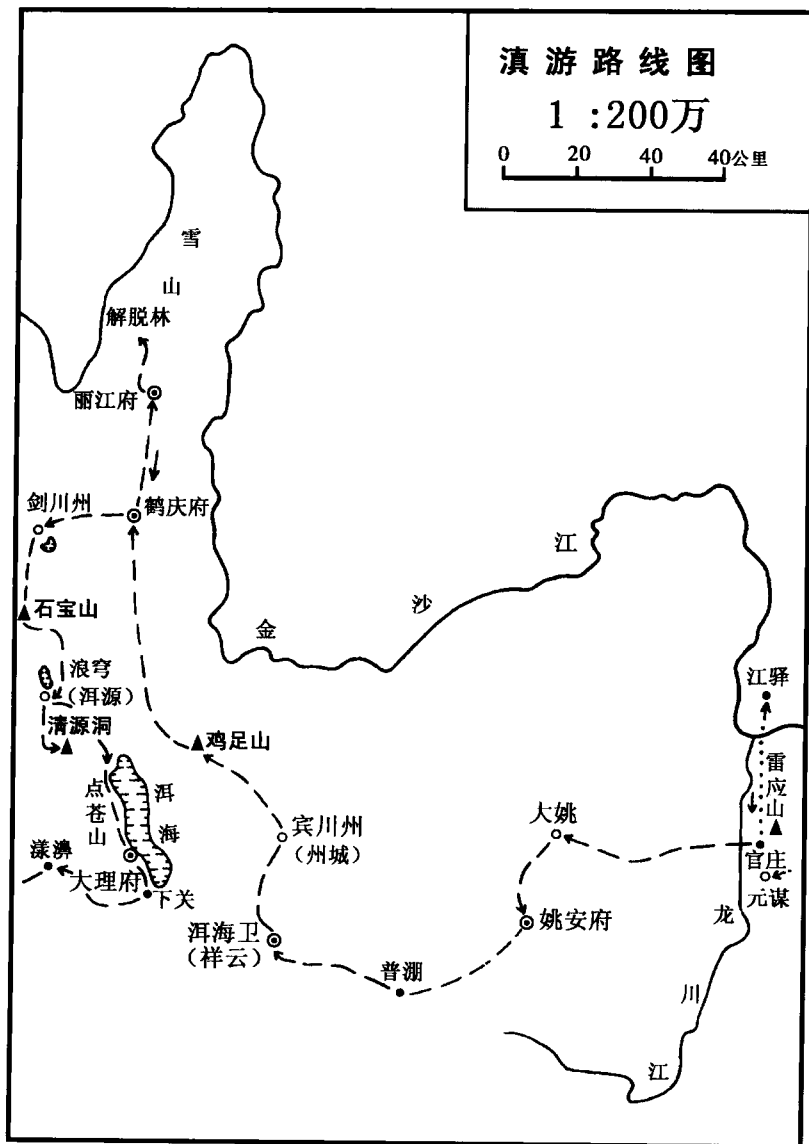
这时顾仆和行李不知道等在什么地方,我踉踉跄跄地往前走,又二里,来到分支山脉下的山坳,于是顺着进入峡谷中,平平地越过山坳。三里,有溪流从西南山的峡谷中流出,水势来源很远,是从河上洞西边的高峰背后,夹持在山谷中流来,往东注入螳螂川。这条溪流比较大,桥梁横跨南北两岸。往北上坡,又走五里,在石关哨吃饭。越过山坳往北下,阳光十分明亮,照耀着山林沟壑。西边有座大山名白泥塘,此山横贯南北,高高耸立,如同屏障插入云天。当地人说,往东下极其陡峭,而往西下山则比较平坦,山上有一池水,可以耕作,可以居住。山东边的水,就顺着石关哨北麓向东流去。一共走二里,渡过这股水,就沿着白泥塘东支山脉曲曲折折往北上。支脉顺着白泥塘东北绕着往南延伸,其里侧的水流也跟着山脉走向往南流,和石关哨北麓的水汇合。道路顺着水流往北逆行,八里,又穿过其山坳。山坳不很陡,一块块田地绕着山坳往上层叠,村舍也夹在两边,这是二十里铺。再走四里名没官庄,再走三里是者坊关。这里的山坞小路通往四面八方,汇聚了三股水流。一股来源于西南边的峡谷中,水最大,是白泥塘山背后的水流,有座石桥横跨上面,桥南有住户,就是者坊关。过桥往西北上一里,又经过一个村子,另外一股小水从西边峡谷流来,还有一股水从西北边峡谷流来,二股水在村子东北面会合,逐渐往东流,再与石桥下面西南峡谷中的水汇合,然后往东北流去,应当也是流入富民县东北螳螂川下游。经过村子西北,有座平桥横跨在西边峡谷流来的溪水上,过桥到溪水北岸,就往西北上岭。因为山岭正好耸立在西边和北边的两道沟涧当中,就成了富民县与武定府的分界。曲折盘旋着往上走了三里,有三间佛寺,木牌坊跨越道路两旁,上面写着“滇西锁钥”,是武定府修建的,作为进入武定府境的边防。又往西上一里多,山顶上有堡,其居家住户也很多,这是小甸堡。西隘门外有住宿的店铺,于是到那里投宿。

十一日 从小甸堡到武定府,在武定府住宿。

滇游路线图

1 : 200万

0 20 40 40公里



徐霞客游记全译

滇游日记五^①

【题解】

《滇游日记五》是徐霞客赴云南西部的最初一段旅程的游记。

崇祯十一年(公元1638年)十二月初,徐霞客在元谋县官庄茶房,久难成行,顾仆病弱,又难找旅伴,天天靠僧人化缘供食。初六日起行,往西经仡佬族村寨及大舌甸、水井屯、仓屯桥等村到大姚县,折往南经龙冈卫到姚安府,再西南经弥兴、普溯、云南驿到洱海卫(今祥云县),转往北经宾川州的宾居、州城附近及牛井。二十二日抵鸡足山,寓悉檀寺。

这一带名胜古迹较多,徐霞客得以尽情游览。在大姚游妙峰山德云寺,并写《宿妙峰山》诗。在姚安游活佛寺、青莲庵。在祥云游水目山,考察清华洞,登九鼎山。徐霞客正赶上一年一度人们登鸡足山进香的机会,那几天他在鸡足山登绝顶观日出,就浴人工烧砌的汤池,游朝山的街子,观朝山者“彻夜荧然不绝”的火光,欣赏人间难得的胜景,感叹“度除夕于万峰深处,此一宵胜人间千百宵”!徐霞客遵静闻遗愿,把他从千里之外历尽艰辛带来的静闻骨灰妥善安葬在鸡足山,成为人们称道的友谊的典范。

【原文】

戊寅十二月初一日 在官庄茶房^②。时顾仆病虽少瘥^③,而孱弱

殊甚,尚不能行。欲候活佛寺僧心法来,同向黑盐井^④,迁路两日,往姚安府。以此路差可行,不必待街子也。

初二日、初三日、初四日 在茶房。悟空日日化米以供食^⑤,而顾仆孱弱如故,心法亦不至。

初五日 前上雷应诸蜀僧返。诸僧待明日往马街,随街往炉头出大姚。余仍欲随之,而病者不能霍然,为之怏怏^⑥。

马街在西溪东坡上^⑦,南去元谋县二十五里,北去黄瓜园三十五里,东至雷应山箐口十里,西至溪西坡五里,当大坞适中处,东西抵山,共径十五里,南抵山,北逾江,共径一百三十里,平坞之最遥者也。其东南有聚庐曰官庄,为黔府庄田。茶房即在马街坡北。

元谋县^⑧在马头山西七里^⑨,马街南二十五里。其直南三十五里为腊坪^⑩,与广通接界^⑪;直北九十五里为金沙江,渡江北十五里为江驿^⑫,与黎溪接界^⑬;江驿在金沙江北,大山之南。由其后北逾坡五里,有古石碑,大书“蜀滇交会”四大字。然此驿在江北,其前后二十里之地,所谓江外者,又属和曲州^⑭;元谋北界,实九十五里而已。江驿向有驿丞。二十年来,道路不通,久无行人,今止金沙江巡检司带管。直东六十里为墟灵驿东岭头^⑮,与和曲州接界;直西四十里为西岭,与大姚县接界。其地北遥与会川卫直对^⑯,南遥与新化州直对^⑰,东遥与嵩明州直对,西遥与大姚县直对。东界大山即墟灵驿与雷应山也,南自大麦地^⑱,直北抵金沙江南岸,横亘二百里,平障天半焉。西界山层叠错出,亦皆自南而北。县治之支,南自楚雄府定远县东来^⑲,分支结为县治。其余支西绕者,由县西直北十五里西溪之口而止,是为第一层;又一支南自定远县分支来,与县西之支同夹而北,至西溪口,东支已尽,此支更夹之而北,至扁担浪而止,是为第二层;又一支西自定远西与姚安府东界分支东来,与扁担浪之支同夹而北,中界苴林后水,即所谓西尖界岭也;又一支西自姚安府东北分支东来,与西尖界岭同夹而北,中界炉头溪水,即所谓炉头西乱石冈也;又一支定远县西北妙峰山分支东来,与乱石冈同夹而北,中界河底之水,即所谓舌甸独木桥西山也。诸山皆夹川流北出,或合西溪,或出苴樵而下金沙^⑳,故自县以北,其西界诸山,一支既尽,一支重出,若鳞次

而北抵金沙焉。其东界水皆小，惟墟灵驿一支较大，南出马头山之南，经县治东而北与西溪合^①。自是以北，溪东之村，倚东界山之麓甚多：官庄之北，十里为环州驿，又十里为海闹村，滨溪东岸，即活佛所生处，离寺二十五里。其村有木棉树，大合五六抱。县境木棉树最多，此更为大。又十五里为黄瓜园。溪西之村，倚西界山之麓亦甚多：西坡下村，与官庄对峙，北十五里为五富村，又十里为苴宁村，又北逾岭二十里，为扁担浪，于是北夹西溪，尽于金沙焉^②。

西界诸山俱自定远夹流分支，东北而尽于金沙江。其西北又有大山方顶矗峙于北，与金沙北岸“蜀滇交会”之岭，骈拥天北。从坞中北向遥望，若二眉高列于坞口焉。余初以为俱江北之山，及抵金沙江上，而后知江从二山之中，自北而南，环东山于其北，界西山于其西，始知此方顶之山，犹在金沙之南也。其山一名方山，象形。一名番山，以地。因其音之相近而名之。其地犹大姚县属，在县东北百四十里苴樵之境，东临金沙江。是此山又从西北北胜州界环突东南，界金沙于外，抱三姚于中，与此西界回合，而对峙为门户者也。

金沙巡司乃金沙江南曲之极处^③。自此再东，过白马口^④、普渡河北口，即从乌蒙山^⑤之西转而北下乌蒙^⑥、马湖。巡司之西，其江自北来，故云南之西北界，亦随之而西北出，以抵北胜^⑦、丽江焉。

注释

①《滇游日记五》：在乾隆刻本第六册下。

②官庄：在今元谋县治元马镇东郊，仍称官庄，但由于城、乡的发展，基本与县城相连。它与能道村紧邻，今又合称官能。

③瘥(chài 钗)：病愈。

④黑盐井：明设黑井提举及巡检司，属定远县。今仍称黑井，在禄丰县西北隅，龙川江西岸。

⑤化：即化缘、化募，指和尚、道士求人施舍。

⑥不能霍然：指疾病不能突然痊愈。怏怏：郁郁不乐。

⑦马街：又称轱辘街。逢午而市，又逢未而市，每次连赶街两天。明清以来即成为商业中心，人称“金马街，银元谋”，被誉为“滇南大都会”。光绪四年（公元

1878年)元谋县治迁此,后又建土城。至今仍为元谋县治,现称元马镇,在元谋坝子中部,海拔1065米。

⑧元谋县:隶武定府。治所曾多次迁徙,万历三十一年(公元1603年)始于丙弄山下筑城,天启二年(公元1622年)改筑砖城,周一里三分。元马河从东往西,萦绕城北。城址在今元谋县南境的老城,沿河岸修砌的城墙、城内的孔庙和三元宫,遗址尚存。

⑨马头山:今名同,即老城以东的高山。今公路从此经过,再下到元谋坝子。在马头山麓、元谋坝子东缘、大那乌村东(上那蚌村北)的缓坡上,1965年发现了两颗猿人牙齿,经古地磁法测定,距今170万年,是目前我国已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猿人。附近古动物化石极为丰富,现已建有文物标识。

⑩腊坪:即勒品甸。今称羊街,在元谋县南境。

⑪广通:明为县,属楚雄府,治今禄丰县西部的敦仁镇。

⑫江驿:他书皆作“姜驿”,在元谋县最北境。

⑬黎溪:元置黎溪州,明初废入会川卫,但地名仍存。今仍称黎溪街,在四川会理县西南。

⑭和曲州:属武定府。据《明史·地理志》:“和曲州,旧城在南,元州治于此。隆庆三年十二月徙州为府附郭,令吏目领兵守焉。”则公元1569年后和曲州与武定府同点,在今武定县治。

⑮墟灵驿:他书皆作“虚仁驿”。在今武定县西隅的白路,有公路经过。

⑯会川卫:即会川卫军民指挥使司,属四川行都司,在今四川会理县城。

⑰新化州:洪武十七年(公元1384年)置马龙他郎甸长官司,弘治八年(公元1495年)改为新化州,万历十九年(公元1591年)隶临安府,治今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西部的新化。

⑱大麦地:今名同,在元谋县东隅。

⑲定远县:属楚雄府,治今牟定县。

⑳苴桠(zuǒ què 左确):他书作“苴却”,明时属大姚县,在今永仁县治。

㉑西溪:又称西溪河,即今龙川江。发源于马头山,流经县治北,从东往西汇入龙川江的水,即今元马河。

㉒环州驿:有别于今武定环州。康熙《元谋县志》载:“环州驿,今裁。”“旧基在马街北八里。”清代裁驿,今已不存。海闹村:今作海螺村,在龙川江东岸。黄瓜园:即今黄瓜园镇,在龙川江东岸,有铁路和公路经过。苴(zuǒ 左)宁村:《游记》前作“苴林”,即今苴林,在龙川江西岸。扁担浪:今作丙大浪,在蜻蛉河汇入龙川江处。以上村寨,皆按顺序分布在元谋县北境龙川江两岸,与今地望相较,《游记》所载详实、准确,足证关于霞客“穷金沙江”的说法是可信的。霞客沿此一线约北达金沙江北岸的姜驿。

②③金沙巡司：即金沙江巡检司，在今元谋县北境，龙川江和金沙江汇口处的龙街，位于金沙江南岸、龙川江东岸。

②④白马口：今名同，在武定县北隅，所卡河从南往北在此汇入金沙江。

②⑤乌蒙山：《明一统志》武定府山川：“乌蒙山，在禄劝州东北三百里，一名绛云露山，北临金沙江，山有十二峰，耸秀为一州诸山之冠，八九月间常有雪，其顶有乌龙泉，下流为乌龙河，蒙氏封此山为东岳。”此山今名拱王山，在禄劝县与东川市间，最高峰海拔4247米。现在通常把滇东北和黔西北间的大山称乌蒙山。

②⑥乌蒙：明置乌蒙府，属四川布政司，治今昭通市。

②⑦北胜：明置北胜州，治今永胜县。

【今译】

戊寅年（崇祯十一年，公元1638年）十二月初一日 在官庄茶房。此时顾仆的病虽然稍稍痊愈，但孱弱得十分厉害，还不能行走。打算等候活佛寺的僧人心法来后，同去黑盐井，绕两天的路程。到姚安府，因为这条路勉强能够通行，不必等街子天。

初二日、初三日、初四日 在茶房。悟空天天去求人施舍米以提供饭食，而顾仆仍和原来一样孱弱。心法也没来到。

初五日 在前攀登雷应山的众位蜀地僧人返回。众位僧人等着明天去马街，由马街往炉头出到大姚县。我还是想跟随他们走，但生病的人不能迅速消除疾病，因此郁郁不乐。

马街在西溪东坡上，南面距离元谋县二十五里，北面距离黄瓜园三十五里，东面到雷应山箐口十里，西面到溪西坡五里，位于大坞的适中处。大坞东西两边抵达山，直距共有十五里，南边抵达山，北边越过金沙江，直距共有一百三十里，是延伸最远的平坦山坞。山坞东南有房舍聚集，名官庄，是黔府的庄田。茶房就在马街所在的坡北。

元谋县在马头山西面七里处，马街南面二十五里处。正南三十五里处是腊坪，和广通县接壤；正北九十五里处是金沙江，渡过江往北十五里是江驿，和黎溪接壤；〔江驿在金沙江北岸、大山的南面。从江驿背后往北越坡五里，有块古石碑，写着“蜀滇交会”四个大字。然而此驿在江北，这里前后二十里的地方，就是所说的江外，又属于和曲州；元谋县北部的边界，其实是九十五里而已。江驿从前有驿丞。二十年来，道路不通，长期没有行人，如今



只是由金沙江巡检司代管。〕正东六十里处是墟灵驿东面的岭顶，与和曲州交界；正西四十里处是西岭，与大姚县交界。这里北方远处和会川卫正对，南方远处与新化州正对，东方远处和嵩明州正对，西方远处和大姚县正对。东部的大山是墟灵驿与雷应山，南部从大麦地开始，一直往北延伸到金沙江南岸，横贯二百里，整整挡住了半边天。西部的山层层叠叠，错落耸出，也是从南往北延伸。县治的支脉，南部从楚雄府定远县东延伸来，分出一支结为县治。其余往西绕的一支脉，从县西北延伸十五里，到西溪口为止，这是第一层；又有一支脉南部从定远县分支过来，和县西的支脉一齐平行往北延伸，延伸到西溪口，靠东的支脉已延伸到尽头，这一支脉和另外的山脉平行往北延伸，到扁担浪才停止，这是第二层；又有一支脉西部从定远县西界与姚安府东界的分支往东伸过来，和扁担浪的支脉一齐平行往北延伸，中间以苴林后水为界，就是所谓的西尖界岭；又有一支脉西部从姚安府东北边的分支往东伸过来，和西尖界岭一齐平行往北延伸，中间以炉头溪水为界，就是所谓的炉头西边的乱石冈；又有一支脉从定远县西北妙峰山的分支往东伸过来，和乱石冈一齐往北延伸，中间以河底的水为界，就是所谓的舌甸独木桥西山。各支山脉夹带的川流都向北流出去，有的汇入西溪，有的流出苴樵后流入金沙江，所以从县城往北，其西部各支山脉，一支延伸到尽头后，一支又重新伸出，像鱼鳞那样有秩序地往北延伸到金沙江。其东部的水都小，只有墟灵驿一股比较大，南部源出于马头山的南边，流经县治东后往北与西溪汇合。从这里往北，西溪东边的村庄，傍靠东部山麓的很多：从官庄往北，十里是环州驿，又十里是海闸村，〔靠近西溪东岸，是活佛出生的地方，距离活佛寺二十五里。这个村里有木棉树，大得五六抱才能围住。元谋县境内木棉树最多，这里的更是高大。〕又十五里是黄瓜园。西溪西边的村庄，傍靠着西部山麓的也很多；西坡下村和官庄对峙，往北十五里是五富村，又十里是苴林村，又往北越岭二十里是扁担浪，于是两边的山夹着西溪往北，到金沙江为尽头。

西部众多的山脉，都是来自于定远县的夹带川流的分支山脉，往东北延伸到金沙江结束。其西北又有大山的方顶，矗立在

北部,和金沙江北岸“蜀滇交会”之岭,并排占据了北部天际。从坞中向北遥望,像两道眉毛高高排列在坞口那里。我当初认为都是金沙江北岸的山,到抵达金沙江边时,才知道江流从两座山中间,由北向南,绕流过在江北岸的东山和江西岸的西山,而这座方顶的山,还是在金沙江的南岸。其山一名方山,[和山形相像。]一名番山,[根据所在地。]因两个字音相近而用来取名。这里仍然属于大姚县,在县东北一百四十里的苴桠境内,东边濒临金沙江。因此这座山又从西北北胜州界内绕出东南,以金沙界为外界,中间怀抱姚安府、姚州和大姚县,和元谋坝子西部山环绕、汇合,从而对峙为元谋坝子的门户。

金沙江巡检司,是金沙江向南弯曲的最南处。从这里再往东,经过白马口、普渡河北口,就从乌蒙山的西面转向北,然后下到乌蒙府、马湖府。巡检司的西边,金沙江从北流来,所以云南省的西北部,也顺着江向西北伸出去,而抵达北胜州、丽江府。

【原文】

初六日 是早,云气少翳,诸蜀僧始欲游街子,俟下午渡溪而宿,明晨随街子归人同逾岭。既晨餐,或有言宜即日行者。悟空以余行有伴,辞不去,而顾仆又以恹恹不能速随诸僧后^①,虽行,心为忡忡。出茶房西一里半,渡西溪,溪从此西曲,从其南岸随之。又一里余,抵西山,溪折而北,又从其西崖傍山麓随之。又北一里余,有村当路北,遂由其南西向入峡。半里,涉枯涧,乃蹶坡上。其坡突石,皆金沙烨烨,如云母堆叠,而黄映有光。时日色渐开,蹶其上,如身在祥云金粟中也^②。一上二里,逾其顶,望其西又辟一界,有尖山独耸,路出其间,乃望之而趋。西向渐下,三里,抵坞中,有水自南峡中来,至此绕坞东北去。其水不深而阔,路北数十家,倚河东岸。由其南渡河而西,其处木棉其有高一丈余者^③,云两三年不凋。有枯涧自西来,其中皆流沙没足,两傍俱回崖亘壁,夹峙而来,底无滴水,而沙间白质皑皑,如严霜结沫,非盐而从地出,疑雪而非天降,降硝之类也。路当从涧底直入,诸僧之前驱者,误从南坡蹶岭上。上一里,见其路愈南,而西尖在西,知其误,乃与僧西北望涧底攀崖下坠。一里,复循底西行,见壁崖上悬金丸累累,如弹贯丛枝,一坠数百,攀视之,即广右所见颠茄也。志云:

“枝中有白浆，毒甚，土人炼为弩药，著物立葬。”行涧底二里，其底转自西北来，路乃从西南蹶岭。一里半，盘岭头西出，又一里半，西南下坡。其处开壑湾环而北，涉壑底而西，不见有水。半里，循西坑入，见石峡中有水潺潺，其峡甚逼，水亦甚微。一里，其峡有自南流而出者，下就涉之。其流之侧，有窞如半匏^④，仰东崖下，涵水一盂，不流不竭，亦潴水之静而有常，不与流俱汨者也。涉细流西上，逾坡半里，有植木为坊者，上书“黔府官庄”。西下半里，有数家在坡北，其壑亦湾环而北，中有田塍数十畦，想即石峡之上流，得水如线，遂开此畦，所谓“黔府庄田”是也。时诸僧未及携餐，令其徒北向彝家觅火。余辈随大道绕其南而西，一里，又有木坊在西坡，书亦如前，则其西界也。从此西下，又涉一枯涧，遂西上岭，其上甚峻。前乞火僧携火至，而不得泉，莫能为炊。上岭二里，盘峡而西，又半里，转而南，半里，一坪北向，环洼中亦无水，余乃出所携饭分啖之。随坪稍南，半里，复西上，其上愈峻。二里，登冈头，以为逾岭矣，而不知其上乃东垂之脊也。望西尖尚在其北，隔一深坑甚遥，西尖又有南北二横山亘其两头，又自成一界焉。从脊向西行二里半，又南转峡上，循而环之，又西北上，再陟峻岭。二里，登冈头，又以为逾岭矣，而其上犹东垂之脊也。又从脊西向行，于是脊两旁皆深坠成南北壑，壑蟠空于下，脊端突起于外，西接横亘之界，树丛石错，风影飒飒动人，疑是畏途。时肩担者以陟峻难前，顾仆以体弱不进，余随诸僧后，屡求其待之与俱，每至一岭，辄坐待久之，比至，诸僧复前，彼二人复后。余心惴惴，既恐二人之久迟于后，又恐诸僧之速去于前，屡前留之，又后促之，不胜惶迫，愈觉其上不已也。从脊行三里，复从岭西上一里，遂陟横亘南山之北巅。其巅与中突之尖，南北相对，上有石叠垣横界，是为元谋东界、大姚西界^⑤，即武定、姚安二府所分壤处也。路由其间，登巅之绝处，则有盘石当顶，于是从南横之巅，南向陟其脊，东瞰元谋，西瞰炉头，两界俱从履底分均焉。南行脊上二里，西向下二里，路侧渐坠成峡，石坎累累，尚无滴水。历石坡直下，一里，抵峡中。峡西又有回冈两重，自东北而蟠向西南。于是涉峡盘冈，再逾坡两重，共七里，乃西南下岭。一里，始及其麓，其坞乃南北大开，中有溪界之，望见溪西有大聚落，是为炉头^⑥。时诸僧已饥，且日暮，急于问邸，遂投东麓下草庐家宿。

初七日 土人言，自炉头往独木桥，路止四十里，不及官庄来三之

一。余信之。时顾仆奄奄，诸僧先饭而去，余候顾仆同行。是早阴翳如昨，西望炉头大村行。半里，渡一北流溪，又西一里余，直抵西界山麓。又有一溪颇大，自南峡中来，渡之，北上崖，即炉头大村也。其溪环村之前，转而北去。炉头村聚颇盛，皆瓦屋楼居，与元谋来诸村迥别。其西复有山斜倚，循其东麓西南溯流行，三里，逾一东突之坡，乃南下。半里，涉坞，一里，又南涉坡而上。其坡自西而东突，与北坡东向，环成中坞，溪流北注于前，田塍环错于内。陟南坡一里，见溪东又盘曲成田，倚东山为坞。由坡西南行一里，下坡，溪自北而南，乃横涉之。登其西崖，则见所涉之北，其溪复自北来，有支流自北峡来者，小水也。从崖西行，已复逾溪之南岸，溯溪上。溪在北峡，有数家倚其南冈。从其中西行二里，北峡两崖对竦^⑦，石突如门。其北崖石半有流环其腰，土人架木度流，引之南崖，沸流悬度于上，亦奇境也。路循南崖之腰，盘崖西下，又半里，则其溪又自南而北，南北俱削崖峙门，东西又危坡夹堑，境奇道险。渡溪，又西上坡半里，蹶坡南，则复逾溪之北崖，溯溪上。西二里，一峰危突溪西，溪身自其南环峡而出，支溪自其北壑而下。有岐西渡支溪，直蹶西峰者，小路也；自支溪之东崖，陟坡循峡而北入者，大道也。余乃从大道北上坡。半里，由坡峡平行，一里，随峡折而北，路缘堑，木丛路旁，幽箐深崖，令人有鸟道羊肠之想。一里余，峡渐从下而高，路稍由高而下，两遇之。遂西陟峡中细流，复从峡西蹶峻西上，即盘而北，乃知是为中悬之冈，其西复有峡流自北来，与所涉之峡流即会于冈前。缘冈北上一里，左右顾瞰，其下皆峡，而流贯其中，斯冈又贯二流之中，始觉西尖之岭，峰隆泉缩，不若此之随地逢源也。从冈脊北向，以渐上跻，亦以渐转西，二里，登冈之首，望其冈，犹自西峰东突而下者。盖山脊自西南来至此，既穹南山一重，即从其北峡中度而起，再起中峰，又亘为此山一重。即从其北岭环支而东，又亘为北山一重，恰如“川”字，条支东南走而所上者，是其中支也。从冈首又西向平行二里，直抵其西中峰最高之下，乃循其峰之东崖西南上，一里半，是为乱石冈，遂凌其峰之崖，下瞰南峡之底，即其中度处也，峡中之水遂东西分焉。由岭崖最高处西转而下，逶迤曲折，下四里，复从冈上西北行，忽见冈左右复成溪而两夹之，其溪流分大小。平行冈上二里，即从其端下，西渡大溪。由溪西上坡，稍转而北，半里，从北峡转西，遂向西坞入，于是溯西来大溪之北，循北山西行矣。二里

半,有村在溪南,倚南山之坡,北山亦至是南突,路遂从所突峡中上。乃踞峡石而饭。又一里,盘其南崖,从崖转西。又一里,逾其西坳,乃西下坡。半里,抵坡之西麓,其西复开成坞。半里,路循溪北之山,又有村倚溪南之麓,与前倚溪南之坡者,皆所谓“夷村”也^⑧。西行三里,一溪自南峡来,路亦随之南转。稍下,渡西来小水,从南坡西上,二里逾其坳,西北下一里,下至壑中。其壑南向,而大山环其北,又有小水东南流,当亦下大溪者,而大溪盘其东南峡中,不见也。

渡小水,又西上一里,透西坳出,始见西坞大开,大溪贯其中,自西而东,抵所透坳南,破其峡壁东去,其峡逼束甚隘,回顾不能见。西下坡半里,抵坞中,遵溪北坞西行,半里,过一小村。又西一里,忽坞塍间甃砖为衢,半里,绕大村之前,又西半里,抵村侧新桥而止,是为大舌甸村^⑨。其坞夹溪为田,坞环而田甚辟;其村倚山为衢,村巨而家甚古,盖李氏之世居也。村后一山横拥于北,又一山三峰递下,斜突于西南。有小流自其峡中出,由村西而南入大溪,架桥其上,西逾之,遂循斜突南峰下西南行。二里,抵其西垂,则大溪自南直捣其麓,乃逾堰东向。其麓为水所啮,石崖逼削,几无置足处。历堰之西,上流停洄,自南而北,路从其西转而南入峡。又行南峡一里余,则有石梁一巩,东西跨溪上,是为独木桥。路从桥西直南上坡;其逾桥而东者,乃往省大道。是桥昔以独木为之,今易以石,有碑名之曰蹶云,而人呼犹仍其旧焉。桥侧有梅一株,枝丛而干甚古,瓣细而花甚密,绿蒂朱蕾,冰魂粉眼,恍见吾乡故人,不若滇省所见,皆带叶红花,尽失其“雪满山中,月明林下”之意也。乃折梅一枝,少憩桥端。仍由其西上南坡,随坡西转,盖是溪又从西坞来,至是北转而逾石堰,是坡当其转处。其南又开东西大坞,溪流贯之。路溯溪北崖,循北山西行,一里,有聚落倚北山下,是为独木桥村。有寺当村之中,其门南向,其处村无旅店,有北京僧接众于中,余乃入宿。

初八日 晨起寒甚。顾仆复病,余亦苦于行,止行一里,遂憩水井屯寺中^⑩。

初九日 出寺一里半,过口家庄。半里,转南,半里,仓屯桥^⑪。二里半,泗峡口。转西五里,王家桥。有小水北来。五里,孚从桥。有西北、西南二小水。西上山,十里至脊。转南半里,庙山营^⑫。西下半里,庙前打哨。西下二里,有岐转北坳。一里,复西随平峡北。二里,又西

下,二里,至峡底。西平行一里半,复于峡北上。一里,转北坳而西,又北半里,过一峡脊。又北下半里,又北度一峡底。又西上坡,一里,转而北,又一里,转而西下,一里,至脊间,又西二里余,乃下脊。一里余,抵其北,曰小仡老村。始有田、有池。又西四里,抵西山下,有村。转南一里,西过一小坳,又半里,西南过新坝屯。又西半里,过新坝桥。又西一里,转而南,二里,盘西山嘴,转而西北,一里余,入大姚东门^⑬。半里,过县前。又西南至旅肆歇。

注释

①恹(yān 淹)恹:精神不振。

②枯涧:此枯涧应即今白沙干河。这是对元谋土林的最早记录。元谋县土林甚多,以班果土林最典型,在龙川江西岸班果附近的白沙干河两岸,即霞客所经者。沙堆林立,形状各异,拟人拟物,十分壮观。沙石多呈黄色,还有粉红、玫瑰红、浅绿等色泽,且随光照角度发生变化,使土林更加迷人。

③木棉:即攀枝花,又称英雄树,为落叶乔木,树干高大,春季开红花。至今仍为元谋特产,在坝子里随处可见,点缀在村头田间,为广袤的田野增色不少。萁(jī 基):即其木,指树干。

④窞(dàn 旦):深坑。

⑤是为元谋东界、大姚西界:依其位置,此处似“东”、“西”倒误,疑应为“是为元谋西界、大姚东界。”

⑥炉头:明代有炉头溪,清代亦称炉头河,今称鼠街河或上白河。源自大姚县东南隅的鼠街,往东北流,至元谋牛街附近汇入龙川江。此河因流经炉头坝子而得名,今新华乡驻地仍称炉头坝,又作“卢头”。炉头坝一直属大姚,1956年始划归元谋县。

⑦竦(sǒng 耸):高耸。

⑧夷村:少数民族居住的村寨。

⑨大舌甸村:今作设甸,在大姚县东南隅,紧邻龙街。

⑩水井屯:今名同,在大姚县东南隅,龙街稍西。


⑪仓屯桥:今作仓屯,在大姚县东南隅,水井屯稍西。

⑫庙山营:今名同,在大姚县东南部。村居山腰,原有关帝庙,因名。

⑬大姚:明为县,隶姚安府,即今大姚县。

【今译】


初六日 这天早晨,云气稍稍隐退,众位蜀地僧人于是想去游逛



街子,等下午时过西溪去住宿,明天早晨跟随赶街回去的人一齐翻越山岭。吃过早餐后,有人说应当今天就启程。悟空因为我有伴同行,便告辞不一齐走,而顾仆又因为精神不振、不能迅速地跟在众位僧人之后,虽然出发了,感到忧心忡忡。从茶房出发往西行一里半,渡过西溪,溪水从这里往西弯曲,从溪南岸跟着溪流走。又一里多,来到西山脚下,溪流曲折向北,又从溪西崖傍山麓跟着溪流走。又往北一里多,有村庄位于路北,于是从村庄南边往西进入峡谷。走了半里,越过干枯的沟涧,就爬坡往上走。这座坡突起的石头,都是金光闪亮的沙石,如同云母堆积重叠,而且映着黄色,发出光亮。这时天色逐渐明朗,在坡上攀行,如同置身在吉祥的彩云、金色的谷堆之中。一共上了二里,越过坡顶,向坡西边看去又是一片境界,有座尖山单独耸立,道路从那里出去,于是看着尖山快步走。逐渐向西下,三里,抵达坞中。有水从南边的峡谷中流来,到这里绕着山坞向东北流去。这条河不深但宽阔,路北有数十家人,傍靠在河东岸居住。从其南渡过河往西走,[这里的木棉树有一丈多高,据说花两三年都不凋谢。]有道干枯的沟涧从西边伸来,涧中全是流沙,淹没双足,两旁都是曲折连绵的崖壁,夹着沟涧对峙而来,沟涧底部没有一滴水,而流沙白皑皑的质地,如同严寒霜冻结成的白沫,并不是盐却从地下涌出,怀疑是雪花而不从天降,那是硝一类的东西。道路正从沟涧底一直进去,众位僧人中的前驱者,误顺南坡攀岭而上。往上一里,看到此路越发朝南,而西边的尖山还在西部,知道路走错了,于是和众僧看着沟涧底,攀着崖壁从西北往下坠。一里,又顺沟涧底往西行,看见壁崖上悬挂着很多的金球,如同弹丸穿在丛密的枝叶上,一枝缀有数百个,攀援着仔细看,就是在广西省所见到的颠茄。[志书记载:“枝中有白浆,很毒,当地人提炼后涂在箭上的药,动物沾着立即倒毙。”]在沟涧底行二里,其底转从西北伸来,道路则从西南攀岭。走一里半,盘绕着岭头往西出去,又走一里半,往西南下坡。这里开阔的壑谷弯转向北,越过壑底向西走,没看见有水。半里,顺着西坑进去,看见石峡中有潺潺流水,峡非常狭窄,水也很小。一里,峡中有从南面流出来的水,我下到峡中渡水。流水旁边,有像半个匏瓜一样的深坑靠在东边的崖石下,坑内有一盂水,不流动不枯竭,也是渚水,平静而不变,不同于峡中的积水。渡过细流往西上,穿越坡半里,有木坊竖立着,上面写着“黔府官庄”。往西下半里,有数家人住

在坡北,其壑谷也弯转向北,中间有数十畦田地,想来是在石峡水的上游,能够得到如同线一样细小的水源,于是开垦出这些畦田,这就是所谓的“黔府庄田”了。此时众位僧人因没来得及携带午餐,让他们的徒弟向北去彝人家寻找火。我们顺大路绕过彝村南向西走,一里,又有木坊立在西坡,上面写的字也和前面的相同,那么是“黔府官庄”的西界了。从这里往西下,又越过一道枯涧,于是往西上岭,岭上很陡。先前去找火的僧人携带着火来到,但没有泉水,不能做饭吃。上岭二里,盘绕峡谷往西走,又半里,转向南,半里,有一块朝北的平地,环洼中也没有水,我于是拿出所带的饭分着吃。顺着平地逐渐往南走,半里,又往西上,越上越陡。二里,登上冈头,以为越过岭了,却不知道冈头是东边的岭脊。远看西边的山尖还在冈头北面,隔着一个深坑,相距很远,西边的山尖又有南北两座山横贯其两头,又各自形成一边。顺着岭脊往西行二里半,又向南转从峡谷上,沿峡谷绕着走,又往西北上,再攀登峻岭。二里,登上冈头,又以为越过岭了,而冈头仍然是东边的岭脊。又顺着岭脊向西行,在这里岭脊两边都深深地坠下去,形成南北壑谷,壑谷盘曲着悬空于下,岭脊边突起于外,往西和横贯的山相接,树林丛密,石头交错,风吹树木飒飒地响,使人心惊,怀疑是畏途。这时挑夫因为山路陡峻,难以向前,顾仆因为体弱不能前进,我跟在众僧后面,多次请求他们等等挑夫、顾仆一齐走。每到一座岭,就坐着等待很久,等挑夫、顾仆来了,众僧人又朝前走,他们二人还是落在后面。我心里惴惴不安,既怕二人长久落在后面,又怕众僧人在前面快速走掉,多次朝前挽留僧人,又到后面催促二人,不胜惶恐、急迫,更加觉得岭高得没有止境。顺着岭脊行三里,又从岭西上一里,于是登上横贯于南端之山的北巅。山巅与中部突起的山尖南北相对,上面有堆砌的石墙横界,这是元谋县的西界、大姚县的东界,就是武定府、姚安府的分壤处。路顺着分界中间,登上山巅最高处,就有盘石在顶部,于是从横贯南端的山巅,往南登上山脊,东边俯瞰元谋县,西边俯瞰炉头,元谋西界和大姚东界都顺山底分成山坞。往南在脊上行二里,往西下二里,路边渐渐坠成峡谷,石坎很多,还是没有一滴水。顺着石坡直下,一里,抵达峡谷中。峡谷西面又有两重弯曲的山冈,从东北向西南弯曲。于是穿越峡谷盘绕山冈,再越过两重坡,一共走了七里,就往西南下岭。一里,才到达山麓,这里的山坞南北走向,十分开阔,中间有溪

水分界,看见溪水西面有个大的村落,这是炉头。此时众僧已经饿了,而且太阳落山,急着寻问旅店,于是到东麓下,到住草房的人家投宿。



初七日 当地人说,从炉头去独木桥,只有四十里路,不到从官庄来炉头的三分之一。我相信此话。这时顾仆气息微弱,众僧人先吃过饭就走了,我等候顾仆一同走。这天早晨和昨天一样阴云遮蔽,往西看着炉头大村走。半里,渡过一条向北流的溪水,又往西走一里多,直达西部山麓。又有一条比较大的溪水,从南边的峡谷中流来,渡过溪水,往北登上山崖,就是炉头大村。溪水环绕过村庄前面,转向北流去。炉头村聚居的人家比较多,都是瓦房楼房,和从元谋县一路来的众村庄差别很大。村西又有山斜靠,顺着山东麓往西南溯流而行,三里,越过一座向东突起的坡,于是往南下。半里,穿越山坞,一里,又向南往上爬坡。其坡从西向东突出,与北坡在东边相对,中间环绕成坞,溪流往北注入坞前,田埂交错于坞内。攀登南坡一里,看见溪流东边又弯曲为田,傍靠东山形成山坞。顺着坡往西南走一里,下坡,溪水从北向南流,于是横渡溪水。登上其西边的山崖,就看见所渡过的溪水北面,其溪又从北流来,有股从北边峡谷流来的支流,是小河。顺山崖往西行,不久又越到溪水南岸,溯溪流而上。溪水在北边峡谷,有数家人靠着峡谷南冈住。从峡谷中往西行二里,北峡谷两边的山崖对峙高耸,崖石像门一样地突起。北边崖石中间有水流环绕其腰,当地人架木槽引渡水流,引到南边的崖石,翻腾的水流悬空引渡于上,也是奇境。道路顺着南边崖石中部,盘绕崖石往西下,又走半里,则其溪又从南往北流,南北都是如门对峙的陡峭崖石,东西又是陡坡夹着深壑,环境奇妙、道路险要。渡过溪水,又往西上坡半里,从坡南攀登,则又翻越到溪水北边的石崖,溯溪流而上。往西走二里,一座峰直直地突起在溪水西边,溪水从峰南绕峡谷而出,分出一支从峰北穿沟壑而下。有岔路往西渡过分支溪水,一直登上西边的山峰,是条小路;从分支溪水东边的山崖登坡,顺着峡谷往北进去的是大路。我于是顺大路往北上坡。半里,沿着坡上的峡谷平走,一里,随着峡谷转向北,道路攀援沟壑,路旁树木丛密,箐沟幽静,山崖深远,令人有小路绝险,仅通飞鸟,山路崎岖曲折,状如羊肠的联想。走一里多,峡谷渐渐从低处向高处延伸,道路渐渐从高处往低处下去,峡谷和道路两次相遇。于是往西渡过峡谷的小水,又顺着峡谷西部攀登险峻的山路往西上,不久绕

向北,才知道这是峡中悬空而立的山冈,冈西又有峡谷流水从北边来,和所渡过的峡中小水在冈前会合。沿山冈往北上一里,往下左顾右看,下面都是峡谷,而流水贯穿其中,这冈又横贯二流之中,才觉得西边尖山之岭,峰高泉少,比不上这里随地逢源。顺着冈脊往北走,逐渐向上登,也逐渐转向西。二里,登上冈顶,望其冈,还是起自往东突出而往下延伸的西峰。原来山脊从西南延伸到这里,穹隆起一重南山后,就顺其北边的峡谷往北延伸,再耸起中峰,又横贯为这一重山,就顺其北边山岭绕出支脉往东延伸,又横贯为一重北山,三重山恰好像“川”字一样,往东南走向而为我所攀登的那一条支脉,是三重山的中间一支。顺冈顶又向西平行二里,直抵西边中峰最高点之下,于是沿着中峰的东面山崖往西南上,一里半,这是乱石冈,于是登上峰崖,往下看南边峡谷底,就是从中越过的地方,峡谷中的水从这里往东西分流。沿岭崖最高处转向西下,山路逶迤曲折,下了四里,又顺冈上往西北走,忽然看见山冈左右又形成溪流而从两边夹着山冈,其溪流分成大小。在冈上平行二里,就顺冈边下,往西渡过大溪。从溪西上坡,逐渐转向北走,半里,顺北边的峡谷转西,就朝西坞走进,于是溯西边过来的大溪北,沿着北山往西走。二里半,有村庄位于溪流南岸,傍靠着南山坡,北山到这里也向南突出,路就顺突出的峡谷延伸。于是蹲坐在峡谷中的石头上吃饭。又走一里,盘绕南边的山崖,顺山崖转西走。又一里,越过西坳,于是往西下坡。半里,到达坡的西麓,西面又散开成山坞。半里,道路沿着溪北的山延伸,又有村庄傍靠在溪南山麓,和前面傍靠在溪南山坡的村子一样,都是所谓的“夷村”。往西走三里,一条溪水从南边峡谷流来,道路也随之往南转。逐渐往下走,渡过从西边流来的小水,顺南坡往西上,二里越过坡坳,往西北下一里,下到壑谷中。其壑朝南,而大山环绕其北,又有小河往东南流,应当也是流入大溪,而大溪盘绕在东南边的峡谷中,看不见了。

渡过小河,又往西上一里,穿出西坳,才看见西坞十分开阔,大溪贯穿坞中,从西往东流,流到所穿过的坳南,冲破峡壁向东流去,峡谷被山约束得十分狭隘,迂回曲折看不见溪水。往西下坡半里,抵达坞中,跟着溪流北面的山坞往西走,半里,经过一个小村庄,又往西走一里,忽然坞中田间有砖砌的街道,半里,绕过大村前面,又往西半里,抵达村庄旁边的新桥而止,这是大舌甸村。这里山坞顺溪水两岸开垦为

田地,山坞环绕而田地开辟得很多;村庄靠山形成街道,村庄大而居家很古老,是李氏世代居住的地方。村后有一座山横拥在北面,又有一座山三座峰顺着往下延伸,斜斜地突起在西南面。有条小河从其峡谷中流出,沿村西往南流入大溪,有桥架在溪上,往西过桥,就沿着斜斜突起的南峰下面往西南走。二里,抵达南峰西垂,则大溪从南面直捣峰麓,于是越过拦河坝向东走。峰麓被水流冲刷,石崖狭窄陡峭,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。经过拦河坝的西面,上游停滞回旋,从南往北流,道路从其西转向南进入峡谷。又往南在峡谷中走了一里多,就有一座石桥,横跨在溪流的東西两边,这是独木桥。道路顺着桥西一直往南上坡;其过桥而往东的,是去省城的大路。这座桥从前用独木建造,如今改用石头建造,有碑文取名为蹶云,但人们还是沿袭其旧名称呼。桥旁有一棵梅树,枝密而树干很古,瓣小而花朵很多,绿色的花蒂、红色的花蕾,傲寒怒放,耀人眼目,仿佛见到了我家乡的故人,不像在云南省城所见到的梅树,都是带叶的红花,完全丧失了梅花“雪满山中,月明林下”的意境。于是折下一枝梅,在桥头稍作休息。仍旧从桥西登上南坡,顺着坡往西转,原来这条溪流又从西坞流来,到这里转北越过石坝,这座坡位于溪流转弯处。坡南又敞开东西走向的大坞,溪流贯穿其中。道路从北崖溯溪流而上,顺北山往西行,一里,有一个村落傍靠在北山下,这是独木桥村。村中有一座寺庙,寺门向南,这里的村庄没有旅店,有个北京僧人在寺中接待众人,我于是进寺住宿。

初八日 早晨起来时很冷。顾仆又病着,我也被旅途所苦,只走了一里,就在水井屯寺中休息。

初九日 从寺中出发走一里半,经过□家庄。走半里,转向南走,半里,是仓屯桥。二里半,是泗峡口,转向西走五里,是王家桥。〔有条小河从北边流来。〕走五里,是孚众桥。〔有来自西北、西南的两条小河。〕往西上山,十里到达山脊。转南走半里,是庙山营。往西下半里,是庙前打哨。往西下二里,有岔路转向北坳。一里,又往西随着平峡往北走。二里,又往西下,二里,到峡谷底。往西平行一里半,又从峡谷中往北上。一里,转北坳往西走,又往北走半里,经过一道峡脊。又往北下半里,又往北越过一道峡谷底。又往西上坡,一里,转向北,又一里,转向西下,一里,到脊间,又往西走二里多,于是下脊。一里多,到达脊北,名小仵佬村。〔开始有田、有水池。〕又往西走四里,抵达西

山下,有村庄。转南走一里,往西穿过一道小坳,又走半里,往西南经过新坝屯。又往西半里,过新坝桥。又往西走一里,转向南,二里,绕西山嘴,转向西北走,一里多,进入大姚县东门。半里,经过县衙前。又往西南去旅店住下。

【原文】

初十日 早寒甚。出北门,半里,经南门,转而西南上坡。一里,有桥跨溪上,曰南门桥。志曰承恩。过桥,南上坡,一里,登坡,倚西山南行。三里,其坞自南来,有塔在坞东北山上^①,乃沿西山南下,半里,抵坞底。又半里,见有水贯坞中,石梁跨其上,是名土桥。即姚安水从西南峡中来,向东北峡去,桥北为大姚,桥南为定远,盖以是水为界也。从桥南上坡,有村为定远屯。入峡渐上,一里东转,半里上坡,半里,由坡南转,一里,是为赖山哨。于是南下,一里,抵东南坡头。有岐,南行者为姚安府路,有海子在其东;东行者为赤草峰路。逾坡东下一里,为赤草峰北村。由村转南,溯溪行一里,度桥而南,半里,随赤草峰街子南行。一里,乃东上山。一里半,逾岭东南下,其东又有坞自西而北,甚遥。下坡半里,由西山东麓南行。二里,村落傍溪左右,皆为仡老村。此定远所属。又东一里半,始傍西水岸南行。半里,东度小桥,遂由东麓南行。二里至鹿家村后^②,遂东上山。山半有岐,路从岐入峡,半里,渡溪东北上。一里,至妙峰山德云寺^③。寺门西向,南望烟萝,后有梦庵亭。后五里,碧峰庵。

十一日 待师未归,看藏^④。宗景慧大师《西方合论》。

注释

①有塔句:此塔即今大姚白塔,在大姚县城西门外宝筏山顶,高18.4米,为实心砖塔,共分三段,造型特殊,上大下小如锤形,俗名磐锤塔。《大姚县志》载:“白塔砖有字曰‘唐尉迟敬德监造’,与昆明东、西寺塔砖字同。”“相传唐天宝间吐蕃所建。”为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现建为白塔公园。


②鹿家村:今作鹿家屯,在大姚县南隅,妙峰山麓。

③妙峰山:在大姚县南隅,海拔2341米。德云寺:在妙峰山西南山坳,明天启六年(公元1626年)建。有院落五个,亭、坊、池、阁交错,古木参天。寺后有泉,甘冽可口,泉水穿寺流过。以收藏佛经丰富并善于管理著称。

④藏(zàng 脏):系汉文佛教经典的总称,包括天竺和中国的佛教著述在内。

唐代已有 1076 部 5048 卷,以后各代又续有新译、经论和著述入藏。明代分南北二藏,达 6771 卷。

【今译】



初十日 早晨很冷。从北门出去,走半里,经过南门,转向西南上坡。一里,有座桥横跨溪上,名南门桥。〔志书称承恩桥。〕过了桥,往南上坡,一里,登上坡,靠着西山往南走。三里,山坞从南边伸来,在山坞东北边山上有座塔,于是沿着西山往南下,半里,抵达坞底,又走半里,看见有条河贯穿坞中,石桥横跨河上,这桥名土桥。河就是姚安府的水从西南边峡谷中流来,向东北边的峡谷流去,桥北属大姚县,桥南属定远县,是以这条河为界。从桥南上坡,有个名定远屯的村庄。进入峡谷逐渐往上走,一里,往东转,半里,上坡,半里,顺坡往南转,一里,到赖山哨。于是往南下,一里,抵达东南坡头。有岔路,往南走是去姚安府的路,有片湖泊在路东;往东走是去赤草峰的路。翻过坡往东下一里,是赤草峰北村。顺村庄转南,溯溪流走一里,过桥向南走,半里,由赤草峰街子往南行。一里,就往东上山。一里半,翻越岭往东南下,其东部又有山坞从西向北伸去,很遥远。下坡,半里,顺西山东麓往南走。二里,看到村落傍靠在溪流左右,都是仡佬村。〔这里是定远县管属。〕又往东走一里半,开始沿溪水西岸往南行。半里,往东过小桥,于是顺东麓往南走。二里到鹿家村的后面,于是往东上山。山腰上有岔路,从岔路进入峡谷,半里,渡过溪流往东北上。一里,到达妙峰山德云寺。寺门向西,往南看是烟萝山,背后有梦庵亭。往后五里,是碧峰庵。

十一日 等候法师,他没有回来,阅读佛教经典。〔是宗景慧大师的《西方合论》。〕

【原文】

十二日 饭,仍西下山。二里,南行。二里,随坞西转。二里,有桥跨溪上,曰梁桥。度其北,即仡老村尽处也,其水自南来入,路从村西上岭。一里半,逾坳西,行岭上。半里,有岐从西南下,误从坡上直西。半里,乃改从岐西南行。半里,渐下转南,又一里,乃南下,半里,抵峡中。随峡南去半里,有大路随东峡来,小水随之。西半里,入南

峡。一里，有池在峡中。又一里半，峡分两岐，从西南者，倚东岭平上。一里，南逾坳。由坳转而西，始见西坞大开，西南有海子颇大，其南有塔倚西山下。是即所谓白塔也^①。乃西南下坡，二里，有村在坡下，曰破寺屯。于是从岐直西小路，一里，渡溪。稍西南半里，有一屯当溪中，山绕其北，其前有止水。由其西坡上南行一里，是为海子北堤。由堤西小路行半里，抵西坡下，是为海口村。转南，随西山东麓行，名息夷村海子。三里，海子西南尽，有路直抵大山下，半里，为高土官家^②。由其西南入峡中，上坡一里半，有神庙当坡峡间。又上半里，活佛寺临其后^③。其西大山名龙凤山，又名广木山^④。寺号龙华，僧号寂空。是日下午，寂空留止后轩东厢。其后有深峡下悬，峡外即危峰高峙，庭中药栏花砌甚幽。墙外古梅一株，花甚盛，下临深箐，外映重峦。是夜先订寂空，明晨欲早行，求为早膳。

白塔尚在寺东南后支冈上。冈东有白塔海子，其南西山下，又有阳片海子，其东又有子鸠海子，府城南又有大坝双海子，与息夷村共五海子^⑤。

注释

①白塔：《明一统志》姚府军民府古迹载：“白塔，在姚州北二十里，晋天福间（公元936—943年）建，高十五丈。西南数里有池，清洁可鉴毛发，塔影常映其中，因名塔镜。”《嘉庆重修一统志》楚雄府寺观载：“高陀山塔，在姚州北二十里，晋天福间建，高十有五级，碑记犹存，一名白塔。西南数里有池，塔影倒映其中，因名塔镜。”“龙凤山，在姚州北二十里，一名白塔山。上有石塔，晋天福中建，高十五丈。”民国《姚安县志》又载：“高陀山塔，在城北二十里高陀山，高十有五级。昔人传为石晋天福间建，今废。清乾隆中，邑人改建观音阁，发见塔砖，有‘大宝六年甲戌’等字及梵文。”白塔建于大理段正兴大宝甲戌年（公元1154年），清代以来通称高陀山塔，今已不存。

②高土官家：在姚安县光禄镇。高氏为南诏弄栋演习，世居于此。大理时，高升泰为帝凡二年，后归权段氏，人称高让公，称该地为高让公故里。元代高氏为姚安路土官，人称高土司衙门。今存门厅、过厅、正殿和北厢基址。


③活佛寺：在姚安县光禄镇西的龙华山，因名龙华寺。后唐天祐年间（公元904—907年）建，原名卧佛庵。蒙古兵灭大理，相国高泰祥殉国，其女菩提出家于此，将九粒菩提树籽植于寺后，皆茁壮成长。后兄弟九人终得团聚，其兄高长寿为姚安路军民总管府总管，改建该寺，更名活佛寺，僧建菩提像奉之。寺坐西向东，

依山势建山门、钟鼓楼、两耳、碑亭、两厢、大雄宝殿。其北为大悲殿，亦称圆通楼。再北为一四合院，徐霞客曾在此歇息。

④广木山：今作光木山，在姚安县北隅，姚安坝子西边。

⑤海子：云南俗称湖泽为“海子”，或简称“海”。上述各海子皆古代的水利工程，“皆前代所筑，潴水以灌田”，有人区分为“淤”和“堵”，受天然水、水源不断者称“淤”，受尾间水者称“堵”。姚安历史上有七淤、十三淤、十五淤的记载，各淤时有修废，各时期存在的淤数不同，各淤的名称亦有变换。大坝双海子即大石淤；白塔海子即塔镜淤；阳片海子即洋派淤，又称官屯海，下文作羊片湖；子鸠海子即自久海子，相传为土官自久所作，又称乌鲁淤；息夷村海子应即小邑淤。这些海子现在多已辟为农田。

【今译】



十二日 吃过饭，仍然往西下山。二里，往南行。二里，随山坞往西转。二里，有座桥横跨溪上，名梁桥。过到桥北，是仡佬村的尽头处，溪水从南边流来，道路从村西上岭。一里半，越到山坳西边，在岭上走。半里，有条岔路往西南下去，我错误地从坡上一直往西走。半里，才改成顺岔路往西南走。半里，逐渐往下转南，又一里，于是往南下，半里，抵达峡谷中。顺峡谷往南走半里，有条大路从东边的峡谷伸来，小河伴随而来。往西走半里，进入南边的峡谷。一里，峡谷中有一池水。又走一里半，峡谷分成两边，顺西南边的走，靠着东岭平上。一里，往南越过山坳。顺山坳转向西，才看见西边的山坞十分开阔，西南有片比较大的湖泊，其南有座塔傍靠在西山下。这就是所说的白塔。于是往西南下坡，二里，有村庄在坡下，名破寺屯。从这里顺着一直往西岔的小路走，一里，渡溪流。逐渐往西南走半里，有一个村庄位于溪流中间，山环绕在村北，村前有停止不流的水。顺村西边的坡上往南走一里，这里是湖泊的北堤。从堤西的小路走半里，抵达西坡下，这是海口村。转南，顺西山东麓走，地名是息夷村海子。三里，走到海子西南尽头，有道路直抵大山下，半里，是高土官家。从他家往西南进入峡谷中，上坡一里半，有座神庙位于坡谷中。又上半里，活佛寺对着神庙背后，西边的大山名龙凤山，又名广木山。寺名是龙华寺，僧人叫寂空。这天下午，寂空留我住后楼东厢房。楼背后有下悬的深谷，峡谷外是高高峙立的陡峰，庭院中种有芍药，台阶上放满花，十分幽雅。墙外有一棵古梅，花很多，下临深谷，外映重峦。这天晚上和寂空事先约

定,明天早晨准备一早启程,请求为我们早做饭。

白塔还在寺东南后面的分支山冈上。冈东有白塔海子,其南边的西山下,又有阳片海子,其东又有子鸠海子,姚安府城南又有大坝双海子,加上息夷村海子一共有五个湖泽。

【原文】

十三日 味爽起,饭已久待,遂饭而下山^①。二里,仍出土官家后,遂转南行。一里,过格香桥,有小水自活佛寺后峡中来者,此峡正与白塔之冈,中格而对峙。又南二里,有冈自西界东突出,路盘其东垂,则又一海子汇其东南。从海子北堤东向行,半里,随堤南转,一里半,抵海子东南尽处,遂东南行。四里,有冈自西而东突,是为龙冈卫,盘冈东皆大聚。半里,过聚东行。一里,复南。二里,曲度乾底。复南二里,则西山一峰,复突其南,遂渐抵东山^②,则南北成两界焉。又南五里而入姚安府北门^③,歇青莲庵^④。

青莲碑记曰:“东烟萝,西金秀,南青岭,北曲折。”^⑤

姚安府南随峡上一百四十里,镇南州^⑥;东逾大山一百四十里,定远县;西逾小坡一百二十里,北随大坞下一百二十里,白盐井^⑦。

姚安东西两界,皆大山夹抱,郡城当其南,西界最辟,直北二十五里,两界以渐而束,各有支中错如门户焉。中有小水,西自镇南州界北来,至郡北屡堰为湖,下流绕北峡之门而出,所谓青岭川也^⑧。

注释

①饭已久待,遂饭而下山:原脱“饭已久待遂”五字,据徐本、四库本、陈本、史序本补。

②龙冈卫:今仍名龙冈。东山:今名同。皆因山或冈为名,为较重要的村寨,位于姚安县北境的公路旁。

③姚安府:明置姚安军民府,又置姚州附郭,即今姚安县。

④青莲庵:在姚安县城东郊。旧为聚远楼,明景泰中建,嘉靖时陶不退改修,中有爱莲亭,为名流宴集之所。今名青莲寺,村以寺名。

⑤北曲折:“折”原作“拆”,据四库本改。

⑥镇南州:隶楚雄府,治今南华县。

⑦白盐井:又称白羊井。明置白盐井提举司,辖盐井九,又有白盐井巡检司。近代曾设盐丰县,在大姚县西北部,今称石羊,亦称盐丰。

⑧青岭川:即今蜻蛉河。

【今译】

十三日 天亮起床,饭做好已经等候了很久,于是吃过饭就下山。二里,仍然出到高土官家背后,于是转向南走。一里,过格香桥,有条小河从活佛寺背后的峡谷中流来,这道峡谷正好把白塔所在的山冈从中分隔形成对峙。又往南走二里,有冈从西部往东突出,道路环绕其东垂,而且又有一个湖泊汇集在东南。顺湖泊北堤向东行,半里,跟着湖堤转南走,一里半,抵达湖泊东南岸尽头处,于是往东南行。四里,有冈从西向东突起,这是龙冈卫,围绕在冈东的都是大村落。半里,经过村落往东走。一里,又往南走。二里,绕过干枯的冈底。又往南二里,而西山的一座峰,又向南突起,于是渐渐伸到东山,就形成南北两边的分界。又往南五里就进入姚安府城北门,住在青莲庵。

青莲庵中的碑文写着:“东边烟萝山,西边金秀山,南边青岭川,北边是曲折。”

姚安府往南顺峡谷上一百四十里,是镇南州;往东越过大山一百四十里,是定远县;往西越过小坡一百二十里,往北顺着大坞下一百二十里,是白盐井。

姚安府东西两边,都有大山环抱,府城位于其南,西边最开阔,直北二十五里,东西两边渐渐受到约束,各边都伸出支脉交错其中,如同门户一样。中间有小河,从西边镇南州界北面流来,流到府城北屡屡被堤坝隔成湖泊,下游绕过峡谷北口流出去,是所说的青岭川。

【原文】

十四日 饭于青莲。日色已高^①,循城南一里半,为观音寺。转北过西门,共一里,抵旧西门。二里半,抵西麓,是为古寺山,以有古寺在山之东半也,即志所称祥龟寺也。二里,逾顶下,其西环坞北口,则羊片湖在焉。西下一里半,行坞中。一里半,有坊当坞中,曰羊片屯^②。西过半里,转南半里,又西南半里,抵小山之麓。从其南坞西入一里

半,又西上一里半,有岐焉:西北者,入山樵牧者所经;西南盘岭者,大道也。盘岭上一里半,逾其顶,是为当波院^③,而实无寺宇,乃南来之脊,北度而东,为古佛寺大山及大姚西界诸山也。于是西南下二里,有小水南流,随之南入箐。又东一里半,转而西一里半,峡始开。稍北盘坳一里,复西南下坡。三里,峡中溪自南而北注,有桥跨之。度桥,遂循西山南向溯水行。二里,饭于村家。又南向行二里余,其峡自西来转,水亦从之,于是折而入,是名观音箐。箐中止容一水,西溯之入二里,有观音堂,其前堰水甚泓澈,其侧石亦嵒岬。又西三里,乃南上山,甚峻。二里,陟其脊,乃东南下。一里,抵峡中,遂循坡西南下,二里,抵景聚桥。桥上有亭,桥下水乃西来小流也。过桥三里,是为弥兴^④,居集甚盛。又南半里,转西一里余,有公馆神庙在冈上。由其前西南半里,转而西,于是连逾三坡,下陟三峡,共九里,有村悬西坡上,是为孙家湾,宿。

十五日 味爽,饭而行,霜寒殊甚。南上坡,溯小流入。五里,盘一坡,坡下有洞甚束,其东北人家,曰尾苴村。稍西转南,是为龙马箐。三里,有哨当涧东坡上,是为龙马哨,有哨无人。山壑幽阻,溪环石隘,树木深密,一路梅花,幽香时度。又南一里,随峡转西。一里,有一峡自南来,甚深隘;一峡自西来。仍循北山行西来峡上,一里出峡,乃成坞焉。西向平下一里,有村当其西,是为大大苴村。西行二里,抵西山,遂西上坡。半里,逾坳,北下陟坞,西北半里,是为小大苴村^⑤。由其南半里,转而北上坡。循西峡行二里,下渡涧中小水,即西上岭,甚峻。三里半,逾岭头。西行脊上,或南峡上,又临北峡,再平再上,三里余,则盘西岭之东,北转二里,逾其脊,此最高处也。东望烟萝东界尖山,在钱章关者,隐隐连妙峰,而西界南突之山亦见;惟北望活佛寺大山,反为孙家湾后山所隔,不可见。又西二里,当西突之处,有人守哨焉,是为老虎关哨。哨西下半里,行坡间一里半,是为打金庄牌界。又西一里半,逾坡,又西上一里半,是为绝顶,有公馆,东南之峡,至是始穷。其脉自南天申堂后,直北分支来,东度老虎关而北。于是西向稍下,半里,度一坡,半里,逾其巅。从巅西行一里,遂西望四十里外,层山一重西绕,又高峰一带南环者,皆大脊也,其东有小脊二重内隔,外有远峰二抹西浮,不知为点苍为鸡足也。于是西下颇坦,五里下至峡中,是为五里坡,有水自南而北,小石梁跨之。度而西,盘西山南峡入,

一里,又蹶坡而上,一里凌其巅。一里半稍下,平行岭上。二里余,西向下,有溪自西南来,北向去,亦石梁跨之,是为普昌河。西上坡半里,为巡司。半里,复上一山脊。由脊西行四里,乃下,一里而抵普溯^⑥。

十六日 由普溯西北行。二里,渡一水,一里,又渡一水,乃西上坡。二里,逾坡上,一里,脊上平行,三里,为金鸡庙。又西二里,为界坊,乃姚州、小云南界。又西行岭上五里,至水盆哨,乃西北稍下,即见南界水亦西流,出鼻窗厂而下元江矣。乃随北山临南峡西行。二里,山坑南坠峡,路随西脊过,有村当脊间,是为水盆铺,盖老龙自西南来,从此脊北度,峙为一峰,其东南又折而南为水盆铺,惟中央一线,南流下元江云。铺西北上有关帝庙,就而作记,听顾仆同行李先去。久之,乃随大道西二里,则岭北山下,亦下坠成西向之峡。于是循南峡之顶西径峡北所起尖山^⑦,是为青山,至是其西横拖而去。于是循南峡之顶西行。二里,忽见路北坠峡西去,路由其峡南岭脊行,于是与峡北之尖山,又对峡分流,西注云南,而北下金沙矣。始知大脊自九鼎南下,至洱海卫城南青华洞东度^⑧,又耸而南为水目山,其南又东转为天华山,即云南川南兜之山也^⑨。从天华东北转,数起而为沫滂东岭,又东过公馆而度水盆铺,北耸为青山,其形东突而西垂川中,故自打金庄岭望之,仅为北尖峰,而至此又横夹而西。然是山西北二支,皆非大脊也;大脊即从东南水盆哨过脉,遂东南迤逦于天申宫南^⑩,又东至沙桥站分脊焉^⑪。所过水盆哨、铺之南间,相去不过二里,忽度其脊南,又度其脊北,至由峡南岭稍上稍下,西南二里,公馆当其顶。又西下西上,再从岭脊西行八里,脊自西南来,至此稍突而北,乃转而北缘之。二里,又西南下,始追乃前行行李。于是遂出山之西崖,见其西坞大开,于是直下,五里及麓,为沫滂铺^⑫。西截坞八里,有二石梁东西跨,其下皆涧,而川水实由之北注。又西二里,过大水堰塘。堰稍北,复西十里,抵西山,为小云南驿^⑬,宿。

十七日 昧爽饭。询水目寺在其南,遂由岐随山之东麓南行,盘入其西南坞中。共五里,有水自山后破峡南出,即洱海卫青海子之流也,是为练场村^⑭,村在水西。渡桥西,复沿山而南,一里半,为温泉,其穴西向。待浴妇,经两时乃浴。仍南沿西麓半里,又盘其山之南坞入,有溪自坞东出,即水目之流也,始见水目山高峙于西^⑮。溯水西入,见其西又大开南北之坞。横截其间,五里,抵西山麓,有村甚大,曰冉家

屯。由其后西向上山,于是有溪流夹村矣。西上逾一岭,二里稍下,涉一涧。其涧自南而北,溯之南上。山间茶花盛开。又二里余,为水目寺^①。余误从其南大路,几逾岭,遇樵者,转而东北下,半里,入玉皇阁。又下,观倒影,又下,过普贤寺,又下,遇行李于灵光寺,遂置于寺中楼上。慧然。乃西至旧寺访无住,方在上新建住静处,不值。旧寺有井,有大香樟,有木犬,有风井,有塔。由其后上无影庵,饭于妙忍老僧静室。暮过观音阁,观《渊公碑》,乃天开十六年楚州赵祐撰者^②。

十八日 往无住处。午过徽僧戒月静室饭。下午,观慧然新楼花卉。

十九日 早,雨雪。无住苦留,因就火僵卧。上午,雨雪倏开,再饭,由山前东北下。五里,下山,过一村。北向二里,逾一坡。又二里,过一小海子,其北冈上有数家,曰酒药村。一里,越之,乃陟坞循东山北向行。五里,即青海子之西南涯也,遂与小云南来之大道遇,于是由青海子西涯西北向行^③。八里,则南山再突而北,濒于海,路或盘之,或逾之。又五里,为狗村铺,坊名瑞禾,馆名清华。其处北向洱海卫城八里,西向白崖城站四十里。余从西路四里观清华洞。洞北有路西过岭,此白崖道;洞南有坞南过脊,此灭渡道^④。余出洞,循西山仍北行,六里,入卫城南门^⑤。顾仆亦至。出西门宿。

注释

① 日色已高:原脱此四字,据徐本、四库本、陈本、史序本补。

② 羊片屯:又称官屯街,曾设洋派镇。1956年建洋派水库,迁走,村址今已淹没。

③ 当波院:今名同,在姚安县西部。因正当洋派溯的风波,故名。

④ 弥兴:即今弥兴街,在姚安县西南境。

⑤ 大大直村:今仍作大直,又称上庄房。小大直村:今仍作小直,又称代直街。两村之间水流经过处今仍称龙马箐。皆在姚安县西南隅。

⑥ 打金庄:今作打金砖。普昌河:今名同,既为河名,亦为村名。普溯:今名同,亦作普棚街。三村皆在今祥云县东隅。《明一统志》姚府军民府七溯条解释:“土人称陂堰为溯,凡七,皆前代所筑,潴水以灌田,民甚赖之。”则普溯亦因有人工陂堰等水利工程而得名。

⑦ 于是循南峡之顶西径峡北所起尖山:原作“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峡北所起尖山”,空九字,据徐本、四库本、陈本补。史序本亦有此数字,但“径”作“经”。

⑧自洱海卫城南青华洞东度：“东度”倒误为“度东”，据徐本改。

⑨川：自唐代以来，云南称“川”的地方很多，即平川，现在云南通称为坝子。云南川即云南县坝子。

⑩天申宫：此处诸本皆作“天申宫”，应即前一日记中的“天申堂”，因形近而误。今仍称天申堂，在南华县西隅。

⑪沙桥站：今仍作沙桥，在南华县西境。

⑫水盆铺：今名同。沫滂铺：今作沐滂。两处皆在祥云县东境，下庄东南。

⑬小云南驿：即今云南驿，在祥云县东境，自古以来皆为交通要道。

⑭练场村：今作练车，在云南驿稍南。

⑮水目山：今名同，在祥云、弥渡两县间，海拔 2627 米。

⑯水目寺：在水目山东麓。始建于南诏，现存下庵中殿、大殿、左右厢、水目塔及塔林。

⑰天开：大理段智祥年号。天开十六年为公元 1220 年。

⑱青海子：《滇游日记十二》八月二十日记作青龙海子。今仍名青海，在祥云县治与云南驿之间的公路北侧。

⑲灭渡：《滇游日记十二》八月十九、二十两日记皆作“迷渡”。《明史·地理志》亦作“迷渡市”。

⑳入卫城南门：此即洱海卫城。明设洱海卫于今祥云县治，《游记》中亦省称“洱海”。


【今译】

十四日 在青莲庵吃饭。太阳已经升高，顺城往南走一里半，是观音寺。转北经过西门，一共走一里，抵达老西门。二里半，抵达西边的山麓，这是古寺山，因为有座古寺在山的东边，就是志书上说的祥龟寺。走二里，翻越山顶而下，山西边环绕着的山坞北口，是羊片湖所在的地方。往西下一里半，在坞中行走。一里半，坞中有片住宅，名羊片屯。往西经过屯走半里，转南走半里，又往西南走半里，抵达一座小山之麓。从山麓南边的山坞往西进去一里半，又往西上一里半，有岔路：西北边的，是进山砍柴放牧的路；西南边环绕山岭的，是大路。盘绕山岭往上走一里半，越过岭顶，这是当波院，而实际上没有寺庙，是从南边延伸来的山脊，往北走向东，形成古佛寺大山和大姚县西部的众山。于是往西南下二里，有股小水往南流，随水往南进入沟箐。又往东走一里半，转向西走一里半，峡谷才开阔起来。逐渐向北绕山坳一里，又往西南下坡。三里，峡谷中的溪水从南向北流，有桥横跨溪流。过桥

后,就顺西山往南溯溪水而行。二里,在村里的人家吃饭。又往南走二里多,峡谷转从西边伸来,溪水也跟着转,于是折进去,这里名观音箐。箐中只能容纳一股水,往西溯水进去二里,有座观音堂,堂前堤坝围着的山十分清澈,旁边的山石也很深。又往西走三里,于是往南上山,山很陡。二里,登上山梁,于是往东南下。一里,抵达峡谷中,就顺坡往西南下,二里,到景聚桥。桥上有亭,桥下的水是西边流来的小河。过桥后走三里,到达弥兴,聚居的人家很多。又往南走半里,转西走一里多,山冈上有公馆和神庙。从冈前往西南走半里,转向西,于是接连翻越三道坡,往下穿过三座峡谷,一共走了九里,有个村庄高高坐落在西坡上,这是孙家湾,在这里住宿。

十五日 天刚亮,吃过饭就出发,霜冻十分寒冷。往南上坡,溯小河而入。五里,绕着一道坡走,坡下有个很狭窄的洞,坡东北有人家,名尾苴村。逐渐往西、转南,这是龙马箐。三里,沟涧东边的坡上有哨,这是龙马哨,有哨所而没有人。山壑深幽险阻,溪流环绕,崖石狭隘,树木深密,一路上都有梅花,幽香不时地飘来。又往南走一里,顺峡谷转向西。一里,有一道峡谷从南边伸来,很深,很窄;一道峡谷从西边伸来。仍然顺着北山行走在西边来的峡谷中,一里走出峡谷,就是山坞。往西平缓地下一里,有村庄位于坞西,这是大大苴村。往西走二里,抵达西山下,于是往西上坡。半里,越过山坳,往北下穿越山坞,往西北走半里,这里是小大苴村。经过村南走半里,转向北上坡。顺西边的峡谷走二里,往下渡过沟涧中的小河,立即往西登岭,岭很陡。三里半,翻越岭头。往西从脊上走,有时顺南边的峡谷上,又对着北边的峡谷,两次走平路两次上坡,走三里多,就绕到西岭的东部,往北转二里,翻越其脊,这是最高的地方。往东看烟萝山东边的尖山,在钱章关一带,隐隐约约和妙峰山相连,而西边朝南突起的山也能看见;只有往北看活佛寺大山,反而被孙家湾背后的山所阻隔,不能看到。又往西走二里,位于西边突起的地方,有人在这里守哨,这是老虎关哨。从哨西往下半里,在坡间走一里半,这是打金庄牌的边界。又往西走一里半,越过坡,又往西上一里半,这是最高顶,顶上有公馆,东南走向的峡谷,到这里才结束。其山脉从南边的天申堂背后,分出支脉一直向北延伸过来,往东越过老虎关向北。从这里向西逐渐下,半里,越过一道坡,半里,翻越坡顶。从顶上往西走一里,于是往西看四十里

以外,一重层叠的山峦往西绕,又有一片高峰往南环,都是大的山脊,大山脊东边,内部分为二重小山脊,外有两抹远峰悬在西边,不知道哪是点苍山、哪是鸡足山。从这里往西下,路比较平坦,五里下到峡谷中,这是五里坡,有条河从南向北流,小石桥横跨河上。过桥后往西走,盘绕西山南边的峡谷进去,一里,又登坡而上,一里,登上坡顶。一里半,逐渐往下,在岭上平走。二里多,往西下,有条溪水从西南流来,向北流去,也是石桥横跨溪上,这是普昌河。往西上坡半里,到巡检司。半里,又登上一道山梁。顺山梁往西走四里,于是下山,一里就抵达普溯。



十六日 从普溯往西北行。二里,渡过一条河,一里,又渡过一条河,于是往西上坡。二里,翻越坡往上走,一里,在脊上平走,三里,到金鸡庙。又往西走二里,到界坊,是姚州与小云南驿的分界。又往西在岭上走五里,到水盆哨,于是往西北逐渐下,就看见南部的水也向西流,从鼻窗厂流出去然后注入元江。于是顺北山而面对南峡往西行。二里,山坑往南坠入峡谷,道路顺西脊过去,山脊中有一个村庄,名水盆铺。是主峰山脉从西南伸来,顺着这座山脊往北延伸过去,耸立起一座峰,其东南又折转向南为水盆铺,只有中央有一小股水,往南流到元江。水盆铺西北往上有座关帝庙,进庙去写日记,听任顾仆带行李朝前走。过了很久,才顺大路往西走,二里,在岭北山下,也下坠成往西走向的峡谷。从这里顺着南峡的顶上往西越过峡谷北面所耸起的尖山,这是青山,到这里往西横贯过去。于是顺着南峡的顶上往西行。二里,忽然看见路北的峡谷向西边坠下去,道路从峡谷南边的岭脊走,于是和峡谷北边的尖山,又峡谷相对,河水分流。水往西流入云南县,而往北流到金沙江。才知道主峰山脉从九鼎山往南走,到洱海卫城南面的青华洞向东延伸,又往南耸立为水目山,其南又向东转为天华山,就是云南县坝子南部环绕的山。从天华山往东北转,多次耸起而形成沫滂东岭,又往东延伸,经过公馆并越过水盆铺,往北耸立为青山,青山形状东边突出而西边垂伸到坝子中,所以从打金庄岭看青山,仅看到北边的尖峰,而到这里又看到向西横向两旁。然而这座山西、北两支,都不是主峰山脉;主脉是顺着东南边水盆哨的过脉,于是往东南曲折连绵地延伸到天申堂南,又往东伸到沙桥站分出支脉。我所经过的水盆哨、水盆铺南之间,相距不过二里,却一会越到山脊南面,一会又

越过山脊北面，一直到顺峡谷南边的岭渐上渐下，往西南走二里，公馆坐落在岭顶。又往西上往西下，再顺岭脊往西走八里，岭脊从西南伸来，到这里逐渐向北突起，于是转向北沿岭脊走。二里，又往西南下，才追赶上走在前面的担行李人。于是就从山的西崖走出去，看见西边的山坞十分开阔，从这里直下，五里到达山麓，名沐滂铺。往西横穿山坞八里，有两座横跨东西的石桥，桥下都是干枯的，而坝子中的水确实是从桥下往北流。又往西走二里，经过大水堰塘。从堰塘稍稍往北，又往西走十里，抵达西山下，名小云南驿，在这里住宿。


十七日 天亮吃饭。询问水目寺，在小云南驿南面，于是从岔路顺着山东麓往南走，绕进其西南边的坞中。一共走五里，有条河从山后穿过峡谷往南流出，就是洱海卫青海子的水流，这里名练场村，村庄位于河西岸。过桥往西走，又沿着山往南走，一里半，到了温泉，出水的洞口向西。等沐浴的妇女洗完，过了两个时辰才得以沐浴。仍旧往南沿西山脚走半里，又绕进山南面的山坞，有条溪从山坞东边流出，就是水目山的溪流，于是看见水目山高耸立在西边。溯流往西进，看到西部又敞开一道南北走向的大山坞。从坞中横穿，五里，抵达西边山麓，有个很大的村庄，名冉家屯。从屯后往西上山，在这里有条溪水流向村两旁。往西上翻越一座岭，二里，逐渐往下走，渡过一道沟涧。其涧从南往北去，溯涧往南上。山间茶花盛开。又走二里多，是水目寺。我误从寺南边的大路走，几乎翻过山岭，遇到砍柴的人指点，才转向东北下，半里，走进玉皇阁。又下，观览倒影，又下，经过普贤寺，又下，在灵光寺看见行李就放在寺中的楼上。〔慧然。〕于是往西去旧寺拜访无住，正在上面新修的住静处，没有遇到。旧寺中有井，有大香樟，有木犬，有风井，有塔。从旧寺背后上无影庵，在妙忍老僧的静室吃饭。太阳落山时经过观音阁，观看《渊公碑》，是天开十六年楚州人赵祐撰写的。

十八日 去无住那里。中午拜访徽州僧人戒月的静室，在这里吃饭。下午，观看慧然新楼的花卉。

十九日 早晨，下雨雪。无住苦苦挽留，于是靠近火塘仰卧不起。上午，雨雪突然停了，天放晴，又吃饭，从山前往东北下。五里，下完山，经过一个村庄。向北走二里，越过一道坡，又走二里，经过一个小湖泊，北面冈上有数家人，名酒药村。一里，越过冈，于是穿过山坞顺

东山往北行。五里,就是青海子的西南边,于是和从小云南驿来的大路相遇,从这里顺青海子西边向西北行。八里,则南山又向北突出,濒临青海子,道路有时盘绕南山,有时翻越南山。又走五里,是狗村铺,牌坊名瑞禾,公馆名清华。此处往北离洱海卫城八里,往西离白崖城站四十里。我顺西边的路走四里去看清华洞。洞北有道路往西越过岭,这是去白崖的路;洞南有山坞往南越过山脊,这是去迷渡的路。我走出洞,仍然顺西山往北行,六里,进入洱海卫城南门。顾仆也到了。从西门出去住宿。

【原文】



二十日 饭而行,犹寒甚而天复霁。由西门北向循西山行,五里,抵一村,其北有水自西峡出,遂随之入。一里余,稍陟坡,一里余,有村在涧西,曰四平坡。北转五里,渡溪桥,又北上三里,为九鼎山寺,又二里陟其巅,饭。下午,从东北下,三里,过北溪桥,仍合大路,循梁王山西麓西北溯流入。五里,梁王村。北八里,松子哨。行半里,溪西去,路北上,半里,逾岭。又东北下者五里,则溪复自西来,又有一小溪,自幕山北麓来与之合,乃涉其交会处,是为云、宾之界。又东二里,为自北关,已暮。又东二里半,渡涧桥之北。又东半里,转北一里半,为山冈铺^①,宿。

二十一日 平明,行大坞中。北向十里,其西为宾居^②。又北五里,有小水出田间。又北三里,有涧自西峡出,随之北二里,为火头基^③。西北连渡二溪,又北五里,总府庄。又北三里,宾川州在东坡上^④,东倚大山,西临溪流,然去溪尚里许;其滨溪东岸者,曰大罗城^⑤。令行李先去,余草记西崖上。望州北有冈自东界突起而西,其北又有冈自西界突而东,交错于坞中,为州下流之钥,溪至是始曲折濳之,始得见其形焉。又北三里半,逾东突之冈,则见有村当其北麓,是名红帽村。溪自东南濳东突之冈,西转而濳于村之前,其前又开大坞北去。仍循西山北行,五里,渐转而西,于是岐分为二:东北随流遵大坞直去者,由牛井街通浪沧卫道^⑥;西北从小坞逾岭者,由江果往鸡足道。余初由山冈铺北望,以为东界大山之北岭即鸡足,而川中之水当西转出澜沧江。至是始知宾川之流乃北出金沙江^⑦,所云浪沧卫而非澜沧江也;其东界大山,乃自梁王山北转,夹宾川之东而北抵金沙,非大脊也。

从小坞西二里，逾西界之脊，始见鸡足在西，其高与东界并，然东界尤屏亘，与雷应同横穹半壁云。从脊上南望，其南五德山横亘天南^⑧，即前洱海卫所望九鼎西高拥之山，其上有雪处也，至是又东西横峙；其东又耸幕山，所谓梁王山也；二山中坳稍低，即松子哨度脊而北处也。从岭西行三里，稍北下，有溪自西而东，注于宾川大溪，架梁其上，覆以亭，是为江果村^⑨，在溪北岸，其流与火头基等。时日甫下午，前向东洞尚三十五里，中无托宿，遂止。

二十二日 昧爽，由江果村饭，溯溪北岸西行。其溪从西峡中来，乃出于鸡山南支之外，五福之北者，洱海东山之流也。四里，登岭而北，寒风刺骨，幸旭日将升，惟恐其迟。盘岭而北一里半，见岭北又开东西坞，有水从其中自西而东，注于宾川大溪，即从牛井街出者^⑩。此坞名牛井，有上下诸村，其水自鸡足峡中来，所谓盒子孔之下流也。于是西向渐下，一里半而抵坞中。又西一里过坞中村后，有坊曰：“金牛溢井”，标胜也。土人指溪北冈头，有井在石穴洞，云是昔年牛从井出处也。又西二里，复逾冈陟峡，盖其山皆自南突出，濒溪而止，溪东流漾之，一开而为炼洞，再开而为牛井，此其中突而界之者。

盘峡而上，迤逦西北，再平再上，五里，越岭而复得坞。稍下一里半，有坊在坡，曰“广甸流芳”。又一里半，复过一村后，此亦炼洞最东南村也。又北二里，有村夹道，有公馆在村头东北俯溪，是为炼洞之中村。其北二里，复上岭。二里，越之而北，有坊曰“炼法龙潭”，始知其地有蛰龙，有炼师，此炼洞所由名也^⑪。又北二里，村聚高悬，中有水一池，池西有亭覆井，即所谓龙潭也^⑫。深四五丈，大亦如之，不溢不涸，前濒于塘。土人浣于塘而汲于井。此鸡山外壑也，登山者至是，以为入山之始焉。其村有亲迎者，鼓吹填街。余不顾而过，遂西北登岭。

五里，有庵当岭，是为茶庵。又西北上一里半，路分为二：一由岭直西，为海东道；一循峡直北，为鸡山道。遂北循之。稍下三里而问饭，发筐中无有，盖为居停所留也。又北下一里，有溪自西南峡中出，其峡回合甚窄，盖鸡足南峡之山所泄余波也。有桥亭跨两岸间。越其西，又北上逾岭，一里，有哨兵守岭间。又北一里，中壑稍开，是为拈花寺，寺东北向。余馁甚，入索饭于僧。随寺北西转，三里，逾冈之脊，是为见佛台。由此西北下一里，又涉一北下之峡，又西逾一北下之脊，始见脊西有坞北坠，坞北始逼鸡山之麓。盖鸡山自西北突而东南，坞界

其中,至此坞转东北峡,路盘其东南支,乃谷之绾会处也。

西一里,见有坊当道左,跨南山侧,知其内有奥异。讯之牧者,曰:“其上有白石崖,须东南逾坡一里乃得。”余乃令行李从大道先向鸡山,独返步寻之。曲折东南上,果一里,得危崖于松篁之间。崖间有洞,洞前有佛宇,门北向,钥不得入。乃从其西逾室径之棘以入,遍游洞阁中。又攀其西崖探阁外之洞,见其前可以透植木而出,乃从之下,一里仍至大路。又西北二里,下至坞中,渡溪,是为洗心桥,鸡山南峡之水,西自桃花箐、南自盒子孔出者,皆由此而东出峡,东南由炼洞、牛井而合于宾川者也。溪北鸡山之麓,有村颇盛,北倚于山,是为沙址村^③,此鸡山之南麓也。于是始迫鸡山,有上无下矣^④。

从村后西循山麓,转而北入峡中,缘中条而上,一里,大坊跨路,为灵山一会坊,乃按君宋所建者。于是冈两旁皆涧水泠泠,乔松落落。北上盘冈二里,有岐,东北者随峡,西北者逾岭;逾岭者,西峡上二里有瀑布,随峡者,东峡上二里有龙潭;瀑之北即为大觉,潭之北即为悉檀。余先皆不知之,见东峡有龙潭坊,遂从之。盘磴数十折而上,觉深宵险峻,然不见所谓龙潭也。逾一板桥,见坞北有寺,询之,知其内为悉檀,前即龙潭,今为壑矣。时余期行李往大觉,遂西三里,过西竺、龙华而入宿于大觉。

注释

①梁王村:今作梁王山,在祥云县西北隅。山冈铺:今名同,在宾川县南隅。

②宾居:明置宾居巡检司。今名同,在宾川南境。

③火头基:今作河头基,分东西两村,位于宾居至州城间的桑园河两侧,此处应指今东河头基村。

④宾川州:弘治六年(公元1493年)析赵州及太和、云南二县地置,隶大理府,治今宾川县州城。

⑤大罗城:明有大罗卫,弘治六年与宾川州同置。至今州城稍西、桑园河东岸仍有村名大罗城,即明代大罗卫城。

⑥浪沧卫:应为“澜沧卫”。下同。明代设澜沧卫,与北胜州同城,在今永胜县。《游记·永昌志略》作“澜沧卫”,《明史·地理志》同。

⑦宾川之流:此河明代称桑园河、宾川溪,今亦称桑园河,又称宾居河。源于茹村,东流经宾居,又北流经州城、牛井、力角,往北入金沙江。

⑧其南五德山横亘天南:此称五德山“即前洱海卫所望九鼎西高拥之山”,而

九鼎西大山为五福山,此“五德”即下日记所载“五福”,疑“德”为“福”之误。

⑨江果村:今作江股,分大、小二村,在牛井街稍南。此“自西而东”的溪水即今大营河,“在溪北岸”的应指今小江股。

⑩牛井街:今名同,1961年后为宾川县治。此自西而东经过炼洞及牛井的水即今炼洞河。

⑪炼洞:今名同,在宾川县西北境,为通往鸡足山的必经之地。

⑫龙潭:云贵两省俗称山间或坝子边缘有地下泉水涌出的深潭为龙潭。


⑬沙址村:今名同,在宾川县西北隅,属炼洞乡。游鸡足山的公路通到沙址。

⑭鸡山:即鸡足山。在宾川县西北30公里,中耸平顶,三方各有山一支伸出,形似鸡足,因此得名,又省称鸡山。有迦叶石门,世传此山为佛祖大弟子迦叶守佛衣以待弥勒处,为我国佛教圣地之一,明清时最盛。庙宇甚多,旧志载有七十二峰、七十二寺,崖壑泉洞之属以数百计。有金顶、猢猻梯、虎跳涧、华首门、舍身崖、袈裟石、罗汉壁诸胜景。山顶如城,楞严塔共十二层,高达45米。经整饰或修复的寺庙有金顶寺、铜佛寺、祝圣寺等。鸡足山亦多奇花古树,有云南最高的柳杉(华严寺),树龄达600多年的“空心树”(悉檀寺),明代栽的茶化(华严寺),等等。

【今译】

二十日 吃过饭后启程,天气仍然很冷,但却晴朗。从西门向北顺西山走,五里,来到一个村庄,村庄北有条河从西边的峡谷流出,于是顺着河走进峡谷。走一里多,逐渐上坡,一里多,有个村庄在沟涧西面,名四平坡。往北转五里,渡过溪桥,又往北上三里,是九鼎山寺。又走二里登上山顶,吃饭。下午,从东北下山,三里,过北溪桥,然后与大路会合,顺梁王山西麓往西北溯流进去。五里,是梁王村。往北走八里,到松子哨。走半里,溪水向西流去,道路往北上,半里,翻越岭。又往东北下五里,于是溪水又从西边流来,又有一条小溪,从幕山北麓流来与溪水汇合,于是从两条溪交会之处渡过去,这是云南县、宾川州的分界。又往东走二里,为自北关,太阳已经落山。又往东走二里半,渡到涧桥北面。又往东走半里,转北走一里半,到山冈铺,在这里住宿。

二十一日 天亮时,在大山坞中行走。向北走十里,西面是宾居。又往北走五里,田间流出一股小水,又往北走三里,从西边峡谷中伸出沟涧,顺沟涧往北走二里,名火头基。往西北接连渡过二条溪流,又往



北走五里,为总府庄。又往北走三里,宾川州在东边坡上,东靠大山,西临溪流,但距离溪流还有一里左右;滨临溪水东岸的是大罗城。让行李朝前去,我在西崖上草写日记。看到州北有冈从东边向西突起,冈北又有冈从西边向东突起,在坞中交错,是宾川州溪流下游的关口,溪流到这里才曲折绕冈,于是得以看出其地形。又往北走三里半,越过向东突起的冈,就看到冈北麓有村庄,这村名红帽村。溪流从东南濿绕向东突起的冈,转向西从村前绕过,前面又敞开大山坞向北伸去。于是顺西山往北走,五里,渐渐转向西走,这里分出两条岔路:往东北随水流沿大山坞直走的,是从牛井街通往浪沧卫的路;往西北顺小山坞翻越岭的,是从江果去鸡足山的路。我当初从山冈铺往北望,以为东部大山的北岭就是鸡足山,而坝子中的水应当转向西流出澜沧江。到这里才知道宾川州的河流是往北流出金沙江,所说的浪沧卫并不是澜沧江;东部大山是从梁王山北面转,夹在宾川州的东边往北延伸到金沙江,不是主要山脊。顺小山坞往西走二里,越过西部的山脊,才看见鸡足山在西边,其高度和东部大山并列,但东部大山尤其像屏障般地横贯,和雷应山一样横着隆起半壁。从脊上往南望,南面五德山横贯南部天际,就是先前在洱海卫所看到的九鼎山西边高拥之山,山上有积雪的地方,到这里又东西横峙;其东又耸立着幕山,是所说的梁王山;两山之间稍低的山坳,就是从松子哨越过山脊往北走的地方。顺岭往西走三里,逐渐北下,有条溪从西向东,注入宾川大溪,溪上架有桥,盖着亭,这里名江果村,村子在溪北岸,溪流和火头基相等。这时才是下午时分,向前去东洞还有三十五里,途中没有寄宿的地方,于是停止前行。

二十二日 天亮,在江果村吃饭,顺北岸溯溪往西走。溪水从西边峡谷中流来,是从鸡足山南支以外流出的,五福山北面的,是洱海东山的水流。走四里,登岭往北走,寒风刺骨,幸好太阳即将升起,生怕它迟迟不出。盘绕岭向北走一里半,看见岭北又敞开东西走向的山坞,有条河顺坞中从西向东流,注入宾川大溪,就是从牛井街流出去的。此坞名牛井,有上下各村,溪水从鸡足山峡谷中流来,是所说的盒子孔河的下游。于是往西逐渐下,一里半就抵达坞中。又往西走一里经过坞中的村庄后,有块“金牛溢井”的碑坊,标明是名胜处。〔当地人指着溪北的冈头,说石洞中有口井,是当年牛从井中出来的地方。〕

又往西走二里,再次翻越山冈,穿过峡谷,因为这里的山都是往南突出,濒临溪边而止,溪水向东绕流,第一道敞开的坞是炼洞,第二道敞开的坞是牛井,此冈向中突出而成为两道山坞的分界。

盘绕峡谷而上,峡谷曲折连绵伸向西北,两次平行两次上坡,走五里,越过岭就又到达山坞。逐渐下一里半,坡上有块牌坊,叫“广甸流芳”。又走一里半,再从一个村庄背后过,这也是炼洞最东南的村庄。又往北走二里,道路两旁有村庄,公馆在村头东北俯瞰溪流,这是炼洞的中村。往村北走二里,又上岭。二里,翻越岭往北,有块名“炼法龙潭”的牌坊,才知道此地有蛰龙,有炼师,这是炼洞之名的由来。又往北二里,村庄高高坐落,中间有一池水,池西有亭子覆盖着的井,就是所说的龙潭。龙潭有四五丈深,大处也如此,不溢不涸,前面濒临水塘。当地人在塘中洗涤而从井中汲水。这是鸡足山的外层壑谷,登山的人来到这里,作为进鸡足山的开始。村里有迎亲的人,满街都是奏乐打鼓的人。我没有理会就走过了,于是往西北登岭。

五里,有座庵位于岭上,这是茶庵。又往西北上一里半,道路分成两条:一条顺岭一直往西,是去海东的路;一条顺峡谷一直往北,是去鸡足山的路。于是往北顺路走。逐渐下三里然后找饭吃,打开筐中没有吃的,大概是住宿时被主人享用了。又往北下一里,从西南边峡谷中流来溪水,此峡谷环绕得很深远,大概是鸡足山南峡谷之山所延伸的余脉。有桥亭横跨在两座崖之中。走到峡谷西面,又往北上,翻越岭,一里,有哨兵守在岭中,又往北走一里,正中的壑谷逐渐开阔,这是拈花寺,寺朝东北。我十分饥饿,进寺向僧人索要饭吃。从寺北往西转,三里,翻越冈脊,这里名见佛台。从这里往西北下一里,又穿过一道往北延伸的峡谷,才看见脊西面有向北坠的山坞,山坞北部开始靠近鸡足山之麓。原来鸡足山从西北向东南突起,山坞是其中的分界,到这里山坞转向东北边的峡谷,道路盘绕其东南支脉,是山谷联结交会的地方。

往西走一里,看见道路左边有牌坊,跨到南山侧面,知道坊内有奥秘、奇异之处。向放牧的人询问,回答说:“坊上面有白石崖,必须从东南翻越坡一里才能看到。”我于是让行李等顺大路先去鸡足山,我独自返回,徒步去找白石崖。往东南曲折而上,果然走一里,在松篁之间看到陡崖。崖中间有洞,洞前有佛寺,寺门向北,锁着不能进去。于是从

西边塞满道路的荆棘中进去,在洞阁中到处游览。又攀登西边的山崖探寻阁外的洞,看见前面可以从所栽种的树木中穿出去,于是顺着下去,一里仍然下到大路上。又往西北走二里,下到坞中,渡过溪流,这是洗心桥,鸡足山南边峡谷中从西部桃花箐、南部盒子孔流出来的水,都经过这里向东流出峡谷,往东南经过炼洞、牛井然后汇入宾川溪。溪流北边的鸡足山麓,有个比较大的村庄,北部靠山,这是沙址村,这里是鸡足山的南麓。从这里开始逼近鸡足山,道路有上无下了。

从村后往西顺山麓走,转向北进入峡谷中,沿着中间的支脉而上,一里,大牌坊横跨道路,名灵山一会坊,是姓宋的按察使所修建的。从这里开始冈两旁都是哗哗的涧水、众多的大松树。往北绕着冈攀登二里,有岔路,往东北的顺峡谷走,往西北的翻越岭;翻越岭后,往西边峡谷上二里有瀑布;顺着峡谷走,往东边峡谷上二里有龙潭;瀑布的北面就是大觉寺,龙潭的北面就是悉檀寺。我事先完全不知道这些情况,看见东边峡谷有龙潭的牌坊,就顺着走。绕着数十级曲折的石阶而上,感到幽深险峻,但看不见所说的龙潭。过了一座木板桥,看见山坞北边有寺庙,询问,知道里面是悉檀寺,寺前就是龙潭,如今成了沟壑。当时我已约定行李等去大觉寺,于是往西走三里,经过西竺寺、龙华寺然后到大觉寺住宿。

【原文】

二十三日^① 饭于大觉,即东过悉檀。悉檀为鸡山最东丛林,后倚九重崖,前临黑龙潭,而前则回龙两层环之。先是省中诸君或称息潭,或称雪潭,至是而后知其皆非也。弘辨、安仁二师迎饭于方丈,即请移馆。余以大觉遍周以足疾期晤,于是欲少须之^②。乃还过大觉,西上一里,入寂光寺。住持者留点。此中诸大刹,惟此七佛殿左右两旁俱辟禅堂方丈,与大觉、悉檀并丽。又稍西半里,为水月、积行二庵,皆其师用周所遗也,亦颇幽整。

二十四日 入晤遍周,方留款而弘辨、安仁来顾,即恳移寓。遂同过其寺,以静闻骨悬之寺中古梅间而入。问仙陀、纯白何在,则方监建塔基在其上也。先是余在唐大来处遇二僧,即殷然以瘞骨事相订^③。及入山,见两山排闥,东为水口,而独无一塔,为山中欠事。至是知仙陀督塔工,而未知建于何所。弘辨指其处,正在回龙环顾间,与余意

合。饭后，遂东南二里，登塔基，晤仙陀。

二十五日 自悉檀北上，经无息、无我二庵。一里，过大乘庵，有小水二派，一自幻住东，一自兰陀东，俱南向而会于此，为悉檀西派者也。从二水之中蹶坡上，二里余，东为幻住，今为福宁寺^④；西冈为兰陀。幻住东水，即野愚师静室东峡所下，与九重崖为界者；幻住西水，即与艮一兰陀寺夹坞之水，上自莘野静室，发源于念佛堂，而为狮子林中峡之水也。循东冈幻住旁，北向一里而得一静室，即天香者，时寺中无人。入讯莘野庐，小沙弥指在盘崖杳蔼间^⑤，当危崖之西。乃从其后蹶崖上，穿林转蹬，俱在深翠中，盖其地无乔松，惟杂木缤纷，而叠路其间，又一景矣。数十曲，几一里，东蹶冈，即野愚庐；西缘崖度峡，即莘野庐道。于是西向傍崖，横陟半里，有一静室高悬峡中，户扃莫入，是为悉檀寺库头所结。由其前西下兰陀寺，蹶其后而上，又半里而得莘野静室。时知莘野在牟尼山，而其父沈翁在室，及至而其门又扃，知翁别有所过，莫可问。遂从其左上，又得一静室。主僧亦出，有徒在，询之，则其师为兰宗也。又问：“沈翁何在？”曰：“在伊室。”问：“室何扃？”曰：“偶出，当亦不远。”余欲还，以省中所寄书畀之。其徒曰：“恐再下无觅处，不若留此代致也。”从之。又从左峡过珠帘翠壁，蹶台入一室，则影空所栖也。影空不在。乃从其左横转而东，一里，入野愚静室，所谓大静室也。有堂三楹横其前，下临绝壁。其堂窗棂疏朗，如浮坐云端，可称幽爽。室中诸老宿具在。野愚出迎。余入询，则兰宗、影空及罗汉壁慧心诸静侣也。是日野愚设供招诸静侣，遂留余饭。饭后，见余携书篋，因取篋中书各传观之。兰宗独津津不置，盖曾云游过吾地，而潜心文教者。

既乃取道由林中西向罗汉壁，从念佛堂下过，林翳不知，竟平行而西。共一里半，有龕在磐石上，入问道。从其西南半里，逾一突嘴，即所谓望台也，此支下坠，即结为大觉寺者。望台之西，山势内逊，下围成峡，而旃檀林之静室倚之。峡西又有脉一支，自山尖前拖而下，是为旃檀岭，即西与罗汉壁分界者。是脉下坠，即为中支，而寂光、首传寺倚之，前度息阴轩，东转而尽于大土阁者也。由望台平行而西，又二里半而过此岭。岭之西，石崖渐出，高拥于后。乃折而北上半里，得碧云寺。寺乃北京师诸徒所建，香火杂沓，以慕师而来者众也。师所栖真武阁，尚在后崖悬嵌处。乃从寺后取道，宛转上之。半里，入阁，参叩

男女满阁中，而不见师。余见阁东有台颇幽，独探之。一老僧方濯足其上，余心知为师也，拱而待之。师即跃而起，把臂呼：“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。”且诮解之^⑥。手持二袜未穿，且指其胸曰：“余为此中忙甚，袜垢二十年未涤。”方持袜示余，而男妇闻声涌至，膜拜不休，台小莫容，则分番迭换。师与语，言人人殊，乃念佛修果，娓娓不竭。时以道远，余先辞出。见崖后有路可蹶，复攀援其上。转而东，得一峡上缘，有龕可坐，梯险登之。

复下碧云庵。适慧心在，以返悉檀路遥，留余宿。主寺者以无被难之，盖其地高寒也。余乃亟下。南向二里，过白云寺，已暮色欲合。从其北傍中支腋行，路渐平而阔。二里，过首传寺，暗中不能物色。又东南一里余，过寂光。一里，过大觉。又东一里过西竺，与大道别，行松林间，茫不可见。又二里过悉檀前，几从龙潭外下，回见灯影，乃转觅。抵其门，则前十方堂已早闭不肯启，叩左侧门，乃得入宿焉。

二十六日 晨起饭。弘辨言：“今日竖塔心，为吉日，可同往一看。幸定地一处，即可为静闻师入塔。”余喜甚。弘辨引路前，由龙潭东二里，过龙砂内支。其腋间一穴，在塔基北半里，其脉自塔基分派处中悬而下。先有三塔，皆本无高弟也。最南一塔，即仙陀、纯白之师。师本嵩明籍，仙陀、纯白向亦中表，皆师之甥，后随披薙，又为师弟。师归西方^⑦，在本无之前，本公为择地于此，而又自为之记。余谓辨公，乞其南为静闻穴。辨公请广择之。又有本公塔在岭北，亦惟所命。余以其穴近仙陀之师为便，议遂定。静闻是日入窆^⑧。

注释

①徐本自戊寅十二月二十三日起至己卯二月二十四日，在第九册上，自己卯三月初一日至四月二十九日，在第九册下。上下合题“滇”，有提纲云：“自鸡足山过鹤庆府，进丘塘关，抵丽江府解脱林。复自解脱林出丽江丘塘关、清玄洞，再至鹤庆。西过大脊下汝南哨、清水江、山腰塘、剑川州金华山、罗尤邑、莽歇岭、驮强江、石宝山、沙溪、罗木哨、观音山、出洞鼻、浪穹县佛光寨标楞寺。由浪穹凤羽山再出普陀崆、中所、邓川驿、上关、大理府、下关、石门、漾濞、横岭、永平县、宝台山、沙木河、澜沧铁桥、水寨、永昌府、冷水箐、枯瓢、盘蛇谷、潞江、分水关、龙川江、乱箭哨、腾越州、尖山、固栋、南香甸、界头。”

②须：等待。

③瘞(yì 易)：埋葬。

④今为福宁寺：原作“宁福寺”。宁抄本作“福宁寺”。十二月二十九日记：“入幻住，见其额为福宁寺。”《鸡山志略》幻住庵注：“后嗣定光。今名福宁。”据改。

⑤沙弥：梵文的音译讹略，意为“息恶”或“勤策男”，指依照佛教戒律出家，已受十戒，还没有受具足戒的男性修行者。

⑥诠(quán 全)解：详细解释。

⑦归西方：佛教认为西方有极乐国土，佛家亦称逝世为归西方。

⑧静闻穴：即静闻墓。在鸡足山上，文笔山之阴，东南距尊胜塔院约200米。1988年重建。墓塔方形，碑文为“圆寂大戒比丘静闻禅师之墓”。周围绿树掩映。窆(biǎn)：落葬。

【今译】

二十三日 在大觉寺吃过饭，就往东去悉檀寺。悉檀寺是鸡足山最东边的寺院，背靠九重崖，前临黑龙潭，但前面则有两层曲折的山梁环绕。先前，省城里的各位朋友有的称息潭，有的称雪潭，到这里之后才知道都说错了。弘辨、安仁两位法师迎接我到方丈中吃饭，请我立即搬迁住处。我因为大觉寺的遍周师有足疾而约我去会面，于是希望稍微等待一下。就返回大觉寺，往西上一里，进入寂光寺。住持留我吃点心。此处的各大寺庙，只有这座七佛殿左右两边都开辟成禅堂方丈，和大觉寺、悉檀寺同样华美。又稍稍往西走半里，到水月、积行二庵，都是他们的师傅用周遗留下来的，也很幽静整齐。

二十四日 在寺内和遍周会面，遍周正殷勤留客而弘辨、安仁来探望，就恳请让我搬迁住处。于是和他们一齐拜访悉檀寺，把静闻的遗骨悬挂在寺中的古梅间然后进去。询问仙陀、纯白在什么地方，则正在上面监督建造塔基。在这之前我在唐大来处遇见仙陀、纯白两位僧人，就真诚地把埋葬静闻遗骨的事预定了。等到进入鸡足山时，看见两山推门，东边是水口，但唯独没有一座塔，成为山中欠缺的事。到这里知道仙陀监督建塔工作，却不知道塔建在哪里。弘辨指示建塔处，正是在曲折山梁环绕之中，和我的心意相合。吃过饭后，就往东南走二里，登上塔基，和仙陀会面。

二十五日 从悉檀寺往北上，经过无息庵、无我庵。一里，经过大乘庵，有两股小水，一股来自幻住庵东，一股来自兰陀寺东，都向南流而到此会合，成为悉檀寺西的一股水。从二股小水之中登坡而上，二



里多,东边是幻住庵,如今名福宁寺;西边冈上是兰陀寺。幻住庵东的水,就是从野愚法师静室东边的峡谷流下来,和九重崖形成分界的水;幻住庵西边的水,就是和艮一法师的兰陀寺隔着山坞的水,从上面莘野的静室流来,发源于念佛堂,从而成为狮子林峡谷中的水。沿东冈幻住庵旁边,往北一里就走到一间静室,是天香静室,当时寺中没有人。进去询问莘野的住所,小沙弥指着盘绕深远的崖间,在陡崖的西面。于是从背后攀崖而上,穿树林绕石阶,都是在深深的翠绿中走,因为这里没有高大的松树,只有缤纷的杂木,而道路重叠在其中,又是一种景致。转数十道弯,将近一里,往东登冈,就是野愚的住处;往西攀援山崖穿过峡谷,就是去莘野住处的路。于是往西傍靠山崖,横穿半里,有一处静室高悬在峡谷中,门关着不能进去,这是悉檀寺库头所建筑的。从静室前往西下到兰陀寺,从寺背后攀登而上,又半里就到莘野的静室。那时知道莘野在牟尼山,而其父沈翁在静室,等走到时静室的门又关着,知道沈翁另有拜访的地方,没有人可以询问。于是从静室的左边上,又到一处静室。住持的僧人也外出,有徒弟在,询问他,原来他的师傅是兰宗。又问:“沈翁在哪里?”回答说:“在他的居室。”问:“居室为什么关着?”回答说:“偶然出去,应当不会太远。”我想返回去,把从省会所带来的信送给他。这徒弟说:“恐怕再下去也没地方找,不如留在这里我代送。”听从了他的话。又从左边峡谷经过珠帘翠壁,登台进入一室,是影空的栖身处。影空不在。于是从室的左边横转向东走,一里,进入野愚的静室,是所谓的大静室。有三间堂屋横列其前,下面对着绝壁。其堂屋窗户明亮宽敞,坐在其中如同浮在云端,可以称得上幽静清爽。室中众位高僧都在。野愚出来迎接。我进去后询问,是兰宗、影空以及罗汉壁的慧心等静侣。这天野愚设饭食招待众静侣,就留我吃饭。饭后,看见我携带着书篋,于是各人取篋中的书传阅。唯独兰宗津津乐道,不忍释手,因为他曾经云游过我的家乡,并且潜心于文教。

接着取道从林中往西去罗汉壁,从念佛堂下经过,堂被树林遮蔽,没有看见,竟然向西平行。共一里半,磐石上有石屋,进去问路。顺石屋西南走半里,越过一道突起的山口,就是所谓的望台,此座山往下坠,就是建盖大觉寺的地方。望台西边,山势往里退,下面围成峡谷,而旃檀林静室傍靠在那里。峡谷西边又有一支山脉,从山尖前伸下

去,这是旃檀岭,就是西边和罗汉壁分界的山。这支山脉往下坠,就成为正中一支,是寂光寺、首传寺傍靠的山,往前越过息阴轩,转东延伸到大士阁结束。从望台往西平行,又走二里半然后经过此岭。岭的西边,石崖渐渐出现,高高簇拥在后面。于是转向北上半里,到碧云寺。寺是北京法师的众徒弟所建盖的,香火较旺,因为仰慕法师之名而来的人多。法师所住的真武阁,还在背后悬崖上的凹嵌处。于是从寺后取道,曲折而上。半里,进入阁中,满阁中都是参拜叩头的男女,却没见法师。我看见阁东有很深幽的台,独自探看。一位老僧正在台上洗脚,我心中明白就是法师了,拱手等待。法师立即跳跃而起,握着我的手臂呼叫:“同声相应,同气相求。”并且详细解释。手里拿着的两只袜子没穿,并指着自己的胸说:“我为此中十分忙,袜子的污垢二十年没洗。”正要把袜子拿给我看,而那些男女闻声拥来,不停地膜拜,台小容纳不下,就分批轮换着来。法师和他们讲话,对一个人和另一个人说得不一樣,讲到念佛修果,娓娓而谈,滔滔不绝。当时因为路远,我先告辞出来。看见崖后有路可以攀登,又攀援而上。转向东,到达一道峡谷上边,有能坐人的石室,由险梯登上去。


又下到碧云庵。恰巧慧心在,因为返回悉檀寺的路太远,他留我住宿。寺中的住持因没有被子而为难,这里地势高气候寒冷。我于是急忙下山。往南走二里,经过白云寺,已经是暮色降临。从寺北沿着中支山脉边走边,道路渐渐平坦而宽阔。二里,经过首传寺,黑暗中不能看到什么。又往东南走一里多,经过寂光寺。一里,经过大觉寺。又往东一里经过西竺寺,离开大路,在松林中行走,茫然看不见。又走二里经过悉檀寺前,几乎顺龙潭外下去,回头看见灯影,才转回来寻找寺。来到寺门,则前面的十方堂早已关了,不肯打开,敲左侧门,才得以进去住宿。

二十六日 早晨起床吃饭。弘辨说:“今天竖塔心,是吉日,可以一同去看一看。有幸确定一处地方,就可以把静闻师的遗骨入塔。”我很高兴。弘辨在前面带路,顺龙潭往东二里,经过龙砂内支。其侧边有一个洞,在塔基北面半里处,山脉从塔基分开处正正地悬挂下去。早先有三座塔,都是本无法师的高徒。最南的一座塔,就是仙陀、纯白的师傅。法师原是嵩明州籍贯,仙陀、纯白从前也是表兄弟,都是法师的外甥,后跟随法师披僧衣、剃发出家,又成为师傅徒弟。法师在本无

之前去世,本公为他在这里选择墓地,并且又亲自为他作记。我对辨公说,请在南面建静闻坟穴。辨公请我广泛挑选。岭北又有本公塔,也听从选择。我认为静闻的墓穴靠近仙陀的师傅为好,于是商议定了。静闻的遗骨这一天下葬。

【原文】

二十七日 (有缺文)余见前路渐翳,而支间有迹,可蹑石而上,遂北上攀陡之。屡悬峻梯空,从崖石间作猿猴升^①。一里半,则两崖前突,皆纯石撑霄,拔壑而起,自下望之,若建标空中^②,自上凌之,复有一线连脊,又如琼台中悬,双阙并倚也。后即为横亘大脊。披丛莽而上,有大道东西横山脊,即东自鸡坪关山西上而达于绝顶者^③。因昔年运砖,造城绝顶,开此以通驴马。余乃反从其东半里,凌重崖而上。然其处上平下嵌,俯瞰莫可见,不若点头峰之突耸而出,可以一览全收也。



其脊两旁皆古木深翳,通道于中,有开处下瞰山后。其东北又峙山一围,如箕南向,所谓摩尼山也^④,即此山余脉所结者。其西北横拖之支,所谓后趾也,即南耸而起为绝顶者。故绝顶自南壑望之,如展旗西立,罗汉九层之脊,则如展旗东立;自北脊望之,则如展旗南立,后趾之脊,则如展旗北立。此一山大势也。若桃花箐过脊,又在绝顶西南峡中,南起为香木坪之岭,东亘为禾字孔之脊,与罗汉壁、点头峰南北峙为两界。此在三距西南支之外,乃对山而非鸡足矣。若南条老脊,自香木而南走乌龙坝,罗汉壁、点头峰,又其东出之支,非老干矣。山后即为罗川地,北至南衙,皆邓川属,与宾川以此山脊为界,故绝顶即属邓川,而曹溪、华首,犹隶宾川焉。若东北之摩尼,则北胜、浪沧之所辖,此又以山之东麓鸡坪山为界者也。从脊直北眺,雪山一指竖立天外,若隐若现。此在丽江境内,尚隔一鹤庆府于其中,而雪山之东,金沙江实透腋南注,但其处逼夹仅丈余,不可得而望也。

由脊道西行,再隆而起,五里,有路自南而上者,此罗汉壁东旃檀岭道也;交脊而西北去者,此循后趾北下鹤庆道也;交脊而东北下者,此罗川道也;随脊而西者,绝顶道也。于是再上,再纡而北,又二里余而抵绝顶之下。其北崖雪痕皛皛,不知何日所积也。又南上半里,入其南门。门外坠壑而下者,猢猻梯出铜佛殿道;由北门出,陟后脊转而西南下者,束身峡出礼佛台,从华首门会铜佛殿道。而猢猻梯在东南,

由脊上；束身峡在西北，由雷中^⑤。此登顶二险，而从脊来者独无之。

入门即迦叶殿。此旧土主庙基也，旧迦叶殿在山半。岁丁丑^⑥，张按君谓绝顶不可不奉迦叶，遂捐资建此，而移土主于殿左。其前之天长阁，则天启七年海盐朱按君所建。后有观风台，亦阁也，为天启初年广东潘按君所建，今易名多宝楼。后又有善雨亭，亦张按君所建，今貌其像于中。后西川倪按君易名西脚蓬庐^⑦，语意大含讥讽。殿亭四围，筑城环之，复四面架楼为门：南曰云观，指云南县昔有彩云之异也；东曰日观，则泰山日观之义；北曰雪观，指丽江府雪山也；西曰海观，则苍山、洱海所在也。张君于万山绝顶兴此巨役，而沐府亦伺其意，移中和山铜殿运致之^⑧，盖以和在省城东，而铜乃西方之属，能剋木，故去彼移此。有造流言以阻之者，谓鸡山为丽府之脉，丽江公亦姓木，忌金剋，将移师鸡山，今先杀其首事僧矣。余在黔闻之，谓其说甚谬。丽北鸡南，闻鸡之脉自丽来，不闻丽自鸡来，姓与地各不相涉，何剋之有？乃至此而见铜殿具堆积迦叶殿中，止无地以竖，尚候沐府相度，非有阻也。但一城之内，天长以后，为河南僧所主，前新建之迦叶殿，又陕西僧所主，以张按君同乡故，沐府亦以铜殿属之，惜两僧无道气，不免事事参商^⑨，非山门之福也^⑩。余一入山，即闻河南、陕西二僧名，乃抵绝顶，将暮，见陕西僧之叔在迦叶殿，遂以行李置之。其侄明空，尚在罗汉壁西来寺。由殿侧入天长阁，盖陕僧以铜殿具支迦叶殿后正门，毋令从中出入也。河南僧居多宝楼下，留余晚供。观其意殊愤愤。余于是皆腹诽之^⑪。还至土主庙中，寒甚。陕僧熬火供果，为余谈其侄明空前募铜殿事甚悉。“今现在西来，可一顾也。”余唯唯。

二十八日 晨起寒甚，亟披衣从南楼观日出，已皎然上升矣。晨餐后，即录碑文于天长、善雨之间。指僵，有张宪副二碑最长，独不及录。还饭迦叶殿。乃从北门出。门外冈脊之上，多卖浆淪粉者。脊之西皆削崖下覆，岂即向所谓舍身崖者耶？北由脊上行者一里，乃折而西下，过一敝阁，乃南下束身峡。巨石双迸，中罅成坑，路由中下，两崖逼束而下坠甚峻，宛转峡中，旁无余地，所谓“束身”也。下半里，得小坪，伏虎庵倚之。庵南向，从其前，多卖香草者，其草生于山脊。

循舍身崖东南转，为曹溪、华首之道；绕庵西转，盘绝壁之上，是为礼佛台、太子过玄关。余乃先过礼佛台。有亭在台东，亦中圯，台峙其前石丛起中，悬绝壑之上。北眺危崖，倒插于深壑中，乃绝顶北尽处

也,其下即桃花笮,但突不能俯窥耳。其东南壑中,则放光寺在焉;其西隔坞相对者,香木坪也。是台当绝顶西北隅悬绝处,凌虚倒影,若浮舟之驾壑,为一山胜处,而亭既倾敝,不容无慨。台之北,崖壁倒悬,磴道斩绝,而西崖之瞰壑中者,萼瓣上进,若蒂斯启。遥向无路,乃栈木横崖端,飞虬接翼于层峦之上,遂分蒂而蹈,如入药房,中空外透,欲合欲分。穿其奥窟,正当佛台之下,乃外石之附内石而成者,上连下进,裂透两头。侧身而进,披隙而出,复登南台之上。仍东过伏虎,循岩傍壁,盘其壑顶。仰视矗崖,忽忽欲堕,而熟知即向所振衣蹑履于其上者耶。

东南傍崖者一里余,有室倚崖,曰曹溪寺。以其侧有水一泓,在矗崖之下,引流坠壑,为众派之源,有似宗门法脉也。稍下,路分为二,正道东南循崖平去,小径西下危坡。余睇放光在西南壑,便疑从此小径是。西循之一里余,转而北逾一嘴,已盘礼佛台之下,其西北乃桃花笮路,而东南壑底,终无下处,乃从旧路返。二里,出循崖出道,过八功德水,于是崖路愈逼仄,线底缘嵌绝壁上,仰眺只觉崇崇隆隆而不见其顶,下瞰只觉窅窅冥冥而莫晰其根,如悬一幅万仞苍崖图,而缀身其间,不辨身在何际也。

东一里,崖势上飞,高穹如檐,覆环其下,如户闕形,其内壁立如掩扉,盖其石齿齿,皆堕而不尽,堕之余,所谓华首门也。其高二十丈,其上穹覆者,又不知凡几,盖即绝顶观海门下危崖也。门之下,倚壁为亭,两旁建小砖塔襄之,即经所称迦叶受衣入定处,待六十百千岁以付弥勒者也。天台王十岳士性宪副诗偈镌壁间,而倪按院大书“石状奇绝”四字,横镌而朱丹之。其效顰耶^②?黥面耶^③?在束身书“石状大奇”,在袈裟书“石状又奇”,在兜率峡口书“石状始奇”,凡四处,各换一字,山灵何罪而受此耶?

又半里,矗崖东尽,石脊下垂,有寺倚其东,是为铜佛殿,今扁其门曰传灯寺,盖即绝顶东突,由猢猻梯下坠为此,再下即迦叶寺,而为西南支发脉者。寺东向,大路自下而来,抵寺前分两歧:由其北峡登寺后猢猻梯,为绝顶前门道,余昨从上所瞰者;由寺前循崖西转,过华首门,上束身峡,为绝顶后门道,余兹下所从来者。盖寺北为峡,寺西为崖,寺后猢猻梯由绝顶垂脊而下,乃崖之所东尽而峡之所南环者也。寺北有石峰突踞峡中,有庵倚其上,是为袈裟石。余初不知其为袈裟石也,

望之有异，遂不入铜佛殿而登此石。至则庵僧迎余坐石上。石纹离披作两叠痕，而上有圆孔。僧指其纹为迦叶袈裟^⑭，指其孔为迦叶卓锡之迹。即无遗迹，然其处回崖外绕，坠壑中盘，此石缀崖瞰壑，固自奇也。僧瀹米花为献，甚润枯肠。余时欲下放光、圣峰诸寺，而不能忘情于猢猻梯，遂循石右上。半里，升梯。梯乃自然石级，有叠磴痕可以衔趾，而痕间石芒齿齿，著足甚难。脊左瞰即华首矗崖之上，右瞰即袈裟坠壑之端，其齿齿之石，华首门乃垂而下，此梯乃错而上者，然质则同也。上半里，数折而梯尽，仍从峡上。问去顶迥绝，乃返步下梯，由铜佛殿北东下峡中。

一里，横盘峡底，有庵当其中，所谓兜率庵也，已半倾。其后即绝顶与罗汉壁分支前突处，庵前峡复深坠。循庵横度，循左崖下半里，崖根有洼内嵌，前后巨树流荫，并鹤岫居士诗碑^⑮。其前峡遂深蟠，路从其上，又分为两：循右峡中西南下者，为迦叶寺、圣峰寺西支大道；循左崖下东向行者，为西来寺、碧云寺、罗汉壁间道。余时身随西峡下，而一步一回眺，未尝不神飞罗汉壁间也。下半里为仰高亭，在悬峡中，因圯未入。既下，又半里出峡，为迦叶寺，其门东向，中亦高敞。此古迦叶殿，近因顶有新构，遂称此为寺云。入谒尊者^⑯。从其前南向循歧而下，其路峻而大。两丐者覆松为棚。曲折夹道数十折，一里余而至会灯寺。寺南向，入谒而出。东下半里，有岐西去者，放光寺道也。恐日昃不及行，遂不西向而东趋。其路坦而大，一里为圣峰寺。寺东向，踞分支之上，前有巨坊，后有杰阁，其势甚雄拓。阁祀玉皇，今皆以玉皇阁称之。从此北瞻西来寺，高缀层崖之上，屏霞亘壁，飘渺天半，其景甚异。出寺，东随陇行，二里，过白云寺。又从其右东行一里半，过慧林庵，则左右两溪合于前而陇尽。遂渡其左峡，东过大觉寺蔬园，一里，从息阴后逾中支之脊，从千佛阁前观街子。街子者，惟腊底集山中^⑰，为朝山之节^⑱，昔在石钟寺前，今移此以近大觉，为诸寺之中也。由街子东半里，过西竺寺，又二里余，入悉檀。

具餐后，知沈公莘野乃翁。来叩，尚留待寺间，亟下楼而沈公至，各道倾慕之意。时已暮，寺中具池汤候浴^⑲，遂与四长老及沈公就浴池中^⑳。池以砖甃，长丈五，阔八尺，汤深四尺，炊从隔壁釜中，竟日乃温。浴者先从池外挽水涤体，然后入池，坐水中浸一时，复出池外，擦而涤之，再浸再擦，浸时不动，恐垢落池中也。余自三里盘浴后，入滇只

澡于温泉，如此番之浴，遇亦罕矣。

注释

- ①从崖石间作猿猴升：原脱“猿”字，据徐本补。
- ②建标：竖物作为表识。
- ③鸡坪关：今名同，在鸡山东麓，炼洞正北。
- ④摩尼山：今作牟尼山，在永胜县南隅，属片角区。
- ⑤甕(liù 溜)：原为屋檐下接水的长槽，此处泛指承水的槽。
- ⑥丁丑：崇祯十年，公元1637年。
- ⑦蓬(qú 渠)庐：旅舍。

⑧中和山铜殿：《嘉庆重修一统志》云南府载：“鸣凤山，在昆明县东，距金马山三里，旧名鸛鹑山，明巡抚陈用宾易今名。上有太和宫诸胜。”“太和观，在昆明县东鸣凤山，中有铜亭，楹柱檐瓦皆铜铸成，地甃大理石，极瑰丽。其右为环翠宫。”疑《游记》“中和山”为“太和山”之误。鸣凤山海拔2058米。昆明金殿系明万历三十年（公元1602年）云南巡抚陈用宾创建，但崇祯十年（公元1637年）已搬迁到鸡足山。现铜殿系清康熙十年（公元1671年）吴三桂重铸，又称铜瓦寺。殿宽、深皆6.2米，高6.7米，门窗柱瓦、帟幔、神像、供桌等全部用铜雕铸成，总重量约250吨，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⑨参(shēn 伸)、商：原为二星名，此出则彼没，两不相见，故常用以比喻互不和睦。

⑩山门：佛寺多在山间，佛寺的大门因称山门。

⑪腹诽：口里不说，心中不以为然。

⑫顰(pín 贫)：皱眉。效顰：丑妇人学美女西施捧心皱眉，愈加难看，常比喻以丑拙学美好为效顰。

⑬黥(qíng 晴)面：在脸上刺字，再涂上墨。

⑭迦叶：梵文摩诃迦叶波的略称，“摩诃”是大的意思，“迦叶波”是他的姓。大迦叶是释迦牟尼十大弟子之一，释迦死后，第一次会诵佛教总集《三藏》时，他是召集人。袈裟(jiā shā 加沙)：梵文音译，为佛教僧尼的法衣。

⑮居士：通常称在家修道而又受过三归、五戒的佛教徒为居士。

⑯尊者：凡已成罗汉的和尚，为僧中之尊，故称为尊者。

⑰腊底：腊月底，年底。

⑱朝山：佛教徒到名山大寺进香拜佛，称为朝山。

⑲汤：热水。

⑳长(zhǎng 掌)老：佛教徒对住持僧的尊称。

【今译】

二十七日（有缺文）我看见前边的路渐渐被遮蔽了，而旁边有痕迹，可以踩着石头而上，于是往北向上攀登。多次悬空在陡峻的石梯上，顺着崖石像猿猴一样升登。一里半，则两边的崖壁向前突出，都是纯粹的石壁撑向云霄，从壑谷中拔地而起，从下面望，像在空中竖物作为表识，从上面登攀，又有一线连接的山脊，像琼台悬在中间，两座宫阙并列相靠。背后就是横亘的大山脊。拨开丛密的草莽而上，有条大路从东到西横穿山脊，就是从东边的鸡坪关山往西上而到达绝顶的路。因往年运砖到绝顶建墙，开辟出这条路让驴马通行。我于是返回来顺大路往东走半里，登攀重崖叠嶂而上。然而这里上平下嵌，俯身下视什么也不能看到，不像点头峰那样突出而立，可以一览无遗。

山脊两边被古树遮蔽了，道路从其中通过，有开阔的地方往下看，到山背后。东北又屹立着一围山，如同朝南的箕，所说的摩尼山，就是此山的其余支脉所聚成的。西北横伸的支脉，所说的后趾，就是往南耸立而形成绝顶的山脉。所以从南壑看绝顶，如同伸展的旗帜立在西边，罗汉壁的九层山脊，则如同伸展的旗帜立在东边；从北边的山脊看，则如同伸展的旗帜立在南边；后趾的山脊，则如同伸展的旗帜立在北边。这是一架山的大致形势。至于越过桃花箐的山脊，又在绝顶西南的峡谷中，南边起自香木坪之岭，往东延伸为盒子孔的山脊，与罗汉壁、点头峰南北对峙，分成两部分。那是在鸡足山三峰的西南峰之外，是对面的山而不是鸡足山。至于南部的那支主脊，从香木坪往南走向乌龙坝，罗汉壁、点头峰又是其往东分出的支脉，不是主干。山后就是罗川地，往北到南衙，都是邓川州的属地，与宾川州以此座山脊分界，所以绝顶就属于邓川州，而曹溪寺、华首门仍隶属于宾川州。至于东北边的摩尼山，则是北胜州、浪沧卫所辖，那又是以鸡足山东麓的鸡坪山为分界的。顺山脊直北眺望，一指雪山竖立在天外，若隐若现。那是在丽江府境内，其中还隔着一个鹤庆府，而雪山的东边，金沙江穿过山侧往南流，但其处狭窄得只有一丈多，无法看到。

顺山脊上的路往西走，山脊又二次隆起，五里，有路从南边往上延伸，这是去罗汉壁东边旃檀岭的路；和脊交会而往西北去的，是沿后趾北面去鹤庆府的路；和脊交会而往东北下的，是去罗川的路；顺脊往西去的，是上绝顶的路。于是再往上走，再迂回向北，又走二里多就来到

绝顶之下。北面山崖上雪迹皑皑,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积起的。又往南上半里,进入南门。门外从沟壑中坠下去的,是猢猻梯出到铜佛殿的路;从北门出去,登上后山脊而往西南下,从束身峡出到礼佛台,是从华首门会铜佛殿的路。而猢猻梯在东南,顺脊往上走;束身峡在西北,顺水槽中去。这是攀登顶峰的两处险景,而从脊上过来就一处也没有。

进门就是迦叶殿。这里原来是土主庙的地基,原迦叶殿在山腰。丁丑年(崇祯十年,公元1637年),巡按张君认为顶峰不能不尊奉迦叶尊者,于是捐资在这里修建迦叶殿,而把土主庙迁移到殿左边。殿前的天长阁,则是天启七年(公元1627年)海盐县人朱巡按所修建的。背后有观风台,也是阁,是天启(公元1621—1627年)初年广东省潘巡按所修建的,如今改名为多宝楼。后面还有善雨亭,也是张巡按修建的,如今亭中画有他的像。后来西川倪巡按改名为西脚蓬庐,大有讥讽的含义。殿亭四周,筑墙环绕,在四边盖楼为门:南面名云观,是指云南县从前有彩云的奇异景观;东面名日观,则是取泰山日观的含义;北面名雪观,是指丽江府的雪山;西面名海观,则是苍山、洱海所在之处。张君在万山丛中的绝顶兴建此巨大工程,而沐府也顺应他的心意,把太和山铜殿搬移过来,大概因为太和山在省城东,而铜是西方的属相,能刻木,所以从那里移到这里。有人制造流言以阻止迁移,说鸡足山是丽江府的山脉,丽江知府也姓木,忌讳金剋,要调动军队到鸡足山,如今先杀了那首先倡导的僧人。我在贵州省时听到后,认为这种说法十分荒谬。丽江府在北、鸡足山在南,只听说鸡足山脉从丽江府伸来,没有听说丽江府山脉从鸡足山伸来,姓氏与地名各不相干,有什么相刻的?等到了这里就看见铜殿器具堆积在迦叶殿中,只是没有地方竖起来,还等沐府前来选择位置,没有受到阻碍。只是一道墙以内,天长阁之后,是河南省的僧人主持,前面新建的迦叶殿,又是陕西省的僧人主持,陕西僧人因为和按察使张君是同乡的原故,沐府也把铜殿交给他,可惜两个僧人道气不同,不免事事不和睦,不是佛门之福。我一进山,就听说河南、陕西二位僧人的名字,等到了顶峰时,太阳即将落山,看见陕西僧人的叔父在迦叶殿,于是把行李放在那里。他的侄儿明空还在罗汉壁的西来寺。我是从殿旁进天长阁的,因为陕西僧人把铜殿器具支撑起来,隔断了迦叶殿后的正门,不让从正门进入。河

南僧人住在多宝楼下面，留我吃晚饭。看到他心中特别愤愤不平，我对此口里不说，心中不以为然。回到土主庙中，很冷。陕西僧人点燃火、摆出果点，对我很详细地谈论其侄明空在前为铜殿募化的事。说“现在在西来寺，可去会一会他”。我答应着。

二十八日 早晨起来很冷，急忙披衣到南楼观看日出，明亮的太阳已经升起来了。早餐后，就在天长阁、善雨亭之间录碑文。手指冻僵了，有张副都御史的两块碑文最长，唯独来不及录。回到迦叶殿吃饭。于是从北门出去。门外的冈梁上，有很多卖浆煮粉的人。脊西都是向下覆盖的陡崖，难道就是从前所说的舍身崖吗？往北从脊上走一里，于是转向西下，经过一处破阁，就往下束身峡。巨石向两边裂开，中间的洞穴成为坑，路从中下去，两旁的石崖紧紧约束而且很陡地往下坠，在峡谷中辗转，旁边没有余地，就是所说的“束身”之意。下半里，来到一块小平地，伏虎庵傍靠在这里。庵向南，在庵前面，有很多卖香草的人，这种草生长在山脊。

沿舍身崖往东南转，是去曹溪寺、华首门的路；绕庵往西转，盘旋绝壁而上，那是礼佛台、太子过玄关。我于是先去拜访礼佛台。台东有亭，中间也坍塌了，礼佛台峙立在其前丛丛耸起的乱石中，悬空于深壑的绝壁上。往北眺望陡直的石崖，倒插在深壑中，是绝顶北边尽头处，其下就是桃花簪，只是石崖突出而不能俯视。其东南的壑谷中，则放光寺在那里；其西隔坞相对的地方，是香木坪。这礼佛台位于绝顶西北边尽头处，凌空倒影，像浮舟驾于深壑之上，是全山的著名胜景，然而亭已经倒塌废坏，不容不产生感慨。台北，崖壁倒挂，石阶路断绝，而从西边崖上俯瞰深壑中，石瓣朝上裂开，像要开放的花蒂。向远处去没有路，而栈道横在崖端，像飞虬从层层山峦之上连接两边，于是踩着裂开的石花蒂，如同进入芍药花冠，中空外透，欲合欲分。穿进其深窟，正好位于礼佛台之下，深窟是外石靠近内石而形成的，上连下开，裂缝穿透两头。侧身进去，穿裂隙而出，又登到南台之上。仍然往东经过伏虎庵，沿岩靠壁，盘绕其壑顶。抬头看矗崖，仿佛摇摇欲坠，而谁知道就是刚才行走在上面、抖衣去尘的地方呢。

往东南沿着崖壁走一里多，有房屋靠在崖上，名曹溪寺。因为寺旁有一塘水，在矗崖之下，分出水流坠入沟壑，是各股水流的源头，有如禅宗法门之脉。逐渐下，路分成两条，正路向东南沿崖壁平去，小路

往西下陡坡。我看到放光寺在西南边的整谷,便以为从这条小路走对。往西顺小路走一里多,转向北翻一道山口,已经绕到礼佛台之下,其西北是去桃花菁的路,而东南的整谷底下,最终没有下脚的地方,于是从原路返回。二里,出到沿崖壁走的正路,经过八功德水,这里崖上的路越来越狭窄,线一样环绕、镶嵌在绝壁上,抬头看只觉得高大穹隆而看不见其顶,往下俯瞰只觉得幽远深隐而无法看清其底,如悬挂着的一幅万仞苍崖图,而置身图中,分辨不出自己是在什么地方。

往东一里,崖势向上飞,像屋檐般的高高穹隆,环盖其下,如门如槛,其内崖壁耸立,如同关着的门扇,原来崖石齿状排列,全往下堕落,而堕落不尽的剩余部分,是所谓的华首门。门高二十丈,上面穹隆覆盖的部分,又不知一共有多高,大概就是绝顶上看到的海门下的陡崖。华首门之下,傍靠壁建有亭,两旁建有小砖塔相配,就是经书所说的迦叶尊者受衣入定处,等到六十百千岁时交给弥勒佛。天台县人王十岳[士性]副都御史题写的诗偈镌刻在壁间,而倪巡按书写的“石状奇绝”四个大字,横刻并且涂成红色。是效顰呢?还是黥面呢?在束身崖书写“石状大奇”,在袈裟石书写“石状又奇”,在兜率缺口书写“石状始奇”,一共四处,各处换一个字,山灵有什么罪要受这种惩罚呢?

又半里,矗崖东边尽头处,石脊往下垂,东面傍靠着寺,这是铜佛殿,如今殿的匾额上写着传灯寺,原来就是绝顶向东突起,从猢猻梯下坠到的地方,再下就是迦叶寺,从而成为鸡足山西南支的发起山脉。寺向东,大路从下面而来,到寺前分成两条:顺其北峡攀登寺后的猢猻梯,是去绝顶前门的路,也是我昨天从上面所俯瞰到的路;从寺前沿崖往西转,经过华首门,上束身峡,是去绝顶后门的路,也是我现在往下所走来的路。原来寺北是峡谷,寺西为崖壁,寺后猢猻梯顺绝顶垂脊而下,是矗崖东边尽头而峡谷向南绕的地方。寺北有石峰在峡谷中突起,石峰上傍靠有庵,那是袈裟石。我开初不知道它是袈裟石,看着有些异常,就没进铜佛殿而登此石。到达时庵里的僧人迎接我坐在石上。石纹分散出两层痕迹,而上部有圆孔。僧人说,石纹为迦叶尊者的袈裟,圆孔为迦叶尊者插放锡杖的遗迹。即使没有迦叶的遗迹,这里曲折的山崖往外绕,下坠的整谷盘在中间,缀连山崖,能俯瞰深壑,本来就是奇观。僧人泡米花给我吃,饥肠大为滋润。我当时准备下放光、圣峰等寺,但不能忘情于猢猻梯,于是沿袈裟石往右边上。半里,


登梯。梯是自然生成的石阶，有层叠的阶痕能够衔住脚趾，但阶痕石尖齿状排列，很难落脚。往脊左俯瞰就是华首门矗崖之上，往右俯瞰就是袈裟石下坠的壑谷口，那种齿状排列的石崖，在华首门是往下垂，此猢猻梯是倒转为向上升，而石质则是相同的。上半里，数次转折而石梯已尽，仍然顺峡谷上。询问距离绝顶很远，于是返回顺石梯往下走，从铜佛殿北往东下到峡谷中。

一里，横绕峡谷底，有庵位于其中，是所说的兜率庵，已经倒塌了一半。庵后就是绝顶与罗汉壁分支前突出的地方，庵前峡谷又深深下坠。沿庵横穿峡谷，顺左边山崖下半里，崖底有洼坑往内嵌，前后有巨大的树荫飘动，有鹤岫居士的诗碑。前边的峡谷于是弯曲得很厉害，道路从峡谷往上，又分成两条：沿右峡谷中间往西南下，是去迦叶寺、圣峰寺西支山脉的大路；沿左崖下往东行，是去西来寺、碧云寺、罗汉壁的小路。我当时虽然身子顺西峡谷而下，却一步一回头，思想完全飞到罗汉壁间了。下半里为仰高亭，悬在峡谷中，因坍塌而没进去。下完之后，又走半里出峡，为迦叶寺，寺门向东，寺中也高大宽敞。这是古迦叶殿，近来因在绝顶上新建了迦叶殿，于是称这里为寺。进去拜迦叶尊者。从寺前往南沿岔路而下，其路陡但宽大。两个乞丐用松树搭成棚。曲折狭窄的路转了数十道弯，一里多就到会灯寺。寺向南，进去叩拜而出。往东下半里，有向西去的岔路，是去放光寺的路。怕太阳落山来不及走到，就不向西走而往东赶路。道路平坦而宽大，一里到圣峰寺。寺向东，坐落在分支山脉上，前面有巨大的牌坊，后面有高高的阁，气势十分雄伟开阔。阁祭祀玉皇，如今都称其为玉皇阁。从这里往北看西来寺，高高点缀在层层崖壁之上，屏障云霞，横贯崖壁，飘渺于天空中，景致非常奇异。走出寺，往东顺陇行，二里，经过白云寺。又顺寺右往东走一里半，经过慧林庵，于是左右两条溪在前面会合而陇尽。就穿过庵左边的峡谷，往东经过大觉寺菜园，一里，从息阴轩后翻越中支的山梁，走千佛阁前观览街子。赶街的人只有年底才在山中聚集，是朝山的节日，从前在石钟寺前面，如今移到这里以便靠近大觉寺，也处于各寺的正中。顺街子往东走半里，经过西竺寺，又走二里多，进入悉檀寺。

吃晚餐后，知道沈公〔莘野的父亲。〕来叩拜，就留在寺中等待，急

忙下楼而沈公来到,各自诉说倾心仰慕的心意。天已经黑了,寺中准备了热水等候沐浴,于是和四位住持僧以及沈公在池中沐浴。池子是砖砌的,一丈五长、八尺宽,热水有四尺深,在隔壁大锅中烧水,一整天才热。沐浴的人先在池子外用水洗身子,然后进入池子,坐在水中泡一段时间,又出到池外,边擦边洗,再泡再擦,泡的时候一动不动,怕污垢落进池中。我从在三里盘沐浴后,进入云南省只在温泉洗澡,这种方式的沐浴,也是很少遇到过啊。

【原文】



二十九日 饭于悉檀,同沈公及体极之侄同游街子。余市鞋,顾仆市帽。遇大觉遍周亦出游,欲拉与俱。余辞岁朝往祝,盖以其届七旬也。既午,沈公先别去,余食市面一瓯^①。一里余,从大乘庵上幻住。一里入幻住,见其额为福宁寺,问道而出,犹不知为幻住也。由其右过峡西北行,一里而入兰陀寺,寺南向。由正殿入其东楼,艮一师出迎。问殿前所卧石碑。曰:“此先师所撰迦叶事迹记也。”昔竖华首门亭中,潘按君建绝顶观风台,当事者曳之顶,将摩镌新记,艮一师闻而往止之,得免,以华首路峻不得下,因紆道置此。余欲录之,其碑两面镌字,而前半篇在下。艮一指壁间挂轴云:“此即其文,从碑誊写而出者。”余因低悬其轴,以案就录之。艮一供斋^②,沈公亦至。斋后,余度文长不能竟,令顾仆下取卧具。沈公别去,余订以明日当往叩也。迨暮,录犹未竟,顾仆以卧具至,遂卧兰陀禅榻。顾仆传弘辨、安仁语曰:“明日是除夕,幸尔主早返寺,毋令人悬望也。”余闻之,为凄然者久之。

三十日 早起盥栉而莘野至,相见甚慰。同饭于兰陀。余仍录碑,完而莘野而去。遂由寺循脊北上,其道较坦,一里,转而东,一里出莘野庐前小静室。又半里而入莘野楼,则沈公在而莘野未还。沈公为具食,莘野适至,遂燕其楼。父子躬执爨,煨芋煮蔬,甚乐也。莘野恳令顾仆取卧具于兰陀曰:“同是天涯,何必以常住静室为分^③。”余从之,遂停寝其楼之北楹。其楼东南向,前瞰重壑,左右抱两峰,甚舒而称。楼前以杪松连皮为栏,制朴而雅,楼窗疏棂明净。度除夕于万峰深处,此一宵胜人间千百宵。薄暮,凭窗前,瞰星辰烨烨下垂,坞底火光,远近纷拏^④,皆朝山者,彻夜荧然不绝,与瑶池月下,又一观矣!

注释

- ①甌(ōu 欧):装酒或食物的小盆。
- ②斋(zhāi 摘):又称斋食,即不带动物油荤的素食。
- ③常住:寺僧不游方的称为常住。
- ④纷拏(ná 拿):相互牵引。

【今译】

二十九日 在悉檀寺吃饭,和沈公以及体极的侄儿一同游览街子。我买鞋,顾仆买帽。遇到大觉寺的遍周也出来游览,想拉我和他一齐游。我以过年再去祝寿辞谢了他,因为到时他满七十岁。过了中午,沈公先告别而去,我吃了一小盆面。走一里多,顺大乘庵上幻住庵。走一里进入幻住庵,看见庵的匾额是福宁寺,问路后就出来,还不知就是幻住庵。从庵右穿过峡谷往西北行,走一里就进入兰陀寺,寺向南。从正殿进到其东楼,艮一法师出来迎接。询问殿前平卧的石碑。艮一回答说:“这是先师所撰写的迦叶事迹碑记。”从前立在华首门的亭中,潘巡按在绝顶建观风台,办事的人把碑拖到顶上,准备磨掉刻新碑记,艮一法师闻知后前去制止,碑得以幸免于毁,因为华首门路陡难以下来,于是绕道放在这里。我准备录下来,其碑两面刻字,而前半篇在下面。艮一指壁间的挂轴云:“这就是碑文,从碑上誊写下来的。”我于是把卷轴挂低,把书案移近录写碑文。艮一供应斋饭,沈公也来了。吃斋饭后,我估计碑文长不能录完,让顾仆下去取卧具。沈公告别离去,我约定明天要去叩拜。到傍晚,碑文还没录完,顾仆把卧具拿来了,于是在兰陀寺禅榻睡卧。顾仆转告弘辨、安仁的话说:“明天是除夕,希望你的主人早点回寺,不要让人悬挂盼望。”我听后心里凄然了很久。

三十日 早晨起床梳洗而莘野来到,相见十分快慰。一同在兰陀寺吃饭。我仍然录碑文,录完后莘野已经离去。于是从兰陀寺沿山脊往北上,道路较平,一里,转向东,一里出到莘野庐前的小静室。又半里就到莘野楼,而沈公在但莘野还没回来。沈公为我准备饭,莘野恰好回来,于是在他的楼上吃饭。父子一起自己做饭,煨芋煮菜,十分快乐。莘野请我让顾仆去兰陀寺取卧具,说:“同样是天涯地角,何必以寺院、静室为界限。”我听从了,就住宿在他楼上的北间。楼向东南,前

面俯瞰重重山壑,左右怀抱两座山峰,十分舒坦而且对称。楼前用连皮的杪松为栏,制作简朴而雅致,楼窗宽大明净。在万山深处度过除夕,这一夜胜过世间千百夜。将近傍晚,靠在窗前,看着晨辰垂下的明亮星光,而坞底的火光,远近相互牵引,都是朝山的人,通宵光亮不断,和月光下的瑶池一样,又是一大观啊!

[General Information]

书名=徐霞客游记全译 修订版 三

作者=朱惠荣等注

页数=1460

SS号=12426569

DX号=

出版日期=2008. 09

出版社=贵州人民出版社